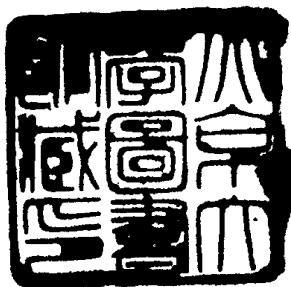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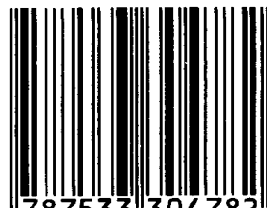
子部

第一五四冊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魯新登字07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五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1.125印張
1995年9月第1版 199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圓

子部第一五四册目次

子部・雜家類

豐暇觀頤四卷

不著撰者

南京圖書館藏清初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豐暇觀頤四卷》提要

原缺第一葉前半葉

軻姓氏偏不祥士生當世〔將〕憑何物以自淋耶要之人間大榮華固不輕消受人間最落寞尤鮮克承當忍痛正不易何言忍癢處貧賤更難匪但處富貴也兩者閱歷逈殊而趨操則一昔惟武侯澹泊寧靜二語足以槩之第時俗脂韋耽逐滔莫返當華要而漏盡不休老布衣而熱中未歇同是為着利祿豢養終此生驅使得失場中靡有底止孰從蒼黃世界酣醉寢魂驟同疾雷閃電一時震驚遂得少許抖擻灑脫處否也欷歔噫嘻寂寞之濱人所□□花開花落

年年春前後看花應幾人但見枝枝映流水不知片片隨行塵昔人言之矣荒臺蠟畔腸斷黃鶴回首繁華祇供一夢誰知人間春事闌珊別有素心晨夕獨向西山聊一笑白雲芳艸自知心又何須柑傳羅帕會列紅粧方稱得意濃時也指點今昔感慨不再乎田埜艸到處行窩聊舁東風論箇事十分春色屬誰家昝人又言之矣歌鍾方散風雨當自對茲鋒銷息瞑之一會壯夫評為不偶而靜者深長獨思賈生以之弔屈楊子蹤之反騷奇趣無大逕庭總不禁其沉

冤牢愁之深結又何怪魏其田蚡華洪起驕語賓客然且填門無絕棹臂及之尚論迄斯不禁披襟緩帶頓解煩渴孺子可語不至秉熱吹火三三兩兩同步趨也蒹葭秋水不為春忙嘉與斯世斯人糠粃一切玄對今古不稱閉戶抱膝之雅尚乎噫此非一二危言可得解嘲謝責也蓋嘗商鑒士品約有三種言念沉淪孤憤僅堪俯仰嘯懷騷士也其有厠身通顯不辭弄吟風月艷士也然而憤悱不聊澤畔因兹隕穫樂極生悲鍾漏未免誤人試與達者大觀等之蟲臂

鼠肝何足撓吾靜定人間忙裏居諸齊聽閒中消受雅列通流亦名逸士此未易絕及也追數因緣每每從騷得艷亦或從艷趨逸不經磊塊場中忙迫幾番誰人肯便心死今息嘻笑怒啼無非學人鞭影可惜當場錯過箇中領略無多拈花微笑鈍根並堪回首何至尊奉慧種得知身心享用便不枉却吾生一班陪奉面孔從茲盡情抹煞香山有云賓客歡娛僮僕飽始知官職為他人得如前賢實做自家事者有幾人也斯無論榮華過眼成空信知落寞招徠不易將半壁寒窗一編殘易儘可優游晚歲何須尋水問山把臂聯盟方云林下佳勝哉士不讀書體驗老錬世故未易近道莫向禪棒玄機上理會去也兩態有感漫識數語

辛卯初冬八日息廬主人新有喪耦之感筆於

鳳里閣中

三叙

夫人豈不在乎自勝哉昔人謂王公貴人息振纓上
之塵於泉石而不得則畫寒林雪竹黄蘆睡鴨於圍
扇曲屏以供耳目之翫葢其中有甚不得已者已迫
夫汩汩榮辱之場日與銖錙利害相磨戛此時行求
蓬累如脫桎梏長塗倦暑憩樹而嘆曰清涼境不必
美蔭也又人情大抵然也未知所以自勝之道而我
態時情安頓無所欲求浩然舒懷於天地間也何可
得哉茲無他利欲為之驅而多才為之累也何如世

緣澹泊清淨自甘庶幾蹇蹄頓息弱翰念棲一朝棄
捐萬念頓灰迴視乎昔寧弗惝然若有遺也哉秋潦
縮源泉見身世之概釋而性命之真遇古逍遙自得
之士僅從寂寞中見之匪然者朝輦之會馳驟冠屨
市衢之間徼逐錢刀當其酣豢於貴富耽溺於聲色
致恒甘而不苦息多利而少幽於以晤言雅尚玄對
微情必無繇也雖余性成鈍拙百不一理驟置之閒
冷終日浣濯當亦有蘇敵時假而日涸塵垢其無緣
於晤覩也已噫懷此中抱殆非一日山乎蔽眉面而

不見水乎淤滯塞濁而不得理清明秀淋之氣何日
遇之昨歲信宿鄧尉席廂山橋側待月湖山一望寒
風颯颯吹袂春来杖履華山道上坐鳥道石畔倚松
聽濤澗响淵淵如注山水之幻得所未曾所悵一再
徘徊終非几席間物今茲遯跡圜闠遂講葺築之業
揷槿作籬編茅為亭主人卒歲徜徉其間其為得意
可勝言耶有城南一區水土空靚林樹蕭森可以受
風月可以展懷抱俗子命駕所不到予過而問焉聊
卜數椽簡出深居此間靜院明囱人事都盡盥焚晨

諷神典清越差勝純灰三斛湔滌胸中丵棘時乎天
朗氣調消揺行散臨池觀魚披林聽鳥坐起無時惟
適之安值雨後晴和量時數節點檢山童一二蓺蔬
蒔苓取興自怡晨夕不厭其間故人過從杯酒淋漓
摘笋莧而佐烹仗棋枰以遣日無不一時流暢恒復
閒景閒庭揜關獨處俯仰自足澹然無求於焉安踈
拙而養淳淋保太和而舒天真如身入華胥國遊邉
復念有人間世稔知北海客滿四筵幼安繩穿一榻
趣各自領不相効也每常忖量近况良足自嘲亦復

自慰何来性僻耽句商略不遑何異當季應制問津咿唔弗輟無端關情林圃澆鋤手營寧減生平艱難稼穡胼胝勿辭唯兹二務依然忙過日子所不同者昔時閒處生涯神躁氣憊今者閒中作課體舒志適拮据不殊中懷迥別豈非本領損而心計絶故得陽春一曲留在人間耶尚憐息影林間不過頭陀行徑大非行腳伎倆若復不為無益之事真何以悅有涯之生當著幾兩屐人間誹譽姑亦毀管不到第藉以遣老忘憂掃除一切平時積懷蕭騷一朝冰解凍釋

若日間襟懷不經點滓即寢夢為之貼適此中怡悅獨享不足為外人道矧曩聞桃花源口人家識蓄綺轂珠璣不關米薪蔬菓此地風景畧似之又得關城環遶佛廬勝絶畫筆隨清風以徐度夜漏傍夢迴而頻催何但籬落牀頭並佐吾家勝事憑性天之幽窔攬視聽之多娛外適内和燕處其間清受之福快饜無比昔人有云世上崢嶸競爭人我心地未達方乃如斯何至鬱鬱牢愁辜負春花秋月終老未得開口一笑豈真出門多阻無如自生障礙何有等勞心聲酒娛樂暮年以稱愉快寔未於自家身心上理會一番徒然馳快馬逐晏日識者窺其外貌中槁朝笑暮歸終是煙花隊裡倦客不比泉石窟中幽人靜脩之士曾不以彼易此自維生来多歷懊惱何緣決定抽脫證悟及斯蓋一時襟抱所托向子平之五嶽林處士之孤山居然不遠籬下方信遇善境界得心輕安從茲養痾鮀疾一區自領閉門閒適學為老圃若將終焉無感感者諦思往日吾誤我矣

癸巳新夏懶散道人買山城南別業嗣中秋既望偶簡前編附識於晚回書院

豐暇觀頤卷一

醉醒逸叟偶閱

通天地人曰儒一物不知一事不能恥也洞觀曠變不可無諸史廣求名理不可無諸子遊戲詞林不可無諸集旁通多知不可無諸雜紀錄而其要惟在聖人之經聖人之經非如史子文集雜紀雜錄之供涉獵而已必飲而醉其醇食而飽其胾此吳草廬語

黃山谷書讀書須精治一經知古人關捩子然後所見書傳知其指歸觀世故皆在吾術內古人所謂膽欲大而心欲小不以世故之毀譽愛憎動此膽欲大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心欲小也文章乃其粉澤要須探其根本根本固則世故之風雨不能漂搖古人特立獨行者蓋用此道耳忠信孝友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當久而後能安之若但繢其發悅又安能美七尺之軀哉

又治經之法不獨玩其文章談說義理而已一言一句皆以養心治性事親處兄弟之間接物在朋友之際得失憂樂一考之於書然後當古人之糟粕而知味矣讀史之法考當世之盛衰與君臣之離合在朝之士觀其見危之大節在野之士觀其奉身之大義以其日力之餘玩其華藻以此心術作為文章無不如意何況翰墨與世俗之事

曾子固南齊書序是一部十七史序不可不熟看其要處云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

名其言至約其體至備而為之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併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無不盡也至于後世諸史事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得赫然傾動天下之耳目而一時偷奪悖理之人亦幸而不暴著于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耶

陶歇菴集古之學者其術簡其該統博其所就精求之有本會之有歸如場師種樹根莖尺寸而枝幹華實與為夫學以為道而已道散為事事裁為文六經

古人之事也其始特若後世詔教牋疏之章樂語塗歌之響方輿職官之志掌故儀注之文編年大攷之記太筮稽疑之書朝家所載俚俗所傳而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以爲其精實微渺寓是也所言即所用所用即所明施之成務而即謂之道語之成文而即命之經道德政事文章之塗常出於一取之有要故不煩爲之有方故一成而後世無以尚焉三代而降道喪術乖而漢諸儒猶授受一經以數言持議斷獄決疑於時政治醇固文章爾雅尤名近古如故國舊家之餘守其宗器襲其衣冠其典刑氣象有足術也道又下衰於是朴學專解詁詞家工藻翰儒林文苑畫爲二獄況暇論道德政事之同異乎明興一以經術設科而帖括排偶所詣彌下弘正間脩詞家蔚起吐棄故㦗更命古學於是古文經義之文又判然爲二矣然唐宋巨家取法庀材皆元本六籍金陵眉山輩雖名爲文章士而精討枘構其勤過於老宿以故其所著醞涵浩博往往可誦近之君子其爲經義羔雉而已爲古業剽攘而已其專不及漢儒以博又遠遜唐宋當治經既不暇古業爲古業又不暇求本於六經闤市集潦積薄流淺佻俛而鄙倫益經術藝文之道至此而交受其敝

湯睡菴集古之君子未有無具而空言者也或身所跋履手所擘畫條理之以紀成事或意識所到器具所懷於乾坤界壞間別有領畧而猝不得試迸而筆之於書藏之名山以俟知己條理之以紀成事者如禹貢周官管氏乘馬地員等篇千萬年胸圖宛然在目前人之功業後人之文章也藏之名山著述者皆託爲申韓荀賈治安兵事鹽鐵諸說長言短言采而行之焯然見効前人之文章後人之功業也乎生未有獨得獨領之趣至鬱浡而必吐亦未有獨栩獨濬之奇可鼓掌以疾書而掉筆弄舌揍應人於誦生諛死之間如今贊銘贈記之爲焉者豪傑之士必有所不屑

東坡歐公集序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媿于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

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顔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劉隋司馬温公文集序云是文也君天下者得之足以塈典褒通治體公卿大夫得之足以勸忠嘉盡臣節士庶人得之足以儉身厲行爲君子之歸以至山巔水涯幽人放客得之則浩歌流詠斟酌厭飫隨取隨足兩公之文眞不媿蘇劉序言也

小說者流或騷人墨客游戲筆端或奇士洽人蒐羅寫外紀述見聞無所廻忌覃研理道務極幽深其善者足以備經解之異同存史官之討聚總之有補於世無害於時乃若私懷不逞假手鉛槧如周秦行紀東軒筆錄之類同於武夫之刃讒人之舌者此大弊也然天下萬世公論具在亦亡益焉

陸儼山集予觀唐之盛莫過於貞觀開元其時文章則燕許沈宋宇盡則歐虞褚薛皆温潤藻麗有太平氣象天寶以後多事之日則杜工部顔魯公出焉其辭翰非不雄偉俊拔也而流離死亡之禍具見弘治末士大夫之賢者皆喜習顔書學杜詩予竊以爲非佳兆孝皇賓天逆瑾亂政辛未壬申之間霸州盜起攻城破縣殺戮甚慘至煩兩路用兵而川蜀之盜尤烈竭天下之力僅能克之於是魯公之忠節工部之詩史亦畧彷彿覩矣嗚呼學術可不慎哉

黄魯直詩詞名重一時法雲師嘗謂曰詩多作無害艶歌小詞可罷之魯直笑曰空中語耳非殺非偷終不至坐此墮惡道師曰若以邪言蕩人淫心使彼踰禮越禁爲罪惡之由恐非止墮惡道而已魯直自是不作詞曲

自漢以後九流浸微隋唐之間又尚辭章不復聞義理之實雖以儒自命者亦不知何等爲儒術矣況其次者哉百家壅底正塗之弊雖息而神仙服食之說盛釋氏因果之教與雜然與儒者抗衡而意常先之君子雖有取焉而學之者不爲其所誤鮮矣則爲患又甚於漢葢彼八家皆有補於時而此二教皆無意於世也八家本出於聖人有補於時特學者失之而莊老猶足以亡晉申商猶足以滅秦況二教無意於世不自附於聖人若學而又失之則其禍將如何故

存之以爲世戒云
程朱之學一也程子以凡百玩好皆奪志史文成誦至於書札皆以爲玩物喪志朱子則不然天文歷律度數無不究悉仍好爲文工於詩工於筆札如楚詞韓文亦皆注釋至五行陰陽風水之術亦皆通曉雖參同契陰符經之類亦注之亦好奇矣視程子得無異乎然通天地人之謂儒朱子有焉
劉勝菴告諸古士學問有三事第一是窮繹理義以銷融胸次第二是考求典故以經綸天下第三却是

文章
唐荆川東莫中江大率讀書以治經明理爲先次則諸史可以備見古人經綸之迹與自來成敗理亂之幾次則載諸世務可以應世之用者此數者其根本枝葉相輔皆爲有益之書但若可以資文詞者則其爲說固已末矣況好文字與好詩亦正在胸中流出有見者與人自別正不資藉此零星簿子也雖古之以詩文名家者其說亦不過如此况識其大者乎向見子良舟中所携書多非要緊[illegible]以今之世清脩自潔如子良篤志好學如子良而或不免耗精力於無所用至於所最當留意者或且束閣而不暇也
觀歷代諸史苟有一長皆足垂世行後不必勳業若循吏若儒林若文苑若孝友若篤行若隱逸雖匹夫之微有一於此足矣不藉富貴不假勢力自勉而已豈不簡易而可行哉
雨航雜錄文章士人之冠冕也學問士人之器具也節義士人之門墻也才術士人之僮隸也德行士人之棟宇也心地士人之基址也先君子嘗以此教不

肖而諄諄然令其厚養心地又曰用人以觀察心地爲正以駕御才術爲權
歷朝諸史各有儒林文苑二傳儒林以紀經術文苑以畜藝文輕重本自較然然古今烜赫之士恒得之文苑至儒林所列頗有不能舉名氏者益務華賤實今古共然政猶唐世用人進士顯列明經下僚耳則實學胡以弗衰而嫺文胡以弗盛也
華藻見於外者謂之文古今積於中者謂之學苟見道不明用心不正適足以文過飾非文學所以在德

行政事之下
董仲舒在建元初對策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傳謂立學校之官自仲舒發之攷之武帝紀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此所謂學校之官也元朔五年始有禮官勸學之詔于是丞相弘請爲博士置弟子員儒林傳所載其著功令也詳於取而畧於教不過開祿利之途而已明經而志青紫教子而擬籯金孰知古者爲己之學哉儻以仲舒爲相使正誼明道之學行於時則學者興於禮義庶幾

三代之風豈止彬彬多文學之士乎
林和靖云古之孝弟力田行著於州閭黨族名聞於朝故命之以官其臨民也安得不愷悌其從事也安得不服勞其處己也安得不廉其事上也安得不忠後之人强記博識專於攟綴有不知父子兄弟之倫者有不知稼穡之艱難者盜經典子史爲取富貴之筌蹄故忠義日薄名節日衰此無他去古既遠無成周賓興之法耳
世無道澤皆緣正學不明士習非古厥原在小學之廢乎小學廢而詩禮之習孝弟之範茂有間焉庠序以文義入家庭以進取先而士無古人之學矣作室固基詒謀爲遠
錢能門南遷志學曰當年象山與晦庵諸先生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之旨其言剌砭心髓座間有聽之泣下者今其講章鐫於鵝湖書院石碑惓惓明其心性而痛抑科舉之說夫科舉者今士子所指爲依傍聖賢之塗徑而先賢指以爲小人喻利之極乃知古今人不相及遠矣科舉重而得失之心急得失急而道義

之防輕以至滅廉毀簡吮癰舐痔弒父與君無不爲矣此所以成其爲小人而我輩曉暮棲魂寢食結想自以爲語語孔孟者竟成一副喻利之精神而止有識者安得不聞之而泣下哉
王制亂名改作言僞學非者殺不亦過乎夫植粲之詩乃弱魏也嵇阮之放乃蹙晉也蕃將之守乃刲唐也王安石之新法經義南渡儒士之爭勝乃亡宋也是故先王以五倫爲本三德爲教六藝爲用事周於彝常民安於樂利臣習其請練而有刑以辟邪衰大

哉治乎王制非虛言矣

文人才子類多不達譬猶女有美色類多漂泊豈與角去齒物不兩大故耶非唯天理如斯而其人例不自愛重其達者或失之諛佞甚至於喪節其窮者或失之怨懟甚至於狂放所謂失之諛佞者如班固馬融之附竇梁是也甚至於喪節如阮籍范雲之爲勸進表是也所謂失之怨懟者若屈原之離騷楊惲之種豆詩是也甚至於狂放若范曄謝靈運輩是也彼無其德而徒有其才得免世禍幸矣况復望其達乎

貞淑之女固不厭於容華剛正之士亦何嫌於才美衛莊姜班婕妤何嘗不丹華而靡曼顏淸臣文信公何嘗不麗藻而英辭貞淫在性不在色賈南風之短黑陳金鳳之形陋其淫亂甚忠邪在性不在文李林甫之寫弄麞安祿山之不識字其惡彌章

唐開元中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脩書以張說爲使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欲奏罷之惜費也說曰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

微宋太宗平列國所得裨將之士頗多無地處之於是設館脩三大書命宋白等總之三大書者冊府元龜太平御覽文苑英華也御覽外又別脩廣記五百卷亦皆優爲供給豢將以馳驅一時之人才使之樂而忘老其本意初不爲書籍也

仇士良以左衞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它事然後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臣彼見前代興亡心知

憂懼則吾輩疏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今之號爲好學者取科第爲第一義矣立言以傳後者百無一焉至於脩身行己則絕不爲意矣可謂倒置之甚然三者殊不相妨生前之富貴偶然耳俟之可也不必惡而逃之死後之文章較之功名差爲久遠不可不留意也至於講明義理孜孜爲善卽不必談道講學獨不可使衾影無媿人稱長者乎若輕佻反覆甘於文人無行之爲又何足道

大抵富貴之家教子弟讀書固欲其取科第及深究

聖賢言行之精微然命有窮達性有昏明不可責其必到尤不可因其不到而使之廢學盖子弟知書自有所謂無用之用者存焉史傳載故事文集妙詞章與夫陰陽卜筮方技小說亦有可喜之談篇卷浩博非歲月可竟子弟朝夕於其間自有資益不暇他務又必有朋舊業儒者相與往還何至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與小人爲非也

鷃林子曰祖士言深好奕棊云聊用忘憂耳王處叔曰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今

晉未有書而天下傾覆舊事蕩滅君小長王都遊宦四方華夷成敗皆在耳目何不紀述使有裁成昔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眞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行於世便爲沒而不朽况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何必博奕而後忘憂哉嗚呼吾嘗有感於茲言今悠悠之徒一登仕籍即傲然自足見人著作轉相嗤笑動以蕭雍州恭爲言恭見梁元帝居藩勤心著述巵酒未嘗妄進每語人曰下官歷觀人世多有不好懽樂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若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夫未能聞道輒著述求名誠爲可笑然與潦倒杯酒沉惑楸枰浪度一生者亦自有間昔李琰之每休假之暇閉門讀書不交人事曰吾好讀書非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爲聲名勞七尺也誦琰此語不覺神聳

魏文帝典論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於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

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文王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巳而人多不彊力貧賤則懾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游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偶譚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且無論公之人品政事只時翻出來何處得來所謂君子樂得其道故老而不

爲疲也亦只爲精神不在嗜好上分去耳

富公才業賢望如此然其心好學善爲文章又樂與人論議經旨及古今興亡治亂雖逐日亦各有工課夜坐一書室中或至二三更方歸寢此蓋往年曾倅鄆州佐王曾相而曾乃如此所爲富公亦常服其勉勵耳此實士君子規矩其身而不敢自懈

黄山谷答王秀才來瞻宥有學問之氣切揣量之但從師取友之功少讀書未及根本耳深根固蔕然後枝葉茂導源去塞然後川流長浮圖書云無有一

善從懶惰懈怠中得無有一法從驕慢自恣中得此佳語也不加功而議命猶不鑿井而俟泉也

蛟峯方逢辰未第時率羣士易登雲扁請丘公崇爲之記丘公記畧曰丹漆金碧輝煌炳麗十手爭指十目爭視文則文矣實安在乎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空拳可以冒白刃乎日月却從閒裡過功名豈向懶中來此十四字座右銘也若文不副實非特爲諸君羞抑可爲是扁羞終篇千餘言可謂法語而方公欣然受之明年舉鄉薦第一人庚戌狀元及第噫勉之以

利祿共取效已如此况以功名道德乎

湯睡庵集文者人之生氣也今文之有舉業猶唐之有詩上懸之爲制下舉而赴之數百年豪異所共攻之物鍾氣莫盛焉唐前後稱詩者代不乏矣窮工極變抉宇宙之秘靈宜無唐若今之爲詩若古文者亦既琅琅要以竅無不開而才無不竭最工以變必舉業焉歸也夫惟氣有獨鍾而攻之者衆故其肥瘠脩短濃淡疏數之狀譬之人貌不可以取同觀者第從其神氣索焉而賢不肖貴賤壽夭之槩於是乎畢得

而無遁襄陽之詩於唐獨步然其自爲山人逸客讀者知之郊之寒島之瘦賀之鬼其不得志久遠於時可必也而其盛而爲燕許諸公語雖不必至氣格别矣且詩之途寛而難跡舉業之旨約而易尋寛而難跡者耳目見聞動可採也人得以其聰明力量滿意爲之約而可尋者我態時情無所復用而壹受成於聖之諦王之制故詩久而愈入老而逾工而舉業一道得者不待年辭其部令輙有况頓枯削之憂故其氣尤爲難完然而唐之善詩者不必遇即遇也所傳

富貴功名上者以道德享之其次以功業當之又其次以學問識見駕御之其下不取辱則取禍

講明義理别白是非則須學術酬酢事機區分利害必用世法文學政事孔門已分爲二制繁治劇固非沉湎章句者所能辦臨機制變尤非牵制文義者所能爲

君子處世貴有益於物耳不徒高談虛論左琴右書以費人君祿位也吾見文學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諸掌試用多無所濟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處廟堂之安不知有戰陣之急保俸祿之資不知有稼穡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勞役之勤故難以應世經務

當官之法曰清曰愼曰勤然世之仕者臨財當事不能自克常自以爲不必敗持不必敗之意則無所不爲矣然事常至於敗而不能自已故設心處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也借使役用權智百端補治幸而得免所損已多不若初不爲之爲愈也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戒於初

嘗試之詩不必善至於舉業收士盡善而不遇者蓋亦寡矣豈非彼之滿意發穎於獨此之受成合諦於聖聖情相詔彼我合融亦神氣之爲也耶

張東白先生言見士大夫凡三變初見士大夫多講政事遂有好政事再見士大夫多講文章遂有好文章及今見士大夫多講命爲之微笑范文正有言士之進退多言命運而不言行業明君在上固當使人以行業而進多言命運是善惡不辨而歸諸天地豈國家之美事哉其論則正大矣

若是眞學問文章須見於威儀之際與夫日用之常若是眞道德性命須見於治家之法與夫當官之政不然徒日皇皇於多故而在身無受用之實在心無灑落之趣是直博學之小人而詞章之兒豎爾

大志非才不就大才非學不成學非記誦云爾當究事所以然融於心目如身親履之南陽一出即相淮陰一出即將果蓋世雄才皆是平時所學志士讀書當知此不然世之能讀書能文章不善做官做人者最多也

鶴林玉露楊誠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費貯以一篋鑰而置之臥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日若促裝者余又聞昔有京尹忘其名不携家唯敝篋一擔每晨起則撤帳卷席食畢則洗鉢收箸以柱棒撐敝篋於廳事之前常若逆旅人將行者故擊搏豪彊拒絕宦寺恐無所畏余曩在太學嘗館於一貴人之門一日命市薪六百券有卒微哂謂其徒曰朝士今日不知明日事乃買柴六百貫耶因嘆士大夫之見有不如此卒者多矣

當官之法直道爲先其有未可一向直前或直前反敗事者須用馮宣徽稱停之說此非特小官然也爲天下國家當知之

處事不以聰明爲先而以盡心爲務不以集事爲急而以方便爲正

明道雜志平生見人多矣惟見蘇循州不會忙范丞相不曾疑蘇公雖事變紛紜至前而舉止安徐若素有處置范公見事便洞達情實各有部分未嘗疑惑此皆過人者

今所難者是難得曉事底人若曉事底人歷練多事幾至面前他都曉得依那事分寸而施以應之人自然畏服

天下事無一件不是人做然必寬綽細膩真實寧耐一一從首至尾節次調停方克有濟

一味不耐煩是平生大病蓋日用應酬雖極鄙瑣能從此處尋出一團精細光景纔是學問工夫若徼避事避人自圖安靜眞暴棄之尤所當痛改

呂文靖教馬子山云事不要做到十分子山初未諭其後語人云一生只用此一句不盡李若谷教一門生云清勤和緩門人曰清廉勤慎和同則聞命矣緩安可爲也李公曰天下甚事不是忙後壞了韓稚圭教一門生云穩審着大事將做小事做小事將做太事看胡援教人心中稍疑事便不要做承叔言觀人題壁便可知其文章

當官文書簿曆須逐日結押不可拋下大抵做官須是自家常閑吏胥常忙方得若自家被文字來叢了討頭不見吏胥便來作弊做官須是立綱紀綱紀既

立都自無事只如省部有時行下文字儘有好處只
是後來付之吏胥之手都沒收煞
沈麟士之屐取予任人藏至德之牒笑歸老婿此細
行而可以觀其量也陳平之解衣刺船賈詡之詭詞
懼羌此危地而可以觀其智也張乖崖之下馬山呼
而攬轡以行韓忠獻之抱帝入簾而就位以哭此過
變而可以觀其才也景毅聞李膺之難而自表免歸
朱震痛陳蕃之亡而棄官收葬此臨難而可以觀其
義也

仕而不得行志或誘之時不可爲者往往依違衆中
曰無奈時何然時亦人所爲也如荊公新法一時奉
行者迎合詭隨釀成已甚間有不樂居職欲投劾去
者堯夫曰此正今日仁人君子盡心之時晁美叔爲
常平使者東坡貽書曰此職計非所樂然仕人於此
時假以寬大少紓吏民於網羅中亦所益不少二公
之言若此彼徒潔一去者於已分得矣如時弊之不
可救何
簿書法令本非粗事宜亦不能俗人大人經世之實

際鍊性之借資也王右軍所謂通識隨處行藏桓宣
武云我不爲此那得坐談二人豈是俗人世亦有何
者能俗之以此知風雅世務達人不分爲二也
事無大小悉當留心丙吉邊吏姓名陶穀江南圖會
尹鐸銅柱棘垣士行竹頭木屑李廸之方寸小冊楚
材之遺書大黃曹瑋識元昊於馬市允則寄望樓於
浮屠錢唐可濯點虜可用拔萃縣中量線江上先人
之智任事之忠皆從暇豫中養其一旦之用悠悠而
任慣慣以決君子恥之矣

今人撳然有飛揚之心以爲治國平天下如指諸掌
不知自家一箇身心都安頓未有下落如何說功名
事業怎生治人古時英雄豪傑不如此張子房不問
着他不說諸葛孔明甚麽樣端嚴今學爲英雄之學
務爲跅弛豪縱全不點檢身心須是事事從身上理
會起舉止動步事事有箇道理一毫不然便是欠缺
了他道理固是天下事無不當理會只是有先後緩
急之序須先立其本方以次推及其餘
漢武從衣移步處識霍博陸從不轉眄處識金日磾

竟以托孤寄命許二人蓋當大任處大變者必有一段凝靜鎮重的氣象方能以暇應卒以靜制動如淝水之戰謝安石以賭棊制勝澶淵之役寇萊公以酣寢成功皆用是道若王坦之倒執手板殷深源之竟達空函失先自亂已又安能定天下之亂哉

子家羈不欲昭公與季氏立異子家羈豈黨季氏者乎陳平周勃不與呂氏立異平勃豈黨呂氏者乎狄仁傑不與武氏立異仁傑豈黨武氏者乎處事變者須識此意雖然夫子三都之墮王陵庭爭之語駱賓

王舉兵之檄亦不可少也聲大義者張膽而明目定大策者潛慮而密謀

張子房蓋俠士之知義策士之知幾者要非儒也故早年頗似荆軻晚歲頗似魯仲連得老氏不敢為天下先之術不代大匠斲故不傷手荆公詩云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於此每從容固陵始議韓彭地複道方謀雍齒封蓋因機乘時與之斡旋未嘗自我發端故銷弭事變全不費力朱文公云子房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如為韓報秦攛掇高祖入關及項羽殺韓王成又使高祖平項羽兩次報仇皆不自做後來定太子事他亦自處閒地又只叫四老人出來做後來誅戮功臣時更討他不着邵康節之學亦與子房相似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為之人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始為之纔覺難便抽身退如擊壤集中以道觀道等語是物各付物之意蓋自家都不犯手又凡事只到半中央便止如看花切勿看離披是也

老吏閒將畧曰老將譬之老於操舟者把舵穩轉帆

活甚者出沒若神矣若但以觀望畜縮為老成則失之矣

東園友聞纂余遊學金陵日與同門二三輩謁見起巖王先生起巖曰新學切當以禮義廉恥四者存心涵養得熟家業不患不成功名不患不至學問不患不精上而天子下而庶人何莫不本於四者乎余旦旦而思之四者根於心內有所主則揖讓進退合其節動用制作得其宜取予得其當剛介有所守矣內無所主則傲縱自肆譸張貪暴不可勝言矣驗諸行

事親諸人品於是言而益信
古之君子其立身行己苟一節孤高足以洗濯汚習其他席言善行雖不盡傳可以無遺憾焉其立言也苟一篇撰述得罪名教即其平生著書滿架將焉用之是故稱揚伯起者以其辭暮夜之金也薄揚子雲者以其獻美新之文也
世之人不肯學魯男子而輕附柳下惠所以不偹邊幅馴至喪其名檢彼出於不自量猶可恕也言清行濁假義假仁至於居之不疑若有正名請討者出穿

能免於六師之伐哉
人能當下斬斷并精神歸一路何堅不破何遠不到弗然者終日騎墻將從俗且畏名義將從理復牽情絲自相攪攘何以令此中灑灑造古人佳處
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張華之稱陸機雲也平齊之利唯在於爾周高祖之諭李德林也機雲於河橋之役與王師爲敵其不忠大矣德林願以死奉楊堅復以所事齊者事周矣三國何利焉是以持國必崇名節持身必守行誼

人有不善未嘗不知然常自知之而自爲之如子雲之美新阮籍之勸進范質之下拜爲救死計耳猶可原也至於周本賀徐知誥篡位歸引藥而死然與其死於既賀之後孰若死於未賀之前林希草子瞻謫詞退謂人曰一生名節壞矣然與其草之而壞名孰若不草而全節總之繫戀覬覦隱忍不決故明知而明犯之因可遲迴顧戀作千古罪人哉
耐煩二字此千古至人秘傳藥方也而須引子辨認親切方得神効夫所謂引子者視人所志如何耳如

志躋名卿應仕須服此方昔人所謂喫得三斗醋喫得三斗齏是已如志學仙佛長生住世須服此方道釋家所謂調火候除火性是已如志希賢聖則亦是此方吾儒家所謂勿助勿忘不厭不倦是已嗟嗟奇方易得真引難求茂叔能耐煩於趙使君之不禮猶未荒崖之出入而不耐煩殺人以媚人程伯子能耐煩於鎮寧守之忌刻事之甚恭雖莞庫細務無不盡心至於諸邑競紛華潔供帳以悦內使之意則不耐煩効之此其於引子辨之爲精而不執方者也是故

引得其引則雖周公之吐握孔子之會計亦是服此藥耳引失其引則鄧鞴耐煩甘笑罵師德耐煩謂析門服此藥而益重其麻木癡頑之病則由辨之不早也

洪容齋論忠義守節之士出於天資非關居位貴賤受恩淺深也王莽移漢祚劉歆以宗室之儁導之爲逆孔光以宰相輔成其事而龔勝以故大夫守義以死郭欽蔣詡以刺史郡守栗融禽慶曹竟蘇章以儒生皆去官不仕陳咸之家至不用王氏臘蕭道成纂宋

褚淵王儉奕世達官身爲帝甥主壻所以從臾滅劉惟恐不速而死節者乃王蘊卜伯興王同任侯伯之輩耳安祿山朱泚之變陳希烈張垍喬琳張均李忠臣皆以宰相世臣爲之丞弼而甄濟權皐劉海賓段秀實或以幕府小吏或以廢斥列卿挺身立節名震海內人之賢不肖相去其止天冠地履乎

國家尊名節獎恬退雖十時未見其效然當患難倉卒之際終賴其用如祿山之亂河北二十四郡皆望風奔潰而抗節不撓者止一顏真卿明皇初不識其人則所謂名節者亦未嘗不自恬退中得來也故獎恬退者乃所以勵名節

召平董公四皓魯兩生之流士不以泰而賤也伏生浮丘伯之徒經不以秦而亡也萬石君之家俗不以秦而壞也剝之終曰碩果不食陽非陰之所能制

宋自南渡後宰相得政最久且專者二一以威權劫制天下士誅竄愈多而士氣愈振無異東漢之季一以爵祿豢養天下士容受愈廣而士氣愈衰無異西漢之季紹興易相之後一時人材彬彬輩出天下猶

可爲不至舉一世之人圈挨如綿恐人籠絡駕御之中委靡成風如燈銷膏浸微浸滅精神氣焰索然無餘也於此時欲振起之以致勵精之治可乎

李林甫只以一計前後陷數人人皆不悟使李適之不介富貴之謀嚴挺之不起大用之念盧絢不憚交廣之遠則林甫雖狡亦安用其計而三人者在其術中竟以取敗悲夫

爲大臣者處盛滿之極則意念難持爲小臣者見勢燄之張則立脚難定人能不以寵利居成功如諸葛

汾陽終無傾覆之理能不以炎涼爲向背如汲黯宋璟豈有氷山之慮哉勛如博陸而竟以凶終才若元稹而未免濡足信哉自立之難也

有濟世才者自宜韜歛若聲名一出不幸而爲亂臣賊子所劫或不幸而爲權奸佞倖所推旣損名譽復掣事機所以易之無剖無譽莊生之才與不才眞明哲之三窟也

蔡京柄國欲引用名士以收人心召楊龜山爲著作郎面對即奏熙豊紛更黨錮之禍力攻蔡京請黜安

石配享王蔡餘黨忌之黜去可見正人君子爲小人所引用而不入於小人之牢籠當今士大夫一受小人之收拔終身感恩知己者相去不逕庭哉

劉東山誨陸儼山曰初入仕不可受人知知己多難立朝矣只如朋友若兩三人得力者自可了一生過多則晚年受累又趙德莊誨趙忠定曰今日於上前得一二語奬諭明日於宰相處得一二語褒拂往往喪其所守者多矣古人進就後進每如此

魏相爲楊州刺史畨丙吉之言期於大用爲霽威嚴纔方且爲京兆尹納諭常之說恐犯近貴戚少弛威嚴二君可謂爲外物所移矣晋王宏爲汲郡守有殊績石鑒上其政術武帝褒詔賜穀遷衛尉河南尹大司農無復能名更爲苛碎贖罪免官此爲褒詔賜穀所性也故人莫若自信之爲貴也

章雪崖平江隱君子也有時常高聲云世紛如何汨沒得自家可以見其胸中之所存也

楊綰以清儉在位天下之士多以敝衣爲儉以求合於綰惟武元衡素好鮮美不改所爲綰甚重之夫大

丈夫不將不迎不詭不隨每事自斷於心足矣若依阿附會以取憐於世者非婦人則佞客也徐節孝嘗問崔子方何如人江端禮曰與人不苟合議論亦如此節孝曰不必論其他只不苟合三字可知其所守之正

陸儼山曰岳季方近世奇偉不羈之士其言曰賢者自處淡然與物無競其功名事業必因事會而見未嘗汲汲以求之不我用焉雖終老於耕釣不悔也叟考其平生正未能然耳豈其闕世後所見如此信乎

[illegible]可以不處世難也
李微之問勉齋云南軒賜章服兩爲胡忠簡繳還而不聞引避東萊除職既遭陳叔正行詞醜詆乃復受之而不辭皆所未曉勉齋答云先輩非後學所敢輕議然辭受今尚嚴今當嚴者反寬是以不免爲具眼者勘破學者所當戒也
臨海金一所仙居應容庵二人道義相善金既謝事家居應復起用詣金言別金曰君此出他日回來要將一照樣應容庵還我兩人竟保晚節昔王嘉叟與王龜齡別曰吾輩會合不可常惟常留面目異時可復相見龜齡每誦其言
楊誠齋贈抄經頭陀詩云刺血抄經奈若何十年依舊一頭陀袈裟未着言多事着了袈裟事更多今世儒生竭一生之精力以應舉覓官幸而得之便指富貴安逸之媒非特於學問切已事不知盡心而書冊亦幾絕交如韓昌黎所謂墻角君看短檠陳後山所謂一登吏部選筆硯隨掃除者多矣是未知着了袈裟之事更多也李南金登第後畫師以冠裳寫其真南金題詩云落魄江湖十二年布衫闊袖裹風烟如今各樣新粧束典却清狂賣却顛雖一時戲語然知紳裳之束縛非韋布比而加意檢束亦自有味
居世之末流待朋友不可不恕所謂交情二字只可於作秀才及退居林下時以之責人若仕宦得失之際責友得官此亦理勢之常一一責而怨之非惟待人不勝其刻而居心亦苦矣士大夫君臣朋友之間處之未盡善大半生於不讀書其有淵源咄咄之意亦勸之讀書而已

徐孟章有言仕路乃毒蛇聚會之地若平昔心腸條直全不使乖今却不宜如此坐中非但不可談論人長短得失雖論文談詩亦須愼之不然謗議交作矣
初張溫少以才俊有盛名薦同郡暨豔爲選部尚書豔好爲清議彈射百僚覈奏三署貶高就下十不存一其居位貪鄙志節汚穢者皆以爲軍吏多揚人暗昧之失以顯其謫陸瑁與書曰今王室始建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汝顓月旦之評恐未易行也豔不聽於是怨憤盈路言豔及選曹郎徐彪用情憎愛皆坐

自殺溫斥還本郡以卒始溫方盛用事虞俊歎曰張
惠恕才多智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未
幾果敗
司馬溫公保身說云天下有道君子揚於王庭以正
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括囊不言以
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倘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
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
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
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泰既明且

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
可及也
西漢書贊畧有云世稱張湯陷嚴助石顯譖捐之察
其行迹嚴賈出入禁門招權利死皆其所也亦何排
陷之恨哉嘗披詳本傳此謂嚴助賈捐之也助事武
帝爲中大夫在左右與大臣辨論因使淮南與王相
結而還後淮南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及王反
事與助相連上欲勿誅而廷尉張湯爭以爲助出入
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

治助竟棄市元帝時捐之上疏言得失召待詔金馬
門數召見言多納用時中書令石顯用事捐之數短
顯以故不得官後稀復見捐之乃與長安令楊興共
議爲奏更相延薦欲以興爲京兆尹捐之爲尚書令
石顯聞知白之上乃下興捐之獄令顯推治而捐之
坐棄市興減死髡鉗爲城旦因究觀人事不必當鈞
軸凡居待問之列不以才之能否行之淑慝已涉危
疑之地矣雖存誠守正猶有忌剋而誣謗者焉而況
嚴賈或過貪重賂結諸侯而無嫌或交締僞情恃抗

言之有力所云招權利者蓋謂此也死皆其所抑亦
信然是知禍福之來先宜自考殃祥不當但委天命
觀黃山谷先生貶死宜州未嘗不嗟悼感嘆以謂當
時小人深文巧詆君子之不幸甚矣然反思之蓋亦
山谷好戲侮傲忽人之所致何也山谷嘗與趙挺之
同僚書每日庖丁請食品挺之輒曰來日喫蒸餅山
谷竊笑之明日會食擬合四字湊成一字爲令挺之
首云禾女委鬼魏次當山谷應聲曰來力勑整正與
來自喫蒸餅同聲衆鬨之鬨堂大笑挺之赧然厥後

挺之當國山谷以貶過荆州爲太守寫承天寺碑刻
適二漕使至太守具膳請二使往觀寫碑山谷低頭
書丹不一顧二使寫畢二使請題附名於碑尾山谷
不答翻然而起二使慚甚遂摹碑刻還至挺之中以
幸災謗國貶死宜州觀此二事山谷不自覺而不知
在人實難忍豈非以戲侮傲忽之所致哉是知士君
子當以戲傲爲戒
魏沈介以舟行遇風絕粮從姚彪貸百斛鹽以易米
姚命覆鹽於江中日明吾不惜惜所與耳弗與巳矣

而以惡言辱之爲不仁矣晉王脩齡貧乏陶範以一
船米遺之郗曰王脩齡雖饑當就謝仁祖索食何須
陶胡奴不受巳矣而以不屑詬之爲巳甚矣故凡處
人巳之間遇事之可否以理裁之則可以氣加之則
不可
高子業詩衆女競閨中獨退反戚怒夫爭妍取忌有
之也而獨退戚怒者豈不以衆邪醜正世忌太潔耶
故陽誠齋有云聲利之場輕就者固不爲世所怨蔡
定夫是也不輕就者亦不爲世所怨朱元晦是也

寺壁一詩浸誇李白與劉伶荷鍤騎鯨禦今名肯許
二公偏嗜酒只緣世事不宜醒夫不宜醒者君子處
世之微權也而常醒醒者君子處身之大法也屈原
自謂獨醒矣然量之未宏自投汨羅陷於賢智之過
雖曰忠清潔白千載一人而善道猶未也二翁蓋能
有見于不宜醒矣然亦能常醒醒否耶
陶淵明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吏白應束帶見之淵
明曰安能爲五斗米折腰見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
去歐陽公方與客被襟酣飲次忽外白有客公遽着

幘見之坐客曰何不呼入來公曰此俗人也不可以
吾輩禮待之世多怪二公之賢而用處相反如此應
知淵明不肯束帶見鄉里小兒所謂眼不着砂歐公
必着幘見俗人乃是泥亦有刺
吾輩學問未至於寧靜堅固不免爲一時意氣激發
世俗動搖激發則易疎動搖則易歉二者交併人始
有言或據迹而不察其心或吠聲而遂疑其影於是
乎猜譏繼之謂之巳甚則可未有無因而至前也濂
溪遇清獻明道謂介甫沉深不耀和易可親此正用

即之軌範世之遺猜嫌者果能如二賢否乎
淡之黨起於甘陵一部唐之黨起於牛李二人宋之黨起於程蘇門下士蓋皆撓上人之心以求快一時之氣而不知其弊之流至於壞士風傷國體也苟能順事恕施隨感而應如武公之公平魏公之寬厚明道之和氣了翁之責已則何隙之可乘何嫌之足避而黨何緣而起耶
漢武誅戮大臣石慶以醇謹獨免東京黨錮被禍者郭以恬寂自全晉之藩鎮迭相屠夷劉弘長者不及於難大武殺暴放殺枝葉高允純德卒保令終爽俗之剛躁也何鄧之輕俊也禰孔之傲睨也潘陸之乾沒也三謝之狂肆也崔沈之險詖也如蚊之嗜血不撲不休如蛾之赴火不焚不止夫豈盡天數哉
錢王故事太平興國中趙普再入相盧多遜爲兵部尚書一日普召臣兄惟濟到中書謂曰朝廷知盧多遜求取元帥財物甚多今未亟行者爲元帥故也請具所遺之物列狀上之詞意豐豐冀在必致惟濟歸而白之且曰侍中之言未必不是上旨先臣曰上英明大臣有過行即自行何假吾狀惟濟懼普與僚吏等又堅請曰逆侍中意恐致不測先臣知不可已乃曰汝將案帳來吾與審視之乃盡取當時所與大臣近密財物之數籍俟惟濟等退命取火悉焚之既而召語曰我受主人非常之恩是以入朝之初上所顧遇者皆以金幣爲之土物耳且非有他求爲故也況侍中之下皆有之何獨盧相豈有見人之將溺而加石焉汝等少年勿爲此案籍已焚禍福吾自當之惟濟等惕息而退後果知是事非太宗意

竇儀開寶中爲學士時趙忠獻專政帝一日召儀語普所爲多不法儀盛言普公忠亮直帝不悅儀歸言於諸弟張酒飲滿語其故曰我必不能作宰相然亦不詣朱崖吾門可保矣旣召盧多遜多遜攻普之短果罷相出鎮多遜遂作相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有崖州之行
近世有一士夫得人私書奏而詰之兩敗俱傷爲公論所薄因考唐長慶元年錢徽知貢舉段文昌李紳各有所屬扮出皆不得與文昌構之於上徽遂貶官

或勸奏其私書榜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非士君子所爲取而焚之觀榜此舉何等心事

荆公行新法所遣使皆新進迎合見事風生溫公以書貽之曰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盖指呂惠卿也而荆公不悟

錢氏私誌歐文忠任河南推官親一妓時先文僖罷政爲西京留守梅聖俞謝希深尹師魯同在幕下惜歐有才無行共白於公屢微諷而不之恤翻以爲怨

後脩五代史十國世家痛毀吳越又於歸田錄中說文僖數事皆非美談從祖希白嘗戒子孫毋勸人陰事賢者爲恩不賢者爲怨

王劇爲鳳閣舍人王勔爲荆州刺史王助爲監察御史皆王勃兄弟文中子之孫也當武后之朝以劉思禮謀反株連皆至族誅勔助出妄引若劇掌銓選進用由思禮未必不與其謀宜其及也大賢之後文雅之族一旦横罹楚毒至於赤族其非高陽之世可知矣近時一二名家子弟妄交俠邪輕犴文罔嗟乎殆

哉以此言之子安之溺海未爲不幸也

陳後山有一帖與山谷云邇來起居何如不至乏絕否何以自存有相恤者否令子能慰意否風土不甚惡否平居與誰相從有可與語否仕者不相陵否何以遣日亦著書否近有人傳謁金門詞讀之爽然便如侍語不知此生亦能復相從如前否備盡謫居意味讀之慨然但謂仕者相陵意尤可憐仕本同類豈其初心一爲人作鷹犬亦何所不至舒亶李定輩果何人耶又柳子厚與蕭思謙書云飾知求仕者更言

僕以悅讐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横生其言益可憐矣嗟乎人之禍福雖所自取而世態所從來非一日矣

趙由爲守則易尉爲尉則陵守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人佞已

崔湜在中宗時本桓彥範推引已反附武三思殺彥範及坐譙王獄當死賴劉幽求張說獲免已作相卽陷幽求嶺表又與太平公主謀逐張說益猜毒詭險其天性云弟液兄涖竝因文翰居要官每自比東晉

王謝曰吾一門仕宦未嘗不爲第一丈夫當先據要
路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以是趨進不已卒敗
魏書高聰性傾巧反覆險詖趙脩之變於上也聰深
附脩爲脩父作碑文又爲脩作表陳時事便宜教以
自安之術及脩死聰慮危及每見人語及脩則必毁
詆之而曲事高肇以自免已見茹皓寵聰又媚附皓
稱皓才識明敏非趙脩之儔因之啓請田宅及皓見
戮輒復對人言恨其死之晚也
李燮拜議郎廉方自守先是潁川甄邵諂附梁冀爲

鄴令有同年生得罪於冀亡奔邵邵僞納之而陰以
告冀冀殺之未幾邵當遷郡守會母亡邵埋尸馬屋
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洛陽燮時爲河南尹塗遇邵
使卒投其車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諂貴
賣友貪官埋母遂表其狀邵竟廢錮終身
通鑑宋文帝十七年上以司徒義康嫌隙已著將成
禍亂誅其黨劉湛等出義康鎮豫章殷景仁臥疾五
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往來日以十數影迹周密莫有
知者收湛之日上忽召景仁詠討處分一皆委之五

年臥疾而人莫能知其爲人深險可見宋文與此等
人謀國安得不虧君臣之義賊兄弟之恩乎
蔡元度對答喜笑溢於顏面雖見所甚恨者亦親厚
無間人莫能測謂之笑面夜叉盛章尹京典藩以慘
毒鬪殺人如刈草菅然婦雖聲欲語先笑未嘗正視
人或置人死地時亦柔懦不異乎日此尤可怪也
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
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己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
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外能

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爲之腹
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成此蘇潁濱
論權臣文極明快雖然不已誨淫乎
禮義廉恥可以律己不可以繩人律己則寡過繩人
則寡合寡合則非涉世之道
內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濟不護人短不周人急
非仁義也
李文靖賢相也與張齊賢稍不協齊賢竟以被酒失
儀罷相時人語曰李相太醒張相太醉

語言間儘可積德妻子輩亦是涉世不必渡蟻好生

不必出門多阻

窮通得喪遇之者猶寒暑旦暮之叙也而喜朝惡夕去寒卽溫者又人情之常也然則翟公之客何妨於去就而屑屑焉書門以絕之也不已置冰炭於胸中乎

張子韶云人經患難固是不幸然亦是不經事人良藥有一服而可治終身之疾者未爲不幸雖然彼閱歷懲創困心衡慮得之瞑眩者之爲幸如柳子厚永

州諸作此正發於瞑眩之後惜服之稍遲耳乃若不勝摧挫折抑而隕穫改常困而失其正者此又藥力不足以勝之爲不幸矣故患難一也顧所以處之者何如爾

韓退之潮陽之行齒髮衰矣不若少時之志壯也故以封禪之說迎憲宗傷哉丈夫之操始非不堅晉於余石凌於雪霜既而怵於死生頤於妻孥不同心低首求免一時之難者退之是也退之非求富貴者也畏死爾嘗見三教平心論一冊其所譏誚者程張

而下皆不免於排韓尤力次及歐而甚右柳至其處法之論皆不足深辯獨謂處州孔子廟碑不足而壇以爲退之不知經義自是公論又謂上書媚于頤貶潮陽後勸憲宗封禪作毛仙翁序禱黃陵廟數字雖出於佹僻忿懟之深文然君子之處患難安可以一非不蔽而爲異端之人所指目耶取以志戒

廖子晦爲小官遭長官以非理對移殊不能堪朱文公以書曉之云古人所學正要此處呈驗已展不縮已進不退只得硬脊梁與他厮捱看如何自家决定

不肯開口告他若到任滿便作對移批書離任則他許多威風都無處使豈不快哉此間有吳伯起者不曾講學後聞李子靜說話自謂有所得及作令被對移他邑主簿抑不肯行百方求免某嘗笑之以爲何至如此若對移作指使卽逐日執杖子去知府廳前唱喏若對移作押錄卽逐日抱文書去知縣廳前呈覆使作耆長壯丁亦不妨與他去做況主簿乎文公之意蓋謂心無愧怍則無入而不自得心無貪戀則無往而不自安此不於臨事遇變之時而在於平居

[illegible]學之際謫之來猶兒之索定其中夫進退[illegible]死
生禍福之不足以系吾心則雖鼎鑊刀鋸視之如寢
席之安矣況於 陟黜予奪之間者哉
馬融徵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勢家遂爲梁冀草奏李
固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爲正直所羞傳謂居宇
器服多存侈飾前施絳帳後列女樂然則喪身失節
其基於此乎馬援謂梁松竇固曰凡人爲貴當使可
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
幾不免然則士至於貴滿而不可復賤則凡可以全

軀保祿者無不爲也
郤正論姜維曰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群臣之右衣服
取供輿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
消盡察其所以然者非激貪厲濁抑情自割也直謂
如是爲足不在多求
富兒因求官傾貲汙吏以贖貨失職初皆起於慊其
所無而卒致於喪其所有也各甚其貪心而安分守
節則何奪祿敗家之有
白樂天與楊虞卿爲姻家而不累於虞卿與元稹牛

僧孺相厚善而不黨於元稹僧孺爲裴晉公所愛重
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饒素不樂而不爲文饒所深
害者處世如是亦足矣推其所由得惟不汲汲於進
而志在於退是以能安於去就愛憎之際每裕然有
餘也自刑部侍郎以病求分司時年纔五十八自是
蓋不復出中間一爲河南尹期年輒去再除同州刺
史不拜雍容無事順適其意而滿足其欲者十有六
年方大和開成會昌之間天下變故所更不一元稹
以廢黜死李文饒以讒嫉死雖裴晉公猶懷疑畏而

牛僧孺李宗閔皆不免萬里之行所謂李逢吉令狐
楚李珏之徒泛泛非素與游者其水炭低昂未嘗有
虛日顧樂天所得豈不多哉然猶有微恨似未能全
忘聲色杯酒之類賞物太深若猶有待而後遣者故
小蠻樊素每見於歌詠至甘露十家之禍乃有當君
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之句得非爲王涯發
乎覽之使人太息空花妄想初何所有而況寃親相
尋繳繞何已樂天不惟能外世故固自以爲深得於
佛氏猶不能曠然一洗電掃冰釋於無所有之地習

氣難除至是要之若飄瓦之擊虛舟之觸莊周以爲至人之用心也宜乎

張季鷹因秋風起思吳中蓴菜鱸魚遂命駕歸觀其語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志者求退良難吾本志山林無望於時故託言以去而或者乃謂之曰子徒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耶不知翰方逃名當世何暇計身後名耶如東漢孔文舉荀文若楊德祖禰正平四人者皆一時聰明才智之士不幸生非其時值操梟雄皆須身滅名論者謂四人炫名

驚進所致乃若東晉謝安孟嘉之值桓溫何異於操而卒能自全者安之高臥會稽嘉之放志山水夷猶沖默噴然處順不希世營合此其所以身名兩全也

安石烟霞骨也當其棲隱東山與王右軍支遁游處辭吏部郎作書絕范尚書爲叔夜以後一人朝廷嚴以禁錮已得遂其隱情自謂當於茲焉老矣及出秉鈞軸從容而挫移鼎之奸宴衎而清斷流之寇功愈高嵩烟霞之志願愈切孫於築土以像故隱營墅列館裁花種竹蓋未嘗一日忘東山也昔孫仲益記湖山謂王公大人思振纓上之塵於泉石而不得則畫寒林雪竹黃蘆睡鴨於圖扇曲屏以供耳目之玩土山之擬幾於效愚公故事蓋又甚矣其後避道子國寶之讒出鎮廣陵築新城造泛覍之裝欲經畧粗定取道還東蓋亦未嘗一日忘東山也孰知白雞兆夢金鼓罷鳴而東山之臥竟齎志沒矣嗟乎居不賞之地挾震主之威而狐兒鼠子從中搆之不置若非望重氣平心跡明白則上蔡之犬華亭之鶴其事且不可

知欲求如陶元亮之優游晚節乘詐而去也安可得哉信乎出易處難而隱禍之未易享也

豪傑樂爲世用而聖賢急於濟物周視世壞無之可以推諉一日在事一日癉心腐思未忍燕然寢以食也且天下突至沓生之事叢於賢智不叢於愚不肖范蠡之五湖張良之黃石千百年稱善脫手自完者矣回想當年烏喙牝雞之側躑躅驚悚絕食寢身求爲旦晚無用人不可得豪人望士能實以其身承饕虎豹之味者有幾哉

士大夫逢時遇合跬步以至公卿非難而歸田爲難此東坡有激之言至謂歷官一任無官謗釋肩而去如大熱遠行雖未到家得清涼館舍一解衣漱濯已足樂矣此非親履其境意適於中者不能道

人苦不自足耳往時丈兄子弟拄杖入市不東家即西里酣嬉傲睨行者避路當少年厭鄉非志遊俠拂衣草屣出門左瀾右湘諸公貴人下客飛觴共賦縱觀遠賞猶鬱鬱不自得高者談邀下者死舉已得舉復不樂視庸夫高等同官爭寵科舉外復大有事或

從是遠引閉門息跡而諸賢論薦當路踵餽直疑殿生不起名山絕境俗駕交橫或間王事携妓女世未嘗一日無客客未嘗一日不遊然飛揚跋扈者常有不見知己辭君北去之意一者變衰而野人獲之以爲疑犬羊羈之以爲肉語有禁步有誅悴然不知有生之樂於此時而方行求蓬累如脫桎梏茫洋乎塵垢而噓吸乎喬松抑傲予誰不願此吾欲復與子飛蒼走黃左旋右抽狂歌痛哭若無人者其將能乎其之齊之魯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之不可而飄然跨海

踞龜殼而食蛤蜊者乎其深根固蔕一龍一橋之不足以逃死則黯然者卒歸之數乎長途倦暑憩樹而歎曰清涼境不必美蔭也昔者不自知其可樂也而今也知之矣

貴富壽考文章功業之類物之美者人爭取之矣夫美物必有神焉司之物忌完取忌多天之數也人之情也孤庸之子積其鬭力爭之且聚之間於數者偶取一焉而沉頓歲年劌刻筋智精已耗矣逮及其餘故欲嘗易足而取於天者嘗寡開斂賢智之士饒姿

才廣方略其意氣無所不之造物之內苟有以爲美者則高才先之矣且世開斂之士多世族焉出也貴富所自有矣官廬服輿飲食聲色之奉宜有以過人孰非天之寵與既已飽此又侵彼焉生人之情曷有已乎與者忘少取者忘多不讓人以羸而留鬼神以餘所得滋多其損也滋甚夫貴官顯爵殊功偉伐高才能文章名譽驚絕皆造物之忌也有道者之所不兼取也博物多材美詞華劌剝今古又文章之忌也作者之所不出也蘇子瞻云揚雄好以艱深之詞文

淺近之說夫楊氏之學亦復不淺矣露文白意淺而出之卽子瞻亦當引心自負奇博不肯捨置千載而下猶未免為人所窺訶才勝而不能降學博而不能剷斯亦多取之報也夫意有不盡取者君子之所以還造物而詒後人也

王昶戒子姪云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不處何也惡不由吾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如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

來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祿者也觀昶所以戒其子弟者如此而世俗見子弟多取名利以為能榮其家而人又從而榮之者是未知此理也

昔人云宇宙可孫其極情性不知其窮以有涯之身馳無涯之念其何異於夸父逐日愚公移山也昔顏靖侯戒子姪仕宦不可過二千石邴曼容居官不肯過六百石皆為有見人生於學問事業有餘於功名富貴不足不多取精用物於天地則豈不盈而過可

解因思莊子逍遙楡枋之說其亦智哉顏氏家訓惓惓以少欲知足為戒又云婚姻勿貪勢家勿貪富家心竊服之無論婚姻卽子孫福澤亦不可強圖但苟無絕文種不必科名苟無損善業不必富厚上無求多於天下無求備於人何用不臧何往不適

唐畢相誠其舅尚為太湖縣伍伯誠諷令解役除官竟不承命誠亦不奪其志近者蜀相庾公傳素與其從弟凝績會宰蜀州唐興縣郵吏有楊會者庾氏之昆弟深念之洎造秉蜀政為楊會除長馬以酬之楊

會曰某之吏役遠近皆知忝冒為官寧掩人口豈可將數千家供待而博一虛名長馬乎雖強假軍職除授檢校官竟不捨縣役亦畢舅之次也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為吳郡單身奔亡唯郡卒以小船載冰送過浙江寄山陰魏家得免事平冰欲報卒適其所欲卒曰出自廝下不願名器少苦執鞭恒患不得快飲酒使酒足餘年畢矣無所復須冰為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惟有智且亦達生

賍菴序稱先輩文有所謂五可軒記者其言曰家居山林有田數畦可以避勞可以養疾可以治生可以讀書可以省費而所以自爲可者皆僅託於有所未盡之辭知足斯足知止斯止知言哉君子之爲脩也薄取世庸淺道故夫賤貧之吾安而子臣弟友之吾勉僅無失其爲可則已寧有軼越哉厭以爲不足而爭所有餘無論涉物即取道而已遠夫言不必玄箸言其可言而止矣事不必魁壘行其可行而止矣

人生高不論科名卑不論一命達不論軒冕窮不論布衣但令居身無玷鄉里效慕窮賤亦尊若使毀棄隄防寡廉鮮恥通顯亦辱斯理昭然而人不悟可嘆也然士人不能脩身大都爲衣食所累未遇則思溫飽既遇則戀繁華竟不能寶其身爲無瑕之玉所以呂正獻公嘗引古人詩曰好衣不近節士體粱穀似怕腹中書人能不以衣食自累而讀書厚自隄防則置身潔白而與聖賢同歸矣

天下惟道德爲不毀世間獨眞實能長存知道德以外皆必毀之物雖營營其何爲夫果聰明權智之用不得與眞實爭存則亦不如其已已

唐一行嘗語人曰吾得古人相法相人之法以洪範五福六極爲主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可得大槩若其人忠孝仁義所作所爲言行相應顛沛造次必歸於善者吉人也若不忠不孝不仁不義言行不相應顛沛造次必歸於惡者凶人也吉人必獲五福之報凶人必獲六極之刑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若但於風骨氣色中料其前程休咎豈能悉中也

凡人施恩於不報之地便是積陰德以遺子孫使人敢怨而不敢言便是損陰德處隨事皆然當官尤甚

天下事只要消平不要激作王敏求嘗書每事必爲人求方便之道

吾儒說立達禪宗說度一切皆賴些子煖氣流行宇宙間若直恁冷將去恐釋氏亦無此公案蘇玉局白香山非彼法中人乎今讀二公集其一副愛世心腸何等緊切以冷爲學非所聞也

王丞相欲進擬辛幼安除一帥周益公堅不肯王問益公云幼安帥材何不用之益公答云不然凡幼安

所殺人命在吾輩執筆者當之王遂不復言
德宗刻薄猜忌固其天資然尤暴著於他君者亦由鄰侯家傳及陸宣公奏議之所致耳此飾非拒諫所由生也故臣之諫君造膝不使人聞削藁不使人知非徒明哲保身而已亦無使彰於後世也
湯伯紀自儆云春秋責備賢者造物計校好人一點莫留餘滓十分成就全身此老晚節庶幾踐斯言也
倪元鎮寄松江府判官張德常詩後題云陰陽冥騭宜少留意閒居尚可為之況身有職任而値幾者易

為食乎仙官分置洞宮亦如世間局任者矣吾德常兄固知之也此皆盛德之言
王辰玉讀陰騭卷後云余居京邸陳仲醇每書來未嘗不津津與言陰騭也曰人生而為造物盡也挪子天說備矣但彼不知夫陷吻可補而浸歸之自功自禍使人視其身如蚍浮蟻鬬而屋漏且無知也則亦何所不至哉蓋其說弊於智者曰善尚不可為況惡耶夫營營者能無為乎不能無為則可為偶有善耳莊子亦第云為善無近名蓋為名則或駱剗以博名

閉距以守名甚且欺人名以自尊其名故造化忌之為其厚飾於陽薄積於陰也余心善其說數舉示人而仲醇復郵書相敦勉中函新刻百紙按之幾兩事耳一為舊繫事一為貴兼濟事以為欲方便人先方便己道乃可繼故止拈此二則耳余因歎仲醇之為善具吉勸其術約也雖然剩叅一僕歲計可饗千軍一人日行一善歲計將有三百六十人受其益者增而行之豈有量哉姑置陰果勿論即士君子孳孳雞鳴日不素飽無憾而後即安其亦可矣

田汝成夾堅志敘曰治亂之軸不握於人則握於天天有常運人有常經天亂其運則善惡倒植人亂其經則賞罰無章天亂則人治之於是乎爵於朝戮於市播於大誥而彌於刑書人亂則天治之於是乎畀於無形呵於無聲錫奪其貨基而延縮其壽殀是惟天人交輔以持世故彝倫所以常存而乾坤賴以不毀也人之為治也顯而易見天之為治也幽而難明略其易見而表其難明此夷堅志之所由作也又言夫人之分量有限而皆互無涯若海愛河比比沉溺

不懲之以天刑而喻之以夙賦則覬覦者何覲焉抑有云吉士未必以是勵行而凶人庶幾少有悛心也

世人之爲善而不爲惡有得之性生者有得之學問者有不負本心者有顧畏名義者乃若下愚窮凶之人善根既不得之性生脩持又不知學問内之不難於負本心外之不復知畏名義第告以上帝可畏鬼神難欺或庶幾恐懼而少戢爾申生之得請於帝呂雉之遇蒼狗撅腋也司馬懿之凌逵爲祟也桓溫之遇先帝形見也當此之時雖彊如賁育猛如狼虎未

有不震懾而悔罪者先此之敢於忽然荼毒而無忌則無鬼神之說誤之也幽厲桀紂秦始漢武天元子業隋煬之爲帝王商臣豎牛田蚡梁冀董卓曹操之爲權臣張角盧循祿山朱泚之爲盜賊殺人無算罪惡滔天彼其必不知有鬼神故也使其知有鬼神豈不可懼哉世之君子尚思及善惡報應而恐懼脩省日有孳孳則大幸也

豐暇觀頤卷一終

豐暇觀頤卷二

醉醒逸叟偶閱

許魯齋退居蘇門與姚樞竇默同遊慨然以道自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嫁娶必徵於禮以倡鄉人一時風俗丕變儒者成物之效也嘗謂士大夫進而在位當以政教率天下退而里居當以禮教率鄉人即在上者有以任之在下者從而助之未爲非美也乃今風會日流俗尚日澆敘位於朝無尊卑之分

敘年於鄉無長幼之節即在上之人不能以紀綱法度力挽頹波況在下者乎

熙寧中洛陽以道德爲朝廷尊禮者大臣曰富韓公侍從曰司馬溫公呂申公士大夫位卿監以淸德早退者十餘人好學樂善有行義者幾二十人康節隱居謝聘皆相從忠厚之風聞於天下後生皆知畏廉恥欲行一事必曰無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

吳下全盛時衣冠所聚士風篤厚尊事耆老來爲守者多前輩名人亦能因其習俗以成美意舊通衢皆

立表揭爲坊名凡士大夫名德在人者所居往往以名坊曲元參政絳所居名衮繡坊富秘監嚴所居名德壽坊蔣密學堂家產芝草名芝草坊范侍御師道所居名豸冠坊盧龍圖秉奉其親八十餘名德慶坊朱光祿所居有園池號樂圃名樂圃坊臨水亭館以待賓客舟航者亦或因其人相近爲名德壽亭以德壽富氏也旌隱亭以靈芝蔣氏也此風惟吳邦見之

温公熙寧三年辭樞密副使不拜四年自永興路安撫使遷京西路又辭不赴請西京留臺開局許之優

游多暇訪求河南境內佳山水處凡目之所覩足之所歷窮極幽勝之趣十數年間徧於登覽於是乃與楚政叔通議王安之朝議耆老六七人時相與會於城中之名園古寺命之曰眞率會文潞公時以太尉守洛求欲附名於其間温公爲其貴顯弗納也一日潞公伺其爲會戒中厨具饌直往造焉温公笑而延之戲曰俗却此會矣相與歡飲夜分而散亦一時之盛事也

君子在下位猶足以美風俗漢之清議是也小人在下位猶足以壞風俗晉之放曠是也

陳寔在鄉里平心率物有所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嘆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

王烈以義行稱善教誘鄉里諸有爭訟曲直將質於烈或至塗而反有望廬而反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有盜牛者事發曰罪責甘心乞勿使王彥方知烈聞之遺布一端以激其心後父老遺劍於路有一人守之乃前盜牛者因稱所居爲君子鄉

家聲之隤隴西以爲愧城角之缺新平以爲恥清議所以維持風俗也清議廢風俗壞則有毀宗澤而譽張邦昌者有貶張浚而褒秦檜者覩民風設教居賢德善俗可不謹哉

凡人好尚不正則邪無兩立之勢如詩禮琴書耕作樹藝勉善戒惡景慕正人喜談大道此好尚之正者博奕鬬訟遊手傳餐懷私立黨忌嫉正人迷惑異教此好尚之不正者風俗興廢實由於此

楊綰知友皆一時名士或造之者淸談終晷未嘗及

名利有欲干以世務稍言必玄遠不敢發詞內愧而
退

張鏡與顏延之隣居顏飲酒叫呼不絕而鏡靜默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取胡床坐聽辭義清玄延之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酣呼

李德林父校書亡時正嚴冬單衰徒跣自駕靈輿反葬博陵豪族崔諶者休假還鄉將赴弔德林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薫灼

爲杜審之居鄉猶效陳孟公杜季良也爲劉勝之居鄉猶效張伯松龍伯高也制行者宜知所擇

君子所貴動容貌斯遠暴慢故可則也江左張氏之脩儀範曳步仰首盡詳緩之致其與孫壽折腰妖態亦復何異褚彥回能遲行緩步便得宰相王儉以風流宰相自擬乃其解散幘斜插簪無亦梁冀折上巾之類耶荀子曰亂世之徵其容婦此江左之所謂風儀也君子恥之

靜有威躁無威對孺子宜勿失吾老成對閨閣宜勿失吾剛介

劉之道上李膺之納拜書曰古之君子一言默而禮義明一施設而風俗厚如稱之進王生之襪而漢世重名如裴度[illegible]李愬之謁而蔡人知禮

古者重長幼之序齒幼位卑而名章揚二君李翱所以亦朱載言也後生不稱前輩字劉元城所以稱馬永卿也

曲禮少儀之教廢幼不肯事長不肖不肯事賢東都之季風化何其美也魏邵請於郭泰願在左右供給灑掃荀爽謁李膺因爲其御范滂之歸鄉人殷陶黃穆侍衛於旁應對賓客閭里氣象不過是矣

每觀先輩友朋規切之益白沙先生在太學布政使周某時與同遊所藏古人墨跡愛翫拱璧先生因借閱經旬不還周數取先生笑曰得非所謂玩物喪志耶周遂有所警發章楓山最推服羅文毅嘗曰吾輩但可脩政立事耳如羿正者真能正君善俗也及文毅行鄉約過嚴貽書諍之舒梓溪在翰林嘗謝貽恩馳入吏部堂屬嘖有煩言國裳將奏其作威黃才伯

謂曰曾記定性書乎人於怒時遽忘其怒國衆謝月吾子皆過是也即焚其章王湛講學同志及陽明遺喪甘泉往弔之深諍其每事於禮不合康對山與呂涇野友也康氣豪任達聲伎自隨呂則跬步必以尺矱而兩情相得無厭每飲將進歌伎康顧呂先罷去仲木故德涵所薦士或遜謝不欲獨與德涵曰鄉邦屬目吾兩人耳吾旣脫禮法之樊矣復欽予渦其中耶然則耳目何則焉關中人士兩賢之

彭雲田嘗曰君子挺筆撰文字凡是非毀譽之關不

宜草草恐不其然終當塵牘退而思之如陶穀悔作禪詔孔仲文悔作伊川彈文朱文公悔作紫巖墓碑陸放翁悔作南園記姚雪坡悔作秋壑記李西涯悔作玄明宮記諸公當日無乃失之草草或者亦有不得已而然乎

名不可不謹也春秋或名以勸善或名以懲惡褒鉞一時薰蕕千載東漢豪傑恥不得豫黨錮募其流芳也南宋觿工之微不肯附名黨碑懼其播惡也名教立而榮辱公其轉移風俗之機乎

韓信無行不得推擇爲吏陳湯無節不爲州里所稱主父偃學縱橫諸儒排擯不容李陵降匈奴隴西士大夫以爲媿秦漢之後鄉黨淸議猶嚴也是以禮官勸學則曰崇鄉里之化

資中一王褒也資縣之士曰吾王子淵也資陽之士曰吾王諫議也兩邑皆社而稷之磐石一趙逵也內江之士曰吾趙莊叔也資縣之士曰吾趙狀元也資陽之士曰吾趙棲雲也三邑皆尸而祝之洪雅眉州之祀田表聖綿州灌川之志蘇易簡亦然不見秦檜

史彌遠乎子孫貴顯諸膝分別有問之曰子秦太師後乎子史丞相裔乎必蹴然不悅拂然怒矣嗚呼善善不止及其子孫又淑其鄉人惡惡不止其身又病其子孫名教之嚴如此可不勉於善哉

考人品要在五倫上看此處得則小過不足疵此處失則衆長不足錄

敏濟務寬容衆智謀身三者備矣義不足而卒大棄之其孔光乎胡廣乎華歆乎褚淵馮道乎噫

史墨對趙簡子曰天生季氏以貳魯侯又曰君臣無

定位自古已然簡子在晉猶季氏在魯也史墨之對
其何悖哉張雎陽責尹子奇曰未識人倫焉知天道
晏元獻論秦穆公以由余爲賢用其謀伐戎夫臣節
有死無貳𢀖使由余觀秦終竭謀慮滅其舊疆豈鍾
儀操南音樂毅不謀燕國之意哉秦穆之致由余而
闚戎土也失君君臣臣之訓矣

新史論張公謹之抵龜曰投機之會間不容穟鄭伯
克段於鄢所以犯人倫之大變也曾氏以爲投機乎
晉欒書將弑厲公召士匄韓厥二人皆辭太宗臨湖

之變問李靖李勣二人皆辭靖勣賢於公謹遠矣

人之有身必本於祖宗父母爲子孫者於祖宗則立
祠堂設神主脩墳墓祭享以時務極誠敬而不敢忘
于父母則左右奉養承顏順志不陷於不義大則致
其顯榮次則不失甘旨又次不貽羞辱孝敬既立則
百行自此而生

南齊烏程令顧昌玄坐父法秀宋泰始中戰亡遺骸
不反而昌玄宴樂如常有司請加以淸議又僕射劉
眀之坐不贍給兄子竟錮終身付之鄕論此兩人者
一以淸議黜一以鄕論罷古人重月旦乃爾

光武中興令主也而廢郭后及太子彊頗爲後世口
實方正學題嚴陵圖有云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
交可知矣羊裘老子蚤見幾故向桐江釣烟水

呂夷簡有總髻交王至淸以屢試不第隱遯山壑後
以子薦畿縣薄游京師呂折簡召之不赴會仁宗部
廢郭后呂實贊之至淸寓書夷簡曰僕初與坦夫讀
書山寺論家人一卦坦夫獨以孔子反身二字爲此
卦入證語乃今天子第有取於威如之吉使天下夫
婦之主不得終始其義坦夫獨不可以反身之說諫
之而將順至此乎安在其有證於尼父一言也僕今
知讀書與仕宦自是兩截事幸哉天以布衣終我身
也雖然坦夫自今永保祿位矣何者有所廢必有所
愛能從人主所愛處有動力焉亦必不愛爵祿以愛
其人於衆人之外也此一臏也先爲相業信後爲相
位賀惟坦夫兩受之夷簡得書太慙併其予逐焉

栁仲郢重氣義嘗感李德裕之知大中朝李氏無祿
仕者仲郢領鹽鐵時取德裕兄子從質爲推官知蘇

州院事令以祿利贍南宅令狐綯[illegible]相頗不悅仲
郢與綯書自明云任安不去常自愧於昔人吳詠自
裁亦何施於今日李太尉受責既久其家已空遂絕
蒸嘗誠增痛惻綯深感歎爭與從質正員官
白中書方居郎署未有知者唯朱崖李相國器之許
於搢紳間多所延譽然而資用不充無以祗奉僚友
一旦相國遺錢十萬俾爲酒肴之備約省閣名士數
人剋日同過其第時秋暮陰沉涉旬霖瀝賀拔惎員
外求官未遂將欲出京薄游與白公同年登第廐駒
乾門告別閽者以方俟朝客乃以他適對之賀拔惎
遂駐車留書備述羈遊之意白公覽書歎曰丈夫處
世窮達當有時命苟不才以僥倖取容求足爲發身
之道豈家蓄美饌止邀當路豪貴囊賄登第貪交今
日閉關不納縱使便無榮顯又安得不愧於懷遽令
僕者命賀拔惎迴車遂以杯盤同費俄而所約朝賢
聯騎而至閽者具陳賀拔惎從容無不惋愕而去翌
日於私第謁見相國詢朝士來者爲誰白公對以賓
客未至適有同年出京訪別憫其龍鍾委困不忍棄

之留飲數杯遂闕抵接既負吹噓之際甘從譴斥之
罪相國稱賞逾時云此事真古人之道由茲眷達所
以激勸澆薄

古人重問疾弔喪會葬之禮忠厚之風也宋南渡以
後重新婚生子壽且落成有慶賀焉其侈靡之風耶
男子之錢財不用之濟貧乏而用之奉權貴者多矣
婦女之錢財不用之結親友而用之媚鬼神者多矣
然患難困阨權貴不能扶也疾病死亡鬼神不能救
也則亦何益之有哉

往見里中士大夫有富於財者未有不結社飲酒以
一日之樂糜小民終歲之費也未有不窮奢治具集
水陸之珍强客屬厭而客謝不能不止也未有不盛
飾山池臺館魚鳥花竹聲容耳目之玩而費累千金
不惜也未有不以其鼠壤棄餘委諸無用而明以資
盜陰以損福也諸如此類費何可勝計儻稍裁百分
一以起人溝壑之中而遂能施仁義以行德化無用
爲有用亦何憚不爲此乃若褎邑居民雖稱不腆然
其間有力者不肯布縷粟積錢隨會講經爲奸人籠

取乎不肯有脩祠建塔鑄佛塑神望南海走東岱跋涉道路足重繭不惜乎不肯有齋僧飯道建醮設壇爲遊食供糗糒而自謂脩因果積福田乎夫此數者皆無益之事而奸人誑惑之輒竭歷恐後此何以說也

有一長者言曰正嘉以前南都風尚最爲醇厚薦紳以文章政事行誼氣節爲常求田問舍之事少而營聲利畜伎樂者百不一二見之逢掖以呫嗶帖括授徒下帷爲常投贄干名之事少而挾倡優耽博奕交

關士大夫陳說是非者百不一二見之軍民以營生務本畏官長守樸陋爲常后飾帝服之事少而買官鬻爵服舍亡等幾與士大夫抗衡者百不一二見之婦女以深居不露面治酒漿工織紝爲常珠翠綺羅之事少而擬飾倡伎交結姏媪出入施施無異男子者百不一二見之

經鋤堂雜志吾嘗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羲文之易夏商之書公旦之典禮仲尼之春秋夕則消揺內階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間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煥爛兮其溢目也紛紛欣欣兮吾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不知世之有人已之有軀也雖高漸離擊筑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於我未足況也且吾自束脩以來爲人臣不陷於不忠爲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驕從此而沒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赧吾嘗讀延篤傳有契於心每三復焉當是時達如陳蕃李固窮如范滂輩皆不能免獨篤優游里閈以壽終蓋知幾早退逃名隱去之故也

古者七十而致仕謝國事也七十曰老而傳傳家事也國事既謝家事既傳則無事可也唯脩身治性一事老當愈篤既無家事國事以分其心則當一意於脩身治性古之好學者死而後已未嘗以老而怠老而縱也

崔瑗座右銘無道人之短無說已之長施人愼勿念受施愼勿忘世譽不足慕唯仁爲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在涅貴不緇曖曖內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戒剛彊行行鄙夫志

悠悠[illegible]難量愼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群行之苟有恒
久久自芬芳

張德遠座右銘夫血氣不可以勝人勝人者理也剛
不可屈物屈物者柔也懷疑於人人未必疑而已先
疑矣逆詐於人人未必詐而已先詐矣揚人之善人
將揚其善揜人之惡人將揜其惡待我以不誠而我
應之以誠則彼自媿犯我以非禮而我服之以理則
彼自服我以容人則易人以容我則難望人太深則
生怨察物太明則取憎

晉江薛方伯君確講學厲行以清白稱其居鄉左戒
云毋通要路書以務養節則俯仰不愧毋預塵紛事
以務養寂則內外不擾毋殉末俗態以務養高則志
行不羞毋受非禮餽以務養廉則彼已不失毋妄結
賓從以務養交則戚黨不棄而善類集毋苟出言語
以務養德則靜躁不爽而口過息毋逐戀嗜好以務
養神則天倪不伐而和氣全毋厭薄遲鈍以務養量
則機心不熾而真性得毋譏誚世短以務養福則不
忮人以見直而寬責消毋虛邀時譽以務養誠則不
恕已以見賢而潛德進毋妒嫉儁能以務養才則不
設穽以誣善而有奬籍之功毋歆羨汰靡以務養嗇
則不競侈以蠹俗而有由禮之漸

豫章張相公云清貴容仁貴斷莫苛刻以傷厚莫磽
确以沽名毋借公道以遂私情毋私小惠以傷大體
憑怒徒足損已文過豈能欺人處忙更當以閒遇急
便宜從緩分數明可以省事忘毀譽可以清心正直
可通於神明忠信可行於蠻貊

又公恕足以孚衆志坦易足以消羣疑伸縮無減於

分中喜怒無溢於法外毋偏信爲所賣毋偏向爲所
欺毋恃健而過勞毋乘倦而遷就莫臨機而失好事
莫徇世而務多營忿饞興而停氣以思之慾初萌而
懲省以遏之

楊青石係竹泉先生子曾受學於胡廬山王南巖兩
公以講學脩行爲已務以講明忠孝興起敎化爲事
其籍有喜老歌云生不可益死不可免脩身俟之天
高地遠爲惡日憂爲善最樂釋憂取樂心平意滿行
險則危居易則安捨危就安行休路坦人不可知已

可自量反己度人務揣其當時不可違勢不能强審時揣勢務揣其方智有所知有所不知智所不知不起妄思力有所及有所不及力所不及不敢妄期妄思路必迷妄期禍相隨飛細若蚊蠓走細若蟲蟊爲害亦非大見者痛欲滅忽言與偶動小過或類此倘若貽衆惡豈不自就死臨深履薄氷高墻堅閉門不能爲人利求不爲人害外窄內常寛身小心常大試觀天所生何物不可愛事事皆知恥人人不欲害名有所得必有所失我無所得更何所失利有所益必

有所損我無外益內不受損力有時强亦有時弱我既不强更有何弱遇若有榮亦必有辱我不見榮安見其辱靜者不勞動者不逸不逸付之不管不勞任我一懶我恐天下智我否天下賢昧者不敢親近者不忍遠量窄性煩急拂意一咆哮豈敢加僮僕徒爲自焦燥妻老不厭兒子愚不厭教日日不皺眉處處開口笑酒若或至醉醒必有所悔飲亦不至醉醒亦無所悔醯鷄不出甕壺公别有天一生不離家目底遍天涯死雖不可知生順則死安虛空好光景打破

是一拳覵海空上人偶莫愛貧富只明生死爾不要負人任從人負爾勿求人知只求天知不求合人只求合理來的即是緣去的緣即止說明譬若燈明共光難炤一里行明譬若日月浮雲遮得幾許千言便惹千般一默更無一起莫與衆生見過不必辯明人已無言無思無爲有禪有佛有理肯依吾言用功接引佛來度爾有格言云勿以敬慎爲懦勿以小小爲屈勿以懲忿爲辱勿以窒慾爲拘凡讀書作文須以人情世故體貼之則入理方深凡處身涉世須以聖

賢義理抽繹之則行事方妥梨園不肯去飾倫人家意若褻侮其家正爲是家惜福所謂無羶不招蠅也便辟不屑就清脩之士心在鄙慢其人反令是人無損所謂去穢不生臭也一家之中惟僮僕最不可離亦惟僮僕最不易御大約有道焉責玩不責畏責疎不責密責詐不責愚責惰不責拙至僮僕逃亡最爲惱人亦最爲勞懷大約有道焉解籠之雀任其南北解網之魚任其上下又有家訓云吾輩與其大而僞無寧小而眞士君子不輕聽則聞根重不輕視則瞻

賜重不輕動則身範重不輕行則拂厭重不輕爲刑
事業重不輕謀則經畫重天下之物重者貴輕者賤
蒼蠅不過無腥之門諂佞不投忠信之耳盜賊不入
無財之家淫泆不交清苦之士
張洪陽學士曰家衆拂意莫生煩惱障否安食身健
莫生淫慾障否丘園清淡莫生營殖念否道侶離索
莫生昏惰念否懷居意重莫生田舍念否炎涼相迫
莫生冰火念否朝市事閑莫生光榮念否聲力加遺
莫生携德念否促矜財見莫生遮蓋念否有一於此

皆足以損性靈而壞堅貞不可不察也
申閑老百字銘慾寡精神爽思多血氣衰少杯不亂
性息氣免傷財貴是勤中得富從儉裏來溫柔終益
己强暴必招災善處眞君子刁唆是禍胎暗中休使
箭乖裡放些呆養性須修善欺心莫喫齋衙門休出
入鄉黨要和諧安分身無辱閑非口莫開世人依此
語災退福重來
玄帝垂訓凡人在艱沛患難之中善用一言而解釋
上資祖考下蔭子孫推本與扶人都是一般手陷人

與讚人都是一般口寧使扶人手莫開陷人口若能
依此言前程永固久
骨肉貧賤雖有過而不疎他人富顯縱無嫌而莫厚
婚喪凍餒量力陰周病老艱危推誠急助埋枯骨祭
孤魂憐饑寒乞子恤殘廢蒼生或禽獸罹檻穽繫足
倒懸或魚鳥掛網羅穿腮反翼彼顧盼而哀鳴求救
我施財而贖命放生既隨物而廣施利益更逢人而
晋勸淨因
孫若英方便說尊方便尊方便人生刻刻當爲善爲

善無如利濟人仁心一片先須辨若言條件百千般
畧說端倪君自辨尊方便無遲慢彼在昏衢我指迷
彼落深坑我引岸彼着驚惶我鎮安彼遇寃讐我解
散彼處危途我急扶彼爲美事我相贊彼既來求我
敢推彼事雖難我莫憚富貴當施力與財貧人亦各
留心願十二時中好事多出言動步皆思算佛氏慈
悲急度人神仙不作自了漢仁者常存立達心三教
從來同一貫尊方便隨方事務圓成幾得濟若留
缺陷未爲良如有意急須尊當前錯過空生悔善巧

無窮出自心尋方便尋方便休言佬佬時有語重相勸天公報應甚分明畢竟便人還自便

陶楠林云取人時饒得一分神明自憐說人時留得一句夢寐自安

唐相國孫公偓寬裕通簡不事矯異常語於親友曰凡人許己務在得中但士行無虧不必太苦以我之長彰彼之短以我之清彰彼之濁幸勿爲之後謫居衡山情抱坦然不以放逐而懷戚戚每對客座而厮僕輩紛訴毆撻仆於面前相國凝然似無所覩謂客

曰若以怒心達彼即方寸自撓矣唐末朝達罹穀水白馬驛之禍唯相國獲免焉

古之人恥獨爲君子夫舉世濁而已獨清君子有中立不倚而寧違衆者故曰獨復以從道也安能不爲君子以阿世乎所謂獨爲君子者臨深以爲高巧爲長而形人短是以恥之也斯人也難以免安可爲君子君子與人爲善善誘而不念其舊使不仁者格此之謂不獨爲君子

聖賢學問雖立言多端只一恕字終身受享不盡假如己在患難時常望人賑救有排擠者恨之必深則當其事時可爲人盡力視人患難却不救或爲下石之語此豈是恕己當憂病人來憐惜存問必感之有禮數疏濶者必不悦若人有憂病己却懶慢不知炤管此豈是恕己常卑位去見尊官貴人使勢輕忽久候不出心上必然忿恨若居尊貴不肯體卹人依前慢他此豈是恕己有纖過東掩西藏惟恐人知他人有過却對衆公言此豈是恕人規正己失中心不能堪或面發赤强顏勉受若直攻人過不知避忌此豈

是恕緩急人所時有己或遭値不如意就是公法有礙常一心望人屈法伸情縱然法難輕屈如當事的有和美之言心便感激欲爲之死可見人當有急難然法上雖假借也不可無美善的言語溫藉他此方是恕凡百事體皆以此意推而行之大率己所願欲者即當體人欲如其願欲己所憎惡者即當體人毋犯其憎惡故曰有一言而可終身行者其恕乎至於己所守廉潔却不責人以刻甚己所行忠厚却不望人以過恭此又是盛德事加於恕一等矣

靜觀己之情理有順有不順而欲人之情理皆順者非也又觀人之體候有和有不和而欲己之體候常和者亦非也反照對治是方便法

夏閑老謹言行語人生宜守口話言當自考多知多是非少管少煩惱布德反為讐施恩成不好相逢但寒温萬事皆默了不必揚人惡切莫誇己善行人口似碑好歹悉皆見祿厚恐禍生言深慮交淺何如藏舌鋒彼此無忻慼

不妄語不多語不道人隱事不摘人微過不言己無

干涉事不言人有關係事論人無拾短而棄長論己無登枝而忘本交淺者無與深言調別者無與强言陰刻者無與言衷情輕疎者無與言密事語財不及非分語色不及邪緣彈射官箴月旦人品不及愛憎不及風聞譚經濟外寧談藝術可以給用譚日用外寧談山水可以息機譚心性外寧談因果可以作善

徐幹中論曰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然後可與言道之致有爭氣者勿與辨也

身常靜退緣知止心不傾邪畏好還葛文康詩也人有能味其言以養其志必無意外之慮矣

與其有求於人毋若無欲於己與其使人可賤不若以賤自安

范忠宣公常曰唯儉可以助廉旨哉言乎凡士大夫居官居鄉一味貪求聚財殖貨者只緣不儉故爾如宮室之美也妻妾之奉也僕隸之多也飲食衣服賓客交游之費也雖欲不貪何從給之噫與其寡廉孰若寡欲數椽以蔽風雨五尺以應門戶一裘一葛以

禦寒暑蔬食菜羹以供親朋蓬頭垢面以操井臼俾天下稱爲廉白士不亦可乎

見人不是諸惡之根見己不是萬善之門剗若根關若門心和氣平解脫寃憎可以存身可以睦親可以庇子孫

不與人爭者常得利多退一步者常進百步取之廉者得之常過其初約於今者必有垂報於後不可不思也惟不能少自忍者必敗

邵康節遺訓曰汝固當爲善亦須量力以爲之若不

量[illegible]事不當爲也有詩門埜力動時無悔吝隨宜樂處皆當爲若求駃騠方乘馬只恐終身無馬騎又嘗聞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固可疎未能遠不可急去必招悔吝也

文中子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疎近而不狎夫不善接君子止有過不善接小人必有禍

無戀亦無厭始是逍遥人行之稍易無態亦無親始是平等法行之甚難

夫用人者主人之才爲人用者必非主人也長者常

能誘人誘於人者必少年兒也難動者精奇易動者蚩蚩之民也目中誰當語此

天地有春必有秋潮水有來必有去大英雄作事有放必有收此還是受造化鑪鑄處秦皇大索博浪客十日後須有住時漢武求神仙伐匈奴亦每自悔改伍子胥覆楚鞭屍而仍聽申包胥復楚若一味放而不收便是世間癡漢後來作何結局

世間不如意者動輒煩惱而煩惱徒增其病於事了無所益達者看破但有料理更不添此一重纏縛

黄山谷云人生歲衣十疋日飯兩杯而終歲薾然疲役此何理耶男女婚嫁緣渠儂墮地自有衣食分齊所謂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不應凍餒溝壑者天不能殺也今蹙眉終日者正爲百草憂春雨耳青山白雲江河之水湛然可復有不足之歎耶

忘自身之至親營他事之至重狥不急之多欲賤不測之長途非智眼孰爲能洞見

伐天和以成就世事譬猶割肉飾俎刺血染裳然究竟成就亦歸虛幻徒自伐其天和而已詎有之寧可

疎情弃物護真精性命當人情腐中只擺脫一戀字便十分爽淨十分自在人生最苦處只是此心沾泥帶水明是知得不能割斷耳

斷緣者斷塵俗事也棄事則形不勞無爲則心自安恬淡自安塵累日遠經云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或顯德露能或求人援已或遺問慶弔以事往還或假脩隱逸以希聲望或酒食結朋以圖後報此皆巧蓋心機以干時利既非順道更妨養壽屏此之類悉令屏去

莊子內篇齊物論注云夫是非者生於好辯而休乎天均今詳大意人好横議分別道家所忌當息其言奈何所見各異稟於自然固難一揆責之也因思辯是與非唯有莅官爲政分曲直之訟事國治家成規諭之道如此則明是非可矣若或眞學之流閑談之際未能頓絕商確評品斯亦有妨道行者也自今力戒此事爲日省之一

張文饒曰處心不可著著則偏作事不可盡盡則窮先天之學止是此二語天之道也邵子詩夏去休言暑冬來始講寒用心不著矣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則事不盡矣

虎頭三絕癡居一焉得斯趣者人天大受用處也破大一片赤縣神州縱生塞滿原屬假合若復件件認眞爭競何已故直須以癡趣破之過則驕不及則愚是各有不受用處若夫妬愛貪嗔還以認眞受諸苦惱毋爲鵝嚇毋爲螳怒不望癡福且遠癡禍

倚廊然能詩愛其兩句云百年休問幾時好萬事不勞明日看取其學道休欲擺落自在如此

但當以孤寒爲安身讀書以饑餓爲進道居家以[illegible]事爲平安朋友以相見疎爲久要理到之言也

乘車嘗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宦常以不遇處之無事矣

人能居室如寄使僕如假起處如在塗飲食如受乞即無病矣

達生勝於尊生逃世淺於涉世

子瞻云子美詩王侯與螻蟻同盡歸丘墟願聞第一義迴向心地初知其文字外別有事在然子美亦偶及此耳要非本色必也其摩詰乎觀魏居士書胡居士三詩可謂妙絕如即病即實相趨空定狂走無有一法眞無有一法垢又因愛果生病從貪始覺貧又何津不鼓棹何路不摧輈非其見地超然安能鑿空道此

焦弱侯筆乘文子有言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余立朝幾十年會時事棼棼日懷憂慮相知者謂余無職守何必乃爾然余方竊祿於朝萬分不能解歸來巖棲採蕨興味蕭然乃若弛於負

擔者但謂樂其身治則深有媿焉宋人楊肩吾曰天下雖不治而吾國未嘗不治且平者岐周是也一國雖不治平而吾家未嘗不治且平者曾閔是也一家雖不治平而吾身吾心未嘗不治且平者舜與周公是也當以其言自警

范忠文公既退居有園第在京師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不復報謝嘗乘籃輿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周覽南山窮極勝賞期年然後返年益老而視聽聰明支體尤堅彊論者曰

歸使景仁在道希世以得富貴蒙屈辱任憂患豈有今日之樂耶則景仁所失甚少所得甚多矣章蔡用事追貶元祐諸君子殆盡而獨不及公益徵明哲云

歐陽氏曰予且老矣方買田淮潁之間若夫涼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仕宦出處及親友職官名氏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為虛名而資談笑之一噱也亦因以誇於田夫野老而已

天順初王文端公致政家居年踰八十子孫賢孝田園繞郭春夏間諸子集諸伶僕數百人揷秧擊鼓唱歌公與陳夫人各乘肩輿循觀於阡陌午憩庄所諸子孫更迭稱觴上壽宴樂終日形諸賦詠鄉邑以為美談一日登江洪張公蹟門坐觀徐論諸子孫曰初來里先生不欲吾同事於內閣調出理部事我時不能無憾然使我在內則天順初元當坐首禍必有遼陽之行今日安得與汝曹觀水為樂耶

劉野亭自製墓誌其畧曰歸之日有先公敝屋數楹城之南有別墅一區田伯畝桑棗榆柳百餘株纔又

於居舍後鑿小池放一舟其中每當春暖秋晴病起意適之時或駕輿登墅或張席命舟徜徉自放於水雲林月之際其所獲賜餘則歲分十之三四以贍諸流離貧餓者間嘗進元嗣諭之曰吾老且病沒之日勿請葬祭謚贈勿干名筆為誄文詩輓有一於是吾不汝子矣蓋無實德而尚虛名此予平日所深恥者

野亭歸鄉不見客或勸之答曰謏詞巧說不會賈學卑禮諂態不會操演東郭云郎公就辦於山林與能閒華於朝者耶

嶺東江居家時不甚與士大夫來往雖同年如宋大參偕張掌科宏至亦不數相見獨喜與頤味苓蠘戚龍淵部張一桂晁諸布衣游處而與頤尤厚頤一老儒善詩東江於士夫中獨重周北野佩其所常會飲者有張鴻臚東園乃莊簡任子劉南村先世以琴供奉人呼爲劉彈琴者陳約菴以舉人家至州守居常苦節諸人皆薄宦淸貧無位勢或者東江之所重又在此而不在彼也築一傍秋亭中多隙地可以蒔蔬東江日處其中課僮僕鋤灌嘗見其農桑輯要六書

塗抹删改細書於行間及額上皆滿其書房中以藥甌貯各色菜子懸之棵棟間無下數十種夫以侍郎家居絕足不與外事閉門閑適學爲老圃若將終身焉東江之風流大節亦過於尋常萬萬矣

濠上父老嘗言里有汪姓家固貧落而邑奸胥賦以大繇張謝兩尚書憫焉曰無令吾里中有貧而繇者官鬭而罷之汪感兩尚書德甚厚操豚蹄菓酒爲謝私謁於家人曰吾豚蹄菓酒耳而謝兩尚書今先一受者則以難更辦矣南張尚書以介絕交際盍先以往遂往莊簡公公辭焉曰吾第謂吾里不當有貧而繇者奈何言報也色甚峻已往謝莊懿公鑾公曰爲邑賦繇不平公言之耳不宜當爾謝然而餽我旣辦矣夫田家豈堪虛此供具哉吾當受出金一兩酬之至今里中謂兩尚書一潔而有守一和而善鄉人也

楊誠齋司漕江東有俸給萬緡留庫中棄之而歸子東山帥五羊以俸錢七千緡代下戶輸租其家短椽土堦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史艮叔守廬陵官滿來訪入門升堂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仰可師法者因

命畫工圖之而去

兩尚書莊簡公悅莊懿公鑾宅在東門外龜蛇廟左孫文簡公承恩宅在東門外大淸菴右顧文僖公淸宅在西門外超果寺前當時與四公同榜同朝者其居在城市中皆以轉售他姓矣惟四公久存至此昔東海張公世居草蕩旣任官其家買宅於陶行橋公聞而甚悔之曰子孫必敗於此公六子五廢產獨一子三世傳而賢書不絕雖不盡如公料要知城市不如郊郭郊郭不如鄉村先輩之先見眞不可及也

趙清獻公家三衢所居甚隘子姪欲悅公意厚以貲易隣翁居廣其第公不樂曰此翁三世爲隣忍棄之乎命亟還其居而不取直成化間三原王公恕去官抵家見子姪易左右隣居爲業公呼而讓之曰某某皆我故舊朋友豈宜奪其居俾之遠去乎乃召之各還居焉給以原券不問價二公之賢此其所輕爲然今世之怙勢侵奪閭里者聞之當愧死矣

世廟時括天下廢寺田盡鬻民間士大夫往往藉是占業葉南巖家居官棄蕭然直指按江右與葉有舊

欲以佰畝餉葉葉曰吾平生不妄取一錢乃因里僧破戒耶因詔子曰使我居官多積兒輩幾爲安逸計矣寧肯勤苦自立正以無可憑藉不得不加勉耳寺田何爲又曰吾老不及見汝第觀之異日有以此獲累者不數年果下令清查增價復業紛紛百出葉之子孫獨免

縉紳喜治第宅亦是一蔽當其壯年歷仕或執掌王事或家計未立行樂之光景皆已蹉跎過盡及其官罷年衰橐囊滿盈然後窮極土木廣侈華麗以明得志曾幾何時而溘先朝露矣毋論及此可爲永鑒

縉紳之家婢妾多足以漁色而不足以養壽命之源僕隸多足以張威而不足以貽安靜之福田宅多足以示侈而不足以杜勢家侵奪子孫傾覆之禍是故武侯之飄婦荆公之蹇驢蕭相國之不治垣屋實諸前哲無非軌儀百爾君子何莫由斯

李文節燕居錄云每見士大夫一捐館舍其子弟往往向人稱外侮人亦爲之傷世態之炎涼嘆人情之薄惡竊以爲不然君子生則人敬歿則人思彼寂寞

於生前而榮華於身後爲人尸祝俎豆者何人哉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向時恃位挾勢欺凌侵奪人無奈何直待其子孫方與覆算此所謂悖出悖入出爾反爾而稱外侮非矣

文章功業之士於世願已足則往往求服餌以希慕長生然於世法中取數已多恐造化者所靳惟以齋處泰廉取而薄享以延續其餘可也昔白香山忠州別駕命下明日而丹竈敗益世間法與出世間法不兩立若此

昔人有言生而富貴窮奢極欲無功無德而享官爵又求長壽當如貧賤若何若又使之永年造物亦太不均矣許公言謂王子濤上帝所甚惡者貪所甚靳者壽人能不犯其所甚惡未有不得其所靳者故人之享福不可太過貪得不可太甚也

文潞公富貴福壽古今無比致仕歸洛時年已八十神宗見其康彊問卿攝生亦有道乎潞公對無他臣但能任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酌中恰好即止神宗以為名言

白樂天詩多紀歲時每歲必紀其氣血之如何與夫一時之事後人能以其詩次第而考之則樂天平生大畧可觀亦可謂詩史者焉觀白公年十八時謂少年已多病此身豈堪老然安彊壽考至年七十有五而後不衰既有姬侍不能無耗蝕氣血故壽夭雖係所稟然方寸泰然不汲汲於榮利是亦養壽一端今士大夫精耗於內而神騖於外所以罕終天年觀白公之詩率多寬適有以驗其壽云

林英年七十致仕氣貌不衰或問何術致此英曰但平生不會煩惱明日無飲喫亦不憂事至則遣之釋然不留胸中

張全山官學獻年八十有六有少容陳泰巖該其為人甚可法官雖小若以為貴家雖貧若以為富年老生一子且幼若以為衆且壯也欣然無憂戚之色且不形之議論真實做自家事宜其壽也

老年經歷浸多洞見時情物態求與己意合者欲密交談不可得也不平之事不願聞知而不可避忽爾自悟而開懷焉譬如行多露之徑者孰不霑衣入鮑

魚之肆者豈免聞臭事之常者復何怪哉

世人有二顛倒一少而當勤以圖身計而反放逸老而無成古詩云少年輕歲月不解早謀身晚歲而無益低首向世人一老而當逸以就便安而反自勞役老而彌若古詩云可憐八九十齒落雙眸昏朝露貪名利夕陽憂子孫此二事知之不難而知者尚少何況深妙之事

朱新仲舍人常云人生天地間壽夭不齊姑以七十為率十歲為兒童父母膝下視寒煖饑飽之節調護

哺衣食之宜以須成立其名曰生計二十爲丈夫骨
强志健閑津名利之羈絆馬厲兵以取戰勝如驥子
伏櫪意在千里其名曰身計三十至四十日夜注思
擇利而行位欲高財欲厚門欲大子息欲盛其名曰
家計五十之年心怠力疲俯仰世間智術用盡西山
之日漸過過隙之駒不留當隨緣任運息念休心善
刀而藏冲營作繭其名曰老計六十以往甲子一周
夕陽銜山倏爾就木內觀一心要使絲毫無慊其名
曰死計朱公每語人以身計則喜以家計則大喜以

老計則不荅以死計則不勝大笑且曰子之計拙也
朱計不勝笑者之衆則亦自疑其拙曰豈皆惡老而
諱死耶因爲南華長老作大死庵記遂識其語
時可以寡老而猶苦筋骨以周旋勢可以就閒而喜
混風塵以出沒此古今人之大惑
士大夫晚年不問家事自適其適非其胸中能擺脫
世界未易及此嘗讀陸賈李遷哲二傳深喜其得機
老之趣陸賈爲太中大夫而歸家好時出槖中裝分
與五子令各生產賈常帶百金寶劍乘安車駟馬從

歌鼓瑟侍者十人與諸子約過汝汝給人馬酒食之
費極則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
中以往來過它客率不過再過數擊鮮毋久溷汝爲
也李遷哲爲刺史歸妾媵至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
緣漢十里間第宅相次姬媵有子者分處其中各有
童僕侍婢閽人守護遷哲每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
酒懽讌盡平生之樂子孫參見或忘其名披籍以審
之二公臨老能自享如此是非高見耶其有斯斯焉
計較口腹疲精竭力爲子孫作活至老死而不知休

者人之賢愚相去幾何哉
語有之六十不造屋七十不製衣居與衣身所切也
古之人猶量時計享不肯役心於無用況非所常用
而肯役役於美觀眩聽已乎故君子汰浮華簡樸實
稽其所享而後致力焉若冗功剩物點不加念豈爲
物役哉
眉壽之人形氣雖衰心亦自壯等閑喜怒性氣不定
若中氣不順因而飲食便成疾患緣老人衰倦無所
用心只令兀坐無伴自成滯悶但以其平生偏嗜之

鈔時爲等求自然用心於物上日自看承耽玩自以
爲樂雖有勞倦咨煎性氣自然滅可
長日偶有寄情此心便不放閒至於士大夫罷官歸
來已自忙憒尤閒不過必須以文史爲活計不爾情
欲百出矣故高者放浪山水次者沉酣聲伎最下則
馳騁營建汩沒貨殖究竟爲紈袴爲市井而已矣
世間極閒適事如臨池游覽飲酒奕棋皆須覓伴尋
對惟讀書一事止須一人可以竟日可以窮年環堵
之中而覽觀四海千載之下而覿面古人其精微者

可以斧藻性靈其宏肆者可以開拓見聞天下之樂
無過於此
閒居事業與達官無異觀聖賢書如對君父觀史如
親公案觀小說如觀優伶觀詩如聽歌曲其樂與達
者無異
避暑錄余家舊藏書三萬餘卷喪亂以來所亡幾半
山居狹隘餘地置書囊無幾雨漏鼠齧日復蠹敗今
歲出曬之閱兩旬纔畢其間往往多余手自抄覽之
如隔世事因日取所喜觀者數十卷命門生等從旁

讀之不覺至日昃偶得釀法極簡易盛夏三日輒成
色如湩醴不減玉友儀夫爲作之每曉涼即相與飲
三杯而散亦復盎然讀書避暑固是一佳事況有此
釀忽看歐文忠詩有一生勤苦詩千卷萬事消磨酒
十分之句慨然有當其心公名德著天下何感於此
乎鄭湛有言如湛輩乃當如公言耳此公始退休之
時寄北門韓魏公詩也
韻書字學嘯育山居清暇不可不習
朱晦庵示同志云中年以後氣血精神能有幾何不

是記故事時節讀書之暇閒中靜坐收斂身心頗覺
得力間起觀書遇有會心處時有喟然耳
楊升庵云年來萬慮灰冷惟文字結習未忘頗以此
自累而招罪用是勇念書壁云老境病魔難親筆硯
神前發願不作詩文自今以始朝朔一疏夕燈一盞
作在家僧行逕惟持龐公空諸所有四字庶餘年耋
簡得活一日是吾一日不然擾擾應酬何異於塵勞
仕路縱使藝文志書家傳人誦盡爲我製何補於冥
我何益於靈臺哉

蘇東坡與兄子明書曰吾兄弟俱老矣當以時自娛世事萬端皆不足介意所謂自娛者亦非世俗之樂但胸中廓然無一物卽天壤之內山川草木蟲魚之類皆足供吾家樂事也

古者士大夫閒居必有高人韻士與之杖屨徜徉於水聲林影之中尋幽弔古以暢冲襟如杜少陵之於錦里先生青蓮居士之於范野人是也或有禪客與之爐薰隱几散慮忘情如坡仙之於佛印涪翁之於黃龍參寥是也幸而生於多賢之邦又有天壽平格

之老爲衣冠真率之會如睢陽香山洛社耆英諸會是也

謝康樂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天下詠之以爲口實韓魏公在北門作四并堂公功名富貴無一不滿所欲故無時不可樂亦以是爲貴乎故老言韓持國爲守每入春常日設十客之具於西湖旦以郡事委僚吏卽造湖上使吏之湖門有士大夫過卽邀之入滿九客而止輒與樂飲終日不問其何人也曾存之常以問公曰無乃有不得已者乎公曰汝少年安知此吾老矣未知後有幾春若待可與飲者而後從吾之爲樂無幾而春亦不吾待也

楊鐵崖云吾未七十休官在九峯三泖間殆且二十年優游光景過於樂天有李五峯張句曲周易癡錢思復爲倡和友桃葉柳枝瓊花翠羽爲歌歈伎弟池臺花月主者之晉公耳然東諸侯如李越州張吳興韓松江鍾海鹽聲伎高讌余未嘗不居其右席則池臺主者未嘗乏也風日好時駕春水宅赴吳越間好事招致效昔人水仙舫故事蕩漾湖光鳥翠望之呼鐵龍仙伯顧未知香山老人有此無也客有小海生賀公爲江山風月福人且貌公老像以八字字之又賦詩其上曰二十四考中書令二百六字太師銜不如八字神仙福風月湖山一担擔

朱白民有言省事自便以安晚節春花秋月但宜自在賞心不須共少年生活

陸文裕徜徉自肆時命小車御野服執麈尾挾書冊從一二蒼頭出遊遇山水佳處則盤礴箕踞劃然長嘯入佛巷精舍徘徊忘返對山翁野老談流輩伯埒

荊偶坐談塵外事性嗜茶所至携茶灶拾墮薪汲水
烹茗與劇則浩歌倦則偃息其放懷自適如此
唐書載陸餘慶與趙正固盧藏用陳子昂杜審言宋
之問畢御名郭襲徵司馬子微釋懷一爲方外十友
正固裴徵名迹不甚顯審言之問輩皆一時文士傑
出子微超然物外懷一又佛氏人固患交游多則多
事然亦何可盡絶誠使有審言之問之徒賦詩論文
子微談方外之事懷一論釋氏之說朝夕相與從容
於無事之境其樂豈可旣乎史言方武后中宗時士
多暴貴驟顯其禍敗誅死亦不旋踵獨餘慶官太子
詹事雖不甚顯訖無咎悔觀其所處若此世間憂患
其孰能累之餘慶有子璪爲中書令蕭嵩所知嵩罷
宰相後來者使陰求其短璪乃曰與人交過且不可
言而况無有乎蓋璪猶有餘慶風烈
捫虱新話僧慧洪覺範嘗言東坡言語文字理作通
曉蓋從般若中來然嘗恨窺幻夢如隔霧見月雖老
而死者聖達所不免譬之晝則有夜而東坡欲白日
仙去竟以病殁蓋徐師川亦云予以爲不然坡公

胸次韜藏萬象洞視八表視天下萬物無足以易其
樂者顧常好寫字書竹談笑之餘猶復留意養生蓋
游戲爲之與道不妨也公詩云平生萬事足所欠惟
一死此豈死生夢幻所能障蔽乎覺範之言艮亦未
是然予笑覺範亦自是有癖常好作詩陳瑩中以書
痛戒之曰比丘以寂滅爲事五十三善知識中惟法
雲等五人可名比丘彼於行住坐臥所爲所念永與
世隔公旣不忘僧事直欲追佀先覺則於世間文字
不宜貪著太深書數千言然覺範爲之不衰惟古之
達者無物非真無不可以寓其意者養生作詩比之
古人結習纏縛當一戲亦復何害哉
僕素于字文六一居士跋語所謂後人棄百事而以
學書爲事業至終老窮年疲敝精神不以爲苦者是
真可笑也意大是不滿素師蓋公方在兩府刺促西
謳掌故故無暇究八法也它日出續潁詩間有詩云
晚知書畫真有益却悔歲月來無多更敢作此賤語
否邪蕭今素師不辦此行遲茶毗充願後草木腐矣
六一何自知之

黃魯直書幼安作草後幼安弟喜作草携筆東西家
動輒龍蛇滿壁草聖之聲欲滿江西來求法於老夫
老夫之書本無法也但觀世間萬緣如蚊蚋聚散未
嘗一事横於胸中故不擇筆墨遇紙則書紙盡則已
亦不計較工拙與人之品藻譏彈譬如木人舞中節
拍人歎其工舞罷則又蕭然矣

郝臨川經論書法鍾王變篆隸也顔變鍾王用篆也
蘇變顔柳用隸也故古文則學先秦篆則學李斯隸
則學鍾繇楷則學鍾王顔蘇行與草則學張芝索靖

二王張旭懷素讀書多造道深老練世故遺落塵累絕
去凡俗翛然物外下筆自邁高人一等矣此又以道
進技書法之原也

張彥遠論夫識書人多識畫自古蓄聚寶玩之家固
亦多矣則有收藏而未能鑒識鑒識而不善閱玩者
閱玩而不能裝褫裝褫而殊亡銓次者此皆好事者
之病也余自弱年鳩集遺失鑒玩裝理晝夜精勤每
獲一卷遇一幅必孜孜葺綴竟日寶玩可致者必貨
敝衣減糲食妻子僮僕切切嗤笑或曰終日為無益
之事竟何補哉既而嘆曰若復不為無益之事則安
能悅有涯之生每清晨閑景竹窗松軒身外之累且
無長物唯書與畫猶未忘情與夫熱熱汲汲名利交
戰於胸中不亦猶賢乎人生數紀之內識解不能周
流天壤區區惟恣五欲實可愧恥每以得作才鬼猶
勝頑仙此陶隱居之志也

李易安序金石錄謂王播元載之禍書畫與胡椒無
異長與元凱之病錢癖與傳癖何殊名雖不同其惑
一也又謂蕭繹江陵陷沒不惜國亡而毀裂書畫楊

廣江都傾滅不悲身死而復取圖書豈人性之所嗜
生死不能忘之歟又謂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理
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女子有識如此

錦孟鼎云至正兵燹後吾家圖籍一空從祖兄炳文
家遺書尚有存者其官板荀子七帙累欲惠予以其
口許而非手授終不忍取後為他人所匿及觀張賓
護却盧家卽稱賣其家藏王內史借船帖責太史不
受宋元壽之予吉長所惠閩布相校書圖仁者處心
古今一律

范陽張子偉少不婚宦居京口得故刁景純之廢圃結茅齋居焉啜菽飲水嘯傲長松脩竹之下十有餘年一日聞江東湖湘山水之勝杖策獨行登廬阜泛彭蠡絕洞庭南至衡山幾年而後返所過雖兎穴鳥道人迹所不及必皆窮搜極覽以盡其意隨輙疏錄名曰山水漫遊記

謝太傅雅意江海王右軍願遊蜀都登汶嶺峩眉皆以不遂其志爲恨夫山川名勝處無窮之地造物者何嘗限人然猶難果若此故老云乃知山水遊放之

樂自是人生難必之事

文潞公出鎮長安日買文元知許昌游公曲水園留詩云天棣穠李艷芳辰丞相園林淇水濱虎節麟符拋不得却將佳景付游人公得詩甚喜乃作書并封園券與文元曰可便作園中主人也

避暑錄吾居雖略備然材植不甚堅壯度不過可支三十年即一易人生不能無役閒中種木亦是一適三十年後使居者視吾室敝則伐而新之可不外求而足冬春之間當與汝曹日策杖山行自課擇僕之健而愿者兩人供役吾不爲無事矣然此居竟何有吾年六十猶以植良材爲後計柳子厚詩云晚學壽張樊敬侯種漆南園待成器使子厚在寧免一笑耶

有野趣而不知樂者樵牧是也有果窳而不及嘗者菜傭牙販是也有花木而不能享者達人貴人是也古之名賢獨淵明寄興往往在桑麻松菊田園籬落之間東坡好種植能手接花果此得之性生不可得而強也強之雖授以花史將艴然擲而去之若果性近而復好焉請相與偃臥林間諦看花開花落便與千萬年興亡盛衰之轍何異

人生看花情景和暢窮極耳目百年之中能有幾時得勝花者未必有勝地得勝地者未必有勝時得勝時者未必有勝情得勝情者未必有勝友雕欄畫棟委巷村壓非地也淒風苦雨炎晝晦夜非時也宦情生計愁懷病體非情也高官富室村伎俗人非友也具花情然後擇花友偕花友然後謀花地定花地然後候花時庶幾歲一遇之矣然而不可必得也淳熙

東皐志所謂李嵩者自八十看花至一百九歲而終無一歲不預焉可謂厚幸矣然猶竊有恨也彼蹉跎於壯年而徒開闔於末景也

文潞公洛陽居第袤象先舊基屋雖不甚宏大晩得其旁羨地數畝爲園月共家童數輩肩輿與賓客姻親共遊無虛時既罷遣聲伎取營籍十餘人月賦以金每行必命之執事人以爲適然時公年已高捨家居而適別館且未免平日之好則猶若有少勞者杜祁公謝政不造宅假官舍廻車院居之積十年薨於其中耆老有指廢屋三間爲公之書室公未嘗出亦不甚飲酒客至粟飰一盂雜以餅餌他品不過兩種無客即靜坐不問人聲或賦詩作草書未嘗不滿志也一等貴人奢儉所享雖各適其性然亦必自有賦之者如潞公出入將相窮極奉養而能安於約如此固自不可及若祁公則尤人之所難然此但以俗人論耳務知道者則何有於是潞公必不以其約自矜祁公必不以其廉自異晉人記有比王逸少蘭亭於金谷而逸少喜者彼自道其所知恐未嘗夢見逸少也

唐裴晉公湖園宏邃勝槩[illegible]於天下司馬溫公獨樂園甲小不過十數椽然當[illegible][illegible]成名遂快然自適則晉公未始有餘而溫公未始不足也况以晉公之勳業當時文人已有破盡千家作一池之誚而溫公之園亦儼然與洛中諸名園並列而無慙色乃知傳世之具在彼不在此苟可以自適而止矣不必更求贏餘也

陸文定公曰余自謝病歸閒結廬城外闢斗室於艮隅廣不踰尋中設坐具名木上座者至則跏趺燕息其上偕一二禪客談空宗之旨坐久忘勞寘心數息得靜中三昧爲小休歇嘗至本一禪院法堂與隱南禪師云每常靜坐中覺胸中自有一種快活對人道不得今士大夫以紛華盛麗爲樂吾看來樂得不甚爽利

王辰玉上父書竊觀古今以來未有人而無所寄其情者惟太上忘情爲能泯絕無寄然無寄之寄亦寄也惟父親自歸田以來毫無所寄竊謂今日非另換

一副肺腸另開一篇局面易憂以樂不可而樂又非人之所能進也迎以樂而不能受則愈悲悲則不可復進矣其道非自尋樂不可自尋樂者於無味中求味於無情中求情而已古人之樂多端有好靜坐者有好園林者有好聲伎者有好讀書著述者裁以老人之所宜靜坐宜鍊心不宜鍊氣宜偶行不宜竟日蓋鍊心則穩而有益偶行則逸而不勞如晁文元之晏坐有時自謂真樂者可法也園林則宜專不宜雜宜任人不宜自任蓋專則精神聚任人則功莽男如

張功甫之分地藝植無日不賞花者可法也聲伎則宜密坐不宜開筵宜短奏不宜竟日如韓持國之手親紅牙臥而節曲自謂忘暑者可法也至於讀書則宜從容不宜疾讀宜節次不宜斷章蓋從容則緩而有味節次則引而愈長著述宜筆記不宜抽思宜警世不宜應世蓋筆記則近約而不繁警世則實而有用此則朱元歸田諸老無人無之風流議論拚軼來模絕非如今人五車四部六字不堪存者也此數者皆情之所甚便勢之所宜辨或擇其性之所近則有

順治之方或矯其性之所偏則有克己之法惟加之意而已蓋老人自治之法與少年不同大抵熟處要生生處要熟真處要認假假處要認真人不可一日無朋友在老人尤不可無蓋人至於老骨肉自然零落朋友者所以濟骨肉之窮也種種諸樂各自有友儀發饱臥非友不節更長日永非友不消今一日見一人則一日不樂一處見一人則一處不安視之如毒猛而不可觸遇也亦過矣年來閱世漸久覺得相人之法與相文同大都不論品格高卑氣韻雅俗惟

得春夏氣者多吉得秋冬氣者多凶今吾父子潔淨收藏已是秋氣若更粧點出淒風苦雨迷霧嚴霜之景純是一團肅殺發生長養之氣何自而來若只視天下遂無一物可喜無一事可做無一處可住無一人可交則生趣窮矣就使從此疾病不干至百歲乎歲而閱世已久其憂愈長可惜大親以益世之聰明高世之名難謝人所不能謝之官絕人所不能絕之慾而竟其受用歸宿難甚人作勾當村快活皆丞抑也來日儘長回頭未晚不若就此十年時中俾身心

處處有着落飲食起居調停得不饑不飽不忙不閒
使日有日事夜有夜事卽此是眞靜功眞道學只苦
不加意耳男棄官歸舍少年三不朽之癡念俱付東
流只有承懽養志一事而今悶悶無懽可承無志可
養對泣不可强笑不情相守無爺相離不忍種種轉
結麗於胸臆間不酸卽痛過此以往男亦自謀之不
暇矣伏幸豁然悟脫亟思所以延和氣娛永日者至
望至望
美服厚味非寡欲之宜草衣木食非養老之具得其

中者何樂如之
人惟此不仰造化不藉萬物故其道可以久存今之
達者亦知耳目鼻口之爲寄矣而反尊事其所寄亟
亟然醉醲飽鮮徵絲選肉箕踞而號拔猖而行以是
爲快意當前者是形神兩敝之道也就使快意果當
前而常苦情盤景遽汲汲有馳快馬逐暑日之心則
其鼓缶也必不懽夫人精神化於物爲萬化於官爲
五攝於心爲一聚則氣與聚散則氣與散桎逸而盡
樞勞而完物理固有然者夫百歲何足云壽然亦何

必外假中構朝笑暮號楚楚如蜉蝣之羽而後稱得
意乎
東坡公云日者王實王寧見訪實韓持國少傅之婿
也因問持國安否實寧皆曰自致政尤好懽嘗自謂
人曰吾已癃老且將辭樂酒色以娛年不爾無以度
日東坡曰惟其殘年正不當爾君兄弟至親且舊願
爲某傳一語於持國可乎實寧曰諾坡曰頃有一老
人未嘗參禪而雅合禪理死生之際極爲了然一日
置酒大會親友酒闌語衆曰老人卿今且去因攝衣

正坐將奄奄焉諸子乃惶遽呼號曰大人今日乃與
世訣乎願留一言爲教老人曰本欲無言今爲汝恐
只是第一五更起諸子未喻曰何也曰惟五更可以
勾當自家事日出之後欲勾當則不可矣諸子曰家
中幸豐何用蚤起舉家之事皆是自家事也豈有分
別老人曰不然所謂自家事者是死時將得去者吾
平生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今持國
果自以爲殘年請二君言與持國但言某請持國勾
當自家事與其勞心聲酒不若爲可以死時將去者

計也

羅近溪語人曰某幼時與族兄訪一親長此老頗饒富凡事如意時疾已亟數數對某兄弟嘆氣歸途謂族兄此翁無不如意者而數數嘆氣何也兄試謂我仕宦至宰相臨終時有氣嘆否族兄曰誠恐不免某曰如此我等須爭不嘆氣事爲之

偶讀眞歇禪師偈云訪舊論懐實可傷經年獨坐涅槃堂門無過客窻無紙爐有寒灰席有霜病後始知身是苦健時多爲別人忙老僧自有安閑法八苦交

煎總不妨讀罷洒然頓覺鼻孔通利眼花盡徹從今發願誓學安閑但求自度

世人以病爲苦而先德云病者衆生之良藥夫藥與病反奈何以病爲藥葢有形之身不能無病此理勢所必然而無病之時塘怡放逸誰覺之者唯病苦逼身始知四大非實人命無常則悔悟之一機而修進之一助也

坐右箴云淡愛淡情勞神勞形有一於此必戕其生刑則歛心愈則廣營叢茲凡民終墮無明四生銘云

勿以㩲生敗趣向勿以尊生墮色相勿以貪生廣祈禱勿以憂生作頻惱皆病中自課實學也

張莊簡養生要語節飲食以養其體節嗜慾以定心氣午後飲食宜少不以脾胃熱生物爰冷物不以元氣佐喜怒慾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制之夏至節嗜慾冬至禁嗜慾嗜慾四時皆損人但二至陰陽分之時尤損人耳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怒而於道思過半矣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晝之長之靜久自愈

士大夫小小疾恙不可輕用艾火鍼熨此一法雖古人有之但士夫有疾不能靜養多接見賓客酬應世務心火不寧嗜慾多熾不能已病反致增疾止須倍加頤養不以外物縈心止聲色以淸耳目戒淫泆以養性情苟非深痼之病未有不已者也

凡人壽夭死生豈一醫工所能增損不幸疾未必死而爲庸醫所殺者誠有之矣未有不可爲之疾而醫可活也方書之設本以備可治之疾使無至於人傷而已扁鵲亦自言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當生者越

人能起之耳故人與其因循疾病而受欺於庸醫好奇無驗之害不若稍知治身攝生於安樂無事之時以自養其天年也

王荊公有言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今深山荒谷之民茹草食藿不知藥物為何事而彊壯壽考不聞疾病惟富貴膏粱之家子弟婦人起居無節食息不調而輒恃參朮之功遠求貴售若不可須臾離者卒之病殤夭札相繼不絕亦何益之有哉

胡安定先生設教一富人子從之少有羸疾安定令讀素問一遍其人懽然不敢恣疾漸瘥范公與韓魏公書云今人十二時中寢食之外皆狗外事無一時調氣治身安得而不為疾耶請那十日之功看素問廿遍則知人之生可貴也氣須平也和自此養疾自此去矣

今之醫者每分氣血痰三證而藥餌奏功不知人身只有一氣痰亦血也猶之涕淚液汗皆血之隨寓而成者皆氣之所為也氣滯則血滯痰聚病斯作矣故柔貴志內傷微飈之外感氣受傷也誠使氣和而順

精神自增何病之有醫家分邪氣正氣分水火其實有順逆無邪正有升降無水火故病必起於氣逆氣之順逆存乎神

夫喜怒憂思悲恐驚七者皆發於情者也情即神識有知不定無跡可尋觸境乃發滯而難通藥石無知焉能銷其妄執縱通其已滯之氣活其已傷之血其默默綿綿之意物而不化者能保無將來復結之病乎衹宜以識遣識以理遣情此即心病還將心藥醫之謂也如是庶可使滯者通結者化情與境離不為所轉富處寂然心君泰定其何七情之為累歟

保命君書授許長史曰衰年體羸常為風寒所乘當深順養晏此無事上味玄光栖宇葆津體寂志達心研內觀屏彼萬務蕩滌他念乃始近其門戶耳若憂累多端人事未省雖復慇懃洞室存心潛泊纏綿亦弗能達也

近宜有雍緩之病有道人曰古人已死身不壞今人未死身先壞信知古人之死數雖盡而所養固在至於百年之歲尚有容貌如生者今人貪利祿則損其

心窮奢欲則喪其本數未盡而軀已腐矣
佛眼禪師住舒州龍門嘗題語於延壽壁間曰佛許
有病者當療治容有將息所也禪林尤有數名或曰
涅槃見法身常住了法不生也或曰省行知此違緣
皆從行苦也或曰延壽欲得慧命扶持色身也其實
使人了生死處也多見少覺微恙便此入堂不强支
吾便求補益及乎久病思念鄉閭不善退藏滅除苦
本先聖云病者衆生之良藥若善服食無不瘥者也
又尊宿云須知有不病者故明書示以告後來觀其

規詠風巾塵履者豈特令退思苦本而已抑欲使遵
乍可有戒而死之訓其明切精審可謂藥石之言矣
嗚呼是太醫王其佛眼之謂乎
無常迅速雖老少無別然年少人猶處未定之天妄
冀長壽若老年人則定然光景無多矣須把身世事
處分了當從他無常朝到暮到撒手便行無所繫累
此晚境大要緊處不可忽不可忽
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
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

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
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逌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
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爲哉奚樂哉爲美厚
爾爲聲色爾而美厚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翫聞
乃復爲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皇皇爾競一
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偊偊爾愼耳目之觀聽惜
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
囚纍梏何以異哉
陶元亮平生好談歸盡蕭統以爲處百齡之內居一

世之中倏忽白駒寄寓逆旅與大塊而榮枯隨中和
而放蕩豈能勞於憂畏役於人間最知深心形贈影
答神釋本趣畧見所謂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
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惟患不知旣已洞知安坐待
此夫復何言
易繫云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學道底人欲要其
終先原其始欲明末後究竟只今只今脫灑末後脫
灑只今自由末後自由亘古亘今歷代聖師脫胎神
化應變無窮者良由從前淘汰得潔淨末後所以輕

舉若復有人於平常一一境界覷得破打得徹不爲物眩不被緣牽則末後一一境界眩他不得一一情緣牽他不住只如今做底工夫便是末後大事

吾人從生至死只有此一點靈明與太虛同體者爲主宰人在世間有閒忙有順逆有毀譽得喪諸境若一點靈明時時做主閒時不至落空忙時不至逐物閒忙境上此心一得來即是生死境上一得來的樣子順逆得喪諸境亦然只此一條路更無躲閃處

人生世間如電光石火雖至百年只如倏忽大限到

來定知不免古云誰人肯向死前休若信得此及見在世情嗜慾好醜順逆種種未了之心便須全體放下精神打并歸一只從省力處做惟求日減不求日增省力處便是得力處古人之學原是坦坦蕩蕩纔有拘攣束縛謂之天刑

清夜瞑目惘然深思只今便化一切塵緣能全體放得下否若有絲毫繫還未可死在須全放下放爲任生任死一點靈明通乎晝夜萬劫常存與太虛同體恰然委順一塵不動方爲超生死一日亦可百年亦可非執着生死以形骸生死爲去來也

王元美云余讀圓覺經所稱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未嘗不恍然自失至云四緣假合妄有六根六根四大中外合成妄有緣氣於中積聚似有緣相假名爲心則又未嘗不灑然悟也余自束髮而來所身受榮辱憂喜悲樂亡慮數十百矣日憧憧焉役余而受之若以爲眞際者抑何謬盭失計耶不得已而强受之而假名之得已而不已而又强執之嗚呼余之暴余深矣不即不離無縛無脫此是吾人善證第

一義我愛既絕萬境俱空不願作佛何况生天亦庶幾矣

世有家業已辦者於歲盡之日安坐而觀貧人之役役於衣食也名曰看忙世有科名已辦者於大比之日安坐而觀士人之役役於進取也亦名曰看忙獨不曰世有惑破智成所作已辦者安坐而觀六道衆生之役役於輪迴生死也非所謂看忙乎噫舉世在忙中誰爲看忙者古人云老僧自有安閒法此安閒法可易言哉雖然世人以閒看忙有矜己心無憐彼

心菩薩看作起大慈悲心普覺羣迷冀彼同得解脫則二心迥異所以爲凡聖小大之別

豈暇觀頤卷二 終

豈暇觀頤卷三

醉醒逸叟偶閱

李相昉家能守先法子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其規模大抵出於學士宗諤所制也

顏詡魯郡公真卿之後唐末徙居木川詡少孤兄弟數人事繼母以孝聞雅辭翰謹禮法多循先業迨來年一門百口家法嚴肅男女異序少長敬睦子姪二千餘人皆服儒業每延賓侶寓門下者常十數詡晨昏延揖飲饌燕笑未嘗不躬自接對雖過姻戚冲孺亦爲之冠帶盡禮就所居第依泉石築臺榭開軒四敞則碧蘚叢篠翠微環列蕭爽之趣杜絕塵囂詡聞子弟有與賓客戲者未嘗面責手寫韋昭博奕論署於屋壁使之自愧家人未嘗見其喜愠初季父非理掠鄉人桑訴邑求治令尹下詡評之詡償以己辭其訟遂止

別籍異財律有禁矣而世俗競尚分析使子弟之不

以若得以恣行顛僻而無所檢而才者亦不得施政於家兄弟叔侄幾爲路人而男女臧獲互相攻擊其不胥而爲禽獸者鮮矣同居之益有三一曰睦親同堂聚首朝夕無間情義自密二曰保業家門雲集氣傀雄壯每事參酌動無悔尤戶役公訟統於一人百務簡省三曰防奸毋夫隻妻分門立戶良人遨遊家無應付外人易生窺伺婦女亦易放恣若一門共聚男子持家彼此爾盼奸究自息

華子魚遇子弟甚整閨室之內儼若朝典陳元方兄弟恣柔愛之道而二門之裏兩不失雍穆之軌若以閑有家之訓律之則嗃嗃爲吉嘻嘻爲吝華氏乃可則也家人有嚴君焉而家道正易之旨遠矣

梭山陸先生家制云人能不愛家愛身愛子孫然鮮克明愛之之道故終焉適以損之試言其略一家之事貴於安寧和睦悠久也其道在於孝弟謙遜重仁義而輕名利夫然安寧和睦可得而享也今則不然所謂謙遜仁義之道口未嘗言之朝夕之所從事者名利也夫謀利而遂者不百一謀名而遂者不千一

今處世不能百年而乃徼倖於不百一不千一之事豈不惑甚矣哉就使遂志臨政不明仁義之道亦何足爲門戶之光耶

王長豫爲人謹順事親盡色養之孝丞相見長豫輒喜見敬豫輒嗔長豫與丞相語恒以慎密爲端

呂申公公著當李文靖公秉政時自書舖中投應舉家狀敝衣蹇驢謙退如寒素見者雖愛其容止亦不異也既去問書舖家知是呂延平乃始驚歎

四明王遂初先生戒子曰承家不在名位而在不失身敬身不在外貌表襮而在毋自欺讀書當貫古今處世必審進退其身同流合汙以爲通矯時干譽以爲高患得患失以終其身者吾所深惡非所望於汝也

孫恒窗因人物方重氣貌純古以至誠厚德名天下熙寧間數有飯論而終不自暴於外其子朴嘗爲人道其家庭之言曰爲人當以聖賢爲師則從容出於道德若急於名譽老死亦安一節不足學故秉政於元豐元祐間皆未嘗不爲士大夫所推尊而訖不見

駕世駭俗之事

元次山父延祖爲舂陵丞輒棄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適飽不宜復有所須每灌園掇薪以爲有生之役外此吾不思也然安祿山反延祖召次山等戒之曰而遭逢世多故不得自安山林勉勵名節無近羞辱則知古之君臣父子相期亦不必皆出一道但問義所安否如何故次山出舉進士制科慨然以當世爲念隨其所爲皆有以表見豈延祖亦固知次山可語是耶

爲人祖父者莫不思利其後世然果能利之者鮮矣今之爲後世謀者不過廣營生計以遺之田疇連阡陌邸肆跨坊曲粟麥盈囷倉金帛充篋笥慊慊然求之猶未足施施然自以爲子子孫孫累世用之莫能盡也然不知以義方訓其子以禮法齊其家自於數十年中勤身苦體以聚之而子孫於時歲之間奢靡遊蕩以散之歸之所以利後世者適足以長子孫之惡而爲深禍也頃嘗有士大夫其先亦國朝名臣也家甚富而尤吝嗇斗升之粟尺寸之帛必身自出納鑰甚固絕子孫開藏室取其財憤怒遂□其子孫相與爭匿其財遂至鬪訟其處女亦蒙首執牒自訐於府庭以爭嫁資爲鄉黨笑蓋由子孫自幼及長惟知有利不知有義故也多藏以遺子孫貪愚之甚昔者聖人遺子孫以德以禮賢人遺子孫以廉以儉其爲利豈不大哉

懷梅丁公家訓非勤儉難免饑寒非學問難希令善非心地難邀福祉非積慶難延門祚

大司寇方崖趙公乃祖廣德守次山公訓家甚嚴方崖髫年夜讀懷炭少許欲爲烘足之用乃祖見之叱曰汝少年讀書當習勤苦乃爾不能耐寒耶如霜天雪夜朝臣待漏亦不免於苦寒耳人生未老而享既老之福則終不老未貴而享已貴之福則終不貴此二語眞格言也

蘇頲少不得父意常與僕夫雜處而好學不倦每欲讀書患無燈燭嘗於馬廄竈中吹火照書誦焉世之人子不得於親則必有怨懟之心焉因而自廢棄者多矣蘇公竟以好學成名官至宰相

張侗初郤金堂四儉士大夫當爲子孫造福不當爲子孫求福謹家規崇儉朴訓耕讀積陰德此造福也廣田宅結姻援爭什一竊功名此求福也造福者澹而長求福者濃而短當爲此生惜名不當爲此生市名敦詩書尚氣節愼取與謹威儀此惜名也競標榜邀津貴務矯激習模稜此市名也惜名者靜而休市名者躁而拙當爲一家用財不當爲一家傷財濟宗黨廣束脩救荒儉助義舉此用財也靡宮苑教歌舞奢讌會聚寶玩此傷財也用財者損而盈傷財者滿而詘當爲天下養身不當爲天下惜身省嗜慾減思慮戒忿怒節飲食此養身也規利害避勞怨營窟宅守妻子此惜身也養身者嗇而大惜身者膻而細

士之端重者與豪少年較輕逸其儁不勝也然使少年之儁與老成之重度德而程効則愚者知其不及者立於四達之衢見有若曲躬卑視行道若避人者矣有問則啓齒微笑若不能措語詢之則曰某善人也否則曰某封公或賢大夫之扱老者也其或衣冠峩峩擧體意氣見人如不屑者詢之則曰某俠少也

詢則曰某貴人子或俊秀之穎發者也居一二年[illegible]門三年紈而袷者降爲寒素俊爽之氣化爲秋葉可曲躬卑視者罔施行焉矣卽不然而子弟之雍容[illegible]騎之風求終無改於故嗟乎此豈獨人事也哉嘗少年盛氣膂意不可一世見鄉里之銖持寸守者意[illegible]輕之中年以來飽歷世故追思曩日所懷可愧非一吾輩嘗輕談天下事以爲無不可爲而其後百不一學彼雖無其事而初未嘗言是我之顧言行者不如彼也吾輩浮慕意氣時有矯激輕去其家及至啼號滿室爲不可已未免千人彼雖無爵到之德而亦無捫言靦之恥是吾之守一介者不如彼也吾好名狗人長戚戚而不足彼安於無名杜門自守一枕席而有餘是吾之長自得者不如彼也彼所謂端重自守者皆人情也而吾輩拂情以爲逸不惟無效而且於道日遠惡得無慚昔北齊之士喜爲輕逸而顏侍郎家訓獨惓惓以忠厚誨其子弟厥後自東宮學士屢傳至魯國公又下至魯國之五世孫皆聯圭垃笏書名史冊此端重之報也

世稱佳子弟如芝蘭玉樹本謝家語也忘見封胡羯末輩因富風流可愛往往不可與以世務然倉卒歒百萬騎臨淮聲震都下名臣宿將安在丞相獨遣堦庭三少年禦之上流老桓至有左衽之嘆亦疑其不更事甚三子乃冒然而起談笑麾之如下將出匣遇物必割未必芝蘭玉樹浮脆美觀比也古人家庭閒見絕與紙上傳習形似者不同春秋戰國名卿大夫非公族則世家其從容應對出入戰陣以爲常後來君臣多亡命共事崛起麤俗無復禮樂儒者又寒儉

猬狹才踈膚薄受任輒敗他時曹魏父子稍稍賦詩艷樂間則共相怪其文采將畧天分不可及蓋氏衰族混之餘草間無英物久矣科目興頽起徒步致富貴然再世則不可復賤衣冠文雅化及卑從尚脩矜持自喜下者輕俠不還其家世何如昔人而區區求如江左風氣亦不可得矣抑安石在東山時亦子弟嗣觀其偏諧諸將自託與幼度動屐履間小物家法政爾人言王謝子弟自別者尚未知王謝子弟惡識古人

方正學先生曰吾家自始遷祖至於余身十五世矣以言乎資產則不踰於中家以言乎爵祿則未有位乎朝著然而不愧於人見推於世者以先人世有積德者學操行與乎恒人焉耳遠者余不足知之若曾大父西溪府君之純厚慈大先君太守貞惠公之廉介方正視古之賢者豈有間哉吾族之人暨將來而未至者烏可不效也人莫不喜爲名人之子孫而不知其尤難於衆人蓋德大則難繼行高則難稱有善過於人人未之取也曰其祖之賢不但如斯而已有

惡未著人已責之以爲不肖曰若之祖何人也而爲此哉故生於微宗庸族者過易隱而善易著以其特出拔於其先人皆異之故不求其備也生於世家者過易聞而善難昭以其先多顯人而不可企也嗚呼方氏之嗣人奈何而不慎乎

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於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挾於兩社之間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其替之盈速嗚呼古之聖賢所以資其國家而公之爲如此孫

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我死王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者其惟此也敖死王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丘後十世不絕蕭何爲相國買田宅必居窮僻爲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我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何之意敖之意也周公大聖季孫行父孫叔敖皆賢者自敖已不能法周公而從事於季孫行父之義他向何及焉雖然此敖之所以爲敖也蕭何亦智矣哉世固有挾銅陵藏金穴據壟斷以自利者厚取於人身死而財遷吾知斯人之不爲也、

泉之東門外有官山週數里爲貧家葬死棺處葬如恭布無著脚地然而科第祿木森立其間往往有之此豈當時重堪輿邀地脈者耶良由祖父無產可營於德無損子孫恐藉雖少惟知讀書自立故耳又聞之巨室至十餘年未葬其親者以爲難得善地旣葬而子孫日見式微此豈當時不重堪輿不邀地脈者耶亦由祖父居積豐饒陰下皆種子孫多財益過不復肯修外業相仍故耳故能盡天理則地脈可邀泉山之探作善之報也

賈梁道爲魏忠臣然不能紹其子於後而使充懷姦附晉以首成濟之禍徐世勣爲唐佐命乃不能正其君於初而使敬業發憤僞周以倡誅武之謀豈忠孝之道父不能傳之於其子子不能獻之於其父耶然豐閣王氏變法新進附之而仲弟平甫譏焉呂公守正舊交佐之而子弟背焉噫是是非非非是是非人各有心不可華而化耶安得稽下一家世濟忠誠者乎

唐盧懷慎清素有守爲時名相懷慎少子奕死於祿山以貞烈著見忠義傳奕子杞佞邪讒賢見姦臣傳杞子元輔端靜純正能紹其祖烈盧氏四世趨禍不同如此君子惜奕之後有杞而又喜杞之後有元輔也故元輔歷顯劇而人不以杞之惡爲累士大夫有情其父祖之辱勉自修飭以蓋其過正君子世論之所深予此周王命蔡仲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而沈勁所以盡死節以刷沈充負國之恥者蓋知此也張乘之於樓李湛之於義府可謂能蓋愆矣

呂文靖爲相非無一疵可議子爲名相而揚其父之美史直翁爲相非無一善可稱子爲權臣而揜其父之美易曰有子考無咎

呂衡州溫祖延之父渭俱有盛名至大官家世碑誌不假於人皆子孫自撰云欲傳慶善於後嗣微文學之荒墜

鄧高密首翊漢光郭汾陽再恢唐祚勳名富貴相當也顧高密子十三人各執一藝以自食其力汾陽子二十有四皆驕縱侈肆而不知檢其末也追高密之

美奕世顯榮悼汾陽之衰古槐珠冷何大相懸哉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相須之理也然子不可待父慈而後孝弟不可待兄友而後恭譬猶責人以信然後報之以誠夫盡巳之當爲乃君子所以立身之道非求備於人也

小學之教不立害且子不孝弟不悌幼不讓而爲父兄者殆不能安於子弟使子弟爲父兄時而又不以教則其不安於子弟亦如彼父兄之不安於彼也然則小學之教乃父兄所爲自安之計而亦貽安於世世之道也

僕射郗元公爲士林儀表居大官奉繼親薛太夫人盡孝敬之道凡事不異布衣時薛夫人左右僕使至有速小字呼公者性嚴重居外下輩常惕懼在薛夫人之側未嘗以毅顏待家人恂恂如小子弟敦睦內外當世無比公出自清河崔氏繼外族薛氏前後與舅崔能從同時領方鎮又與繼母舅薛苹同時爲觀察使與妻父韓僕射同時居大僚未嘗以爵位減居下之敬

宋任元受事母盡孝母老多疾病未嘗離左右凡母致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濕或以語話稍多或以憂喜稍過五臟六腑中盡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脈而知故用藥必效雖名醫不逮

冢宰楊公二山有孝德甲戌春公爲吏侍每朝參畢閉門謝絕拜謁便服侍母側盥漱扈盂搔摩扶掖無不親之春日爲村裝繞母夫人頁之背逦遲行花叢中峯峯香藹歡娛竟日旋以養母乞歸母年一百四歲人間希有也左司徒溫一齋之撫兩浙其尊人宦

即無與爲懽者於是公父子自娛晨昏輒奉手談數局對酌大航者三仙仙如也吏民亟詫爲樂事前松江守閻君邦寧年近七十而有九旬之母夜則退就母榻寢臥其下候聲息爲安否未嘗之子舍無錫吳玉泉諸生時家貧假館爲養內無侍兒夜歸持一被臥父母側視厠牏拭欬吐每常七八起如是二十年餘先輩藻潭胡公故江西參政棄官歸養嘗於九月節日奉母泛觴爲懽賦詩有佳辰九月半老母八旬三之句傳者以爲樂事尚寶胡湛臺公初令樂清以父春秋高留妻子侍養獨挾二騃童齎擢南御史過家省父相對懽甚夜則抱父足而臥凡三日以父固命乃入私室爲御史乞終養父壽百歲而近踰于八旬三者而藻潭之內江湛臺之內遼皆以孝稱里閭私相艷慕之

嘉靖初都御史李璋以罪反原問謫雷州子諄舉進士陳情代戍朝論韙之尚書王杲亦戍雷子世雍官按察使棄之來省戀戀未忍去一日杲與客奕夜五鼓遽卒遂扶櫬歸南御史馮南江抗疏指擿權貴下

獄論死子時行年十四上書乞以身代晝夜哭長安街攀諸貴人輿以訴又刺臂血書疏詣闕乞死肅皇帝憐之下令再議詔免死戍雷州三公皆寓居高要皆有賢子爲世所艷慕南江獨得釋歸穆皇帝奉遺詔即其家拜大理寺丞時行中乙卯鄉試王鳳洲爲著父子忠孝傳而時行弟時可舉進士世廟威嚴臣下稍有抵觸或禁錮或竄戍往往賚誠謫籍以死人莫不憐而天固錫之以有子也

姚江胡中丞東皐先有八子巳將產業均授之矣晚年復生一子念無可授也則溺之水長子亘趨救之得免語其父曰吾願以產業分與之庚辰進士名旦者即溺水子也噫世多有長忌少嫡忌庶相軋相戕者視此何如也

泰和羅晉用父景高貧而有節行至晉用尤貧而操執一如景高弱冠父喪女昆弟五人二猶在室而一廢疾孤姪方在幼晉用刻苦奉母嫁妹婚姪養其廢病者終身巳則不娶或勸之曰母老弟妹多娶則不給也迨姪有子母強之妻乃娶

劉忠愍公球事兄甚謹同居合食始終無間言從弟玭為莆田知縣奉夏布一疋即日封還貽書戒之曰守清白以光前人此非所望於賢弟者其家法如此忠愍既歿權貴人猶啣之不置將摭危語傾其家公之伯兄理奮曰是不可坐待也即日戒行李詣闕白其情且踵權貴門直以事告其人亦慚而止

滎陽鄭還古俊才嗜學性孝友初在青齊間值李師道叛命扶老親歸洛與其弟自舁肩輿晨暮奔趨兩肩皆瘡弟齊古好博戲賭錢還古帑中恣其所用齊古得之輙盡還古每出行必封筦鑰付家人曰留待二十九郎所博勿使別取債息為惡人所陷也弟感其誼為之矜節有堂弟著爨粟授許昌軍為健兒還古使使召之自與洗沐同榻而寢因致書方鎮求補他職

吳文正公曰墓焉而體魄安廟焉而神魂聚人子之所以孝其親者兩端而已葬之日送形而往於墓葢於其可見而疑於無知者謹藏之而不忍見其亡葬之後迎精而返於家葢於其不可見而疑於有知者

謹求之而如或見其存方其迎精而返於家也一旬五祭而不為數唯恐其未聚也及其除喪而遷於廟也一歲四祭而不敢疏唯恐其或散也家有廟廟有主野有墓墓有塚禮之宜也

大宗祠堂子孫水木本源之地詣必恭肅祭必誠敬如或苟且怠玩自非先人肖子體成會餕敦親睦誼聯鄉講治生程教子勸善規過絕無齒及一切人過惡陰私

沈氏祠堂忌享引言記云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故忌日不樂而鄉俗則更為酒食以伸其哀慕而薦諸丘壟或即於廟祢此喪之之道也今之人類有行之者亦僅僅及考妣而已而自祖以上則畧之嗟夫由祖父以逮吾高曾而至吾僅可知之祖雖世代有疏密而一脉之相屬與罔極深恩無二也奈何於父母則知忌而自祖以上頓不能以一杯淵丘壤耶亦何忍疏別若是矣人情於其所親暱為酒食相徵逐歲不知凡幾其諂事淫祠與非祭之鬼者又不知凡幾然不以憚煩也忌之祭歲僅一舉顧在可已

乎且其為酒食相徵逐與非祭之鬼也常不免奔走之勞不可窮之費忌之祭歲僅一舉豆觴魚菽耳孝子慈孫寧靳此一享之費而使吾宗祊一氣有若敖餒而之嘆乎吾知其必不然誠慮有遠而忘之者忘生於不可知不可知則雖有其心而無可自盡於是有飲食晏樂適值吾祖先之忌而為吾上世先公所呼號擗踴之日者而其子若孫反以行樂如路人然各悲各笑了無相關皆由不可知之誤也非有意情此一享也予先是宗譜未修知不免於斯誤乃歷考先人忌日序列為單附以生辰揭諸祠壁用以示子孫勿忘而申著其義若此

浙東諸山郡多大姓故家柱礎碑碣往往有唐宋間物其人重本難徙貴族望譜姻婭家廟鮮飭系牒明備其長老率能抗舉宗法以訓定其子弟有先王遺風而時復有賢者生其間為講求廢墜彌綸不逮以為之倡故其俗久而不壞至渡江而西通都澤國冠紳之里或不能名其禰祖以上父子兄弟儐介而後見族婿棄遠轉徙如脫屣勢利之相薄風會之相摩每敝於奢麗之鄉而猶幸存於龐固儉樸之地其勢然也蜀人思諸葛譽歸其子白居易懷栗里之蹟依依於其同姓嘉風俗之美樂其世有賢哲以收其族也

觀蔡仲之命知周所以興觀中山靖王之對知漢所以亡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方且封建親戚以蕃屏周漢懲七國之難抑損蕃侯以成外戚之篡

人之親疏有恒理而無恒情自同祖推而至於無服又至于同姓愛敬之道厚薄之施固出於天而不可易然有親而若疏者有疏而若親者常情變於所習也閱歲時而不相見則同姓如路人比廬舍同勞逸酒食之會不絕則交游之人若昆弟使同姓如路人他人如昆弟斯豈人之至情哉物有以移之君子未必然而常情所不能免也聖人之治人以常人之情為中制俾厚者加厚而薄者不至於離恐其以不接而疏疏而不相恤也故為之祭酺之法合之以燕樂飲食以洽其懽欣慈愛之情恐其狎於利而不知道也肅之以鄉射讀法使之祗敬戒慎而不至於怠肆

祭而酬所以爲樂也讀法所以爲禮也納民於禮樂而親者愈親疎者相睦此先王之所以爲盛也哉舉而行諸天下今未見其不可也

陸務觀義莊記人之情於其宗族遠則疎之彌遠則益疎而至於忘之蓋以身爲親疎而不以先人爲親疎也視兄之子已或不若已之子已之子與兄之子自吾父視之有異乎能以父之心爲心則已之子與兄之子且不知其同異矣推而上之大父之孫爲從父兄弟曾大父之曾孫爲從祖兄弟及推而上之至於無服雖天下長者不能無親疎之殺矣於乎制服不得不若是也若推上世之心愛其子孫欲使之衣食給足婚嫁以時欲使之爲士而不欲使之流爲工商降爲皂隸去爲浮屠老子之徒則一也死而有知豈以遠而忘之哉義莊之設蓋基於是

古人睦族非止同宗以族服考之父族母族妻族皆是昔晏平仲敝車羸馬而彰君之賜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疎且遠者晏子可謂善睦族矣今人不明此義故有千金飾裘馬而同氣競錙銖一日食萬錢而宗族不免於饑寒者何可勝道也

景定建康志言金陵有太保王祥墓當居尊南渡以來府奉之後子孫七十許人六朝史皆有其傳此古今所未有固由太保兄弟盛德所貽然觀史言王氏世居禁中里馬糞巷門風寛恕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號馬糞諸王爲長者且門中唯劉眞長王仲祖許玄度支道林諸人往來其能世濟其美久而彌昌有以也夫

太傅東海王鎮許昌以王安期爲記室參軍雅相知重物世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詠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

曹文淸之子仲躬遠嘗從震澤王蘋信伯仲躬問親師友之道信伯云師不專在傳授友不專在講習於精神氣貌間自有相激發處是善親師友者

朋友者五倫之一也古人之於師友皆恩深義重生死久要以巨卿伯元一言相許千里命駕伯桃角哀信誓爲期九原不爽蓋亦自重其宗義非徒爲人已

也降及後世漸以衰薄然王陽結綬而貢禹彈冠禹錫畀官而子厚易播尚有休戚與共之意焉至今日而死友無論即生友可托肝鬲者亦寥寥絕響矣

友當親密之時握手論心必使君臣父子之倫兄弟夫婦之倫粹然一出於正此交友第一義也夫何世交日薄友道掃地惟酒饌追隨有無周濟微言相譏衛數相勝於是規圖便利諂諛取容此妾婦耳非友也昭以濡沫甘效奔走此奴隸耳非友也惟恐少有攖拂而取疏遠故隨事苟徇而覬親密乘其父子之

睚眦即導之以不慈不孝乘其兄弟之鬩墻即導之以不友不恭乘其夫婦之反目即導之以不琴不瑟謬引古今眩亂是非指鹿爲馬野鳥爲鸞皆此等輩也其間猶有見識廉恥者必浩然而去所友者惟小人抑亦何所不至哉

族人鄉里親戚有狡猾子弟能恃強凌人損彼益此富家多用之以爲爪牙且得目前快意此曹內旣姦巧外常柔順子弟責罵狎玩常能容忍爲子弟者亦愛之他日家長旣歿之後誘子弟爲非者皆此等人也大抵爲家長者必自老練又其智略能駕御此曹故得其力至於子弟須賢明加其父兄則可無慮中材之人鮮不爲其鼓惑以致敗家唐史有言妖倚孽狐當晝則伏息自如夜乃爲之祥正謂此曹若平昔延接淳厚剛正之人雖言語多拂人意而子弟與之久處則有身後之益所謂快意之事常有損拂意之事常有益凡事皆然宜廣思之

士大夫居鄉所宜愛惜者名譽所當保全者門戶微獨舉動當慎即俳笑僩嫺尤宜預爲疏遠蓋此輩獻

諂博笑以傳報新聞爲樂裝飾成詞罔知顧忌言出於親信之口尤易使人傾聽閨門燕私之語動而點壞名節若夫議論官府之短長雌黃交游之過失益足爲怨府殆非保身保家之道也

王奉常誡子書自今以往杜門省費惡衣菲食我爲汝先汝爲我守千頃蓋嘗論之世祿之家才名滿天下猶諄諄以好事好客爲戒況乎產不及編戶名不出四境者哉

不邀人敬不受人慢大抵情不可遏會不可數抑情

以止慢狹會以增敵然後故舊可保
男女議婚須及婿婦成童上下擬人品於其家法占性行於其父母兄弟凡屬刑殘亂逆勢要富豪世有惡疾者勿議諧素衣冠董宜成約惟盡禮毋徇俗毋論財毋養幼婦毋贅女婿
晏元獻嘗屬范文正擇婿范曰監中有二舉子富臯張爲善皆可婿也富脩謹張疎俊晏即取富臯爲婿後改名即鄭公也爲善後更名方平
孫明復先生近居太山之陽枯槁憔悴故相李文正

公守交就見之嘆曰先生五十一室獨居誰事左右不幸風雨食飲生疾奈何弟之女賢可以奉先生箕帚固辭公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爲一小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壻李氏榮貴莫大於此先生曰宰相國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固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余不可不成相國之賢遂妻之其女亦甘淡薄事先生以盡婦道當時士大夫莫不賢之
前輩王太僕既老以一子婿周一子婿丁二公皆孝廉又同里好也太僕既卒而丁幼母與析產紛紛丁爲其婿訴之甚力周笑曰若知舅者約婚意耶絕之爲其子樹人耳不聞婿周使隙於丁婿丁使隙於周也丁大感悟惟如初而二子亦各受均產之益
晉書論其風俗淫僻婦女莊櫛織紝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紅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夫此閨中細務耳而以爲關係天下亂亡之由胡可忽也
廟德龍津婿馮氏歐公池妻其夫嫡子也兩兄皆庶舅欲厚嫡子馮請曰嫡庶子爲父母服有差等乎舅

曰無馮曰三子皆君舅所生服無差等財產其可異哉若是非妾所願亦非後人福也舅欣歎而從之龍頭婦徐氏其夫與惡少謀爲盜徐聞之一日飲食其夫夫醉醉飽徐曰隻雞斗酒之不盡何苦舍生爲夫感悟而止事覺夫獨存兩婦事微細而關係門戶最重
妯娌與姓相聚一門計短較長量財評勢益以長舌婢婦交鬪其間最多嫌怨丈夫入其浸潤久而不察骨肉爲讐蓋婦人奸佞善讒往往借公義以行私忿

乘小隙以構深禍侍枕席以肆甘詞雖智者亦難猝悟鄭義門家法每至夜分令老僕於各巷大呼云丈夫勿聽婦人言婦人不許亂家常率五更復如之此可爲訓

張公藝九世同居古今以爲口實近代則浦江鄭氏耳蓋由祖宗立法謹嚴子孫世世相承不敢踰越縱有長舌之婦敗羣之子無所容其惡也然人心不同一室之內豈無胡越況於孱婿悍婦驕兒稚子代不乏人閒隙一開佹釁漸起與其隱忍包涵中離外合

不如分析各得其願使兄弟好合妯娌肅雍無害於義政不必慕古人之虛名而釀鬩牆之實禍也嘗見巨室兄弟衆多先後宅若日逐勃谿至於婢使奴隸各爲其主愁尤譏謗無所不至殆不能一日安其生者此雖女子小人之性亦宜分而强合有以致然也故必世世人人不畏婦而後可以同居如浦江者絕無而僅有者也

易恆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丈夫生而有四方之志威令所施大者天下小者一官而近不行於室家爲一婦人所制不亦可羞哉昔晉惠帝爲賈后所制廢武悼楊太后於金墉絕膳而終囚愍懷太子於許昌竟殺之唐肅宗爲張后所制遷上皇於西內以憂崩建寧王倓以忠孝受誅彼二君者貴爲天子制於悍妻上不能保其親下不能庇其子况於臣民自古及今以悍妻而乖離六親敗亂其家者可勝數哉故凡娶妻不可不慎擇也既娶而防之以禮不可不在其初也

易曰閑有家悔亡夫家之不閑禍亂且隨之雖悔無及也慶封盧蒲易內而亡族祁勝鄔臧通室而殺身宋朝召而不保其子馮都寵而不保其宗若此類可勝道哉以是知大易之訓真可寶萬世也嘗觀史稱賢士大夫必曰內行脩又曰內行淳備而閨門之內若朝廷則搢紳之軌儀在焉彼帷笫之羞多自艷妻頑童始可弗戒與

浙西周寶侍中博陵崔夫人乃乾符中時相之姊妹也少爲女道士或云寡而冠帔自幽獨焉大貂素以

豪俠聞知崔有顏色踰垣而竊之宗族亦莫知其所皎爾後周除浙右其內亦至國號乃具車馬偕歸崔門相國不得已而容之仙傳有徐仙姑居南岳魏夫人壇羣僧調之乃自顛仆此乃脩道而靈官所衛也末山尼開堂說法禪師鄧隱峯有道者也試其所守中夜挾刃入禪室欲行强暴尼憚死失志隱峯取去禪衣集衆僧以曉之其徒立散王蜀先主部將張勍暴橫與剎州有一少尼姿容明悟講無量壽經張欲逼辱以死拒之不肯破戒因而詬罵張乃折其齒與

其父同沉於墓顚津崔氏女末山尼以畏偪而苟全術仙姑用道力而止暴講經尼以守戒而殞命是知女子脩道亦似一跂障難而况冶容誨淫者哉

嘗覩主人將與其僕史輩必氣宇軒昂仍忠勤不爲過主人將皆僕史輩縱不偷惰便一身庀務周世宗與宋藝祖方潛龍時識者識其門下人皆是節度使洛中士大夫家僕史往往皆官樣

郭氏青衣捧觴言願爲夷狄之鬼恥作愚俗蒼頭倂仲郢之婢不能事賣絹牙郎夫奴婢有見解者其學識過主家百倍而欲[illegible][illegible]使之得乎

許爾齋在中書命牙儈僱一僕役特選能應對閑禮節者進卽之曰止欲老實耳他日領一蓬首垢面愚騃之人來遂用之儈問其故許曰馬騎上等馬牛用中等牛人使下等人馬上等能致遠牛中等則馴善人下等易訓使若聰明過我則吾反爲所使矣

張安世家童數伯人皆有技業廣綜治家富殖以奴婢無遊手可則哉霍家奴如馮子都者宜其敗矣夫奴婢無遊手則不爲非非徒以殖其業也公卿之家

猶爾况士庶乎

老杜課伯夷辛秀伐木則曰以微寒給酒一斛遣信行脩水筒以浮瓜裂餅答其恭謹淵明告其子曰般遣一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蓋古人之役僕夫其忠厚率如此

聽言者內不可聽婦人言外不可聽左右言然古今不乏賢婦人未聞有賢左右也近習讒口較司晨之牝更毒曾見近世冠紳才名自命者臧獲下隸戶外蜚語若出無心居亭閑之默自喜以爲察及陰事其

可儆惕

溫公延和登對言高居簡不宜在左右上曰術刑郎自當去光曰閹闒小臣何與山陵先後彼知當去而置肘腋尤非宜居簡役術靡大不惟離間君臣恐令陛下母子兄弟夫婦皆不寧也上從之光因凡左右之臣不須才智謹朴小心不爲過則可矣

士大夫子孫好讀書不好營利就是興隆之兆好營利不好讀書就是衰替之兆更有恣情花酒者又有武斷鄉曲者則不肖之尤殺身亡家每必由之吁可

戒說

古人云學猶殖也不殖將落子弟六歲以上即使就學隨其資稟務加磨勵以就素業學成應試守義安命勿效假手挾文納賄掇第名雖偶獲心似穿窬若學通古今仕弗逢時只務脩理勤學亦能自樹其諸伎倆勿作關決孟軻有言術不可不慎而言於矢函巫匠之心術今之術莫不善於胥吏矣胥吏之術舞文挾詐動干憲典重則譴戍輕則鬼薪喪身辱先莫此爲甚次則包攬詞訟寄田畝皆干刑憲所當

深戒若中人以下只爲學究山人猶可厠跡儒流不失故家風味顏氏家訓命子孫不得學醫以其技術事人隨時俯仰無異市井至於商賈皆非雅道況其下者乎齊朝士夫有教子學琵琶伏事公卿者大爲時所訕笑凡音樂星命皆可戒絕勿令習之

子弟性資拙鈍莫將舉業久擔早令練達公私百務大都教子正是要渠作好人不是定要渠作好官農桑本務商賈末業書畫醫卜皆可食力資身人有常業則富不暇爲非貧不至失節但皆不可不學以延

讀書種子

名利不如閒世人常語也然所謂閒者不徇利不求名澹然無營俯仰自足之謂也而閒之中可以進德可以立言可以了死生之故可以通萬物之理所謂終日乾乾欲及時也今人以宮室之美妻妾之奉口厭粱肉身薄紈綺通宵歌舞之場半晝牀第之上以爲閒也而脩身行己好學齊家之事一切付之醉夢中此是天地間一蠹物何名利不如之有

士無中人之資而五體三乖以時舉行若有餘者惟

其儉爾食不兼味衣不重帛器無奇巧日以聖賢法言懿行潤飾吾身而世俗之浮艷一無所染焉人不讀書則識陋量小紛華靡麗舉亂其中終日營營飾人耳目不惟志趣日卑而家道亦索矣子孫但多讀書廣識見而崇儉素以褆身斯保家之主也

諺有之曰富貴怕見開花此語殊有意味言已開則謝適可喜正可懼爾今有方值豐亨便生驕溢喜延慶賞過飾嬌奢伎樂齊容沸騰傾動僕器服食珍麗整齊勝絕鄉邦光映門戶蓋是謂已決無德富貴謂之不祥宜亟懼思何暇誇侈其他凡屬逞衒放此類耳了孫有是真惡消息亟加斂抑差緩敗傾又若約而為泰將詡舉贏則旦夕覆亡之道也

朱彧可談舒王吳夫人有潔疾其意不獨恐污已亦恐污人長女之出省之於江寧夫人欣然裂綺縠製衣將贈其甥皆珍異也忽有猫臥衣笥中夫人即叱起婢揭衣置浴室下終不肯與人竟腐敗無敢收者余大父至貧掛冠月俸折支得壓酒囊諸子幼時用為襁衣先公痛念茲事既顯盡以月俸頒昆弟宗族終身不自吝一錢諸父仰賴以活不治生事晚年遷謫族人失俸大有狼狽者余竊謂使舒王與大父易地吳夫人安得有此疾

人生所食者福智力生承世業即享富足是之謂福至於身自營創高者智下者力智者心勞而身逸力者身勞而心逸然精智力者雖勤苦而無後患若無智無力而專藉福福盡則一敗塗地世間事固終歸空人固各有命然可施智力處亦不當不理會又所求者在已與夫不知義命妄求者大異也非是空言乃真達理昔人非田畜所生不衣食賦稅未輸不晏樂厲志畏法所當師也

今人家之治產也相忍以飢寒相強以苦勞雖犯軍旅之難飢饉之患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憐以衣食相惠以逸樂天飢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故前之為道前苦而長利後之為道偷樂而後窮

夫理有常有變然有變而常者有變而變者其在於物雀變為蛤鷹變為鳩此應氣而變變之常也若王初平之石變為羊宋康王之泥馬變為真馬則出於

應氣之外是物變之變矣至於人[illegible]變而丁丁變而叟此應時而變變之常也若公牛哀之病而變虎崇伯鯀之殛而變熊則出於應時之外是人變之變矣嘗細推人變又有不止此者較之物變有速有遲夫速者耳目易及人見而駭焉遲者歲遷世移變而不覺苟非逆覩其萌預杜其漸未有不從善入惡從成入壞者每見貧窮之家朝胼夕胝農畝婦桑積漸不已變爲溫飽之家溫飽之家㑁詩籍書旦呻夕吟積漸不已變爲文墨之家文墨之家鄉舉里選賓王貢

國積漸不已變爲簪纓之家簪纓之家登崇陟峻累俸剩儲積漸不已變爲富貴之家富貴之家縱耳娛目朝唱夜彈積漸不已變爲歌舞之家歌舞之家塵金土珠浪費不貲積漸不已變爲嚚貨之家嚚貨之家基產罄盡衣食不給積漸不已變爲貧窮之家貧窮而奮則又變爲溫飽爲文墨爲簪纓爲富貴富貴而驕則又變爲歌舞爲嚚貨爲貧窮若此者所謂歲遷時移溺其中者往往不覺求其逆覩預防百無一二嗟夫簪纓富貴非可妄冀若溫飽文墨爲人子孫

者可勉而[illegible]何不察其漸張張然以歌舞易嚚貨與貧窮而猶不知自奮與語不云乎宗廟之犧爲畎畝之勤人之變也何日之與有噬思其變也思其漸也乃在乎人非蛛非鷹謂造化制我非懸則棄

古今之士無立錐無蓋瓦者甚衆饑寒亂心有能安於恬素者亦是天分學力過人處學子與士大夫得做好人須是有以養其外以外養護內養夾持得秉彝住便是聖賢地位三代時人人有田眞是內養底本領孟子曰無恒產而有恒心惟士爲能正處爲士

者無田失其恒心也蘇秦曰使我有洛陽二頃田安能佩六國相印乃是說無恒產至此孔明告蜀先主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亦是說有田可以自給蘇老泉亦云洵有山田二頃非凶歲可以無饑有田者眞可以養氣可以立身世有有田而喪氣殺身者此又不足道矣若無田而衣食行古之道如孟東野韓文公烏得不重拳拳

夫欲學道者治生則往來膠轕而無暇行解不治生則衣食奔走朝不謀夕於道不已妨乎曰不然治生

[illegible]以貧道也與物同求而不同貪與物同得而不
同積不貪無憂不積無失其於道也幾乎迹每同人
心常異俗

夫口之便於甘肥體之便於華美耳目之耽於所思
心志之趨於所樂家欲富而身欲尊者人之同情聖
賢之所不能無也然而學道之士禁制克節惟恐是
念之萌於中喇衣藿食黜奸寡慾終身而不敢息者
誠知輕重之分也難成易毀者行也難立易傾者名
也得之不能久於身樂未既而憂繼之者人之欲也

以富貴利達易汙辱之名猶食烏喙而易死也況倏
忽接於耳目者之不足恃乎
富貴家兒蚤眠晏起朝不見辰曦晚不見夕魄人生
幾何晝夜分半又以其有用日力強半付醉夢中以
此爲學學業荒以此治生生事廢
舟有溺騎有墜寢有魘飲有醉食有饐行有蹶其甚
則皆可以致斃無非危機其可如土偶木寓耶此權
德輿語
萬事不可意古人遂以成聖哲安樂溫飽君子所畏

也自古及今能自以忠孝節義樹立兩間者無不從
萬千奇苦中剝洗得來
少湖王先生嘗云艱難人好讀書蓋人惟艱難則無
親朋之交矣無戶役之累矣無援濟營利之擾矣此
時不專心致志一意讀書將何爲乎且處艱難則必
惕然以思仰何以事父母俯何以畜妻子終身何以
結果雖欲不奮勵讀書胡可得也抑有進焉困衡日
久則德性堅凝險阻備嘗則才識諳練古聖賢事業
無不自艱難中得之先生斯言豈獨爲富貴利達資

哉
千金之子終日營營編氓之家一飽衎衎以膏粱之
口食物凡物皆粗惡以糠籺之口食物凡物皆芳美
故口常清則能養味心不貪則能養福養味則常甘
養福則常足
子瞻兄弟南遷相遇梧藤間市餅麤不可食黃門置
筋而嘆子瞻已盡之矣二蘇之學力識見優劣皆於
是卜之
周顒與何徵書曰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重者無

適性命性命於彼甚切滋味在我可輕故酒肉之事莫談酒肉之品莫多酒肉之友莫親酒肉之儈莫接

鄭樵食鑑四卷調養以救飲食三失一者腹已飫方進口正美卽止用補胃脘所養沖和之氣以救飲食過度滿脹之失也二者喫軟煖食物加熟嚼細呑用補胃脘所受元陽之氣以救生冷硬食傷於腑臟之失也三者省魚肉美味服淳淡素食用補胃脘所賦廩祿之氣以救享用過豐越於常分之失也食養六要食品無務於淆雜其要在於守常食制無務於豐厭其要在於淳和食料無務於豐厭其要在於從儉食物無務於奇異其要在於守常食制無務於膾炙生鮮其要在於蒸烹如法食用無務於饜飫口腹其要在於儀飽處中

古云節飲食以養其身獨怪夫飽麵藥者茹精沉飲爲長夜之懽擲雉呼盧須傾百斗竟醉矣乃服藥但湯以解酲嗜滋味者恣意烹調羅肥甘於几席盤飧擺列不厭飫不休竟飽矣乃服苦茗以消悶夫任情醉飽又憑茶藥二物以消磨是何異於揖盜入門伏

兵勦殺眞以吾腹爲戰場損傷腸胃多矣與其消解於後孰若適可於前故節之一字當味也

人之切祝須必日精調茵鼎盞人生不過寢食二事日不甘食夜不安寢則病矣今富貴之家以酒奪食以色妨寢則是二者皆失之且夫中酒之後繼之脫賦夜坐達旦日中而起宿酲未解又復飲酒其情思無聊不如强飰安眠者多矣況如是之人未有能中壽者此乃可憐何足羨乎

酒用於餚祀讌集以成禮若常飲則商紂所做藥酒則周誥所戒況居官必有職業處家亦有應酬無故日飲則神昏思亂安保其不舛謬哉君子制之有節爲惟賓饗則卜晝餘非燭後不舉酩

食色根於所性婬殺謂之惡業二者事本籠蔀而關涉甚大迹似淺近而充治爲難儒曰飲食男女爲切要從古聖賢自這裡做工夫釋曰若不斷婬及與殺生出三界者無有是處又曰病從口入禍從色敗子若戒之命同天在究心三教而不透此關未有能得者也況殺生恣味好色喪眞幾元相因勢更助發縱

慾體贏思補肥甘多食氣昏慾爲魔祟迷則同迷能甘澹泊慾火不然常持淨戒犍椎亦美悟則同悟矣晉元帝好酒王茂弘流涕諫帝許之命酌酒一船從是遂斷王處仲嘗荒恣於色體爲之敝左右言之處仲曰吾乃不自覺此易耳開後閤驅諸婢數十人出任其所之蔡文忠飲量過人往往至醉太夫人以爲憂客爲詩諷之文忠矍然起謝自是非對客不飲杯斝之懽稚席之愛最未易消除然明爽人掉頭便轉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後一日盡厚遣之同列皆勸公且留之以爲暮年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靜之爲樂也

劉器之曰余謫嶺表慨然承歎念惟先人遺體遠投炎荒不復生還忽憶司馬君實言北人處烟瘴惟絕嗜慾可以不死趙清獻欲絕不得乃掛父母像於臥側以自警自偃臥於下而使父母儼然臨之瀆亦甚矣嘗見他處載清獻悅一營妓命老兵往召之已復遣促至再徘徊燈下以待久之忽大聲曰趙忭不得

無禮遂令亟呼老兵老兵應聲而入公問汝何爲尚在此老兵曰知相公必悔故未往爾清獻厚賜之胡澹菴上書力排和議乞斬檜等謫嶺外後編管昭州移衡州飲湘潭胡氏屬意侍妓黎倩刺之者有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黎渦却有情之句澹菴之正氣剛腸老而彌篤未可輕議第此關難破賢者多不能免蘇典屬娶胡婦或以重宗祀爲解班定遠娶婦而去之則畏讒之故也文信公守贛姬侍滿前自起兵勤王盡屏去之自是烈丈夫之事火炎熾然之時忽轉一念烱消燼滅此非易事昔人謂人生於情焉能無情其發不諱其夫如脫正其可告天於夜而異夫飾節昭昭者也

酒誥言剛制於酒豈獨酒哉凡嗜慾之好皆當剛制可也唯剛能制不剛者未嘗不爲情慾所勝安能制之象山云只剛制於外而不內思其本涵養之功不至若得心下明白正當何須剛制

口腹累人陽物多事至於滅身敗國亡家者豈少哉然得其機而制之不唯無害兼可證眞不得其機而

强制之非唯無益亦足致狂夫機者何心未生時心將生時心正生時心生已時機乎機乎果在誰乎知此則口腹絕長蛇封豕之貪腸物無星火燒山之猛矣

唐沈詢鎮潞州寵婢夫人甚妬因配與家人歸秦其婢旦夕只在左右歸秦慙恨伺隙刺刃於詢果罹兇手殺歸秦而夫人亦無及也唐天復中湖南節度使劉建封婬其牽攏官陳某之婦陳為同列所欺恥而發怒伺便以蒺藜擊殺之馬氏有其位於今禁蒺藜

蓋懲彭城之遭罹也婬為大罰昔賢垂戒作人君父得不鑒哉

恒物之情何有紀極俯仰千古驕奢淫蕩莫可殫數快意娱心須臾耳轉盼之間家亡國破宮殿灰燼鞠為茂草歌舞零落狐兎來遊此不足論即以見在論之沈湎麴糵耽溺聲色心荒意蕩神感體疲何勝厭苦寡慾少嗜焚香齋居氣調而體舒神徵而志朗豈不美哉嘗慨漢高唐文號大英雄王業既成志意驕泆皆不免溺於聲色繁華何況措大文士而猶於玄

風清德聲色是耽乎

為金結遊俠千金買歌舞丹青映第宅從者塞衢路身為他人役名聲落塵土他人一何傷富貴還自苦東方有一士敝垣半風雨不識絲與竹飛雀滿庭戶一飾或不飽夜夢無驚寤此事古來多難與俗人語

文文山作

凡物以適為得以足為至故居約思泰得少為足而履高危者多懼處豐亨者多憂富盈滿者招損物盛則衰物壯則老是故樂生於不足而憂生於有餘也

華嚴云世間之樂無非是苦衆魔境界惑人所貪諸佛所訶一切苦患因之而起忿恚鬪訟更相毀辱如是諸惡皆因貪著五欲所致觀諸世間貪少欲味受無量苦

士大夫居官居鄉一味愛錢貪求無厭揚揚快意矣畢竟徒貧子孫酒色之費且貽子孫覆亡之禍或夭天年或犯重辟皆以富故恣意妄為所生在儆戒不在富也

今士宦之家皆積財巨萬猶營營不已夫人於稟受

之利其財帛金寶皆有分限如萬斛之舟只可容萬斛更加數斛則沉矣唐人小說中有掠剩使之語言人命中財物皆有定數少過其數則天遣一使掠去之但適滿其命中之數而止夫士夫之意以爲人孰無事若財貨有餘則緩急有濟不知今世人亦有散財獲福之說夫散財何以獲福亦只是言人貲財太多過其分限則冥中之神以橫事耗蠹其財若適滿其數則事亦不至矣然與其先因事以儲財不若預踈財以預事此皆先賢權教欲人之好義而踈財也

夫讀書之人正欲明理今世士夫讀書萬卷而對脈於此有至死而不悟者吁可歎哉

若不守護眼耳等門則貪欲生於飲食不知節量則貪欲生親近女色則貪欲生受諸樂則貪欲生以思癡故貪欲生於不淨中生淨想故貪欲生與多欲人共同事故貪欲生懈怠不勤修善則貪欲得便於非行處行則爲貪所使觀不淨等未能壞緣則貪欲得勢從久遠來常習貪欲故成貪便則易生又思量心弱隨逐所緣不能制伏則貪欲生又於貪欲中得見利味不見其過則貪欲生又此貪欲爲害甚大深貪者則不顧戒不受教化不見衰患不觀罪福如狂如醉不知好醜亦如盲人不見禍利若人能知一切諸常則無貪欲若人能見世間皆苦苦因緣貪此貪則斷

斷

世人只爲體面二字百事勉强身心爲之罷勞名行爲之瘵裂試問供張應付費從何來饒者既匱窘飾之者遂盻產業若作宦則竊帑藏朘閭閻居鄉則事居間恣漁獵護惜小體面而傷大體面而不顧豈不大

錯

貧不貌富可以長貧牽稱肘見納履踵見不爲友愧殺鷄飼母摘蔬飼客不爲客愧夫惟不愧乃見古人風格之妙近世人馮陵意氣塗飾耳目貪於家不貪於身貪於親不貪於賓閑不露寒酸本色能自拔俗而其未難持恐不能不別開徑竇

權利是外貪愛不能鑒戒而知止足則事有變衰之禍恩情是內貪愛不能覺了而求出離則身有生化之輪

以不介之故獲善利者三不涉畏途不履危機一也量入自足身閑氣和資養生之道二也習靜悟空深知理性之法三也

人生苦樂二境而已莫不欲避苦趨樂而有不能遂者制於命也苟制於命則無奈何而有可以自樂享之而不自知與夫初無所苦而妄自生苦又有作顛倒見反以苦為樂妄生羨慕之心而以不得為苦者是自取之非命所制也非愚而何至於為未來事預憂為子孫計預憂為不可着力事閑憂是顛倒見非

所當憂而自取之者也若乃慕官職之高而不知有履危機之憂慕聲色之樂而不知有伐性命之憂慕妄求之為樂而不知有造罪業之憂亦顛倒見以苦為樂而徒羨之也

黃山谷云人固與憂樂俱生者也於其中有簡擇取捨以至六鑿相攘日尋干戈古之學道深探其本以無諍三昧治之所以萬事隨緣是安樂法

憂是愚人所有智者則無是故愚者共憂雖除亦能深生熱惱憂要以智斷

至親間將有可怏怏者但願能以慈悲喜捨視之則冤俗氣消心安意樂白頭受福以庇孫曾

家人有過不宜暴揚不宜輕棄此事難言借他事隱諷之今日不悟俟來日正警之如春風解凍和氣消冰纔是家庭的型範

子孫亦是衆生顧戀不可太深責備不可太重

梁太翁行實事父母奉不越羹湯而花晨月夕時奏鮮為騁其技諸子書答聽之外傅一無所督敵宮之內雍如閒有不睦而家者譽許若子曰人生父子兄

弟夫婦皆由夙緣計其聚首直可數十年轉盼成幻何用此傷恩害義為噫有道之言哉

馮道與趙鳳同在中書鳳有女適道仲子以飲食不中為道夫人詬罵趙知令婢長號知院者來訊凡數百言道都不答及去但云傳語親家今日好雪

視親如疏則親可常保也視急如緩則急可屢謀也

為瞋恚者欲惱害人而返自害所有身口加惡於人自所得害過百千倍故知瞋為大自滅損故智者欲令自利得免大苦大罪應當行忍

張文元公曰夫人不能忍者則有惡事發作嘗如絲風起濤生致覆沒能忍之者必得惡事消滅嘗如沸湯沃雪不暫停留

王荊公曰莫大之禍起於斯須之不忍一言一動毫釐不忍遂致數年立腳不定又詩云愚濁生嗔怒皆因理不通休添心上焰只作耳邊風長短家家有炎涼處處同是非無實相究竟總成空

無弊絕者即為解脫除熱惱者便獲清涼雖未成靜定之功而且得逍遙之趣

自今或值一切不如意事當即時而先覺屹然不動在我而已苟不能然於已何益

晉書謝鯤傳中多說鯤規諫王敦之事是時朝望被害皆為其憂而鯤推理安常時進正言而敦不能用讀鯤傳愛此推理安常凡四字夫自古及今有無數之人無數之情無數之事是非曲直得失利害憂恚若樂種種不同理之常而大者也若以道斷但推而安之都為夢幻卻觀群動終歸乎空不用鼓發於言下留滯於胸中此乃無礙法門之最也

唐圭峯密禪師有指示學人最後安心[illegible][illegible]之法先有敘述之言云諸修行人但將不認不[illegible]之智照於身心自然覺疾病時痛惱時或暫安樂時[illegible][illegible]乖意時喜事適情時所有種種念慮千般萬類皆如幻化影像皆是他緣索靈一心如鏡之明未曾不照斯為真我我既本無病健無死生誰能勞神而愛他妄緣乎已曾千萬億劫妄愛之竟何所益非惟無益仍展轉招於妄苦今但自保靈明免遭妄執所繫即捨此身趣後身時無所慮也詳密公之言雖僧俗不同而

紛累一也乃至族之蕃衍因而緣亦增多固當如是但依此教誠以覺智斷之慎勿一向愛撓若能如此便是得親切法門也

儆然之念出於天性非素蘊蓄既過既已不用存其久悔止可思其漸戒人有疾苦或多偶爾非因所作無如之何歷觀幻化之軀而有甚於已者推此二理足以自寬

古今以來載籍極多何所不有或脩德而遭橫謗或積善而遇災害或施恩而酬以怨或守清而污以貪

或德厚而得小官或求全而得毁竟如此之類不可
樣舉人以爲典不知是乃天下之大常也當此之際
即宜推理安常任運而遇若不勝其私而汲汲以鳴
其不平是亦小丈夫而已老子云不知常妄作凶
山谷跋贈俞清老詩清老舊與庭堅同學才性警敏
無所不能喜事而多聞白頭不倦談諧啟弄則俳優
孟東方朔之爲人然資亦辯急少不當其意使酒呵
罵又似灌夫蓋竟饒以是忿愠欲祝髮若浮圖人衣
日兒與俗子浮沉予曰公宜少自寬係予安能爲輕
重去而與祝髮者游其中雖有道人亦如沉江九肋
鼈爾與俗子爲伍方自此始

世網彌天跳一網旋入一網甚而跳之不得入網更
深反不若安意網中作跳法最便宜也

世間會討便宜人已是世間會喫虧遇者何也會討
便宜的人伶俐玄通其於天下一切情形精微通脫
無不照了然後熟審便宜所在而力就之如老姍馮
道之徒胸中壘塊無所不抹煞故無所不便宜此豈
落地便便宜也哉又曰故不如沒孔竅人饑食渴飲

夏爲冬締胡亂酬酢隨地昏昏雖爲討便宜之尤
者耶誠如茲言終其身豢養圈牢不知喫虧便宜爲
何物

華嚴經以事事無礙爲極則往日所談皆理也一涉
世法頭頭是事那得些子道理看來世間畢竟沒有
理只是事一件事是一箇活閻羅若事事無礙便十
方大地處處無閻羅矣又有何法可脩何悟可頓耶
然眼前與人作障不是事却是理沉淪百劫浮蕩苦
海皆始於此

但勿認題太大坐人太難稍加平易自成坦途過於
裁抑又爲人所窺今世人從世情生又在世法中長
養不能脫世態故恒也

昔賢有云不爲俗情所染方能說法度人益光明藏
中孰非游戲若心常清淨離諸取著於有差別境中
而能常入無差別定則淫坊酒肆徧歷道場鼓樂音
聲皆談般若倘情知物隔境逐源移如鳥黏黐動傷
軀命又烏知所謂說法度人者哉

王世懋遠壬文小雅之詩云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

語曰百足之虫至死不仆是以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匪特敦倫亦以保世也而昏庸敗類之夫往往兢纖芥之利忘棠棣之情寧外侮之是甘而內鬩之必搆卒以兩敗俱傷爲世道僇夫錐刀得失閨闥語言非有不共戴天之仇傾貲破產填胸扼吭非有催呼謔浪之娛囚首頸鉗城旦鬼薪非有樓船管簫柔曼靡鮮之樂也然而路辱若榮赴憂如樂之死而靡悔者何哉起於交游之弗慎而袁壬之漬潤深也凡大家之產非訟弗破壬人之謀非訟弗售淫枝蔓何所不至兄弟特其甚耳愚請極言壬人之情狀爲世作鑒令吾子孫不逢不若可乎大都膏粱之子事變未經盛氣思樂而游手無藉小技賈儈之人摩肩待隙於下其名不同曰門客曰食客曰狎客而出於壬衰者十常七八我好在酒則以酒糾品令長夜浮白之術進我好在色則以妖童艷姬牽合幫襯之術進我好在謔則以擊節拊掌甘悅傳會之術進我好在游則以蹴踘狗馬朝歌夜行之術進我好在賭賽則以六博蒱奕呼盧擲采之術進我好在玩好則以

奇技淫巧鼎彝丹青之術進所謀必遂所欲必從其以當老成拂士黃髮莊嚴之顏色離合異趣已相倍蓰而亡算矣猶慮猜生於覺悟則時進小忠以固其心術窮於較量則時進小利以昏其智甚者內施於妻妾以爲內援外賄其童僕以爲外蔽根蒂既深膠漆不啻狂童之志固爲太康而壬人之心殊未屬厭以爲事或得已則樂利之途易窮兵出無名則乾沒之資難啓身非搆難則引進之門尚狹使其事可循環無端而身可居間獲利其必由訟乎於是搆扇異同橫生是非親可使讐滅可令趨而主文賣律作奸積成之夫始入延爲上客矣出入公府增減文字非吏莫餘非交莫通而猾吏奸胥伍伯之儔皆得列於坐上矣故爲多端日候訟庭無論帑財絹帛有需必給而擘鮮飲醇大豕肥飩之味日充盈於口腹矣至其交鬭纏綿之狀譸張虛憍之謀百籌難盡或增情於敵以撼我使應兵之費日加或輸情於敵以病我使彼此之賄兩入我倦而思息則挑敵以致我之復與敵厭而求和則激我以困敵於終訟勝則鼓掌而

運□敗則拊膺而流涕錢帛恣其出人帷幄仗爲忠良閒有懿親正士危言勸息而我更視爲外向播首而莫之從矣逮夫形見勢詘智殫力窮覺而遠之則黨類蠅集而難驅怨而絕之則把持陰事而明禍展轉而訐無所出則重賄猾紳以求直而彼即是過付分抽之人空匱而勢不能支則闔居棄產以償負而彼猶沾沾作中求謝之利家徒壁立身負纍絏妻子愁尤津膏磬絕而向之啗食門下者盡已鳥獸散去蹤不可蹤覓間有一二稍知意氣之人或憐我貧窘蹴

未離或引入富家而相報指天握手定爲石交而利吻惡少猶藉口雷陳以欺後來之游閒公子嗚呼與其絕交息游於貧窘乖離之後孰若早鑒而預遠是夫之爲安與其稱貧賤之交爲不二心之人孰若交端人正士終其身不至於貧且賤焉之爲得也至恒于賭搏訓大抵事近於戲則易染心涉乎利則難逃是以博賭之事不計大小久暫皆足以廢業喪心招愆動氣甚者鬭毆損節露恥揚羞又甚至敗家者有之亡身者有之豈乎一念少差遂至於此此以

兵事言之減禮義而尚兇頑去真誠以使機變當揚得失交戰營營怒目揚聲無慎多厭冒昏而莫知甘饑渴而不顧盡日終宵雖勞不怨耗神殫力自苦何辜且因多寡傷朋友之情競錙銖啓是非之釁僨者惰業農者失時商者蕩貲工者忘事甚身誤已未有若此之甚者也及其彼此息爭勝敗攸判得者不足以償勞失者愈有以啓悔割不忍之金强忧然之態久爲囊物頓付他人趙璧隋珠受之不德縱乎曰稱爲至契者欲假分文艴然變色雖靦顏屈節以求

之不可得也此時此際憂容可掬嘆氣頻呼內訟默思欲追無及人亦何苦而自取如此耶及其臨夜歸家吞聲飲跡含愁有慎垢面有妻子不爲歡毋不爲顰蹙剩汁殘羹亦一吸而盡猶且多營處置之謀將作恢復之計夢魂顛倒博骰相從甚則悲憤迭興寢寐俱廢禍由此釀疾由此媒反而思之非不得已事也人亦何苦而自哀如此耶及其或稱貸於人或沽典於己急急孜孜惟求再逞飲食所在若將不遑視得若取攜資也豈知屢賭屢敗之勢難救救未盈之本

無威。氣弱心灰。人皆可侮。猶紅兒六十無一從。千方之所獲者。一旦失之而不足矣。屬望雖殷。徒爲空想、之迹耳。人亦何苦而自戚如此耶。及其黃昏將近。急興方濃。雖其心欲言旋。奈何勢不由己。索燭求油。拋家寄宿。致懸父母之憂思。因爽親朋之信約。過夜無兒。童于倚門而迎。逐想難求。佳人守屋以待。吾方逞雄心。爭博手。囂囂然自以爲樂也。身親不善。衆愁一門。反己懷慚。細思無益。人亦何苦而自玷如此耶。及其屢試不利。與阻於囊空。志靡於梢短。袖手旁觀。眼

紅心熱。欲棄之則意有所難捨。將復之則力有所不能。躊躇莫決。如醉若癡。家事人文。非惟不復措念。一勉強爲之。亦恍然若失矣。昏迷沉溺。戀戀不忘。俯首憑几。形影相弔。人亦何苦而自溺如此耶。又有一等奸險小人。專一伺訪良善。乘其可入之機。附以知己之列。言動之。利誘之。酒食結之。作弈成籠。不至於追入不已也。及其誓發一把。釣餌一吞。始之所言。毫不能應。虛利雖無。實禍先至。且彼機械熟於久練。詭詐出乎多端。色有鉛沙。馬有豌注。雖慧黠者亦墮術

中。況以愚弱之身。而當彼無窮之計。則其勝負不待卦局了然可卜矣。即握陶朱之金窟。輸猗頓之鑄山。日亦不繼。況其他乎。人反不悟於斯。必欲與之相馳驟焉。嗚呼。是猶石投溺水。愈拔則愈沉也。羊觸藩籬。愈進則愈困也。求其能濟事者。吾未之見也已。間或僥倖少得。人即恣尤。弱者懸恨之以心。強者直拒之以色。又有狂悖之徒。從而怨於親。告於友。訟於官司。體面大傷。廉節盡喪。較之微利。孰重孰輕。嗚呼。厲害相係。必至於斯。而猶不知悔。更將何待耶。又嘗知夫

色也。古稱五白。戲始牧豬。無金玉之質。無蓍龜之尊。斯無耳目之見聞。其初蠢然一骨耳。切磋焉。朱墨焉。斯是矣。至於投叱之下。偏能順小人。欺君子。死轉隱見之間。欲少假借。而一毫無所容。其能卒亦付之蠢然之骨耳。嗚呼。人靈萬物。乃皇皇焉仰求於蠢然之骨。而又爲蠢然之骨所窘困。可哀也哉。故擇術貴精。與人貴正。苟不能擇而與之。一旦誤入於內。恬不知愧。及對達尊長者。惟恐聞之。設或言及于此。亦掩面不敢贊一語。嗚呼。肆欲於朋淫之日。而曲文於君子之

前將與塞耳盜鈴蒙頭擊刃者等耳欲人之不聞且見也何可得哉况乎此行一聞百惡皆至納污引傷莫不由斯賢者不爲禮富者不爲托智者目爲愚倫者鄙爲敗父母指爲不肖鄉黨指爲不齒小說鑑頭致膺衆謗競者未實謗者潛加嗚呼覦富不齒之名以易難堪之利雖鄉人不爲而人竟甘冒可悲也夫自取自溺者既如此可哀可悲者又如彼然而斯人之耽且好者何哉不曰仗此肥家則曰冀此取樂噫陋哉言之過矣天下之利何事無之明經足以干祿

用武足以要封需賈足以蓋資桑麻足以廣積皆事也則皆利也何獨喪名節以求之乎吾恐家未必肥而空虛孱弱之勢先逮之矣肥者果安在哉天下之樂何事無之讀書可以開襟聽彈琴可以怡性情植花可以觀天機養魚可以寄生意皆事也則皆樂也何必冒污辱以求之乎吾恐樂未必取而憂愁抑鬱之思先逼之矣樂者固如此哉况其展轉相尋鬬彼此兩朱機杼脂膏賭鏁於囊頭之手田桑汗血潛消於錄事之家所謂鷸蚌相持漁人得利正謂此耳壺

不鑒諸古人乎忿心生於博弈致殘鴻歷之糈淫行起於點籌因造房幃之醜樗蒱百萬達者見譏坑塹二三宦途有誚家產之俱盡桓溫幾喪蒲渠鬱石之無儲劉毅將爲浪蕩至於投馬以絕呼亡羊以從事四緋以彰快孤注以明窮不可收舉而其爲累一也自古迄今遺聲尚臭由今迨後取法貴芳故其白衣事省黃口身閒取此消遣固無暇責矣乃若言儒言貌儒貌服儒服冠儒冠者亦倡和成風競相篤好史籍詩書束棄高架雖蒙塵積垢而心厭志奪覦如仇

讐小而人事禮文因之盡廢及其較技掄選之時風聲晷影之下榮辱甚關心手莫措日之相與以爲樂者果能代吾否耶及今知改則名可全家可保終爲倰褰苟遂昏迷吾不知所稅駕矣

又况昭醒迷論夫人之常情非愛財則愛身也非畏法則畏理也非慮前則慮後也非好名則好勝也人之於財或以毫釐而貿易無成或以分文而童僕皆撻或以假借而朋友分袂或以不均而兄弟搆訟至於淫色則傾囊橐破家貲而欣然爲之甚則同飯孛

胥盜賊。而終身不悟也。謂之何哉。人之於身。或以墜馬而畏騎。或以危船而勒渡。或刺其皮膚而艴然怒不可當。或小有疾病而戚然恐不可越。至於淫色。則耗元氣。喪元精。而恬然安之。甚則染惡瘡。轉弱疾。而甘心不悔也。謂之何哉。且無祿者犯奸有罰。職役者宿妓有禁。法之可畏也明矣。今之人縊死於舊院。刺死於南樓。爲嫁買而經官問革。豫淫奔而出醜遭刑。夫以吾之一身。仰有父母。俯有妻子。上有君師。下有姻戚。其可爲之事甚多。而乃以女色罹法。不亦可羞

之甚耶。色荒之訓。書有之。冶容之誨。易有之。理之當鑒也明矣。今之人。正氣挫於邪氣。名節喪於妖媚。居鄉則見嗤於閭里。當官則見鄙於縉紳。夫以吾之一身。爲後人樣範。爲鄉黨儀刑。爲光民標準。爲庶官表率。其所係之責甚重。而乃以女色致累。何其不思之甚耶。祖之有孫。願其繩武。以顯吾門庭。父之有子。願其克肖。以分我憂慮。今或爲色破家喪命。辱其祖父。而祖父以此恚恨。至於病且沒者居多。是使其身爲不孝不慈之身。雖有他能。亦不足稱也已。光前之道。

須如斯乎。妻之有夫。望其爲我之依。而一醮不改。子之有父。望其爲我之天。而百年永賴。今或爲色損家蕩業。離異妻子。而妻子以此流落。至于見辱他人者恒多。是使其身爲無禮無義之身。雖有豪才。亦不足取也已。裕後之道。又如斯乎。死于戰陣者以勇名。死於諫諍者以直名。而死於色者。名之爲敗子。爲其破家也。名之爲白蟻。爲其壞屋也。稍有好名之心者。當有所擇而不爲矣。子之業學者以文藝勝人。子之業農者以本分勝人。其出於淫色者。或生爲男。何忍使

其爲優也。或生爲女。何忍使其爲妓也。稍有好勝之心者。當有所憚而不爲矣。或者以子美之四娘。安石之雲月。東坡之琴操。陶穀之弱蘭。爲四公之樂。而不知此乃四公之累也。或者以相如之竊玉。韓壽之偷香。張敞之畫眉。沈約之瘦腰。爲四公之豪。而不知此乃四公之失也。故與其爲項羽之劍虞姬。孰若爲雲長之斬貂蟬。與其爲君瑞之謀崔鶯。孰若爲睢陽之殺愛妾。與其爲徐生之泰嬌紅。孰若爲買清高之撒烟花。明此於窮爲清白之君子。明此於達爲正直之

大夫明此於寒微可以立家明此於富足可以保業而俚言所謂膠悶鉶與色不迷人者是又悶悶之所素饒也余無庸贅矣

莫雲卿酗酒戒昔王無功著五斗先生傳而劉伯倫頌酒德盛言醉鄉之致於是張飲者赤幟晉諸名流入狗竇豕圈累至傷生滅德禍貽國家故樂令議之夫名教中豈少立身榮名之地何至乃爾荊卿混迹屠沽灌夫蓋寬饒使酒罵坐彼皆有所爲慕義輕生其殆狂者之儔亞乎而猶不免身嬰戮辱宗社墟夷

千載而後使壯夫飲血死士吞聲假令諸君子能傾身爲知已善謀慮終始則燕太子未必首犯狂秦之怒而田蚡驕貴奚必甘心魏其以綱天下之謗口哉片語發憤不能自制甚哉酒之流生禍也噫其誤矣夫不解於酒德而襲古人之迹故有傷生滅德之咎即晉諸賢彼所爲有託而逃其將以是辱身汚行而幾免於禍者當以爲智而不以爲狂也淵明先生之於酒也避世者也畢茂世胡毋輔諸君之於酒也避亂者也荊卿之於酒也藏名者也灌夫蓋寬饒之於酒也憤世者也淳于生之於酒也玩世滑稽者也劉伯倫之於酒也傲世者也吾寧從樂令諸君子遊不欲附會荊卿蓋灌之徒而爲滅德之士已矣

豐暇觀頤卷三終

醉醒逸叟偶閱

敍逵閒遊贊敘昔神人在上輔其天理知溟海之禽不以籠樊服養櫟散之質不以斧斤致用故能樹之於廣漠棲之於江湖使夫淳朴之心靜一之性咸得就山澤樂閑曠自此而箕嶺之下始有閑遊之人焉降及黄綺逮於臺尚莫不有以保其太和肆其天真者也且夫巖嶺高則雲霞之氣鮮林藪深則蕭瑟之音清其可以藻玄瑩素率其浩然者舍是焉之攸躋

援世之彥翼教之傑放舞雩以發詠閑乘桴而憬厲况乎道乖方內體絕風塵理将長謝歌鳳逡巡盪八埏於玄流澄雲崖而頤神者哉然如山林之客非徒逃人患避爭鬥諒所以翼順資和滌除機心容養淳淑而自適者爾況物莫不以適為得以足為至彼閑遊者奚往而不適奚待而不足故蔭映巖流之際偃息琴書之側寄心松竹取樂魚鳥則澹泊之願於是畢矣

蕭統陶淵明集序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不忮不求者明達之用心是以聖人韜光賢人遁世其故何也含德之至莫踰於道親己之切無重於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駒寄寓謂之逆旅宜乎與大塊而盈虛隨中和而任放豈能戚戚勞於憂畏汲汲役於人間哉齊謳趙女之娛八珍九鼎之食結駟聯騎之榮侈袂執圭之貴樂既樂矣憂亦隨之何倚伏之難量亦慶弔之相及智者賢人居之甚履薄冰愚夫貪士競之若泄尾閭玉之在山以見珍而終破蘭之生谷雖無

人而自芳故莊周垂釣於濠伯成躬耕於野或貨東海之藥草或紡江南之落毛譬彼鴛雛豈競鳶鴟之肉猶斯雜縣寧勞文仲之牲至於子常寗喜之倫蘇秦衛鞅之匹死之而不疑甘之而不悔主父偃言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卒如其言豈不痛哉又楚子觀周受折於孫滿霍侯驂乘禍起於負芒饕餮之徒其流甚衆唐堯四海之主而有汾陽之心子晉天下之儲而有洛濱之志輕之若脫屣視之若鴻毛而況於他人乎是以至人達士因以晦迹或降鑒而謁帝

或被褐而負薪鼓枻清源棄機漢曲情不在於泉事
寄泉事以忘情者也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
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爲迹者也其文章不羣辭彩精
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横素波
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
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
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汙隆孰能如
此乎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
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

爵祿可辭不必傍游泰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風
教也
蘇子由管幼安贊云余自龍川以歸居潁已十有三
年杜門幽居無以自適稍稍取舊書閱之將求古人
而與之友蓋於三國得一焉曰管幼安蓋幼安少而
遭亂渡海居遼東三十七年而歸歸於田廬不應朝
命年八十有四而沒功業不加於人而余獨何取焉
取其明於知時而審於處已云爾蓋東漢之衰士大
夫以風節相尚其立志行義殆於西漢然時方大亂

其出而應世鮮有能自全者潁川荀文若以智策輔
曹公方其擒呂布斃袁紹皆談笑而辦其才與張子
房比然至九錫之議卒不能免其身彭城張子布忠
良剛簡事孫氏兄弟成江東之業然終以直不見容
力爭公孫淵事君臣之義幾絕平原華子魚以德量
重於曹氏父子致位三公然曹公之殺伏后子魚將
命至破壁出后而害之汝南許文休以人物臧否聞
於世晚入蜀依劉璋先主將克成都文休踰城出降
雖卒以爲司徒而蜀人鄙之此四人者皆一時賢人

也然直已者終害其身而枉已者遂喪其德處亂而
能全非幼安而誰與哉
天機之淺者以富貴功名爲第一天機之深者以倒
行理性爲第一各從其好兩不相妨
學古入官自知名宦覦覬考祥自知禍福勿萌貪欲
之心惧問衆人譽者受其承迎誑惑也
晉書陸機陸雲傳後詞其畧有云衒美非所𤣥有常
安韜奇擇居故能全性觀機雲之行已也志不逮言
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不知運鍾方否而奮力危

邦生在已而難長死因人而多促殺宗絕祀良可悲
夫噫老子云名與身孰親苟有務貪虛名而害身及
族者所弗與也
人有善避大權利如避網羅檻穽而行坦夷道路者
此名初脩安樂行也人能善避大嗜慾如避阬阱湯
火而遊清凉園沼者此名初入禪定門也了達之士
必信必果
梁劉慧斐解官寓居於廬山東林寺人稱之爲離垢
先生唐司空圖辭榮退隱於中條山王官谷自號曰

耐辱居士
杜子美飲中八仙歌賀知章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晉
李白張長史旭焦遂李適之也適之坐李林甫譖求
爲散職乃以太子少保罷政事命下與親戚故人歡
飲賦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爲問門前客今
朝幾箇來可以見其超然無所芥蔕之意則子美詩
所謂銜杯樂聖稱避賢者是也適之以天寶五載罷
相卽貶死袁州而子美十載方以秋賦得官疑非相
與周旋者蓋但記能飲者耳惟焦遂名跡不見他書

適之之去自爲得計而終不免於死乃知棄宰相之
重而求一杯之樂有不能自謀者欲碌碌求爲焦遂
其可得乎
李文定公坐與丁晉公不相能中常鬱鬱不樂舊中
書省便門有其手題詩一聯云灰心緣忍事霜鬢爲
論兵凡數十處此裴晉公詩也其全篇云有意効承
平無功答聖明灰心緣忍事霜鬢爲論兵道直身還
在恩深命轉輕鹽梅非擬議葵藿是平生白日常懸
照蒼蠅謾發聲嵩陽舊田里終使謝歸耕裴公之言

猶及此豈坐李逢吉元稹故耶又有在太原題廳壁
一絕句云危事經非一浮榮得是空白頭官舍裏今
日又春風則此公胸中亦未得全爲無事人緣野之
游豈易得哉
九江有琵琶亭卽白司馬淚濕青衫處也或曰樂天
學道者然讀其詩於得失之際何介介也夫未免有
情榮謝厚來其始何得無動蓋至徘徊東西林躡飛
雲履仰看山俯聽泉築草堂鑿蓮花池則遷謫之感
頓爲銷氷點雪矣方士大夫封畺交爭磨戞不休贏

共事者多爲横海萬里之行而樂天優游嚴道里宅中臥天竺石玩華亭鶴種折腰菱聽霓裳曲者數十年此其先幾之哲亦何可及而猶以得失介介議之過矣

楊文公孫禁林爲汝守張尚書詠移書云張老子今年七十矣氣血衰劣洒然沉昏入靜自守以冥排邪忽報來緘不審大年官若是而守若是又思大年氣薄多病遽逐移疾之請盛年辭榮是名高格若志不及氣屑屑罹禍者自古何限大年素養道氣宜終蹇掃地莫致潤屋得若得時樂害生民大年知張老子乎老子心無蘊蓄絕情絕思觀身世若脫屣豈能念他人乎大年自恃不宜其弱直氣勁如華崖之在目

古來不得意於世緣因而自甘游泳以至方外但得道者不可勝數其初俱非忘情世樂者也特世樂之路已窮不得不尋寂寞之樂蓋久之覺寂寞之樂遠出世樂之上然後悔向者馳求之非計此亦機緣湊合使然乃學道者之幸也

年老名利之心漸消思中年時馳逐若龜大人之觀兒戲坐客之稱優人況於中有所得以道眼觀俗態乎

士處世視富貴利祿當如優伶之爲參軍方其據几正坐噫嗚訶箠群優拱而聽命戲罷則亦已矣見紛華盛麗當如老人之撫節物以上元淸明言之方少年壯盛晝夜出遊惟恐不給燈收花暮輒悵然移日不能忘老人則不然未嘗置欣戚於胸中也觀金珠珍玩當如小兒之弄戲劇方雜然前陳疑若可悅及委之以去了無顧戀遭橫逆機穽當如醉人之受罵辱耳無所聞目無所見酒醒之後我之爲我者自若也何所加損哉

博浪一椎張子房不必論即始皇大索十日即止亦自有英雄收放處若使日日捕賊終始不出則冬大子與縣伯州尉何異豈足稱聖人之威哉盧仝茶歌飲到七梳自然當有箇結局不然此詩無了期矣始皇極龐悍入邦得此意故其威不褻

慶曆中韓范富執政日務興作時章郇公爲相張文定因往見之語以近日諸公頗務興作如何郇公不

恭見數問之間得象戲兒小兒跳躑作戲禁止不得何觸着墻自退耳方其來步時勢難遏也本幾三公悉能文定嘗曰事不可競古諺曰遲是疾疾是遲斯甚有理當其盛衰之際不勞力而成不勞慮而敗理之常也

殷浩於佛經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支道林林乃虛懷欲往王右軍駐之曰淵源思致淵富未易可當且已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縱能服彼亦名不益高若不合便喪十年所保持乃不往

權勢之門其利害入幕之客不能見而千里之外見之仁義之門其是非振衣之士不能定而百世之下定之

蕭晉書宣紀仲達能知丘德於始事而竟爲之用丘德能知仲達之終圖而卒遺之資英雄之可笑有如此

發棋不用完自是達道人語晉楊濟書曰天下大器未可猝了而相觀每事欲了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癡復爲快耳故達人以不了了之

孔子欲墮三都三都不可墮便止猶著大義足矣此非癡兒所知也

撓元之之智也其料張說明矣救時之相定於生前千載以爲公論何必求名於說說未必能軒輊之也其遺令云周毀金像而脩甲兵齊崇塔廟而弛刑政一朝會戰齊滅周與此其言足以傳矣而何假於說之文也惡在其智

古人爲學自孝弟日用賓客應對以至山川離合戰攻次第古今勝敗風雲變態日星度數閭里興廢燦然如在其目其閒居廣覽必求高山曠野舒懷發憤至或求異代陳跡戰場故壘荒丘亡國如太史公過大梁阮嗣宗登廣武昌黎祭田横弔望諸君墓其蹐蹟彷彿收拾形勢想其肩次如鋪千星奕布陣往往精是以男非必真有是境也不着腐儒俗士佔俾不出丘里生隨死盡滅沒誰紀歐公太平出守而欲求脾脈就翁之處東坡所至登臺有長楊五柞之感淮陰不終之恨無非取諸人者謂其所見畧同可謂其不病而呻吟亦可此則學之所以爲有用也

胡明仲評諸葛亮當此之時獨掌元帥慘戚而歸覲
師懽忻奏凱振旅一榮一悴存亡關焉時運不留世
代遷改向之成敗利鈍皆爲陳跡而青史所載赫赫
若前日事孔明忠義之行節制之兵皆可詳細思維
反覆參攷使人慨氣激昂因以興起而曹操司馬懿
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狗奴猶羞而不取然
猶夸奪椎俏於俄頃間何足道哉以是知今古一心
理無間斷　楊再思豈再思貴爲將相一善無聞而
有兩足狐之譏自無知者觀之必以謂賢於張柬之

崔元暐之徒矣彼其自處亦必曰白璧不可爲吾寧
以偷合而全身也嗚呼天地久遠人以一身生死其
間何翅白駒之過隙君子所以異乎小人者勉勉於
爲善不與草木俱腐耳使柬之元暐之徒無善可稱
而又罹寃横是誠再思之不若也故君子不較榮辱
成敗於一日以千載自期而已矣　高駢被囚君子
之事其心不以一物自累衣服飲食不得則不生猶
直寄焉餘可知矣虛明正靜可以監天地照萬物何
往而不樂　李林甫身未及寒剖棺抉口奪諸庶人

以葬十九年所積悖入之貨還歸於官子孫竄流親
黨被斥前日之威勢富貴一旦如飛烟浮塵不可搏
玩未用援引前古與之同朝者裴耀卿張九齡嚴挺
之盧絢諸人生榮死哀曾無此患而國忠終不鑒戒
隨以族滅
百尺竿頭裊裊身足騰跟挂駭旁人漢陰有叟君知
否抱甕區區亦未貧此晏元獻詠上竿之詩也王荊
公見而題其後云賜也能言未識真誤將心許漢陰
人桔槔俯仰何妨事抱甕區區老此身二詩見諸石

林詩話倪文節經鉏堂雜志言荊公未用時天下以
重名歸之一旦顯用變盡名譽惡盡善類用盡心術
新法一變馴至禍亂使其當時高臥不起安得有此
不達者未必不爲禍也故李大方亦有詩云可憐一
代經綸業不抵鍾山幾首詩
王旦從東封車駕回過陝魏野寄以詩云聖朝宰相
年年出公在中書十二秋西祀東封俱已了好來相
伴赤松遊旦袖此詩求退得謝寇準自永興被召野
亦以詩送之云好去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

公得詩不悅後二年貶通州每題前詩於廳刱久吟
哦之說者謂寇萊公之南遷不如王文正之早退然
公題驛亭詩未必不既悟於魏處士者其詩云沙堤
築處迎丞相驛使催時送逐臣到底輸他林下客無
榮無辱自由身夫榮辱猶自小事若夫一朝綰印千
里輿棺此又更輸牖下老人一着也

居常妄想恨不見厥起鬪兵責育鬪力龍施鬪辯張
許鬪法倕般鬪巧秋壯鬪奕此數人者非幸而不遇
其敵以獨擅其名蓋不幸而不得其偶以各盡其奇

也雖然此猶各有所試以成其名於後世是未為不
幸者故有不幸無所事事而不見其奇之所止者矣

小宋好客會賓於廣廈中外設重幕內列寶炬百味
具備歌舞俳優相繼觀者忘疲但覺更漏差長席罷
已二宿矣名曰不曉天大宋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
內讀周易聞小宋點華燈擁歌妓醉飲諭所親令詰
讓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宴窮極奢侈不
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州學內喫虀飯時否學士笑
曰卻須寄語相公不知某年某處同喫虀飯是為甚

底
沈文通喜吏事資政斷以療疾韓持國喜音樂消憂
帑以邦著范德孺喜琵琶需繁絃以就寢三人者必
有待而後遣所養可覘已又孫龍圖喜讀書晚年病
目令二人更讀於旁差得之

旋行之牛主人僩而休之令散處於野北視之旋行
如故見者爭相笑也夫不有功成名遂身退而終不
能自放者乎有云今世仕宦都不類優伶優伶舍其
故我扮脚色於當場士大夫苟且當場但脩邊幅於

林下蓋優伶遊而歌哭者耶

眉公見聞錄國朝風氣淳朴有父兄之於子弟惟恐
荒書見徵者常熟人黃鉞嗜學而家無書日遊書肆
中借觀之或竟日不歸國初法峻士不樂仕人文遁
逸邑下多方求賢甚急鉞父見鉞好學甚恐不免數
慫之弗為變乃令督耕葛澤陂田令鉞託市鹽酪
一二日入城借書觀知閒沿道披閱至陂輒盡毋以
為恨隱者楊濛避雨泊舟鉞舍旁見鉞倚篷讀書就
覛之曰豎子學如此哉日讀幾何對曰我苦無書讀

其過目不忘也深曰我有書藏[illegible]處深捕不下萬
卷竪子能從我遊乎鈹喜從深入身至其舍乃令其
子福與鈹同業三年盡其書縣聞之俗賢良深怨鈹
曰吾遭亂世家破族散携兒耕讀遠郊以全餘生以
子好學舉書供業一何不善勝非累吾兒耶鈹謝曰
第無恐乃說尹罷福獨遣鈹試入太學後官至崇應
與蘇州守姚善供死建文之難今子弟善於舉拔鉄
剌父兄喜見肴宇甚而有導之者矣無論楊深不可
得即鈹父亦不可得

三崖歐陽公居官刻勵謹約數以職守忤權倖嘗曰
先民有言君子全身遠害惟有不仕而已既爲官又
避禍有是理乎此某所以終身者也

南華篇目有應帝王應字特妙古之至人得其所性
恬淡自然而已其於帝王衆而加之皆湛起而應不
得已而受也譬如今日良民耕鑿足樂琴書自怡出
孝入弟晚食晏起一旦舉爲地方總甲之類有一非
強非不得已者乎故古之人視帝王者天之役也巢
由務光皆避役也舜禹不幸而承役耳降及後世樹

名易中[illegible]錢求僕爲牛馬不言勞瘁知效一官並
高氣揚此譬如無賴小民營求總甲地方而不知賤
吏之勞鞭朴之辱良民已望而却走矣古人眼孔大
所以地步高非帝王將相不足以滿其器後人視以
爲福古人視爲唾餘也一切不用所以一切成歸後
人眼孔小所以地步窄即丞簿令尉亦足以爲福也
一切欲之所以一切不來應之爲義妙矣哉

杜子美依劍南嚴武嚴武辟爲參謀子美有遣悶詩
云束縛酬知己蹉跎效小忠桓公謂孟嘉云人不可

以無勢我乃能駕御卿若杜子美與孟嘉是皆有所
不得已也善乎陳仲微之言祿餌可以釣天下之中
才而不可啖嘗天下之豪傑名航可以載天下之猥
士而不可陸沉天下之英雄

淆去華云郭子玄註莊子有云寄去不樂者寄來則
荒矣此言非深於體道者不能至人寂而能感大公
順應亦只是識得寄字識得是寄則知寄有去來而
我本無去來去有悲來有樂而心本無悲樂往見一
人落魄無歸每以飲爲樂一罷酒則長嘆若病又見

人自幼好遊[illegible][illegible]老益不得已謝大官[illegible][illegible]小而一日無博徒轍百方致之之二者人知笑之而不知此特其淺之乎寄者若夫貴臣之溺志乎權位也達官之覬倖乎經畫也才士之單思乎篇什也終其身不知其爲寄也薪焉思之其寄彌深其累彌大得之則喜失之則悲有與乎幽夫之於博徒之於賭賽乎余中年來似於寄之來去頗知一二但其下手處似與郭言先後稍異即如官之榮辱必先見得他人榮者與我了無與焉一旦偶被之躬於我若無干涉先有此心一退學便如故境易處又如日用間游飲催合之事過覺得倘然應迹淸來無味便好境然獨坐無罔蓋從不荒處下手有巴鼻不樂處自然得無也曾爲醒樂翁賦詩云定須美酒始足樂但醒便到愁城邊遮正如此要之理無二致各於入頭有先後耳

口於味四肢於安佚性也然山澤靜者不厭脫粟而嗽肥甘者必胃寒出入衙署拜起之勞人也何口體二性相妨如此乎固好逸亦復惡饑未有厚於四肢

而薄於口者淵明[illegible][illegible]北窗下高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則遠矣[illegible]無儲粟三旬九食其如口何哉今考其終始一爲州祭酒再參建威軍三令彭澤與世人奔走祿仕以奄饑劬者等耳觀其自薦之辭曰聊欲絃歌爲三徑資及得公田亟命種秫以求一醉由此觀之淵明豈以藜藿爲淸惡肉食而逃之哉疏粗之岀不堪拜起脩情之性不任簿書雖欲不歸而貧貧而餓不可得也予賭槩括歸去來辭爲哨遍首句云爲口折腰因酒棄官口體交相累可謂親切矣譬如好色之人不幸寡受淸羸一經聲疾欲無衙厭亦不可得蓋命之急於色也淵明辭印而歸尚可執杖耘丘持鉢乞食不至有性命之憂而長爲縣令則韓退之所謂抑而行之必發狂疾未有不喪身去命者也然則淵明者但可謂之審緩急識重輕見事透徹去就脩脫者爾若蕭統魏鶴山諸公所稱殊爲過當淵明達者亦不肯受此不近人情之譽也

慈湖有言人生不可被一區宅子幾畝田園[illegible]却自巳岂於學人分上直是淺淺事雖能克克能不爲宅

子田園所府者方能不爲宇宙牢籠世情羈絏無者無今浩然天地

貧賤不如富貴耶抑富貴不如貧賤耶人莫急於温飽靡衣華飾固美矣然補破遮寒其爲温則一也甘味盛饌亦佳矣然糲食充饑其爲飽則一也温飽之餘何必羨富貴哉彼委積愈厚鞭算愈切錙銖愈白計慮愈深第宅田園器用服飾爲嘗兒其厭足爲子計又爲孫計惟恐其不克紹日間飲膳失期會夜眠不能甘寢貧賤者不如是之勞苦也肥甘沉湎乃致疾之媒粉白黛綠皆喪身之具動由順境難禁摧挫少不如意或飲氣嘔血而暴亡素處豢養不耐風霜稍有感觸雖良藥有所不能療貧賤者不如是之脆弱也損人致富召怨實多或有意外懷璧其罪水火盜賊刑禍戮辱其終必不能免宦爵雖高冰山亦險蒞臨烹戮載在史册者不可枚數貧賤者不如是之驚危也富貴者勞苦貧賤者清閒富貴者脆弱貧賤者堅固富貴者驚危貧賤者安泰孰謂貧賤不如富貴耶吁富貴而傲忽貧賤惑之甚也貧賤而諂諛富貴惑之尤甚也

近來始知有事之樂所謂有事者非獨人事田宅子女皆是也小窮則小樂大窮則大樂蓋有一分餘則有一分興作闢度小餘則造房治產大餘則爲子孫計無所不至宅則欲拓欲備田則欲肥欲沃又或謀之不可知之枯骨以幸其長且久此無他資有餘而心爲之驅使顛倒也宗少文云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始以爲矯誕今乃信之但看長安街夜半將古廟冷舖中乞兒丐僧齁齁如雷吼而白髮老貴人擁綿下帷乞一合眼而不可得則少文之言驗矣

人之所以爲累者因饑寒而累於衣食因牝牡而累於妻孥子孫因風雨而累於室廬若夫飛走之類有毛羽以禦寒無所藉衣雖有牝牡而各營其子能自餧則不復乳之矣非有妻孥子孫之累宿處巢居又無所藉於室廬然而不免於累者食而已鶴爲仙禽風格高清而乃爲人供耳目之玩正坐啄羶腥耳至於龜以息吐納蟬呼吸風露非有藉於食者然有不免何哉龜以靈蟬以聲如使鶴不啄羶腥龜不堪卜

聲喑不鳴然後無殃免乎
山生金石生玉反自剝木生蟲反自食人生事還自賊夫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善游者溺善騎者墜各以所好反自爲禍故曰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欲福先無禍欲利先遠害
鼻出息也而能閉其舌藏津也而能知味物外至者感之自內內者不出則外者不入也故御物則食已皆外者奪內忘外累而得天與者其鑒於此義乎
遺墮入靜者以默因緣動無緣以絕聽不知耳塵雖淨心塵未盡蓋六用爲塵若從耳根返源則何所往而非靜故曰風幡非動由心動故
性之於人生不能加死不能損凡物莫能患也然天下常患忘失本性而惟身之爲見愛身之情篤而物始能患之矣生死病疾之變攻之於內寵辱得失之交攖之於外未有一物而非患也夫惟達人知性之無壞而身之非實忽然忘身而天下之患盡去然後可以涉世而無累矣
東坡平日好蓄藥而喜釀酒或曰公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嗜釀酒何勞己以爲人也東坡曰病者得藥吾爲之體輕飲者醉酒吾爲之興適皆專以自爲耳
噫世人皆同調相和同病相憐坡公獨無病而要人之病不飲而喜人之飲合異爲同眞有大公的氣象
彼曹膌多智而械用智之[illegible]脩[illegible]揚能詩而忌善詩之道術又於同己者而異之矣人品何啻天淵
聞人談論但且虛受倘厭慎勿鋒起求勝評究取捨在我而已
世人只緣認得我字太真故多種種嗜好種種煩惱前人云不復知有我安知物爲貴又云知身不是我煩惱更何侵
栖雲先生曰心隨境轉境逐心生若要心定世人愛的我不愛世人做的我不做紅塵萬緣勾引不動自然心清意靜陰陽不能陶鑄
所見有是有不是此世間妄眼無是無不是此出世眞眼所知有可有不可此世間妄心無可無不可此出世眞心學出世法者眼界常不分別心界常得安和圓成實性上豁然無一物種種推盡皆爲妄想

世緣當出不當入塵緣當絕不當結人我勝負心當
退不當進若不爲所難爲忍所難忍只同尋常人一
般知見一般度日何貴爲丈夫哉
諦觀人倫之衆受生各有涯分含識各有限量不可
以一理責之勿復追思分別此幾於道
臭穢則蠅蚋叢嘬芳馨則蜂蝶交侵故君子不作垢
業亦不立芳名只是元氣渾然圭角不露便是持身
涉世一安樂窩也
渼陽四偈其一毋執來去之勢而爲權毋固得喪之

位而爲寵毋戀聚散之緣而爲親毋認離合之身而
爲我其二毋厚養生以累蟲蛆毋悖積財以累盜賊
毋陰行險以累鬼神毋巧取名以累造化
列子云孔子能廢心而用形意謂對接世務止用形
迹而已其心則淵然不動也出世間之法當如此賁休
寄侁師詩云舉世遺心使吾師獨使心萬緣冥目盡
一句不言深舉世之人被心所役而侁師獨能制伏
其心也出世之法當如此
道人居塵涉世須心坎中自作一活計事到隨宜應

之既能得片席便據以爲安大都與出作入息爲務
是安樂法
世間俗士爲名利纏縛嗜慾纏縛其身不得自在小
乘人爲空纏縛法纏縛其心不得自在惟大乘人免
此二纏縛謂之解脫身心俱自在得出世之樂
孫興公不云乎今日之跡復陳矣人乃戀戀於已嚇
之腐鼠不靈之芻狗何爲也天馬拋棧神鷹掣韝英
雄輕故鄉聖人無死地彼於向來熟處步步求離刻
刻不住此謂真解脫

天下惟聖賢能收拾精神以成無上之化其次英雄
之士亦能韜精養重不疾不徐相時而動又其次修
煉之徒尤能閉精藏神無喜無怒以屏除世機故凡
多視聽言動之在道義中者不免爲暴殄天物況言
奸行險者乎
俠客之不如英雄者俠客動而英雄靜也英雄之不
如聖賢者英雄險而聖賢穩也若置身靜穩中即鬼
造化奈何不得況目前餘子哉
深自思省收拾身心漸令向裏令寧靜閒退之意勝

而飛揚躁擾之氣消則治心養氣處世接物自然安穩

不論世情學問煩惱歡喜退得一步即爲穩實多少受用退之一字實安樂法門也功名能退而不入念否兒孫能退而不繫心否貪嗔婬病能退而不作從否能退世法即道不能退道即世法冷煖在心一反觀可知十二時中所得省身要法

吾人學問不得了脫只是一箇世情鬧熱心放不下下者以功利馳騖爲鬧熱上者以事業揮霍爲鬧熱

最上者以道術能通爲鬧熱譬之塵埃與金玉之屑好醜雖不同其爲明眼之累則一而已若非徹底懲創與冷落枯淡下來欲與至道相應不可得也

學道人宜向冷落中作活莫鑽入煖熱處去世間冷淡處俱人少煖熱處俱人多葱先訓云世間如夢人非不知但見煖熱又且去矣自古煖熱處俱却多少人

閒居冷淡門無賓饋乃可省緣或有嘆閒居之冷淡至於無聊人之所見何相去之遠哉

無事不出門無益不出言是寡過之要務有日簡傲日深中任彼自謗吾則知而故犯之

斷緣者斷與人交際之緣簡事者簡自已奉養之事外斷緣內簡事其於學道也易矣

法藏碎金味道逾深晚年自覺矛盾對敵舉世多然針芥相投會意難得伊余晦迹非愛絕交

結交游識今人面覽傳記識古人心識今人多有損益識古人多有勸戒

此事只求安心便作官也好作農夫也好作僧兒市

賈亦好凡事只平常去不必驚羣動衆纔有絲毫奇特心便是名根便是無忌憚之小人反不若好名利人真實穩安無遮攔無委曲於名利場中作大自在人也

君子治心欲和治身欲和治家欲和治天下欲和心有喜怒哀樂愛惡欲少過則傷和非善燮理方寸不能和也身有陰陽寒暑飲食起居之變失節則傷和非善燮理血氣不能和也家有父子夫婦宗族長幼之情不順則傷和非善燮理閨門不能和也若夫燮

理陰陽以和天下亦自此推之耳然非窮而在下者
之責也

法藏碎金從學道以來歷年浸久得箇休歇處得箇
安樂處世間夢境之交爭胸中幻累之相縈吾皆洞
見源底不用折箠之力而勝之矣

章子厚作相有太學生在門下素有口辯子厚一日
至書室叩以易理其人縱橫辯論雜以荒唐不經之
說子厚大怒曰何故對吾亂道命左右拶下杖之其
人哀鳴叩頭乃免而同時坡仙乃强人妄言以為笑

樂以理論子厚似無害究竟子厚一生正經安在何
如坡仙得游戲三昧也

楊朱曰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矜一時之毀
譽焦苦其形神要數百年中之餘名豈足潤枯骨哉
此語達矣而非所以輔教

諦視人世身有病健勞逸心有憂喜苦樂事有吉凶
成敗相參混然大槩如此若能推理安常亦是達人
之一法耳

古人言不涉於是非色不形於喜慍者此乃士行也
若無心不存於愛憎者此學道行也公平之求無怨
親上下之交無諂瀆此儒行也

歐陽公論琴帖為夷陵令時得琴一張於河南劉矾
蓋常琴後作舍人又得一琴乃張粤琴也後作學士
又得一琴則雷琴也官愈高琴愈貴而意愈不樂在
夷陵青山綠水日在目前無復俗累琴雖不佳意則
自釋及作舍人學士日奔走於塵土中聲利擾擾無
復清思琴雖佳意則昏雜何由有樂乃知在人不在
器也

嗜慾之來薰心動腑如不可忍及所之既倦更似嚼
蠟故久宦思用困酒思眠也惟學道者澹然相求久
而不厭

白香山言久宦蘇州不置太湖一片石如此累心事
香山不做天下事累心者多矣都丟下不做可使心
不受累

倪文節公云頃年畜兩鶴既乏專人看顧朝放暮收
不免關心又恐擾隣園驚童兒羽翮再完一旦飛去
自是遂省一事以是知有一物添一累也

逍遙足了當耳□是了當時假如造一宅即脩葺不了直至拉然□却幾為了當蓄一器即撫玩不了直至要時碎却幾為了當做一官即周旋不了直至一筆勾却幾為了當

不必屏絕外物但不可與物構成滋味坑行雲者心無欣厭貪博奕若神躁體疲

世路疲薾翻思野趣縛松亂形不如履生

李梅亭心詞使身心平穩尚復何求眠食安寧便為至足其他外物一付自然

東坡志林余嘗寓居惠州嘉祐寺縱步松風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謂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間有甚麼歇不得處由是如掛鉤之魚忽得解脫若人悟此雖兵陣相接鼓聲如雷進則死敵退則死法當甚麼時也不妨熟歇

楊凝式居洛日將出遊僕請所之楊曰宜東遊廣愛寺僕曰不若西遊石壁寺凝式舉指曰姑遊廣愛寺僕又以石壁為請凝式乃曰姑遊石壁聞者為之撫掌

吳山僧淨端道解深妙所謂端獅子者章申公極愛之乞食四方登舟旋問何風風所向即從之所至人皆樂施蓋揚出無心端出委順跡不同而意則同也

劉松與袁紹子弟三伏之際晝夜酣飲極醉以避一時之暑故河朔有避暑飲今人頗傳此故事遂謂酒真能逃暑者不過醉而沉惑不知有暑耳然亦何足為適世多言貴賤惟居寒有間所以禦之有異至暑雖至貴無以異賤此語良是非特無異而已翻熱趨事負擔徒行賤者之常求必為甚苦而王公大人高

居深屋交扇聚鑪每以為未足則無往而不病熱歐陽文忠嘗問杜祁公何以禦暑公曰惟靜坐可以避暑能為祁公此見者幾人乎韓持國許昌私第涼堂深七丈每盛夏猶以為不可居常穎士適自郊居來因問郊居涼乎曰涼持國詰其故曰野人自知無脩簷大廈且起不畏車馬衣冠之役胸中復無他念露頂挾扇持三尺木床視木陰東搖則從東西搖則從西而已語未竟持國亟止之曰汝勿言吾心亦涼矣

陶淵明告儼等疏云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

便忻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蕭然有喜
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至自謂羲皇上人
此皆其平生真意及讀其詩所謂孟夏草木長繞屋
樹扶疏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
讀我書又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直是傾倒所有
備書於手此其所以不可及第無三間屋夏月飽睡
讀書藉木陰聽鳥聲而惟淵明獨知爲至樂則知世
間好事人所均有而不能自受用者何可勝數
避暑錄則公不耐靜坐非臥即行晩卜居鍾山謝公

墩畜一驢每食罷必日一至鍾山縱步山間倦則即
定林而睡往往至日昃乃歸率以爲常有不及終往
亦必跨驢中道而還未嘗已也子瞻在黃州及嶺表
每旦起不招客相與語則必出而訪客所與游者亦
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談諧放蕩不復爲畛畦有不
能談者則強之皆盡歡而後去設一日無客則歉然
若有疾吾獨異此固無二公經營四海之志但長者
欲杜門每坐輒終日至足痹乃起兩微倂去無三百
步間數日纔能一往一榻所據如荊公之睡則有之

矣陶淵明云園日涉而成趣豈仁人志士所存各異
非余類情者所及乎萬法皆從心生心苟不動外境
何自而入雖寒暑可敵也嬰兒未嘗求附火搖扇此
豈無寒暑乎蓋不知爾余見世有畏暑者席地袒裼
終日遷徙求避百計卒不得所欲而道塗之役正晝
烈日衣以厚衲挽車負擔疲勞不停竟亦無他但心
所安爾近有道人常悟住惠林得風痺疾歸寓許昌
天寧寺足不能行雖三伏必具三衣而坐自旦至暮
未嘗歛衽每食時弟子扶掖稍伸縮即復斂衽如故

室中不置扇拱手若對大賓客而神觀澄穆膚理融
暢疾雖不差亦不復作夫心無避就雖嬰兒役夫猶
不能累況如若人者乎
又宋武帝與殷仲文論音樂云正恐解則好之此言
極有味也世之好飲者必能飲好弈者必能弈未有
不知酒味而強飲未嘗學弈而自喜爲爽凡事皆然
欲求簡靜安閒莫若初無所解解而好非有大勇不
能絕也吾少不幸溺於多聞而喜窮理每一事未曉
夜不能安枕反覆推研必欲極其至而後止於是世

閒事多得曲折中處恐流於多事紛紛然大傷一切掃除願爲土木偶人苟一念悄起似有分別起滅即力止之若觸芒刃若蹈機穽數十年來此境稍熟覺心內心外眞若無物所未能遣去者唯此數百卷書爾更期以年歲當盡棄之以無知求有知易以有知反無知難使吾不早悟蔽其所知而不返雖欲求此須臾之適其可得哉

山谷云天下清景初不擇賢愚而與之遇然吾特疑端爲我輩設荆公在鍾山定林與客夜對偶作詩曰

殘生傷性老耽青年少東來復起予夜據槁梧同不寐偶然聞雨落階除東坡宿餘杭山寺贈僧日暮鼓朝鐘自擊撞閉門敧枕有殘釭白灰旋撥通紅火臥聽蕭蕭雪打窻人以山谷之言爲確論

出世有法此法難全全同聖賢接武差肩導之以仙而入於禪仙中之樂爲躡雲烟禪中之樂負超人天處世有法此法易致致發情氣含和孕粹導之以醉而入於睡醉中之樂陶陶苡遂睡中之樂栩栩遨戲酌用隨宜消憂釋悲

東坡曰予少官鳳翔行山求邸見壁間有詩曰人間無漏仙兀兀三杯醉世上長眠漢昏昏一覺睡雖然沒交涉其奈略相似相似尚如此何況眞箇是故其海上作濁醪有妙理賦曰常因既醉之適方識人心之正

酒是祿之美者詩爲樂之心也清聖之醇醪風雅之高格助道餘品何以勝此

體道自愛率有常準並飲美酒滌其煩慮何須大醉間讀異書味其新意不求甚解服褻佚老務養天和

方竭外緣非吾所欲

蒙齋筆談余中歲少睡蓋老人之常態無足怪者每夜寐過分輒不能再睡展轉一榻間胸中既無纖物頓覺心志和悅神宇凝靜有不得名者時聞風嚙帷帷有聲亦是一樂事當門老僕鼻息如雷間亦爲囈語或悲或喜或怒或歌嘯之每啓窗意其亦必自以爲得而余不得與也昔有詩云城頭曉漏鳴丁丁窗間月落却未明衡陽歸雁過欲盡汝南荒雞初一鳴悠悠斷夢了不記草草微吟還獨成人生得意須幾

計一雖稍足無餘情逮今四十年了無異者[illegible]自
料非世間享福人平生大得志處不過如是
晁文元公謝事燕居獨處道院戒家人無輒有請唯
二膳以時而進其言曰辯不如訥語不如默動不如
靜忙不如閒又云清勝於濁靜勝於動忘勝於思默
勝於語性勝於情

見外境而迷者纏縛競進居然府蹈畏途觸禍機情
然不知見內境而悟者拂衣獨往躋壽域棲天真養
太和翛然自得高畀迥絕何啻霄壤

初學脩煉心地把從來私情眷戀圖謀計較前思後
筭坑人陷人底心一刀兩段着又把所著底酒色財
氣是非人我攀緣愛念私心邪心利心慾心一一能
盡外無所累則身輕快內無牽着則心輕快久久純
熟自無妄念

逆計而憂憂而無益況未必爾即悟而斷不如去憂
觸境而怒怒而無益況多偶然即悟而斷不如去怒

隨意立法出自然智

世人顛倒無明從我生也古人云衆生性同虛空煩
惱何處安脚又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吾無有身而
有何患如此則源涸流乾根危葉謝寧有無明復爲
我患永嘉云心與空相應則譏毀讚譽何憂何喜身
與空相應則刀割香塗何苦何樂報與空相應則施
與劫奪何得何喪

禪源所云隨時隨處息業養神不拘晷刻之多少不
擇處所之喧靜但能攝念安心皆是禪功分限

夫學道之人若能無事靜居清心調息雖云晏坐贏
得養生故圓覺脩證之法有云遇善境界得心輕安

謂身心調暢輕利安和神爽氣清肢體柔潤有如種
樹但令本根深固則枝葉自然茂盛也

人之心、慮整之則熱惱將自洗落而漸入清涼之域
忽而不能整則衆苦不召而至矣至則難遣曷若整
之於未至用力少而收功多耶故曰諸天正樂脩羅
方嗔是皆心慮弗整被其所覆也覆則本心隱蔽非
明而勇者心慮豈易整之哉

事有不可廢物有不可棄者須當虛襟以受之明目
而當之勿以爲妨心生煩躁若因事煩躁者心病已

動何名安心
鍊心應事內先有主自在安和外應於事百發百中
粉骨碎身惟心莫動至於何者爲先何者爲後俱是
假物有甚定體只據目前緊處應將去平平穩穩不
動不昧所謂常應常靜也
宗鏡錄曰無明不了觸處病生若有智慧無礙自在
悉爲伏事譬如火是燒法若觸燒痛謹慎不觸即是
除病不可除火
情因事觸未能不動當使情之所動動如電光光即

時滅動之所應應如谷響響即時絕動情應觸如斯
而已
居常撥去外事外物不用計著務置身心於安穩之
所其有浩浩茫茫不能前知者無必然之理不當虛
勞過慮耳莫若歸乎大委順識無可奈何之歌而已
矣
玉蟾云澄心定意是真功苦已饒人是真行又云
先要識破這個四大假合是虛幻之物任教恣意凌
持奈何不得這個虛空的這個便是先天主人

約己自修立爲條教所學無[illegible]之法或遇行氣欲開
而生我當記之即將而止所學安住之法未果全然
安住我當隨其緩急量力而作新新之智其理可尋
而旋復忘失惜而求之再繫心緒我願不復追思又
欲禮必速情常念爾捷其關斯乃世間之法非學出
世法抑亦相妨自今宜無可無不可亦縱心浩然而
已
養氣之學不可不講孟子賦趣動心之說所宜細玩
養氣者行欲徐而穩立欲定而恭坐欲端而直聲欲

低而和種種施爲須端詳閒泰當於動中習存應中
習定使此身常在太和元氣中行之久久自有聖賢
前輩氣象
古人云境救心則凡心救境則仙又曰靜處煉氣鬧
處煉神旅處做好不如鬧處做更好心要養得虛靜
直是死灰任他翻天覆地打動不得王塵淘喧擾事
物匆忙中尤須回光內照還認得個真我莫遂逐了
這事物去事物衝過一番則心地平穩一番平居安
閑無事尚兼心性正在境上校勘果然如何著靜中

之静不是静處動之中失安閒乃為其静禪家修止
觀覺妄心纔動便宜止住止而不住則用吾之見解
照破之止觀雖非二事實有此二義
夫學道人若遇種種苦樂稱意不稱意事心無退屈
不念名聞利養衣食不貪功德利益不為世間諸法
之所滯礙無親無愛苦樂平懷粗衣遮寒糲食活命
兀兀如愚如聾稍有相應分若於心中廣學知解求
稱求智背是生死於理無益却被知解境風之所漂
溺還歸生死海裏

維摩經云昆耶離大城中有長者名維摩詰雖為白
衣奉持沙門清淨律行雖處居家不著三界亦有妻
子常修梵行現有眷屬常樂遠離圓覺道場修證儀
第十六云一切衆生為此無明起諸愛結役使驅馳
身心破裂無明若滅三界都盡以是因緣名出世人
若有清信省事之人明了家緣之繫縛而誓願解釋
不必落髮披儀制已是在家出家者也須悟世情
之迷執而志趣超絕不必具相好現神異已是在世
出世者也

士大夫學道與出家兒大不同出家兒父母不供甘
旨六親因已棄離一瓶一鉢日用應緣處無許多障
道底冤家一心一意體究此事而已士大夫開眼合
眼處無非障道冤魁若是個有智慧者只就裏許做
工夫淨名所謂塵勞之儔為如來種怕人壞世間相
而求實相又設個喻云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華卑
濕汚泥乃生此華若就裏許打得透其力勝出家兒
二十倍
大慧曰士大夫讀書多無明多讀書少無明少到赤

腳曰修行人不在記念千經萬論只要練心只要解
慾無事如枯木石頭相似動靜境上識得自己始得
饒你念得千經萬論多智多解若不練心遇逆順境
忽然心變解慾動靜當他不過不曾向自己心性上
下工夫只是隨人腳跟轉只向古人言句上做活計
心隨境動境逐心生說時覺悟對境還迷嗟嗟文人
才子夙有慧業包羅萬古刷抉三才而悟性了道顧
不如椎魯質木終日無言之夫多記則損智多言則
損神及至無常一字都用不著學道者所宜猛省

每接士大夫多言塵事縈絆未暇及此往往撥剔了
然後存心體究此雖誠實之言只以塵勞爲務頭出
頭沒攔骨董地熟了只喚作塵事更待撥却塵緣方
可趣入其所謂終日行而未嘗行終日用而未嘗用
豈塵勞之外別有此段大因緣耶殊不知大寶聚上
放大寶地煇天焯地不自省悟承當更去外求轉益
辛勤豈爲至要若具大根器不必看古人言句公案
但只從朝起正却念靜却心當塵緣中一透一切諸
緣靡不皆是何待撥剔即此便可超宗越格於三界

火宅中變化成清淨無爲清凉大道場也
士大夫要究竟此事晝三夜三孜孜矻矻茶裏飯裏
喜時怒時淨處穢處妻兒聚頭處與賓客相酬酢處
辨公家職事處了私門婚嫁處都是第一等做工夫
提撕警覺底時節昔李文和都尉在富貴叢中參得
禪大徹大悟楊文公參得禪時身居翰苑張無盡參
得禪時作江西轉運使只這三大老便是個不壞世
間相而談實相底樣子也又何曾須要去妻孥休官
罷職咬菜根苦形劣志避喧求靜然後入枯禪鬼窟

裡作妄想方得悟道來龐居士有言但自無心於萬
物何妨萬物常圍繞
大休大歇之地不在荒閑寂寞之濱致在功名事業
熾然作用處所以道百務紛紛萬緣擾擾者有節
出身路倘能於緣務紛擾中熾然作用處着得眼出
得身譬如百鍊真金翻撲不碎得其全體大用應變
無窮較之守荒閑寂寞而局於一知半解者天地相
遠矣古云幻緣即實相煩惱即菩提不因塵勞業識
何以顯佛祖之妙用如趙清獻公張丞相范左丞前

輩往往於塵緣俗務中了辨大事又何待致仕休官
向水邊林下閒居獨處然後爲參學哉
百不干懷時圓融無際脫體虛凝一切所爲曾無疑
間謂之現成本分事及至纔起一毫頭見解欲承當
作主宰便落在陰界裡被見聞覺知得失是非籠罩
半醉半醒打疊不辨約實而論但於閙閧閧處管帶
得行如無一事相似透頂透底直下圓成了無形相
不廢功用不妨作爲語默起倒終不是別人稍覺纖
毫滯礙悉是妄想直教灑灑落落如太虛空如明鏡

當臺如杲日麗天一動一靜一去一來不從外得放教自由自在不被法縛不求法脫盡始盡終打成一片何處離佛法外別有世法離世法外別有佛法

是人知得世間有爲虛妄不實底道理及至對境遇緣蓦地撞在面前不隨他去則被伊穿却鼻孔定也蓋無始時來熟處太熟生處太生雖暫識得破終是道力不能勝他業力且那個是業力熟處是那個是道力生處是然道力業力本無定度但看日用現行處一個昧與不昧耳昧却道力則被業力勝却處處

染着以苦爲樂若有智慧丈夫兒借道力爲器仗攘除業力業力既除道亦虛妄昔張拙秀才纔被尊宿點着病源便解道斷除煩惱重增病趨向真如亦是邪魔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華

人心常宅於太空而無諸妄之散亂則心清心清則夢清如此長惺惺漸至乎去來無礙而了生死二六時中方寸常爲物欲所擾或理欲天人出入交戰則夢必不清一旦命盡魂魄相離神氣牽於業識迫於苦趣共淪墮也必矣故曰夜卜諸夢寐清心之藥在

龎居士不云乎但願空諸所有切勿實諸所無

人未生時謂之不視光明處冥冥之中無所作用雖有煩惱怵繫但成游魂苦爽何益於事莊子悲在治之金蓋惜其爲人之後空與草木同腐不若不生之爲安也有人於此不貴其生認四大爲逆旅形骸枯悴只說苦空坐待至死豈人之情也哉

夫人之所以欲壽其身者豈非以身爲我有乎然以身爲我之所有則可謂身爲我則未也夫耳目鼻口四肢百骸塊然器也而非性也視聽言動雖出於性

然亦非性之體也蓋交於物之用也此皆與器同盡者也性也者靈明獨照與天長存不以少而盛不以老而衰不以生而存不以死而亡故曰天命也此則真我也而人多執身爲我於是得失交乎前愛喜躁乎中汨於其情息於其身而所謂真我者茫乎不知爲何物豈不大可悲哉

血肉之軀未嘗無病鳥獸亦血肉也巢居穴處飽而後已何以無病馬牛鷹鷂亦鳥獸也乃亦有病何也以鳥獸未嘗受人覊靮而馬牛鷹鷂則羈縶在人故

耳大人勞心勞力為治人事人之所役使安得不為諸疾之所侵覩君子見其始即知其終善為心王不為形役病安從生

夫生民晨作夜寢早起朝食寒絮暑絺常忽而不為之節何哉然則攝生不可不知也冬許晚絮春許徐褫早許飽夕許慊行立坐偃皆不得久此甚易行毋以吾胃熟生物煖冷物勿以吾氣費喜怒且憂樂喜怒人所未嘗無也多憂傷神多思傷志過樂喪守喜極氣散怒極氣傷而不下若使吾心為郵傳憂樂喜

怒而至不久舍毋令少宿則善矣若有留被其以我棄棄矣

世人飽食終日未必能勤儒墨之業治進德之務但共逍遙遨遊以盡年月其所營也非榮則利或聚蓄走貨於中原或留連杯斛於葉沸或荒沉絲竹或耽淪綺紈或控弦以疲筋骨或博奕以棄工夫有身不脩勤之死地不肯求問養生之法自欲割削之煎熬之憔悴之瀧沱之從朝至暮但作求死之事了不求生而天豈能強生之乎咨心盡欲奄忽終歿之徒惟知美食好衣聲色富貴而已

經有天人禮枯骨者偈云汝是前生我我今天眼開寶衣隨念至玉食自然來謝汝昔勤苦令我今快哉散花時再拜人世莫驚猜又有餓鬼鞭死屍者偈云因這臭皮囊波波切切忙只知貪快樂不肯暫迴光白業纖絲少黃泉歲月長直須痛捧打此恨猝難忘此言化俗則可以為誠然則不可何則人神託於形骸之中所以用形骸者皆神也用之而善則為天人用之不善則為餓鬼其得其失皆在一心及其受報

而體之鞭之亦何益

梅花道人畫髑髏一軸其上題云漏洩陽春爹娘撒下至今未休吐百種鄉談千般扭扮一生人我幾許機謀有限光陰無窮活計汲汲忙忙作馬牛何時了覺來枕上試聽更籌古今多少風流想蝸利蝸名誰到頭看昨日他非今朝我是三迴拜相兩度封侯採菊籬邊種瓜圃內都只到邙山一土丘惺惺漢皮囊扯破便是骷髏

釋家有白骨觀謂靜坐澄慮存想自身血肉朽壞惟

存白骨與吾相離自一尺以至尋丈要見形神元不
相屬則自然超脫莊子云嗟乎夫造物者將以予爲
此拘拘也故曰移心移神安住妙境栖心聖境皆是
形神超脫之意

曾子易簀頃語吾知免夫免何事子張臨歿謂申詳
曰吾今日其庶幾乎庶幾何道此吾儒末後一大公
案鮮有得其解者圭峯老人曰作有義事是惺悟心
作無義事是散亂心散亂由情轉臨終被業牽惺悟
不由情臨終能轉業卽名教語豈有異耶人世悠悠

臘月三十日一着子大難措手三教聖人努力聞道
正恐夕間死未得耳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莊周亦
云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所謂善生不過以惺
悟心作有義事而已世之儒者多以談生死歸諸禪
而世無石人誰有不屬於生死者宜聖朝聞之旨似
難置不論耳

按經所說一切世間生死相續臨命終時未捨煖觸
以前一生善惡俱時頓現大抵卽吾平日心地境界
地藏罪珠卽我之心珠閻羅業鑑卽我之心鑑且今

一作不善局嘗不往來於胸中乎故趙普一開牌末
火字之言自知必是秦王廷美王詔一開刀十八打
得過賢心下否之語至發背而卒也

凡人臨欲終時但觀五蘊皆空四大無我眞心無相
不去不來生時性亦不來死時性亦不去湛然圓寂
心境一如但能如是直下頓了不爲三世所拘繫便
是出世人也切不得有分毫趣相若見善相諸佛來
迎及種種現前亦無心隨去若見惡相種種現前亦
無心怖畏但自忘心同於法界便得自在

世間塵勞之事如鉤鎖連環相續不斷得省便省爲
無始時來習得熟若不力與之爭日久月深不知不
覺入得頭深臘月三十日卒着手脚不辦要得臨命
終時不顛錯便從如今作事處莫教顛錯如今作事
處顛錯欲臨命終時不顛錯無有是處

悟理息妄之人不復結業一期壽終之後靈性何依
一切衆生無不具有覺性靈明空寂但以無始劫來
未曾了悟妄執身爲我相故生愛惡等情隨情造業
隨業受報生老病死長劫輪迴然身中覺性未曾生

死如夢被驅役而身本安閒如水作冰而濕性不易若能悟此性即是法身本自無生何有依托靈靈不昧了了常知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然多生妄執習以性成喜怒哀樂微細流注眞理雖然頓達此情難以卒除須常覺察損之又損如風頓止波浪漸停但以空寂爲自體勿認色身以靈知爲自心勿認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隨之即臨命終時自然業不能繫雖有中陰所向自由天上人間隨意寄托但朝菴之間所作被情塵所牽即臨終被業所牽而受生若所作所

爲由於覺智不由情塵即臨終由我自在而受生不由業也當知欲驗臨終受生自在不自在但驗尋常行心於塵境自由不自由

探究此事要透生死豈是小緣應當猛利誠志信重稍有少分相應多見參問之士世智聰明只圖談資柄廣聲譽以爲高上趨向務以勝人但增益我見直到臘月三十日茫然諕亂殊不得纖毫力良由最初已無正因所以末後勞而無功是故古德教人參湼槃堂裏禪誠有旨也生死之際處之良不易惟大達超證之士奮利根勇猛一徑截斷則無難然此段難由自己根力亦假方便於常時些小境界中轉得行打得徹不存解不立見凛然全體現成踐履將去養得純熟到緣謝之時自然無怖畏只有清虛瑩徹無一法可當情如懸崖撒手棄捨得無留戀一念萬年萬年一念免生了不可得豈有死也是故古德坐脫立亡行化倒蛻能得勇健皆是平昔淘汰得潔淨香林四十年得成一片湧泉四十年尚有走作石霜勸人休去歇去古廟香爐去永嘉云體即無生了本無

速業業兢兢念茲在茲方得無礙自在既捨生之後得意生身隨自意趣後報悉以理遣不由業牽所謂透脫生死那報緣未謝於人間世上有如許參涉交互應須處之綽綽然有餘裕始得人生各隨緣分不必厭喧求靜但令中虛外順雖在鬧市沸湯中亦恬然安穩纔有纖毫見刺則打不過也

此道斷非口耳所能受想度所能得常欲洗心退藏幾其悟入遂至息交杜口自攷自訟稍稍知非日用稍覺清快學求自知而已儒釋皆津筏邊事到則舍

矣若其跡則自難强同卽彼教大小亦自不同也灼知倫物卽性道不敢棄離亦不敢以此誤人

六經持世之書也佛氏出世者也老莊混世者也雖然其於以明道以治天下一也天下有不能出世而能持世者無有㦲有不能混世而能出世者無有㦲且夫持世之具亦惟是君臣父子夫婦云爾仁義禮智信云爾亂賊之所必竊政聖人之所因爭昭昭乎揭日月而行鏜乎若建鼓而求亡子焉至於得時之飭行於分國之閒人不得時之筆舌顛頑於十二侯

王三桓六卿之間而不少卷縮以今思之亦非人世之所得堪也危矣哉聖人之持世乎蓋孔子與老同時見而稱爲猶龍意若曰吾獨不能爲老氏之無爲蓋自傷也老之後其最著者爲莊至託於謬悠荒唐洸洋自恣而不辭嗚呼守雌守辱爲谿爲谷斯亦已至矣驕陽之未易除而嬰兒之未易還也芒乎何之忽乎何適非陰非陽處乎天地之間夫陰陽者固人之所不能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生平力護周爭每以爲世間必不可柰柰者今乃

知爲殃身斬天下之種子始嗒然自喪矣

眞西山曰余自少讀普門品雖未能深解其義然常以意測之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黑風吹船飄落鬼國師曰李翺小子問此何爲文公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瞋恚心便是黑風吹船飄入鬼國也藥山可謂善啓發人矣以此推之則知利欲熾然卽是火坑貪愛沉溺便爲苦海一念淸淨烈焰成池一念警覺船到彼岸災患纏縛隨處而安我無怖畏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以橫逆

我無忿嫉如獸自奔讀是經者作如是觀則知補陀大士眞實爲人非浪語者

爲老氏之道者曰淸淨爲釋氏之道者曰苦空由淸淨而之於長生由苦空而之於頓悟二氏之能事也淸淨矣卽未能長生而足以亡攖於事物苦空矣卽未能頓悟而足以亡亂於去來學二氏之能事也自後世之爲老氏者之日支也而飛舉之說長爲釋氏者之日誕也而輪迴之說熾彼其以匪飛舉蔑由鼓天下之羨心匪輪迴蔑由作天下之畏心自秦漢以

迄後來宇宙之內雲合景從而二氏之本領盡矣
黄山谷談禪極有透徹處如云不犯靈叟無不可為
若沉滯寂空不即世諦則為不廻心鈍羅漢殊無用
處也又曰治病之方當深求禪悅照破生死之根則
憂畏淫怒無處著腳病既無根枝葉安能為害投子
聰老是出世宗師海會演老道行不愧古人皆可親
近琢勝從文章之士學妄言綺語增長無明種子也
王荊公與蔣山賛元禪師遊問祖師意旨師不荅公
益扣之師曰公般若有障三有近道之質一更一兩

生來或得純熟公受氣剛大世緣深以剛大氣遭深
世緣必以身任天下之重懷經濟之志用舍不能必
則心未平以未平之心持經世之志何時能一念萬
年哉又多怒而學問尚理於道為所知愚此其三也
特視名利如脫髮甘澹泊如頭陀此為近道且當以
教乘滋茂之可也公再拜受教及公貴震天下無月
無耗師未嘗發視公罷政府舟至石頭入寺已二鼓
師出迎一揖而退公結屋定林往來山中稍覺煩動
即造師相向默坐終日而去公弟平甫素豪縱見師

即悚然加敬問佛法大意師亦不荅平甫固請為說
師曰佛祖無所異於人所以異者能自護心念耳岑
樓之水必有本本於毫末洛天之水必有原原於濫
觴清淨心中無故動念危乎岌哉甚於岑樓浩然橫
肆甚於洛天其可動耶佛祖更相付授必丁寧之曰
善自護持每客來無貴賤寒溫外無別語即斂目如
入定或不得請而去

周渭濵無名沙門曰大丈夫生當降魔死當飼虎如
其不爾脩禪足以養志讀經足以自娛富貴名譽從

勞人耳有息心銘擬周廟銘曰法界有如意寶人焉
九緘其身銘其膺曰古之攝心人也誡之哉無多慮
無多知多知多事不如息意多慮多失不如守一慮
多志散知多心亂心亂生惱志散妨道勿謂何傷其
苦悠長勿言何畏其禍鼎沸滴水不停四海將盈纖
塵不拂五岳將成防末在本雖小不輕關爾七竅閉
爾六情莫視於色莫聽於聲聞聲者聾見色者盲一
文一藝空中小蚋一伎一能日下孤燈英賢才藝是
為愚弊捨棄淳樸耽溺淫麗識馬易奔心猿難制神

既勞役形必損甃邪徑終迷脩塗永沉與貴才能是
日惛惰誇詡淺巧其德不弘名厚行薄其高速崩徒
舒翰卷其用不恒內懷憍伐外致怨憎或談於口或
書於手邀人令譽亦孔之醜凡謂之吉聖以之咎賞
悅暫時悲憂長久畏影畏跡逾步逾劇端坐樹陰跡
滅影沉厭生患老隨思隨造心想若滅長死長絕不
死不生無相無名一道虛寂萬物齊平何勝何重何
劣何輕何賤何辱何貴何榮澄天愧淨皎日慙明安
夫岱嶽因彼金城敬貽賢哲斯道利貞

釋氏論十不善業身三殺盜婬也意三貪嗔癡也而
口業乃四妄言也綺語也兩舌也惡口也故人於口
尤不可不謹人能謹守是戒不為十惡是謂實行雖
不談禪說教必謂之真能學佛者也

佛教說因果道教說自然說因果則有懲勸說自然
則無懲勸夫萬事若皆謂自然撥無因果則陷人於
不脩而虛生浪死多入惡趣之中也殊不知於其自
然亦有因果試舉一端以明之人有樹藝之功則有
采收之利自然之理也樹藝者豈非因乎采收者豈
非果乎

信正說作正觀志在超絕視聽無為之理者名為達
道信邪說作邪觀志在貪得增上有為之事者名為
佞佛此二人心胥壤殊致

陽明子序朱子晚年定論曰洙泗之傳至孟氏而息
千五百餘年濂溪明道始復追尋其緒自後辨析日
詳然亦日就支離決裂旋復湮毀吾嘗深求其故大
抵皆世儒之多言有以亂之其蠶歲業舉溺志詞章
之習既乃稍知從事正學而苦於衆說之紛撓疲痛

茫無可入因求諸老釋欣然有會於心以為聖人之
學在此矣然於孔子之教間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
往缺漏無歸依違往返且信且疑其後謫官龍場居
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體驗探求再更寒
暑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也然後
歎聖人之道坦如大路而世之儒者妄開竇徑蹈荊
棘墮坑塹究其為說反出二氏之下宜乎世之高明
之士厭此而趨彼也此豈二氏之罪哉間嘗以語同
志而聞者競相非議目以為立異好奇雖每痛反深

格務自標別[illegible]取而愈益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
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恒疚於心切疑朱子之賢
而豈其於此尚有未察及官留都復取朱子之書而
檢求之然後知其晚歲固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
艾至以爲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集註
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咎以爲舊本之誤
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
以附己見固於朱子平日之說猶有大相謬戾者而
世之學者局於見聞不過持循講習於此其於悟後

之論槩乎其未有聞則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
子之心無以自暴於後世也乎予旣自幸其說之不
謬於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
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復知求其晚
歲旣悟之論謂日改以毆正學而了自知其已入
於異端輒採錄而裒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幾無疑
於吾說而聖學之明可冀矣
朱子誚論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
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

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
謀裏去矣近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誑
佞不同然忘己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
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
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伯將
經世事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
又舊讀中庸愼獨大學誠意毋自欺處常苦求之太
過措詞煩猥近日乃覺其非此正是最切近處最分
明處乃舍之而談空於冥漠之間其亦誤矣方竊以

此痛自檢勒懍然度日惟恐有怠而失之也
又爲學之要只在着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
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辯論枉費酬應分却
向裏工夫
又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工夫直是要得念
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舊來雖知此意
然於緩急之間終是不覺有倒置處誤人不少今方
自悔耳
又居官無脩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若論

聖門所謂德業者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進德脩業地頭不必編緝異聞乃爲脩業也近覺向來爲學實有向外浮泛之弊方別尋得一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眞別有用心處只得痛自警省也

臨川吳氏曰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爲人以此德性也然自聖傳不嗣士學靡宗漢唐千餘年間董韓二子依稀數語近之而原本竟昧昧也逮夫周程張邵興始能上通孟氏而爲一程氏四傳而至朱文義

之精密又孟氏以來所未有者其學徒往往滯於此而溺其心夫既以世儒記誦詞章爲俗學矣而其爲學亦未離乎言語文字之末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敝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者爾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爲仁義禮智之根株是爲形質血氣之主宰舍此而他求所學何學哉假而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忠武侯亦不免爲習不著行不察亦不過爲資器之超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則未也況止於訓詁之精講

說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峯之饒則與彼記誦詞章之俗學相去何能以寸哉聖學大明於宋代而踵其後者如此可歎已甚也鑽研於文義毫分縷析每以陳爲未精饒爲未密也墮此科臼中垂四十年而始覺其非自今以往一日之內子而亥一月之內朔而晦一歲之內春而冬常見吾德性之昭昭如天之運轉如日月之往來不使有須臾之間斷則於尊之之道殆庶幾乎於此有未能則問於人學於己而必欲其至若其用力之方非言之可喻亦味於中庸首章訂

原缺

豊暇觀頤四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有序三首一稱懶散道人一稱見廬主人一稱醉醒逸叟而卷首復題醉醒逸叟偶閱字詳其詞氣當是一人一題己丑一題辛卯一題癸巳皆不著年號中引湯賓尹睡庵集考睡庵集序題萬歷庚戌則此書在是集之後己丑為順治六年辛卯為順治八年癸巳為順治十一年是國朝人矣其曰豊暇蓋取謝靈運詩卧病豊暇豫之意皆雜引文集說部不分門目多放曠之言出入於佛老之間至於元帝垂訓之類亦登簡牘孰聞之而孰錄之乎

槐下新編雅說集二十卷

（原缺卷二十）

〔清〕魏裔介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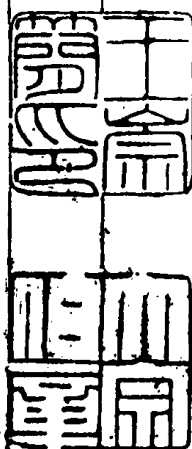
附《四庫全書總目·雅說集十九卷》提要

雅說集序

昔吳晉卿善讀史凡往事可師錄座右久之墻牖皆格言此誠能取法前修以自善者也若吾友魏石生先生則更有進者焉先生道氣冲灝每于退食之暇即閉門讀書縱經覂史其意不欲以一時之榮藉易我千秋而且於近世著書之翼經合道者捃摭其菁華勒成一書題之曰雅說集梓以廣之人人屬予序之予授而卒業型儀音旨洒然

不啻獲奉諸君子于當前因歎
先生不以獨善自域期廣兼善
之風故日操三寸芒穎總握天
人性命之權非徒顯其理將以
啓天下之方悟者毎一相對儆
今談昔輒引人勝地其嘉與人

爲善之懷直欲以大冶洪爐共
造于無過吾願讀是集者景行
諸君子之微音懿行於既往節
蹈履而未艾者必不惟言是文
相與懋勉無負先生廣勵之意
于以佐風紀之隄防聖賢之檢

柙亦猶麟鳳著瑞于聖朝軒鑑
虞樽所以昭禧于國寶誠非自
善者之所可及矣
康熙元年中秋都門友弟王崇
簡題

雅說集序

國鍾大臣其材岳岳其行濯濯其於世也掃町畦而蘊鋒鍔此以持世爲應世者也天鍾大人其學淵淵其志桓桓其於世也拓坊表而剷棘垣此以覺世爲應世者也兩者並出于是治世之體用始全即其单心凞載者秘不可得窺而發爲文詞章于綜覽靡靡葩絡古今範爲聖印確有本原以流行於天下者策不佞以所見

貞菴魏先生得其人而天下之材始實而天下之學始明先生由黽常長諫垣其總鏡世運揚激風紀者早見於修身治世而黙成於正志服物大都鄰大吏之載崇包荒之德篤棐亶翼利於永貞而褒然物表者天下咸仰爲正人即先生自言曰保衡之道未必施而必濟晋而必益大要佐王致治必先知法天道總以導迎元氣以成久道之化然元氣不可倅見惟此學問一事爲身法世法所從合循之以行則天下風俗日敦絕綱日肅民生吏治日進於精勤渾洽而稟天宗聖之作用固具見也予服膺先生久一日先生以所輯先正雅說見示皆自見其生平以並見諸先正名公之生平此其品與行與學無一不出之性功而以其餘者牖世進而合之先生氣格所以爲上爲國爲下爲民又無不水

見於世是故是非一準于理彰癉一準
于法張弛舉措一準於道此非第先生
考槃之書而即先生經世之書也策濩
幸親承而面質之因追思先觀察於三
十年前嘗指示予曰吾人之學非以學
吾所未能正以學吾所不學而能也不
學而能則復性是懷之外久未有透入

今讀先生雅說集而始會之因述此以
質于先生以復先生委序之命

蘭陵龔策頓首謹書

讀雅說集

士人束髮受書父師之所教則誦法孔
子之言比長應制公車功令之所懸則
闡發孔子之言是孔子之言學人所奉
為成始成終者也孔子之言雖何日詩
書執禮皆雅言也蓋合性情政事倫紀
之外無所謂言無所謂雅也昔陸子靜

聚徒講學高語性命一士進曰先生且
講孝弟子靜面赤徐曰孝弟如何言且
此一士者書逸其名或餘干曹立之歟
立之初從陸氏受學疑其忽下趨高于
是詣南康從學朱子聞朱子語大悅之
蓋朱子能言孔子之雅言者也許平仲
退居單懷曰綱常不可一日亡于天下

于是倡明孔子之道以敎學者今讀其書平實切人薛文清稱爲朱子之後一人盖平仲能言朱子之雅言者也吾友石生先生有志聖賢之學所著約言簡而明淵而正吾毋三復焉又取近人之所著作裒而集之曰雅說其中立詞繁簡不一所得淺深不同大槩皆雅言也

能言朱子許子之所言仲尼之徒也當兹浮屠之說盈耳而諸家小說淫詞艶本滿布書坊其爲世道人心蠹者何極雅說之刻寧獨譚理之書與昔人有言大雅久不作非斯誰與歸吾于石生先生亦云然矣

退谷孫承澤書

雅說集總目錄二十種

康熙辛酉夏日記

雅說集總目經序文 俱在外通共四十張

弇州劄記序

夫士人讀書萬卷能不爲古人所欺此固當以識勝也乃學者不失之粗則入於腐談心學而無得於大中之秘論用世而無見於經權之宜此輩正當東之高閣耳明之才德諸臣葢

蔚然可紀而以豪傑之才抱經濟之略者余尤推服弇州王氏使斯人也而當土木之變必能爲于忠愍捍禦之功除宸濠之亂必能抒王新建戡定之猷若効力邊陲馳驅南北亦必能爲威寧麓川之績也四大部稿如

陸海神臯足供數載游覽而劄記一編尤是其生平得力處獨覽曠懷益有内聖外王之旨焉余特表而出之以廣讀書者之識實此一帙如獲珍珠船即不必復問四大部稿可也

魏禧介題

王弇州劄記

鄗南魏裔介石生纂

劄記内篇 删王弇州原本

思無邪其詩之綱乎自強不息其易之綱乎毋不敬其禮之綱乎允執厥中其書之綱乎是咸有至力焉

乾六龍皆聖人也聖人不能爲時能因時耳

六龍皆聖人何以有憂有疑有悔非德之不足位不當也聖人能易之賢者勉焉愚者難矣

在田之龍何以使天下文明哉夫子蓋深知之曰時

舍也明非時所能舍也自任確矣

伏羲之畫八卦也豈以爲卜筮設哉豫聖見理之與數合也因借卜筮以發之蓋卽卜筮以明理也非舉理而歸之卜筮也

亢龍有悔其聖人閱世之言乎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其聖人處世之言乎老氏得易之偏用而深者也

六陰之坤必生陽矣聖人名之曰復若失物而更歸也喜之也六陽之乾必生陰矣聖人名之曰姤若不期而遇也外之也是故日月之蝕雖常而必以爲變

木德其至矣乎土厚載物金火之爲用至矣然而其體不仁也故於星歲爲吉鎮次之長庚熒惑多凶

外性而修行者吾思進之外行而言性者吾彼之性空乎不之於君臣則之於父子不之於父子則之於長幼夫婦朋友也孰謂空哉

征誅衰耶黃帝先之矣揖遜盛耶莽操後之矣是故於道不於跡

大哉艮乎終萬物始萬物君子得之虛身術者得之延年

或曰六書心畫也有諸曰在觀而已以道觀六書義文之精也以技觀六十四卦頡籀之嫌也

郊享之有配祖也是三才之道也顓頊嚳堯稷文幾無愧矣德不足而强尊之其褻天乎毋乃僭日月星辰矣

韶作而百獸率舞非因聲也和德之至也不然無師曠之言哉

墓祭非古也雖然亦時可耳夫魂氣固無不之也因其魄用其遺而誠格之不幾於易乎哉

祭之有尸也其先王感假之微機乎。然而尸必賢匪賢匪誠匪誠匪萃。是故不可以行後世也。尸生近近生狸狎生戲至於戲而可無祭矣。今也主而不尸淵乎其寘穆也吾從今

席地古禮也。今也嚴肉刑古政也今也仁。

譏世卿謂其非德舉也獨不曰世諸侯哉諸侯非甚暴不易也。守若令者朝報厥而夕以更爲能久虐民乎哉善矣柳生之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

二百四十年耳。而弒君三十六王室四亂天王數出

臣射王子燕母其始也踰千里而錯戒七雄之既也歷數世而民鮮羼下死者則封建爲之也。

讀周禮曰異哉方千里而官人若此之衆也。盡地力不足以供采祿矣民誰與養

荀卿之危態臣也甚於篡。孟獻之罪聚斂臣也甚於盜噫其真有所警矣夫。

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至哉易也。哲人先焉愚者後焉時至而悟悟無及矣。

不學之謂貧無成之謂賤。心死之謂夭。失身之謂絕後。

北極天之樞乎。動處至神而聽於靜。靜處至微而能制動。亦淵矣夫人日膠膠乎擾擾乎反而求之而極安在哉

由外之以内而内禍生焉其爲日乎。由内之以外而外禍生焉其惟舌乎。

之燕而越其轍燕可至乎。知之燕之轍晨進十而夕退百也燕可至乎。吾北首矣窮日夕矣之水而迂也之路而徑也則無虞至也甚矣分門者之徒之謬也

春王正月夏時冠之然歟曰否否。正朔天下之首政也。春秋以止亂也。而身亂之其何以訓。

詩刪而風未易亡也屈氏志而懟於孝情而宛燕幾哉雅頌則微或曰唐山郊祀非歟曰愈遠矣。

鄉黨聖人之用也。吾無隱乎爾。

誦毋自欺章而不惄然煩赤者非人哉。牛山之木章而不怵然汗浹者非人哉故曰賢之醒人也甚於樂石。

瞽叟殺人咎繇執之非臣道也。竊父而逃遵海濱而

爲非若道也語心則可

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至哉言也。夫子闕此二實而不輕許者。蓋預慮之矣。何慮。曰慮有釋氏之即心即佛也。大慈大悲也。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靜亦靜動亦靜也。

治安之於事也。原道之於理也。孟氏之後無伍矣。

桃下新編雅說集卷之一

鄗南魏裔介石生纂

劄記外篇　删王弇州原本

三王家天下始乎然而堯舜之前有之矣。湯武征誅始乎然而堯舜之前有之矣。

堯舜禹之禪受也湯武之征誅也伊尹之放君也箕子微子之降敵也周公之攝阼也孔子之欲赴佛肸公山弗狃也唯聖人能爲之。賢者則弗許也。比干之剖也伯夷之餓也賢者能爲之聖人則弗必也。

盤庚賢主也雖然讀其文而知商治之衰與商質之所由漓矣。

文王之安於囚也臣道也。太公散宜生之以術啗紂也亦臣道也。

謂周成王之不如漢文也何也曰周公在矣而成不聖。

謂太甲之賢於成王也讀金縢凜乎惕矣以周公之聖而幾不免。易曰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者僅無咎也

周宣王中興之令君也而弗克終。何居曰欲衰而後

圖治故也。其於中也未純。其於政也非學。

齊桓之霸也不以戰勝其猶有湯武之遺乎。霸至文而衰矣宋襄之亟辱也楚莊之憯志也秦穆之不主盟也焉得五也。昆吾大彭豕韋幾然哉。

謂趙盾之不與謀吾弗知也謂許止之僅不嘗藥吾弗知也。

春秋之罪吳楚也不以狄故以王也。如吳體而襲周吾將從之矣六雄之自王則梁惠始也。故梁惠者魁叛而浮爽者也。

三公子之好士也以自張也。信陵之好士也以存魏也。惡乎同。魏爲秦而疑信陵矣趙爲秦而推李牧矣唉

荆卿之狹下矣雖然燕亡不由也。范睢之狹工矣雖然秦王不由也。

乘追爲合攻隙爲離其蘇張氏之揣摩乎。聽蘇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張氏之解從六國自解也。

淮陰之初說高也高帝之初說光武也武鄉之初說昭烈也若懸劵而責之。又若合契焉。噫可謂才也已矣。

周法繁漢法簡繁則虛故易弱簡則實故久強。

官之繁設也財之繁取也用之繁出也上下之繁相待也蓋至宋極矣漢簡於唐唐簡於宋而明實酌之是以久而治也

喪之日易月也昉文帝乎然而以詔天下也非爲君也。故文無不君。而景有弗子。

景有三冤臣焉大夫錯丞相亞夫臨江王榮嗚呼文德遠矣。

君尭相禹稷契咎繇秦可唐虞也政斯而行周官者莽乎。

漢武之雄也其與愚俱茂乎。漢武之罪民也而功後世。蜀而南嶺而南吳會而南者則何啻億兆哉。千百祀而襲衣冠被教化者奚自也。

漢高疑神者也漢文性仁者也光武修賢者也唐太宗飾聖者也宋藝似光武而文不足令主哉漢景之儉也宣之精也明之文也唐憲之銳也武之斷也其失刻宋仁之寬也孝之至也抑亦其次矣。

君哉元孝文宇文武柴世宗顏雍之賢而不與也曰偏曰闇曰促。雖然功德懋矣。

趙宋之有周也其何以異於隋堅乎。操之篡漢也亦延之矣。裕之篡晉也則復之矣。操悖而不臣裕至再弒矣此其辱乎。趙德乃長。

漢高帝之功勝湯武矣。桀紂之痛其國人不能偏四裔也。

有以蜀取天下者漢高帝也。以吳取天下者明高帝也。一則乘彼之未定而用之。一則以我之定而用之。

憲廟有聖政二曲從禮官言錢氏后不祔太廟一也。追復景帝位號二也於乎不可復得矣。

諸葛亡而蜀亡非徒亡蜀也。又亡魏何也諸葛沒而懿之智日練而望日重也篡本成矣。

宋藝祖之悖德暫也出於乘也。太宗之悖德終也成於積也。太宗之忮也其宋或齊鶩之流乎。宋法寬人主無再元無封禪無上尊號其聖人之次訓乎。后氏無臨朝外戚無與國政其聖人之義訓乎。君不匹嫠翁主不移醮其聖人之禮訓乎。噫雖三代何以加焉。

文其治者曠易唐太宗哉。推刃同氣猶有議曰剛愎也。刺王姬之勝是亦不可以已乎。

漢失之刻唐失之亂宋失之弱

有君德而好文多藝者唐文皇魏孝文也。有君才而好文多藝者漢魏梁三武也。無君德而好文多藝者漢靈隋煬宋徽也無君才而好文多藝者李煜也文藝爲累不爲益。

項羽之不僇太公也符堅之不殺慕容垂也寧非天

乎。雖然有君德焉。

堅之敗也大舉而不分晉得併力矣。身在行無後拯矣。鮮卑主而氐客失要害矣。惜乎其不爲聰虎之及身也。

晉之欲平中原也相會稽將褚裒殷浩宋之將義恭也梁之將宏也抑何異縱兒而獵兎也危哉危哉

身霸有國而身失之者凡幾曰莽曰曜曰堅曰衍曰存勗身治而身亂之者凡幾曰秦始曰漢武曰唐玄此其才不足耶一念之敬而才爲與資矣一念之怠

而才爲敗貲矣。

伍員俠客之雄也重在伸志。范蠡謀客之雄也重在全身。員勇勝智。蠡智勝勇。

項氏之抗秦也傷嬰也。天其伸六國乎。雖然不可以訓。

班氏之傳循吏也。不及趙韓。其猶得先王之意乎。

龍德而隱管寧氏近之。鳳凰翔於千仞兮黃憲氏近之。

東方朔阮籍其善處難者乎。既弗能避又弗欲逸易不能躍鴻鵠哉。雖然哲於文舉叔夜矣。故夷章莫如巧藏。巧藏莫如神藏。

甚矣宦寺之不易勝也。陳寶不勝而家族。袁紹勝之而國遂亡。訓注不勝而家族。崔胤勝之而國遂亡。故夫創業之主之貴始也。

蔡邕氏之才節而不令終也。非一念之畏爲之乎。與其死於御卓也。毋寧死於拒卓也。

羊叔子有君子之德四焉。曰慈曰信曰廉曰讓。雖然其爲晉謀鼎華之騃也有中悉矣。

操也裕也幾於混矣。而功不就。或曰遲暮也。或曰選敵埒也。皆非也。志在內不在外。

王魏之改事文皇也。微有說焉。有高祖在不純之乎臣也。王之先謫也。不與難也。宋儒乃以順逆劣之而優管氏。毋乃不可乎。

楊國忠之明安氏反幾矣。王叔文李訓崔胤之攻宦官果矣。王安石之變法大矣。韓侂胄之復讐正矣。公其事私其心。卒致敗焉。

謂子儀武不如光弼也。賢之其以終乎。度之略不如德裕也。賢之其以衷乎。合衷與終而定人。

李西平之難不難於復京城。難於介泚懷光之間而孤軍不屈也。益見才節焉。

中興之臣吾必推郭汾陽李西平。然至哉定之年俱且六十矣。使其早亡。一邊鎮虞候而已爾。神策小將爾已爾。甚哉才之未易識也。

讀唐史至五王之復唐也。曰大哉績乎。雖然有遺憾矣。夫武氏者社稷首誅人也。唐臣不共天。故立宗室以梟璽璣厥宗。出中廢而王之帝治而弗宗於廟也。

上也卽帝中矣居閤於上陽而族武弗使亂也次也名臣翼皇嗣吾故知其弗盡討也

張說陽之才也而處於必不支也文信公之忠也而處於必不振也噫豈人爲之

天之報方進以義也報素以玄感也報世勣以敬業也巧矣其若合契也雖然義也敬業也不艮於人而艮於事

問宋臣曰李文靖之遠王沂公之公韓文公之重范文正公之廓司馬文正公之篤庶幾爾

安石非姦人也然而誤國之罪重程氏以讐而寬之朱氏從而與之蘇軾非純儒也然而無失節程氏以異而讐之朱氏從而抨之

啓外釁自王黼童貫始也耗中國蠹帝心則自蔡京始也故自宣靖禍者京爲首黼貫次之

秦白起死無李牧敵矣用趙郭開而趙舉金粘罕死無岳飛敵矣用宋秦檜而宋降宋文之爲魏僇檀道濟也齊緯之爲周僇律斛光也唐莊之爲明宗僇郭崇韜也噫

南渡而後宋岌岌乎危於晋矣然有人焉綱浚鼎治内飛世忠錡玠治外然而一檜足以勝之是故賈似道之誤國可罪也謂宋尚可以支元則非也君子是以惡檜而恨高也

問李綱張浚趙鼎忠乎曰忠矣然而綱之失愎浚之失躁鼎之失闇也靖康之初不失汴也綱也其再失汴也栗之任綱也江左之得爲江左鼎與浚也江左之不得爲中原亦鼎浚也浚氣强鼎氣弱浚過多鼎過少

漢之後非漢後而稱漢以殘晋曰劉淵氏唐之後非唐後而稱唐以滅梁者曰李存勗氏宋之後非宋後而稱宋以亂元者曰韓林兒氏亦巧矣

張承業不完人也然而完人矣其不受晋爵也不從晋帝也其在文若之上乎

察罕之忠也庶乎岳飛矣武則同而功過之擴廓之中涅也失在太子其終爲純臣也遺敎在父

察罕帖木兒而在其明之憂哉雖然天之所廢誰能興之田豐所行刺也孛羅哥犯闕而元之腹心腐矣

奇后太子再疑擴廓而元之四肢痺矣故夫田豐字羅者元之賊而明之勲臣也奇后太子者元之戚而明之間臣也

問大將軍曰中山其全矣常開平李岐陽傅穎公之勇沐西平之靖張定與之重其庶幾哉問大臣曰不知也毋已于肅愍之仁王端毅之直劉忠宣之篤乎

壬午之難有功而無愧色者一人焉曰鉄司馬鉉己巳之難有功而無愧色者一人焉曰于司馬謙其人才同也忠同也酷禍同也

漢庶人之叛也非楊文敏之贊上親征國事幾失矣其還師欲襲趙也非楊文貞之力止國思幾失矣雖然吾猶以文貞之功大於文敏焉

大臣者吾必以王端毅爲巨擘焉次則劉忠宣孜孜爲國知無不言者王端毅也孜孜爲國知無不爲者劉忠宣也雖然吾不難二公難時之容二公者也

赫哉太祖之聖也而臣不稱謚有將無相矣李韓公一時之才也而學不足劉文成可以將相矣而量不足

王端毅之在銓也其猶麟鳳乎于肅愍之在樞也庶幾蛟龍矣麟鳳天下望而知其瑞蛟龍天下望而思其澤

問靳進伯之功曰不在難而在速稍遲則建業不下矣文稍遲六師援而汪許可瞞下矣此其所以傳也

閒居擇言序

趙夢白先生夠應大星而生下筆爲文章妙天下其時際明運之盛與南樂魏懋忠長垣李于田通州李修吾江右鄒南皐諸公以道德節義互相砥礪一時海內望爲祥麟威鳳迨出

趙郡者未嘗不過鄗上而聆其謦欬分其片扎以爲榮逾華袞也迨其晚年起任總憲晉冢宰剖露良心連茹衆正適値逆璫擅權奸人比附楊左諸公殞命北司而群賢一網打盡先生遣戍代州卒以老死邊陲故先生之進退關明運之盛衰非偶然也先生林居時未嘗一日廢書而擇言一帙亦其晚年所著中多獨見之語切實體認非欲依傍他人門戶以作講學面孔者余擇其言之要者錄出與天下共之以見心學者氣節之本先

生之學可謂身體而力行之矣彼楊子作法言而失身於王莽馬融作忠經而比匪於梁冀平居竊仁義道德之緒論及利害怵前而脂韋絜楹之不暇兹其人爲何等也余生也晚而余母張太夫人係先生之甥也成童

時提携至郜猶望見先生顔貌飄飄若神仙中人嗚呼先生豈徒文章氣節之士也哉

魏裔介題

槐下新編雅說集卷之二

郜南魏裔介石生選

閒居擇言 鄢趙忠毅公原本

余之作字以枯構密緻爲佳。故從疎莽入。久之乃知用心。又久之乃不能不用心。以此悟主敬之功。至於不能不敬則德進矣。

一病能引諸病。同一元氣也。一善能生諸善。同一神也。是以孟子每言擴充善端。

悟一妙義。若甘露之清心。得一華文。若珍饈之悅目。

吾何有憂。

冰熱當暑。不若臨風之快。重衾禦冬。不若負日之和。

吾有何欲。

知天地神人頃刻不離。自然常存敬畏。知祖孫父子榮辱相關。自然愛惜身名。

獨立於萬物之上。乃爲有志。能屈於萬人之下。乃爲有養。

解顔子之屢空者。舉心空以貧爲淺。不知人心不空。皆以此身耳。貧而無樂已忘其身。有何不空。大抵

學人務爲玄遠不求切已即如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舊說本心之知作不欺解者較淺然不欺絕難如爲知縣者肯曰吾不知不敢爲也則一縣安矣天下可以類推究竟不欺即是本心之知也

論語首章言學不指所學何事次章即言孝弟爲仁三章言巧言令色鮮仁四章言三省以忠信爲先爲學之事畧備矣故五章遂言治國

洋洋乎發育萬物仁也峻極於天形容之詞耳禮儀威儀即是發育萬物之實俱是言道之大亦可云人

於至小禮儀行於親義序別信而分爲吉凶軍賓嘉威儀乃其節文非有二也無威儀則無禮儀無禮儀則無人倫無人倫則發育息矣安得分大小乎本文明曰優優大哉人皆溺於費隱章之語大語小不知其不同也

天下之至可樂者無如道少有所得斯足以自樂矣處世而不免於憂者不知道也或知之而不能行也行之而未有得也故論語首言悅樂不愠

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四語乃二語也縱欲即極樂成災即生哀也夫惟樂道者其樂無極有福而無災

聖學之要一敬盡之矣大學中庸之愼獨敬之說也敬於人之所知而忽於人之所不知非敬也愼獨乃訓之敬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愼獨之說也此道甚易簡人人所知而不能行或云獨者至尊無對之稱何耶

訓詁之儒興而學遂不明大都以讀書考究爲學顏子好學便是手不釋卷聖賢所言學問未有指考究

者如博學之是也以下有審問等事學而不專學之類則兼考究躬行而言並習其事者乃真學也

道者生天地萬物者也立於天地之先矣道之大原出於天從子思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而言非道之始也天下所共由謂之道乃率性以後之事耳夫子不輕言道道固未可易言也德者天地萬物所同得也致化川流天地之德也在人爲五常行道有得之解未爲精盡也自是宋人口語

士之高明者多迂而之僻士之窮愁者多逃而之僻

吾道之中其有不足者乎。
易曰言行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人惟一心心之所發惟有言行。君子之能動天地。言行之外。更有何術。學者知言行之重如此。雖欲苟而不能矣。一念之善。即以爲根而培之。一事之常。即以爲式而推之。
前賢誠難。及其高雅卓絕者亦少。前言誠多美。其邁出常見者亦少。古文誠多善。其趣高義妙者亦少。讀書宜於多中求少。則所造自深矣。
大地神化之理。皆寓於形色象數之間。微而了且

用作爲之內。於此體會而修持之。天則自見。而本立而道生。下學而上達。以其切身謂之本。以其平常謂之下學。
道家言先天一氣自虛無中來。惟修養能致之。學道修養。道如先天一氣。
存心令一念不妄起。惟有真心。出言令一字不輕發。惟吐真意。作文令一字不多下。惟明真理。宜以此自勉。
濟天下之大事者。必至公至密。公而不密則有顯斷。密而不公則有陰謫。
論語之文和平冲雅。如楚狂衰鳳之歌。莊子所載乃其全文而論語刪之。若迷陽迷陽等語。斷不可溷入論語中。知此則知文體矣。
孟子道性善。性得於天不可爲力也。盡其心則能盡性矣。如盡惻隱之心則盡仁之類是也。性不可知也。盡性則能知性矣。知性則能知天之命。天命之謂性也。此學問之極功也。學者未能盡心以盡性。且存心以養性。此乃所以事天。存心養性須有堅定之志。天

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此乃所以安身立命成其爲人也。非氣數之命也。
或問雩而雨何也。荀卿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illegible]此見荀卿學問涵養之疎甚矣。彼蓋以天之與人邈不相涉也。則古帝王之言敬天皆爲虛語。而郊祀之禮皆爲虛文。而若無天云者爲確論矣。人之有天猶子之有父母也。父母之怒也。必致敬以回之。天之不雨亦其怒也。可付之不理而聽其自雨乎。嗟乎。自古以來福善禍淫未有爽也。豈必天之有言而後爲有

天耶。人不畏天更何可畏。此紂所以謂敬不足行謂
祭無益者也。而荀卿之論如此。無怪乎其謂性爲惡
禮爲化性而起僞也。
温故知新可以爲師。人但謂知新之可爲師。而不知
故之外無新。但心體不明則不知耳。含故而求新是
聽說妄見也。世之學以莊列爲新。其實非新也。
或曰闢毀釋而不動心何如。曰非也。君子闢毀而省
其有過。闢釋而慮其不符。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吾黨有不忍

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事。必得得位行政。斷應於無
仁者。隨事力行。乃是擴充惻隱耳。
易犯曰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與着
惟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講學諸何以易此
有得于道而樂者。其魚之於水乎。大之滄海也。其次
四瀆也。其次枝流也。富貴而已者。其汚泥之鰌乎。
一儒者言爲學須將世間一種熱鬧世情痛自割捨
求徹底乾淨。夫既知熱鬧如何割捨。惟見的道理真
性分定。吾身大視之便如蒼蠅逐臭矣。孔子曰苟志

於仁矣。無惡也。此之謂也。
天命之謂性。天命便是於穆不已之命。非命令也。在
天爲命。在人爲性。天生人而命之理具焉。如父母生
子而精神具焉。何待命令也。
齊閭丘來盟於魯。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
閔馬父笑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
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
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
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曰陷而入於恭。何滿之甚也。

夫溫恭有恪。即敬之說也。聖王猶不敢專稱敬之學
者別立名目以自尊大。閔馬父聞之。能無笑耶。
行已有恥。對無恥而言也。猶者有所不爲。對無所不
爲而言也。賢不肖之分。豈相遠哉。
利與害相反。乾以美利利天下。君道也。少道也。豈講
言利哉。自世道衰而聖賢乃以利爲戒。大學又專以
財爲利。眞可慨也。
德者物所同得以生也。非吾所獨得也。凡行之孤而
而無與爲隣者不可謂德。德者中庸而已。人人可能

者也故無奇峭險絶之行必有景附而響從者惟德乃有隣惟有隣乃可以觀德也

每熟讀大哉聖人之道一章聖人之道如彼其大也君子之學如彼其大也究竟惟能小心寡過以保其身而已明哲繇小心而生者也其言足興者言不有也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卽天地之大也非推本之論也為物不貳乃是推本何大小之分乎

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者君子也內省而疚有愧於志者可以為君子終日為惡而不疚無惡則近乎禽獸矣

君子不能無非心之萌而旋卽去之故日進於聖賢小人不能無良心之萌而旋自昧之故日近於禽獸

世之欲為善者鮮矣卽時勢不得為鬼神亦默相之如得為則其福可知也世之欲為惡者多矣卽時勢不得為鬼神亦陰責之如得為則其禍可知也

無所疑而知者必非真知無所苦而樂者必非真樂

義以為質齊聖人所論處事之道始備謂之曰質則自不能外若無禮孫則失之直遂而不可以為義此精義之學也

食太飽則中懣酒太多則內熱是以君子惡快意也快意者鬼神之所忌也惟濟人利物為可耳

吾之所不睹不聞者天命也戒慎恐懼畏天命也無須臾而不畏乃所以不離道也是無分于隱見顯微者也而培養之功尤在于隱微之際隱微者獨也是故君子慎之也

兢兢業業常如養病之時則可以却病矣兢兢業業常如省過之時則可以寡過矣

顏淵智隣殆庶真知聖道在聲臭睹聞之外故其從本體探求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仰鑽之久有難之者前者而忽然在後終屬恍惚夫子知其如此故以博文約禮誘之則有所持循故竭其才以仰鑽之其高堅者瞻之在前如有所立卓爾無復有所謂忽然在後者矣然至此則功力無所復施不能與之為一也惟優游以俟之而已

盈天地間皆斯人喜怒哀樂之用而天地之休咎從之

祥。萬物之舒慘榮悴。皆喜怒哀樂之所感。人能率性
而行之。則已發即未發之中。故謂之和。和也者天下
之達道也。達者言其庸也。致中和則天地位萬物育。
僅得其所以爲人。非高遠難行之事。故謂之中庸也

小心齋劄記序

顧涇陽先生講學於東林一時海內
賢人君子翕然從之望若麟鳳言比
芝蘭雖東漢之郭林宗李元禮不能
過也涇陽先生官都下時與趙夢白
魏懋權李修吾相友善猷江陵相之

勢炎薰熾思濯之以清泠其由來正
矣然由此塗徑遂分流及熹宗之朝
僉壬得志群讐受禍人之云亡邦國
殄瘁彼其之子以東林講學爲詬病
此假借傾陷詛述故智要之先生講
學以明道何負於世道人心亦何負

于國家也時移事變能戦玄黃俱付滄桑而先生之書猶存閒中披閱喜其持議之正翊翼周程張朱而力闢陽明無善無惡諄諄不已有功于世甚大于此見先生之真能小心也郎有一二言小疵烏足以掩先生之正

大哉因擇其要者錄之使世之尚論先生者非獨氣節媲東漢之英而理學發聖賢之蘊云

魏裔介題

槐下新編雅說集卷之三

鄗南魏裔介昆林選

小心齋劄記 删顧涇陽原本

惟知性然後可以言學。惟知學然後可與言性。語人心曰惟危。語道心曰惟微。又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語獨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語人之所異於禽獸曰幾希。讀其言想見聖賢滿腔子都是一箇戰兢恐懼之心。

孔孟旣沒吾道不絶如綫。至宋而始一光發脉得一

周元公。結局得一朱晦翁。而二程及張邵羅李諸先生復相與後先主持於其間、天實命之以斯文之寄非偶然也。

二程與横渠康節一時鼎興。氣求聲應。此吾道將隆之兆也。微元公孰爲之開厥始。流傳浸久分裂失眞於是乎有禪而儒者有覇而儒者有史而儒者此吾道將渙之兆也。微晦翁孰爲之持厥終。韓呂衆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愚謂元公之功不在孟子下。晦翁之功不在元公下。

太極圖說元公之中庸也通書元公之論語也上下二千年間一人而已矣

獨居時能無閒思雜慮否應事時能無粗心浮氣否接物時能無凡情俗念否須是自家一一勘過

心是箇極活的東西不由人把捉得虞書所謂惟危惟微南華經所謂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庶幾足以形容之這裏須大入理會在試看孔子豈不是古今第一等大聖還用七十年磨煉功夫方纔敢道個從心試看孟子豈不是古今第一等大賢還用

了四十年磨煉功夫方纔敢道個不動心蓋事心之難如此只有告子最來得易却又差

這個心極靈是是非非瞞他不得些子何但我瞞他不得些子他也不肯為我瞞却些子閒居為不善則見君子而猒然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直是將五臟六腑一一呈出與人看假饒無量惺惺到這裏都使不着語曰心為明師又曰心為嚴師旨哉

或問白沙先生靜中養出端倪竊意這個物事妙絕方所何端倪之可言曰此處要善看卓爾者顏子之端倪也躍如者孟子之端倪也亦曾落方所否

性即理也言不得認氣質之性為性也心即理也言不得認血肉之心為心也皆喫緊為人語

自昔聖賢論性曰帝衷曰民彝曰物則曰誠曰中和總只是一個善告子却曰性無善無不善便是要將這善字打破自昔聖賢論學有從本領上說者總是個求於心有從作用上說者總是個求於氣告子却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便是要將這求字打破將這善字打破本體只

是一箇空將這求字打破功夫也只是一個空故曰告子禪宗也

陽明先生曰慈湖不謂無見又着在無聲無臭上見了此語慈湖聞之亦須首肯愚謂王泰州鄧豁渠之慈湖也

王塘南先生曰學者以任情為率性以媚世為與物同體以破戒為不好名以不事檢束為孔顏樂地以虛見為超悟以無所用恥為不動心以放其心而不求為未嘗致纖毫之力者多矣可嘆也此數

語字字拿着禁處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
論本體縱做到幽厲蹻跖依然無改於初故曰惟狂
克念作聖論功夫縱做到堯舜周孔一毫放鬆不
得故曰惟聖罔念作狂
楊子安侍郎好闢使其親戚王元致問難於尹彥明
曰六經蓋藥也無病安用藥彥明曰固是只爲[illegible]
眼即是病每誦斯言輙爲毛骨俱竦
唐仁卿曰凡事先求已過聖功也又曰望重朝綱不
若信于寒微之友生徒滿天下不若閭門之內與

我同心思以爲此惟慎獨者能之
勿謂今人不如古人自立而已勿謂人心不如我心
自盡而已
或問天下何以太平曰君相一心其上其次關鍵一
心亦須做得一半
董仲舒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此意最見
得好三千七十其間品格之殊至於倍蓰只一段
心事個個光明提着權謀術數便覺忸怩自然不
肯齒及他非故擯而絕之也

讀戰國策眉頭鼻角一俛一仰無非機械令人大懼
性太極也諸子百家非不各有所得而皆陷於一偏
只緣認陰陽五行爲家當
聖人之言高如天平如地其間種種具備處處圓通
是故見以爲主靜無往而非主靜也者見以爲主
敬無往而非主敬也者見以爲窮理無往而非窮
理也者見以爲致良知無往而非致良知也者見
以爲修身爲本無往而非修身爲本也者只看人
如何體取若執一說以格諸說則固而已矣

無聲無臭吾儒之所謂空也無善無惡二氏之所謂
空也名似而實遠矣是故諱言空者以似廢真混
言空者以似亂真予皆不知也
程伯子曰東漢人才一變可以至道此語極公
讀禮樂征伐一章便識得春秋一經全局讀誰毀誰
譽一章便識得春秋一經斷案
異教家往往好言父母未生前又好言天地未生前
却不如中庸只說個喜怒哀樂之未發更爲親切
或疑程張氣質之說未透性善愚竊以爲氣質之說

正顯性善耳夫何故人之生也昏明強弱千萬不齊自未有氣質之說人且以是不齊者爲性槩曰性善猶在離合之間自旣有氣質之說然後知其所以不齊者氣質也非性也即欲諉不善於性不可得已故曰氣質之說正顯性善

程伊川先生曰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爲三公矣此解最精

朱子釋心字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釋知字曰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最爲親切若以意念爲心照察爲知未免落第二義矣

河圖洛書太極居中太極圖太極居上太極無對中無對上無對這兩處恰好放着太極眞是天造地設如何容得一毫人力安排

千古聖學只是個不動心佛氏也是個不動心告子透得這個消息過於楊墨遠矣却被孟子一眼覷破將他根本上病痛一一指點出來使後之學者得以曉然於幾微異同是非之辨不至爲他說所惑走差了路頭故曰其功尤多也

或問邇來談學家往往揭一宗旨子獨無之何也予亟稱性善眞便是宗指否曰吾於此亦頗參之有年矣參來參去委不如性善二字好這裏參得一分透即有一分得力參得二分透即有二分得力參得完完全全便是聖人曰如何參曰此事還不得日子揀不得方向定不得格式只要辦一副眞精神隨時隨地都是理會處孔子曰吾無隱乎爾

只無隱二字分明將性之全體拈出教人一個參法也

孔子贊周易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俱是述而不作只中庸二字是特地拈出畢竟中字還是述惟孫個庸字乃是作耳由春秋以來二千餘年諸子百家紛紛競起都有一種可喜可愕處能鼓舞人投求病根只是無奈何許多聰明才辯不肯庸乃知這一字眞是照見天下後世學術之弊預爲點破萬兩千觔十分鄭重不可草草看也

乾之爲言健也天道也其在於人則誠者之事也而
曰終日乾乾夕惕若是就本體上點功夫亦分明
畫出一個健字來坤之爲言順也地道也其在於
人則誠之者之事也而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是
就功夫上點本體亦分明畫出一個順字來

朱子之釋格物特未必是大學本指耳其義却甚精
語物則本諸帝降之衷民秉之彝夫子之所謂性
與天道子思之所謂天命孟子之所謂仁義程子
之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之所謂萬物之一原

語格則備舉程子九條之說會而通之至於呂謝
諸家之說亦一一爲之折衷焉總而約之以四言
曰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
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蓋謂內外精粗無非是
物不容矣有揀擇於其間又謂人之入門各各不
同須如此方收得盡耳故惟大聖大賢不得拘以
是法其次未有不由之而入者也議者獨執一草
一木亦不可不理會兩言病其支離竊恐以語末
流之弊誠然有之以語朱子過矣

惟危惟微惟精惟一是從念慮事爲上格無稽之言
勿聽勿詢之謀勿庸是就文字講論上格如此看
來即聖人亦不能外是四者朱子所云固徹上徹
下語也

河圖洛書是爲造化傳神的八卦九疇是爲河圖洛
書傳神的大學是就人生以後說起的中庸是就
人生以上說起的西銘是就既有天地說起的太
極圖說是就未有天地說起的分看來不相依倣
不相假借不相凌越各各自開一局合看來實是

互相闡明互相助發互相攝持恰好完却天地間
一個公共的大勾當也

周子有云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愚
以爲太極圖說正天地鬼神之奧也朱子有云四
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愚以爲小學
又近思錄之階梯也

原憲克伐怨欲不行孔子以爲不知其仁及顏子問
仁却告之克己何也曰己是克伐怨欲之根克伐
怨欲是己之枝葉從枝葉上檢點方且東支而西

吾方且西滅而東起何時是了從根上斬斷即徹底澄清一切沾染不得矣兩下相去正是天淵不可同年而語也

看來看去吾人千病百痛只是欲爲之胎做來做去吾人所以趕不上聖賢只是欲爲之祟周子特提出無欲二字正從咽喉下着刀只寸鐵便能殺人故曰拚得性命方了得性命

易言至日閉關書言恭默思道詩言不顯亦臨記言戒愼不睹恐懼不聞至李延平教人靜坐看喜怒

哀樂未發作何氣象又就中點出一個活機此脫胎換骨語也揆厥淵源實自周子之主靜來近乃有駁之者曰既未發有何氣象予謂曰這是古來一個海上单方君若信得過便急急煉服無論久近定有靈效如信不過且好好珍藏留待後人莫得遽爾嗔訝空爲有識所笑也

啓予足啓予手信口道來形色天性全盤拏出會得時只此便了更有何事會不得自家身命尚沒個下落說甚戰戰兢兢

伊川曰性即理也此一語極說得直截分明亘古亘今顛撲不破却亦有個來歷書云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曰衷曰則非理而何但不如拈出理字尤覺易曉了耳朱子嘗言自程張氣質之說出而後諸子紛紛之說息予以爲未也別氣質於性則性明涵氣質於性則性晦猶在人善看惟性即理也之說出而後諸子更無所置其喙耳

吾於病中得兩神應方陳惟濬臥病虔州陽明謂之

曰病物亦難格惟濬曰然陽明曰常快活便是功夫此如醫我以蘇苓陳仲醇曰天下惟聖賢爲能收拾精神其次英雄其次修煉之士此如固我以參朮吾服之十年餘矣大有奇效蓋不特治病而已也

或問近世好爲新說即一部四書幾於另換一番面目有來語者予往往收之何也曰道理只論是非不論同異但于道理無礙縱橫曲直皆足以爲吾用何須執一曰獨于無善無惡四字辨之諄諄何

也。日這是大頭腦所在。如何放過得。日陽明與錢王二公證無善無惡之說于天泉橋上。而曰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增躐等之病故含蓄到今此是傳心秘藏顏子明道所不敢言者今既已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豈容復秘。及至洪都鄒東廓歐陽南野諸門人來謁請益陽明曰軍旅匆匆從何處說起吾有向上一機久未敢發以待諸君之自悟近被汝中拈出第往浙相與質之當有證也陽明非無見者何為云爾曰此非予之

所能知竊嘗稍涉內典纔開卷便都是這個話頭且無論西土二十八祖東土六祖暨五宗諸大善知識即聲聞影附之流亦看作家常茶飯一般乃今贊嘆張皇一至於此宜彼之藐視儒門也

善與惡相為負勝不並立者也從上聖賢勤勤懇懇發明性善正欲壓倒一惡字今也并欲壓倒一善字壓倒一惡字惡字不得出頭壓倒一善字善字亦不得出頭矣惡之來也其萌甚微賴有善以密消之耳。惡之發也其力甚猛賴有善以顯制之耳誠使善不得出頭其亦何所不可為哉。昔宋范純仁或譏其好名純仁喟然嘆曰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竊謂無善無惡之說則人又當避為善之嫌矣不知是何路而可也。

有欲低無欲高有欲垢無欲淨有欲軟無欲剛有欲煩無欲簡有欲忙無欲閒有欲險無欲穩有欲牽纏無欲擺脫有欲凝滯無欲圓通個中妙處難以言述。

早來思無欲二字最妙無欲則虛虛不窒矣無欲則

清清不溷矣無欲則剛剛不屈矣無欲則簡簡不勞矣無欲則靜靜不擾矣無欲則高高不俗矣

無善無惡四字上之收了一種高曠的人下之收了一種機巧的人惟存下中行收他不得只是此種人最少不比那二種人多又有一種庸常的人亦收他不着只是沒用處不比那二種人都有一段精神聳動得人故彼之勢日強日熾此之勢日孤日微不知將來何所底止耳章文懿公曰學術去程朱未久又大壞必須真聖賢出方能救得卻

言哉

或問子有惑于無善無惡之說也。易不云無咎無譽乎。禮不云無非無儀乎。曰無咎無譽坤道也。乾則否。無非無儀婦道也。丈夫則否。

問程子云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何如。曰此專以氣質言耳。然而氣質非性也。以氣質爲性是旁論非正論也。程子嘗喻之于水以爲清固水也。濁亦不可不謂之水也。是則然矣。但借水喻性須點出性字方纔明白。試曰清固水之性也。濁

亦不可不謂之水性也。其可乎。孟子亦嘗喻之于水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誠按而爲之說曰就下固水也。過顙在山亦不可不謂之水也。是則然矣。試曰就下固水之性也。過顙在山亦不可不謂之水之性也。其可乎。以此論之。安得指氣質爲性。

李見羅先生性善編專爲陽明致良知之說而作。其見卓矣。但致良知三字何嘗不是。誠使人人肯致良知。便人人是個聖賢。亦有何害于天下。惟是陽明以無善無惡爲性。則亦以無善無惡爲良知。此其合商量處也。見羅校勘到此。可謂洞見病根。至于反覆辨良知不可爲體。態落第二義矣。

予謂伍容菴曰。陽明之言良知信之乎。曰信之。曰陽明之言無善無惡信之乎。曰不敢信也。予曰何。容菴曰心既無善。知安得良。卽其言亦自相悖矣。奚其信。

朱子曰仁未嘗不覺。而覺不可以名仁。此語極精至。

羅文莊又曰覺非特不可以名仁。且不可以名智。則益精矣。彼認覺爲性者。恐非究竟義也。

近來有一習氣。操觚者但于左馬諸家模擬得一言半語。便傲然自以爲古文。其視韓柳歐蘇蔑如也。談道者但於禪伭兩家剽掠得一知半解。便傲然自以爲妙悟。其視周程張朱蔑如也。嗟嗟彼操觚者無論也。乃談道者亦然。何哉。

邵文莊云願爲眞士夫。不願爲假道學。薛方山先師質之曰眞士夫卽眞道學也。假道學卽假士夫也。

誠然誠然而文莊之意遠矣

近世李喜言無善無惡及就而詢其旨則曰所謂無善非眞無善也只是不着于善耳予竊以爲經言無方無體是恐着了方體也言無聲無臭是恐着了聲臭也言不識不知是恐着了識知也何者吾之心原自超出方體聲臭識知之外也至於善郤是心之本色說恁着不着如明是目之本色還說得個不着于明否聰是耳之本色還說得個不着于聰否又如孝子悅在得親不得則不可以爲子須千方百計求盡子道還可說莫着于孝否如忠臣悅在得君有不得則不可以爲臣須千方百計求盡臣道還可說莫着于忠否昔陽明遭寧藩之變日夕念其祖母岑與其父龍山公不置門人問曰得無着相陽明曰此相如何不着快哉斯言足以破之矣

孔子所以有功于天下萬世是提出一個學字其所以闡明這學是點出一個好字孟子所以有功于天下萬世是提出一個性字其所以闡明這性是點出一個善字

語本體只是性善二字語功夫只是小心二字

南牖日戕序

暇日過能仁寺百貨駢闐書賈攤書石砌上中一卷塵蒙尤甚發而眎之武水王佐之南牖日戕也留置案頭每公退抽繹數條如入群玉之府如躋仙掌之峯濂洛關閩洞見原委西竺東王咸指偏獘嗟乎隆萬以來學者悠謬離岐也甚矣而此戕獨知其正慱而約收之深而顯出之不拾人牙後唾曹餓雪所謂不以有限之陰供小技不以無本之學誤生平者豈虛語哉因嘆世儒依傍他人門户徒馳騖相引重爲名高而篤志沈邃之士不尚聞達乃能窺理道之奥窅如佐之先生者可謂豪傑之士也巳名位不顯恐致淹没余故表而出之世必有能知之者

魏裔介題

掘下新編雅說集卷之四

鄗南魏裔介石生選

南牖日牋　刪王佐之原本

易

人肖形天地巳屬後天坎爲腎艮爲膀胱震爲肝巽爲膽離爲心坤爲小腸兌爲肺乾爲大腸陰爲脾陽爲胃夫心亦離矣而獨能爲五行之主何也爲其在南也午之中也萬物之所趨五行之所聚而極至焉者也故艮其背止其所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爲向明也是故君子之學明德而已矣[illegible]

中虛之位以復純陽之體紛紛之論似屬恍惚

潛龍勿用一句是五爻根基樂行憂違確乎不拔一生事業都在此中能唯能潛故不可拔

潛龍勿用乃六十四卦之初天地開闢之始天一生水時也遯世不見知而篤恭而天下平皆從此蘊見而文明躍而或之飛在天而不亢皆潛之發用也

書如日星森列詩如風露盈潤春秋如雪霜凜肅禮樂如寒暑成歲易其猶天耳

私欲之動如火炎炎非剛猛之力不能制之故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義理之心其端甚微必優游漸漬眞積力久乃成其善故曰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

易以虛待天下後世之賢故其說變通而不拘[illegible]以定證天下之虛故其說謹嚴而不[illegible]

周公之制作其精者在詩而周官則燦然治天下之法度也孔子之制作其精者在易而[illegible]學聖人之矩矱也

定性書引艮卦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蓋聖門一貫忠恕大本達道儒者大公順應動靜兼定之指悉備于是

伏羲畫八卦而文籍生經莫古于易秦焚典籍而易以卜筮存莫完于易書出于虞夏商周之史官詩多出于閭巷之小夫婦人春秋雖出于仲尼然本魯國之史禮皆襍出漢儒之綴緝易則伏羲畫之文王演之周公重之孔子贊之皆古之聖人莫粹

於易

書

觀堯典一書可見古之帝王全在虛心用人所以德業在己今之力識志意之士都是執了在己之見所以德業不下於民

教冑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俱是根本實學與今學術不同全在變化氣質

詩

尹吉甫六月北伐許大功業而詩人稱之不過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即其來歸燕喜所與共飲者亦不過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可知古來大將之道如是今之取威制盛而無其本者皆小材也

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制外乃亦以燕來詩歌用之于內外耳而謂之治者文武之治不在於慎防維之具而在於通上下之情仁之感也

春秋

餘冬錄學春秋者舍經從傳昔人嘗摘其失經無說耳之言傳多可喜之說是學者之樂聞而易惑也而今世學者乃說傳而捨經又昔人所不及知者丘明雖未必及登孔席如故記所云與孔同乘如觀周史自是去聖不遠非後來公穀鄒夾四家為空言者而世之尊是經頗與左氏立異口說流行又出四家之外何哉以左氏與今說言之若出入人罪多矣入人之罪如季及鄫子遇於防左傳本謂使鄫子來朝而今以為令其自選擇配其出人罪如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左傳本謂蒯聵使戲陽

速殺南子不果而奔而今以為欲殺南子之義此三端餘冬之論當矣然而以正經大義斷之不諭令自擇配殺南子與否只還與奔二字已可[illegible]其非理若或詳於事實而反昧大義未免穿鑿附會斯所失又遠非讀春秋之法也讀春秋之法以知大義為正考核事故次之

禮記

冠昏燕聘其於天子諸侯以下之禮雖未盡具記者猶能推聖人制禮之意而發明之使人之貫而不

敢苟而又不苦於所難皆漢儒功也

天子之宗子祭天子庶子降而為諸侯為天子別子繼天子別子為諸侯之宗而其始祖則天子祭之矣故但祭諸侯為始祖而立五廟諸侯庶子降而為大夫是為諸侯別子繼諸侯別子為大夫之宗其高祖則諸侯祀之矣故但祭大夫為始祖而立三廟始祖一高曾祖一禰一大夫庶子降而為適士是為大夫別子繼大夫別子為適士之宗其曾祖則大夫祀之矣故但祭適士為始祖而立二廟

始祖一高祖禰一適士之庶子降而為官師是為適士別子繼適士別子是為之官師之宗其祖則適士祀之矣故但祭禰為始祖而立一廟如今祠堂之制中為始祖高曾祖父左右分為昭穆是故廟有七有五有三有二有一而祭始祖及四代則無不得者蓋不祭高曾與禰者自始降子之法言之非謂其分不得也其不得立七廟三廟者其分耳

祭者接也祭必有氣脉與所祭之人接續通流而無間故感格祭天以冬至祭地以夏至祭祖禰以生辰忌日清明之類亦謂其氣脉一路可流通耳冬至而非其時即非所以事天故古人重之

晦翁讀禮傳知漢儒之學有補於世教不小如國君承祖父之重在經雖無明文而康成與門人問答蓋已及之三年之喪鄭玄注禮二十七月而畢皆是也晉王肅祥禫共月二十五而除則失之矣喪服禮傳始於子夏秦漢諸儒彷而記之雖精簡不及如盡以掇拾附會少之則亦非吾所敢也朱子曰

儀禮是禮根本禮記是禮枝葉禮記本秦漢上下諸儒解什儀禮之書又有他記附益於其間今欲定作一書先以禮儀置於前而附禮記於後如射禮則附以射義之類其餘曲禮少儀又自作一項又答應仁仲書曰前賢常患儀禮難讀以今觀之只是經不分章記不隨經故使讀者不能遽曉今定此編盡是諸弊恨不令韓文公見也

禮為忠信之薄禮以強世此寔異端之徒好自恣肆病禮之束縛而為此言者禮之於人猶酒之有麴

藥也厚於禮者爲君子。何得言忠信之薄。禮因人情而爲之節文。有禮則安。何得言強世。

大學

格物之說有以正物言者紛紛不一。王謂格其知之物意之物心之物云云尤屬牽強終不若考亭窮至事物之理一言爲明暢盖物者對我之稱凡吾身所接事事物物治天下國家之節目條件皆物也格者格此者也。今或病朱說爲支離夫使窮至物理以資口耳辨博則誠支離也若窮至物理以

滋益吾之神至辨則吾心意之誠妄邪正由之此以修身齊治均平天下則是格物者爲吾心意知而格爲天下國家而格爲明明德而格也。豈可謂之支離乎。

格物致知始終條理者知之事也。古人窮致此理雖不外乎事事物物而其用心於事物者則專欲以明明德於天下故物一格而致知誠正修齊治平皆一以貫之孟子謂智重於聖猶巧重於力者意盖如此

大學中庸條貫不同愼獨則一。此是聖學第一關

二論

學而時習之所學何事朱子曰效先覺之所爲以明善而復其初。辨之弗明弗措也。所辨何事。張南軒曰學莫於先義利之辨朝聞道所聞者何。薛文清曰即知性知天之謂主一無適所主者何王陽明曰專主天理非主一事也此等訓詁大有益於學問安可以爲經首之註腳人心妄生情識遲作障累如春蘙作繭纏蔽其軀是自作戕他人莫得而害之。

孔子自十五志學以志五十學易七十不踰矩修已一誨人並只以一學字體當用功不盡盖學之爲道至廣至微吉凶悔吝變動不居故君子乾乾惕勵隨在占筮與時偕之而猶不敢以爲是而今只拟良知二字都盡反卻古人爲學成法而以不學不慮超出孔子用功之外少涉思惟便爲外道一加印証盡屬聲聞斯亦難與之言矣書有言之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學于古訓乃有獲。柰何其聽之

弗聽也。

五十而知天命工夫全在立與不惑。到天命時亦大
段着力不得。

孔子自志學以至從心曰不踰矩。大學論平天下曰
絜矩矩者公平澗大整齊方正圓滿具足之名也
中庸之言和洪範之論皇極。具可以盡矩之義

或問一貫之指曰具見中庸首章。未發之中喜怒哀
樂四者泯然無二無雜。非一而何。發而爲中節之
和以應接萬事萬物參贊化育通徹古今。此是一

以貫之。忠近中。恕近和。中和是渾成體段。聖人事
忠恕是爲學工夫賢人事故曰忠恕違道不遠。不
遠中和一貫之道也。大抵入道必自理性情始。學
聖人必自忠恕始。

合性情可以言道。能善養其性情者。可以言學聖人
之一貫性情之自然也。學者之忠恕養性情之要
訣也。

夕死可矣是全歸歸根處。釋氏則超度以歸爲玄。
啟予足啟予手或即易簀時以見全生全歸。不獨在
身體髮膚之間。

博文約禮何以遂能欲罷不能。仰鑽瞻忽是致力在
夫子身上。博文約禮。是用功在自巳身上日用常
行自爲自得。無可罷時。

不是以博文歸之約禮。亦不是博文後復求所謂禮
者約之。蓋顏子既見得此頭腦直從禮上着力。故
非禮勿視聽言動即文即禮。

形而上之道即寓於形而下之器。天命之性。即寓於
氣質之性。惟微之心。亦即是惟危之心。所復之禮

豈離於所克之巳。譬之良金在礦。良玉在璞。雖不
相雜。亦不相離。

必世後仁如何作用。曰知吾身通體之仁。即知必世
之仁。漸摩涵養工夫無有窮時。

一念之妄動。一事之妄爲。一語之妄發。皆是過。積而
不巳則其害甚大。故曰欲寡其過而未能也。無口
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知過易。改過
難。改過易。不貳過難。惟聖人能立於無過之地。

下學上達。由淺至簡。豈人所可與知。唯自知之。惟天

知之天知卽於自知中見之天人二途中間更無別路去人所以還天人所不知者卽天知也。

原壤豈不知遜弟者其爲老氏之學蓋亦玩慢自放如臨喪而歌之類不以遜弟累心耳以杖叩脛夫子亦大警覺之而原壤不以動念老氏之教固然噫孟子之闢楊墨數百言不已而夫子闢老學止於一擊固聖賢之氣象其亦處時處人然爾

與時偕行與命流通時中之謂矣夫子棲棲又是造命一等

天命之性一而已何謂相近相近者就心而言也三品之說皆于心上別之人心中危故有三。

中庸

道問學是從德性路脉來故曰道

洋洋乎發育萬物是德優優大哉是道曰皆道也尊德性而道問學是求至德以凝之其功夫全在道問學上尊德性而道問學則道問學皆德性也温故知新敦厚崇禮道問學實下手處全在知行上致極道盡皆道問學事也。

初學便言無聲臭如何可以此指明性體則是然門以此自悟自起恐漸入寂寞無味求在仁故中庸未始拈出無聲無臭來。

二孟

知言故養氣集義故養氣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不知言而外義矣故孟子只以持志無暴氣言之而勿求於心之不可者自見蓋勿求皆義外也象山曰起居飲食適宜節之宜視聽言動嚴邪正之辨皆無暴氣之功心與氣皆得之矣

敬勝百邪故敬卽是禮無巳可克又曰能敬則內自直直養無害養自內也必有事焉勿忘勿助是敬不是逐事。

人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者善端之發常是不足而七情之不中節過當處常多故曰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微者擴而充之危者懲而窒之此之謂學

傳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非獨人之爲學如此自唐虞至三代文字流傳想亦不少孔子始刪述其精要者爲六經漢儒解經汗漫動至千萬餘言

宋儒始簡擇其句要爲傳註此皆由博而之約今
人好言徑約而識務博可謂食其末而忘其本矣
格物即以致知誠意窮理即以盡性至命博文即以
約禮道問學即以尊德性兼而舉之聖人事也漸
而修之學者事也岐而二之支離之談也偏而主
其一局曲之見也
作之不已乃成君子久假不歸惡知非有孟子猶有
屬望五霸之意故與堯舜湯武北肩說來

諸賢

淵明詠貧詩曰豈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欽賜也好貨
殖乃不見于心淵明似有所不足於賜者子貢晚
年進德得聞性與天道幾於貧樂而富好禮則又
非淵明所知矣蓋子貢知學而淵明知守也知學
故終能不有其富知守故終不能忘其貧羨慕袁
安黔婁阮公之事可見矣
顏子不改其樂鮮於佗以爲樂道正叔曰使顏子而
樂道不爲顏子雖然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
不如樂之者之者道也謂顏子而樂道則不可謂
其所樂者非道不可也不求於道便更無用力處
尹和靖一日看大學有得曰心廣體胖只是自樂
伊川曰到此地樂字也着不得此又成德以後事
孟子處戰國不言兵其仁心大矣
孟子不動心與動心忍性同否曰動心忍性即不動
心命脈
天理有根人欲無根天理人欲只是一物只在此心
真妄之間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孟子道性善本此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爲學喫
切要工夫

諸子

賀克恭謂莊周非孔子在三代時便須誅滅與孔子
誅少正卯爲其惑衆也若只直言所見三代亦須
有之故君子不廢言廢人
涇野謂孔門流之近則爲家語流之遠則爲孔叢子
最是沙中揀金學者當慎辨之
昔漳州教授張時舉嘗取管子弟子職篇班氏女誡

呂氏鄉約禮。司馬氏居家雜儀。合爲一書。蓋管子
此篇亦是敘述弟子職事所謂以禮義廉恥化國
者。於禮不甚干涉故不入記

諸儒

論晦翁與說他事只每日鷄鳴而起孳孳爲善。此便
不可及。

楊誠齋萬里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費貯以一篋。
鑰而置之卧所。戒家不許市一物恐相累歸擔日
日若促裝者。此乃勇决之義。而於聖賢惓惓愛君

之心恐猶未然。

南軒疾革定叟求教曰朝廷官爵莫愛他。又語友曰
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語訖而逝可謂不
私其身。幾到不動心地位。

慶翁學毛萇詩傳緊要處如關雎所謂夫婦有別則
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而王
化成。其氣象大緊好。曰康成可謂大儒。東漢風
俗諸儒熙好盧植也好。晦翁之取康成。亦其博而
考究精也晦翁初學亦從博洽考究得來。盧植師
事馬融雖云亦以專門。而不徒事於博洽考究。及
處左豐董卓當危迫生死之際不少動心。所謂造
次顛沛必於是庶幾乎不愧於斯論也

呂涇野云人之通病最怕因循。故卒止爲鄉人。
晦翁謂人固有終身而自欺者得此便知聖學命脈。

東郭公嘗云古人惜陰一刻千金。一年之間有許多
金子既不貴人又不受用不知放在何處。只是花
廢無存。可惜可惜。此雖戲言人當自警。

胡敬齋曰吾儒之一一於理。不爲利欲所雜。佛氏之

一一於虛。不爲事物所雜。不爲事物所雜吾儒亦
然。但佛老本爲世人雜於事物而後利欲種種爲
累。故遂於事物並棄薄之。懲羹吹虀之過也。

朱子超然遠引。當時小人方欲以利祿輕重之是何
異鴟鴞得腐鼠而嚇鵷鶵也

白沙先生以先覺自任三十年不講學也。曰凡天地
發生亦自有機有序功利蔽錮舉業成癖若喨喨
然與天下士辯而諍之則生意發洩已盡更無滋
味。故唯不講而相規以善所以養得後來許多人

一物故古人言敬學以此。

朱文公云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攝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人之一心。其論心與理極渾融完粹。說者病其一開一闔不能無弊。又謂理專在心而不在事。皆偏執好勝之見也。

朱子謂格物為窮理。今儒者謂其為倒做而為之說曰致吾之良知於萬物使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吾不知所謂事事物物得其理者若以研

究得之。則與朱子之窮理何異。亦朝四暮三之詞耳。若以處置得之。則必待修齊治平俱備而後事事物物得其理。安可以為致知前事其為倒也。更甚。

窮理之言出於易必合格物致知方盡其義。薛文清曰格物是逐事逐物窮其理。致知則萬事萬物通其理物格猶是物各一理在。知至則萬物合為一理矣。至哉言乎。發程朱所未發。雖孔曾復起不能一易矣。進學以知為先而行次之。此知字故淺。然古

一聖賢教人為學之定序不能越此。涵養以敬為[illegible]而知慧亦從此發。此知字較深。聖賢亦以此立教與學問相輔而行。涂轍雖若有異工夫實不相離。文清公所謂纔收斂身心便是居敬纔尋思義理便是窮理。居敬時敬以存此理。窮理時敬以察此理。是已。若乃言知即行。言誠即明。雖聖人[illegible]此然其進學亦自有次序。涵養亦自有積累。非[illegible]後人之說必暫然頓然一了百當之為快也。

宋儒以心性字比之帝天其義甚精。帝即天也。天之

主宰為帝。心即性也。性之主宰為心。

或問朱子先知之術。先生曰吾所知者廸吉逆凶謙受益滿招損。若明日雨後日晴。吾安能知耶。後[illegible]夫疾時告橫渠曰若天命已知之。世俗所[illegible]不知也。此亦自悟術數之非而進於道矣。明道不學康節術數。蓋天地間數誠有之。然理常可以兼數。數一定而不遷。理則可以斡旋而移易之。故儒者貴理不貴數。

釋

佛氏千百億化身未了一身吾儒只了一身却足了百億化身

佛如渾淪既是自在只是無根其言性命也乃亦無根之性命

佛不知其但能言吾病四百四種病宿食為之根三途八難苦色欲為之根流轉生死道貪愛為之根

佛家所言講者道夜半所傳者浴浴謂神通如六祖梅嶺放鉢之類此蓋其所宜有此皆其從徒好事

自為之說如二祖截臂等事恐皆未然也

晦翁謂自漢以來尋川黄老東晉佛浴漸盛大都祖老莊迨達摩入中國然後一切掃蕩直指人心又曰當時佛學只是說無存養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所謂存養者也只是存養個無存工夫近時所說金剛等經又有援儒而雜入之者益吾儒吾佛之惑將儒與佛俱失其本旨至惑初學茲甚此却所論也

日見妙香寺僧趺坐而化佛氏到此自謂死生由我此亦常事未事佛理原不在此白樂天曰吾學空門不學僊歸則須歸兜率天以此仙佛亦當有別元微之曰況我早師佛屋宅此身形復舍此就此去留何所營前身為過迹來世即前程蛇骨能不死蛇皮蟬自鳴與賈誼忽然為人何足控摶化為異物又何足患此僊學之所未與而以妙悟佛理何耶

佛之惺惺無善無惡吾儒之惺惺知善而知惡

天地間聲色臭味人有耳目口鼻以合之惟君子能

遜順正以行其義小人則徇欲而忘真矣孟子以此為性命便自有區處裁制之方禪家以此為根塵一切憎厭而遠避之所以不及吾儒

儒者云寂而感虛而實吾之所與釋氏異也夫佛理亦不專言寂言虛默照守空彼固鄙之為外道但吾儒之正心誠意將以修齊治平彼之明心見性意在收攝入內視其身如焦葉山河大地如芥如漚吾儒盡一心之量以為天下國家彼則欲磨練盡天下國家有為之迹而歸之心性其辨如此

習事自有生以來其害淺習心自曠劫以來其害深。

佛法必盡除事理二障其功比吾儒更細更苦但不可用以治天下國家世之闢爲異端者但破其藩籬而已似未聞闖入其壼奥也

萬物終始造化自然之理神仙欲超而出之山河大地造化顯然之迹釋氏欲掃而空之彼非人則可以人而逆天其將能乎。

道

塒翁曰老子終有仙意又曰老子之學寬嘗養氣故不耗散而水火交然今之言仙學者或又是因老子教外杜撰出來然古却有仙字或又是天地間自有此等清氣故寡慾而清修非爲長年也爲即欲矣若吾儒之清修養性雖有仙意不落仙途。

世人見有呂純陽者然乎曰天地間自有一種清氣忽爾感非眞存也出神脫胎以意使氣邪術耳。

雜語外篇

古人擇將有道自老泉論將之說起而後人遂以爲一定論是以國勢民命委之於氣數也夫識膽量三者非眞將乎有膽量則福不足言矣。

處己之道曰三恭寛而辯御衆之道三曰恩威而信。

治國家如變棋。棋局如舊江山如舊棋子自在在人自置之何如故用賢爲急賢人國手也

大事小視之則可以見大變事常視之則可以處變。若小而爲大常而爲變則不唯來叢脞之失而且有多事之害。

衆怒難犯凡當衆怒之事必有所以致之者且當姑順其情以平其心。然後斟酌事體輕重從而反正之。不至太甚如張益州之處叛卒是也。

天下之財只有此數盛世以爲裕衰世以爲詘蓋盛世用得其所故裕衰世用不得其所則詘非財有消長也人材之盛衰亦然盛世賢人在位衰世賢人在野得所與不得所故耳常變者事無常無變者道權只是經即權即是道。

不觀陰陽乎其化皆以漸而不驟人之處事如是鮮失矣。

事貴斷制擺脫。

近者得處事有二法。知以別可否。義以決取舍。

處事周密處心泰然。

學必以親民爲大頭腦。鄉黨自好皆謂無此等輩。以之治天下國家則難矣。故離天下國家無性亦無學。

君子在高位則雖不能無小人。而小人之道自消善身在高明則雖不能無私欲。而私欲自除。陽剛者高明之謂也。不知陽剛之體曰恐恐爲懼私欲之勝而以精強制之者篤行之士耳。

眼前道路無窮。須是放得脚步寬濶。始有到達之處往古來今上下宇宙事事物物何限。至今存者能有幾哉。此可見一事一物不足爲吾累也。

人當以天下爲度。思有以鞭策人。不可爲人鞭策。思有以養人。不可爲人所養。思有以用才。不可爲才所用。

某令君官使一船戶一僧一婦人後見三人之立其前也而壽終焉。或以爲心歎矣。某督學按部未祭而退。一鄉賢遂夢鄉賢之子孫來見某撫令會怯缺祭邑厲而。衛循乃復聞二鬼之呻吟。凡此數者何也。曰不論心歎與不歎。天地間有此理。即有此事。即有鬼神。鄉賢子孫理之所當存也。船戶三人者理之所不當殺也。邑厲鬼之祭事在守令。理之所當盡者也。理不當故有責分不盡故有危陰陽人鬼愛惡祈感同此公共之氣感應而已。固未足爲異也。

天下之事非人做更誰做。古今之學非吾輩明更誰明。已不能做人必有能做之者。吾大其心以用之

耳。已不能明人必有能明之者。吾虛其心以受之耳。

學者無天下之志。即是無爲己之志。

人於死生進退辭受須是臨幾自決。幾一過矣。後悔無及。

有論事之才有任事之才。有用人之才有自用之才

君子寧任事而不徒論事。寧用人而不專自用。

古之善記書者是契合來自。記今之能記書者是強記來求合。古之善讀書者是食味養精。今之能讀

書者是積食生病。
大段覯人寧取有瑕之玉。不取無瑕之石。周身雖點
不見破敗。豈不見好。識者望而視之。莫掩矣。白沙
先生曰多病爲人未足羞。遍身無病是吾憂。可自
省也。
桂古山自言近日收得俘單三千入内。亦是一大事。
湛甘泉不以爲然。古山云吾固憐之。甘泉曰固是
惻隱之心。今年既收入三千。明年必有闖割三萬
者。則此三萬何辜。可知一念之愛不必悪。須得全

體兼顯無漏。故溥博淵泉。
天地之氣無形而貫金石。日月之光無質而透豈屋。
非誠精有本孰能之。尋丈之水能浮萬斛之舟。六
尺之轡可調千里之馬。惟不自用如是。
事多非勞。事多而不安心則勞。家貧非苦。家貧而不
安分則苦。
漢儒反經合道爲權。涇野謂其必有所受。此亦自其
大者論之。如湯武之事是也。然權只是經。反經以
事言。道則無可反者。

士人居官必須先正規模定民志。如川之有防。農之
有畔。然後民之所向而治功可期。如夫子之誅少
正卯。子賤之去陽鱎是也。號令一新。旌旗變色。緩
急輕重伸縮操縱我。不患教化之不行也
上不好諛。下不好諂。則賢否明。上以道接下以守法。
則紀綱正。子弟從父兄。則家道正。少事長。賤事貴。
不肖事賢。則風俗厚。
振高之操與功名之人自是二路。今欲得位望以行
其志于天下。而後以峻絶之節臨之。其勢必有所

不能。惟和而不同。爲立身行已之法。同寅協恭濟
濟師師。其氣象可想也。
天下事變如官制田賦水利軍政邊防等項。未有不
周知兩能料理者。故廣詢博訪。皆吾明習之用。
天地間不過動靜兩端。人靜極則思動。動極復喜靜。
此是氣機之常。不足爲怪。但靜而能應。即不枯槁。
動而能靜。即不紛擾。
人之君子天或以爲小人。今之君子後或以爲小人。
通天人而無間。眞聖人也。通今昔而無議。眞賢者。

也得魚者棄前執舊見而昧新知者謂之陋牧羊
者鞭後遺人事而貴天命者謂之愚
天地設位陰陽消息盈虛皆以漸而極故學以漸而
熟治以漸而成日知其所亡月無亡其所能善學
也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善治也
珠藏澤媚玉韞山輝靜而無靜也戸樞不蠹流水不
氷動而無動也可以養生可以明道
王者無外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仁者無私以
天地萬物為一體

甘受和白受采謙受益虛受善德受福君子受大哉
學宜務所以受之者
無有作好無有作惡非但欲處事待人之得其當而
心學亦不外是蓋人之好惡順理心體自覺泰然
不為所動一有作意不能中節其受愛憎者未必
知感與慾而已之心已自擾擾不安是先為所累
矣安能榮辱人乎
觀川流則思道德之無窮視日陰則知天行之不息
鳶飛魚躍皆是真機帷雲窓草咸可怡悅故必之

一逐欲者萬物皆為累心之會道者萬物皆為適
人心正大便是強毅光明一有邪私則不勝其柔屈
依附回互隱伏之態
講學以行誼為先不然是買空櫝而遺明珠論治以
綱常為主不然是棄周鼎而寶康瓠
樹之植根深者花實必繁人之積德盛者慶澤必遠
理在心亦在事靜在內亦在外循乎理而動則處
酧泛應皆靜也昧乎理而處則尸居槁坐亦動也
登泰山者中道力倦而暫憩反顧其下大壑窈然莫

窮日吾所處高矣仰而奚兀者猶在上也楚人遊
燕百舍重趼而不息日吾所行遠矣夜覩北斗猶
在前也人之學道安可以小成而自安乎
玉之美者不雕其雕者必有瑕疵者也絲之精者不
染其染者必有紕纇者也君子之實勝者不務名
其以名譽炫暴者必其中不足者也
天為民而立君非為君生民也故君人者先天下而
布之利乃可後天下而享之利先天下而建之極
乃可後天下而保之極

古之人臣爲國者不顧家。非不顧家也。其國寧固而家與之俱泰矣。爲君者不顧身。非不顧身也。其君尊顯而身與之俱榮矣。故曰天下不安。無有安家。國家不安。無有安身。志士履險而得正。庸人求利而得害。此之謂也。

仁兼體用。心統性情。合之則爲道。偏執其一則爲異端曲學。

聖人無欲。賢者窒欲。衆人縱欲。聖人知命。賢者俟命。衆人不受命。

輕諾者寡信。善談者少決。強辨者其識不深。外誇者其中必陋。

虛則欹。滿則覆。中則正。人之器量所受不同。多則衰。寡則益。平則福。天地所施亦因以異。

十人治亂之臣而名之曰亂臣。憂亂之意不忘乎。十月無陽之月而名之曰陽月。存陽之意不忘乎。

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孔明名言也。膽欲大而心欲小。知欲圓而行欲方。孫思邈名言也。

以事處事。天下無難處之事。以人治人。天下皆順治之人。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刻核已甚。則下亦以不肖之心應之。故棰策繁用。非致遠之御。嚴察太過。亦非致理之術也。

君子遇事論是非。不論成敗。若必事求可。功求成。不顧理之是非。其流爲叔孫通之希世度務。公孫弘之曲學阿世。大節無足觀也。

游龍野鶴。天下之至逸也。龍以無欲于世故神。

凡風水陰陽佛老之說。總屬異端。不爲所惑。便是真

儒。若冠婚追送燕饋之儀。無過一理。能酌其宜。定非俗子。

才盛者亢其志。名高者危其身。享厚者盈其欲。是故君子才也思抑。名也思藏。享也思約。

器虛則貯之。滿則撲之。亦小則培之。大則伐之。旋虛可處。滿則不可處也。小可處。大不可處也。

古之瘞者祖父也。今之瘞者子孫也。古之瘞者禮也義也法也。今之瘞者術也稱也幻也。

不能勤耕苦讀。而望富貴于冢中之枯骨。不思繼志

悉愆而懺罪過于化外之畸流何如其智也講學
者詆大儒而稽首于彌陀仕宦者畏中官而甘心
于鄉愿可以爲仁乎
甚矣富貴權寵之能動人也王子明寇平仲皆偉然
一代人傑然天書之謬一以不能正其始一以不
能正其終二公且然其于王欽若丁謂尚奚責焉
言得其當則言爲時雨而聽者易入行得其當
則行如流水而受者無難
天虛也虛中必有實大地是也地實也實中必有虛

故乘水而水不入載水而水不漏一氣之運甚疾
地在天中爲氣所逼所以不沉地依氣之說是天
依形之說難推
山與水本末不同山一本而萬殊水萬殊而一本
浟無垢曰明用於內者見己之過明用于外者見人
之過見己之過者覩天下皆勝己見人之過者覩
天下皆不如己
貪食以招損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
全節倖年以聚佻不若儉而養福放肆以逐欲不
若儉而安性
大輅與柴車較逐鸞鳳與鴟梟爭食連城與瓦礫相
觸君子與小人鬭力不惟不能勝兼亦不可勝不
惟不可勝雖勝亦非也
仁民固國之本治己臨下之範學古修身之資事親
行道之始
罪莫大於淫禍莫大於貪咎莫大于僭此三者禍之
車小則危身大則殘家
仁愛附人堅於金石金石可銷而仁愛不離則太王

居邠而人隨之也
天下有富貴者三貴莫大于無罪樂莫大于無憂富
莫大於知足
學道當如穿井井愈深土愈難出若不堅心正行豈
得見泉源耶
泛交不若寡交多求不若慎守
多識一字是一寶多靜一刻是一藥少見一物是一
瑞少刮一物是一瑞
畧兵而誅讒賊草莽有忠臣書窟而對英賢夢寐多

知已

憂則精氣攣歛。當事自無率。善樂則神識閒暇。當事自無躁。

人倫非立名之所。文業非自盡之地。道學非久假之器。得喪非認真之物。

臨病問市醫必死。稽疑問肆卜必錯。破敵問邊將必敗。恡學詩問詞客必野。

我怒時出我文而喜。是文者我妻妾也。我殁時得文而生。是文者我雲耳也。

不學之謂貧。無成之謂賤。心死之謂天。失身之謂無後。

由外以之內。而內禍生焉。其惟目乎。由內以之外。而外禍生焉。其惟舌乎。

天與人同源而異流。天道有節。人情無節。天道以寒承燠。以燠承寒。適也。人情以喜益喜。以怒益怒。過也。天道如車轂。往則自返。人情如奔駟。逸則不還。

古人云。情心不如省事。養身莫若寡慾。二語可謂[illegible]二機。大總持門。終身誦之。立躋聖地。

一人所以敵萬人者。非弓刀之技。恭威之至也。一人所以悅萬人者。非言笑之惠。益和之至也。

不盡讀天下之書。不能相天下之士。

四香。戒不亂財手香。不淫色體香。不誑語口香。不嫉害心香。

榮枯得喪胸中不可着。口中不可道。目中不可有。如此則翟公之門可以破網。王陽之冠可以絶纓矣。

所貴進言者不搏死虎而搏活虎。不爭小失而爭大體。

上士閉心。中士閉口。下士閉門。

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

有門戶之說。而後有門庭之寇。有朝堂之吳越。而後有邊疆之戰場。

君子不辱人以不堪。不愧人以不知。不傲人以不如。不疑人以不肖。

至道之用嗇。鄙細不可。古人之詞寡。深畧不可。節俠之生輕。鬪狠不可。通達之才踈。慕殄不可。才子之

氣高矜驕不可廉吏之守嚴刻剝不可

學者有朝聞夕死之志而後可以希聖希天有先憂後樂之志而後可以致君澤民

一動一靜而天理流行不息萬起萬滅而道心虛湛有常

象緯

今之分野占候所隸乃十萬里幅員之內若出乎濛汜入乎崦嵫其在幅員之外者四十餘萬里蓋無涯際如人之疾痛安否其五臟正氣中也其餘皆

衛爲矣

水火木金必有五土而後成可知仁義禮智非信無誠無物也誠則內外兼備

問雙聲疊韻曰此有成說矣子正切得母母回切得子而且同祖是謂雙聲如覡睨二字正切覡與掀睨回切睨與掀覡是也子正切得子母回切得母而不同祖是謂疊韻如接葉二字正切接精葉接回切業寅延業是也蓋陰陽之數生生不窮固有自爲倡和又相互爲倡和皆本於聲色氣自然其

故樂貴和也有感無應有應無感有感應而非其諧俱不足以成聲

雜語內篇

學者每言無知先生曰如是此虛靈開天闢地生生不死的物事窮神知化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是到無聲無臭無可言處未至乎此豈可便說無知恐不免於信心而妄用耳

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靜者無極

變化氣質不如致良知之直截何如曰是當下頓悟

之說也人之生質各有偏重如造形之器亦有忌至而氣未從者譬之六月之氷安得一嚼而遽融之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夫子亦且不敢如此說故爲變化直至七十不踰矩

懲忿如防火防火莫如抽薪窒慾如止水止水莫如清源

數之終始如草榮枯觀其萌芽知之

心誠色溫氣和詞婉必能動人

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

論語一書未嘗有言人之惡者。蓋夫子一身元氣也。

羣象龍蛇俱在化育之中。

所行有滯礙處。必思有以通之。其智益明。

忽悟天無際。方知道不窮。

絕去人欲須知存理否。曰何者爲去。何者爲存。理欲只是一念。夫何去絕得。只在 過與不及之間。故中庸不說理欲。夫子亦不說去欲二字。只說非禮。非禮者不中正之謂也。機也。慾慾者有心也。

此心操則存。舍則亡。幾微之間少有不存。私欲乘間而入。如水之暫停不流而污濁投之。聖賢終日終身兢兢業業不敢自逸。以此故也。堯舜至以天下大政更相禪代。亦不過曰耄期倦于勤。汝唯不怠總朕師。益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太公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罪大惡極。皆由此出。勤則天地以立。萬物以生。怠則四極隳墮。人物淪喪。吾輩今日因循之病即此類也。而乃以小覰之。不知已爲死症矣。

往者爲鬼。來者爲神。屈者爲鬼。伸者爲神。非知鬼神

者也。唯其忽然而往。忽然而來。忽然而屈。忽然而伸。若有物焉主宰于中以握其機。而實非天地聖人之所能盡。乃鬼神也。是故君子之學必致虛以存乎神。

天地自依附。姑亦就形氣言之耳。要必有所主宰者神理也。

人須是廓然自存浩然獨往

學必爲己。然後自知痛癢。學必克己。然後與人痛癢相干。然而其致一也。

人之于道。猶魚之于水。本無間隔。非有見與不見也。不見則塞。見則二矣。故曰魚相忘於水。人相忘於道術。

學問如抄藥方。終是無着實用處。

或曰操存如操練之操。有主在焉。或曰如操柁之操。有機在焉。有主故主與卒通。有機故柁與舟通。而內外相乘。動靜得矣。不然持志而暴氣。欲此心之出入而以時也。弗可得矣。

至善無形。何物可止。不動于欲天則自如。止水無波

是也。
人固宜有資質力量。仍須看其虛實藏露。
文字須從古人缺處補。須從自家滿處發。
不以驅慾起念。即一念天下歸仁。
心無根。根于天。天無根。無極而太極其根也。
念從知轉則念止。知從念轉則知亡。
爲學若如發瘧子。雖有清時。終未脫體。無自欺三字其倒倉藥也。
赤子初生光光。只有此身。更無美衣美屋各項帶來

及其既沒。亦光光只有此身。更無美衣美屋各項帶去。中間惟有此心此理。全生全歸。本然自有。何以帶去者。却又爲美衣華屋各項弄壞。豈不是大罪過。
此心靜定。須於志上察考何如。志是。即眼下便是。志不是。則雖靜定。猶氣定也。今所言靜定者。恐還是面上一遇風波。底下泥沙依舊滌蕩。
若要了。須眼下便了。從前日月。無追悔。準擬將來作丈夫。可惕可省。

學以爲己。庸言庸行用之不盡。何待遠求。
千古學問付與千古豪傑擔當。頂天立地。豈因循愿慤者能之。故吾人直是翩翩千仞。
去人欲以存天理。存天理以去人欲。將以何說爲當。曰知克伐怨欲不行不足爲仁。又知我欲仁斯仁至之爲仁也。則存去二者之功。始有下落矣。
達摩滅寂有着脚。即是無着脚。故其道不可行。夫子棲棲依依。不着脚。是有着脚。故仁以滿天下。
春陽之氣貫於一歲。則百嘉必遂。平旦之氣通乎一

日。則百念必真。凡人之良心多爲欲蔽。惟孝心最真。孩提之童。負販之夫。緇髡之徒。自非淪於禽獸者。未嘗泯滅也。惟此心爲易培養擴充。聖賢每每提掇以示人。故曰至孝通神明。又曰事父母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
道心只在人心。應感間磨練天理。只在人事變態中體貼。故視聽言動無非天則。行著習察。即是聖學。灑掃應對。便可精義入神。下學人事。便可上達天德。但要中有主宰。識破真妄。即不至淪墮耳。

精神收歛則一身之元氣固倫理敦睦則一家之元氣固善人君子布列在廷則天下之元氣固

人之神寓則棲於心寤則舍於身君子心目相應心常絶外誘則目之神不馳目常存內觀則心之神不枯晝能省事則目靜而心之神愈活夜能安身則心泰而目之神愈光

明庶物察人倫者聖人也即事以窮理因物以察則者賢人也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者[illegible]人也不行不習者禽獸也

天地間化機無一刻之停然有箇主宰故其[illegible]不紊聖人之靜以立極學者之志以帥[illegible]也

凡天載之神人心之理屬乎形而上者但有一而無二天之氣化人之氣質屬乎形而下者方有二陰陽寒暑善惡吉凶之類是也學也者所以反其異而復其初者也

精神一收歛便強明中心有主而作事皆妥適一放縱便昏惰百事皆紛亂而心亦偈然不寧矣

心如明鏡過物能照照而不留心如種穀天機自生生而不息學則所以刮磨而培栽之也

知天地之化育聖人之心與天一知我者其天乎天之心與聖人一天下道理高則明卑則暗深則通淺則滯故仲尼有日月六經如江湖諸子百家之書不過蔀屋之螢光坳水之芥舟而已

衆方競進吾獨守之以退衆方喧譁吾獨處之以默中心恬然人以為愚我以為知外物不擾人以為寂我以為樂

一敬勝百邪一忍敵千灾

一念之孝可以通神明一念之誠可以回造化一念之敬可以祛衆邪一念之誠可以[illegible]

貴真而不貴雜

識高則見遠氣大則聲宏養粹則色腴理直則氣壯

心之善端生生不息能時時培養便是種德念念增累便是積德不待有功澤及物而後為種為積也

天地間千變萬化皆此心之妙用聖人教人為學千言萬語只是要復其心之本體

知不知之介善學者所以叫其心才不才之間有道
者所以保其身閉門造車出門合轍然必歷羊腸
抵京師而後爲既足地故知止之止去能得等級
尚多聖人所以忘食忘憂而不能已也
夜氣是真心發露之初如水源之初清浩然之氣是
養成之後如原泉之不舍晝夜同一氣也功積久
則自見耳
氣體是形而下者故居養可移心體是形[illegible]
曰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要之吾心湛定若太虛了

無窒礙則窮通得失視之如四時寒暑之變[illegible]更
何加損可言
一念之善克而擴之景星慶雲一事之善累而積之
太山喬岳
學問二字不相離未有不問而能成其學者也古言
好問清問審問切問不恥下問問能若此學在其
中矣
精藏則太和自泯神守則天光自發氣盛則聲實自
宏覺此三言終自不失吾不知其爲道爲儒

性字從心從生便見性乃吾有生所賦受生之理而
具足于心者愼字從心從眞便見愼獨是我真心
之自知而非懸外鑠者故觀此二字義則性惡義
外之說不攻而自破矣
人之一身偶爾痛癢不知呼吸不應必是血脈有阻
礙處醫家謂之不仁其處斯世凡人我間精神不
貫志意不浮必是爲私意所間腐儒者亦謂之不
仁易同人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illegible]
天地萬物之旨其防於此乎

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惟聖人乎[illegible]
世儒者遂認之爲正法眼藏夫[illegible]
之功則語孟皆剩談千聖皆麗贅[illegible]學
亦異教所不敢
心不負人面無慙色志不驕人面無德色氣能自勝
面無惺色量能容人面無慾色所務在內面無[illegible]
色故曰君子不失色於人
佛氏無我相無人相便覺枯寂儒者公己公人何等
圓活真是毫釐千里

視聽言動出入起居事事適宜不違天則念念謹直

不作妄想便是實學

古言小道左道穢德爽德道與德尚爲虛位善惡但有仁義始爲實名一於善矣老氏之教虛故惡道德孔孟之教實故崇仁義

張巡曰未知人倫焉知天道文文山曰惟其義盡所以仁至此非倉卒之言蓋天理必在人倫中體察眞心亦必在實字上要見學問之要實字盡之公平昔見道深故其處死從容如此

吾儒之俟命立命欲完其命之在天者道家修命則欲攘之以自私自利吾儒之知性盡性[illegible]物之性參贊天地之化育佛家之見性卻一切掃而空之亦自私自利而已

讀書常務體驗觸事常務警省

人情愛執故貪生畏死造化以日新爲德正須造用生死

夢覺索夢夢不可得則至人與愚人同情覺索情情不可得則太上與吾輩同化夢還覺化情歸性雖

善談名理者其說歸於斯

膏火自煎淨其膏而火自恬人生火傳也指薪[illegible]

古有名言安心是寶

山谷云古人有言我但惟求定木之能茂其枝葉者以其根定也水之能鑑萬物者以其塵定也故曰能定然後能應

吾輩平日辛勤刻苦爲子孫創業者死來看用不着所可待以瞑目而釋然無憾者惟此[illegible]之事而已

關尹子云賢愚心愈明則交不睦是故[illegible]不成此非獨施之朋友賓家庭一藥補

事到將完越要加勤加愼加寬

月照萬川在天者爲眞在川者爲假理應萬事在心者爲實在事者爲妄此禪家之旨也天有日月不以照臨人物則化工毀矣心有義理不以酬應事物則天機息矣此吾儒之旨也

聖人主靜君子主敬人心萬起萬滅惟敬足以持之

人身一瞬無陽氣動作卽死矣夜而必偃息者以

陰而補助陽之不及也。天地萬物一瞬無生機卽毁矣。寒而又揫斂摧折者。以殺而爲生生之端也。

因觀隄防而悟人心道心之旨。水從隄中行則足以救禾。或横潰四出則禾反受害矣。故知惟危惟微者同一心。滋禾害禾者同一水。

知道則自專。知言則自默。知機則自密。知命則自樂。四知者天下之真知也。常惺惺法可以覺寤寐之功。活潑潑地可以喻勿助之妙。

人心道心同一心也。血氣浩氣同一氣也。真知[illegible]知同一知也。華散則空自明。冰消則水自潔。

道心動以人者卽人心。人心動以天者卽道心。如見孺子入井有怵惕惻隱之心。道心也。一爲納交要譽而發卽人心矣。又如學者之業舉干祿人心也。當讀書時能如程子尋孔顔樂處范文正以天下爲巳任則道心不外是矣。

月滿則虧。不能久盈。弓滿則發。不能久持。器滿則撲不能久藏。水滿則必溢。茶滿則必槃。食滿則必病。處之亦有道乎。爲學者挹而損之。莫若以謙。爲天下國家者保而符之。莫若以懼。

道非此身無所附麗。此身非道塊然血氣之軀耳。視聽言貌思。仁義禮智信。皆吾身所自有。五倫百行齊治均平。皆吾身所當爲。故仁孝克盡。斯謂之誠身。一修身而安人安百姓。咸舉之。道不遠人。反身則是。夫何遠之有。

忠節語録序

余幼爲諸生讀邸報見金伯玉所上疏侃侃然有浩然之氣心竊壯之旣而國變聞其死皇城玉河内適

世祖皇帝愍念明末死難諸臣余有褒録卹忠一疏蒙

俞旨允行余雖未識伯玉而不可以謂不知伯玉之心也讀其令弟所示語録而後知先生之學爲有本先生之學心學也觀其録中所載句句脚踏實地收歛退藏所謂闇然日章者與先生與朱勉齋稱莫逆交而勉齋殉難雲中皆由于講之有素故不以生死動其心文山不云乎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唯其義盡所以仁至仁義者人之本心人之天性也臨事失其本心違其天性而託聖賢之言以自文人信之乎若先生者言顧行行顧言

無愧聖賢無愧己心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魏裔介題

鄭南魏尙介昆林

忠節語錄 刻金伯玉原本

與友人辨無善無惡書

違教二年餘。非得見貽。且聆誨益。欣快不可言。但匆匆中未能一罄所懷爲悵耳。年翁所謂儒禪學之圓通。而自文鄉愿逢世之學術者。此一語誠可謂切中今人之膏肓。令之發游雷之省者。[illegible]受病之源。且考之古先聖哲。自[illegible]有一[illegible]者。非[illegible]引

其端而未竟其旨。故詳言以請益。夫所謂受病之源者。惟是龍溪無善無惡之一言。使天下日淪于禽獸而不自覺。蓋天命之性仁義禮智而已。其未發也渾然在中。純粹至善者也。自其一無所倚。純是天倪。故曰無思無爲無聲無臭。而從古聖賢曾未敢曰無善也。至於隨感而動。順此則吉者。順此性而善也。逆此則凶者。逆此性而不善也。故大學止善。中庸明善。皆合人之動靜內外。指示以大本大原。令其在在時時兢兢業業。至于孟子因此一語。揭了無數精神。正學始顯之。如中天之日。至于濂溪誠上一章。便提出至善二字。明道言天理。便曰知此便是明善。即象山慈湖號爲吾儒極超脫者。亦不敢有無善之一言。誠其所見之眞。所慮之遠也。自此言一出。近世學者尚未窺六經四子之毫末。便倡狂自肆。糠粃詩書。任情而行。毫無顧忌。

省言省笑省筆札省交遊省妄想。所不可一刻省者。居敬讀書耳。

言動便要濟人利物。靜中中正和平之意爲之根。不

得自淪枯寂。

毋事思退。易三百八十四爻。未聞有退凶者。乾乾不已。惟進德修業爲然。

兩年來讀程朱書。少知其要在居敬致知四字。但神明未徹。疑此外更有作聖階梯。反令胸中茫無所主。近得高景逸先生集讀之。乃知離此四字便不成學問。從此歧見冰釋。因爲之說曰。學倍程朱非是學。修兼知敬乃眞修。急來筆識之。以定一生學術之所宗。若再覓他功。去禽獸無幾矣。戒之愼之。

吾儒之學以求仁爲宗故孔子門人諄諄以問仁爲事至明道出而曰學者須先識仁千古學問正脉昭如星日外此而他求皆妄也

特謁勉齋留宿因與極論學問勉齋曰近得六字盡人倫體天理是矣余心服斯言且信勉齋力行知要今世學者莫有其比

子在夜而陽生晝之道始矣午在晝而陰生夜之道始矣故曰陰陽無形動靜互根人能爲夜則生其機于晝則息其養亦通晝夜之大端乎

大學之格物即中庸之明善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者是也

當私欲萌動擺脫不得時正當緊緊用力提出良心自作主宰決不令爲邪穢所勝方是工夫若寧靜時說有工夫至私欲來時又任其恣肆便經三四十年也只是此等人中得甚用

性體本不可以視聽求知道者默契於日用飲食人情物理而已所謂藏諸用也自其日用飲食人情物理之各得其宜者即不視不聞之性體于斯在焉蓋

鳶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讀大學至絜矩處乃信一部大學只忠恕二字貫之蓋忠恕所以求仁也豈止大學六經皆可以此二字貫之曾子之告門人固誠實語也

讀扁子詳論儒佛之辨因悟佛氏之空吾儒之仁虛實之判總在于此忽然心地了然實覺天地萬物與我一體私欲不知從何而去再讀書開悔從前疲瘁之極也因書數語覺句句從肺中流出與平日

不同

爲學要緊處在嚴公私義利之辨此於物之最當先者也此處辨不明雖云正心誠意不離掩著之小人俾之治國平天下便爲務財用之小人生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乎其事害于其政危哉危哉

不違農時二節唐虞三代之教養斯民盡此矣六府三事八政皆不能外此更有經制也秦漢以後號爲小康之世者雖千變萬化不出此數言

不見易不謂之聞道周程而後大儒皆然然學者猶

求空虛幻妄則一陰一陽之謂道者謂何欲求之精粗撰爐則神無方易無體者謂何惟於庸言庸行中得夫無聲無臭之妙則幾矣

君子以向晦入宴息蓋欲息則息無雜然不息者以握其中也一睡便着即此意

聖門立教惟語工夫不言本體故命與仁本體也而子罕言之即嘗言知命而不言所知者謂何毋語為仁而不言仁為何象終日乾乾所為戮然無臭者非此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而已豈謂無本體之可言哉

意以工夫至而本體自呈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非可以口耳悉也故開卷提出大學一章且目之道謂外學無道也

一事不可放過一念不可放過一時不可放過勇猛精進處處見有善可遷有過可改方是主一工夫淺之怕聲色貨利作祟深之又怕知解才情作祟若默識此箇性體潔潔淨淨外物不能染無思無為使俯靡所施收斂精神歸于闇淡便可到無聲無臭地位

神理在天地間無聲無臭能運寒暑晝夜而不為寒暑晝夜之所遷其在于人則性也能處動靜死生而不為動靜死生之所變

原天之道無動無靜者也乘于氣而有晝夜焉原人之性亦無動無靜者也乘于氣而有作息焉夫無動無靜非不動不靜也動靜各止其所而于其寂然不動之體而無所移故雖乘于氣而刻刻盛大流行之氣即刻刻皆歸根復命之氣也故知其無動靜而任其自然者聖人也在靜而養其動之源在動而察其

靜之幾者賢人也乃若衆人則不然矣性體本同乎天而以形質有蔽之身遭事物無窮之變日向于動而不知有靜之理也且在靜亦動而無復有靜之時也刻刻皆此氣之奔逸放恣而不復知退藏於密

歲寒居荅問序

余生燕趙之邦樂與賢豪長者遊每聞忠孝亷節激發竦動可悲可喜之事輒數十年不去於懷又好逢人稱說或爲俗子庸人所厭聽譏蹇欠伸余猶津津擊節不置也癸亥公車過保

陽渡白溝望椒山先生墓隕涕如雨拜瞻祠下取駁石痛擊祠前鐵偶人趙文華嚴世蕃等行道之人錯愕莫解余與二三昆弟狂歌上馬竟去旣而仕京師則聞椒山同邑人孫鍾元先生於楊猶龍又得讀先生乙丙紀事提携左右滄胥廓圍二先生於顛沛困危之中料虎頭埒虎鬚先生不顧先生異人哉先生之門人魏蓮陸又以先生歲寒居荅問賜教嗚呼余嘗恶人之言行不相顧以名教自文其淺陋而其所行無幾微之兗肖徒

以是爲世詬病若先生者行而後言之者也行之而後言言太極言定性言朱陸言良知何莫非忠孝亷節之續紛馥郁者乎先生講學百泉之上從之游者皆海內大賢其著書鴻富玆集卷帙雖少而雍容氣象如覩有

德者必有言非言也德也余于先生徵之矣若夫無言之旨見聞之知輒之死不得其傳而濂溪諸公傳之者余似有所悟於中他日願見先生一就正之陶淵明不云乎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遥孰敢不至

魏裔介題

槐下新編雅說集卷之六

鄗南魏裔介石生選

歲寒居答問 刪孫鍾元原本

問學而時習之所時習者何事。曰此學字是後來帝王聖賢滿不得分毫離不得生活。斷不得工夫。試看下面章章句句是時習。如爲人便該孝弟不該巧令。與人謀便該忠。交朋友便該信。受師傅便該習如治國便當敬信節愛。那一件不是學。那一件不是習。不獨二論即學庸兩孟五經以暨諸儒語錄滿不得學

而時習之一句。尼父自志學以至從心正是所謂學而時習之也。此學不明終身混帳離日用眼前別索玄遠專以須讀著述爲事何啻千里。

問心如何是放放如何去求曰放之路多端不止縱情聲色貨利。蕩然於天理民彝之外者爲放即就文藝貪功名皆放也。心渾然在中無偏無倚一有喜怒哀樂其不中節處心便放了。求仍從此心查點其不中節處或從聲色一條路去或從貨利一條路去總爲猛省銳意廓清則放者漸漸復歸本位總之是去

人欲存天理。人欲去一分天理自復一分。人欲盡去天理全復則心不放而得其正矣。求放心三字是千古聖賢一了百當要訣。

問復禮禮字從前俱作天理理字是如何。曰禮雖理便不成禮矣。秩敘成儀俱有一段確然不易之理。洋溢貫徹於其中。其粲然可見處為禮。其恬然相安處則理也。克去己私獨存天理。則位育清寧行坐飛躍隨事隨念總是一個元氣流行所謂仁也。禮離理不得。忠信之薄而偽生焉。是禮之流弊濫觴非夫子所

云復禮之禮。夏禮殷禮周禮三代相因夫子有志三代正欲以禮教治世。遂其老安少懷友信之願。

人一日之間起居食息儘知有善可為。然或於善之中一涉表恭或有要譽惡聲之意。便是作偽。皆所謂己私也。顏子無伐無施正是克己孔子毋意必固我無己私之可克也。其餘日月至焉當至之時與不違同一境界而至之前至之後又未免有己私間斷此段功力非戒懼慎獨終無自慊之時。

從來儒者莫不究言生死程伯淳曰未知生焉知死孔子盡界言之。死之事即是生也。更無別理。余謂此言道盡生死之秘。他人千萬言俱覺為贅語云。父母全而生之全而歸之這個生死。是天之所以與我者毫無欠缺。我之所以合天者毫無虧損。以此生以此死。天地鬼神且不得與我分之為二。總之一誠而已。誠之理悠久無疆。豈有銷歇。堯舜之心至今在個個人心。有仲尼。此通乎今古晝夜而為知者也。由知德者鮮。既不知這個生如何知的這個死。堯舜湯文周孔不必說。試看曾子一生臨深履薄直至啟手啟足之

際。始覺向之任重道遠者于此方得息肩。故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今之求長生究言生死者大約貪癡之人恣情縱慾而不能割。所謂生而發發者耳又為知死之道哉。人於子臣弟友間有多少不盡分處猛自警省盡所以事人之道。則知所以生之道知生則知死矣朝聞夕可生順沒寧。此段快慊須是閒修默証一毫聰明識解俱用不着

問風俗如何是好。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便是唐虞三代之風。且所忘其為孝子悌弟之事。迨至知其為

孝子爲悌弟而人爭敬慕之此豈不孝不弟者多於
特標孝子悌弟之名以立範猶是風俗好處
有人讀孟子余謂之曰子須先識孟子然後好讀孟
子不動心三字是孟子一生大造詣大本領出入千
聖萬賢之中壓他不倒眞正是一個聖賢豪傑百代
殊絕人物試思量不動心三字千難萬難北宮黝孟
施舍一味用捫特壯世却有此等人然非孟子所謂
不動心也乘礎而處奉法而行當世窮道貴之會憂
危惕勵驚懼多端獨能使此心坦然寧謐故曰難也

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言是與天下開
通之脈絡不知言無以知人此是孔門家法至養浩
然之氣則發前聖未發之蘊直養無害塞乎天地是
何等功用然其歸着又在積義義襲而取忠能慊心
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便與聖人同一無息天道猶
一不已舜禹湯文周孔夫豈有他道哉程子曰孟子
學已到至處知孟子方可與讀孟子
問交友之道曰古人論行結交流俗絕不講此凡相
與稱莫逆者純以聲勢相高酒食相悅以詩文相倡
和儒雅風流亦不能多見至於孝弟忠信之人禮義
廉恥之事絕未嘗過而問焉此友之一倫所以日晦
于天下泛言之盡人皆友實核之舉世無友也取友
之道原本在身此身爲不孝不友多愆多尤之身而
能取極孝友無愆無尤之士千古未有身分愈高所
取之友益寡管仲獨許鮑叔知我尼父謂知我其天
其義自見然此處却不是立崖岸尊嘉矜容四字要
時時玩味
問其居常有憤焉不平之意極知毫無當也但無此

一憤便無人氣故常以言語得罪人時以爲戒未能
即改子曰必不欲以言語得罪人便是鄉愿一派若
以言語得罪爲無傷古人訥言訒言先行其言亦凜
然不敢輕出矣大凡學士輕言由乏近裏著己之功
昔與周忠介蓼洲友憤世嫉俗毫無避忌子與伯順
亦極服其心事之光明俊偉然未嘗不惜其議論之
過激從古豪傑濟一事成一名須備極堅忍而招尤
取禍者率多放言輕舉小負爲無疾無過之人聖門
諸賢如堂堂乎張也子路行行如也其精光氣魄白

是不磨。然尺丈毋爲下砭正爲堂堂行行與吾闕然
之體毫無干涉耳。
千聖萬賢不過要識一仁字。而吃緊工夫只在克己
夫子不獨告顏子。即語仲弓是教他克其不敬不恕
之己也。語司馬牛是教他克其躁言之己也。凡諸賢
因病下藥皆是教之克己。
一友極稱某人某事善或曰是干譽也予曰但問其
事果善與否。如避其名也而不行善可乎。如避其名
也而行不善毋乃不可乎。虞廷陳謨曰罔違道以干

百姓之譽。以道而求終譽奚不可者。
王思輿云陽明此行必立事功吾觸之而不動矣因
憶放翁云杜陵大欠修行力。小吏相欺尚動心。靜修
云誤人最是婁師德。何如春生未晤前。此處正好參
看。
學問不長進只爲眼前看得沒趣味。故冷冷淡淡不
肯下手做工夫。若真如饑而食渴而飲自然住足不
得。
問小人如何亦曰儒亦曰中庸曰四書中所稱小人
其規模本領皆與君子爭席。但心有公私耳。公則爲
周爲和爲泰。私則爲比爲同爲驕。其外面皆是一般。
真小人即假君子。僞中行乃真鄉愿。欺僞唯其所造。
非明眼人莫辨。
尚容色辭氣何足爲君子所貴。曰莫看得容易學修
恂慄之後。乃有此赫喧之威儀。所謂動容周旋中禮
者盛德之至也。氣質偏駁涵養未到。驟而餙之以威
儀難矣閒閒侃侃行行皆自鎔鑄中來。
題五修讀書處曰尋樂。謂之日樂不是一味愉快要

知俯仰無愧怍便無入不自得。到的自得時任他憂
患哀戚憤怒俱無沾滯。此是樂之本體。心齋樂學歌
云樂者樂此學。學者學此樂。最可味。不學從何處尋
樂。
無瑕可攻。無非可刺。鄉愿所以亂德也。有過即改。有
善即遷。豪傑所以希聖也。此全是真僞欺慊之分。陰
陽理欲之介。學者辨之不可不早。
學者用功最吃緊處只要不虛此當下一日。自子而
亥時雖不多。然事物之應酬念慮之起滅亦至變矣。

果能寔寔省察有不處非道富貴之心有不大非道
貧賤之心常存而不放則自朔而晦而春而冬自少
而壯而老總此月之積也一月用力而力足正謂此
當下之一日耳夫子於回曰三月不違蔽之至誠無
息純亦不已猶有差別我等澄心靜觀自子而亥至
者幾時放者幾時此處已有獨知戒慎之功豈容他
人着力

嘗見輕是非人者每多失人且失言也葢人一生有
有初鮮終者有罔初克終者元不可以一日之見定

彼終身之品夫子視以觀由察安何等詳慎元晦一
身廸躬秉德晚年猶深自悔誤己誤人論人者甚勿
以己之喜怒為是非乃為不失己

中庸論配天配地無疆初亦信不及静言思之非博
非厚孰與載物非高非明孰與覆物非悠非久孰與
成物至誠參贊位育元是實理實事但誠而至純乎
天而人不與所謂言天道也戒慎恐懼擇善固執形
著動變皆盡人以合天所謂言人道也故中庸為傳
道之精子思得之曾子傳之孟子齊治均平握樞准

定靜安慮集義配道揀功在勿助勿忘周元公之太
極程伯淳之定性其庶幾乎虞廷十六字數千年守
而勿失賴此數人以撐持之莫謂無位無時遂不與
參贊之事也

問戒慎恐懼之時不知此心還得活潑潑地否曰有
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此之戒懼中和致矣性命流行
非活潑潑地乎活潑從戒懼來離戒懼覓活潑不得
非有二也

一友自叙其貧之苦予曰此居心之至寶而涉世之

坦途也僕五十餘年敬重此字雖受他苦畢竟受他
成就不敢怨且不敢忘其人問故予曰貧家少送迎
此日間清福安眠不怕盜賊此夜間清福卒有緩急
入山入水闘警即行省得携帶既無贍顧又免人覬
覦此患難時清福至寡過於己遠怨於人不得罪名
教不得罪鬼神古來聖賢一流人皆從此一字磨鍊
而出君如信得及只當下立清願外之想便是蔬食
簞瓢嫡派也

予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予覩之不獨羑里演易

有憂患之心。所稱顔氏如傷望道未見翼翼小心何
時是已見無傷之候。君子有終身之憂文王之謂也
然惟抱終身之憂方能上不愧王季下不慙武王乃
所稱無憂耳。

問仁體一悟便不復迷否。曰此處正好用學修工夫
三月不違獨顔氏一人而已。日月之至至之時即悟
之時。學修不密夾雜攙和仁體又被私欲隔斷須戒
慎恐懼時時見有義可徙。時時見有過可改。憤樂相
生無刻歇手方得徹底廓清不墮迷霧。

有謂學者莫先於治生謀道君子何妨兼謀食。曰要
知謀道只是不處非道之富貴。不去非道之貧賤。謀
食則欲富貴而百計思就。惡貧賤而百計思避此中
正千里耳。如何合并得來。治生亦學者所不廢陽明
此語邦說得活。

客問道在何處。曰道在眼前。客曰眼前何者是道曰
任舉一物一事莫非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耳。果覺
得無一物一事非道。所行物生古今天地皆呼吸於
一氣之中。方是吾之全體。

讌會一人最倨傲有規之者不受曰大德不踰閑小
德出入可也。余曰有心爲出入便是踰大閑矣。古人
毋寛過誤而重怙終出入得慣了。寧直小德子夏此
語是眼見得踰大閑人多偶爲此寄慨莫認得小德
可出入也。

問朱陸同異曰鵝湖之會。人皆咎其不同。余謂道一
而已矣。不同宜求同。所謂南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
同此理同也。未至於同萬不可强不同以爲同。由求
不同於游夏。游夏不同於顔閔。顔閔。點曰異乎三子者之

撰子曰我則異於是不同何病皆足入道。使當日弟
見友朋之際不求心之安。强爲說之同。是敷同也先
儒實地用工。各不徇情面。子靜之言曰建安亦無朱
元晦。青田亦無陸子靜。晦翁之言曰南渡以來八字
着腳真實理會惟某與子靜而已。見二賢克己之學
偶爾辯論不合正不足病也。

問晦翁陽明之學曰門宗分裂使人知反而求之非
晦翁之闢。陽明之功也。然晦翁沒而天下之實病不可
不泯。訓章繁縟使人知反而求之心性之中陽明之

功也。然陽明沒而天下之虛病不可不補。

問明道謂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紫陽晚年方云乃今曉然無疑，此是如何。曰必有事焉而勿正，所謂君子深造之以道也，鳶飛魚躍則自得之而居安資深，左右逢源，是一是二。

問古人有生平絕不作忿怒之色者，此是如何。曰畢竟是器量寬洪，果大本領人，自不動聲色而事治，仁者之勇亦不專在怒上。

友人問天下國家何以可均，而中庸何以未可能。曰漢高祖、唐太宗皆所謂均平天下之人。而以語于中庸之道，能乎不能乎。才力知識能驅駕今古，到得中節上偏倚邪不着，故廓清四海易，廓清寸心難。唯聖者能之，夫子自不敢輕以許人。

有人苦家務之難者，余曰陸象山當家三年，自謂於學有進。此正可想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全是孝友真切實際處，莫徒作米鹽凌雜細碎觀也。

問夫子論仁皆從己上着力，不假於外。獨語遲言愛人，何也。曰仁未嘗分己與人也。千聖萬賢為仁只在己上而已，却不遺人。試思愛者人矣，而用愛者誰乎。然愛人正未易言也。人有上知，有中人，有下愚；人有國士我者，有衆人我者，有仇敵我者。此非真能克己，私欲淨盡，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鮮有能用愛者。舉直錯枉，化枉為直，正是善用其愛。知人亦是愛人中事。

子夏聞言解悟，所謂篤信聖人。

一友問齊宣如何公然自謂好貨好色好勇好樂，豈非戇氣。孟子亦如何公然自謂皆無妨，且云足王，豈不失之謏乎。余曰汝看舉世有一人不好貨好色者否，有一人不好勇好樂者否。且晝之牿亡，夜氣之戕賊，夢魂之昏濁，皆此種種為之祟。舉世好之，舉世不肯承認。獨齊宣不作自欺欺人之語，此正天資朴寔處，是用為善。孟子引之以致王，亦從人所真切同然處下手。試看居有積倉，行有餱糧，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此是何等世界。可想王民皞皞景象，非孟子不能有此心眼。

問聖賢豪傑亦有做不去之時。曰聖賢無時不可做，豪傑窮達總不必問。豪傑即有不能濟之事，然無不

可見之心。子云吾之於人誰毀誰譽此等莫看得容易。張魏公身爲將相師久無功君厭之民苦之至殺曲端陷岳飛此非小失也。而身後之文絕無遺議假然古之大臣卻出大儒之手未免是譽。陸子靜求放心先立乎其大正是孟子之傳。詆之者援入証巳必以爲僞學今不得出頭此亦賢者之言未免是毀。乃知史冊中網入毀譽者不知凡幾。汝等有意讀史先矢虛公方可着眼處巳處人之道亦如是。

問東昌先生謂聖人性其心釋氏心其性是明指心性爲二心與性果二乎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原是一椿事似不容判然岐爲二也。曰要看立言者之意。儒釋發源所爭甚微。故屢爲辨析惟恐學人誤入。然其意卻活觀其言曰心統性情者也。此際存心養性一而二二而一又不容毫釐之差。此豈判然岐爲二者哉。執泥則到處成礙。活潑則通體皆靈會得此旨說一亦可說二亦可。不會此旨說二不可說一亦不可。

大學自誠意時便提出好惡二字。訓得平天下只是個好民好惡民惡而巳。中間正心修身齊家治國皆以好惡發之。徹頭徹尾無顯無微總此一事孟子論夜氣曰好惡與人相近。箕子陳疇以無作好無作惡爲王道錫民之極。

友人問良知有功夫否曰良知是本體致知是功夫。良知即獨知也。獨知是本體。慎獨是功夫慎獨二字是聖賢立腳不於此處沉幾察辨掃蕩欲根徒以氣魄擔當知解領受。到底只成義襲作用。

孟子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蓋至敘道

統自任見知當其時同堂授受何不推顏曾而竊以自負也。意若謂世代非遙學切所願亦猶之乎同堂耳。百千年後而得元公太極之秘義一洙泗之微言。殆所謂聞而知之者乎。

大中序

明之學術自萬曆以後日趨於詭異矣大約王龍谿李卓吾之流壞之也余生也晩猶及見高邑趙忠毅公讀其閒居擇言而後不惑於所趨順治壬辰癸巳間嘗晤東昌張蓬玄先生與之言學後出其所著大中言純疵相半如所謂釋氏以相爲假非相爲空諸空實相爲中是爲三觀中觀爲近之又云眞誠皆空性命亦幻又云三十四歲爲吏部志定矣而未充之於氣四十二歲爲選郎四十八爲鄉

二皆屬恍惚世情之見而其中誥之近道者要自不可盡掩乃摘而抄之譬如澄沙得金棄瑕取瑜此一抄也謂爲蓬老他山之攻可謂爲蓬老別開生面也可

桃下新編雅說集卷之七

鄗南魏裔介石生選

大中 删張蓮玄原本

性者眞定無欲之體純一至善者也止乎至善之所當止是爲盡性止乎至善之所自止是爲至命

寂然不動者中也喜怒哀樂之發未發皆終不發也不發者體之靜未發者境之靜境靜見其體境靜非體也境靜爲體動者何物

寂然不動動靜如之動而生陽生陽爲感靜而生陰

生陰亦感動靜不生是名不動靜見其不動之體動見其不動之用用則通而常寂未用則寂而常通立於動靜之上亦貫於動靜之中堯也安安禹也安止孔也安定上下千古至今不動

夫中也者不覩不聞由是而不可知也無聲無臭化而不可爲也飲於斯食於斯居於斯起於斯由之熟將自化非人力可及

執中無權猶之執一權者吾心之易也堯舜之揖讓而中湯武之征誅而中禹稷之纓冠而中顏子之閉戶而中天下之至易者天下之至不易者也故曰中仁義行非行仁義此之謂也

程門以觀中爲相傳指訣非以目覩之也以目覩中中何形象以心觀中又是爲中所縛勿助勿忘是何境際覩久自當識之非言語所及也

夫靜觀觀之於靜乎曰於靜觀之動又何事外對賓客內對妻子總不見人惟見汝止艮背行庭作何異觀非偏於靜之謂也

安汝止惟幾惟康惟幾也然後可以通道心之微惟

康也然後可以平人心之危故定靜安慮能止厥止止其所而不遷聖人之所以定性也止其所而還聖人之所以立命也

天極不居於坎而居於艮艮天地之所以終萬物而始萬物也故日月之合璧五星之連珠皆於艮丑之次艮云艮云徒止云云乎哉

程子曰艮止也止其所也八元有善而舉之四凶有罪而誅之各止其所也

聖人七情皆空寂然不起一念此靜中之定境也七

情皆眞湛然不雜一念。此動中之靜境也。故靜則無
而動則有。靜則虛而動則直。時行時止。止於其所。如
靜則無喜無怒無哀無樂。動亦無喜無怒無哀無樂。
動靜不惟其時。一以眞心付之。此告子之不動心所
以異於孟子也。故曰讀一部楞嚴不如讀一艮卦。此
之謂也。

萬類皆空。青天獨湛。空者爲妄。湛者爲眞。妄去眞存。
眞何同妄。天有爲高。故常高。天有爲明。故常明。太虛
太空。皆指天無聲臭而言。非謂高明悠久純同虛妄
也。

易先天圖皆順其生化自然之性。非有所矯揉造作
也。君子順其自然之性。是還之是。非還之非。賢還之
賢。愚還之愚。宄還之宄。親還之親。天命天討一以天
道行之。雖在後天之中。依然先天之上。如必無是無
非。無賢無愚無宄無親。是必無陰無陽而後謂之道
也。

羅靖公問和靖讀大學何如。和靖獨長吟心廣體胖
一語。此善讀大學者也。純公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

令龜山反求歸送之門。曰吾道南矣。此善讀中庸者
也。上蔡舉齊衰師冕二章。曰聖人之道無微顯內外
一以貫之。由洒掃進退。即上達天道。一部論語盡於
此。此善讀論語者也。人謂象山除先立乎大一語別
無伎倆。象山聞之曰誠然。此善讀孟子者也。

薛德温其今之許平仲乎。陳公甫其今之邵堯夫乎。
王伯安其今之陸子安乎。胡叔心其今之尹彥明乎。

生生之謂易。易有生天生地者。常流行於天地之中。
則天地始賴以不已。易有生人生萬物者。常流行乎

人物之中。則人物始賴以不已。夫天地人物形氣而
下者也。生天生物生人生物形氣而上者也。形氣而
下者。有聚有散有屈有伸有終有始。形氣而上者無
聚無散無屈無伸無終無始。故人有不離于形氣而
不雜于形氣者。則不與形氣俱亡。人無不離於形氣
而不雜于形氣者。則與形氣俱亡。君子常存其不與
形氣俱亡者。斯已矣。何以語神語怪爲哉。

何道見曰性即理也。是謂理障。曰道心惟微。道障。舜
耶。以禮制心。禮障。湯耶。順帝之則。則障。文耶。從心所

欲不踰矩矩障孔耶其心三月不違仁仁障顔耶理義之悅我心理義障孟耶曰尾生孝已不亦障乎曰尾生障信非信之障尾生也孝已障孝非孝之障孝已也理不可執執之而非子謂二子是耶非耶曰非也曰既已非矣又誰障焉

或問心即理也如之何曰人心道心無以異乎又問知即行也如之何曰足之所不至而目至焉可謂足至之乎曰然則有二與曰心者氣之精華而理之窟也知者心之神明而行之宰也埘可岐而二埘可混而一

梁伯濟曰吾聖人言心釋亦言心吾聖人言性釋亦言性性與心有以異乎曰同而異伯濟曰何曰釋也者心其性者也聖也者性其心者也是所謂同而異者也曰何以謂之心其性性其心也曰釋之言曰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此之謂心其性也聖之言貌曰恭恭作肅言曰從從作乂視曰明明作哲聽曰聰聰作謀思曰睿睿作聖此之謂性其心也程純公曰釋學本心聖學本天此之謂也

君子純乎天理自有之極而不雜以一毫人爲之私是爲止善自異教者流格之於無物止之于無善而聖學遂失其傳矣

沈懋所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有善之可名乎曰天下未有善于中者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有善之可名乎曰天下未有善於穆者也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有善之可名乎曰天下未有善於靜者也未有善於不容說者也

金太阿曰不識不知文之空也無體無方孔之空也無聲無臭思之空也果無善非有善也曰不識不知空知識耶空其則耶無體無方空方體耶空其神耶無聲無臭空聲臭耶空其天耶將以兼愛易天下而曰我之兼愛異乎墨氏之兼愛其誰能信將以爲我易天下而曰我之爲我異乎楊氏之爲我其誰能信將以無善易天下而曰我之無善異乎告子之無善其誰能信聖人復起不易斯語矣

至善無惡性之體有善有惡性之動知善知惡爲良

知。爲善去惡爲良能。其、斯以爲中乎。
無極與太極爲一而今二之。致知與格物爲一而今
二之。誠哉是言也。
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
宜伏羲之格物也。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
故知幽明之故原始返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
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孔子之格物也。天地
我之天地。鳥獸我之鳥獸。幽明我之幽明。終始我之
終始。鬼神我之鬼神。而人不自識。則以爲此物也彼

物也而不知其皆我之物也。伏羲此物孔子此物我
亦此物也。伏羲此格孔子此格我亦此格也。以此格
彼彼猶外也。以我格我我亦有外歟。
夫人之在性中也。猶魚之在水中也。魚之在水中也
內與外皆水也。人之在性中也內與外皆性也。
楊慈湖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孔子
此言實未嘗貴操而賤舍孟子誤認其語每每有存
心之說又有存神之說失之矣使果有所存則何以
爲神又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此子思聞孔
子之言不審孔子未嘗云能在論語止云民鮮久矣
無能字如子曰中庸不可能也此能是用言矣道無
所能有能即非道慈湖歷詆前哲不獨此二端而此
其尤甚。大傳有言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然則孔子亦
有誤歟。論語有言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然則孔子
亦不審歟。慈湖又言上繫之洗心大學之正心皆非
孔子之言。然則大易大學亦皆不足信歟。孟子曰吾
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
慈湖顯斥思孟陰薄孔子。而周海門顧著之聖學宗

傳何哉
學陸者尊陸學朱者尊朱尊陸我也。尊朱亦我也。尊
此心之大中而已矣。此心之所謂中未必彼心之所
謂中。尊孔孟之大中而已矣。孔孟之大中即千萬人
之大中。千萬世之大中。建安無朱晦翁青田亦無陸
子靜共遊於堯舜以來相傳之大中而已矣。
有爲見成聖人之言者曰人皆堯舜也曰桀紂如之
何曰赤子大人也曰小人非赤子乎曰何以謂人皆
可以爲堯舜也曰夫必爲焉而後可以爲堯舜也曰

曰何以謂大人不失其赤子也。曰夫必不失而後可以爲大人也。

天下事敗於邪見之小人無見之庸人偷見之君子誠哉是言也。

周海門曰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二篇乃七篇宗旨盖孟子受業子思子思作中庸以無聲無臭終篇故孟子亦以此無有乎爾終篇自古聖人未嘗有一法與人亦無有一法受於人故曰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嗟乎君子虛心平氣。胸中不主一見。故

能讀聖賢之書。試味終篇詞氣其謂時不過百年地不足百里。今已無見而知之後豈有聞而知之者乎。其謂未嘗有一法與人亦無有一法受于人乎苟不論詞氣如何但望見無之一字輙援儒而入之。則論語以三無終篇。將無以爲君子無以立無以知人亦復虛無宗旨耶。

錢氏曰夫性一而已矣。性至實而無聲無臭未嘗不虛。性至虛而有物有則未嘗不實。自性學不明異教滋弊。篤行者諱言虛靈。談空者掃除事理。諱言虛靈

將等於不著察之百姓。掃除事理。甚爲無忌憚之小人。流弊不同。其不識性均也。

述古自警敘

輶穎胡中丞當流氛孔熾之時抱義不屈爲大兵嚮導攻取太原賀珍叛亂保守漢中大小數十戰功甚偉以是授節鉞壯哉丈夫之雄烈也輶穎嘗寓真定與大司馬蒼岩梁公唱和近體數十篇多悲歌慷慨之致後至燕臺居水南余亦數從之游以爲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其本色耳旣而寄一編皆聖賢克己內治之學余然後嘆賢者之不可以一端測也昔李文達曾嘆留心理學者唯有薛敬軒

其在今日尤爲寥寥而中丞以倥偬戎馬閒爲沉潛理性之事字字典型即以俎豆尼山兩廡閒可也中丞沒已數年是編久藏笥中余因命胥史檢錄稍加芟削期與內治者共勗之

魏裔介題

槐下新編雅說集卷之八

鄗南魏裔介石生纂

述古自警

首集

心性悉是外修腐儒偏譚寂黙

骨肉皆以恩結庸人全諉天親

動人多以吉凶言正理則不聽

幹事都由本領威儀來則自迷

天地不足人皆求全

聖賢同人世惟適己

反身罪戾無窮何得言人之過

同體陷溺不少豈甘適己之宜

蓋棺而後論定勿言此智彼愚

臨事而後才彰莫說我長爾短

當官正好行仁休則不及

在世須宜積善死則無從

逸情好似頹波無隄防則瀰漫不止

血性眞同野馬無銜勒則馳驟難收

接物愛敬爲本狎侮則離

遇事審處爲先徑率則蹶

猛虎亦媚馴已乖戾不協

鷙鳥猶解戢翼暴露無功

先緩而後急事無不濟

先勤而後怠功斷無成

朴厚常存

輕虛不久

必師古而後不謬

亦酌今而後不乖

神仙會于苦修豪華者不遇

性眞現于困頓安樂者不存

事務皆由身造虛弱罔成

紛鉅皆由靜圖驚怯不濟

世路許多陷穽失足宜防

人情大類風雲認眞有咎

逢盃必當戒愼流飲則狂

勃怒須自消除騁性則過

得力及早交孚渙離無濟
有益須當收拾去棄無功
立身須要不倒再振爲難
奔忙都爲有生一了則快
心死方得神活一切坐忘
體滅然後魂昌四大何有
苦口須當聽察拒愎增驕
諛諂一見即離狎習便陷
追而後應當而後發動罔不臧言必有中

上體天意下察人情既無乖忤自膺吉祥
困逆勉圖怡樂抑鬱生災
豐亨及早憂虞康荒多咎
見色須當遠避近則有汚
臨財須當熟審濫則有玷

次集

成就都是後天先天無力
疾病都是外感内傷有因
品地惟人自修勿恃師友

基業由我獨創勿靠祖先
聖賢勉强而登德業由已
庸愚順流而下暴棄非天
天意即在人心好醜弗爽
人力即是天意榮枯自然
毁譽皆當自反莫問世緣
趨避須當自裁何必占卜
得病只在一時不必積感
折福只在一事焉用多尤

不避災殃死滯同于草木
不明理義痴蠢猶如獸禽
事親從兄教子乃大亨途不必富貴
懷詐作奸好逸爲大厄運不在賤貧
多言多動者敗非人陷害於已
妄言妄動者災非天降禍於人
心好之人命好不必問天
精亡之人身亡何關服藥
立法不良害貽子孫

起意不善累至終身
時時當畏昊天虞其稍悖
步步宜防陷阱恐或自驅
感神須是正直祭饗徒褻祭文
動天只以精誠齋醮祇修故事
顛危量力拯扶切勿排陷
失時隨緣矜救切勿笑嗤
橫逆應之以和恕不濟事
危急處之如舊躁無成功

舉事必圖遠大瑣屑徒勞
與人必接高超等夷何益
物慾眞是氷淵戒備當同乳虎
性道原來珍寶保護宜如卵雛
萬錯總是粗心時時把滑
百禍都因失道念念從繩
人情以爲田在在耕耨
天威以爲畏刻刻循修
禍因善以加不求自得

禍隨惡而至雖避難逃
富勢凌衆才智愚衆必罹顯戮
廉潔害人直勇傷人亦遭陰譴
趨利者天怒人與其害立至
被害者天憐人惻其利無窮
時哉不可失失不再來
勢到當有爲爲乃不負
度日當思後日
圖功亦慮廢功

世事了當無多循理爲本
性情順適有要盡己爲先
衰病皆緣氣弱調養長生
煩惱總由事多靜閒永世
世情全要招揀聽强附終不至
立身全要不苟恃權勢終有犯
無位不如有位乘時方便
做官不如做人隨宜種德
過事須當閒性脉則無功

乘閒須當讀書怠則有悞

怨則處處謀傷須當顯釋

恩則時時思報切勿負忘

三集

人罵則羞人打則嗔我固如此

愛財而喜聞譽而樂誰獨不然

循天理而行神欽鬼服

適已意而作疎遠親離

大聖大賢得力不過數事

巨奸巨惡受病只在初心

常如泥塑人此大福象

每存入井念此大善根

語難改而勿言

事莫贖者休做

有位之人一言關于四海

有名之輩一事許于千秋

强不知以爲知撒謊可愧

應不能以爲能昧已堪羞

有自然之福而不知享是眞癡子

有將至之禍而不知憂是大愚人

勿輕諾諾必爲累勿多事事必生勞

勿泛交交則難揮勿易言言則難改

仁敬孝慈信護身之符

溫良儉讓恭浮海之艦

冒風冒雨中暑中寒抑且成病

妄動妄言輕喜輕怒豈不爲災

人之爲善爲惡天不能必暫從汝便

天之降祥降殃人不能違終難汝寬

易書以下諸經乃度世弘規餘皆術數

堯舜以來群聖眞格天懿範他悉矯誣

一事之疵神即記之

一言之妄人則傳之

矢志終身貧窮有品有識

誓死不降賊敵可守可攻

生乃適然之遭偶逢厄運勿慾

死乃必然之事若遇大節更奇

枝高大者顛危偏異尋常
財豐盈者破敗定陪身命
乞丐多濫費財物之人
短折必欺侮老成之輩
貌獻逢迎就裏必藏險詐
面受凌辱當下已結禍胎
憑挾相與外雖合而心則離
乘狎相交初雖親而久必隙
有善不表揚甘受蔽賢之罪

遇惡不隱諱穩徵刻薄之衷
泄邇忘遠釁端由罅隙而生
畜怨種仇亂兆乘幾微而起
順逆在我不在世遠蹈芳型
禍福惟人不在天急修令德
謙卦六爻皆吉奉以周旋公平正大是謂神人
恕字終身可行稟爲蕃蔡詭昧機關乃趨鬼域

四集

執其兩端行以三思是處世法

以德報怨舍己從人庶盛德事
約樂人人都逆須當守禮
窮通在在難必只宜聽人
大算不能逆命安爾寢食思維
強力不能爭天何事晝夜奔競
有怒則氣動于身有思則心動于目有慾則精動于
腎急急銷除
氣動則榮衛不周心動則神明不安精動則丹田不
固時時調攝

非分之譽傷觀皆爲掩笑
非義之財存留必致退還
爲善宜先遲則無及
除惡勿遺少留有咎
坐則風雨寒暑不能侵坐則酒色財氣不能動坐則
禮則視聽言動得其常禮則喜怒哀樂適其中禮則
是非毀譽不能入馳者反是
遠邇古今合其宜欲者反是
予一人而得一人無恩有怨

圖小利而忘大害得少失多
處世好似張弓緩則向外
積行猶如登岸墜則無躐
初聽逆耳之言必有遠識
不可告人之事即是虧心
意南而南意北而北鴻鵠有翼以追于天表
擊尾則應擊中則應長蛇需首以顧其全體
聰明不斂跡惹禍招殃
仁義好標名引嫌取忌

豪傑勢可憐人到人憐時品地已失
聖賢道足扶天至天扶日志氣乃充
何為萍水寇讐皆相纔動是有猌辨
莫怪妻孥僕從譏是愚頑或少義明
恍惚百年何異蜉蝣一夕
挺舉一事眞堪星日千秋
過耳之言勿出于口發人之隱薄福
拂意之事勿強乎人犯人之忌不祥
背肉傷心甚于所路

知交際宋赤于平人
來言勿叫恐人識我淺深
巧言勿聽防人亂我造大
時見人長進修不患無路
常聞已過改圖庶幾有門
勿愁水旱不節天地病害求噧
勿怪盜賊頻生廟堂處置失策
勿怒彼奸惡布勢使不得為奸
勿愁不暫良立法使咸歸于善

毋愁惡疾不痊從前快活不少
毋愁貧窮不足向來暴殄原多
竿高百尺更有進步
棋逢絕處忽生巧着
勿愁暴橫無端前世冤家算帳
勿愁恩施莫報後來加倍酬還
幾務叢集先其急者圖之
禍害交加擇其輕者處之
謙巳溢恭必多助而立業

凌人好勝終遭辱而亡家

取人一物諸物之失皆歸于身

言人一非諸非之揚皆叢于巳

鬥面詬頭只是應酧于頃刻

反常議論必藏險毒于笑譚

病勞衰死苦海難逃

貧困難災惡緣奚贖

寄人籬下隨他禁止令行臨淵履薄

致巳崇高方可施威布德朽馭卵危

極大事處之若無

極貴人待之如一

百病從口而入百禍從口而出故頤曰慎言語節飲食

一世無兵斯安一日無兵斯危故萃曰除戎器戒不虞

自巳擬聖擬賢人必因而摘摘

暗室訟非訟過人或聽而幽原

餓死不奪人食凍死不奪人衣乃其節操

解衣以衣寒人推食以食飢人是大慷慨

五集

諸毒入口立見傷亡

風疾內儲終須舉發

外傷侵凌好似斧斤伐木

內變陡作真如螟螣傷禾

勿以身壯而臨風寒受其氣刻下病苦

勿以體健而多勞碌耗其力終見衰消

天無可怨人無可尤吾輩只當反己

善則思從惡則思改此身到處皆師

勿以我智而愚人舜堯皆能益聖

勿以身貴而凌下婦御亦可匡君

勿以才智傲人賈傅骨瘞長沙

勿以勳勞慢主韓侯血染未央

有初鮮終虛花無果

有名無實假像不靈

富壽康寧反求諸巳

疾憂貧弱勿怨乎天

禮敬有加人鬼暗中扶助
兇詛不改骨肉眼見離猜
兩强對陣可施勇力
兩賢决策方見奇謀
聽勸而爭犯法蠹蟻蜂鬧網
莊部而思逞長吏狐鼠鬪龍
以下訕上取死
以邪害正無祿
死無哀泣足見乖張

歿有頌聲方知仁厚
不揣巳而圖敵螳撒莫支
惟轢人而自驕驚絃立斷
志在勝人終無成德
恍不若巳畢竟凡流
經年營繕是爲他人効勞
毎事倡先終于自身惹怨
數提不靈是無知子
背施不報乃負心人

常生而不死常順而不逆天下無此等事
死地而能生亾地而能存古時有這樣人
貪色如蠶立見衰死
走利若騖畢竟枯亾
精結則爲舍利氣結則爲飛仙神結則出陽神現
則爲正神
養精必先固氣養氣必先收心養神必先省事
必先正志
六集

少年須要立志波流者不濟
晚年須要進德潦倒者不成
中年須要明道功名者不真
終年須要適宜牽累者不暢
從容處事事必濟急遽不祥
暴戾臨人人必離吹毛取怨
酒色財氣人間快樂天道不容
貪惡死難人間困苦彼蒼記取
世情可靠亦可提陽乎朽索

犯法無主亦無[illegible]

天道只自然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大道本虛無不必成仙不必成佛

安富尊榮引人正道愚者強拗

舜禹文孔移天換樣次者息棄

一言之差終身難收勿言勿言

一事之差終身莫贖勿為勿為

多言損氣多事損神貴默貴簡

多動損福多合損命宜靜宜遠

智不惑仁不憂勇不懼聖人成德

無衆寡無大小無敢慢君子從政

遠暴慢正顏色遠鄙倍是謂貴道

惡衣服菲飲食卑宮室庶乎寡過

危難已在面前懼警何補

果報還需身後逃避難施

人心似目絲毛塵累難存

人性似彈百端投觸如舊

酒肉迷心死亡在前而不覺

好殺快事與危立至而難防

門成人而逆成丹真為至寶

修之吉而悖之凶原係家珍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慎乎始念

明鎗易躲暗箭難防惕其後來

善氣親如兄弟

惡氣慘如戈兵

郭子儀韓魏公萬世為臣之法

漢高帝唐太宗一時救世之君

魏犨狐突英風赫赫如生

蹇叔伍員遠見淵淵不朽

淡泊寧靜千聖得力在此

勤慎和緩一生受用不過

伊尹周公須臾不離戒懼

濂溪明道滿腔都是惻隱

堯讓天下而無德容

舜誅四凶而無怒色

文幽羑里而不慍

孔甘輒環而不怠
八萬四千法門門門可入
三百六十五度度廢勿虛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此身原壯健俗人自壞之

述古自警終

居學錄序

厚菴先生崛起荆黃之間而振鐸成均闡明學脉纂述五大儒語要海內宗之官長安十餘載所居不蔽風雨繩床布被圖書蕭然未嘗妄交一人妄出一語盖昭昭乎省察克治不欺暗室之學也受

世祖章皇帝之知最爲寵眷職任經筵盡心啓沃以堯舜唐虞之治望其君然愼密不洩人亦無由知之居學錄一卷甲午以前筆也言皆醇正取先儒之所長而亦不攻訐其短今摘其

要者錄之俾學者知所依歸先生大
雅飭躬方將伯仲魯齋草廬其所著
述又寧止此而已哉

魏裔介題

梘下新編雅說集卷之九

鄗南魏裔介石生選

居學錄 刪胥厚庵原本

五章問孟子言仁人心義人路何以後只說求放心請示本原下手切要處曰孟子指出人心正是本原切要處心統仁義禮智生氣流行初無間斷豈仁心外又有義心耶只爲私欲錮蔽本心放失一切講習討論省察克治不過只是求其放心此便是下手處

學者先當立志然見識不開廣志終不立人須有海濶天空氣象與天爲徒與聖賢爲徒一切名利自然看得些小何足以芥蔕於心旣能立志必有本當然却須工夫有恒人之所不能恒者只爲私欲間斷而已志氣淸明時亦能雜念不起一旦昏蔽便爲種種所動此無他私欲之根不斷也今於靜中窮理眞見聲色令人聾盲金玉莫之能守久久自會純熟克己須從難處克最爲吃緊

人心嘗要收歛不可放肆程子云不收歛則不能發散不疑聚則不能直遂如天地貞下起元亦必是冬

問收斂凝聚一番然後春夏能成生物之功如樹木
花實太盛多不能久只是發洩盡了可不戒哉
釋氏云天上地下惟吾獨尊此竊吾儒良貴之語而
巧變其說者也其曰圓妙明心實明妙性亦是竊取
吾儒性善得來今人見此等語便讓與禪家是自小
其見也
人不知而不慍後人多作用世說不知此是學問邊
事聖人學問原非獨私一己當人不知便有許多悲
憫意思那得念頭去慍怒葢聖人以天地萬物為一

體無時不是引誘扶掖長養曲成莫我知也夫是真
實語當時諸人但知孔子是大聖却不知是下學此
其所以大痛也有謂聖人不求知正小儒拘攣之見
豈不厭不倦之本心
語諸友曰聖人言學必言誨以誨即學也仁者天地
萬物為一體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若一膜
自封便是自了漢成甚學問人見物類顛連尚起惻
怛見同氣之迷溺而不動情者無惻隱之心者也無
惻隱之心便是痿痺形骸如何自命得為人學者須
知此意
發憤問古今既同是修其天爵其立心不同者何在
曰天爵乃天之所以與我至尊至貴者古今人同此
稟賦亦同此學問所異只在處心積慮之間此孟子
吃緊為人處也張南軒有云無所為而為之者謂之
義有所為而為之者謂之利此義利不是截然兩事
凡兵農錢穀以為分所當然者皆義也凡割股廬墓
以為名之所在者皆利也同一心而有誠偽之殊同
一學而有為己為人之異此便是義利之辨君子小

人之分朱子云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二者之間不能
以髮此之謂也
俞有斐問不仁者何以不可久處約樂曰仁是吾心
之天理仁者知者得其本心不仁者失其本心故人
品迥絕如此聖人論仁每於富貴貧賤上作證驗葢
境遇順逆皆生於心人無常心多為境遇轉不能轉
境遇倘識得本心原無加損則任窮通得喪皆如寒
暑代謝晝夜循環自然無入而不自得此處正須用
力

不正之書非禮之色不可接於耳目以其壞心也
發崙問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何以關于好學曰即此可見聖門為學之要顏子克己之功於非禮勿視聽言動平日存養省察者至矣是以當怒則怒怒過即忘故不遷不遷者心之常止也如止水明鏡物來順應心體本自寂然何遷之有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不貳不貳者心之常一也如太虛浮雲過之即化心體本自瑩然何貳之有此非懲忿窒慾之功深遷善改過之力久豈得如此可謂無關於好

學乎
史廷桂問中庸云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到得父母其順便是高遠否曰父母其順亦是卑邇蓋高遠即在卑邇之中一部中庸即是卑邇無所謂高遠也試看行路刻刻是開腳向前登山步步是腳根踏實縱至悠悠長途高高山頂自己當下反觀那裏有甚高遠自未到這地頭人觀之則以為高遠耳會此則了了矣
王恪問龐安知之章曰此是直指良知本體兩為守即指自心知的我即知以為知不知的我即知以為不知這一點知善知惡知是知非炯然不昧是即女良知的本體此夫子直指人心處
大學誠意乃生死關毋自欺則立命要訣也
夜氣不足以存之人一念清明即與聖賢同體此心本無損傷學者知此當下即是工夫持地可以證道固不論才識伎倆也
人若不知本心即枯念靜坐亦是人欲知得本心便酬酢萬變亦是天理

懷家曰平日聞人言道多涉玄妙今始知只在日用動靜之間也曰道之不明久矣天下豈有玄妙之道哉如此便墮道家恍恍忽忽渺渺冥冥之見矣率性之謂道道不遠於當人之身凡一切目視耳聽君臣父子即是道故一部中庸都是言費然目能視而所以視者不可見耳能聽而所以聽者不可見心能行達道行九經而所以行者不可見此即是隱非費外復有隱也至誠之肫肫淵淵浩浩此而已誠之者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亦此而已故夫婦之愚不

竹可以與知與能而聖人有所不能知不能行卽此是庸德庸言卽此是無聲無臭皆有人謂良知未是究竟宗旨尚有無聲無臭在有夏廷美者抗聲曰良知豈有聲臭耶知此則知本心矣

程子云性卽理也張子云心統性情此不易之論爲今之計爲立家塾以訓族之良秀置學田以供族之誦讀鼓舞振作一變訓詁辭章之習更得二三同志董率勸戒講習倡明討論六經性理諸書講行朱子家禮呂氏鄉約發明本心力行孝弟則師道立而

善人多教化行而家道正矣

朱懷衮問中曰中無定體如一堂有一堂之中一室有一室之中程子所謂天然自有者是也若執定道理格式便是子莫執中矣懷衮躍然曰賢友既知中無定體又須知得中有定體中也者天下之大本豈不聞天之生人也使之一本乎蓋中是事物恰好處非在事物在吾所以處置事物恰好處耳

一友謂曾子之學從事物積累到者曰吾子以曾子隨事精察未知其體之一一語泥之也聖門之學未有不由本而末者人多以一貫之語始爲謎道此甚不然曾子一唯正是平日見得如此豈如禪家紅鑪點雪之說乎論語謂參也魯蓋他平時止有裏面篤實用功不向外面事物上探索故一敲便徹舉疑盡亡正是本原上着到而反以爲如此何耶

未發之中不可認以爲有此時節人自有生已後知識萌生事物交接刻刻是已發那有未發時朱子云凡感之而通觸之而怒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謂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常起

常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夫豈別有一物限于一時拘于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蓋未發性體萬古不息本無方所形體之可名而人以靜守幽閑暫與休息及玩弄光景者當之吁亦誤矣

性是仁義禮智盡性是盡此仁義禮智故朱子云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佛老之言則先有一個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個空虛底物裏面包得四者皆是錯看了又云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

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此吾道與異教論性之別。

心能思慮思慮不可以爲心人有無思慮之時未有無心之時執想像尋索爲心何啻千里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善言心乎。

自朝至暮敬畏天命如執玉奉盈聖人之學終身戒愼恐懼者也

學者身入仕途處聲華靡利之塲苟非欛柄在我由

此喪已不難先儒謂如絮在風中又謂如油浸麪誠懼之也若透得此關便已是小歇處矣

岑在瀾碧甫問讀書之法曰聖人之道備於六經六經者萬世之常道也許魯齋云小學四書吾平日敬信之如神明薛文清手錄性理大全晨夜誦讀古人爲學之勤且正如此學者束書不觀問以六德大旨伊洛淵源如墮烟霧所以人品不如古也雖然有要焉鄒志完云六經千門萬戶何從而入太要在中庸一章其要在愼獨而已李果齋云吾於聖賢之道雖未能盡然於大本處有所見此心常覺泰然蓋語其散殊則天文地理兵農錢穀莫非聖賢之實事然其要歸則總在於此不然博而寡約亦歸於泛濫而已

碧甫因問傳註曰傳註至朱子最爲精密如中庸首章註道不可離云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蓋不知事物當然之理人必求之杳冥幻妄之間不知皆性之德而具于心則人又向事事物物上去探索也此便是見道親切處下云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此理人尤不易見即如費隱章莫載莫破人

將語小都說入氣機杳冥恍惚上去不知中庸所謂莫破豈如異學所謂更析鄰虛塵哉蓋一事一物皆有天然之中一簞一豆皆有自然之義此理克塞宇宙良知本無大小故耳他如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圖說之要言也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西銘之大指也高景逸先生云前賢指示皆眞切絕學無詭是聯翁誠知言哉

釋氏善爲人解粘去縛故後世高明之士多逃之其獘至於遺棄事物不合中正蓋由有只貲眼明不直

踐履之說也豈不重可歎哉

孟子生而楊墨熄周程出而佛老衰

薛文清之學以復性爲宗胡敬齋之學以主忠信爲本求放心爲要皆正學也

無動無靜者性也能動能靜者心也意與情則專指動處言

本性之善不與惡對本性之靜不與動對本性之眞不與僞對此理李延平已明也

人之生一氣而已心也者積氣之靈者也惟其靈故載得許多理張子云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淵乎淵乎知道者也

氣之神爲魂精之神爲魄心思之運動屬魂耳目之聰明屬魄

吳康齋云三綱五常天下元氣一家亦然一身亦然四語益學脉也

一部易經聖人教人以戒慎恐懼也故於存亡安危之理三致意焉

論中庸闇然的然之義謂諸友曰學問未可騰口說急須打轉身上看即如我輩在此論學一念爲庸德庸言即是闇然之君子一念爲誇多鬬靡即是的然之小人所爭只在幾微之間人不從獨知處體勘入微雖自命君子恐有不覺落在小人區宇者可不深省耶

唐豹嵒問性善二字雖孟子立教如此然人實有生而惡者是如何曰性即理也性是心中所具仁義禮智之理天之生物也一物與一無妄此理純粹至善豈復有惡但二氣五行絪緼交感其變不齊固亦有

生而惡者只是稟得惡氣來非性惡也試觀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雖下愚不肖亦皆有之此可以知性善矣曰天地亦有不善之氣豈人獨無之曰天地有不善之氣無不善之理人有不善之氣無不善之性知天則知人矣又問格物工夫說窮至事物之理却有把握說在心上用工不免依虛了曰格物訓窮理先儒亦不草草程子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此理表裏精粗全體大用豈可偏在一偏益盈天地間皆物也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皆是物格物物無間于動靜

豈可以尋繹一草一木為格物而體當倫理性情為
非格物乎。聖賢之言徹上徹下未可詳外而畧內尚
內而遺外也。

鍾秀玉問大學致知中庸明善皆是入手第一工夫。
曰中庸工夫在明善大學工夫却在格物格物者窮
理也。窮其萬物皆備之理也窮其一物不容之理也。
物格而後知天命人心之極則矣否則理有未窮故
知有不至而能隨事應物致吾心之良知乎哉吳草
廬曰格物夢覺之關。誠意人獸之關實悟為格。實踐
為誠可謂關千古之秘矣。

莫先子自述工夫為詩文所妨曰詩文何碍於道即
古之作者未有不於此道少有所窺昔人謂子美見
道過於韓愈如小白羣分命與水流心不競雲在意
俱遲此非學有本領未易及也。

天地之先生人之始其體也無聲無臭。其用也不過
不遺四端萬善皆是表名動靜云為隨處各足在凡
愚而不減處神聖而不增千聖之道即在今時百代
之書未曾動着只為遺心逐物遂至背本忘源自非

上賢莫能近取。

佛氏之所謂空言其體而已老氏之所謂虛名其物
而已甚者乃舉人世而幻化之倫類而芻狗之是析
有無虛實而二之也可乎哉。

父母生我之身無一形之不具生我之心無一理之
不全故五官百骸與四端萬善皆混然凝合于一氣
之中者也一形或失是謂毀傷一理或虧是謂悖德
君子言思可道行思可樂視於無聲聽於無形無非
防其隕越以求全歸耳

文中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婚禮廢天下無家
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
夫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行冠可
毋謹乎。合二姓之好以事先人繼後世。婚可毋謹乎。
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喪可毋謹乎豺獺皆知報本祭
可毋謹乎。

放念易起異心難生故君子小人只於敬肆間辨之。
曰休曰歇異端之診也無時無刻。聖學之純也。
聖如堯舜曰欽曰恭異學則有逍遙之論。德若成湯

不邇不殖霸儒則倡無礙之言嗟乎是直以聖賢之
道爲戲也已
胡文定訓子云治心修身以飲食男女爲切要從古
聖賢自這裏做工夫如禹之絕旨湯之不邇皆於此
遏人欲而存天理也
古人之學心境一如夢覺齊致日閒清明夜閒亦自
凝聚日閒雜亂夜閒亦自紛飛盡晝夜即死生之形
夢寐乃居處之驗古人言有教動有法息有養瞬有
存只是知得此理耳

禍福自已求之非佛氏之因果報應也吉祥之氣自
招吉祥悔吝之機自生悔吝造化感應之眞理如此
則名法術之學不獨禍世亦且禍身擇術者愼之

庸言序

丙戌南宮之役晋士淳樸者甚盛而
環極與余交最善同舘復同垣也憶
在諫垣時部寺之務多舛而環極糾
之貂璫之焰欲起而環極遏之以是
不悅者衆排擠中傷其機甚巧其情
甚險然環極澹然不以縈其懷也惟

以老母爲念凡藥餌起居之類無日
不手自經營心爲怵惕故卒以終養
去忠孝大節一時推服爲第一流人
天下惜其用之未竟然環極之年則
尚未艾也在京邸與余居邇無日不

以學問相磨礲以名節相敦勉環極
旣虛懷樂善余亦傾竭底蘊余受環
極益多矣偶著庸言一帙皆就人情
積習處痛加針砭譬如有一病則予
以方病者㬥能虛心服之雖膏肓沉
痼可立起也余故摘而錄之以時自

檢點恃爲明鑑若環極之崇論鴻議
鑿鑿不朽則有國史誌之蘭臺石室
間余無庸贅

魏裔介題

檻下新編雜說集卷之十

鄗南魏裔介石生選

庸言 删魏環極原本

敬天說

按禮諸侯不祭天況其下焉者。士大夫僭祭矣而又
以焚紙錢爲敬大不敬也。上帝赫赫明明爲萬靈宰
福善禍淫隨人自取。斷無受人紙錢之理。卽正人君
子如楊震者暮夜却金尚畏天知假若天可邀求何
畏天知乎。夫朔望焚香者馨聞于天也。焚楮帛者以

表潔也。鬱鬯牲醴以將誠也。其不敢祭天者禮也。不
宜焚紙錢者理也。每事必告天者畏之至而敬之失
者也士大夫之事也

祀神說

關侯生而爲人拒曹瞞金如土然奸人媚懸心竊鄙
之今爲神矣浩然之氣充塞天地。猶持一瓣錢以備
首堦下諒不取也。取之者何曰忠臣也孝子也義士
也。彼不忠不孝不義者對廟貌且當羞死。尙敢乞靈
徼福耶。至於祀典諸神皆聰明正直者也。不受諂瀆

典可知矣。人亦求其爲神所取者而已。

陰陽說

燮理陰陽宰相之職也。寒燠失節風雨不時皆咎於魏子曰非也。陰小人也。陽君子也。進君子而退小人燮理之能事畢矣。丙吉問喘牛喘以察時序不如陳平所言卿士大夫各任其職爲是。故韓退之詩云勿憚吐握勤可歌風雨調。

鬼神說

人心一念之邪而鬼在其中焉。因而欺侮之播弄之晝見于形像夜見于夢魂必釀其禍而後已。故邪心卽是鬼。鬼與鬼相應又何怪乎。人心一念之正而神在其中焉。因而監察之呵護之。上至于父母下至于子孫必致其福而後已。故正心卽是神。神與神相親又何疑乎。

天時說

居官者何嘗不擇吉日任事。而陞者陞降者降黜者黜死者死未嘗皆吉也。娶婦者亦何嘗不擇吉日成婚而壽者壽夭者夭孕者孕絕者絕未嘗皆吉也。類而推之諸事皆然。其義何居。魏子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理也。周以戊午興商以戊午亡非明驗乎。

勿欺說

士君子未有不學爲高賢大儒者也。然只要實實行去。曾子之日省。孟子之反身。諸葛武侯之澹泊寧靜。趙清獻之焚香夜告。王陽明之致良知。袁了凡之記功過工夫各有所得。予一言以蔽之曰勿欺。學者無論立朝居鄉。每日所作之事內可以告妻子。外可以告朋友便是聖賢路上人。若千百事中有一二事難以出口者。還是工夫未純。去聖賢路尚遠。

陰德說

嘗見先君子座右書清江引詞一闋其詞曰陰德明明做不的。偶爾無心意方便處處行。那管名和利。活潑潑一團真天理。

儉約說

儉美德也。余謂仕路諸君子崇尚尤急。數椽可以蔽風雨不必廣廈大庭也。痴奴可以應門戶。不必舞女歌兒也。繩床可以安夢魂。不必花梨螺鈿也。竹椅可

以延賓客。不必理石金漆也。新磁可以供飲食。不必成窑宣窑也。五盞可以叙間濶。不必包席優觴也。經史可以悅耳目。不必名琴古畫也。去一分奢侈便少一分罪過。省一分經營便多一分道義。愼之哉

讀書說

僕不能讀書。嘗見友人齋中書可充棟。輙自愧無可讀之書。遂購書若干卷藏之。既而思童年曾讀論語如學而時習章。進至其爲人也孝弟章。吾日三省吾身章。賢賢易色章。開卷便是。總不能行得一句。天下

更有何書可讀者。昔人云。讀一尺不如行一寸。信夫。

祝壽文

清心寡慾。壽之骨也。濟人利物。壽之血脈也。節飲食愼起居。壽之皮毛也。今人置數者不講。一遇誕辰。輙殺生置酒。親知滿堂。或進火棗交梨冰桃雪藕之詩。或奏白鶴青牛丹鼎絳雲之曲。虛文無當。格套相酬。絕不及身心性命一語。甚且壽翁而誇子孫之貴。壽子而表家世之尊。于骨于血脈于皮毛。毫無裨益。彼窮鄉之人。姬妾少。滋味淡。嗜慾寡。心氣平。尚有閒精力之盛衰而勸以保嗇休息者。獨士大夫不聞此屖也。

納賄說

以賄予人而禍隨之。每每中人不及覺。昔燕丹遣荊軻刺秦王。獻督亢圖以藏匕首。圖窮而匕首見。王乃拔劍斷軻左股。不死于軻者。幸有劍在也。不然危矣。彼世之甘心納賄而不顧者。曷以燕秦故事爲炯戒。

弔賀說

官遷則爲常賀。客之來十有八九。官死則爲必弔。客

之來十無二三。殊不知喜慶之家。視客如蒸雲。多一人不見其多。哀戚之家。視客如晨星。少一人亦覺其少。故行賀于權要顯貴者。宜遲一日兩日而登門。行弔于貧窶單寒者。量捐一金二金以爲賻。此固賢者之所爲。未可爲俗人道也。

誌銘說

爲人作墓誌銘甚難。不與事蹟則求者不甘。多填事蹟則見者不信。甚至事蹟無可稱述。不得已而轉抄藁語及衆家刻本以應之。辟如傳神寫照向死人面

了脫稿已不克肖。況寫路人形貌乎。吾願世人生前行些些好事。做個好人。勿令作墓誌銘者執筆躊躇。代爲遮蓋也。

聖賢智愚吉凶禍福說

德可達天曰聖。道足濟世曰賢。通權達變曰智。菲薄從忠曰愚。萬念皆善曰吉。一念不善曰凶。逆天悖理曰禍。居易俟命曰福。

富貴貧賤窮達夭壽說

富莫富於常知足。貴莫貴於能脫俗。貧莫貧於無見

識。賤莫賤於無骨力。身無一賢曰窮。朋來四方曰達。百歲榮華曰夭。萬世永賴曰壽。

鳥說

山鷄自愛其羽。每臨水照影。甚至眩溺而死。弗顧。孔雀亦自愛其尾。每棲必先擇置尾處。人取其尾者。挾刃匿叢篁中。伺其過急斷之。少遲忽一回顧。則金光翠色盡殞矣。其靳惜之意。遂致而通于神者如此。士君子自愛其名節。必有甚于羽與尾者。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字義說

士大夫書札中云啟云奏云九頓首及壽杯內鐫千秋等字者。意義尊隆。用之於朋友兄弟之間。失體矣。習而不察。戒之。

樹蟲說

樹之榮華凋落。蟲之變化歸藏。時各不爽。理亦甚明。人之未三十而娶。未二十而嫁。未四十而仕。既七十而不歸。遂嗤昧理。往往不如樹與蟲矣。

外轉說

聞外轉而輒不平者。予甚不解。以爲辱耶。京官掬私犯法。何嘗無辱。以爲勞耶。京官潔己奉公。何常不勞。以爲卑耶。每榜進士四百人。有才有學。淹在下位者。不知凡幾。自揣才學果在四百人之上否。人卑而我尊。果無愧耶。噫。亦可一笑而平矣。

功名說

今人見科甲仕路中人。動言某某有功名矣。余不了信。問客。客曰。列高榜。登甲第。得顯官。居要路。非功名而何。余始知今人之功名。異乎古人也。古人之功。或

在社稷或在封疆或在匡君或在養民古人之名亦在尸祝或在口碑或在文教或在史傳一代之有功名者不數人一人之有功名者不數事也何今人功名之多也

誦經說

東粵一武弁遊寺中見衆僧各房誦經問住持曰何不向大殿同誦住持答曰代人誦經耳弁曰經可代誦耶住持曰可只要供給齋糧便了弁大喜曰好好我回家便供給兩箇秀才代我兒子讀書雖弁語俚不經意却大有悟頭

求福說

嘗見士君子見佛經道藏必盥手焚香口念阿彌方敢展視及見四書五經牀頭散亂篋內紛紜未有盥手焚香呼先聖先賢而後誦讀者何也總之求福之心太甚妄謂先聖先賢之書不若佛經道藏之靈應耳嗟乎今人若肯實體聖賢書行之字字是福勝佛經道藏矣

擇相說

魏文侯擇相李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推此言也可以取友可以延師可以聯姻可以薦士可以聽言

詩說

古人之詩出於性情故所居之地所處之時所與之人所歷之境所行之事至今一展書卷瞭然者真詩也若今人之詩亦曰性情故耳然而不真者頗多即如極富而言貧極壯而言老極醜而言醉極巧而言拙失其真矣且功名之士故發泉石之音狂悖之徒飾為忠孝之句尤不真之甚者也吾願學者當以真詩為法

官說

見居官者不問職掌盡否與利除害幾何百姓安危何似輒問何時陞轉何日出差地方好否宦囊有無遷移者有誰照管淹滯者是誰阻抑凡問及此即經濟天下之人乃今人之通病也戒之

生辰說

父母慶生辰膝下稱觴情也禮也至於我之生
日乃母難之日也若受親戚隣里門徒故友之祝門
之扮戲覷遺殺生於心安忍然斟酌情禮凡我之生
日當齋心以報親令我之子孫次日稱觴以盡孝庶
兩全矣。

喪祭說

喪不祭而請僧設醮至謂超度地獄每如親必在地
獄中乎此各地之惡俗也有志維風者幸勿忽焉

庸醫說

凡醫不明望聞問切之道。不察寒煥溫涼之時。不審
强弱虛實之人不辨陰陽氣血之症不分老少新久
之治。不按君臣佐使之宜。皆庸醫也其更庸者藉曰
通變不拘古方。其古方在何門類作何加減實實不
知而不得不任意妄用也。夫古人立一方幾費心思
幾經效驗而始刊于書中今人聰明豈能過之哉。

敗子說

敗家子有二種淫蕩賭博驕奢縱佚花費祖父之資
產者敗其家門也。此則愚頑不讀書之人爲之。妨賢
病國罔上行私貪賂肥家害人利己辱沒祖父之名
節者敗其家世也。此則聰慧能讀書之人爲之不可
不辨。

畏愛說

人之所畏者有三等畏天命者上也畏國法者次也。
畏其報者又其次也。總以畏清議爲下手工夫人之
所愛者亦有三等。愛人才者上也。愛百姓者次也。愛
文章者又其次也。要以愛名節爲切實本領

憂樂說

每日所言所行盡合於理。理順則心安心安則可以
對天可以對人何等清閒受用泰然而樂也故孔子
曰君子坦蕩蕩每日所言所行不合於理理不順則
心不安。心不安則強欲瞞天強欲瞞人何等消阻閉
藏戚戚然而憂也。故孔子曰小人長戚戚

心性命說

曰正心曰存心曰洗心去人欲盡之矣曰盡性曰率
性曰養性循天理盡之矣曰知命曰俟命曰立命門
至命去人欲循天理死生不渝盡之矣世人辯論紛

紛皆余之大惑不解者也。

儒釋說

儒者以天地萬物為體不待去我而自無我何其公也大也釋氏以耳目口鼻為障強欲去我而終有我何其私也小也

孔孟說

孔子開口便說學而時習之是孔子一生大本領大願力看十五志學一章五十學易一章甚矣吾衰一章自少至壯至老何嘗一時不習即一部論語又何

嘗一件不是時習之學。願學孔子者須學此。孟子開口便說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是孟子一生大本領大願力看梁惠王一章見五氏一章宋牼一章王子墊一章告君告臣告王子何嘗一處離了仁義即七篇孟子又何嘗一句不說仁義之言。願學孟子者須學此。

財說

凡不義之財不可以供神不可以祭祀不可以獻親不可以貽子孫不可以修祠堂置墳墓買書籍惟濟貧扶乏施藥埋骨修橋補路庶幾可耳不然死後無嫌妾攜作改嫁資亦得好好散去也

六字箴

循理　守法　安命

循理箴

天之生人具有此理違之則非順之則是以此合天以此求己易存者心難任者意

守法箴

曰寬曰嚴秉自　昭代理雖無違法或有悖守之存

之勿詘勿貸勿謂誰知勿謂何礙

安命箴

理既明矣法既平矣毀矣成矣辱矣榮矣素其位而行矣進可以仕而退可以耕矣

聖人門　槪者自下而上取君子上達意

門闢正路三條　孔聖通行無礙歸於中路　請看我輩走向那一路

中行中路　狂左路　狷右路

門閫內外二界　孔聖渾悉閫內境地引人直入　請看我輩覺得閫內好閫外好

喻義閫內　喻利閫外

門內戒規三節孔聖生平勿犯請看我輩能守戒規否

老在得終戒 壯在鬬中戒 少在色始戒

門內畏箴三則孔聖兢兢業業念茲在茲請看我輩能知小心否

畏天命第一則 畏大人第二則 畏聖言第三則

門內賞罰二格孔聖獨賞獨罰不假不閒請看我輩受此賞罰否

懷德賞 懷刑罰

門內才品四種孔聖樂以爲徒支持門戶請看我輩可當一種麼

剛第一種 毅第二種 木第三種 訥第四種

門內課士三等孔聖考定前列光大門戶請看我輩得取何等

行已有恥不辱君命第一等 宗族稱孝鄉黨稱弟

第二等 言必信行必果第三等

門內黜士三等孔聖深惡痛絕置之劣等請看我輩得免何等

患得患失之鄙夫下等 無忌憚之小人又下等 德

之賊最下等 此段自上而下取小人下達意

門內取士四科孔聖設科得人最盛請看我輩得中何科

德行一科 言語一科 政事一科 文學一科

叩門三法孔聖望人叩門甚急甚切請看我輩常有一叩否

反三隅法以力叩 悱法以口叩 憤法以心叩

入門一步孔聖待人入門如饑如渴請看我輩因何不得其門而入

致知格物

聖人家觀者自下而上取君子上達意

安宅孔聖萬世常居請看我輩今居何處

孝弟基址

門戶堂室孔聖全有請看我輩今有一二一否

聖人室 君子堂 善人戶 有恆

設家四壁孔聖修理完備請看我輩可曾修理否

信四壁 忠三壁 行二壁 文一壁

向上三階孔聖層層而上請看我輩能歷一二否

樂之上層 好之中層 知之下層

自外達內四程孔聖神明變通無往不[illegible]請看我輩到得幾程

權四程 立三程 適道二程 共學一程

自內達外四程孔聖動履咸宜如走熟路請看我輩走過幾程

禮動四程 莊涖三程 仁守二程 知及一程

傳家四法孔聖內外流傳家法不亂請看我輩有此家法否

游藝家外 依仁家內 據德家內 志道家內

成家四事孔聖繼往開來萬世家風與天終始請看我輩家風若何

樂忘憂　憤忘食　誨不倦　學不厭

梱[illegible]作聖人門又作聖人家者何曰將以自[illegible]也兼爲同志者勖也作也而非作也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又曰升堂矣未入於室也自孔子作之也學孔子之道者當作如是[illegible]之[illegible]論也[illegible]又何敢

好善編身世言序

成我存獨立之士也寓長安旅邸湫隘不堪而日手一編陶咏自樂所著書有成子辭書及率菴詩集皆非今人語也好善一編尤精微潔淨直可羽翼經傳身世言體大思深又有裨於學問而不可闕者其友人嘗稱之曰頫常帶墨而口不掛金似也然成子窮而著書其書後世必有述之者過於子雲潛夫遠矣豈止輕富貴而樂文墨哉

魏齋介題

槐下新編雅說集卷之十一

鄗南魏裔介石生

好善編 成我存原本刪

少壯到老。周旋一我。升粟日給。辭財遠禍。處貴如賤。賤至斯可。居富如貧。貧至不墮。提足千里。驚百而至。道路有限。遲速一致。心不可匿。舌不可出。堅中易外。曲從其類。譬彼梁燕。近人而居。信不相猜。低飛自如。有蜂入牖。辭不麾驅。以其懷蕤。擠燭我癰。至敬待物。守之以迂。鹿生于山。命懸于庖。金性不奪。因于為劍。土德本厚。險于為塹。小人無義。不可乘隙。奸宄生心。莫予之器。砥德者多。報恩者寡。食客滿堂。國士在野。騏驥匪遠。不離其廄。名士匪遠。不離林右。人心貴新。人面貴舊。賀慶勿先。弔唁勿後。殺物資生。不如不壽。奪人而肥。不如我瘦。貪不召寇。讓不啓鬬。外身身存。百年可守。不救則慾。如害者何。不假則憾。如攘者何。有而不施。謂之腐餘。知而不舉。謂之敗初。乘人瑕釁。惡小而倍。拯人艱危。善微而戴。時如舟覆。道念自生。時如觀刑。貪心自泯。不見可親。中有至真。不見可愛。

中有至純。計貴一世。達人有幾。計富一世。利物有幾。後人室家。前人逆旅。如馳過隙。而誰留處。緒交于人。難尋一絡。締好萬端。嫌生一日。不求有名。名成恐敗。惟技生害。壽于路蠹。老農安命。力田恐饑。達士曠觀。守正不疑。真仙入市。不減煙霞。真儒涉世。不染浮華。積絲成紬。服之無尤。不勞被溫。惟躬之羞。閉戶獨處。居然君子。衆妄屏退。心安而喜。骷髏皓齒。盜人之髓。如火銷膏。木拱以俟。百姓畏律。萬衆畏鬼。貴賤賢愚。群奉一理。已烹之魚。莫訟校人。已坑之卒。莫訟將軍。

惡不必報。但恐傷凶。貴人屬死。送挽盈庭。貴人身死。寂然閉靈。好息不息。欲息不得。彼哭與號。亦何可憶。終日嫁禍。有時反坐。終日飛語。有時自詛。季郈不下。閭邪交恥。驚炙羊羹。怨之所起。塑像棲神。盡歸奉親。造院居僧。盍往救貧。以布易帛。分衣一人。以蔬易肉。分食一人。人人能此。市無窮民。隱几而臥。不知鼠過。百年以後。何有于我。見惡不去。如自作惡。知蠹不除。若助之虐。于我無怨。如殃民何。柳髮稀疏。去少存多。蘇秦舌敝。止為一嫂。買臣腳破。止為一妻。世態炎涼

使人奔馳。達者守定。不爲俗移。大厦萬間。分身難居。
良馬千駟。分身難騎。貪夫務多。謬爲已私。惟有家室。
乃生別離。惟有崇高。乃生危疑。惟有恩愛。乃生怨悲。
惟有門戶。乃生險巇。烏號招內。人知揮烏。惡積致禍。
不知改圖。自以爲智。悲此愚夫。念佛化齋。心不在佛。
讀書干祿。意不在書。有才歛才。有用留用。禰衡狂死。
器不足重。無病即樂。無辱即榮。但能退步。終身履平。
慢我是恭。毀我是譽。虛已反觀。百愁俱去。歎孤不仁。
暴寡不武。寧可嚼鐵。不可嚙腐。仲尼有毀。子產有謗。

但能守正。不能禦妄。懸義于市。見者不顧。遺金在途。
潔士佳足。增貴不感。繼富不德。君子獨知。舉世不識。
影戲雜呈。群兒笑迎。世喜巧偽。不喜質誠。君利恥廉。
反名曰嬌。衆污毀清。獨立者少。臧武稱聖。孔子爲佞。
春秋顛倒。誰與爲正。事失其平。古劒夜鳴。雖有頑鐵。
穩臥無聲。隱宄縱兕。豢吏養癰。暴骸求福。愚子可戮。
水晝不斷。火晝不散。同道爲朋。終無有間。澤不及族。
何取函藏。薦不及賢。安用函牘。多姬府怨。惟家之祥。
多僕資逞。惟身之累。苦節之家。必有賢亂。不孝之從。

斷無順孫。門有窮戚。其厚可知。戶絕貪交。其薄無極。
孝肥禮瘦。拾身救弟。凡民不知。自傷同體。伯道無嗣。
棄子存姪。凡民不知。視如異室。脇肩廣厦。目無觀者。
諂上之人。必凌其下。殺母而乳。雖哭不哺。交淺言深。
百無一遇。漂蟻莫訴。仁者矜度。濟困扶危。不必親故。
三村之家。必有強梁。一鬨之市。亦有猖狂。去其害馬。
馬是以臧。買雀放生。捕雀益衆。因赦減囚。殺人愈鬨。
拖犁傷墓。勝于絕路。寧可欺生。不可欺故。妻病在室。
不能終宴。親老在堂。安能終宦。涕泣拜主。思我父母。

見當安樂。親當貪寠。一夕恣淫。毀節終身。物各有耦。
無侵賤貧。鬼病求藥。雖醫不活。不可強爲。枯魚噴沫。
勾踐沼吳。子胥覆楚。鼠雖忘璧。璧不忘鼠。無物不毀。
見可而死。到頭俱盡。忠孝得誅。得不曾加。故不患失。
死無有愧。故不患疾。違心說理。夢而笑語。無功打坐。
不能達曙。古之君子。定交杵臼。今之君子。定交組綬。
傲形于色。不如遜謙。貨形于口。不如嬌廉。莫爲已甚。
要人能堪。莫謂可虐。要人能涵。困獸猶鬪。迫人智淺。
留之以餘。聽其自殄。寧剖心肝。莫阻孤寒。兒丑不赦。

鬼神所嘆術士多詐難瞞心腹俗士多金難換面目
朝歌暮哭不知禍福隨遇而安亦飯亦沐為善無例
得濟則濟麥舟義田不因往制多私少設兩可懷畏
君子小人不容偏諱惟士無價隨時高下可以薰沐
可以詈罵飾情交偽寧與見戲蚤起狗人不如酣睡
為儒不純從而佞佛聖人之徒不遷異物納人于邪
謂之皈依左右調舌謂之禪機大道當前生而捉影
曲學亂真君子所屏昌歜羊棗不足飢飽雖有菽粟
可以終老富辭借帚不言自有貪人猴由閉門弗受

甘言似蜜聽者促膝忠言逆耳去恐不疾體大眼小
象無遠眺高視濶步駱駝罕顧懦夫不仁鵝虎猜麟
畏惡欺善天理自泯狂犬狺狺搖尾張威非無死豚
不如旋身遇貴存骨遇富辭肉遇強覘膽遇善置腹
莫道匪天縱手施全莫道無人尚有虎臣衆不可犯
惡積殞身呂氏絕理妬婦無子僉壬嫉賢千秋不齒
夜起種樹但以手撫植之荊棘謂桃與李人事減半
夢魂不亂嗜慾減半三年體胖有香一瓣不為南豐
有序一篇不為孟東好偽失真天下雷同離此軀殼

吾將焉往惟有道義不入土壤三顧不至臥龍抱膝
四輩不趣旅人終走鬧不為功孔不為名在世言世
庶不虛生南山北徙東河西去勢利無常不可以據
胃為穀府多則致傷家為金穴滿則取亡嗚虞未學
見理則明擇地而蹈不忍戕生衆畜夜呼叫天無辜
以我蠢肉饜彼靈軀是水可冰是火可燈同此天性
何道不能神于形寓如水在注細則流長過用必涸
日朧月朦子已成翁乾坤為戍及瓜代終晝夜飲酒
今朝醉否轉盼陳迹倏而無有魑魅魍魎何從有像

因幻起妄生于意想夏不忘爐冬不忘扇以為無用
或恐時變毛嬙自負不肯用賂食人蔽美辯士遲悞
鶺鴒覓食東西南北為生勞生多飛少息千駟餓夫
懸若天淵并舉相較責不敵賢一息尚存慮及雞豚
瞑目復視不舍舊褌子飽父飢不孝而慈賤頭貴足
上下失宜小兒望電心移目眩呼類往覩倏忽不見
事非不真若無可驗貴人訛止莫待自起難進易退
所以全恥群魚藩藻共圍行潦潜鱗遠逝獨甘枯藁
蜀日越雪多驚少閱馬息車休思我前哲歎桃鄰天

任老忘年。旁觀衒祕。義居未前。金寒人熱。衆情奔放。推移玩世。無關不折。何物不恭。黃白兩爺。弄人掌上。莫適所從。意氣傾人間融洽真。迴身抱理。惟善爲親。

好善編終

身世言 刪成我存原本

以作墓誌銘之心而樂道生人之善。則居心自不忘刻。以本房批試卷之意而汲引人才。則情必懇至周到。以患病尋醫之情而求良友。則交游自得力。以墨吏辨贓惟恐不少之心而用之平時臨事。則取自不苟。以喜看小說惟恐燈盡之心而讀經史。則爲學自勤。以孤舟幾覆默祝求祐之心而用以安居省過。則爲善必力。以更衣易簀沐浴待殮之情而回想平生。則一日不可不樂。以受賄囑事代人說理之心而

用以別白曲直。則不患不公。以隱年讓坐讓道避酒南禮北禮不遑之意而推賢遜能。則不至于自是而傲物。

學者最患是以聖賢自待而以俗士待人。苟能平心自觀則眼前儕輩那一個是做不得聖賢的若遇此等當畧去族姓。渾却籍貫。但見得他是與我同生天地間一個異體兄弟。有便利讓他些。有乖忤恕得些。可親者近他些。不可親者遠他些。就如同舟同路一般。雖秦越亦講講問問通句寒温。如此便養的我一

團和氣。要在知大齊不過百年。次亦不過三五十年。那有閒工夫與人搬是非上餓氣如三更筵席上飲酒不談心卻去罵坐喧閙待怒平思樂而已鐘鳴漏盡矣。

予每見常人沒後寂然無聞。為之設身處地可惜生前日日奔忙。不曾偷得片刻工夫做幾件好事。說幾句好話。相與幾個好人。留與後來說說。昔其有知亦應自悔。但其在世奔忙之日。絕想不到此。即說之亦不聽也。哀哉。

居海上者見似人者而喜其為人之難遇也。談道學于今日。寧信其真。莫疑其假。存羊即　所以存禮耶。人苟向道言道。縱有不誠必多顧惜。夫無顧然壞事之理。予每遇說好話人。遂以聖賢相待。蓋以此也。

士會言于國無隱情。祝于神無愧詞。吾每想其心地不知如何乾淨耳。

道不明固要講。若既見得到。且著實行去。不要徒費口舌。

學者須以聖賢為期。縱到不得也要想到。學者須以小人為戒。縱到不得卻也要慮到。

昔人用黑白豆以記善惡念之起。先儒以為死法然卻是穩實工夫。

季通不挫于道州之謫。康侯不動于艮輔之獄。當由其平素養定。若非養定。恐風吹草動亦未免恐懼耳。

福至不驚。以有成福之器。禍來不畏。以無得禍之理。

存一恕心。天下無不可相與之人。持一嚴念。自己無一處可寬之地。

何以求放心。曰常照管他便是。何以致良知。曰常提醒他便是。

英氣偉度不可無。疾言遽色不可有。

儉于取名無忌。儉于取利無怨。儉于取友無損。儉于取樂無憂。

有酒便醉。無錢不憂。此是詩中道路。

忠孝為日用之常經。科第非終身之能事。

生平行事。罪少過多。惡少欲多。此是不敢自欺處。

一善可師。雖同時同地。便當以古人相待。

神不我棄。是用戒汝。舉心動念。如神與處。慈惟剛制。

私須力拒愼于易亂持于易與上下四旁莫非神所有惡之生生于一苟主敬存誠邪于何有色能破義利能奪守心不可薄顏不可厚常如夢寐庶免神咎

有周程張朱之志而溺于曹劉鮑謝之業是謂因小而失大有韓范富歐之志而惑于老佛莊列之言是謂循虛而喪眞

愼獨則七情齊明養性則四端觸發

一言取相三語取掾仕非不速也而求之有道三世不遷十年不調遇非不屯也而安之惟命

謀道爲重謀祿爲輕得學爲大得官爲小

麟雖不言衆知其爲麟鳳雖不言人知其爲鳳聖人不言則以仲尼爲陽虎賢人不言則以然明同厥蔑是知予輿非好辯懼下夷于儕俗王充非好論恐混跡于庸流

嘗思晝夜之道不過九十六刻晝多則夜少夜多則晝少其長短盈縮總之不出九十六刻之數人生何獨不然故豐于名者或嗇于壽厚于德者或薄于任窮于身者或達于子孫饒于財者或乏于才智近山之利者難于魚。近水之利者艱于木。若必欲求全則是夏日不長而冬日不短也。有是理哉。

爲善不必福。心安理順卽是福。爲惡不必禍。虧心負理卽是禍。

怕人說己窮不得不貪。怕人說己怯不得不忿。怕人說己拙不得不貪緣。怕人說己賤不得不勢利。得道者聾以待世人之嘲笑。聰以察聖賢之義理。

富貴聲名不可放在面上。貧賤憂戚不可放在心上。

未能無欲且寡欲。未能盡善且好善。

是人分內事莫待他求而後得。是己分內事莫待人言而後行。

敝衣勿棄常想凍時。粗食勿厭常想餓時。貧交勿忘常想冷時。小官勿卑常想微時。

今人有疥癬之疾非必害厥身也。苟有能醫之者無論跛道癩僧狂巫襤乞挾持艸頭方藥未有不望之若企者。及立身行己大病痛處雖有趙良之苦藥司馬君實之人參甘草可以砭世俗之沉痾而立起者不以卑賤見棄則以疎遠致疑矣。此非昧於輕重之

甚者哉

但得賢良輻輳爲天下致太平，不必身登華要；但願天下蒼生飽食煖衣各得其所，不必爲子孫侈田產；但願一飯兩粥怡怡環堵逍遥乎無愧怍之天，不必汲汲以求人知。

張氏以忍處九世，花樹韋氏以會處數世，鄭氏以義處十餘世，江州陳氏百口齊食，上黨仇氏四世同居，此等故事家庭間當時時向子弟講也。

富不與仁遊，貴不與賢交，雖錦衣玉食無用耳。

詩書禮當因迹以求用，易春秋當外言而求意。

簿書會記算得勞算不得仕，詩書登瀛算得逸算不得隱。

肘腋之地易爲癰，寅限之處易爲疽，左右之口易滋奬，蓋以當其會也。

嚴者當嚴于左右吏胥，而不當嚴于窮苦之赤子；寬者當寬于百姓，而不當寬于奸豪猾黠之徒

虞仲翔曰舉世有一人知已足以不恨，此過激之言也。天下未嘗無好人，舉世豈遂無知己？夫士炭何暇

尚或嗜之，臭木難堪尚或逐之，豈有側身修行而遂無善者好之乎。若必欲借譽援引而後謂之知己，則即此望知之心便有可賤之寶，此先儒所以不足于呂黎也。昔陳瑩中不知伯淳爲何人，淳夫異之，由今以思亦何足異哉。蓋世同則多輕易之心，地近則有愛憎之意，居高則有後進之嫌，位均則有出類之忌，數接則若泛常之觀，交稀則有覿面之失，此莊子所以褻言伯牙所以不彈也。

古大臣之虛公者無如文潞公，唐介一劾不惟與之

同升其子亦至集賢；李稷一侮不惟使之入拜其父亦且死感。若司馬君實非宋之純臣耶，其心欲罷新法，蔡確窺其意順之則喜，蘇軾識其機靜之則怒，以視潞公不有間哉。

自古無以人君而行路于臣下者，唐穆之貨李處厚，宋真之貨王旦，所謂作法于貪，教猱升木者也，又何怪乎梁冀之金蚍，孟佗之葡萄酒哉。

彌盜莫如詰姦，撫民莫如料墨，理訟莫如正俗。

敬身莫先于尊師，尊師即所以崇善，伊川瞑目而坐

游揚侍立不敢去。此學者所宜法。若呂步舒邢和叔
則學者所當戒也。
李步行以賣菜傭而能事其親。鮑文才以挑柴漢而
能救其母。天下好事儘有讀書人做官人行不來得
古人所以三綱式五楇下也。
有父母說不得有無。有兄弟分不的甘苦
古人于少年詩文多刪削寡存。此是學問長進處。予
去歲閱千頃齋詩集便覺多激昂少含蓄。今歲閱蘇
書便覺書中多露圭角處。惜其已半示于都人士暨

四方也近讀石生先生約言云工于詩者只可謂之
詩人工于文者只可謂之文人若能磨鍊心性則可
謂之賢人。此言有功于學者不淺。予嘗與友人言曰
景差宋玉世人不敢比擬。自聖賢觀之其于詞賦不
過如圍棋國手吳下好腔耳。何則以其未聞道也。此
朱子所以淺歐公而擬蘇氏與。
闡揚隱德表章遺忠。提恆苦心之士。存恤無告之人。
有一于此未有不降之祥者
人生若有願善養的親。識隱趣的妻。愛文章的僕。耐
久處的友。不聞聲的隣。好曠達的主。亦可謂之大樂
全福矣。
凡本身為惡不過十分惡。若助人為惡便是二十分
惡。蓋自壞心術以壞人之心術。豈非又加一倍乎。本
身為善不過十分善。若與人為善便是二十分善。蓋
自全天理以全人之天理。豈非又加一倍乎。
讀魏石生先生約言錄云。俗人以富貴為福聖賢以
忠孝為福。予特書之座右。蓋以忠孝為受享之事最
妙。此古人所以袵視兵革氷視鼎鑊也。昨癸巳冬祭

前朝殉難諸臣予有詩以紀之曰斷君得意不拱言。
又遂求仁又報恩。落落數星光子夜。憔憔幾羽呌天
昏。朱殷已化三年碧。絳市難甦六月魂。一自　興朝
垂曠典。方知正氣在乾坤。以是知范李倪孟諸公其
為福也大矣。況盛世之皐夔常時之曾閔哉。
三代以後但有政而無教。此古治之所以不復也。
大抵小人能困君子使之貧不能使之貧而不樂。小
人能扼君子使之賤不能使之賤而不伸。小人能陷
君子于患難顛沛不能使之不自得。

余嘗謂小人無友其相助爲惡者皆其讐也雖情好比暱實以害之而不可謂爲友君子無讐其謗毀背憎者皆其友也雖傾側日甚實以成之而不可謂爲讐。

凡治家以剛爲主交友以敬爲主立身以誠爲主接物以謙爲主居心以平爲主。

尊其身所以敬其道也故伊尹武侯雖有救世之心先存自重之道不然則王順長息之流也

胸中無物目中有人口中無過坐中有春予用此以

變化氣質而未能也

古人入虛如有人今人見人如無人哀哉

晝之所爲夜必思之夜之所思晝必存之

意在筆前故字佳誠在言前故說信慮在事前故處當威在兵前故戰勝學在官前故仕優

不聞逆耳之談不交勝己之友無小心以下人而驕傲無大心以容人而忌刻此是近來通獘

古人位益高而心益下則見官進一步德亦進一步。今人得意而驕是官進一步德卽退一步古人不得志則修身見于世是官退一步德又進一步今人戚戚于貧賤是官退一步德又退一步此其所以不相及哉。

程子曰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予于此不能不闕疑焉夫天下無離德之道旣舍正道又安有所謂至德哉每讀聖賢書正未敢輕放過也

君子小人辨

君子取人之德義小人取人之勢利君子寧人負我

小人惟我負人君子難進而易退小人易進而難退君子論是非小人計利害君子直而淺小人曲而深君子樂聞己之過小人厭言人之善君子常畏人小人常欲人畏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之待途人也以心小人之待妻子也以術君子拙於邀福小人巧於避禍君子之於小人也常疎小人之伺君子也常密君子無小人之心小人有君子之面君子有爲小人所用之時小人斷無肯容君子之日君子易事而難悅小人難事而易悅君子損己而

利物。小人殺人以媚人。君子貴德而賤貨。小人重利
而輕賢。君子意廣而才疎。小人根深而蒂固。君子有
身後之名。小人曰生前之適。君子知足。小人無饜。君
子拘而多滯。小人流而易通。君子剛而易折。小人柔
而取容。君子貧賤而不戚。小人富貴而多憂。

古今人辨

古人立身。今人養身。古人救時。今人趨時。古人奇創。
今人猥瑣。古人知人。今人昧人。古人好名。今人好利。
古人重道。今人重勢。古人曠達。今人拘甚。古人近天。

今人近鬼。古人兼濟。今人自完。古人無嫌。今人多忌。
古人一節足傳。今人百年徒逝。

初廉希憲秉政。爲中書右丞。劉整以初附爲都元帥。
驕從甚。都詣門求見。希憲之弟希貢爲通報。希憲方
讀書。畧不荅。希貢出。整復兇入言之。因令徹去坐椅。
自據中坐。令整入。整展拜起。側立不予之一言。整求
退。謂曰。此是我私宅。汝欲有所言。明日當詣政事堂。
及出。愧赧無人色。頃之。宋士之在羈旅者。寒餓狼狽。
冠衣襤褸。袖[illegible]見希憲。諸兄弟皆揶揄之。希貢復
爲入言。急令鋪設坐椅。且戒內人備酒饌。出至大門
外肅入。對坐。出酒饌。執禮甚恭。且錄其居止。諸儒但
言困苦乞歸。明日希憲遂言於世祖。皆遂其請。是夜
諸兄弟問曰。今日劉元帥者。主上之所倚任。反菲薄
之。江南窮秀才。却禮遇如此。我等不能無疑。希憲曰
我是國家大臣。言動嚬笑。繫天下重輕。整雖貴。實國
叛臣也。故折辱之。令其知君臣義重。若寒士數十。皆
誦法孔子者也。在宋。朔不坐燕。不與何故而拘執於
此。況今國家起朔漠。斯文不絕如綫。我更不尊禮。則

儒術且將掃地矣。即此一接見之頃。抑叛人於盛勢
扶吾儒於衰落。世道人心關係匪淺。此眞千古大臣
識量。即謂之爲天地立心。可爲萬世繼絕學。可。
古來用人於科目歲貢之外。別有賢良方正才識兼
茂經明行修諸科。下至富戶老人。亦在所用之列。至
若跖蹻桀驁之徒。苟拘之以業。餌之以官。何至計無
復之。狂而思逞。黃巢若第。必不販私鹽。張榮有官。必
不爲所能草書檄。若水若仕。必不量江面。張元吳
昊得志於時。必不爲夏人之用。黃師宓得以自見。其

才必不王僞氏之謀徐伯祥縮半通之綸必不引交人以入寇以至燒海艦之武人叩馬之書生要亦皆其淪落不偶者也故廣搜人材為古今急務

荆園小語序

申凫盟困守菰蘆中至長安與余晤復與楊猶龍魏環極諸子游無脛而走不翼而飛詩名遂噪海內一日過百泉之上謁孫鍾元先生先生告之曰以子之才胡不濂洛關閩而第浣花叟之尚也申子矍然曰濂洛關閩與浣花而有二也乎是語載凫盟序中余旣服凫盟所見之高而因嘆古之真詩人未有不見道真見道未有不能詩者姬公勿論已如淵明之詩隻絶六朝非見道而能之乎考亭推

服陳伯玉杜少陵其所自爲古詩可以駕蘇李而上之世徒誦其天光雲影等句是何異坐井觀天也皃盟既以詩鳴矣又著荆園小語致于余曰吾守先人教將以誡諸弟也夫才士每以跅弛泛駕而皃盟語按轡就閑

浣花也而濂洛之洄如鍾元先生之言矣謂此語爲申子見道之作可也乃錄其集中十之三而付之梓

魏裔介題

槐下新編雅說集卷之十二

鄗南魏裔介石生選

荆園小語 荆申皃盟原本

理之所非即法之所禁法所不逮陰禍隨之故聖賢之經帝王之律鬼神之龍應相爲表裏常看迪吉錄廣仁品諸書亦是道心一助

謀生是第一要事平生恥問生產貧而後謀往往敗名墮德百畝可耕力勤用嗇可以淡然無求不則教授生徒或隱於醫卜至於逐什一權子母斯下策矣

此外無一而可

造作詞謠及戲文小說之類訕諷時事此大關陰騭鬼神所不容凡有所傳聞當緘口勿言若驚爲新奇喜譚樂道不止有傷忠厚以訛傳訛或且疑爲我造矣

遇人輕我必是我無可重處置珠玉於糞土此妄人耳不足較若本是瓦礫妄望什襲故君子必自反

古書自六經通鑑而外如左傳國策離騷莊子史記漢書陶杜王孟高岑諸詩韓柳歐蘇諸集終身讀之

不盡不必別求隱僻凡書之隱僻皆非其至者
愚人指仙佛募化稱說靈異以誑鄉俗或起祠造經鑄鐘施藥我既不信遠之而已不必面斥其非恐愚衆黨護有時致辱
世傳作水滸傳者三世啞近時淫褻之書如金瓶梅等喪心敗德果報當不止此每怪友朋極贊此書謂其摹畫人情有似史記果爾何不直讀史記反悅其似耶至家有幼學者尤不可不愼
服金石酷烈之藥必至損命唐之憲穆其著者卽坐

功服氣往往致疾損目人能清心寡慾無暴怒無過思自然血氣和平却疾多壽何爲自速其死哉
勾攔北里之遊不但有關行止此輩不潔者十人而九一染其毒往往毀傷面目或至喪生卽幸而無事永絕生育人人憎嫌不與同坐共食可不愼哉
子弟考試不必預爲請托戰勝固自可喜不售亦堪激發常有代爲作弊以求倖者導之以不肖欲其賢焉難矣
有必不可已之事便須早作日捱一日未必後日之能如今日也
卜居當在僻壤繁富之地人情必澆
物之不常見者皆妖吾見產芝及并蒂蓮者俱隨有內事不幸而有益當恐懼自修勿矜爲瑞
天文術數之書律有明禁然習之本亦無益不精則可笑精則可危甚且不精而負精之名致禍生意外者多矣
宋儒評駁古人自孔門而外無一得免於同輩則極力推奬近時李滄溟選詩古人中百不取一七子泛

濫之作所載纍纍至於題白雪樓者無不俱存究同伐異此自學人習氣然又有信耳厭目者遠人則慕之恨不一見同邑共學譏誚如不及總皆偏心所使聖賢必不爾
用過術士藝人以及梨園之屬量力酧給切不可扎薦他所我之所苦豈可及人欲令此輩感德及不顧親知見怨可謂輕重失倫矣
風水之說有之乎曰有之興隆之家必據勝地其初不必有所擇也常見人既富貴廣延地師移居遷葬

而家道反不如前蓋禍至則得吉壤衰至則入凶地人自修德以迓福耳堪輿之權烏能奪造化哉

聞人之善而疑聞人之惡而信其人生平必有惡而無善故不知世間復有作善一事也若夫造作傳會以誣善良鬼神必殛之

技藝中惟弹琴可理性情兼一人閉戶陶然已足至圍棊陸博必須兩人對局勝者色矜負者氣懾本欲博歡何若反致忿忿若夫倖負以媚尊顯設穽以賺財利則人品隨之矣

人有晚節不終者非是兩截蓋本色纔露耳故恭不誠則爲大機械和不誠則爲眞鄉愿取友寧擇朴拙者

野語序

今人日向故紙作生涯求一語之悟不可得非不欲悟不可強也若悟得徹則頭頭是道然此語人人能言之究竟問其所悟者何物則啞焉無以應若喬子文衣其眞悟者也蓋自四

明海上歸大有所得又幼承環一先生之教其學有本作野語數十則余擇其精者存之遠取近取不離當下直欲旁六合之外視禪家所云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者沾沾老嫗語耳噫非大解人烏足以及此　魏裔介題

鄗南魏裔介石生選

野語 剛裔文衣原本

五官

五官口其遜鼻。鼻讓耳耳其凡目乎。目無物著於舌則不能辨酸苦。鼻之於臭也尺寸尋丈皆能覩焉。百步之外鼻之技窮矣。耳能聞百里之雷不必能聽矣門之馬。故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若夫觀於無形聽於無聲上千古而下千秋人身之中有此神物

觀于

觀于寒暑生成陰陽變化天地之技盡於此矣。觀于動靜食息榮枯生死人之事盡於此矣。天地千古如斯有何奇異。人事大都如此何必煩惱。

有生

有生必有死。可笑那禪窩子愁了一生。

百虫

百虫至秋皆能自營一窩以畢其化顛毛種種尚纏煙火曾一虫之不若矣。悲夫

草木

草木之花單者多有子。千者多無子。造物之情可槩見矣。今無子而置妾者則求美色不亦愚乎。

八卦

八卦五行者中國聖人之理也。何以言之。如曰離南坎北。謂中國居日之北故以離爲南耳。如居日南必以北爲離以南爲坎。天地之位旣易。八卦五行之理難通。吉凶休咎又當別論。故謂八卦五行遂足以盡天地非通聖矣。

五行

五行用萬物萬物無不受序於五行。人能用五行五行遂亦不能逃乎人之制。於此見人之不囿於物。

五行

五行四者皆成於地。惟火則待於人。想鑽燧以前止四行耳。人能生火火亦止爲人用。萬物皆無用火者。

貧賤

以貧賤之心處富貴。富貴不勝其樂。以富貴之心處貧賤。貧賤不勝其苦。總之富貴無可樂耳。

六畜

嘗悲六畜犬馬[illegible]鴈之跡。雞鶩有能飛之翼。天地如此其遼闊也。何處不可往。乃戀棧豆者甘受其鞭箠。爭糟糠者終歸於刀俎。負其蹄棄其翼矣。更有秉絕靈之性含極大之識者。稍知自立不借帝王之威權而成賢成聖。一不能振爭糟戀豆。有如雞馬。倘亦畜哉。

禪慕

士大夫多有慕禪理者。祗因心縛富貴。其理以解脫為高。如膩肥者之思苦茗耳。究於禪理實亦無得。

瞤顫

百骸四肢足行手舞無刻不動。悉秉於心。雖大動皆以為常。目瞤肉顫動之最小者也。不秉於心而自動焉。輒以為妖。嗟乎一飲一啄亦不可強。況其大焉者乎。今夫不受命而動者皆瞤顫耶。

都門

向在都門夜半過午門前萬籟俱寂。猛想日中百僚生靈今歸何處。人世升沉如此而已。

日月

日月者平物之具耶。得失恩仇與亡生死能消他幾個升沉。鐵鑄金人石刻華表。挨不過他千千圓缺。

前後

將從前穿破衣吃過飯已說與[illegible]翁老子銷算明白。待我仔細清查。將已後應着想來伙酒又吩咐造物小兒安排妥當等我從容受用。

生繼死戀

得失原是倘來。看破了既然不肯生繼。死生也是大事。參透了却又何必死戀。

月落

月落萬川萬川總是一月。性分萬人萬人總是一性。川雖萬而月不分。人雖萬而性則一。如日川中之月是水影假合。地上之人何常不是形氣假合。水影不是真月。人人皆知。形氣不是真性。人人皆昧。

聞栗

聞栗爆而悟雷聲陰陽之理無處不通。從牛鐸而科黃鐘。太和之音無物不有。學人格物窮理豈止一端

一乘。

良馬

良馬到大陣上別有神力。將軍亦莫知其妙。奇筆到興酣時另有文機。才子亦難得其解

人情物理

於人情上察幾分以附聖賢之教。於物理上窮幾處以窺天地之心。

士女

女是美女笑固可佳顰亦可愛。捧心益令人憐。士爲

佳士榮固可仰窮亦可欽。落魄更使人服。

做鳥

三代而上有聖人做魚而爲舟可以涉大川。余意做鳥亦可排長空千古而下定有其人

夜氣

夜氣二字是子輿氏偶然拈出語。倘亦不知其妙絕千古

禪家半截學問

禪家半截學問耳何故。今禪家入門先以參話頭爲主就一言一物參起。此聖門格物之學也。參到悟處即知至之謂。纔過誠意關謂得如意珠。纔到心正便稱圓滿。纔到身修則曰金剛不壞丈六紫金矣。在吾儒正好精進在禪家早已盡頭。吾故曰止得半截學問

率性

賢人率天性。必知有天性而我率之。終多一我。愚人天性自率。終身率之而不知。若夫知之而能率一如愚夫非聖人不能

性善

談性善者紛紛不得其旨。一日偶讀藥性賦豁然而悟。蓋人皆以意知爲性。有意有知則有好惡。有好惡則有善惡。任說率說誠終隔一塵。蓋在人心血肉之內無知識也。如大黄性寒附子性熱。大黄附子焉知其性爲寒熱哉。而寒熱各分。即人身中亦有寒熱之藥。如燒牙性熱猴膽性寒。人亦焉知其牙與膽有寒熱之性哉。而寒熱各分推是可例知矣。當曰膽性寒牙性熱心性善。

朝聞道

孔子只用七箇字。費了佛家八萬四千。

窨人

陽盡則死陰盡則生。人與物同盜陰陽而用之。明人與物皆可不死不生。於窨花窨果驗之矣。然而人亦可以窨乎。古之納婢穴中挖工壙裏經數百年猶生者非窨人之明驗歟。𥨸陰陽之氣而閉之也。凡為長生之說者。其道不出於閉。

夜長

唐子西云日長如小年。先子云夜長如小死。語則相襲却是前人不曾道破。

杜鵑

吾家趙上極多杜鵑。過江後絕不一聞。杜鵑當是北鳥。天津橋上得無欺謬

名士

名士非薄環海之謂。做幾篇假文字。弄幾件偽事功。使盲人謬許。耳食浪傳此一好名人耳。焉可稱士。所謂士必有一種不可磨滅之心胸。遂足千古。即身名不出丘壑。愈欽明德之光。已薄環海仍如丘壑。君子而下有如其人

學死

小虫以手捫之則詐死。彼蓋以機智自全也。夫物能詐死尚可欺人。人能詐死獨不可以紿造物乎。詐死妙矣。呂純陽云未死學死。死則不死。吾友高陶菴摘學死二字用以榜座。學死更妙。詐則尚假。學則漸真。余居海外至愁絕時則學死數刻。直捷了當。快不可言。覺苦提妙密仍屬牽掛

著書

凡人不到著書處不知胸中之無識。但落筆古人皆已道過。

知至編序

韓聖秋關中名士也常從文太青先生遊夫以太青先生之淵邃奧博當世莫能窺其學之所際而聖秋得聆其緒論則聖秋之所學可知也聖秋顧不以大方自居而以知至編見示

於余余借加芟削爲之序已見於全刻矣茲再加紬繹錄其數則乃知知至二字名篇固非俗學所得解也大學曰物格而後知至物不格知可得至哉自孟子以後明於格物之說者蓋亦鮮矣簡編燦如日星不知反而求之可異也王陽明疑朱子之說以格物爲誠意工夫格其不正以歸於正自以爲有合矣其於格物之實義終未昭晰而況於衆人乎篇中所云性無體以知爲體知無實事物乃其實地進而求焉近之矣

魏裔介題

槐下新編雅說集卷之十四

郃南魏裔介石生選

知至編 刪韓聖秋原本

心一也自人而言則曰惟危自道而言則曰惟微罔念作狂克念作聖非危乎無聲無臭無形無體非微乎羅氏曰人字道字雖少別而心只是一箇心日用不知則道心而人矣日用而知則人心而道矣

學士大夫往往多歸過於人主而不知過在於士大夫之不學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心自善人心自明人心自神學士大夫既不自知巳之心故亦不知人主之心舜禹之心即是巳心是心四海之所同萬古之所同克艱云者不放逸之謂也不放逸則不昏不昏則本善本明本神無所不通無所不治無所不化此道至易至簡於乎堯之所以為堯舜之所以為舜禹之所以為禹皐陶益之所以為皐陶益豈非以此心之存乎戒慎恐懼此心之存可知矣惟得此心者方知此心之出入惟識此心者方知此心之存不存蟲測曰陸氏言唐虞之際道在皐陶商周之際道在箕子孟子亦曰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

學之一字說發之從伊尹覺字而來故漢白虎通云學者覺也

當時惟顏子博我約我曾子吾省吾身漆雕開吾斯未信直透斯旨他鮮有及者後來孟子屢言自巳求之明道專言莫不在巳蓋其宗也今有悟是者乎非不言身言巳而欲真信巳之外更無一物修巳之外更無一事徹底無疑良亦不易夫學雖造到至聖地位不過悟得自巳聖賢惓惓之訓為是而巳

子路在孔門何等直也觀其欲從三軍欲從浮海執轡問津患難與共可謂心服推尊之至矣然而於南子之見則不悅佛肸之往則不悅謂迂謂何必皆信心直告必不苟隨人轉是以夫子惓惓注念或稱之或責之或哂之無非曲寓裁成至於呼名而教至再至三人知一貫之傳為微密而不知誨女知之之為傳心密旨與一貫無二也

操舟之妙在舵舵不是死操得操軍必要坐作進退

如法。操國柄必要轉運得天下。今要操心却只把持一個死寂如何謂之操。

聖學根於所性。雖不從禍福起因。而亦未嘗外於禍福禍福者善惡之徵善惡者禍福之招。自然之感應也。聖賢之處禍福與常人同。而認禍福與常人異。常人以富壽爲福。以貧夭爲禍。以生爲福。以死爲禍。聖賢惟反諸一念以爲吉凶。念有善。雖顏之貧夭。仁人之殺身亦謂之福。念有惡雖蹠之富壽。小人之全生亦謂之禍。非可以常情論也。

顏子一生好學只有不遷怒不貳過六箇字。此是孔門第一等學術。遷與止對。貳與一對。顏子之心常止。故能不遷。常一。故能不二。斯爲未發之中也。若如後儒所解原憲以下諸人皆能之。何以謂之絶學。

蓋性無體以知爲體。知無實事物乃其實地離事物則無知可致。亦無所用其致之之功。

卽事是心更無心矣。卽知是事更無事矣。

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纔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

知者心之靈也。自知之主宰言心。自知之無息言誠。自知之定理言性。自知之不二言敬。自知之莫測言神。自知之渾然言天。自知之寂然言隱。自知之徧覆言費。自知之不昧言學。是故綱紀宇宙者知也。致知者學也。

運動者曰氣。虛靈者曰神。皆從而名之者也。不神則無物矣。誰其運動。學而未至無欲則思雜。雜則不清。雜則不神。

戒之爲言最爲入道之首。而進德之先。其所持守雖至道明德立亦不可緩。如曰惡人齋戒可祀上帝。是

則學之始必戒也。如曰齋戒以神明其德。則學之終亦必戒也。况其功效捷於影響。如中庸論君子戒愼恐懼皆功也。而戒則先言之論君子中和位育皆效也。而節則先言之。未有其初不戒而發時能節。亦未有戒之旣愼而節之不中者也。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文之翼翼無非此戒。而欽明允塞純亦不已則戒之到極處也。

芝在堂語序

劉千里名士驥楚之廣濟人也爲學不倦保定王念尼督學楚中嘗延之以訓多士甲午至都於魏環極座中晤之因爲紹介而相顧芝在堂語其生平所著也余觀其人醇謹自守無

世俗交結走虛名之態而其所著書推尊周程識議俱非泛泛者是以樂爲稱述之夫楚之學術不振久矣袁中郎鍾伯敬譚友夏非不一代俊才也而柔情艷語不肯擺脫似非壯夫所爲近有厚菴大雅復作盧爾唱唱

予和汝千里從而羽翼之以進德修業勗勉後學他日心得必更有進焉者茲篇實爲嚆矢矣

魏裔介題

天下新編稚說集卷之十五

郿南魏斋介石生選

芝在堂語 刪劉千里原本

戒婧

爲人莫容易。一念一事必期上無媿天地。中無辱父母。下無累子孫。是故自王矦逮於士庶。九流百氏。皆孜孜進德修業。未有閒斿矣。小人閒居斯爲不善。蓋怠惰以成放逸。放逸以養邪機。流轉不覺。隄勤靡由。良可畏果。

自修何以先學。學者惺惺然常自覺其良知也。不學則良知碍塞雜擾。是非失明。是非失明於是可爲者不爲。不可爲者樂爲之。或向所爲者忽棄不顧。向所不爲視若浼者反馳騖競奔。甘入廁溷與蛆蛔伍而嚇人以旃厦也。顛倒極矣。

哲人之愚最樂自欺。夫自知有根性而惰不肯學自欺也。自知有師友而傲不屑問自欺也。自知有子弟可教而佯不關意作止相任自欺也。欺人者患由外至。自欺者禍從內生。欺人者殺業斷其善根。自欺者殺機剿其慧命。

不立崖壁與物多忤。望之而不生忌嫉爲善也。然必中有定識卓邁成器。而又能降心平氣相接於寬仁忠讓。斯爲淳德。克致厚福矣。若本無自樹立之志。而但曰同乎流俗合乎汙世。無庸此嘵嘵耿介爲自苦耳。勢必受轉於不肖愉人之途。而鮮克峙。嗟乎身入鮑魚。遂忘芝臭。故步已失。猶戀邯鄲。彼何人斯。

善身所以孝親。親沒而行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行不善思貽父母惡名必不果。善且勿論。所謂不善豈必奸宄暴虐越貨攘牟竊凶無賴哉。接倫類應一切啓口跬步食飲交遊。苟違義禮。皆非立身。不立身則不揚名。而所生忝矣。況於沉湎爲謔留連娼優俾晝作夜。識者觀之如逆梟之抱毒果。饑鬼之吞熱鐵。蓋善不善非分大小。即其舉念迷惑而觀之也。父母有知當何以爲心。

冉求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夫子叱之以畫。習交不信人皆堯舜孟子悚以不爲。二語勘盡病根矣。

上之明心見性濟物利生。次之博學著述。次之舉業

名家皆人本分事而往往粗心躁氣怠多勤少一曝十寒以致罔效則委而去之人須自量何妄費案勞耶吁灌漑未施遽鋤美種琢雕罔措不信璉瑚感矣因棄而移植棘於賤場貿燕石於奸賈也要皆書與弗爲造之

靈知在人癢則搔痛則護其驗也見一善人聞一善事即肴字奮發翹跂忘餐幸不即而就之如同羽化焉癢知搔也見一惡人聞一惡事顋然毛豎汗流戟指抵膺如病在其體掇之弗手含沙在水射或及影

足痛知護也究竟隱揚有道然自其靈機不昧觸感森然眞切有若此矣此不黙認糊塗隨俗善者自善我何禁惡者自惡我何宛土牛芻狗策之不動呼之不起初以供人戲弄終以受人踐踏耳

夫所貴愼修者寧必愁寂槁落閉戸絶世耶平居信有作人關鍵曰好學曰利行曰知耻當其潜思克已鑽仰日新視無形聽無聲矣然調弦者忌促柱行遠者無亟驅事未即獲亦須從容舒暢以俟之夫意念純正即入乎繁聲雜色焉能發延猢猻跳斥宣父迎

傒觀蜡乎明道依飲乎總於天眞本覺無滯礙耳斯爲最上者言若中下之資出入未純全須謹畏謹畏有得以涉嬉游如履春氷焉豈得終日惘惘漫漫而及有招摇則濡首屠沽以醉夢爲樂國也

不修省者不知巳過之叢不知巳過則視前哲往賢兢業畏葸如處女之静矜纓疴夫之避風寒者反覺多事妄人且指爲迂闊棄猶桎梏矣易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小者飲食起居威儀談笑之類也與忠孝仁義經物傳道似非相及而古之德業振世毎

積累於此故識者不俟其成也但於一言一動輒豫卜之夫世未有自身不克理而能勝天下之重任建古今之巨鎭者矣

孟氏之後斷奉濂溪明道二夫子爲大宗葢漢人修塀廢墜不暇及理六朝以後性學危矣其神知明通身關天命盡放爲高禪居士機鋒鍇錘平地徵聖不知視俎豆糟粕者爲何物沿唐及宋二夫子始以絶世之才應運興道乃領微搜妙身挽歸之讀太極易通遺書可使長夜復旦

注疏惟三禮詩春秋尤佳。辭義名物淹通旁觸耳稍涉道理粗粃增厭。宋人删潤良是。乃詩棄小序是非何據。周禮無冬官何容盡顛倒之。世二十年春秋而盡廢古三家也。丞叔介甫并疑易傳朽師此標愚則甚已。箕蒯儒以金椎壑者矣戒之戒之

左國下序事太史公千古矣。于鱗曰記述危於東京班氏姑其役役者。則此後將蛍語乎。詳而不費簡而贍敘次實難。每事本末貫穿。出沒生動。人直奪其精神面目圖之矣。六朝綷繊宋元疑俗。至今安危定亂

觀者撫卷奄奄無生氣。是誰過與。伶玄飛燕傳。能以媟狎高古而後世正史反沓拖失之可慨

韓之淮碑如詩書。柳之逸事如太史。卓絕當世矣。雖小文靡不古勁刻露者。柳州叙諸山水爲後學領袖無盡。而退之畫記逼真。子瞻乃識其太真何也。子由戰馬連山之喻推拉元白見踰阿兄乎。

唐初無文乃詩律精整。王駱長篇駢麗敘事亦爾森然。至其盛時朝廟邊塞諸作皆事實也。少陵賜翅入海。神龍霧捲攬一代盛衰治亂。渾脫流離頓挫自于

觀舞劍道之。後人稍涉比偶筋骨不振。即餘繁兒靡

二語終身誦之可也

管言序

長安名利之場也鶴駕高軒倩稱親暱者不過寒温熟語案牘常事曰王禹弾冠也雷陳膠漆也果王禹雷陳哉以詩文贄見者又往往誦述功業比擬太過曰李布之曹丘也韓荊州之李白也果曹丘李白哉若夫鄉人之至者往往求田問舍塞耳不聽猶刺刺强聒不已曰將以買山而隱也將爲五岳之游也累累父尚平哉噫難言之矣余嘗内自省曰夫夫也以言餂我者夫夫也以不言餂我者吾將以不言待天下人之言乎抑將以言正天下人之言乎人言之善吾盡知之乎吾言之不善吾自知之乎是未可知也一日紹輿張子因故人陳子以見出書一卷曰管言讀之終篇知其詳於觀理深于涉世無一名利之言而有道者之言也實其數語足爲身心家國之益况重見疊出觸目琳瑯珠玉乎夫張子以羈旅之士窮㘜無依寄食幕客而其言之沉潜合道如此則益可以愧夫名利之徒清其文而濁其質者也　魏裔介題

槐下新編雅說集卷之十六

鄗南魏裔介石生選

管言 刪張筆談原本

富不徒富當思如何運用天地之財貴不徒貴當思如何應副君民之望貧不徒貧當思如何消受簞瓢之樂賤不徒賤當思如何安頓畝畎之身

吟風弄月是讀書之樂放蕩者乃遂以花酒費之種梅植李是怡情之物齷齪者乃遂以子母權之

人不安命是爲逆天安命者後天而奉天時者也人能立命是爲回天立命者先天而天勿違者也

遇貧窮則知平日之宜節財遇疾病則知平日之宜寡慾遇禍患則知平日之宜忍氣遇誚責則知平日之宜慎言

殀壽何常之有仁者吾知其必壽刻者吾知其必殀貧富何常之有儉者吾知其必富奢者吾知其必貧

處順境而戒心益厲則無富貴之淫處逆境而樂竝自存則無貧賤之屈

財宜施與然以之望報則私氣宜含忍然以之匿怨則險學宜宏博然以之驕人則小守宜廉潔然以之絕物則乖

小心爲人纔是英雄成就之好手大膽做事終爲粗浮敗壞之下梢

積金不用金亦痛其埋沒將轉潰而之他積書不讀書亦恨其嫚藏必終不爲我有

見小材而大用之猶試款段之馬而責以千里也將必至於僨轅用大才而不任之猶縶騏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也亦終歸於覆轍

讀感應篇亦未必遽信其說果真然亦可以寒宄邪之膽讀悟真篇亦未必遽能令人入道然亦可以警酒色之徒

毋忽近而防遠苟失其道則骨肉皆爲仇敵故兄弟妻子亦能殺我之人毋處異而失常苟得其道則禽獸皆可指揮故虎犬蛇龍總是親人之物

有君子在前尤不可誇已之長恐有瑕疵破其識破有小人在前尤不可說人之短恐其傳送致有風波

談穢行於妻妾之前是導淫也古人居家所以終日

正言而不及於雜亂。縱諧語於會聚之頃是啓爭也。
古人處友所以交相議論而不尚于恢諧。
立功名之根須忍三分火性。求學問之竅無如數卷
遺書。
切莫以早年失時。語云勿謂今年不學有來年勿謂
今日不學有來日。此即少壯不力老大徒傷之警言。
切莫以暮年惰氣。語云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
種種譬如今日生此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口訣。
十八般武藝件件皆能而以之臨敵則無濟是花鎗

套根也。善殺人者止須寸鐵。故利匕首便足取明王
之頭。千百卷藏書章章盡覽而以之落筆則不靈。是
呆腹死腸也。善悟理者止須數篇故五千言遂已成
道德之祖。
事以急嘗我勿即投以急也。從容以應之則自無不
理之事。人以逆嘗我勿即投以逆也平順以應之則
自無不化之人。
能問者到底窮盡無遺。故徹始貫終於天下之理無
有不晰。能學者隨處不輕放過。故日積月累於天下

之事無有不能。
酒之醇者藏之深甕愈久愈厚以其封固牢密不泄
氣也。於此知靜存之妙。木之美者處之深山愈久愈
堅。以其棲息遐遠不炫材也。于此知養晦之功。
鄭人議其執政子產容之不毀鄉校非獨氣度之偉
也。蓋其中實有躬自克責之意。朝士指于朝堂蒙正
容之不問姓名非獨氣量之弘也。蓋其中實有相忘
富貴之心。
晨如春暘午如夏明。夕如秋昧。暮如冬幽。自早至夜

大地小寒暑也。寤如始甦起如強艾息如老疲臥如
僵仆自醒至夢人身小生死也。
土克水而水復藏於土。故仇亦有扶我之誼木生火
而木復焚於火。故子亦有仇母之情。
以郅都之公廉而權貴側目時人號曰蒼鷹。況于作
威以營賄而一味殘忍者。以荊公之清儉而新法創
行後世議爲亂國。況於貿利以肥家而一意奢靡者。
婁師德唾面自乾近於辱矣。然好報復人者宜知此
法。司馬徽逢人曰佳。近於媕矣。然好訾議人者宜知

此法。
人不知生財之道則饑寒立至。人不知生身之道則
疾病將來。
謙美德也諂媚則非。儉美德也鄙吝則非。強美德也
鬬很則非。和美德也流同則非。
讀天下有用之書則道業日增而智慧亦可日進。交
天下有用之人則學問相長而緩急亦可相依。
公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此語遂令漢治幾於
近古。得天下於小兒失天下於小兒此語亦知天道
果有好還。

與端士居令人氣肅。與達士居令人氣豁。與勇士居
令人氣夬。與靜士居令人氣沉。
利害不明者怕他是要莽撞人不可與同機密之事。
利害太明者怕他是要便宜人不可與同患難之事。
救人不必以貨財也一句話便可救人。殺人不必以
刀劍也一句話便可殺人。
若尚豪奢則財用之需必將大竭。此身安得不貪。若
尚奔競則逢人之術必將愈工。此身安得不佞。

做上官須要肯容下官說話。做下官須要肯訶上官
說話。
莽如早死畢竟不是周公。劉崇起兵之先。梅福即已
知爲篡賊。操縱不借畢竟不是文王。橋玄推重之日。
許邵即已識爲奸雄。
處太平之日有一二小人敗壞之。則將以速亂。林甫
楊釗乘權蠱惑致開元變爲天寶是也。處傾危之日
有一二君子挽回之。則將以復治。東之仁傑屈身幹
旋致長安轉爲神龍是也。

讀緹縈贖父書詔除肉刑。孰謂婦人之言不可以動
天子。讀明堂鍼灸書詔除笞背。孰謂小道之學不可
以施大仁。
遲疑不斷一身兩心一敗也。浮露不密未行先知二
敗也。忿戾不和此牴彼觸三敗也。躁急不馴欲速反
仆四敗也。畏縮不前驚必失氣五敗也。
不耐煩幹不得事。不忍氣做不得人。
宰相不可無量。尤須有總攬天下之才。州縣不可無
才。亦須有包容一方之量。

聖人三緘之銘作于黃帝乃知生而神靈者亦首奉慎言之經靈飛六甲之書受自伏羲乃知德合上下者亦不廢事神之道

以女代男自女媧始吾傷此時之天地亦屬純陰以臣代君自軒轅始吾疑此時之朝廷不無慝德

古有置敢諫之鼓者後世乃有拒諫之君古有立誹謗之木者後世乃有監謗之王

德被一國者爲諸侯德被四海者爲天子

人身之溫凉不時則多疾病醫工療之天地之寒暑

不時則多凶荒宰相療之

仙佛終屬虛談故雷音閬苑人世何嘗見之功德方爲實效故配享崇封聖賢恍猶在目

窻下新編雅說集卷之十七

鄗南魏裔介石生選

剩言　述吳玄淵原本

道無聖學無及言無至

求此一物而已學問之功至於無窮以用世也不盡人物之理不足以行其事不窮人物之事不足以明其理

反之者其功不息性之者功亦無息行健天之道也

德盛者可觀其才才大者必察其守

期進大者以近微爲基

生平識力觀此頃刻頃刻不積則無終古矣頃刻不守則無生平矣賁獲之勇至此忽靡良平之智至此忽睹遜乎此則其爲智勇也大矣

七情觸物而動各乘其候而節以具焉亦有偏至未舉物感忽然自動機非在我者也引以歸乎正途斷之而不亂銷以退藏循其所止返于中君子所以理乎情也

誠則不已不已則有物

舜無人心曷知惟危顏子依仁三月不能無違孔子
于此學者不能知也
血氣盛則克欲難養心者先治其氣
君子以神明事其心小人之事神也罔之
吾心中能知能覺之物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孔而何
致知慎獨窒欲矯偏非爲巳也爲天下也汲惶盡瘁
危難艱貞非爲天下也爲巳也
或問治天下之道告之曰敬仁誠明剛敬德之聚也
慎獨致中和惟精惟一兢兢業業于萬幾也允執

其中篤恭而天下平也仁也者一理中存渾渾肫
肫生物之眞宰孕焉道諸親親愛民澤物以求致
乎其極誠者無妄以統德也至虛而無不實實故
無漏虛故相動明者日月之體而光所自顯也其
照高則遠其蔽近則大豐蔀蔽一處雲霧蔽一方
晦蝕無光則天下黷行不欺其心則不蝕矣左右
不欺其行則不晦矣外庭不借欺于左右則無雲
霧矣民物不受欺于有位則無豐蔀矣明于事無
餘察明于物無餘照明于自無餘[illegible]其于天下也

臨之而巳剛猶劒鍔焉物無得嘗之也攖于物而
抉然動謂之勇矣勇者性之強剛者強之性強存
乎性故曰剛中奸邪遇之而退物欲遇之而銷決
大疑定大亂執大權轉大運鬼神不能奪造化不
能移剛德也
世運日趨如水就下人事逆而挽之若曲隄然紆迴
相折緩其迅駛滔流者未嘗息也聖人憂之猶其
身也精氣日瀉焉凡與世相乘無或安乎其趨易
之于風也魚之于水養生者之于氣也逆之也

聖人首出則世道古
文生于時時生于氣氣生于道其變也以相救故不
相趨者失之轉者得之
心天君也君子之事乎此也致尊焉卑屑之慮勿以
凌其體也偏曲之理勿以奸其正也敬畏之至日
簡以靜則大而光不卽乎凡不違乎聖其道爲天
下尊
學莫先于定志志一則萬念滙之欲猛猛則無間無
間則私曲無自乘欲專專則不雜不雜則他岐莫

能鶩汲皇汞之若江河必東注納百川放乎海矣
中無定志不爲物所播者鮮矣萬物芸芸或往或
來不可據依終其身無成業也

語黙作止之間禮樂興焉養深者不自知淺者不及
知

君子愼于言以著敎也

百家之于道也譬之甕泉壁土何莫非水地之一體
而彼家之聖人則取諸芒潤纖塵而河海大地具
焉故百家語其全而鮮弗偏聖人言其偏而罔弗
全

天地萬物爲人而生者也故人皆得我之

大哉易乎始乎一終乎一庖羲畫之文王爻之周孜
叔圖之皆繪事也繪者有所見而爲之後之學者
見所繪而已矣

天下靡事不出于獨故獨有天下不可掩者其神乎

見古人之時多則自與俗遠

陰陽剥復日月晦暝理不能違乎數日乾夕惕無間
可息數不能違乎理

觀心可以止念念止則息深息深則氣靜氣靜則精
藏精藏則神瑩光而不朗通而不闇美在其中矣

自一至十天地之道萬物之數盡乎此矣一而十十
而一數也有不得不數者也強名也

陰陽互根易之所以作也

定生識識生膽膽生勇勇生能能坤德也故出于定

口或終日不言心無一時無言起念而聲音具矣然
于心聲乃希

人生于情其德曰仁未有無情而可以生者也

以天道語人道故理近而言淺以人道語天道故意
遠而旨深論語者天言也而未嘗言天性言也而
未嘗言性性相近也天何言哉未嘗言其所以爲
爲天也性也惟其有之是以渾之子思于性天旣
見之矣故其言精切而有味

詩近于論語易近于中庸闢之也書近于史
載之也

火之生土其精在坎坎居腎土居脾坎一居中生生
不窮萬物之母曰土

作中庸以明禮也故終之以敬與恭

天地之生物以情人物之相生也莫不以情聖人之情深故若忘君子之情平則無所不用于情遠者其性戕不情者其生斷已

心得其陰百慮自息

政在養民書言之矣亦知養之道乎順天時盡地力殫農功而爲之制以儉之而後民得身養焉敦孝弟崇節義勵廉耻而以身先之而後民心養焉

養氣者必有事焉而非以氣養焉今之養氣者以氣而不以直是正也而無所事吾未見養人者以人而養物者以物也

誠者備萬物惟其無一物也不誠者自爲一物故無物

已未誠則于物不相接故有已音以而物命斷焉誠則不已而物自成于此矣夫木有實而卽有仁也不已故也

中者意也無意之意也惺也寂也惺而寂寂而惺也其名曰獨孔子所謂一包乎天地萬物感而無不通故曰貫守之者勿旁出一意也所謂無極而太極也

大人之噓氣也火或得之而燃火或當之而滅其用之緩與猛異焉故也然亦有緩而足以滅猛而益以燃者吾以觀其候

凡人樂情至人樂性任情之樂其極必戕任性之樂不可極也

溺情之人欲其明性難不爲苦循習久之不以求性爲苦卽性之適故性者習而安焉之謂也

理之在心如水之在魚

樂之者信也

中語序

世之讀書潛修沒齒而不遇知已者豈少哉荊山之璞和氏識之豐城之劍張華實之時而已永年去余邑不二百里李承蜩先生年八十餘時時相過從高談雄辯蕬猶見先輩典型

焉承翁用世之才也既乃得讀中語中語者宋仁宇先生所著有見于性命而不禨于異端容城孫鍾元徵君敘之蓋萬曆庚子科舉人其身之殁也久矣展卷繹思何其言之近理也使余得把臂而相商酌必有水乳之投相視莫逆者而與化俱逝前後不相待徒楓想其對邯山而惆悵撫洛水以籍歌仰屋著書居然一奇士耳書寥寥數紙要在能窺聖賢之意何必等身盈篋乃稱宏博耶芟三而存其七大指可覩矣修道一篇錄之別

集中

康熙己未暮春柏鄉貞菴魏裔介題

鄗南魏裔介石生選

中語 删宋學道原本

虛者道之體實者道之用不虛不足以爲道而不實不可以顯道二者相資不可闕一不可爲析天惟虛故能覆萬物地惟實故能載萬物虛而不實無以生實而不虛無以成天虛而實故生地實而虛故成君子之學也亦然及其至也故與天地參矣

聖人不作禮樂不脩君子無善德小人無善俗夫禮

先聖王之所以度身心辨上下也夫樂先聖王之所以平性情和神人也故禮以理之樂以樂之禮以植之樂以恒之禮以先之樂以成之故人之從善也易不勞而成治其中古之至德耶中庸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子在齊聞韶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苟有任道者出焉禮樂其不可弗講也

人勿曰予智能自知其非者智斯炳矣人勿曰予勇能自勝其非者勇斯矯矣

或問三代遺才曰若董仲舒之尊儒諸葛亮之佐漢王通之進取周茂叔之誠堯夫之通伯淳之沖可謂才爾已矣

或曰張華之博可謂才乎曰溺儒也惡足謂才君子明諸心證諸經核諸史稽諸子綜萬而攝一故能爲才長也

或問政要曰殘殺不事盜賊斯息賄賂不行邦家斯昌此之謂政之要也問將道曰師必以律謀必以廣斷必以智得衆必以仁肅法必以信賞先而罰

後忠主而術輔戰守惟其時不罹厥咎反是者將之敗道也

火生於無性空則神煥矣水生於有氣運則精凝矣向仁背利則民不爭貴實賤華則民興行存忠去詐則民不欺好正創淫則民知敬

行無負於幽明則鬼神以爲徒矣

割肉而喂虎者斷愛以養精也執珠而降龍者秉[illegible]以制心也

不經界井田民不富矣不久任考績治不成矣不[illegible]

大學之法士不厲矣不遵道釋者流而人之化不洽矣禮樂何由與乎

敬而不易簡非敬也學而不易簡非學也

害生於利殺生於榮故君子慎利慎榮也居榮思謙見利思讓

或曰恩有時而殺親有時而滅義有時而不仁曰何居曰周公誅管蔡以安社稷社稷爲重兄弟爲輕故殺兄而不恤此之謂義有時而不仁也曰管蔡叔也成王制生殺之命盍宥諸日成王欲宥之而

不得宥也天子受命於祖宗祖宗受命於天叔逆天獲罪於祖宗王惡得而宥諸故蔡叔之日成王惻周公泣爲之改容而變食常棣之作不亦哀乎故誅管蔡者非周公也非成王也天討爾已矣

范蠡之事越也避功卒能保身大夫種之事越也昧幾以及於死兩人者已事莫不斷然良能師蠡辟殺信弗鑒種夷族孰謂智乎

或曰世競榮名赫赫之勳爗爗之稱君子亦櫻情否乎曰否闇潛德之門也淵默道之宅也榮爲惡得

一而易諸非名非實競有所極

復見天地之心者生生之真機也靜以待之安以養之元命凝矣

艮其至矣乎性止則神命止則天性命止則道成終成始天人之致一而已矣故艮者性命之源也神明之總也聖人忘物爲能順天善生所以善死彼以狥物爲順天者惡達於道乎

道之不明多言者亂其真也道之不行好異者逃其實也

君子定性爲能通天下之感一天下之遇定性則無我無人弗渝其樂無我者所以忘私欲也無人者所以絕陵援也故窮達一體死生同狀與化推移而莫窺其極其請也淵乎

天者非止穹覆之謂也元命統焉大道出焉故聖人所稱上天無聲無臭道也釋氏所稱諸天有識有限界也

或曰書稱堯在位七十載試舜三載乃命攝位舜宅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勤使禹總師敢問堯舜老

而不聽政德業何秉也曰善哉問聖人生以安世
老以安道能得人而敷化也勞於萬幾而百姓祇
福焉佚於毫期而性命承隲焉故大道無窮聖神
無息
涉川有事治天下之蠱也高尚其事治一身之蠱也
學不臻神化之極聖人謂之半途而廢道域巍巍曠
乎邈矣
易曰君子黃中通理書曰允執厥中定慮匯息盡性
至命中焉止矣陰陽升降二物交姤而道生焉虛

無變化衆妙歸一而道成焉中其道之樞紐至聚
至神之奧乎

退居瑣言序

天下之善一也而人每不能言之能
言之矣而人或不能好之無他其心
有所蔽其氣有所窳而本性遂無以
自見此禹拜昌言所以謂之大聖也
自孔孟垂訓諄諄以擇善固執爲第
一義而世之人惟騖於聲色逸樂貨

賍僻之友習里巷之談近日蘇杭間
有一種小說淫穢滿紙怪僻不經則
翻閱之至忘寢食其爲人之蟊賊害
莫大焉余生平寡所嗜好惟是一言
之善奉若拱璧一帙之善愛比連城

故凡人之遺我以書者余未嘗不分別而詳觀之如長安掃市之人異其有遺珠碎金也長垣王似軒年翁惠其先人少司馬軒籙公退居瑣言一册余讀之知其造理既與涉世更深大有裨於修身繕性也置之案頭把

玩不已因刪其三十五條存其四十七條損貲刻之以公之於好善言者其中一條云人有四累一負盛名二居顯位三擁厚貲四露才學皆難稱而造孽之事也余不禁俯首至地嗚呼先生敎我多矣

貞菴題

槐下新編雅說集卷之十九

鄮南魏喬介貞菴選

退居鎖言

匹夫抱咫尺之義。譬九死以不回。氣伸萬物之上。貪入慕通顯之榮。捐四維而不恤。毒流海宇之中。

恕者如心之謂也。人之心如我之心。自不見人有不是處。我之心如聖賢之心。自不見我有是處。

杜禍之門。安不險。靜不躁。平不奇。易不難。所福之本。忠不偽。厚不薄。慈不刻。和不乖。

君子論事。當先去其有我之私。一動於有我。則此心已偏於邪僻。雖所論盡合於理。既已亡其本矣。

慢於其心者。其動妄。蕩於其心者。其視浮。歉於其心者。其氣餒。忽於其心者。其貌惰。傲於其心者。其色矜。五者心之不存也。不存也者。不學也。

古之聖賢。孳孳自見己過而改之。是以能無過。非其心果與人異也。戒愼不睹。恐懼不聞者。孳孳自見已過之功也。

人之是非毀譽。如木之濕。如火之焚。久之必見。豈能

終掩其實者。故有其事不可諱也。無其事不必從也。無其事而辯之是自誇也。有其事而辯之是益增已之惡而甚人之怒也。皆非所以自修而平物也。

鬼神害盈而福謙。盈之途非一。奢也。僞也。巧也。皆盈也。謙之途非一。儉也。誠也。拙也。皆謙也。

君子行禮不變國俗。言不以古禮强變今俗也。若以非禮從俗而謂之不變可乎。

文由於積學。福由於積德。不思積德而妄冀不必有之福。不思積學而徼倖不能作之文。胡可得哉。

人有四累。一負盛名。二居顯位。三擁厚貲。四露才學。皆難稱而造孽之事也。

不求福則無禍。不管利則無害。

聖賢之教人也以詩書。朝廷之教人也以法度。造物之教人也以疾病以憂患。

念念循理。事事守理。久之本心發現。自與天命流通。

見饑餓之人則憫之。見悲痛之人則憫之。見勞擾之人則憫之。然勞擾爲尤甚。蓋饑者得食則腹飽。悲者日久則情定。勞擾者何日是解脫之期。營營逐逐。終身不息。彼亦人也。而至此也。可哀也。

一念未起。天地鬼神不及覺。所以慎之。又慎勿生他念。便是盡性之學。

人惟知過可以進德。人惟知懼可以避難。

一芋之益不忘。一飯之恩必報。此君子之爲已也。一言之拂必怒。一事之錯不宥。此小人之待人也。

忿世嫉俗。久憚之。同流合汚人悦之。是耶非耶。

學識未有不由謙虛進者。德業未有不由困衡成者。

無行所悔。最爲難事。

稠人廣坐之中。不可倚口縱論。逞已之長。非惟招嫉抑亦傷人。惟有簡言語。和顔色。隨問隨答則善矣。

利人濟物。不形之言方是君子。

論事不可趨一時之捷。便當思其久而遠者。

動則害。靜乃無害。盈則損。虛乃無損。

動不如靜。語不如默。顯不如藏。記不如忘。取不如捨。

主靜之學。心在身中則靜矣。

人生苦不足者。三時日也。精神也。物力也。三者常有餘則不困矣。知止安分則有餘矣。

無求以當富無屈以當伸無辱以當榮無事以當仙
是非不入於耳則心閑安危不任其責則身閑
聰明學問富貴皆足以成事皆足以累人
飽煖安逸則生病饑寒勞困則身强纔覺樂則憂愁
生常懷憂則吉祥至
仙源苦海總是一境人自分之耳
立朝有顯顯之名易居鄉無赫赫之聲難
以天地之心爲心乃能盡得自已心以天下之事爲
事便可做得一人事

理學以主敬一說爲下手切要工夫人能對妻子無
惰容居暗室無懈志則刑于之化可被於家國矣
朝聞道夕死可矣死不足爲死也罔之生也幸而免
生不足爲生也此之謂命在我不在天
人情有不可測者益純吾仁益盡吾禮益竭吾忠而
已矣
仁者天地一元之理備於我一日克已復禮則天地
萬物之理盡於我故曰天下歸仁視聽言動只是
修身二字

天下歸仁只爲萬物皆備于我天地與我一原一理
克已復禮則我之禮得即天下萬物之理得我之
性盡即天地萬物之性盡子思有得於此故曰致
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孟子性命宗旨在萬物皆備於我一章盡性要訣在
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二句而其修身以俟工夫
在三自反章
子曰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又曰和而不同中立而不
倚又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此可爲立朝事君者

法
吾儒之學多就長養處發揮二氏之學多從收藏處
闡明蓋道之大原出於天善言者不能外也
道家陽神陰神無二神也私淨則神陽私未淨則神
陰故言修養者以洗心爲第一義
但求知去來此知是障蔽
一念之惡即滅生理生理一滅即非長生
善屬陽惡屬陰生屬陽死屬陰吾若有善而無惡自
是有生而無死誰肯爲惡但未明善故明善所以

誠身

是非毀譽皆修身之助不足為累不足為意

學者皆謂富貴是福貧賤便不是福殊未盡福字精言蓋人心樂處是福也貧賤富貴只是所遇如寒暑晝夜迭代乎前吾性原不以是有加損故富貴不淫是富貴者福貧賤不移是貧賤者福舜禹為天子有而不與孔顏簞瓢疏水樂在其中而富貴貧賤患難中庸舉謂之自得如此方是人各享其福

雅說集十九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魏裔介編是書采雜記小品凡十九種一曰劄記內外篇二曰閒居擇言三曰小心齋劄記四曰南牖日箋五曰忠節語錄六曰歲寒居答問七曰大中八曰述古自警九曰居學錄十曰庸言十一曰好善編身世言十二曰荊園小語十三曰野語十四曰知至編十五曰芝在堂語十六曰管言十七曰剩言十八曰中語十九曰退居瑣言皆明季及
國初人作亦裔介隨意摘錄刻為一集

希賢録十卷

〔清〕魏裔介輯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康熙雲間胡元成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希賢録十卷》提要

希賢録自序

夫人有志於道則學爲聖人而已矣奚以賢爲哉雖然聖者聰明睿知有生知安行之美自皇古以來葢

可以屈指計而下此者必孜孜矻矻從事於知行之功以求不愧於天之所以與我者周濂溪先生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觀此

言也似若等而三之究其所希者何物則亦不過此獨知至善之一念積之至於可久可大未始有二也而前言往行不能無助焉易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朱子作小學分嘉言善行誠有功於後世也余資本樗朽知學之有益未嘗

敢輟歸里以來復輯希賢錄一書蓋隨其目之所見筆記之久而成帙其門之綱有五曰爲學曰惇倫曰致治曰教家曰涉世其爲學之目有五曰格致曰存省曰謹愼曰遷改曰闢距其惇倫之目有五曰君臣曰父子曰夫婦曰兄弟曰朋友致治之目有五曰宰

輔曰臺諫曰牧守曰教化曰武備教家之目有五曰勤儉曰學問曰敦睦曰仕宦曰祭葬涉世之目有五曰頤養曰度量曰謙恐曰義命曰應接蓋修己治人窮理盡性至命之道已蘊括其大槩而無遺矣夫朝廷所以設庠序立師儒命司徒敷五教諄諄然惟恐其不詳盡也父兄所以購經史延名俊夙興夜寐鰓鰓然惟恐其不周備也此意何為也哉培養涵育陶鎔氣質俾學者就於賢人之歸而已矣若教之不得其要導之未協於宜其始也尋章摘句其既也鹵莽滅裂卑者趨於富貴利達僻者入於異端邪說勿論

不能爲賢且求爲庸人而
不可得已可不痛哉可不
惜哉余之此書采古今嘉
言善行而取其不偏不倚
有倫有序者坐而言之起

而可見之行事以爲模楷
使有志之士潛心玩索敦
勉不倦困之以考其全遂
其養以之居家則爲善人
君子以之筮仕則爲良吏

名臣進退咸宜而不蹈於
凶悔吝之機故名之曰希
賢蓋竊取周子通書考亭
小學之意而敷衍之以備
學人之採擇云爾

康熙辛酉春日栢鄉後學
魏裔介題於里居之慱
雅堂中

希賢錄目錄

嘉孚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　勷校輯

荔彤

卷之一

爲學門

總論

格致　嘉言

格致　善行

存省　嘉言

存省　善行

卷之二

爲學門

謹愼　嘉言

謹愼　善行

遷改

闢距　嘉言

闢距　善行

卷之三

敦倫門

總論

君臣

父子　嘉言

父子　善行

卷之四

敦倫門

夫婦　嘉言

夫婦　善行

兄弟　嘉言

兄弟　善行

朋友　嘉言

朋友　善行

卷之五

致治門

總論

宰相　嘉言

義命 善行
應接 嘉言
應接 善行

希賢錄卷之一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嘉孚

男 勷校輯

荔彤

爲學門

總論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居而獨思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于庭而就火之光于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

荊溪吳氏曰典謨中臯陶論九德當居第一禹議論次之夔論樂又次之益亦有告戒又次之其後伊尹言一德仲虺言建中傳說言學箕子言九疇周公言無逸召公言敬德此皆是道統之傳爲後世所宗者也至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則類聚而究切之無遺議矣孟子論道統亦云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萊朱則仲虺也但孟子獨不拈出箕子豈以僅及見武王而不及見文王耶

羅一峯曰習俗之溺人如醉者之酣于酒也寐者之酣於夢也所貴乎君子者醉而能醒寐而能覺也習俗之醉夢人非獨富貴也凡詩文之必于工科名之必於得皆是也夫學詩文而至不過爲詩人文人而已學科舉而至不過爲官人而已學吾道而至則可以爲聖人可以爲賢人詩文科舉之學固有工之而不至求之而不得者若夫道在吾身豈有求之而不得哉而世未有工而求之者醉夢于彼而不覺悟于此也

葛應旂曰天行健斯懸日月而不墜地行順斯振河海而不洩人行誠斯備萬物而不遺要之健本乎陽順本乎陰皆不外乎誠是故誠爲太極

陸封聲曰陽明致良知之說病世儒爲程朱之學者支離語言故直揵指出本體而傳其說者往往詳于講良知而于致處則畧坐入虛談名理界中

又曰近來一種講學者高談玄論究其歸宿茫無據依只于知崇上尋求而不從禮卑處體究徒令人凌躐高遠長虛浮之習

安陽許勵齋曰古今必需之謂儒易六十四大象孔子耑其責于人事以輔天地所不及正聖人參贊作用也

蔣楚珍曰後世象山陽明俱以顏子爲心學之宗陸一傳而爲慈湖至不起意而陸入于禪矣王一傳而爲龍谿至無善無惡而王又入於禪矣

又曰象山學顏子之學然四勿工夫何等精嚴切實若自聰自明自忠自孝則直任自然誤入墮體黜聰矣

葉廷秀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此康節之詩也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侵此明道之詩也夫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耳目口鼻之不相亂者此心也喜怒哀樂之不失節者此心也大學言正心孟子言盡心求放心而心學之旨盡矣關洛諸公紬繹心學之扃鑰發明性學之淵源惟以敬爲傳心之要明道之論心曰敬以直內伊川之論心曰閑邪存誠橫渠之論正心曰當以己心爲嚴師魯齋曰萬般補養皆虛僞惟有操心是要規伯敏曰

紛紛枝葉費推尋到底根株只此心呂與叔曰終日聖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朱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又云靜觀靈臺妙萬化從此出云胡自蕪穢反受衆形役然則先賢之用心爲後學之楷模外此固無餘蘊矣羅一峯曰凡治已必先治心不治其心則一病去一病生矣持守此心如過獨木橋如御逸馬如見大賓而對上帝使主心常存客氣聽命則病根自除而病症不作矣此乃敬以存心之徹論也安得有志心學者而證之

爲學門

格致

文中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又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賈瓊曰何謂也曰白黑相渝能無微乎是非相擾能無散乎故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于古今詩失於齊魯汝知之乎賈瓊曰然則無師無傳可乎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必也傳又不可廢也

房玄齡問史曰古之史也辨道今之史也耀文問文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

程伊川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于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弊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詞詳其訓詁而不及道無用之糟粕耳

伊川曰學者固當勉强然須是知了方行得

又曰燭理明自然樂循理

尹和靖詩云能言未是難行得始爲難須是眞男子方能無厚顏呂涇野先生極服此論先生常與某先生至一寺甚幽僻某曰行到此寺方知此寺模樣可見行在知前先生曰若非知有此寺何由行到此寺知非在行前乎推其論亦曰行必由知而入知至方能行耳伊川易傳曰知至至之致知也知終終之力行也知之在先守之在後聖賢見道分明自是如此
龜山先生語羅仲素云某常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于幽閑靜一之

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
張子韶曰管仲不學故有三歸反坫之失晏子不學故有浣衣濯冠之失子產不學故有鑄鼎刑書之失霍光不學故有陰妻邪謀之失是數公者或尊大王室或處死不亂或精明博洽或朴厚端重惜夫先王之道既散聖人之學不明故使夫數公者直情徑行其可悲也已
謝上蔡曰透得名利關正是小歇處須藉窮理工夫方可優入聖域

朱晦菴曰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爲先
又曰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功處格物又是大學最初用功處
又曰大學不曰窮理而謂之格物只是使人就實處窮究
又曰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乎讀書
又曰讀書是格物一事
又曰山谷云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泛濫百書不若精於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

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某深喜之以爲有補於學者
又曰萃百物然後觀化工之理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
又曰讀書遺忘此士友之通患無藥可醫只有少讀精思令其意味浹洽當稍見功耳
又曰爲學須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約中間一節甚廣大到後稍又約故必先覽論孟大學中庸以考聖賢之意讀史以考治亂存亡之迹讀諸子百家以見其

駁雜之病其節目自有次序不可踰越

又曰科舉非是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識遠見之士讀聖賢書據我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

又曰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之爲學反是矣

又曰修身大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

張敬夫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

當爲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

胡雲峯曰義利之辨大學之書以此終孟子之書以此始道學之傳有自來矣

潘良貴曰讀書者將以治心養性如用藥以磨鏡也若積藥鏡上而不加磨未必不反爲鏡累

鄭瑗云六經言道而不遺法四書言理而不外事諸國之語迂緩而不切于事情戰國之策變詐而不要諸義理馬遷駁而無緒班固局而不暢

呂叔簡先生呻吟語云或問孔子教人性非所先曰聖人開口處都是性

又曰性無二着氣稟便雜

顧涇陽曰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太極圖說正天地鬼神之奧也

又曰朱子有云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愚以爲小學又近思錄之階梯也

又曰語本體只是性善二字語功夫只是小心二字

蔣楚珍曰無欲主靜自是聖門骨髓

又曰讀書多能誦贍者以見理明見事習也

又曰周家一代之學問不可及未繫翼而有象未筆削而有春秋數百年後宣生孔孟千古學脉孔孟傳之自文武周公以及成康累世緝熙學問五經精蘊皆周家學脉所在聞堯舜以來相傳之旨當時周家父子兄弟說話聚爲六經其云求諸野者周之禮樂詩書漬于野天子失官學在四裔者周之禮樂詩書漸於四裔於此益見周家之盛又世傳孟孫氏系出周公孟子系出孟孫則孔萬世周亦萬世也

又曰先儒學治易必自中庸始學治書必自大學始治春秋則自孟子始治詩及禮樂則自論語始實有配合之妙

又曰史考鏡得失占測往來然勿輕易作論斷以屈抑古人議易任難理易事難初易卒難治世易季世難獨爲易輔人難地親易勢疎難述古易作古難必權難易而後不埋沒古人高下也

又曰讀書自無百般病痛所以說義理養心

又曰輿圖阨塞兵馬錢糧戶口徵輸之類最爲經世實在工夫如居官讀書讀此爲急參考古今因革多少衰益融通變化其中有勢格時移人阻事窒之處定須博咨細究何以因時補救不可以任事曉事之責不在我而高庋置之且搜求僻異讀無益以敝精神也

顧涇陽曰河圖洛書是爲造化傳神的八卦九疇是爲河圖洛書傳神的大學首篇是就人生以後說起的中庸首篇是就人生以上說起的西銘是就既有天地說起的太極圖是就未有天地說起的分看來

不相依倣不相假借各開一局合看來實互相助發恰好完卻天地間一個公共的大事件也

爲學門

格致書行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以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

晉退菴語存云晉書云陶淵明不求甚解蓋以兩漢來訓詁盛行拘牽繁碎人溺於所聞故超然眞見獨契古初而晚廢訓詁其況覽流觀者不過周王傳山海圖而已游好在六經豈眞不求甚解者哉

李文靖公作相常讀論語或問之公曰沆爲宰相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張忠定公詠守蜀聞寇萊公大拜曰寇準眞宰相才也又曰蒼生無福門人李畋怪而問之曰人千言而不盡者準十一言而盡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張寇布衣交也寇公兄事之忠定常面折不少恕雖貴不改也寇公在岐忠定自蜀還不留既別顧寇公曰曾讀霍光傳否曰未也更無他語寇公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也

胡翼之侍講布衣時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泰山攻苦食淡終夜不寢十年不歸得家問見上有平安二字卽投之澗中

司馬溫公好學如飢渴之嗜飲食于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于洛往來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博學無不通音樂律曆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爲冠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

言不能出我書其誕我不信不事生產買第洛中僅庇風雨有田三頃躬親庶務不舍晝夜公初作通志成英宗因命續之公歷中外凡十九年而書成共二百九十四卷賜名曰資治通鑑人見其手稿兩屋無一字草書公之學主于誠此足見其一班每謂我此書惟王勝之嘗讀一遍餘人不能數卷已倦睡矣

晦菴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爲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語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

之旨趣然不會其極于中庸則又無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其于讀書也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詞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己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

眞西山先生慱學窮經踐履篤實當時立僞學之禁以錮善類德秀晚出獨以斯文爲己任講習躬行黨禁解而正學明

金履祥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爲仁山先生嘗謂司馬文正公資治通鑑秘書丞劉恕外紀以紀前事不本于經舛謬不可信乃斷自尚書旁采子史損益之作通鑑前編行于世

許衡少遭世亂逃難徂徠山讀書其中既少定尋居蘇門與姚樞竇默相講習慨然以道自任嘗言進學之序必當棄目前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因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

劉靜修初爲經學究訓詁註釋之說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邵程朱之書一見卽曰我固謂當有是也論其學之所長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

曹公端篤尚理學教人務躬行實踐其父好善信佛及聞公言聖賢之道卽從之于是作夜行燭一書呈父諭之其言曰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氏以虛無爲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語甚精確又曰夫四書者孔曾思孟之書所以發六經之精義明千聖之心法也分之則論語曰仁大學曰敬中庸曰誠孟子曰仁義合之則帝王精一執中之旨而已矣

薛公瑄幼穎悟十二作詩賦監試奇之稍長從魏范二先生講周程張朱歎曰此道學正脉也遂焚所作詩賦專心于是致忘寢食嘗云爲學貴踐履一言一動於禮有違便自於心不安是以出處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至教人惓惓於復性亦曰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于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于買櫝而還珠也

王端毅恕年七十四自言垂老方理會學問精神才

德由此日進七十八致仕至九十猶考論經史著述爲書一言一動揆諸矩度

羅欽順字允升泰和人學尚實踐而尤篤于孝友累官至禮部尚書俄改吏部尚書懇疏致仕人謂其辭吏部一節有鳳皇翔於千仞氣象所著困知記剖析性命之旨多先儒所未發

陳白沙自臨川歸足跡不至城府閉戶讀書徹夜不寢乃嘆曰夫學貴乎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之以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

高攀龍字存之無錫人從成進士出高邑趙南星門常言居鄉勿爲鄉愿居官勿爲鄙夫天啟初拜左都御史其學以知性爲主所著有高子遺書最爲醇正

馮從吾字仲好長安人官至工部尚書一力學問以尊程朱辟異端爲事常曰陽明爲善去惡一句雖非大學本旨然亦不至悞人惟無善無惡一句關係學脉不小此不可不辨何也心一耳自其發動處謂之意自其靈明處謂之知既知善知惡是良知可見有善無惡是心之體今曰無善無惡心之體亦可曰無良無不良心之體耶

爲學門

存省 嘉言

曰季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

或問聖可學乎濂溪先生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濂溪先生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

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

程子曰這箇道理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知此便是明善

橫渠先生問明道先生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于物何如

明道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于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于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明道先生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于其中又發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

又曰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

程子曰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者皆一也

又曰窮理盡性至命只是一事才窮理便盡性盡性便至命

又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以道制欲則能順命

明道先生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良心也天之所以降衷民之所以受天地之中也寂然不動虛明純一與天地相似與神明爲一傳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謂此歟此心自正不待人正

而後正而賢者能勿喪不爲物欲之所遷動如衡之平不加一物如鑑之明不蔽一垢乃所謂正也惟先立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如使忿懥恐懼好惡憂患一奪其良心則視聽食息從而失守欲區區修身以正其外難矣

徐節孝先生教學者大要以正治心以直養氣而已

楊龜山論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于其心害于其

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也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云

鄒浩曰聖人之道備于六經千門萬戸何從而入大要在中庸一篇其要在慎獨而已但于十二時中看自家一念從何處起卽點檢不放過便見功力

朱子曰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一而二二而一

又曰孟子云求放心已是說得緩了心不待求只警省處便見我欲仁斯仁至矣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其快如此蓋人能知其心不在則其心已在了更不待尋

又曰人自有生卽有知識事至物來應接不暇念念遷革以至于死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聖賢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爲已發而指夫暫而休息不與事接之

際爲未發時耶嘗試以此求之則泯然無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爲已發而非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于是退而驗之日用之間則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于一時拘于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

又曰近復體察見得此理須以心爲主而論之則性

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蓋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爲心者所以主于身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乃心之所以爲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澈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

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于敬亦無動靜語默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于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艮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則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嘗感感而嘗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澈而無一息之不仁也

又曰致知誠意是學者兩關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意乃善與惡之關此大學一篇樞紐乃生死路頭人所以異于禽獸處

又曰人只是一個心非是以一個心治一個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

又曰只要此心嘗自整頓惺惺了了即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

又曰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工夫直是要得

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

又曰舊見李先生常教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箇敬字好方無事時敬于自持及應事時敬于應事讀書時敬于讀書自然該貫

又告陳同父曰眞正英雄卻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粗豪便一點使不着也

又曰存養之功亦不當在靜坐時須于日用動靜之際無處不下工夫乃無間斷耳若存養之功而必專在于靜坐時而後可行也則是人倫日用之間動靜

常變之頃抑亦不可以為道與殆非中庸道不可離
之意文王純一不已之心也
又曰學者須實做工夫且如見一事不可為忽然又
要去做是如何又如好事初心要做卻又終不肯是
如何蓋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為之時此是真心發
見之端然纔發便被氣稟物欲蔽錮了此須自去體
察最是一件大工夫
或問顏子所樂何事朱子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欲
耳無欲便樂

又曰人心至靈其所不當為不當欲之事何嘗不知
但初間自知了到計較利害卻自以為不妨便冒昧
為之欲之耳今既知其所不當為者不當欲者便要
來這裏截斷斷然不為不欲
又曰通書說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
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幹轉了此是日用第
一親切工夫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
禮便是此事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說幾字然辨
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
又曰克己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是盡力
舍死向前而已
又曰伊洛拈出敬字直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
又曰性即理也自孔子後惟伊川說這一句
又曰氣質之說始于張程極有功于聖門
答呂子約云日用工夫比復何如文字雖不可廢然
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
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於此處見的分明自然不

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
又答呂子約云日用工夫不敢以老病而自懈覺得
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間何來誠是太涉支離
蓋無本以自立則事事皆病耳
答張敬夫曰舊讀中庸慎獨大學誠意毋自欺處常
苦求之太過近日乃覺其非此正是最切近最分明
處乃舍之而談空於冥漠之間其亦誤矣
答何叔景云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靜中體視大本
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

門下相傳指訣

又曰凡日用間涵泳本原酬酢事變以至講說辨論考究尋繹一動一靜無非存心養性變化氣質之實事學者之病在於為人而不為己故見得其間一種稍向外者皆為外事若有為己之心但于此顯然處嚴立規程力加持守日就月將不令退轉則便是孟子所謂深造以道者蓋其所謂深者乃工夫積累之深而所謂道者則不外乎日用顯然之事也及其真積力久內外如一則心性之妙無不存而氣質之偏

無不化矣所謂自得而居安資深也豈離外而內惡淺而深舍學問思辨力行之實而別有從事心性之妙也哉

又曰一念之間中無私主便謂之虛事皆不妄便謂之實不是兩件事

黃勉齋曰古人為學大抵先於身心用功如危微精一之旨制事制心之語敬勝怠勝之戒無非欲檢點身心存天理去人欲而已故初學之法且令格物窮理考古驗今蓋欲知為學之方求義理之正使知所以居敬集義而無毫釐之差亦卒歸於檢點身心而已年來學者但馳心於辨析講論之間而不務持養省察之實所以辨析講論者又不原於切問近思之意大本大原漫不加省而尋行數墨入耳出口退而察其胸中之所存與夫應事接物無不相背馳矣

真希元曰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為至正惟誠為至極然敬所以中敬而後能誠也氣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

子主一之訓皆其為人最切者而朱子又叮嚀反復之學者倘於是而知勉焉戒於思慮之未萌謹於事物之既接無少間斷則德全而欲泯矣

又曰大舜十六字開萬世心學之源後之聖賢更相授受雖若不同然大抵教人守道心之正而遏人欲之流耳心一而已由義理而發無以害之可使與天地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於違禽獸不遠始也特毫末之間終焉有霄壤之隔此精一之功為理學之要與

又曰有理義以養其心則雖老而神明不衰苟爲不然則昏於豢養敗於戕賊未老而已然矣有志之士可不戒諸

葉夢得曰心間本無事率由妄念擾之始爲煩爾

王達曰天地一陰陽也人身一陰陽也人身之陰陽不外乎天地之陰陽天地之陰陽亦豈外乎人身之陰陽哉天地一人身也人身一天地也人身之動靜天地之動靜也分而言之動自動也靜自靜也合而言之動根于靜靜由乎動也一呼一吸人之一息也

而天行八十餘里人一晝一夜三萬三千六百餘息天則行九十餘萬里人息與天行齊四體於是乎順百病于是乎消一有懲焉始爲衆病之所襲矣是故君子貴修身以俟天也然則天之所以行人之所以息孰從而宰之曰太極太極陰陽之本也天地之心也動靜之主也嗚呼善事天者當洗心而密察也

薛文清曰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

又曰不以禮制心其欲無涯

筆疇云純一不已天道也終日乾乾人道也以人事天天卽人矣是故天道流行而不息故萬物生人心純一而不襍故萬事順天有生生不已之德人有生生不已之理同謂之仁有一毫之間不謂之天道有一念之襍則不謂之仁道嗚呼此君子所以貴於愼獨也與

又曰在天爲天命在人爲天性理一也在天爲陰陽在人爲形體氣一也合理與氣于是乎有心焉故曰虛靈知覺虛則見天理之湛然者爲甚明靈則見天理之流行者爲甚妙靈則虛虛則靈知覺於是乎生

焉然行其所當行者則知覺原夫理知覺原夫理人心卽道心矣行所不當行者則知覺牿於氣知覺牿於氣人心遺道心矣故理一而氣二道同而人心異然則學者其可不盡夫精一之功哉

黃治云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

錢緒山德洪曰識得出入無時是心操之之功始有下落如操舟然受命於舵非一定不移之謂操軍必坐作進退如法操國柄必將運轉天下如欲以死寂

操心豈曰能操
林次崖曰就人事言心無私欲中虛也心皆天理中實也
顧涇陽曰小心是箇敬聞之程子之言敬曰主一無適謝上蔡之言敬曰常惺惺法尹和靖之言敬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俱說的甚精總不出小心二字
又曰惟知性然後可以言學惟知學然後可與言性
高忠憲曰惡念易除雜念難除
劉念臺曰一誠立而萬善從之

易解云衆人之志不出于飲食男女之間與凡養生之資其資厚者其氣强其資約者其氣微故氣勝志而爲魄聖賢則不然以志一氣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雖祿之天下窮至匹夫無所損益也故志勝氣而爲魂衆人之死爲鬼而聖賢爲神非有二志也志之所在者異也
蔣楚珍先生曰凡離於天之謂人遠於聖之謂人從屬於君與相之謂人人必安得不危如墮千仞崖如投猛火聚凡合于天之謂天道合于聖之謂聖道合於君與相之謂君道相道道心安得不微爲無形主爲萬象先是微乃精微之微微即至精精即至一從古安與危爲對是微即安安汝止是也凶與危爲類是危即凶舍則凶是也中庸夫微知微精微顯微並不曾以式微希微之微註釋理道獨此萬世心傳以微爲小與危同義誠爲諸儒遺憾
又曰中昉於堯心昉於舜天昉於皋陶性原於湯敬仁誠一原於尹教與學原於說止原於文極原於武博約原於孔子養氣原於孟子

又云先儒謂論語二十篇無空虛隱僻之教言性即言習言命即言生死與廢言天即言時物行生言仁即言工夫效驗言學即言講事條目豈不誠意而意不離物豈不正心而心不離境豈不窮理而理不離事豈不講學而學不離文豈不講道而道不離世豈不言天言性而性天不離文章
又曰易若有得以九卦五十四爻自履謙以至井濟盛衰往復綽綽有餘裕矣君子義以爲質節全是用也

許三禮曰大學明德之說確是仁敬孝慈信卽天命之性也兩氏何由亂之如但講虛靈不昧則竊之矣又如魯語執中之傳明是承天治人此中要上順天心須下合人情之道也兩氏何由而亂之如但講心學空空洞洞不偏不倚則竊之矣嗟哉有離君臣父子國人之明德哉有外寬信敏公之執中哉干城吾道者只扶明聖道其異端曲學不闢而自抑矣

申晃盟云讀書聊以清心未可便云進德德在言行倫理上看予自覺近日舉動多有不是處我輩五六

十歲大德寧有踰閑者但小德出入便不是矣若時時省察此心還不肯放稍不省察便至出入省察不止是自知不是省察之下須繼以存養方是進德又言義利關頭最為要緊

塾語云廓然而大公者性也物來而順應者情也性者情之體情者性之用此性所以無內外也

又曰雖上知不能無人心聖人所謂無欲者非若釋氏盡去塵根但人心之得其正者卽道心以其不流於人欲之私所謂無欲也

陽明年譜孟源問靜坐中思慮紛擾不能強禁先生曰思慮亦強禁不得只就思慮萌動處省察有箇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無紛擾之念

曹月川云周子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欲學者深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而已竊謂孔顏之樂者仁也非是樂這仁仁中自有其樂耳孔子安仁而樂在其中顏子不違仁而不改其樂安仁者天然自有之仁而樂在其中者天然自有之樂也不違仁者守之之仁而不改其樂者守之之樂也

語曰仁者不憂不憂非樂而何周程朱子不直說破欲學者自得之

陽明勦賊寄語楊仕德云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之功此誠丈夫不世偉績也

野渭亦曰弭山中盜易弭心中盜難人苟一念私偽則羣邪自集消剛為柔塞智為昏變恩為慘染潔為汙禹鼎所鑄萃於一心豈必異形殊聲乃名魑魅耶

陳幾亭曰聞道以無妄念為候又曰誠者萬理充實

實有其理於心觸處洞然若止是不欺本心於事理或未照見何可言誠其功全由格物明善

晉退菴語存云孟子言求放心邵康節雍曰心要能放蓋放心者自放也心放者我能放之也衆人之心易放聖賢之心能放易放者流蕩能放者開濶流蕩者失其本心開濶者全其本心此宋儒羅景綸氏之論

王陽明曰工夫只是簡易眞切愈眞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眞切

爲學門

存省

范文正公嘗曰吾遇夜就寢卽自計一日自奉之費與所爲之事相稱則鼾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

趙公閱道平日所爲事夜必焚香以告天不可告者不敢爲也

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者耳

羅仲素初見楊龜山三日卽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李侗從之累年仲素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卽求所謂中者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

李愿中先生從羅仲素先生受業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眞有在乎是也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

惑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
周濂溪先生黄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掾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因與爲友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
程明道先生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周敦頤論學遂

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誠意至于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
程正叔先生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于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爲標指而達于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其不至于聖人不止也著易春秋傳以傳於世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又言性出于天才出於氣氣有善不善性則無不善楊雄韓愈說性正說著才等說發揮性善之說足以正諸儒之舛
朱元晦先生當父韋齋疾華時年甫十四令師事屏山劉公一日問平昔入道次第屏山欣然告曰吾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乃吾之三字符也又以元晦二字字之祝詞有云木晦於根春及華榮人晦於身神明內腴
又曰于德不日新則時予之恥言而思毖動而思踬惴惴惟顏曾是畏古人教人真切如此朱子晚年猶書門符曰佩韋遵考訓晦木謹師傳

宋史云朱松與李侗爲同門友遣子熹從學熹卒得其傳詳見李延平文集
先生之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雖學於延平而自得甚深
先生尤嚴學之爲弊嘗云學者舍六經語孟而遵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譚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爲學者心術之害
尹彥明焞初見伊川即教以敬字請益曰主一是敬祁寬問如何是主一彥明言敬有甚形影收斂身心

便是主一

胡文敬居仁以聖學成始成終在敬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常以敬爲所處家庭如在廟堂臨妻孥如對賓客端莊凝重履繩蹈矩造次顛沛未嘗少違隱微幽獨之際則愈嚴密四方樂從之游至築室而居之居仁示以操存省察之要要以戒愼恐懼爲宗以共入於聖賢之域

蔡虛齋其學初主於靜後主於虛以天下之理以虛而入亦以虛爲應因以虛名齋其言曰學宜養正性

持正行虛心涵泳切已體察八字要訣也

羅欽順之學始以禪入後悟其非其學以精言性以神言心以變言情以合一言理氣以道心謂性以人心謂情以理一分殊明理氣之合一性體至精故道心以爲微情用至變故人心以爲危統體一太極故曰理之一各具一太極故曰分之殊

羅文恭號念菴玩內典得返聞旨信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世外人覩其顏貌驚服文恭恐自省曰噫是將入禪那矣乃悔置前功篤志聖學力諫罷官後年踰五十默坐半榻至静爲主一切無有雜念不出戶者三年事能前知日是偶然不足道

劉念臺論高忠憲心如太虛本無生死謂先生心與道一盡其道而生盡其道而死是謂無生死非佛氏所謂無生死也忠憲遺念臺書曰有一毫逃死心固害道有一毫求死心亦害道卽先生于死生之際者當以此爲正

高忠憲攀龍五夜齋心忽思閑邪存誠句信的當下無邪渾然是誠存之卽是因改字存之

希賢錄卷之二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　勷校輯 嘉孚
荔彤

爲學門

謹言 嘉言

文中子曰多言德之賊也多事生之讐也

朱子曰學不必窮高極遠只言行上檢點便實今人論道只論理不論事只說心不說身其說至高而蕩然無守流於空虛異端之歸

班固云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然子貢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眭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彷彿一端假經設誼依託象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仲舒下吏夏侯囚執眭孟誅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戒也京房區區不量淺深危言刺譏構怨彊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容以失身悲夫

易言天道言其乾健之理春秋言災異而不著其事應正以天道精微人君貴因變以修省不必强爲之說也漢之眭弘夏侯勝之流雖未必盡出於無據然紐合附會往往殺身故孟堅以爲學者大戒

徐偉長曰君子無戲謔之言故雖妻妾不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得而狎也

劉勰曰韓昭侯與棠谿公謀而終夜獨寢慮夢言泄於妻妾也孔光不對溫室之樹恐言之泄於左右也

司馬溫公保身說曰天下有道君子揚於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括囊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倘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蛇虺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卓乎不可

及也
華陽范氏曰子貢言而多中者億而已夫子常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不貴言也如是
又曰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也
劉安世問盡心行己之要司馬溫公曰自不妄語始安世終身服膺故其進而議於朝者無隱情退而語於家者無愧辭
劉元城曰後生未可遽立議論以褒貶古今蓋見聞

未廣涉世淺也
伊川先生曰只觀發言之平易躁妄便見德之厚薄所養之淺深矣見人論前輩之短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吳明卿曰韓魏公說到小人忘恩負義欲傾己處詞氣和平如道尋常事
司馬溫公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鐘鼓乎夫鐘鼓叩之然後鳴鏗鍧鏜鎝人不以爲異也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妖耶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爲廢鐘鼓矣
朱子曰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
又曰心氣和則言順理矣
王達曰平日之過多在好名是以名不成而艱危累及之何也識見之不炯也苟有識見則班馬文章不如顏子之簞瓢李杜才思不如原憲之華賁東坡言百種巧辯均是綺語豈欺我哉
又曰以善譏人此學者之大病取禍之大端也夫君

子之存心皆天理也天理存則心平而氣和心平而氣和則人有過自能容之矣何何用言譏之哉大抵好以言譏人者必其忮心之重者也惟其忮心之重也所以見人富貴則忌之見人聲名則疾之忌之疾之之心蓄之於平日激之之言發之於尋常殊不知結怨已深搆禍已稔身亾家破不可已矣是故君子貴乎養心焉
筆疇云人之病在乎好談其所長長於功名者動輒誇功名長於文章者動輒誇文章長於游歷者動輒

誇其所見山川之勝長于刑名者動輒誇其獄獄之情此皆露其所長而不能養其所長者也惟智者不言其所長故能保其長

薛文清公曰心口如一爲忠信心口不如一非忠信也

又曰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完

又曰輕言戲謔最害事葢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苟輕言戲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亦弗之信矣

又曰切不可隨衆議論前人長短要當巳有眞見乃可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位爲古人之事則難

建安丘氏曰口舌乃一身之門戶一語不能謹則殃禍立至

敖英曰多言傷煩也輕言傷易也妄言不忠信也雜言不及義也四者均言之病也而多言尤病根乎

程去華云精一執中無偏皇極之煩言欽恤兩字何至呂刑之騰口世變不同而文字之繁簡因之孔子曰夏道未瀆詞推而言之則殷周之詞已瀆矣韓退之云周公而下其說長

陳繼儒曰頤卦愼言語節飲食然口之所入其禍小口之所出者其罪多故鬼谷子云口可以飲不可以言

又曰吳俗坐定輒問新聞此游閑小人入門之漸而是非媒孽交構之端也地方無新聞可說此便是好風俗好世界

又曰聖人之言簡賢人之言明衆人之言多小人之言妄

又曰漢人長文章自賈誼董仲舒始漢武帝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既至問治亂之事申公但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太史公序云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申公此時八十餘識見老成此言不獨救武帝好文詞且欲救董賈文之多也

贈言錄云凡一事而悶人終身雖實聞實見不可著口凡一語而傷我長厚雖閑談酒謔愼勿形言

又云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切須檢點

又云見人好學多方贊成見人差錯多方提醒見人豐顯則談其致福之由見人苦難則原其所處之不幸

又云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

他山石云今之操不律者掊擊古人吹毛索瘢無所不至而弘奬今人動多溢美大臣則人人臯夔臺省則人人龍比將帥則人人劉岳布衣則人人巢許文

士則人人班楊詩客則人人李杜投贈之詞黃金為政譽墓之作白骨含羞此為口德之玷者不少

為學門

謹言 善行

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申屠蟠獨嘆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三年滂等果罹党錮惟蟠超然免於議論

郭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為危言激論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惟林宗及汝南袁閎得免焉遂閉門教

授子弟以千數建武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為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既而嘆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於誰之屋

管寧與邴原王烈俱至遼東公孫度虛館以待寧等寧乃廬於山谷之間時避難者居多郡南寧獨居北示無還意也寧毋見度語惟經典不及世事還山專講詩書習俎豆非學者無見也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原歸

司馬徽有人倫鑒在荆州時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復談議時有以人物問德操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輙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辨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德操曰如卿所言亦復佳

魏高允雖明曆初不推步及爲人論說惟游雅知之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既已知之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必問此雅乃止

高郢性恭慎廉潔罕與人交守官奉法勤恪掌誥累年家無制草或謂云前輩皆留制集公焚之何也曰王言不可存私家時人重其慎密

蘇文忠軾在館閣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畢仲游戒之曰言語之累不特出諸口者爲言其形於詩歌贊於賦頌托於碑銘著於序記者亦言語也知畏於口未畏於文猶抱石而救溺也

嗜退菴語存云石守道介慶曆聖德詩君子策其必壞語出快心幾致覆家之禍富鄭公年八十書屏自箴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其寒心於夏竦乎

元城先生父開府與司馬溫公爲同年契因遂從學于溫公熙寧六年舉進士不就選徑歸洛溫公曰何爲不仕公以漆雕開斯未能信之語對溫公悅復從學者數年一日避席問盡心行已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溫公曰其誠乎吾平生力行之未常須臾離也故立朝行已俯仰無愧爾公問行之何先溫公曰自不妄語始

爲學門

愼行

張忠定公云臨事有三難能見一也見而能行二也當行必果決三也

盛待制名濤嘗有語云士大夫行已正如室女嘗須置身法度中不得受人指點

杜祁公嘗謂門生曰凡士君子作事行已當履中道不宜矯飾矯飾過實則趨於僞

范忠宣嘗曰我平生所學惟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

道護錄云安世平生只是一箇誠字更撲不破誠是天道思誠是人道天人無兩箇道理因舉左手顧之笑曰只爲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耳及其成功一也安世自從十五歲以後便知有這箇道也曾事事着力畢竟不是只有箇誠字縱横妙用無處不通以此杜門獨立其樂無窮

范忠宣公教子弟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造次顚沛必於是

朱子曰聖人教人大槩只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心之昏者自著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說得詳

又曰曾子之學大抵力行之意多

魏了翁曰顧命曰思夫人自亂於威儀爾無以釗冒貢於非幾呂氏書說曰斯言也蓋成王平日至親至切之學至死始發其秘也周公精微之傳成王得之將終方以示羣臣孔子精微之傳曾子得之將終方

以示孟敬子皆近在於威儀容貌顏色辭氣之際然則周孔豈惟同道其用工之次第品目亦莫不同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蓋莫非天命也躁輕縱緩或踰其則特人自亂之矣其天秩本何嘗亂哉曰思夫人自亂於威儀迴其語意之深長可見其觀之遠也威儀失則豈待形於事見於行然後當戒一俯一仰毫厘有間卽非天命已冒進於非之幾矣曰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味其告戒之嚴密可見其察之精也有用力于聖學者其可不謫事

斯語乎

魏了翁曰大戴禮禮儀三百可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季徵之曰輕重倒置如此豈聖人之言乎愚謂威儀豈是易事凡掃灑應對進退容貌詞氣顏色皆威儀之事聖賢一生工夫臨終猶慮其不能盡者此語雖徵有未瑩然謂輕重倒置則不然禮器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蓋經禮三百當自曲禮三千而入曲禮即威儀也

儲文懿瓘與學士大夫語必政事文學之大否則端坐而已與家人言恆引古賢孝貞烈事爲訓

東平王蒼明帝詔問其處家何等最樂王對曰爲善最樂帝曰其言甚大稱是腰腹蓋蒼美鬚髯腰帶圍八尺二寸故云

張湛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爲儀表初爲左馮翊政化大行後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式路馬孔子于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

楊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南宋顏延之子竣事孝武帝爲吏部尚書領驍衛將軍任總內外既貴重權傾一朝延之嘗早過竣遇賓客盈門竣方臥不起延之怒曰恭敬撙節福之本也驕狠傲慢禍之始也況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霞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

朱子敘國初見延平說得無限道理亦曾去學禪李先生曰公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卻理會不下道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便自見得

張橫渠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呂與叔大臨出橫渠門雖盛暑必衣冠儼然危坐

晦菴先生閒居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每食行列有定位匙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

其坐端而直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祈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

又曰伊川云富貴驕人固非美事以學問驕人害亦不細此眞格言也予聞尹彥明從學於伊川聞見日新謝顯道謂之曰公旣有所聞正如服烏頭苟無以制之則藥發而患生矣顯道之言誠可爲淺露者之戒

陳瓘有斗餘酒量每飲不過五爵雖會親戚間有歡適不過大白飲滿恐以長飲廢事每日有定課自雞

鳴而起終日寫閱不離小齋倦則就枕旣寤卽興不肯偃仰枕上每夜必置行燈於牀側自提就案

薛文清公瑄學貴踐履不務論說辭受取予必揆諸義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衆寡待之以誠其言平易簡切不爲穿鑿奇僻之說晚年造詣高明踐履篤實益至純熟

彭惠安韶以儒爲宗務清明其心以求聖賢氣象終日端坐非繙閱經史則省察性情處己待人一於誠敬暮年名德益尊自處退然如無所有進修之功老

而不倦卒前數月猶簡所知云抵家半載村居寡學所存所行一故我而已何由可善其後而藏宿咎哉

胡公居仁幼穎異有大志慨然以古人自期斯道自任以記誦詞章爲末事用心於內其學以主忠信求放心主敬爲要處家庭如朝堂對妻孥如賓客端莊凝重履繩蹈矩造次顛沛未嘗少違隱微幽獨之際愈嚴愈密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自考終日竟夕孳孳不倦見義勇爲不擇利害爲趨舍

彭文憲自少至老敬謹如一日居閒無惰容坐不傾

倚立必俯行疾徐有常兩手常拱飲食不聞匕箸聲

羅文毅倫避惡如涅聞善若驚一時豪傑士皆信其志靑天白日羅文恭洪先稱曰名位不能使之榮擯斥不能使之辱功能不能使之樂禍患不能使之憂言語不能使之惑意氣不能使之改所謂浩然而剛大者性成然也

薛學正敷教以靜躁濃淡係人鬼分胎夫恭而安原不可學而成惟靜惟淡人以之生持是終身焉斷斷爲人不爲鬼

爲學門

遷改

陸敬輿曰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贊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

林和靖云聞善言則拜告有過則喜有聖賢之氣象

范文宣每戒子弟云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巳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巳恕巳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張無垢曰用明于內者見巳之過用明于外者見人之過見巳之過者視天下皆勝巳也見人之過者視天下皆不如巳也此智愚所以分歟

滎陽呂公常說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檢點絲毫不盡卽不慊于心矣豈有工夫檢點他人耶

象山先生曰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巳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全是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執巳是被人點破便愕然所以不如古人

朱子曰近看孟子見人卽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個第二節工夫又引成覸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裡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用地可下工夫不然卽是畫脂鏤冰無眞實得力處也近日見得如此自覺頗得力與前日不同故此奉報

陸務觀游曰爲善是士人常事若有意邀福如市道然吾實恥之如曰某事十功某事百功千善得其福報萬善得某福報與天爲市交易而退是可爲最下人說法學道之人記過不言功

筆疇云悔吝二字人筮之者皆以爲憂殊不知悔吝有功於人也大矣何則悔則痛懲其將然之過人能痛懲其過何災不可禳何患不可避吝則圖救其平日之過人能圖救其過何吉不可尙何凶不可轉惟知悔而不知悛知吝而不知救吾末如之何也先儒云悔自吝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趨吉二字可謂將

至其域聖人用力之時也

薛文清公曰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爲有己爲有己故計較萬端惟欲己富惟欲己貴惟欲己安惟欲己樂惟欲己生惟欲己壽而人之貧賤危苦死亡一切不恤由是生意不屬天理滅絕雖曰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何以異若能克去有己之病廓然大公富貴貧賤安樂生壽皆與人共之則生意貫徹彼此各得分願而天理之盛便與萬物爲一體矣

又曰氣質之偏自來便有此矣若自幼至長歷歷曾

用變化之功則亦無不可變之理若氣質既偏自少至長所習又偏一旦驟欲變其所習非百倍之功不能也

顧涇陽曰李延平初間是豪邁人後來琢磨得與田夫埜老一般可謂十分細膩這便是一箇最善涵養氣質的樣子呂東萊少褊急一日誦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平時忿懥渙然氷釋可謂十分果決這便是一箇最善變化氣質的樣子

陳繼儒曰田鼠化爲鴽雀入大海化爲蛤蟲魚且有變化而人至老不變何哉故善用功者月異而歲不同時異而日不同

蔣楚珍曰氣質本於陰陽父母變化是再造鑪錘於此有驗是眞實讀書學問處也

仇覽爲陽遂亭長好行教化有陳元不孝其母詣覽言元覽呼元責以子道與一卷孝經使讀之元深自感悟到母牀前謝罪曰元少孤爲母所驕諺云孤犢觸乳驕子罵母乞今自改母子相向而泣於是元遂修行孝道便成佳士

徐庶本名福少好任俠爲人報仇白堊突面披髮而走爲吏所得問其姓名閉口不言縛於市將殺之其黨篡解得脫於是感激棄其刀戟折節學問兵起南客荆州與諸葛諒友善

周處少孤好馳騁田獵不修細行州里患之處自知爲人所惡有改行之志謂父老曰今歲豐樂否答曰三害未除曰何也曰南山白額虎長橋下蛟幷子爲三曰若此吾能除之乃入山射虎沒水搏蛟入吳尋二陸平原不在正見淸河具以情告幷曰欲自修改

而年已蹉跎終無所成清河曰古人貴朝聞夕死況
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憂令名之不彰
耶處遂改厲終爲忠臣孝子
陶侃在武昌與佐吏飲燕嘗有飲限或勸少進侃悽
然曰昔年少時曾有酒失慈親見約故不敢踰
謝顯道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
做得甚工夫曰也只是去個矜字曰何故曰仔細檢
點來病痛盡在這裡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
薛居正卒太宗親臨其喪居正子惟吉素無行帝存

問其家因曰不肖子安在頗改節否不克負荷先業
奈何惟吉伏喪側懼赧不敢起自是盡革故態讀書
親賢士其後帝數委以大藩所至稱治
吳康齋剛毅疾惡慕明道和易遇逆境必加含容久
而渾然無復圭角之露
王編修思年少氣銳廣坐中切指人是非不少諱已
悔曰柔克之訓自古戒之蘊內熱而復投剛劑能無
狂乎自是斂謹辨爲質訥
徐存齋由翰林督學浙中年未三十一士子文中用
顏苦孔之卓徐批云杜撰置四等此生將領責執卷
請曰苦孔之卓出楊子法言實非生員杜撰也徐起
立曰本道僥倖太早未嘗學問今承教多矣改置一
等一時翕然稱其雅量

爲學門

闢距 嘉言

唐太宗以近世陰陽雜書訛僞尤多命呂才刊定上之才皆爲之序其序宅經曰近世巫覡妄分五姓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或復姓數字莫辨徵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敘祿命曰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今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殊共命共胎而夭壽異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其序葬曰古者卜葬蓋以朝市遷變泉石交侵不可前知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爲

窮達壽夭皆因卜葬所致按禮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言遂於擗踊之餘擇地選時以希富貴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爾而對弔客或云同屬忌於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爲甚識者以爲確論

或問佛之理比孔子爲徑程伊川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荆棘而已

佛之理雖徑游方之外非欲經理世務也惟仲尼曲成萬物而無疑

謝上蔡曰儒異於禪正在下學開口說何思何慮便入禪去矣

薛文清云程子曰仙者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耶愚謂仙者雖竊造化之機以延年亦未有久而不散者不然自古以仙得名者多矣何于

百年不見一人在世耶

仙自古傳之蓋善養壽命或有至數百歲者若曰白日飛昇則幻矣故謝自然人之所共見昌黎公尚不取惟去思去慾久之又久清虛之氣死而不亾則亦理之所有然豈易言哉

晦翁先生曰佛老之學不待深辯而明只是廢三綱五常一事已是極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說

又曰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爲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

肆不可知之地以俟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爲得葢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詞氣之間修已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

又曰凡古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畧無餘欠非虛語也

又曰熹少時亦曾學禪只李先生極言其不是後來考究畢竟禪學無是處

鄭瑗云軒轅崩塟著於本紀而世有鼎湖騎龍之說留侯卒謚見於世家而世有辟穀輕舉之說王子晉十七歲亾而世有緱氏乘鶴之說淮南王謀逆自剄而世有雞犬同升之說漢武曰天下豈有仙人盡妖亾耳豈其然乎

今言云王虎谷爲祠部郎中疏請嚴試僧道精通玄典者始與度牒王晋谿問曰兄謂此可塞異端乎若如兄策此輩欲得度必有精通玄典者出于其間令二氏之徒苟且爲衣食計尙不可遏塞與我儒爭勝負若使精通玄典又可奈何虎谷嘆服

海剛峯曰聖賢之教欲人得其真心率真心卓立俗表聖賢也昧真心自餒浩然鄉愿也今天下人心患入鄉愿最深其所謂僻行奇節葢古中行之士而稱賢士大夫善游世濟衆者乃鄉愿也

四本堂座右編曰太乙六壬奇門此三部書原本於易但我輩知之不可習習之損安靜心兒輩見之尤不當習習之生務外心

安陽許勵齋曰古今必需之爲儒仙之術小佛之說誕不宜竝列

又曰吾道甚大孔孟单辭片語皆足括二氏之精微去其偏

朱康流曰華嚴頌言佛以法爲身清淨如虛空所現衆色形令入此法中又體性本不動無我無來去而能竊世間無邊悉調伏通乎動靜而不隔于止義深矣八十一卷不越斯義種種普現終屬影響非有進退得失確乎不易之理如艮六爻著明也艮大義所循者道所適者時所守者位所持者思耳

徐光啓曰燒神像於空中不如存神明於心內焚楮錢於冥漠不如修實德於身心

又曰天命之性無時不生後來之人自不借於上古之魂蓋人之魂與四生六生之魂靈蠢原殊孟子所謂犬牛之性不猶人性者也

又云釋氏云殺一禽獸必輪廻受報惜乎佛法之來乃在三代以後耳設當上巢下窟之世禁人茹毛飲血將必舉𢪛腹就斃而無遺種也

致堂胡氏曰生不可益而疾可治漢高猶曰命乃在

天雖扁鵲何益今無益以求益生之祥其惑不待眨也然坐此致斃者幾何人而莫之戒者貪本不除也方士教人延年不死釋氏教人死而得果惟貪者入之故曰養心莫善於寡欲異端佛老之學或割除親愛或遺棄萬事灰心槁形於寂寞之濱若無欲者而望輕舉冀後果其欲莫大焉君子不可不慎也

高攀龍曰予遊武林寓居西湖見彼中入士半從異教心竊憂之問其所從皆曰蓮池問其教出所著書數種多抑儒揚釋之語此僧原廩於學宮一旦叛入異教已爲名教所不容而又操戈反攻不知聖人之教何負於彼庠序之養育何負於彼而身自叛之又欲背天下而叛之如此之亟也因摘取其言各剖破之

魏樂吾諱大成學術醇正嘗著弗佛云佛産西域自謂能徹性除生死其說之大旨在無生二字乃盗吾儒無極二字而僻用之故謂有生即有死惟無生方無死孰知世界全在生之一字儒譚所謂無極天地未生之先是先天也自太極動生陽靜生陰生生化

化萬彙萬品夫婦父子君臣上下舉由此出如胥遵無生之旨則天地萬物不幾于息乎究其說乃一偏之極自漢儒附會以來異師異說波演無窮信之者非愚蠢之輩即貪鄙之夫寧逋朝廷之賦削齒牙以齋僧人寧背父母之恩缺溫凊而供木像至若龍天無爲等教則又悖謬支蔓之甚者也有化民成俗之責及學士大夫之家烏不嚴此禁乎

孫北海曰今士大夫不溺於浮屠邪說者尤難其人公高見卓識又豈近人所能及百世所宜取法

也
裔介曰先曾祖此論直攻慈嶺膏肓之病與韓退之諫佛骨表竝峙天壤垂示不朽原作尙長今節而錄之學者有志聖人之道取其全篇而熟誦之可也

暗退菴語存云郭景純知數而不知理適爲導淫亂性之助孟觀孔熙先劉養心知象而不知應徒召夷身赤族之慘苟非至誠如神安用前知爲耶

爲學門

闢距 善行

唐高宗幸汾陽宮道出妬女祠并州長史李冲玄以俗言盛服過祠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馳道狄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淸塵雨師灑道何妬女之避止其役帝壯之巳巡撫江南吳楚多淫祠仁傑一切毀撤計千七百所止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

韓愈諫佛骨表云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巳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巳

初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亳州浮屠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轉相流聞南方人率十戶僦一人往汲若飲疾者戒勿近葷血以是危老人率多疾而水斗三十千奸人益他汲以相欺誑往者日數十百人德裕

希賢錄 卷之二 爲學 闢距 卌

爲嚴勒津捕絕之因上言昔吳有聖水齊有聖人皆本妖祥古人所禁請下覲察使令狐楚塡塞以絕妄源詔從之妖乃絕時憲宗方迎數百歲老人周息元于浙西德裕亦疏論其誕妄

楊時上言蔡京用事二十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

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滛亂不爲學者之惑疏上詔罷安石配享降居從祀之列

廉希憲立朝讜正世祖常令受帝師僧八思戒希憲對曰臣巳受孔子戒世祖曰汝孔子亦有戒乎希憲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

孛术魯翀爲祭酒時適迎僧師至京令朝臣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孛术魯翀舉觴立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爲之悚然

上將召用王安石張方平言安石言僞而辨行僻而堅必亂天下由是安石深怨之

唐子方與王荆公同爲參政議論少合荆公好憑道以其能屈身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一日於上前語及此事子方曰道爲相易四姓事十主此得爲純臣乎荆公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志在安人而已豈可

亦謂非純臣也公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荆公爲之變色

呂公著字晦叔邇英進讀上留公論治道遂及釋老虛寂之旨公曰堯舜知此道乎上曰堯舜豈不知之公曰堯舜雖知此而常以知人安民爲念

劉恕不信浮屠說以爲必無是事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矣豈得齎以自隨哉

公歷詆荆公之學士子有談新經者公怒形於色以爲邪言邪氣

希賢錄卷之三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　嘉孚　勤　荔彤　校輯

敦倫門

總論

董仲舒曰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義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

蔡忠惠公云事父母之道固孝天之性也事君主之道曰忠人之義也猶耳目心腹有身則有之非外物也遜代以旌賞勸其孝爵祿勸其忠則孝非天之性忠非人之義矣猶無耳目心腹豈爲人歟乃亦若鸒白烏玄蓋物之本然也苟染而色之何可長也惟忠與孝待勸而行詎至孝至忠乎夫忠孝者感天地動鬼神故有氷魚寒笋之事反風起禾之應或飾名沽譽雖勸誘亦可捨諸則三五之世忠孝多由於性三五之後忠孝多由於勸也勸之尚不能況不勸乎勸忠孝篇

明道先生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陳氏述訓曰今之人涉獵經史博古通今遂謂學問在是而於五倫之道不講夫學者惟學乎人倫而止耳明此人倫則謂之大識見行此人倫則謂之大度履踐此人倫則謂之大事業若離人倫而爲言開口便錯離人倫而爲行動脚便差蓋五倫之外更有何學問可言耶

羅豫章曰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得不謂之福乎俗人以富貴爲福陋哉

韋齋先生朱子之父也每言父子主恩君臣主敬是爲天下之大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如人食息呼吸于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于斃是以自昔聖賢立法垂訓所以維持防範於其間者未常一日而

少怠

劉歆之少而孤貧雅好詩傳有從歆之學者歆之輒詔之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途準之四科要以德行爲首君若能入孝出弟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倘不能然雖復下帷針股躡屩從師止可博聞强識不過爲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其於立身之道有何益乎

省心詮要曰內不溺於妻子者事親必孝外不欺於朋友者事君必忠

朱子曰父子兄弟爲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綱紀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

敦倫門

君臣

黃帝巾几銘云予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惕惕恐朝不及夕兢兢慄慄日愼一日人莫躓于山而躓於垤

余按愼之一字持身之寶自天子至于庶人不可不三復斯銘

晉平公問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淸淨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

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須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斷割之隰朋煎熬之賓須無劑和之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彊之亦君之力也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對曰人君之事無

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

齊桓公知甯戚將任之以政羣臣爭讒之曰甯戚衛人也去齊不遠君可使人問之問之而果賢用未晚也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其小惡忘其大美此世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乃夜舉火而爵之爲卿

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寢覺而悅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爲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爲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爲侵官之害甚於寒

失其官者與侵其官者兼罪則人盡其職矣

任登爲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瞻胥已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爲中大夫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耶爲中大夫若此其易也非晉國之故襄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也吾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爲中大夫

人固不可不耳目之也耳目之無已則勞矣襄子可謂能用賢亦可謂能任人

邴原曰吾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

諸葛武侯曰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韓魏公云君子小人如冰炭決不可以同器若兼收竝用則小人必勝薰蕕雜處終必爲臭其爲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竝處其勢必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黨羽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必遂肆毒於善良無所不爲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

朱子曰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東西南北惟命之從此古今不易之理也

又曰君子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

又曰風俗不好直道而行便有窒礙然在吾人分上只論一個是與不是此外利害得喪不足言也

又曰欲圖大者當謹於微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恭寅畏爲先務聲色貨利爲至戒然後乃可爲

者

鶴林玉露云宋朝元豐間洛陽諸老爲耆英會圖形賦詩一時誇爲盛事而識者悲之曰此皆仁宗所養之君子至是而皆老矣升降消長之會過此甚可畏也時林行巳曰天將祚其國必祚其國之君子視其君子之衆多如林則知其國之盛視其君子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國之衰視其君子之康寧福澤如山如海則知其爲太平之象視其君子之摧折頓挫如滿舟如霜木則知其爲衰亂之時

元廉希憲病篤戒其子曰丈夫見義勇爲禍福無預于巳謂皐夔稷契伊傅周召爲不可及是自棄也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

金仁山曰二帝三王之徽言懿行後王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苛法亂政後王所當戒

許魯齋衡中統元年應召赴都道謁劉靜修因謂曰公一聘而起毋乃太速乎答曰不如此則道不行至元二十年徵劉公至以爲贊善大夫未幾辭去又召爲集賢學士復以疾辭或問之曰不如此則道不尊

張忠定公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巳效公不言巳能可以事君矣

呂公著言於神宗曰自古亾國亂家不過親小人任宦官通女謁寵外戚數事而巳上深以爲然

江公望謂右司諫陳祐曰榻前一磚之地是人臣對君父極言天下事去處惟上不欺天中不欺君下不欺心則可免戾祐他日爲上誦之上以爲名言

李康家誡曰昔侍先帝時有三長史俱見臨辭出上曰爲官長當清當愼當勤又曰必不得巳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爲本吾對曰清愼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巳愼乃爲大上曰卿言得之矣

孝皇召見劉忠宣公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量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罷者卿可寫揭帖密封進來對曰不敢上曰何曰先朝李孜省可爲鑑戒上曰卿與我論國事豈孜省營私害物者比曰臣下以揭帖顯行是亦前代斜封墨勅之弊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有可否外付之府部內咨之內閣可也如有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

不敢效順上稱善久之

曹武惠以功拜樞密使在宥密常公服危坐如對君父接小吏亦以禮未嘗呼名歸第惟閉閤晏居不妄通賓客五鼓纔動已待漏禁門矣雖霜雪不易如此者八年

韓魏公臨大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無不爲或諫曰公所爲如是殆非明哲之所尚公嘆曰爲人臣者盡力以事其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于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爲哉聞者媿服

司馬光除御史中丞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昔爲諫官卽以此六言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下平生學力所得盡在是矣

丁文簡公爲學士累年以元昊叛仁宗因問用人宗資格與擢材能孰先丁言承平無事則守資格緩急有大事大疑則先材能

晏公殊既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宮眞宗有所咨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有所對必以其稾進示不泄其後悉閱其宗閣中遺書得公所進稾類爲八十卷

元巙之康里乃不忽木之子博學能文善書嘗曰天下事皆宰相所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吾得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于天子之前志願足矣

陸象山曰往時充員勅局浮食是慚惟是面對看詳或書生貴游不諳民事輕于獻計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意論駁當時寢罷編摩之

事稽考之勤顧何足以當大官之膳或庶幾者僅此可以償萬一耳

于忠肅廉清方正一錢不私力遜賜第先世室廬悉畀弟未五十不再娶止宿朝房窮年不歸第衣無累帛食無重味非公讌不置酒中官見公諸自奉太息以聞上爲輟上方服御以賜

彭惠安韶字鳳儀莆田人弘治時官至刑部尚書常上疏言事曰鑒往愼來所謂謹始謹而勿失所謂善終

又言誠恐行幸遊觀侈心萌而或入于聲色玩好供
佛奉道怠心起而不究於修齊治平
韓文字貫通弘治未年爲戶部尚書執法不撓武宗
初宦官劉瑾等用事文率九卿劾奏之不克文遂落
職瑾數欲殺之逮錦衣獄以公論譁乃止莊簡凝重
歷官四十餘年歷事三朝詢諮遠猷根本彝憲世宗
卽位賜璽書曰比權奸之竊柄痛朝政之紛更卿守
正不阿抱忠自誓倡言叩闕山岳難搖甘禍忘家氷
霜不變天下仰其風采神明相其壽康起文彥博九

袠之餘人心攸屬繼韓魏公百代之後家慶彌彰卒
贈太傅謚忠定
成化間朝廷好寶玩中貴言宣德間嘗遣王三保出
使西洋等番所獲奇珍異貨無算上命中貴至兵部
查三保至西洋時水程時項公忠爲尚書劉公大夏
爲車駕司郎中項使都吏于庫中檢舊案劉先入檢
得之藏匿他處都吏檢之不得項笞責都吏令復入
檢如是者三日終莫能得會科道連章諫其事遂寢
後項詰都吏曰庫中案卷焉得失去劉在旁微笑曰
三保太監下西洋時所費銀錢數十萬軍民死者亦
萬計縱得珍寶於國家何益此一時弊事大臣所當
切諫者舊案雖在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其
有無哉項聳然降位再揖而謝之
周經字伯常陽曲人弘治時爲戶部尚書寬逋緩征
戒省冗濫四方告災必覆奏蠲免毋委官監稅恆以
節愛爲言課入多者與下考異時苛切得名而寬平
貽譏者其風爲衰人謂宋李沆不用新進喜事王旦
念竭民力經兼之也

敦倫門

父子 嘉言

顔氏家訓曰人之愛子多不能均自古及今弊也久矣不如賢俊者固可賞愛頑魯者亦當矜憐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實所以禍之共叔之死母實爲之趙王之戮父實爲之劉表之傾宗覆族袁紹之地裂兵亡可爲靈龜明鑑也

韓魏公云父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獨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此古今所以推大舜也

自警編云養弟子如養芝蘭既積學以培植之又積善以滋潤之父子之間不可溺於小慈自小律之以嚴繩之以理則長無不肖之悔

元城先生與馬永卿論禮記內則雞鳴而起適父母之所僕曰不亦太早乎先生正色曰不然禮事父與君一等一體父召無諾君命召無諾父前子名君前臣名今朝謁者必以雞鳴而起適君之所而人不以爲勞蓋以刑驅其後也世俗薄惡故事父母之禮得已而已耳若世人畏義如刑則今人可爲古人矣僕聞其言至今媿之

蘇轍曰轍少而讀書見父母之戒其子者諄諄乎惟恐其不盡也惻惻乎惟恐其不入也曰嗚呼此父母之心也哉師之於弟子也爲之規矩以授之賢者引之不賢者不强也君之于臣也爲之號令以戒之能者予之不能者不取也臣之于君也可則諫否則去子之於父也以幾諫不敢顯皆有禮存焉父母則不然子雖不肖豈有棄子者哉是以盡其心以告之無憾而後止詩曰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饙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雖行潦之陋而無所棄猶父母

之無棄子也故父母之於子人倫之極也雖其不賢及其爲子言也必忠且盡而況其賢者乎太常少卿長沙孫公景修少孤而教于母母賢能就其業既老而念母之心不忘爲賢母錄以致其意既又集古今家誡得四十九人以示轍曰古有爲是書者而其文不完吾病焉是以爲此合衆父母之心以遺天下之人庶幾有益乎轍讀之而嘆曰雖有悍子忿鬬于市莫之能止也聞父之聲則斂手而退市人之過之者

亦莫不泣也慈孝之心人皆有之特患無以發之耳今是書也要將以發之歟雖廣之天下可也自周公以來至於今父戒四十五母戒四公又將益廣之未止也

歐陽修曰凡子之事親者盡其心焉耳心貴正正則不敢私其所私者大孝之道也

司馬光曰某事親無以踰於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亦然

張載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

呂大臨曰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順親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乎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其和室家宜之妻孥樂之致家道成然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也

程頤曰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小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思有所未至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于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聵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能不以私愛害其正理

張栻曰爲人父者當修身以率其子弟身修則將有不言而威不令而從者矣

朱熹曰聖人之於天地猶子之於父母或問盡其道謂之孝弟熹曰夫以一身推之則身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身敬其身者則能敬其父母矣不盡其道則不敬其身不敬其身則不敬父母其斯之謂歟

胡宏曰父子有法然後人道久

家訓曰人生至樂無如讀書至要無如教子○教子有五導其性廣其志養其材鼓其氣攻其病廢一不可

他山石云不孝習成有四一曰私財財入吾手便爲吾有而在父母手者又謂吾得有之也財足則忘親財乏則覬親求財不得則怨親甚則以單父隻子而爭財訴訐者有矣少長互推而棄親不養者有矣不知身誰之身我不挾一財來而襁哺無缺以至今日

誰爲者乎二曰戀妻子妻子習狎而父母疏重也美味錢財欲娛妻寵子佳會良辰欲擁妻抱子而寧親之念遂微也不思爲我子而我爲誰子親念我不顧則我亦何賴有子哉夫妻故聚樂然當呱呱待哺時豈解戀妻卽妻能擁我生活耶辛勤字我指望有婦得稱成人代勞貽燕乃有婦而親反不得有子耶三曰流蕩嗜慾正熾客誘如狂有倚廬傷心者不解也家業浪費婦姑勃豀有激聒誚讓者不辨也懷子不寐風雨凄長夜之魂垂白無歡菽水冷半生之奉吁

嗟狂輿幾何忍令有此四曰爭妬天地之大人猶有憾父母之於衆子也豈得盡同乃攘臂爭分側目奪寵或兄弟而觭舵或姊妹而計較護短爭長分曹伐異相讒蠱而家道睽積嗔喜而性情薄矣此四者人之常情人子不免其流遂至于大不孝吁可惕哉

敦倫門

父子 善行

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喬二三子往觀之見喬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

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

皋魚哭於道孔子行聞其聲甚悲孔子曰前有賢者至則皋魚也孔子避車而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之悲也皋魚曰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追者年也去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

毛義家貧以孝行稱南陽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及義母死去官數辟公府及舉賢良公車徵皆不

仁奉嘆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

梁馮翊吉翂父爲原鄉令爲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罪當死翂年十五撾登聞鼓乞代父命上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卿蔡法度嚴加誘脅取其款實法度盛陳拷訊之具詰翂曰爾求代父勅已相許審能死不且爾童騃若爲人所教亦聽悔異翂曰囚雖愚幼豈不知死之可憚顧不忍見父極刑故求代之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耶明詔聽代不異登仙豈有回貳法度乃更和顏誘之曰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得釋觀君足爲佳童今若轉辭幸可父子同濟翂曰父挂深劾必正刑書因瞋目引領惟聽大戮無言復對時翂備加杻械法度愍之命更着小者翂不聽曰死罪之囚惟宜益械豈可減乎竟不脫法度具以聞上乃宥其父罪丹陽尹王志求其在廷尉事并問鄉里欲于歲首舉充純孝翂曰異哉王尹何量翂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翂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

狄仁傑爲并州法曹參軍時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

徐積事母謹嚴非有大故未嘗去其側日具太夫人所嗜或不獲卽奔走闤市人或慕其純孝損直以售之太夫人飲食時率家人在左右爲兒戲或謳歌以悅之故太夫人雖在窮巷而奉養與富貴家等無須臾不快也

富弼爲相以母喪去位時久無宰相持喪者朝命必欲起復詔再下力辭末又引事切責有云以相國而守匹夫之節任天下而爲門內之私朕所不取也且命中人督弼起復同就道不得先還弼復抗章不就

趙君錫性至孝母亾事父良規不違左右夜則寢于旁凡衾裯厚薄衣服寒溫藥石精粗飲食甘旨櫛髮剪爪整冠結帶如內則所載者無不親之哲宗時登進士第以親故不願仕良規每出必扶掖上下

宋徐元受事母盡孝母老多疾病未常離左右凡母致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濕或以語話稍多或以憂喜稍過五臟六腑中盡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脈而

知故用藥必效雖名醫不逮張魏公作都督欲辟之
入幕元受力辭曰使吾有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遺
母不以獻公矣況能捨母而與公軍事耶
州詩人陳彥廉好作怪體兼工繪事其母莊本閩人
父思恭商于閩溺死海中莊誓不嫁携彥廉歸本州
撫育遂成名士彥廉有才名交往多一時高流最與
黃子久親暱彥廉居硤石東山終身不至海上以父
溺海故也子久歲一詣之至則必到海上觀濤每拉
彥廉同往不得已偕至城郭黃乞與同看陳涕泣曰

陽侯吾父仇也恨不能[illegible]衛以木石塞此何忍以
怒眼相見子久亦爲[illegible]

希賢錄卷之四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嘉子

男　勷校輯

荔彤

敦倫門

夫婦　嘉言

王吉曰夫婦人倫大綱

王通曰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爲禮

司馬光曰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

虞翻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爲娶婦遠求小姓足使生
子天之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朱子答胡伯逢曰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
其間此君子之道所以費而隱也然幽闇之中衽席
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
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而語其極則察乎天地
之高深也然非知幾愼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易首
于乾坤而中于咸恆禮謹大昏而詩以二南爲正始
之道其以此與知言亦曰道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

溺其流者不知其精又曰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能守而勿失耳亦此義也

眞德秀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故父之醮子必曰勉帥以敬送女必曰敬之戒之夫婦之道盡於此矣

贈言錄云娶妻爲生子計也生子爲承先計也人苟有子則先祀可奉矣如不幸而當中年前後遺斷絃之變則不必再婚何也家庭之禍多生于前子後母不見夫焚廩浚井之事乎世之人乃或以鐵心腸自

負曰枕上言何能惑人人自惑之耳吾嘗笑瞽瞍矣豈至如瞽瞍所爲耶而不知笑瞽瞍者即瞽瞍也賢如殷高宗尹吉甫猶且以之殺孝已伯奇又何問乎其他哉是不可不思曾子之言

妻雖賢不可使與外事僕雖能不可使與內事

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福作威妻之于夫猶臣之于君也臣擅君權者凶妻預夫事者敗牝鷄司晨惟家之索有家者不可不三復其言

嫡妾問以分言小不可加大以情言新不可間舊故

小加大則不義新間舊則不仁夫使親戚鄉鄰以不義譏我不仁笑我我已無以自立于天地間矣况家庭禍亂之本即出乎此州吁之弑由于莊姜之失位如意之酖釀於戚姬之過寵此前事之可鑒者也

孫鍾元云賢婦令夫貴惡婦令夫賤

敦倫門

夫婦 善行

晉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臼季使過冀見之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文公以爲下軍大夫

柳下惠妻誄其夫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誠信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嗟吁惜兮乃不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

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諡宜爲惠兮

曾子喪妻終身不娶其子元請焉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殺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下不比吉甫庸知其免于非乎

曾黔婁之妻當黔婁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其妻出戶曾子弔之上堂見黔婁之屍在牖下枕凷席稾縕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生時不斜死而斜之非其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爲謚其妻曰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盡形死則手足不斂傍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爲康乎其妻曰昔君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先生辭而不爲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曰康不亦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婦

陳定字仲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以爲相仲謂妻曰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于前妻曰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于是夫妻逃去爲人灌園

韓憑戰國爲宋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之捕舍人作青陵臺何氏作烏鵲歌以見志曰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自高飛羅當奈何

漢王吉之子駿喪妻不復娶或問之曰德非曾參子

非華元亦何敢娶
鮑宣妻桓氏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女妻之裝送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惟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
漢宋弘建武初爲太尉湖陽公主新寡光武與共論

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以弘先有妻難於斥言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從容謂弘曰諺云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主曰事不諧矣
王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後子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遣子奉書於霸客去久臥不起妻怪問之霸曰向見令狐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慚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君躬勤苦子安得不耕以養旣耕安得不黃頭歷齒奈何忘夙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崛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
袁隗妻是馬季長女少有才辯季長家世豐厚裝遣甚盛初成禮隗問曰婦奉箕帚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妾亦請從少君孟光之事矣隗言弟先兄舉世以爲

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非如鄙薄苟然而已隗默不能屈
魏管寧妻喪知故勸其再娶寧曰每省曾參王駿之言意嘗嘉之豈違其本心哉
陶潛妻翟氏與潛志趣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鋤於後
孔淳之與王敬弘並爲人外交申以婚姻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爲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怪之答曰此固農夫田婦之

禮也

李渤字濬之嘗言列禦寇拒粟其妻怨是無婦也樂羊子拾遺妻讓之是無夫也乃撫古聯德高蹈者以楚接輿老萊子黔婁先生於陵子王仲孺梁鴻六人圖像而讚其行因以自警

唐岐陽公主憲宗之嫡女工部尚書杜悰配也杜本大族主卑委怡順奉上接下終日惕惕屏息拜起一用家人禮嘗與悰謀曰上所賜奴婢必不肯窮約事我皆奏納之乃自買微賤可制者自是閉門寂然不聞人聲悰惟讀書主職婦事後悰出刺澧州遣人迎主郡縣殺牛羊爲數百人供具主從者不過二十人六七婢乘驢闒茸約所至不得食肉驛吏畀飲食候門外悉載以返京師講說以爲異事悰在澧三年主始入後出中間不識刺史廳屏

五代王凝妻李氏凝家青齊間爲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於官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攜其子負凝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於旅舍主人不納李氏顧天色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爲

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所執耶即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爲之嘆泣開封府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厚恤李氏而笞其主人

劉庭式未第時議娶鄉人之女未納幣及登進士第女以病喪明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豈可負我初心哉卒娶之生數子後死時庭式通判密州不復娶州守蘇軾問曰哀生于愛愛生于色今君愛何從生哀何從出乎庭式曰吾知喪我妻而已吾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揚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以爲妻也耶軾深善其言

敦倫門

兄弟 嘉言

顔氏家訓曰二親既殁兄弟相顧當如形之與影聲之與響愛先人之遺體惜巳身之分氣非兄弟何念哉兄弟之際異於他人望深則易怨地親則易弭譬猶居室一穴卽塞一隙卽塗則無頽毁之慮如雀鼠不防風雨不備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婢之爲雀鼠妻妾之爲風雨甚哉

他山石云人有子無不愛而有兄弟如仇讐者其子因父之意往往不禮於伯父叔父殊不知巳兄弟卽父之諸子巳諸子卽他日之兄弟我有兄弟不和則我之諸子能禁其不倣傚耶子不禮於伯叔父則不孝于父亦其漸也故欲諸子和同須以吾之處兄弟者示之欲子孝巳須以其善事伯叔父者先之

袁氏世範曰父之兄弟謂之叔伯父其妻謂之伯叔母服制减於父母一等蓋以其撫字教育有父母之道與親父母不相遠而兄弟之子謂之猶子者亦以其奉承報效有子之道與親子不相遠故幼無父母

者苟有伯叔父母則不至于無所養老而無子孫者苟有猶子則不至于無所歸此先王制禮立法之意今人或不然愛其子而不顧兄弟之子向有因其無父母而兼併財産百端侵害者何以責猶子之孝故猶子亦視其伯叔父母如仇讐矣

敦倫門

兄弟 善行

列國宋穆公本宣公之弟宣公以其子與夷幼傳位於穆公及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君之子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

王商字子威涿縣蠡吾人也商少為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為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

第五倫舉許武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于是共割財產以為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為兄不肖盜聲竊位

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于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于是郡中翕然稱之

杜林弟成物故隗囂聽林持喪歸葬尋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持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時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遂亡去

姜肱彭城人家世名族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友愛天至嘗同被臥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系嗣當立乃遞往就室嘗與季江適野遇盜欲殺之兄弟爭死肱曰弟年幼父母所憐愍又未聘娶願自殺身濟弟季江言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戢刃曰二君賢人吾等不良妄相侵犯乃兩釋之

謝弘微為尚書吏部郎參預機密兄曜歷御史中丞卒弘微蔬食積時或勸之曰無益傷生豈所望于得理弘微答曰衣冠之變禮不可踰在心之哀實未能已遂感咽廢食歔欷不自勝

房景伯性淳和通知書史諸弟宗之如事嚴親嘗寢疾弟景先躬侍湯藥衣不解帶形容毀瘁見者憐之景先亾景伯蔬食及朞哀痛如親喪幼弟景遠亦終喪哭泣不入內寢鄉里語有義有禮房家兄弟魏獻文特除淸河太守

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毋饑乎天少冷則撫其背曰衣得毋薄乎

陽城字亢宗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爲吏隸集賢院竊

院書讀之六年無所不通去隱中條山與弟皆域易衣而出遇歲饑屏跡不過鄰里屑榆爲粥與兄弟講論不輟

敦倫門

朋友　嘉言

王通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

司馬越與阮瞻書曰禮年八歲出就外傅明始可以加師訓之則十年曰幼學明可漸先生之教也然學之所入淺體之所安深是以閑習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小兒旣無令淑之資望諸君時以閒豫周旋誨接

韓愈曰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

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我前其聞道也固先乎我我從而師之生乎我後其聞道也亦先乎我我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我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周敦頤曰師道立則善人多

張載曰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契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

呂大臨曰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爲務今人知之者益少矣又如舊舉將及嘗爲舊任按察官者後已官雖在上前輩皆辭避坐下坐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

范祖禹曰與賢於已者處則自以爲不足與不如已者處則自以爲有餘自以爲不足則日益自以爲有餘則日損

程顥曰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爲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愼所謂師者何也理也義也

又曰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近世淺薄以相歡狎褻爲相與以無圭角爲相歡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爲主也

胡宏曰能攻人實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爲尤難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陷而爲小人者幾希矣

朱晦菴曰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我誠取善所以益我德非以相爲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不能已者

問朋友交後知其不善奈何曰朋友之不善情意自是當疏但疏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絕之所謂親者毋失其爲親故者毋失其爲故也

黃幹曰斯道之顯晦係於人物之盛衰益義理以講習而明德性以相觀而善子然獨立而無與爲侶則學廢而見識淺縮約弛而怠惰生古之人所以重朋友之樂者豈不以此哉

許衡曰凡取友必須趨向正當切蹉琢磨有益於已

者若邪僻卑汚與夫柔佞不情相誘爲非者謹勿近之

餘冬序錄曰記禮者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夫死亦可以許友特以親存不許爾隨武子忘其身不遺其友是身可忘友不可遺也左儒爭其友于君之前謂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友誼之重如此君子可不愼諸

陳繼儒曰泛交則多費多費則多營多營則多求多求則多辱語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矣當三復斯言

丁南溪曰生平不交死友夫標榜門戶重而後有死
友

敦倫門

朋友 善行

秦莊子死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乎答
曰然同寮有相友之義貴賤殊等不爲同官聞諸老
聃昔者虢叔閎夭太顛容宜生南宮括五臣同寮比
德以贊文武及虢叔死四人者爲之服朋友之服古
之達禮者行之也

晉中行文子出亾過于縣邑其從者曰此嗇夫者公
之故人也公奚不舍以待後車乎文子曰不可吾
嘗好音矣此人遺我以鳴琴吾嘗好佩矣此人遺我

以玉環是嘗順我過以求容于我者也今恐其以我
復求容于人也奚而可舍

初李固知不免遣子基茲燮歸故里燮年十三姊文
姬爲同郡趙伯英妻密與二兄謀豫匿之有頃難作
州郡收基茲皆死獄中文姬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
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
其在君矣成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爲
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積十餘

年梁冀既誅燮還鄉里追行喪服姊弟相見悲感傷人姊戒燮曰我家血食將絶弟幸而得濟豈非人耶宜杜絶衆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王上禍重至矣惟引咎而已燮謹從其誨後成卒燮以禮葬之每四節爲設上賓之位而祠焉

韓億忠獻公與李叅政若谷未第時皆貧同試京師每出謁更爲僕李先第授許州長社簿赴官自控妻驢公爲負一箱將至長社三十里李謂公曰恐縣吏來箱中只有錢六百以半遺公相持大哭别去後公亦登第皆至叅政

韓退之與人交死即恤其孤畢婚嫁孟郊張籍是也

胡翼之凶訃至京錢公輔學士與太學生徒百餘人詣興寺舉哀又自陳師資給二日假

楊誠齋爲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魏公時公以遷謫謝客公因南軒爲之介紹數日乃得見因跪請教公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志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誠齋得此語終身勵清直之操

田晝與鄒浩善元符間晝監廣利門浩除言官浩諫廢孟后立劉后事得罪二人流連三日臨别浩出涕晝正色曰使君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外能死人哉願君無以此自滿士所當爲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嘆曰君之贈我厚矣

衛卜商端木賜皆孔門弟子孔子嘗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巳者處賜也好與不若巳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

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

雷義與陳重結交最厚義舉茂才讓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被髮走不應命後同舉孝廉同拜尚書郎鄉里爲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吳周瑜初孫堅興義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共之

狄文惠官并州法曹同寮鄭崇質母老且疾使絕域惻然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詣長史請代行

尹師魯死韓魏公薦其子樸爲屬教如子弟有過懸師魯像哭之

王嘉叟與王龜齡別語龜齡曰吾輩會合不可常但令常留面目異日可以相見

胡元定生而穎異父發博覽群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子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極其義旣長辨晰益精登建陽西山絕頂忍饑啖薺以

讀書聞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大驚曰此我老友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會僞學黨禁之論起元定曰我其不免乎及聞貶不辭家卽就道熹與從遊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嘆有泣下者熹微覘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至舂陵遠近來學者日衆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媿影獨寢不媿衾勿以我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逾年卒

宋景濂門方正學孝儒爲高弟子濂沒私居念及或見手跡或談及濂事輒涕泣旣官漢中其家不能存言于蜀王厚撫恤之墓在夔舟行必往祭慟哭移時

王忠文禕之孫受業正學門文行重士林正學被刑狼藉莫敢收與鄭恂潛至聚寶門外求骸骨歸文皇念禕忠出之獄欲用之辭疾終身讀書靑巖山

敖弘正每得密友一人則書于編簡焚香告祖考號金蘭簿

烈士傳曰羊角哀左伯桃爲死友聞楚王賢往尋之道遇雨雪計不俱全乃并衣糧與角哀入樹中死

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接泛舟褰裳率爾休暢一日德操詣之値德公渡沔德操入其室呼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妻子羅拜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

李固爲梁冀所害汝南郭亮年始成童遊學洛陽乃北提章鉞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許因往

臨哭隕辭于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呼之日李杜二公爲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乎亮日亮含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重豈知性命何爲以死相懼亭長嘆日居非命之世天高不敢不跼地厚不敢不蹐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也太后聞而不誅

杜喬死與李固俱暴尸於城北家屬故人莫敢視者喬故掾陳留楊匡聞之號泣星行到洛陽乃著故赤幘託爲夏門亭吏守護尸喪驅護蠅蟲積十二日都

官從事執之以聞匡于是帶鈇鑕詣闕上書拜乞李杜二公骸骨太后許之成禮殯殮

吳祐舉孝廉時公沙穆來游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時濟北戴宏父爲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嘗聞諷誦之音奇而厚之亦與爲友卒成儒宗知名東夏

何晏鄧颺夏侯玄欲求傅嘏交而嘏亦不許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譽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何晏鄧颺有爲而躁外好利而內無關籥多言而妬前多言多釁妬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人者皆敗德之人耳遠之猶恐罹禍況可親之耶後皆如此言

朱暉張堪同是南陽宛人張於太學見文季甚重之把臂語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文季不敢對張亾後文季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文季子頡問曰大人不與堪爲友何忽如此文季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

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耶賊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願以身代友人死賊曰我輩無義而殺有義不可遂班軍而還一郡並獲全

羊曇少爲太傅所知太傅亾後羊輟樂彌年行不出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此西州門羊悲感不已以馬策叩扉詠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

任昉素清貧卒後其子西華冬日着葛帔練裙道逢劉孝標孝標泫然矜之乃着廣絕交論譏其舊友到溉覲之抵之於地終身恨之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取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何如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公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爲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公曰何

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

南渡十將傳云岳忠武生而有力未冠能引弓三百斤弩八百石學射于周同能左右射同死朔望必鬻衣具酒肉詣同塚奠而泣引同所贈弓發三矢乃酹父知而義之

希賢錄卷之五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嘉孚
男　勷校輯
荔彤

致治門

總論

顔淵侍魯定公於臺東野畢御馬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顔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必佚定公不悅以告左右曰吾聞之君子不讒人君子亦讒人乎顔淵去須臾馬敗聞矣定公乃起趨駕請顔淵淵

至定公曰向寡人謂東野畢之御子何以知其馬之將佚也顔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巧於使人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殫矣然而猶乃求馬無已是以知其佚也定公曰善可以少進與顔淵曰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有窮其下能無危者未之有也定公曰

善哉君子之智寡人之過也
漢元帝時貢禹爲諫大夫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琱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無他賦斂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後世爭爲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方今天下饑饉可亾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

後世天下治日少而亂日多皆由于人心不古制度不立奢侈無度君縱其欲而臣下效之耗斁積漸海內窮困天人胥怨寇盜紛起而國亾矣禹之此奏深得致治之源蓋有本之學也

東漢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李固對策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寶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事乖則崩震爲災斯皆關之天心效于成事者也太公兵法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弗服也錦繡文綺弗衣也奇怪異物弗視也玩好之器弗寶也淫佚之樂弗聽也宮垣室屋弗堊色也榱桷柱楹弗藻飾也茅茨之蓋弗翦齊也滋味重累弗食也溫飯煖羹酸餧不易也

讀尚書欽字知堯之德以敬爲本讀太公此言知堯之德以儉爲要惟敬故能儉後世人主奢侈無度其不能儉也由于不能敬耳敬則事事得理儉則天下不困

文中子曰改過不悋無咎者善補過也古之明王詎

能無過從諫而已矣故忠臣之事君也盡忠補過君失於上則臣補于下臣諫于下則君從于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取泰于否易昏以明非諫孰能臻乎

劉炫謂牛弘曰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省心省心則能省事省事則能省官省官則官得其理而天下之民安省心二字有敬道焉

陸象先曰天下本無事祇是庸人擾之始爲煩爾

庸人固能擾之奸人予智之人擾之爲甚

憲宗常問前古王者所以治亂杜黃裳對曰王者

之道在修己任賢而已操執綱領要得其大者至簿
書獄訟百吏能否本非人主所自任昔秦始皇帝親
程決事見嗤前世魏明帝欲按尚書事陳矯不從隋
文帝日昃聽政衞士傳餐太宗笑之故王者擇人任
而責成見功必賞有罪信罰孰敢不力孔子之稱帝
舜恭己南面以其能擧十六相去四凶而至無爲豈
必刓神疲體勞耳目之察然後爲治哉
黃裳此言卽論語居敬行簡之指
太宗問治國之道在寬猛得中呂蒙正曰老子稱治

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擾之則亂近日內外皆來上封
事更制度望陛下漸行清淨之化
治道固貴清淨然清淨中有法制法制中有根本
不然恐有叢脞廢弛之患仲弓之言萬世不可易
也非有眞知確見未易更改此在明君賢相之斟
酌耳
神宗時國用乏言利者爭獻計富國公奏曰今度支
歲用不足欲救其弊陛下宜躬自儉刻身先天下無
奪農時勿害商旅如是可矣紛更無益聚斂用則天
下殆矣
李忠公公當高宗卽位以右僕射召公赴闕行至太
平州上疏曰恭儉者人主之常德英哲者人主之全
才繼體守文之君則恭儉優於天下至于興衰撥亂
之主則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
斷大事而不爲小故之所搖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
任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所間
英哲恭儉刱業守成俱不可少
孝宗卽位召張公浚赴行在賜手書公遂就道至卽

引見上改容賜坐降問公言人主以務學爲先人主
之學本于一心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
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擧措
無有不當人心自歸
魏公以務學爲先得傳說告君之意
朱子曰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於卹民而卹民之實
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財者人之所同好也而我
欲専其利則民有不得其所者矣大抵有國有家所
以生起禍亂皆是從這裏來

又曰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毎事之中又各有切要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人主之心術而所謂切要處如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誡不喜導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濶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

又曰四海至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為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紀綱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于下也何謂紀綱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為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

又曰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可得而正

又曰人主當務聰明之實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覆辨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此聰明之名也

又曰官無大小凡事只是一箇公若公時做得來也精采便是小官人也望風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來做去也只得沒下稍

楊一淸曰當今為政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擾在寛簡不在煩苛

黃孔昭曰國家用才猶農之積穀穀積于豐年乃可濟飢才儲於平時乃可濟用

陳幾亭曰易以變化為用治身則先變氣質治天下則先變人才

林次崖曰夫天下之渙也嘗由於賦繁役重而民力竭刑苛法峻而民無所措其手足蒼生無所告命而起怨嗟至於窮極則土崩瓦解而不可收拾矣

孫鍾元曰聖人之新天下也常以道與天下相厲而不令其有蓄蠱焉

呂叔簡曰天下之存亡係兩字曰天命天命之去留係兩字曰人心

又曰養士用人國家存亡第一要緊事

塾言云周公曰勿遑曰今日躭樂乃非民攸訓至哉言乎蓋人君者天下之表儀人君一日之躭樂雖若不至於大害然作于上即應于下上躭樂縱則下亦躭樂縱是其爲訓於民非言語之訓乃以身訓之訓宜其感應之機爲尤速也益之告舜曰罔遊於逸罔淫於樂皐陶告舜曰無教逸欲有邦逸樂逸欲亂之源也

又曰書曰嘉言罔攸伏萬邦咸寧古之聖君賢臣皆樂聞善言以成善治四裔來王本於無怠無荒乃知人君一心之敬雖微而遠人者末也

致治門

宰相　嘉言

李固對策曰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

唐太宗問近世爲治何以不及前古王珪對曰漢世尚儒術宰相多用經術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

王珪此言確不可易乃天下治亂之所由分也

程子曰伊尹之耕於有莘傅說之築於傅巖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一一而知之明其在已而已矣

朱子曰古之大臣以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爲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于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于無事之時而參伍較量用之于有事之日

又曰宰相以得士爲功下士爲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爲貴

又曰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姦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

又曰周禮天官兼嬪御宦官飲食之人皆總之則其於飲食男女之欲所以制其君而成其德者至矣豈復有後世宦官之弊古者宰相之任如此

又曰爲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

又曰激濁揚清是秉鈞當軸之事宰相御史大夫是也

筆疇云詩曰徂徠之松新甫之栢是斷是度是尋是尺夫總而言之皆松栢也然有可斷者焉有可度者焉有可尋者焉有可尺者焉而使之各稱其材者則工師之心而已是故宰相之用人何異于是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世無遺才矣若夫浮華輕薄之子大言不慚之人任以爲治非惟爲其人之災抑亦爲國家之災

陸先生云宰相元氣也臺諫藥石也調和燮理輔元氣也繩愆糾違備藥石也元氣之養貴平藥石之用貴明故人君者託心膂於宰相而寄耳目于臺諫心膂欲其平耳目欲其明也

温公任朝欲盡去元豐間人程子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才皆可用且人豈肯甘爲小人在君相變化何如耳

李東陽曰夫閭閻之情郡縣不得知也郡縣之情廟堂不得知也廟堂之情九重不得知也是皆始于容隱成於蒙蔽容隱之端甚小蒙蔽之禍甚深

又曰節用如開河然節一分則上有一分之益廣儲如畜源然積一分則下有一分之利

讀書鏡云古之建官曰三公公則無私矣曰三孤孤則無朋矣無私無朋王道蕩蕩何亂之有

陳省公曰自古有盛名之士一爲宰相遂失令問者此何以故曰或以廉稜判若兩人或以恩怨横遭兩舌故也然則宜何如斥苞苴則人服無私而位望自重避權勢則人不歸恩而怨讟亦輕

又曰大臣嚬笑所係不淺賓客採聽于外僕隷窺伺於內甚則子孫親族窺其議論之是非意旨之好惡以因緣爲奸者故藏垢納瑕特其一事若器宇淵沉終身不見喜怒之色尤宰相所當鍊習也

蔣楚珍曰無私有識四字爲宰相提衡然仁且智兼之實難有識固以無私爲本也

又曰日講午朝之規不復不可以格君限田均役之制不行不可以字下

又曰古之大臣曰休休今之從政曰斗筲器量大小古今判焉

瞀退菴語存二云天下治宰相求士於天下天下亂士有求於宰相

致治門

宰相 善行

高宗卽位興殷而未得其佐夜夢得聖人名說以夢所見視郡臣百吏皆非也時說以貧不自給築於傅巖高宗形求得之遂立以爲相置諸左右命之朝夕納誨作說命三篇其詳具載商書以勉君於學爲第一義高宗嘉靖殷邦商道復興皆說輔相之功云

唐虞之世舜禹臯夔稷契皆相也然舜禹以大聖人受禪臯夔稷契各司一職而未兼綜庶務伊尹

放甲臣道之變局也故余稽相道以傳說爲首稱云

太公望呂姓名尙字牙武王伐紂立爲師號尙父後武王踐祚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爲子孫恆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尙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尙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三日王端冕師尙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屛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尙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

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强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爲子孫恒者此言之謂也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銘焉機鑑以至戶矛各爲銘詳見大戴禮

世傳太公兵法以爲韜畧之祖其眞僞不可知夫武王誅紂其誓軍旅也五步六步五伐七伐紀律嚴明必由於太公望烏知其敬勝義勝丹書之道

得黄帝顓頊之意歟黄帝顓頊之道即堯舜之道也孟子列之於見知其以此乎

鬬子文爲楚令尹四十年緇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家無一日之積王聞之于是每朝設一束脯一筐糗以益子文之祿子文逃之王止而後獲或謂人生求富子逃之何也曰夫從政所以庇民也民常貧而我取富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相臣奸贓其下孰不效之不求富則官箴澄肅而百度維貞楚國是以大治

季文子相宣成襄三公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爲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麄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麄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爲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它七日自是它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爲上大夫

孫叔敖爲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後來曰身已貴而驕人者民亾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已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愼不取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公叔文子爲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喑下喑則上聾喑聾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鍼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

并小流而成江海明王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漢曹參惠帝時代蕭何爲相國擇郡國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卽用爲丞相史吏言文深刻欲爲聲名者輒斥去之見人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焉爲相三年薨百姓歌之曰蕭何作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無失載其淸靜民以寧一

上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周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

謝不知汗出沾背媿不能對上亦問左丞相陳平平曰各有主者上曰主者爲誰乎平曰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鎭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

平之所學未必能如是也然其所言則得宰相之道矣後世論相職者當取法於此言

平津侯自以布衣爲相乃開東閤營客館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次曰翹材館次曰接士館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

余按公孫弘之爲相未盡善也然此一節有吐握之風余故取節而錄之

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爲何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

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

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連曰富之可貴之則否君曰然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連諾而不與烈侯屢問連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謂連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亦

有進士乎連曰未也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連進之畜待以仁義烈侯逌然明日欣侍以舉賢使能明日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乃謂連曰歌者之田且止以畜爲師欣爲中尉越爲內史賜連衣二襲

帝欲發兵擊匈奴魏相上疏諫且曰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于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上從其言而止相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焉趙充國上屯田奏力勸上納之

魏相識兵畧重時令達乎哉宣帝中興冀賛之力爲多

諸葛武侯亮字孔明相昭烈亮少與徐庶孔公威石廣元俱遊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畧每晨

夜從容輒抱膝長嘯旣見先王即陳大計後一一如其言亮治蜀懲劉璋暗弱之弊政尚嚴肅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

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敝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
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
節爲治之要于斯而著矣嘗自言曰吾心如秤不能
爲人作輕重又嘗發教郡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
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然人心苦不
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
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
之慇懃有忠于國則亮可以少過矣受先主遺詔輔
後主再出師伐魏首表勸後主開張聖聽以光先帝

遺德恢弘志士之氣親賢臣遠小人後表以漢賊不
兩立王業不偏安請鞠躬盡力以討賊後儒比之伊
訓說命云

耿生曰裴中立云秉事君之節有開國之才得立
身之道優治人之術惟武侯能兼之信矣哉

愚謂武侯才如管仲而持身則儉政若子產而用
畧則奇其曰開誠心布公道尤相天下者之要髓
也杜子美詩曰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
曹乃千古定論其自比管樂特謙詞耳時人烏足
以知之哉

謝太傅安字安石晉武帝時爲相時朝廷多故公每
鎮以和靜而德政既行威懷外著與王彪之共掌朝
政每日朝廷大事衆所不能決以咨于公無不立決
是時符秦將入寇詔求文武良將可鎮禦北方者公
以兄子玄應詔郗超聞之嘆曰安之明乃能違衆舉
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已而果有淮淝之捷

房文昭公玄齡名喬以字行隋室方亂公慨然有憂
天下志尋歸太宗從征伐衆人競求珍玩公獨收人

物至幕府太宗即位公代長孫無忌爲相時既任總
百司虔恭夙夜盡心竭節不欲一物失所聞人有善
若已有之明達吏事飾以文學審定法令意在寬平
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已長格物隨能收敘無隔卑賤
論者稱爲良相焉

杜成公如晦字克明太宗即位與玄齡共筦朝政至
於臺閣規模及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蓋房善建杜
則善斷相須而成故唐稱賢相推房杜云

房杜在太宗時其謀議施爲若無甚赫赫事乃論

唐相功者卒莫先焉何哉嘗考當時所與共事者
皆盡一時之才則柳芳所謂持衆美效之君是矣
魏文貞公徵字玄成雅有經國之才性又抗直喜逢
知巳之主思竭其用知無不言貞觀三年守秘書監
叅預朝政帝問徵曰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對曰
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淸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
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苗不能蔽也秦
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
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

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上
通帝曰善初帝卽位嘗與羣臣語及教化封德彝曰
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葢欲化
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
化湯武皆承大亂之後身致太平若謂古人淳樸漸
致澆訛則至于今日當悉化爲鬼魅矣帝從徵言其
後四年天下大稔斗米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
二十九人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帝謂長孫無忌曰
貞觀之初議者皆云宜振耀威武惟魏徵勸朕偃武

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渠
長皆襲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徵
再拜謝曰此皆陛下德威臣何力之有帝曰朕能任
公公能稱朕所任則其功豈獨在朕乎十六年秋九
月以徵爲太子太師公慮土漸不克終因上疏言十
思繼又陳十漸言皆切直十七年春正月卒帝自製
碑文幷爲書石謂侍臣曰人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
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明得失朕嘗保此三
鑑以防巳過今魏徵沒朕亾一鑑矣

唐中宗幽房陵欲立武三思爲嗣一日問群臣可否
衆莫敢對狄公仁傑曰臣觀人心未厭唐德后怒令
策出又一日后謂公曰我夢雙陸不勝者何對曰雙
陸不勝宮中無子也復命策出又一日后有疾公入
問后曰我夢鸚鵡雙翅折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
相王廬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思在
側怒發赤色后以公屢言不奪一旦感悟遣中使密
召廬陵王矯衣而入人無知者乃坐公于簾外故曰
我欲立三思群臣無不可者惟侯卿一言從之則與

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公從容對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以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子孫三思何與焉且姑與母孰親子與姪孰近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無祔姑之禮臣不敢愛死以奉制陛下其圖焉后感悟命褰簾使廬陵王出曰還爾太子公降拜哭於地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公嘗薦張柬之可爲相其他姚元崇桓彥範敬暉等數十人卒成反正之功云或曰桃李盡在公門矣公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通事舍人元行冲博學多通公重之行冲數規諫且曰凡爲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病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冲請備藥物之末公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司馬李孝廉稱之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盧懷愼清儉不營產服器無金玉文綺之飾雖貴而妻子猶寒飢所得祿賜于故人親戚無所計惜隨散輒盡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既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敝簀單藉門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日晏設食蒸豆兩器菜數杯而已臨別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于勤將有憸人乘間而起矣公第志之及治喪家無留儲

清節未足以盡相道也然必以清爲根本若懷愼者可以風矣

宋文貞公璟字廣平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量玄宗初姚崇請避位薦公自代上遣內侍楊思勗迎之在途竟不與思勗交一語思勗素貴幸歸訴于上上嗟嘆良久益重之公與元之協心革中宗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從公請託不行紀綱修舉當時翕然以爲復有貞觀永徽之風初貞觀故事諫史官隨宰相及三品官入奏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諸司皆于正衙奏事御史彈百官對仗讀文故大臣不得耑君而小臣不得爲讒慝是時其制久廢公力請復之

張九齡以張說薦起爲相時張守珪以斬可突功帝欲以爲侍中公曰宰相代天理物有其人然後授不

可以賞功帝曰假其名若何公曰名器不可假也又
欲以牛仙客爲尚書公復力爭之武惠妃謀陷太子
瑛公執不可妃密遣宦奴牛貴兒告之曰廢必有興
公爲援宰相可長處公叱曰房幄安有外言哉遽奏
之帝爲動色故公在相位太子卒無患公預知祿山
有逆相欲因其敗誅之帝不聽後在蜀思其忠泣下
遣使詣曲江祭焉初帝千秋節王公並獻寶鑑公獨
上事鑑十章號千秋金鑑錄以諷上嘗欲李林甫爲
相問於公公對曰宰相係國安危陛下相林甫恐後

日爲廟社憂上不聽

九齡獎愛李泌常引至臥內九齡與嚴挺之蕭誠
善挺之惡誠好佞勸九齡絕之九齡獨念嚴太苦
勁不若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爾
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顧喜軟美者乎九齡
改容驚謝因呼小友

唐韓休骨鯁不阿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甚必
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帝時引鑑默不樂
左右曰自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懽何不逐去之帝曰
吾雖瘠天下肥矣蕭嵩每啟事必順旨我退而思不
安寢韓休數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寢必安吾用
韓休爲社稷非爲朕也

李泌貞元間拜相上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
吏禮委張延賞刑法委柳渾公曰陛下不以臣不才
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
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上笑曰朕失辭矣適太子
蕭妃之母有罪因欲廢太子而立舒王公反復切諫
其語皆懇至而委曲上曰此朕家事卿何爲力爭如

此對曰天子以四海臣今竊居相位四海之內一物
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寃橫而不言乎上曰爲
卿遷延至明日思之公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
孝如初矣然還宮幸勿露此意恐左右欲樹功舒王
也明日上開延英殿獨召公流涕撫其背曰非卿切
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

吾聞之耿生曰長源誑誠所謂不食煙火食者耶
其踪跡亦甚奇偉不羣矣少微氏謂公好談神仙
詭誕爲世所輕此世俗之論也昔德宗欲增祠白

起公曰國將興聽於人又德宗憶術士言嘗言有命公曰君相不言命即此曷嘗爲不經語哉蓋子房之流也

陸贄既爲相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未幾或閒於上謂諸司所舉多有情弊不得實才上以密諭公公上奏其畧曰今日之宰相則往日之臺省長官今日之臺省長官則將來之宰相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舉頓殊豈有爲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里具僚物議悠悠其惑斯甚上又

諭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遺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如鞭韡之類受亦無傷公奏曰監臨受賄盈尺有刑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韡不已必及金玉目見可欲何能自窒於心已與交私何能中絕其意是以涓流不止溪壑成災矣上以裴延齡領度支公上書數其罪惡上不悅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銳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

楊綰亦唐之賢相但在位不久故未及之

吳元濟亂淮西諸軍討之久未有功上遣裴度宣慰公上言淮西可取之狀且薦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尋有時曲之捷上以公爲知人上常語宰相云人臣當力爲善何乃好立朋黨公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爲徒謂之同德小人爲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主辯其所爲邪正耳公狀貌不踰中人而風釆俊爽占對雄辯觀聽者爲之聳然逢時艱苦而能奮命決策橫身討賊爲中興宗臣名振四裔出入中外以身繫國之安危時之輕重者蓋二十餘年云

唐憲宗元和十二年以崔群同平章事十四年冬十月罷爲湖南觀察使憲宗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群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爲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爲法以天寶末爲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鎛深恨之數譖於帝遂罷

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爲相未敢失禮命一幹吏寄
錢數千緡氊車子一乘使者到門未敢進伺候累日
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襤褸言是相公夫人
使者遽歸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
李德裕性孤峭有經濟大畧武宗任之言聽計從王
室幾中興其所居安邑第有起草院精思亭每計大
事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不得預也宣宗即位黨人
傾之貶崖州司戶叅軍尋卒貶所
附記常袞辭賜饌時議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位

而不當辭祿張文瓘在禁近同列以堂饌豐餘欲
少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若不
任職當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
呂文穆公蒙正字聖功夾袋中有册子每四方替罷
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朝
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其爲相文武各稱職者以此上
嘗謂公曰卿諸子孰可用也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
姪夷簡宰相才也夷簡由是知於上時富鄭公方十
許歲其父言者公門客也以見之公見驚曰此兒他

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勳業過於吾令與諸子同學遇
之甚厚公知人如此有士藏古鑑能照二百里欲獻
以求之公曰吾面不過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聞者
嘆服
附記宋太平興國六年太宗享太廟合祭天地於
圜丘先是秦再思上書願勿再赦且引諸葛亮佐
蜀數十年不赦事上以問趙普曰國家開創以來
具存彝制三年一赦所謂其仁如天堯舜之道也
劉備區區一方無足師法上然其對赦宥之議遂

定愚按趙則平心術人品不正此一事有可取故
錄之
李文靖公沆字太初少好學器度宏遠眞宗時拜相
上嘗問治道所宜先對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
此最爲先公爲相王旦叅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旰
食嘆曰吾輩安得坐致太平優游無事耶公曰少有
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沆死
子必爲相一朝疆埸無事恐人主漸生侈心耳旦未
以爲然公又曰取四方水旱盗賊奏聞旦以爲細事

不足煩上聽公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
血氣方剛不留意于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
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公沒後眞
宗以契丹既和西夏納款遂封岱祠汾大營宮觀且
親見丁謂王欽若等所爲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
上遇之厚不忍去乃嘆曰李文靖眞聖人也
附記公爲相眞宗嘗夜遣使持手詔問欲以某氏
爲貴妃公對使者引炬焚其詔附奏曰但道臣沆
以爲不可議遂寢

王文正公曾字孝先青州發解廷試皆第一楊億見
其賦嘆曰王佐器也或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
喫着不盡公正色曰某平生之志不在溫飽太子卽
位是爲仁宗時帝年十三矣群臣議太后臨朝儀公
請如東漢故事皇帝在左母后在右同殿垂簾中書
樞密院以次奏事如儀人心乃定是時內侍雷允恭
恃勢專恣而丁謂附之權傾中外衆莫敢抗獨公正
色立朝時倚爲重尋因山陵事討去謂并誅允恭公
論快焉范仲淹雖晏殊所薦實由公意嘗問公曰明
揚仕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公曰夫執
政者恩欲歸已怨使誰歸仲淹嘆服其言又常語人
曰昔楊文公有言人之操履無若誠實吾每欽佩斯
言苟執之不渝夷險可以一致
胡文定公曰李文靖澹然無欲王沂公儼然不動
資禀既如此又濟之以學故是八九分地位也
楊億在中書見諸路職司撫拾官吏小過輒不懌曰
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昆蟲魚草木皆欲得所況仕者
人則望爲公卿次亦望爲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
望京朝幕官奈何錮之於聖世乎
附記公在樞府請薦武臣以備任使纂兵法以授
諸將
杜衍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
擊夏人雖韓公亦以爲可舉公爭以爲不可大臣至
有以沮軍罪公者然兵後果不得出同平章事務裁
抑僥倖每有內降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
前帝嘗語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邪凡有
干于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其所封還也其

助我多矣

河北自五代末算田鑄呂夷簡曰王道本於農此何名哉因表除之初元昊拒命契丹重兵壓境上以衙䜌議者請城洛陽爲遷都計公獨謂契丹畏壯侮怯易以威制洛邑山川狹隘以壯則不足以威則退縮遂請建都大名親征以伐虜謀或曰此爲虛聲爾不若增修東都城池以沮契丹之志公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虜果南嚮則雖城固無益卒申前議既而契丹求和親割關南之地仁宗令夷簡擇報聘者公薦

富弼卒成和約范文正公屢攻公短坐落職知饒州康定元年復舊職知永興軍會公自大名復入相言於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耶即除龍圖閣直學士上以公爲長者天下亦多公不念舊惡文正面謝曰呂卿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乃爾獎拔公曰夷簡豈敢舊事爲念耶其後仲淹知延州移書元昊元昊復書語極悖慢仲淹具奏其狀焚其書不以聞宋庠以爲可剌夷簡與杜公衍保全之

史臣曰自章獻太后臨朝十餘年間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爲多西夏用師契丹求地夷簡選將命使二邊以寧獨建募萬勝軍加契丹歲幣又成郭后之廢逐孔道輔范仲淹於外時論少之然所黜士旋復收用其於天下事屈伸舒卷動有智術故當國最久雖數爲言者所詆而帝眷倚不衰

朱熹曰當許公用事之時其舉措不合衆心者多矣而又惡忠賢異己必力排之逮其晚節知天下公議不可終拂又慮天下之事或至危亂而忠賢

之排去者將起復用是以寧損故怨以爲收之桑榆之計其慮患之意雖未必盡出于至公而補過之善天下實被其賜則去世之遂非長惡力戰天下之公議以貽禍國家者遠矣

按夷簡救時之相也朱文公之論詳矣當西夏用兵契丹求地時勢亦甚危急公老成慎重不以攻戰爲先惟以拒守爲要用韓范而西方以寧薦富公而和議以定豈非安社稷之臣哉即有權術之操縱未可以瑕而掩瑜也余悲窄執之臣樂攻取

以招叢疾賢良而承棄遺害子孫黎民故於公有
取焉
韓忠獻公琦字稚圭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方唱名
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慶曆二年召公爲樞密使自
請捍邊至五表不聽旣至與范富同事上前爭事議
論各別下殿不失和氣甚相善又常與范公議西事
不合范公拂衣去公自後把住其手云希文事便不
容商量耶和氣滿面范公意亦解常言我三人如推
車子其心主于車可行而已公務容小人善惡黑白

不大分故忌之者亦少在中書日見諸路職司捃拾
官吏小過輒不懌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蟲魚
草木皆欲得所況仕者大則望爲公卿次亦望爲侍
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職奈何錮之于聖
世乎公識量英偉臨事喜慍不見于色時朝廷多故
公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或諫曰公所爲誠善萬一
蹉跌恐家無處所公嘆曰是何言也人臣盡力事君
死生一之至于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輒不
爲哉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逮公

曰其爲相歐陽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文章孰大於
是公平日謂成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論近世宰相
獨許裴度本朝惟師服王曾公嘗謂忠義之心人皆
有之惟其執之不固勉之不力是以不及於古人公
常言人保晩節難尤宜自力其咏重陽詩曰不羞老
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晩節香云
先儒論宋朝人物第一或曰范或曰韓未始有定
論也要之二公所造未可輕爲軒輊君子謂公如
高山大嶽望之氣象雄傑而包育微細畜洩雲雨

藏匿寶怪皆其自然誠善喩云
又魏公喜雨詩云須臾慰滿三農望卻斂神功寂
若無公之于學其所得者深矣世且以相業歸公
而不稱其知道焉有無所得于道而相業光明如
是者耶
魏公薦歐陽修於仁宗云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
以爲相而竟不用談者至今以爲誚歐陽修今之
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之談者誚必及國不
特臣輩而已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

也上從之
公自爲相卽與當時諸公同力一德謀議制作所
汲引多正直有名或忠厚可鎭風俗以公議用之
士莫知出何人門下嘉祐四年下詔享赦事多便
民者命諸路舉學行尤異篤遣詣京師館于太學
試舍人院差使授官立柴氏後爲崇義公法春秋
存亾繼絕之義擇才臣詣四方寬恤民力籍戶絕
田租爲廣惠倉以廣賑鄆募耕唐鄧廢田勸課農
作守令治最者久其任以率吏課裁定令勅以省

疑讞弛茶禁以便東南之民議者以謂近于三代
之仁義多公所論議施行
范文正公仲淹字希文少有大節于富貴貧賤毁譽
懽戚不以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
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公在政府嘗
取班簿視監司不才者一筆勾之富弼曰六丈只是
一筆焉知一家哭矣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門
下多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覯之徒皆公所陶成
者張方平及富公皆公所賞許方未第卽以卿輔期

之時張載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公責之曰儒者
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因勸讀中庸卒爲大儒狄青爲
度深遠以左氏春秋授之青卒爲名將云
范文正公才識迥絕一時然不獨才識蓋其學有
大過人者觀其令張子厚讀中庸非有見於道而
然耶其後程子表章大學中庸烏知其不由于范
公之言歟爲諫官則直言爲大帥則持重爲宰相
則振作公其全才哉
附記范文正公用士多取氣節而闊略細故或疑

之公曰人有才能而無過朝廷自應用之若其實
有可用之才不幸陷于吏議深文不因事起之則
遂爲廢人矣故公所舉多得士嘗稱諸葛武侯能
用度外人用人者莫不欲盡天下之才常患近已
之好惡而不自知也能用度外人然後能周大事
富文忠公弼字彦國少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奇
之曰王佐才也以其文示王曾晏殊殊妻以女仁宗
時出使契丹卒成和好熙寧初公入覲帝從容訪以
治道公知帝果於有爲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

測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無不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明年公再相帝問所先公曰皐安宇內爲先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僚公爲相雖微官及布衣皆與之抗禮引坐語自是羣公效之折節自公始云弼早有公輔之望遼使至必問其出處安否臨事周悉不萬全不發當其敢言奮不顧身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斯須未嘗忘朝廷訃聞贈太尉謚文忠

附記仁宗問王素曰大僚中孰可命以相事者公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帝憮然有間曰惟富弼耳素下拜曰陛下得人矣既告太廷相富公士大夫皆舉笏相賀或密以聞帝益喜曰吾之舉賢於夢卜矣

神宗即位召赴闕公既至未見有于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公聞之嘆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奸臣欲進邪說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爭之臣無所復施其力此治亂之機也吾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洪範春秋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

公爲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辯君子小人而進退之皆天子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必肆毒於善良無所不爲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

神宗崩司馬光入臨衛士望見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公懼亟還太皇太后遣使問所當先公謂開言路詔榜朝堂起公爲門下侍郎公首言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遂罷諸法皆復舊或謂公曰熙豐舊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公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及公爲相遼人聞之勅其邊吏等日中國相司馬矣愼無

生事開邊隙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狥社稷躬親庶
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
爲戒公曰死生由命也爲之益力及病折簡與公著
以國事託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
天下事也公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
禮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
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

陸放翁作司馬溫公布被銘云公孫丞相布被人
曰詐司馬丞相亦布被人曰儉布被可能也使人

曰儉不曰詐不能也熙寧初有朝士晏集俄有一
人來至則王元澤也時荊公方有召命衆人問舍
人不堅辭否澤言大人亦不敢不來然來有居處
衆言居處固不難得元澤曰不然大人之意乃欲
與司馬十二丈卜鄰以其修身齊家事事可爲子
弟法也

溫公作相日親書榜揭於客位曰訪及諸君若朝
政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者請以奏牘聞于朝
廷光得與同僚商議擇可行者進呈取旨行之若
但以私書寵諭終無所益若光身有過失欲賜規
正即以通封書簡分付吏人令傳入光得內自省
訟佩服改行

呂正獻公公著字晦叔哲宗立公自揚州被召上言
人君即位之始當正始以正天下修德以安百姓修
德之要莫先于學學有緝熙於光明日新又新以至
於太治者學之力也居政府與司馬光同心輔政凡
欲革而未革與革而未定者一一舉行民讙呼鼓舞
稱便公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爲本平居無疾言

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遇事善決苟便於國
不以利害動其心嘗書古人詩於屏有云好衣不近
節士體深穀似怕腹中書或咎其持心太恕令除惡
不盡將失有罪爲異日患公曰爲政去其太甚者耳
人才實難當使之自新豈宜使之自棄耶嘗籍記人
才已用未用姓名事件當行已行條目謂之掌記

公始與司馬光輔政共推本先帝之意若干事若
諸青苗之害則曰常平泉穀以禦水旱而負帶求
利至十之七八國失拯救之備而民之責償被笞

筵者衆責興利之弊則曰大傷鄙細有損國體戒用兵之失則曰南安西師兵夫死傷者皆不下二十萬無罪置數十萬人於死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救官制之滯則曰更新官制以覈正吏治至今頒行無緒有以啟寵四方貽譏後世於是二公與同志者建請以常平舊法改青苗以嘉祐差役參改募役罷保馬以復監牧損保甲教選以便農作除市易之令寬茶鹽之禁賜遷若贖亾民和西戎于是民讙呼鼓舞以爲便

初溫公議凡役人皆不許僱人以代然東南及西蜀諸路民有高貲或子弟業儒皆當爲弓手執賤役既不許募代甚苦之公開其弊即令一切聽僱募民情大悅

范純仁字堯夫後謚忠宣自爲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所得俸賜皆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恩多先踈族沒之日幼子五孫猶未官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之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也其遺表中有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之道

趙鼎嘗曰用人所以立國吾豈敢久居相位至于立國規模則當爲遠計於是以政事之先後及人材所當召用者密條而置座右一一奏稟以次行之公議冲待士犯顏敢諫凡內降恩澤多奏格不行號爲賢相然深喜程頤之學

廉希憲有疾帝遣醫診視醫言須用沙糖北土沙糖最難得家人求于外阿合馬與之二斤且致密意希

憲卻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奸人所與求活也

安童年二十一爲右丞相世祖以其幼詔許衡爲右丞輔之衡自懷孟至京辭疾世祖不許安童親候其館事之甚恭嘗語同列曰君輩自謂不相上下蓋什百與千萬也

元拜任乃安童之孫也喜延儒士諮古今禮樂刑政治亂得失孜孜不倦議政必以典故嘗曰人之仕宦隨所職司事皆可習至于學問有本施于事業此儒

者之能事宰相之資也

明太祖嘗與陶安登南京城樓聞焚屍之氣安曰古有掩骼埋胔之令恩及枯骨近世或有焚之而投骨於水者於心何忍上曰此王道之言也乃令天下郡縣設義塚命所在官司擇寬潤地爲之敢有焚屍棄骸者坐以重律

梁儲字叔厚順德人成化十四年會試第一殿二甲授編修累官至少師與楊廷和同時爲相武宗將奉宣大廷和蔣冕等皆稱疾儲獨爭累日泰王惟焯請

潼關以西鳳翔以東河堧牧馬地朱寧江彬輩皆受其賂助之上意許之促大學士草制楊廷和蔣冕私念草制恐爲後虞否則忤上意俱引疾獨公承命即起草曰昔太祖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以此地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必富而驕姦人誘爲不軌不利社稷今王懇請朕念親親畀地與王王得地毋收聚姦人毋多畜士馬毋聽狂人導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親親不可得也王愼之毋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事遂寢上

自稱威武大將軍朱壽巡邊下內閣草制甚亟廷和稱疾獨促儲儲固不草召詰之且手劍立曰不草齒劍儲免冠伏地泣曰臣即死陛下猶憫臣若遂草制從日覺而怒曰臣儲無禮臣名君臣罪不可赦上擲劍起世宗即位奉迎勸進事定爲言官所劾歸立朝四十餘卒贈太師謚文康其罷相歸也乘蜆蜓游詠於山顛水涯紅顏白髮望若神仙清貧僅能足歲恬不植生產順逆得失無豫於中

王鏊字濟之吳縣人鄉會試皆第一名廷對第三正

德爲吏部侍郎謝遷既去遂與焦芳同入閣未久羞與芳爲伍三疏引歸既歸翛然自遠於山水間吳中士大夫好向一無所入世宗即位遣官存問鏊疏謝因請上講學親政常自贊曰噫嘻先生何如其人窮年校書結髮勵行白首于道茫然無聞爵厠公孤官居臺閣志懷輸忠幾昧納約貴戚赫炎不能附麗權璫狂猘不能婉阿一有違言超然不辱遇事直前不知顧忌見利思義不知窺避歸臥空山晏然寤寐斯人也其量則隘其才則庸無裨于世自潔其躬跡其

所至葢知慕首陽之節而不知枉下之工知希止足之疏而不能為應變之祟鏊為人心平氣和言論簡易而誠信藹然表裏洞達自其少年長制舉之文海內稱之曰王唐瞿薛中歲作明理克巳二箴晚作性善論鏊卒延撫吳廷舉上言鏊高文清節守道見幾乞與褒恤贈太傅謚文恪

劉忠字司直陳留人成化進士庶吉士授編修為人卷斂沉默歷官三紀始進侍讀學士進掌院事上疏論諫補南京禮侍陞吏部尚書大學士忠在事以守

成法過奮緣為先在位不滿三月乞致仕不許以省墓請許之抵家上疏乞休作野亭一區鑿池種樹徜徉其中忠入閣未久未大有所建明當世否風頹之日守正敦節一時隱然為朝署之重許進論當代人物推忠與章懋雍泰以其脫然于名利也世宗初遣行人存問忠使孫入謝因陳正身致治之要在畏天法祖正心勤學而歸重于進君子以退小人退小人以安君子官少傅兼太子太傅卒贈少保謚文肅何喬遠曰王鏊劉忠皆賢相也鏊通雅不失其正忠稜稜岳岳有不可搖撼之象殆確論乎

劉健在內閣凡事以公平為王正色率下處同鄉無所黨比僚寀謁私宅不與交一言及入朝論事關大體者累千百而不盡弘治以前士攻舉業仕則精法律勤職事鮮有博覽詞賦間有之衆皆慕悅必得美除孝宗在宥朝政有常冠佩委蛇士各奮興健獨教人看經窮理李東陽以詩文氣節援引名流健處之若不知者吳寬文學著名謝遷欲健薦之同相健外示唯唯而巳彊之則曰待公柄事與之同升何景明

少有文兼健同鄉人謂得遐翰林無疑健獨嫌景明福薄也孝宗寢疾召御榻前執手歔欷令皇太子侍且言軍國重事命與東陽等悉心匡輔皆飲泣受命莫能仰視武宗即位不親萬機中官用事健與東陽遷自劾復疏言政令十失未幾中官劉瑾與其黨八人者益見幸健與東陽遷連章請誅之戶部尚書韓文率九卿繼疏健從中反覆評八人良窘中官王岳范亨徐智入閤議且安置之南京健推案慟哭曰先帝臨崩執老臣手付以大事陵土未乾變倖若此他

日何面目見地下邪健以岳亭可與謀因咨語明日諸公伏闕固爭公從中應之吏部尚書焦芳素以健不比已欲圖健位泄謀于瑾瑾等泣愬上前上震怒收岳亭而瑾遂爲司禮監健三人知事不可爲即疏辭官上亦立聽之惟東陽被留未幾瑾矯旨列劉健等爲奸黨榜示天下復黜健爲民追奪其誥命瑾誅復原官世宗嗣位賜勅存問明年遣撫臣就第致束帛餼羊上尊年九十三卒贈太師謚文靖

孫承宗字凱陽高陽人爲閣部督師入覲造膝咨謀

出而指授二三大帥以定與鹿善繼爲友禁餽遺絕宴會朝虀暮鹽布衣瘦馬出入亭障間延見老校退卒與相勞苦以勾稽將士察識營壘鼓勇敢拔跡跑錄寸長理小過二十年名將咸出其甄錄焉明崇禎帝嘗以漢武侯唐晉國擬之或於人言不竟其用後殉難而死

賀閣學逢聖崇禎時務絕黨比存大體容勿効忠不敢告人致政歸布衣草履不知爲仕籍人再召中書他應召者盛賓客擁輜重舳艫相望群邑延頸望風伏謁道左僮僕纍纍一晏費數百金門生幕客招搖騰沓公刺一敝舟揚帆徑渡國津吏競物色江夏相公舟不可得已知魚服去且久爭嘖嘖歎異

希賢錄卷之六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　嘉孚　勷校輯　荔彤

致治門

臺諫　嘉言

韋思謙曰御史出使不能動搖山岳震慴州縣爲不任職丈夫當敢言地須要明目張胆以報天子焉能碌碌保妻子耶又曰耳目之官固當特立鵰鶚鷹鸇豈衆禽之偶

杜莘老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所畏姑言其次是欺其心不敬其君者也

羅豫章曰士之立朝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怨嗟二者不可偏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汲黯正直所以斸公孫弘之阿諛忠厚所以闢張湯之殘刻武帝享國五十年其臣之賢獨此一人而已

又曰立朝之士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子然三者未嘗不相須也凡人愛君必愛國愛國則必愛民未有以君爲心而不以民爲心者故范希文謂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諒哉

羅豫章曰朝廷大奸不可容朋友小過不可不容若容大奸必亂天下不容小過則無全人

宋王素爲諫官言人材難得無事之時當爲朝廷愛惜

程明道爲御史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過則可若搜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能也

朱子曰今天下事只礙箇失人情便都做不得蓋事理只有一箇是非今朝廷之上不能辨別這是非如宰相固不欲逆上意上亦不欲忤宰相意今聚天下之不敢言是非者在朝廷又擇其不敢言之甚者爲臺諫習以成風如何做得事

又曰論事只當言其理之是非不當計其事之利害

宋高宗曰臺諫論事雖許風聞要須審實如排擊人

才豈無好惡若果務大體不指摘纖瑕細務强置人於過豈惟陰德不淺亦可以鏟刻薄之風成忠厚之俗趙鼎曰聖訓廣大如此言事官宜奉以周旋也

成帝禁中設晏飲之會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上以班伯新起數目禮之因指畫問伯紂爲無道至於是乎伯對曰紂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伯曰沈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荒之戒其原皆在于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

襄楷諫桓帝曰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尚無爲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既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今陛下婦女極天下之麗甘肥殫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黃老乎

致治門

臺諫 善行

汲黯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時帝方招文學嘗曰吾欲云云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帝怒罷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于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賜告者數不愈莊助復爲請告帝曰汲黯何如人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賁育亦不能奪之矣帝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

薛廣德爲人溫雅有醞藉及爲三公直言諫諍始拜旬日間上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上即日還其秋上酹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

從橋上不說光祿大夫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

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曰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帝問誰對曰張禹帝大怒曰小臣廷斥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逄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辛慶忌免冠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帝意解乃已及

後當治檻帝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光武臨朝或有惰容張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每見湛輒曰白馬生且復諫矣

魏主丕欲徙冀州士卒十萬戶時旱蝗民饑群臣以爲不可丕意甚盛侍中辛毗求見丕作色待之曰卿謂徙民非耶毗曰誠以爲非丕不從而入毗引其裾諫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必將爲寇故臣不敢不力爭丕乃徙其半丕常出射雉顧羣臣曰樂哉毗曰于陛下甚樂于羣臣甚苦丕默然

唐文德皇后葬昭陵太宗卽苑中作層觀以望之引魏徵同升徵熟視曰臣昏眊不能見太宗指示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太宗惻然遂毀觀

唐太宗欲修洛陽宮張元素諫曰陛下初平洛陽隋時宮室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上曰吾思之不熟可卽罷之後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賜元素綵二百疋

高宗出獵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油衣若爲不

漏對曰以瓦爲之則不漏上因此不復出獵

唐肅宗卽位李輔國與張后謀遷太上皇于西內李唐見肅宗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唐曰太上皇思見陛下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肅宗泫然泣下然猶畏張后不敢詣西內

陸贄等坐貶帝怒未解中外惴恐無敢救者陽城卽率拾遺王仲舒補闕熊執易崔邠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奸邪贄等無罪帝大怒太子爲營救乃解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爲相城當取白麻壞之

慟哭於廷

夏綏節度使李祐進馬百五十疋侍御史溫造彈祐違勅進奉請論如法詔釋之而卻其馬祐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矣

唐文宗時拾遺魏謩上疏曰竊聞數月以來教坊選試以百數莊宅收市猶未已又召李孝本女不避宗姓大興物論臣竊惜之擢謩爲補闕謂曰朕選市女子以賜諸王耳憐孝本女孤露故收養宮中謩于疑

似之間皆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忝厥祖矣命中書優爲制詞以賞之

文宗於便殿中舉衫袖以示羣臣曰此衣已三澣矣羣臣皆美帝之儉德公權獨無言帝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節耳帝以公權爲諫議大夫

呂誨字獻可正惠公端之孫待對於崇政殿時司馬溫公爲翰林學士相遇朝路溫公密問曰今日請對何所言獻可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溫公愕然曰王介甫素有學行命下之日衆皆喜于得人奈何論之獻可正色曰君實亦爲此言耶安石雖有時名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難回喜人佞巳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諸宰輔則天下必受其禍矣溫公又論之曰與公相知有所懷不敢不盡未見其不善之迹遽論之不可獻可曰上新嗣位富於春秋朝夕謀議者二三執政爾苟非其人則敗國事此乃腹心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顧可緩耶

後安石變法人始服獻可先見其彈判公文有云外示朴野中懷險詐學師孔孟術慕管商等語

童貫權益張右正言陳禾上疏劾之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若臣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帝易衣帝卻之曰留以旌直臣

劉元城徧歷言路正色立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屏

以辨是非邪正爲先進君子退小人爲急其面折廷爭至雷霆之怒赫然則執簡卻立伺天威稍霽復前極論一時奏對且前且卻者或至四五殿廷觀者皆汗縮竦聽目之曰殿上虎

陳忠肅公瓘在言路知無不言然議論持平務在大體彈擊不以細故未甞及人私過甞言人主託言者以耳目固不當以淺近見聞惑其聰明況以訐爲忠無補於時反傷治體乎

張南軒先生曰某每登對必先自盟其心曰切不可

見上喜隨便順將去恐一時隨順後來收拾不得上甞曰仗節死義之臣難得某對曰陛下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則臨事可以得仗節死義之士矣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安能望其仗節死義乎

張敷華字公實福安人弘治十八年由南京刑部尚書召入爲左都御史禁貪酷戒奔競縉紳禀然畏之正德改元科道官艾洪等上疏劾劉瑾英國公張懋及諸大臣交章劾瑾上曰朕自處之敷華上疏力爭且言國家大事百臣爭之不足數人壞之有餘賈誼有言天下大器置安則安置危則危臣願陛下審所置焉宋綬有言自古帝王未甞不學臣願陛下學眞德秀有言無逸則壽臣願陛下壽諸葛亮曰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臣願陛下究興隆之術陳子昂曰人不可使窮窮則姦宄生臣願陛下毋使民窮疏上不報其冬瑾傳令與楊守隨同罷瑾誅敷華已卒贈太子少保謚簡肅

明陳壽在諫垣指陳時政得失無隱然甞曰吾父戒弗作刑官刑官枉人言官枉人尤甚顧可輕耶

正德間朝官有罪輒命錦衣衛官校擒拏霍文敏上疏曰天下刑獄付三法司足矣錦衣衛復兼刑獄橫撓之越介胄之職侵刀筆之權脫冠裳以就桎梏屈禮貌以聽武夫朝列淸班暮幽汚獄剛風由此折盡矣或又暮脫汚獄朝立淸班解下拘攣便披冠帶使武夫捍卒指之曰某也吾得辱之矣小人遂無忌憚君子遂昧良心豪傑所以多山林之思變故所以少節槩之士也

明之弊政固多而此尤其大者天啟崇禎時尤爲

璁張名爲緝訪事件士大夫受其陷害者多矣許顯純之掌北寺也楊漣左光斗黃尊素魏大中周順昌諸君子俱遭毒手人之云亾邦國殄瘁又何怪天怒人怨也

致治門

牧守 嘉言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鄴告之曰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張芸叟舜民云頃游京師嘗聽司馬溫公王荆公之論于行義文史爲多惟歐陽公多談吏事余言學者見公莫不欲聞道德文章今先生何教人以吏事公曰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官懿陵彼非人境也方壯年未厭學欲求漢史一觀公私無有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懿陵荒遠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矣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迨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歷三事以此自將以人望我必爲翰墨致身以我自觀亮是當時一言之報耳

杜衍嘗言作官第一清然無求人知苟欲人知同列不諒者必譖已上不加察適取禍耳但黙而行之無愧於心可也

馬永卿問立身仕宦於元城先生先生曰奉少祿薄當量入以爲出復請益先生曰漢書云吏以法令爲師有暇可看條貫又不獨可以治人亦可以保身僕歸檢漢書前語出薛宣傳先生之意以僕初出場屋行已或犯法且爲吏所欺故有此言

張南軒曰治獄所以多不得其平者蓋有數說吏與利爲市固所不論而或矜智巧以爲聰明持姑息以惡姦慝上則視大官之趨向而重輕其手下則感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一以威怵之不原其初而一以法繩之如是而不得其平者抑多矣

東坡曰儋耳進士黎子雲言城北十五里許有唐村庄民之老曰允從者年七十餘問子雲言宰相何若以青苗久困我於官有益乎子雲言官患民貧富不均富者逐什一益富貧者取倍稱至鬻田質口不能償故爲是法以均之允從笑曰貧富之不齊自古已然雖天公不能齊也子欲齊之乎民之有貧富猶器用之有厚薄也子欲磨其厚等其薄厚者未動而薄者先穴矣元符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子雲過予言此負薪能談王道正謂允從輩耶

伊川先生曰今之守令唯制民之產一事不得爲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爲者患人不爲耳

朱子曰守官只要律己公廉執事勤恪晝夜孜孜如臨淵谷便自無他患害纔是有所依倚便使人怠惰放縱不知不覺錯做了事

又曰聽訟只與他研窮道理分別是非曲直自然訟少若厭其多不與分別愈見事多

又曰凡聽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疎之分而後聽其曲直之詞

又曰做守令如胥吏沉滯公事邀求於人其弊百端須嚴立程限決要如期他限日到自然邀索不得

又曰大抵做官須令自家常閑吏胥常忙方得若自家被文字叢了討頭不見吏胥便來作弊

先生又曰在法屬官自合每日到官長處共理事如不至者有罪今則屬官雖要來長官自不要他來某每聽詞狀集屬官都來廳上看有多少均分之各自判去有可疑事便集衆較量斷去此非獨爲長官省

事而屬官亦各欲自効如簿尉等官使之决獄聽訟得熟是亦教誨之也

先生愛說恰好二字曰凡事自有恰好處

又曰當官須有簿通曆逐日公事開項逐一記錄了即勾之未了須教了方不廢事

又曰須在同安見官戶富家典買田業不肯受業操有餘之勢力以困破賣家計狼狽之人殊使人扼腕每縣中有送來整理者必了於一日之中蓋不如此則村民有宿食廢業之患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困之使不敢伸理此最弊之大者

呂東萊言凡事只須平心尋常把權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遂不畏强禦之名所以彼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妥帖彼雖不樂視前則有間矣

西山政訓一曰律己以廉　凡名士大夫者萬分廉潔止是小善一點貪汙便爲大惡不廉之吏如黨不潔雖有宅美莫能自贖故此以爲四事之首一曰撫民以仁　爲政者當體天地生萬物之心與父母保赤子之心有一毫之慘刻非仁也有一毫之忿疾亦非仁也一曰存心以公　傳曰公生明私意一萌則是非易位欲事之當理不可得也一曰涖事以勤　當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古之聖賢猶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況其餘乎今之世有勤于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詩酒遊宴則謂之風流閒雅此政之所以多疵民之所以受害也不可不戒　廉仁公勤四者乃爲政之本而崇風教清獄犴平賦稅禁苛擾乃其條目撮之坐右務在力行

薛文清曰民至愚而神不可欺也惟至誠足以動之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必有所濟蓋天下事莫非分所當爲凡事苟可用力者無不盡心其間則民之受惠多矣

薛文清公曰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媼宜疎絕至於匠藝之人雖不可缺當用之以時不宜久留於家與之親狎皆能變易聽聞簸弄是非儒士固當禮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或假字畫以媒進一與之款洽即墮其術中如房琯爲相因一琴工董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爲非遂爲相業之玷若此之

類能審察疎絕亦淸心省事之一助
省心錄曰士大夫若以一官之廪祿計則不知其爲素餐講以驅役之卒承奉之吏供帳居處詳陳悉算則凛然如履氷岌然如臨淵有愧于方寸者多矣若使奉公治民之道不加之意其與竊人之財而爲盜者何異哉
陳繼儒曰漢人取吏曰廉平不苛平則能在其中矣廉能者後世不熟經術之論也
蔣楚珍曰淸愼勤居官三字符也然必以仁爲本

又曰凡守官守道皆守身也聖賢終身得力於守
又曰安民者何無求於民則民安矣察吏者何無求於吏則吏察矣
又曰守令爲相業所基漢廷所以稱美
宋人吳芾云與其得罪於百姓不如得罪於上官
宋人趙方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不差是刑罰中教化
他山石云居官無過廉勤廉分內事也物交事逼愛不自由素貧賤有妻子啼號之撓素富貴有口體豢養之需喜聲譽則餙厨餼以娛賓務結託則厚苞苴以通好甚則男婚女嫁囊帛櫃金皆此是貪雖欲廉得乎故要莫如崇儉涖民之時無異處家之時用官之財不啻用巳之財斯可矣勤職當然也聰明有限事機無窮竭一精神以防衆奸愿巳非易事而躭延銜杯恣情漁色賦詩品奕遂致獄訟經年是非易位訟訴愈多事機愈夥方虞息肩之無期幸吏牘巳備況首涉筆終歸苟道而巳故要莫若淸心鷄鳴聽政務盡屏勿以酒色自困勿以荒樂自戕某事當決

某牒當報某賦當辦某繫當釋時時察之汲汲行之毋謂姑俟來日則事無不理而此心亦寧矣
林希元上荒政叢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饘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旣死貧民急墓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借官錢以糴糶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盗禁過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

拘文戒遣使上以其切於救民皆從之

致治門

牧守　善行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爲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補太守卒史宣帝時舉賢良爲大司農丞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爲人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共爲邑起冢立祠歲時祀祭至今不絕

漢武時以刑罰繩下俗吏爭嚴酷惟黃霸獨用寬和宣帝在民間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治平召爲廷尉正遷潁川太守每下恩澤詔書他郡多廢閣霸爲擇良吏分部宣詔令使百姓咸知恩意又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以爲勸善防姦之意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安全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爲天下第一

宣帝時渤海歲飢多盜賊丞相舉龔遂詔可遂年七十矣帝問何以治渤海遂對曰海濱遼遠不霑聖化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陛下赤子盜弄兵于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帝聞對大悅曰選用賢良固將安之也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願假臣便宜無拘文法帝許焉遂至乃移書屬縣悉罷捕盜吏諸持田器者皆良民毋得問持兵者乃爲盜單車至府一郡翕然盜賊立時解散于是開倉廪假貧民選良吏牧養焉齊俗多奢侈好末作遂乃率

以儉約勸民農桑益畜果實菱芡勞來循行民有帶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不數年吏民富實獄訟止息帝褒之

永平十三年袁安爲楚郡太守是時楚王英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顯宗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出者四百餘家歲餘徵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贓罪鞫人嘗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于聖世尹所不忍爲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勵

漢章帝時廉范爲蜀郡太守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范乃毀削先令嚴使儲水百姓以爲便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

楊震守東萊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邑令懷金十斤遺公公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公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

漢桓帝時劉寵嘗爲會稽太守簡除煩苛郡中大治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自若耶山谷間出人齎百錢送寵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他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

劉寬字文饒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嘗以爲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災異或見引躬克責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弟之訓人感德與行日有所化靈帝初拜太中大夫

召信臣爲上蔡長歷零陵南陽太守勤力有方畧好爲民興利出入阡陌勸農稀有寧居行視水旱開瀆數十處以廣灌溉歲增頟至三萬頃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田畔防分爭禁婚丧奢靡務儉約府縣吏

子弟不力田者輒斥罷之治化大行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之號曰召父遷河南守治行第一元帝竟寧元年徵爲少府元始中詔祀百辟有益於民者蜀以文翁九江以信臣應詔遂立廟祀春秋

漢光武時杜詩爲南陽太守政治清平百姓便之時人以方召信臣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馮立居職公廉治行畧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爲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爲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晉輿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賈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臧過者望風解印綬去

史弼爲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鉤黨諸郡承望風旨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誣陷甚衆惟弼獨無所上詔書切責從事坐傳日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

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民戶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奏弼欺隱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得免濟活者千餘人

胡威之父子以清愼名世祖問威之卿清孰與父對曰臣清不如臣父帝曰何以勝汝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以不如

吳隱之字處黙介立有清操桓玄欲救嶺南之弊以隱之爲廣州刺史去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

貪泉隱之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在州愈厲清操及罷郡見妻篋中有沉香一斤遂投石門水中後人謂之沉香浦亦曰投香浦

隋文帝時安定梁毘為西寧州刺史在州十七年蠻酋以金來餽毘受置座側對之慟哭曰此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耶悉舉以還之於是諸蠻感悟遂不相攻文帝聞而善之徵為散騎常侍

金非可衣食之物不過通有無貿易耳而世之竭力以積之多方以藏之殺身亡族破家以營求之而猶不知悟也唐太宗所謂剖腹藏珠豈非切譬若梁毘之還金於蠻可謂善全其生者矣最可恨者有一清官則其親戚故舊左右便辟惑之曰如此擅地枉自不取及其禍至則向之進說者匿影潛踪覓之不可得而其所貪之貨賄徒為鼠竊瓜分之地何益哉何益哉故論道義金不可取也論利害金尤不可取也辛酉秋書此以箴有位者

元結刺道州作舂陵行其末云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詩杜子美甚稱美之結以人困甚不忍加賦常奏免稅租及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又奏免租庸十餘萬緡困乏流亡盡歸乃知賢者所在不特空言而已

包拯知端州州歲貢硯前守緣貢率數十倍以貽權貴人公命製者纔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知開封府為人剛嚴不可干以私京師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

寇準知巴東縣每期會賦役不出符移惟揭鄉里姓名縣門莫敢後者植雙柏於廷民比甘棠稱萊公柏

李及嘗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以為終身之恨

張詠知益州城中屯兵三萬無半月糧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吾無憂矣

富弼知青州會河朔大水民流東京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築公私廬舍十餘萬間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

前貧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遝老弱捐瘠者廩之出林河泊之利有可取爲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爲奏請使倶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流民死者大塚葬之謂之叢冢自爲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萬募而爲兵又萬餘人

歐陽公常語人曰治民如治病病兒服藥云疾已愈矣便是良醫凡治人者不問吏才能否但民稱便即

是良吏故公爲數郡不見治迹不求聲譽以寬簡不擾爲意所至民便既去民思如楊青南京皆大郡公至三五日間事已十減五六一兩月後官府如僧舍或問公爲政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畧爲簡則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爲苛急耳所謂簡者不爲繁碎耳識者以爲知言

趙忭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涌貴諸州皆禁增價公榜衢路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商賈輻輳米價更賤民無饑死者

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時浙東大饑熹即日就道至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米遂輳集又剏立社倉法豐歲俾民各量其力以入之歲歉則出而散之民民賴以無饑乃日鈎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政有不便于民者悉釐革之先生禁漳民禮佛朝嶽或曰此所以正人心也先生曰未說到如此只是男女混淆便當禁約爾侍坐諸公各言諸處淫巫蠱惑等事先生蹙額嗟嘆而已因舉江西有

玉隆萬壽宮太平興國宮每歲兩處朝拜不憚遠近奔趨失其本心一至于此曰某嘗見其如此深哀其愚上昇一事斷無此理豈有許多一日同登天自後又卻不見一箇登天之人

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鱎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人者交接于道

千乘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鱎者至矣
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忠信敢安于曰
安忠乎曰忠於王安信乎曰信于令安敢乎曰敢于
不善人安于曰守此三者足矣
魏襄王時史起爲鄴令曰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
用於是引漳水灌田鄴以富民歌之曰鄴有賢令爲
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瀉鹵兮生稻粱
宛人卓茂恬淡樂道行已在淸濁之間哀平間爲密

令視民如子吏民親愛之民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
肉遺者茂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屬之而受
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
之而受何故言耶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
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
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
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數年
教化大行遷京都丞密人涕泣從之及王莽居攝以
病免歸光武即位先訪求茂茂時七十餘詔曰名冠

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
姑臧稱富邑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孔奮在職
四年財產無所增或笑之以爲身處脂膏不能自潤
徒益苦辛耳奮旣立節治貴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
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
魯恭漢章帝建初初拜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任
刑罰郡國螟傷稼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
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
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

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
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
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
狀白安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
劉玄明甚有吏能歷建康山陰令政常爲天下第一
傅翽代爲山陰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答曰
我有奇術卿家諳所不載作令唯日食一升飯而不
飲酒此第一策
傅翽爲吳令往別建康令孫廉廉問曰聞丈人發姦

摘伏惠化如神何以致此答曰無他也惟勤而清清則憲網自行勤則事無不理

元德秀字紫芝爲魯山令玄宗在東都酺五鳳樓下令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是時頗言帝且第勝負加賞黜河內太守輦優伎數百被錦繡或作犀象瑰瑋光麗德秀惟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蔿于蔿者德秀所爲歌也帝聞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謂宰相曰河内人其塗炭乎乃黜太守德秀益知名所得奉祿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笥餘一縑駕柴車去

天寶十三載卒家惟枕履簞瓢而已

程顥爲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旦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曰身爲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顥質其驗取懷中一書進其所記曰某年日月抱兒與張三翁家顥問張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民稅粟多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顥擇富而可任者預使貯粟以待費大省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其父兄出所以事其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五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卹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于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耻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

范純仁知襄城民素不事蠶織鮮植桑者公因民有罪而情輕者使植桑于家多寡隨其罪之輕重後按其所植榮茂與除罪自此人得其利

希賢錄卷之七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嘉孚
男　勷校輯
荔彤

致治門

教化 嘉言

賈誼曰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

又曰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難知

又曰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

司馬遷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

又曰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

董仲舒曰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

又曰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于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

又曰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

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閒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閒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

又曰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奸邪並出刑罰不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

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

又曰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亾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大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

路溫舒上漢宣帝疏曰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

經令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此仁聖之所以傷也

尚書陳寵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無濫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奸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夫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以濟群生全廣至德

朱子曰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于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翳蕭葦以捍其衝流必不勝矣

又曰嘗欲作一科舉法以易詩書為一類三禮為一類春秋三傳為一類每科舉後便曉示後舉於某經某史命題使人心有所定止專心看一經一史不過數舉則經史皆通經義須變其虛浮之格只直述大意

又曰人才衰少風俗頹壞之時士有一善即當扶接獎誘以就其器業

又曰後生初學且看小學書是做人的樣子

真西山曰嘗觀古今之變大抵盛衰强弱之分不在兵力而在國勢不在財用而在人心或者患國勢未張而欲振以威刑患財用未豐而欲益以聚斂謂誠信不如權譎謂忠厚不如刻深有一於茲皆伐國之斧戕蠹民之螟蝰也

續通鑑綱目發明曰治天下者褒忠臣所以勸民忠

褒孝子所以勸民孝褒義士所以勸民義褒節婦所以勸民節此皆爲國之善政風化之大閑不可不講求之已

續通鑑綱目廣義曰取士莫要於明經爲治莫大乎正學舍正學而襍以他途殆恐學不得其正而士不得其純將何以爲致治之具耶

耶律楚材曰制器者必得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

元丞相脫脫問揭傒斯曰方今致治何先傒斯曰儲

材爲先養之於位望未隆之時而用之于周密庶務之後則無失才廢事之患矣

永樂甲午十一月上諭行在學士廣侍講榮幼孜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其傳註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采其切當之言增附于下其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羽翼然各自爲書未有統會爾等亦別類聚成編務極精備庶幾垂後廣等總其事舉朝臣及教官有文學者同修開館東華門外明年九月書成

上御殿受之羣臣表賀蓋未及一年而成可謂太速矣時文貞輔獻陵南京監國故不預

王端毅公恕嘗問曰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

蔡虛齋清曰是固有由也上之人所以養之者未盡其道下之人又幸時之昇平而售之急耳儒生少知章句訓詁人便舉而進之學宮矣未幾作經義甫成篇便得補廩爲當然矣又未幾作三場文字纔可讀便廹廹期中舉中進士矣 中進士則官已到手或無暇於學或自以爲無用於學矣其仕而能學者無

幾况自幼入小學而其所學者多非學人之實事人才之不如古者以此故雖有異質亦不能有異才

耿定向曰在昔洪荒首闢教化惟茲五品豈不易簡哉學人違離近實談說玄眇謬矣乃不著不察貿貿焉終身由而不知抑又罔也夫放勳言勞來匡直而必歸之自得有以夫

又曰余聞東郭先生云古人從氣質偏處變化今人從氣質偏處充拓夫溫以療直栗以療寛無虐以療剛無傲以療簡其對治醫案蓋如此唐虞之際師師

皮風有以也三代以降魁桀不羣之士世多有之顧德性用事者何尠乎書云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此之謂耶

景泰四年給事中徐廷章上疏曰今教官多歲貢監生及山林儒士素無問學輒為人師授經且句讀不明問難則汗顔莫對宜用副榜舉人便

耆退菴語存云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教其所短

致治門

教化　善行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十餘人張叔等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其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閤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韋逞母宋氏家世以儒學稱其父無子以周官音義

授之并以其書付焉其後適韋氏生逞夫卒逞幼宋氏晝則樵采夜則教逞紡績無廢逞遂學成名立仕秦王符堅爲太常堅嘗幸太學問博士經典乃憫禮樂遺缺博士盧壺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比年綴撰正經粗集雅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闕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堅命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受業號宋氏爲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

唐陽城德宗時爲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簡孝秀德行升堂上沉酗不率教者皆罷之躬講經籍由是生徒斤斤皆有法度

唐韓愈通六經百家學深探本原卓然樹立成一家言憲宗時爲刑部侍郎嘗上佛骨表其畧曰佛本西域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前代之惑又作原道篇推明聖人之道其言有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說者謂其文與孟軻相表裏而左右六經云

田錫字表聖公自布衣已有意于風化上書闕下請復鄉飲藉田禮及知睦州下車建孔子祠教民興學表請入紙國子學印經籍給諸生

歐陽修知貢舉是時進士爲文以詭異相高號太學體文體大壞公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爲貴比以險怪知名者除去殆盡閧出怨議紛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變而復古

睿退菴存語云宋史稱仲淹好明經術時鮮信中庸特舉張橫渠倡道淑人不在濂洛後掌學睢陽孫秀才僕僕廢學戚然母老無能爲養補以學職月得三千供養於是授之春秋後十年泰山孫明復先生復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乃昔孫秀才

也狄武襄青初隷籍中見知爲名將授以左氏春
秋遂折節讀書自春秋戰國至秦漢用兵成敗貫通
如指掌宋儒聖學開先如文正首宜從祀兩廡
安定胡先生在湖學時福唐劉彝執中往從之學者
數百人彝爲高弟凡綱紀於學者彝之力爲多熙寧
三年召對上問從學何人對曰臣少從學于安定先
生胡瑗上曰其人文章與王安石孰優彝曰胡瑗以
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時王安石方在場屋修進士
業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

樂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集垂法後世者
文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其民歸於皇極者其用
也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爲本而尚其聲律浮華
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瑗當寶元明道之間尤病
其失遂明體用之學以授諸生夙夜勤瘁二十餘年
尚功學校始自蘇湖終於太學出於門者無慮二千
餘人故今學者明夫聖人體用以爲政教之本皆臣
師之功也胡初爲直講有旨專掌一學之政遂推誠
教育多士亦甄別人物故好尚經術者好談兵戰者
好文藝者好尚節義者皆使之以類群居相與講習
胡亦時召之使論其所學爲定其理或自出一義使
人人以對爲可否之當時政事俾之折衷故人皆樂
從而有成

五倫書云周敦頤爲南安軍司理洛人程珦攝通守
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學爲知道也使其子
顥頤受學焉茂叔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
之學源乎此矣故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
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程顥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埽
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
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在潁昌
時楊時調官京師因往潁昌從學顥喜甚每言曰楊
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

朱公掞初見明道於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
了一月

楊時得明道之傳而歸及聞其卒設位哭寢門而以
書赴告同學者後與游酢同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

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雪深一尺矣

劉安世從學於司馬光問盡心行巳之要光語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安世終身行之家居未嘗有惰容久坐身不傾倚作字不草書不好聲色貨利其忠孝剛直皆則象光年既老名望益重嘗曰吾欲爲元祐全人見司馬公于地下足矣

劉子翬太師韐之仲子高宗朝通判興化軍以不堪吏責辭歸武夷山與籍溪胡憲白水劉勉之相得每見講學外無襍言他所與遊皆海內知名士而期以任重致遠者惟新安朱熹而已初熹父松且死以熹托子翬及熹請益子翬告以易之不遠復三言俾佩之終身熹後卒爲儒宗

朱熹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父松病亟嘗屬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彦冲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故熹之學既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侗嘗學於羅從彦熹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從之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墳典未嘗少輟從游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諭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于言進道難則憂形于色講論經典商畧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諸生問辨則脫然若沉痾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摳衣而來遠自川蜀窮鄉晚出家畜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嘗曰秦漢以來天下之士莫知所以爲學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騖一世宋興有濂溪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爲中正仁義者有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馴致于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緒之可以舉而措之于天下其所以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啟河洛百世之傳者脉絡分明而規模亦宏遠矣○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

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王一既爲箴以自儆又筆之于書以爲小學大學皆本于此孝宗時除提點江西刑獄淳熙間召見有要之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可勿以言熹曰某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君乎熹見浙東士習馳騖於外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窮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功利大爲學者心術之害語門人曰今海內學術之弊有兩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辯此道無由得明江西謂陸子靜兄弟永康指陳同

甫也○先生爲治所至必以興學校明教化爲先中進士第王泉州同安簿涖職勤敏纖悉必親職兼學事選邑秀民充弟子員訪求名士以爲表率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後差發遣南康軍事懇切愛民如己隱憂興利除害惟恐不及至姦豪侵擾細民撓法害政者懲之不少貸由是豪强斂戢閭里安靜數詣郡學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知漳州以習俗未知禮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禁僧尼之教俗爲大變

眞德秀理宗時累遷至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嘗入對言三綱五常爲扶植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又言人以一心而受衆攻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又以大學衍義進且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茲皆足以害敬帝皆嘉納初韓侂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當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迨德秀出獨慨然以斯文爲己任于聖人之經

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復明於天下後世者多德秀之力也立朝謇謇講論切至

元劉因才器超邁讀書不泥章句訓詁務明聖賢大學之道家居教授師道尊嚴弟子造其門者皆有成就嘗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宰相以其學行薦于朝屢徵不起世祖嘆曰古所謂不召之臣殆斯人之徒歟

元以許衡爲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先是實默言於世祖曰三代所以曆數長久風俗淳粹者皆自設學

教士所致方今宜建學立師博選貴族子弟教之以示風化之本至是命衡爲之衡自設學家事悉委其子師可凡賓客來學中者皆謝絕之嘗問諸子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凡欲其踐行不貴徒說也毎謂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疑卻看得無疑方是有功嘗曰敬敷五教在寬則是爲教者當以寬容存心也

宋訥字仲敏滑人文淵閣大學士代李顒爲祭酒年逾七十矣猛省振飭嚴立學規寢食學廂不復家宿

其明年初開科目取進士四百七十餘人國子生三居二上大悅稱訥善教

正統間太宗英國公暨侯伯二十餘人願偕詣國子監聽講祭酒李忠文時勉命諸生各立講五經一章講罷設酒餞諸侯伯讓曰受教地皆就列坐惟太師與先生抗禮太師辭先生曰秀才家飯不易措置願太師少寬命諸生歌鹿鳴賓主雍雍抵暮散師道嚴於至貴天下知尊焉

陳選字士賢臨海人立志以古聖賢自期侍潛修默識不求人知其學以克己求仁爲要因自號克菴督學南畿學者競爲浮華之文力欲變其故習偏歷郡縣居宿學宮默然端坐以身爲教令讀小學暇則習禮一時諸生翕然感化

吳溥崇仁人爲司業在國學教人恆使致力本源日事口耳以取近利非士也毎晨五鼓坐堂上視諸生所習爲之講說懇懇不倦而革其涉獵蹈襲之弊終日危坐人不見其怠容

呂文簡以士氣斯跐道範師模嚴自表尌貞游子弟

稍不率即繩之法或諷以敷教在寬公曰寬非縱肆乃日刮月劘不責效于旦暮云爾然日敬敷曷常不嚴門人相守數十年未嘗見偷語惰容

致治門

武備 嘉言

荀卿曰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讐人之情雖桀跖豈有肯爲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

又曰凡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强亂者弱是强

弱之本也上足卬則下可用也上不足卬則下不可用也下可用則强下不可用則弱是强弱之常也

又曰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

又曰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財用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將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群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始終如一夫是之謂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

功如幸敬謀無曠夫是之謂五無曠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

亢倉子曰夫兵之不可廢譬水火焉不善用之則爲禍是故怒笞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

後唐明宗問樞密使范延光馬數幾何對曰騎軍三萬五千明宗拊髀嘆曰吾居兵間四十年太祖在太原不過七千莊宗取河北纔萬匹今有馬三萬五千匹而不能一天下吾老矣馬多奈何延光因曰臣嘗

言一馬之費可養步卒二五人三萬匹十五萬兵之食也明宗曰肥戰馬而瘠吾人此吾所媿也

唐高宗御武成殿問兵家何謂三陣員半千對曰古以星宿孤虛爲天陣山川向背爲地陣編伍彌縫爲人陣臣謂不然夫師以義出沛若時雨順天時是天陣也足食約費且戰且耕占地利地陣也衆三軍士如子弟從父兄得人和是人陣也帝曰善

故事歲賜契丹金繒服器召二府觀焉熙寧中張文定公方平以宣徽使與召衆謂天子修貢爲辱而陛

下神武可一戰勝也公獨曰陛下謂宋與契丹凡幾戰勝負幾何兩府諸公皆莫知也神宗以問公公曰宋與契丹大小八十一戰惟張齊賢太原之戰才一勝爾陛下視和與戰孰便上善之

晉武帝講武於宣武場帝欲偃武修文山公謂不宜爾因與諸尚書言孫吳用兵本意舉坐無不咨嗟皆曰山少傅天下名言後諸王驕汰輕構禍患于是寇盜處處蟻合郡國多以無備不能制服遂漸熾盛皆如公言

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俱多且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自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周主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不養甲士一奈何朘民之膏血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無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弱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爲諸藩鎮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宋太祖皇帝選其尤者爲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

士卒精强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

延和殿賜坐問祖宗禦戎之策孰長張方平對曰太祖不勤遠略如夏州李彝興靈武馮暉河西折御卿皆因其酋豪許以世襲故邊圉無事董遵誨捍環州郭進守西山李漢超保關南皆十餘年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而少遣兵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諜精而審吏士用命賦所入輒先知併兵禦之戰無不克故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終太祖之世邊鄙不聳

天下安樂及太宗平并州欲遠取幽薊自是歲有契丹之虞曹彬劉延讓傅潛等數十戰各亾士卒十餘萬又内徙李彛興馮暉之族致緣邊之變三邊皆擾而朝廷始旰食矣眞宗之初趙德明納欵及澶淵之克遂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可謂盛德大業矣祖宗之事大畧如此亦可以監矣近歲邊臣建開拓之議皆行儌倖之人欲以天下安危試之一擲事成則身蒙其利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不可聽也

范忠宣公答邊帥書曰大輅與柴車較逐鸞鳳與鵰

梟爭食連城與死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鬬力不惟不能勝兼亦不可勝不惟不可勝雖勝亦非也

仁宗朝胡瑗上書請興武學其畧曰頃歲吳育已建議興武學但官非其人不久而廢今國子監直講内梅堯臣曾注孫子大明深義孫武而下皆明經旨臣曾任邊陲頗知武事若使堯臣等兼莅武學每日只講論語使知忠孝仁義之道講孫吳使知制勝禦敵之術於武臣子孫中選有智畧者二三百人教習之則一二十年間必有成效臣已撰成武學規矩一卷進呈特議難之

吕公著奏曰自古治戎之策雖三代之盛亦不過來則禦之去則備之爲備之道莫先積穀若臨遣大臣張皇武事或議深入或求奇功皆非國家至計

徐節孝先生於前代名將酷慕諸葛武侯以其所學之廣所養之厚也常謂兵者實盛德大賢之事非小才小智所能用亦不獨用之難也言之亦難若其所養不至而易言之鮮不敗事

韓魏公嘗議及養兵事慨然曰養兵雖非古然積習

既久不可廢之又自有利處不爲不深昔者發百姓戍邊無虚歲父子兄弟有生離死别之苦議者但以不如漢唐調兵于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于民其弊至此後世旣收拾强悍無頼者養之以爲兵良民雖斂稅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此豈小事又其練習戰陣而豪壯可使安得與農民同日道也

朱子曰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謹厚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陣須學這樣底方

可今人率負才以英雄自待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
嚴卒至于敗而已要做大功名底越要謹密未聞麄
鹵濶畧而能有成者又曰今日民困正緣屯兵費重
只有屯田可裁民力

續通鑑發明云說苑曰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
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親
乃服用是而觀則知有天下者文武之道可以並用
而不可以相無者也宋世未嘗策武舉之士至神宗
而始策之其庶幾不忘武事者矣

鶴林玉露云士卒畏將者勝畏敵者敗愛將者勝愛
身者敗畏將者則不畏敵畏敵者則不畏將愛將則
不愛身愛身則不愛將畏將在將之威愛將在將之
恩有李光弼斬張用濟之威則三軍股慄矣何患其
不畏將有吳起吮士疽之恩則赴死如歸矣何患其
不愛將雖然戮一不用命誅一不循律則威振矣不
必數數然也至若撫循之恩則終始有所不可廢東
山之詩呢呢兒女語此周之所以長潼關之敗唐幾
亾矣而僕射如父兄識者以是占中興焉謀帥擇將
者則何以哉

趙時賞宗子也當宋末時賞在軍中見同列盛輜重
僕婢侍嘆曰軍行如春游其能濟乎

陳繼儒曰未用兵時全要虛心用人既用兵時全要
實心活人

又曰醫以生人而庸工以之殺人兵以殺人而聖賢
以之生人

蔣是珍曰古者不勤兵於遠不宿兵於遠不徵兵於
遠則分兵於遠分敵侮徵滋擾宿則疑勤則費又勤
不得不宿宿不得不徵徵不得不分也

又曰兵者專門之學未經練習靠紙冊上陳言倉卒
濟事不能也

或問陽明先生用兵有術否曰用兵何術但能養得
此心不動乃術耳凡勝負之决不待臨陣而卜只在
此心動與不動之間

致治門

武備 善行

齊田穰苴景公時晉伐阿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
晏嬰薦穰苴爲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願得
君之寵臣國之所尊者以監軍乃可于是景公使莊
賈往穰苴與賈約曰旦日日中會軍門穰苴先馳至
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親戚送之留飲日中賈
不至穰苴仆表决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
定夕時賈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不佞大夫親

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則忘其家臨軍則忘其
親援桴鼓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士卒暴露于境君
不安席百姓之命懸于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
軍法後期者云何對曰當斬遂斬賈以狥三軍之士
皆震慄燕晉之師聞之悉引而歸皆復所侵之地

周亞夫景帝時吳楚等七國反拜亞夫爲太尉將三
十六將軍往擊之亞夫請于帝曰楚兵剽悍難與爭
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也帝許之于是會
兵滎陽吳攻梁梁請救亞夫引兵走昌邑堅壁以守
以便宜不往救而使騎兵弓高侯等絕其糧道吳兵
之食數挑戰終不出夜軍內驚自相攻擊擾亂至于
帳下亞夫終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亞夫令
備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引
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走乘勝盡虜
之月餘越人斬吳王首以告凡相守三月而吳楚皆
平

李悝爲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
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中之者勝不中者

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
之

李廣以上郡太守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爲長樂
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
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
不擊刁斗以自衛幕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
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
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
軍極簡易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

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爲
名將
行軍之道自當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李廣雖
簡易未可以爲法也廣之幾被害者屢矣太上公
作傳未免左袒之若以程不識之正合之李廣之
奇斯可與談兵也
帝詔武賢等與充國進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充
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其子卯使客
諫曰誠令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

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
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曰吾固以死守
之明主可爲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聞帝王之兵以
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計之善也
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謹條不出兵留田便
宜十二事一屯田致穀威德並行二據虜肥饒以待
其弊三使民不失農業四罷騎兵得省大費五令士
卒循可湟漕穀示羌威武六以閑暇繕治郵亭充入
金城七令虜竄風寒之地坐得必勝之道八無經阻

遠追死傷之害九不損威重虜難乘間十無驚動河
南大开使生地變之憂十一治湟陿中道橋以制西
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二息繇役以戒不虞
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惟明詔采擇帝下
公卿議魏相任其計可必用帝嘉納之
張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爲中郎將將軍隨
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
鬬方畧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
失光復問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歎曰霍氏衰張

氏興矣
吳大司馬朱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修潔終
日欽欽若在戰場臨急膽定過絕于人雖無事每朝
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
備故出輒有功
朱伺晉人永嘉初西陽有寇警太守楊珉請督將議
之諸將爭獻方畧騎督朱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
以不言伺曰諸人以舌擊賊伺獨以力耳珉又問將
軍前後擊賊何以常勝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

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

初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治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至是率衆十萬繇斜谷伐魏進軍于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爲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爲可憂若西止五丈原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魏欲廣田蓄穀於揚豫之間尙書郎鄧艾以爲昔太祖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屯三萬人且田且守益開河渠以增灌漑通漕運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懿善之

謝玄武帝時秦王符堅與陽平公符融率戍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入寇帝遣玄等帥衆八萬拒之時秦兵逼淝水而陳晉兵不得渡玄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卻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卻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以爲然遂麾兵使卻秦兵遂退不可復止玄等引兵渡水擊之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青岡秦兵大敗自相枕藉而死者遍野塞川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堅中流矢單騎走

子儀以河中軍乏食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爲差于是士卒皆不勸而耕野無曠土軍有餘糧

抱眞策山東有變澤潞兵所走集乘戰伐後賦重人困軍伍彫刓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閒居得曹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爲精兵舉所部得戍卒二萬旣不廪于官而府庫實乃曰軍可用矣繕甲淬兵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爲諸道冠

獨孤及論休兵減租疏曰今師興不息十年矣人之

生産空於杼軸擁兵者第舘亘街陌奴婢厭酒肉而
貧人羸餓就役剥膚及髓長安城中白晝椎剽吏不
敢詰官亂職廢將墮卒暴百揆寃刺如沸粥紛麻民
不敢訴於有司有司不敢聞於陛下茹毒飲痛窮而
無告陛下不以此時思所以救之之術臣實懼焉今
天下惟朔方隴西有吐番僕固之虞邠涇鳳翔之兵
足以當之矣自此而往東洎海南至番禺西盡巴蜀
無鼠竊之盜而兵不爲解傾天下之貨竭天下之穀
以給不用之軍臣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思危自可扼

要害之地俾置屯禦采休其餘以糧儲扉屨之資充
疲人貢賦歲可減國租之半陛下豈可持疑于改作
使率土之患日甚一日乎

李愬爲唐鄧節度使討吳元濟謀襲蔡州遣將馬少
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
之士良元濟驍將也愬命釋其縛仍署爲捉生將士
良言于愬曰吳秀琳據文城柵爲賊左臂有陳光洽
爲謀主光洽勇而輕請爲公擒之則秀琳降遂擒光
洽以歸秀琳果以柵降愬厚待之與謀取蔡秀琳曰

非得李祐不可祐有勇略今帥士卒刈麥張柴村愬
召廂虞候史用誠以三百騎伏林中擒之以歸復釋
祐待以客禮祐言於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守州
城者特羸卒耳乘虛直抵其城元濟成擒矣愬然之
乃命祐及李忠義帥突將三千人爲前驅自將三千
人爲中軍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行六十里夜至
張柴邨盡殺其戍卒據其柵留兵鎮之以斷朗山救
兵又分兵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諸將
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時大風

雪行七十里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鵝鶩池愬令擊
之以亂軍聲賊晏然無知者祐忠義先登州城壯士
從之殺守門卒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乃開門納
衆鷄鳴雪止愬入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
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
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
遣其子持書諭重質重質降愬攻牙城燒其南門門
壞執元濟檻送京師

曹彬進圍金陵江南主使徐鉉來乞緩師鉉見宋主

反覆辨論不已宋主怒曰不須多言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鉉惶恐而退彬遣人謂江南主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耳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其日城必破宜爲之所江南主不聽一日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問疾彬曰余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彬即稱愈城陷唐主煜出降彬振旅而還

彬前後帥師征討凡降四國王江南四川廣東湖

南也未嘗殺一無辜功名顯著爲諸將之冠諸子賢令璘琮粲繼領旄鉞陶弼觀王晝像有詩曰蒐兵四解降王縛教子三登上將壇

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序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敵人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

韓琦爲經畧招討副使時欲五路進兵以平夏范仲淹守延州堅持不可謂當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尹洙嘆曰公于此不及韓公矣凡用兵宜置勝敗于度外乃區區過慎邪仲淹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可度外置乎琦遂舉兵全師陷沒亡者父兄妻子數千人號呼馬首皆持故紙錢招魂而哭琦不勝悲憤掩泣仲淹嘆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度外也

狄青用兵主勝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嘗大敗計功最多卒爲名將譬如奕棋已勝敵可止矣猶攻擊不已

往往大敗臨利而能戒乃公過人處

种世衡初至清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弱芻糧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通貨贏其利未幾倉廩皆實又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爲射的中者輒與之或爭徭役優重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或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比數年清澗城遂成富强于延州諸寨中獨不求益兵運芻糧

金人攻氾水宗澤以五百騎授岳飛飛遂大敗金人

而還陛飛爲統制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
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
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是知
名後坐越職言軍奪官歸詣張所所問之曰爾能敵
幾何飛曰勇不足恃欒枝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
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其後卒
爲名將○所問時事飛曰本朝都汴惟倚河北以爲
固苟深溝高壘峙列重鎮使敵入吾境一城之後復
困一城一城受圍諸臣或撓或救則虜不敢犯而京

師根本之地固矣河南之有河北猶燕雲之有金坡
諸關河北不歸則河南未可守諸關不獲則燕雲未
可有童貫取燕雲而不知爭關是以虛名受實禍今
爲招撫計直有進取河北地以爲京師援爾○飛謂
出軍以發糧爲患京西湖北平卽募民營田給以牛
種假之口食分任官吏責其成功又爲屯田法使戍
伍兵戰之暇盡力南畝行之二三年省漕運之半高
宗嘗書曹操諸葛亮羊祜三事賜之○和議成公上
表云謂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詞而益幣者進顯定

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讐而報
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公與士卒最下者
絕甘分少其馭軍以重蒐選謹訓練公賞罰明號令
嚴紀律同甘苦爲要張浚嘗問用兵之術曰仁信智
勇嚴五者不可缺一問嚴曰有功者重賞無功者重
罰

吳玠撫士卒同甘苦至軍政則斬刈不一貸故人人
效死及第功賞則斷以公論無請託之私性樂善每
觀史傳有可師者必書座右日誦七書用兵本孫吳

而能窮其變化雖功高貴顯居常極檢約至推以予
士則略無少吝其殁也家無餘貲

吳璘爲利州西路帥鎮興州已久上親御宸翰賜璘
以守邊安靜加拜太尉自著兵法二篇上篇兵要下
篇陣圖大畧謂敵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制
彼之長敵之四長曰騎兵曰堅忍曰甲重曰弓矢吾
當集漢蕃所長而兼用之故制其騎兵則有分隊分
陣之法制其堅忍則有更休迭戰之法制其甲曰勁
弓强弩制其弓曰以遠克近以强勝弱其說甚備其

法循環用之可至于無窮至于陣法有圖無書焉
虞允文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南侵兵號百萬自渦口渡淮陳康伯贊高宗親征葉義問督江淮軍允文叅謀軍事亮率大軍臨采石而以别兵爭瓜洲朝命李顯忠代王權允文至采石而顯忠未至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立召諸將勉以忠義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至江濵見江北已築高臺對植絳旗繡旗中建黄屋亮坐其上時敵兵四十萬馬倍之宋軍纔一萬八千允文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

其二竝東西岸而行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絶江而來直薄宋軍官軍海鰌船衝敵舟皆沉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允文以敵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緃上流别遣兵截楊林口明日敵果至因夾擊復大戰焚其舟三萬乃遁去
孟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論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言折衷衆志皆愜謁士遊客老校退卒一以恩義撫接名位雖重惟建旗鼓臨將吏而色凛然退則掃地焚香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
湖南茶寇剽廬陵聲揺旁郡人心震慴舊有義社以備寇郡從諸請以九齡主之門人多不悦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即爲將帥比閭之長則五兩之率也士而耻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屯禦皆有法寇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爲重暇則與鄉之子弟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歳惡有剽刼者過其門必相戒曰是家射多命中無自取死

阿里海牙世祖時爲叅知政事與元帥阿朮劉整取襄陽阿里海牙以爲襄陽之有樊城猶齒之有脣也宜先攻樊城襄陽下則樊城可不攻而得既破樊移其攻具以向襄陽城中洶洶整欲立碎其城阿里海牙猶不欲攻乃身至城下語文煥俾降又折矢與之誓文煥感而出降
先是詞臣姚樞從征至曲失腦兒因夜宴爲太弟言宋曹彬下江南不殺一人市不易肆明日太弟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吾能爲之樞即上馬賀曰

聖人之心神明如此生民之幸有國之福也至是太
弟以大理拒命擒縶其城樞復與劉秉忠張文謙力
諫曰拒命高泰祥耳其民何罪太弟乃命樞裂帛爲
旗書止殺之令分號于衆兵入大理人民安堵如無
兵者

大將軍魏國公徐達言簡慮精與人無戲沉毅剛決
令出不二其撫士卒不飽不食不營止不就幄傷病身
問之與醫藥死者哭而櫬棺焉得壯士若諜輒結以
恩意皆爲用明高帝取天下初下建康再戰友諒身

在行其他什九皆其功也領大軍征討功成之後歸
朝上符印垂橐還第平生無聲酒伎媵之好親禮儒
生囊書自隨講說禮義翩翩如也太祖常曰婦女無
所愛財寶無所取忠志無疵昭如星日惟大將軍史
臣曰謀勇兼資雖勞不伐夙夜匪懈以功名終所謂
君子伊望之流歟淮陰韓侯善戰功大而不善居烏
足以方其軌迹也

胡大海長身鐵面兩目煜煜有功死難追封越國公
嘗語人曰大海武人不曉讀書惟是三知以行六軍
知不殺人知不火舍知不掠婦女而已

徐有貞好習兵法及刑名水利諸家言於天文風角
占驗尤精究不倦人或謂公職業在文字事此奚爲
徐笑曰此孰非儒者事使朝廷一日有事用我輩而
後習之則已晚矣

嘉靖壬寅起故右都御史萬鏜爲副都御史勘處湖
貴蜡爾苗情萬疏有曰蜡爾等山接連二省當其險
絕之處晦冥之時一夫拒守百夫莫前與其多兵以
冒險而犯欲速之虞不若減兵以存糧而圖持久之

効乃減兵三萬大抵以勦之威行撫之恩專意防守
不事征進

希賢錄卷之八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　嘉孚　勷　荔彤　校輯

教家門

總論

顏氏家訓曰上智不教而成下愚雖教無益中品之人不教不知也當其方嬰稚之時識人顏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誨使爲則爲使止則止比及數載可省笞

罸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愼而生孝矣吾見無教而有愛者每不能然飲食運爲恣其所欲宜誡翻笑應訶反奬至有識知謂法當爾驕慢已習乃求制之捶撻至死而無威忿怒日隆而增怨終必敗德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諺云教婦初來教子嬰孩信哉

又曰大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習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說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

又曰梁全盛時貴遊子弟多無學術燻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躡高齒屐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求第則僱人對策公讌則假手賦詩爾時亦快士也亂離後朝市遷革銓衡無曩日親當路非疇昔黨被褐喪珠失皮露骨夢寐內訊何以自存

又訓曰凡人不能教子女者非欲其陷於罪惡但重於訶怒傷其顏色不忍楚撻慘其肌膚耳當以疾病

爲喻安得不用湯藥針艾救之哉誠不得已也

溫公家範曰夫治家莫如禮男女之別禮之大節也故治家者必以爲先禮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受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女子許嫁後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

伊川先生曰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爲善家人上九爻辭謂治家

當有威嚴而夫子有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於巳則人怨而不服

朱晦菴曰讀書爲起家之本勤儉爲治家之本和順爲齊家之本循理爲保家之本象山先生嘗謂人家要有三聲讀書聲孩兒聲紡織聲蓋聞讀書聲覺聖賢在他口中在我耳中不覺神融聞孩兒聲或笑或泣俱自然籟動天鳴覺後來哀樂情致較此殊遠聞紡織聲則勤儉生涯一室兒女覺有豳風七月景象最可厭者婦人詬罵聲也惡也飲酒喧呶聲也狂也

街巷談說聲也譎也妖冶歌唱聲也淫也與其聞此不若聆犬聲於夜靜鷄聲於晨鳴令人有清曠之思

賈文元迥訓子姪曰古人厚重樸直乃能立功立事享悠久福士人所貴節行爲大軒冕失之有時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

方蛟峯曰富莫富於蓄道德貴莫貴於爲聖賢貧莫貧於不聞道賤莫賤於不知耻仕能行道之謂達貧不安分之謂窮流芳百世之謂壽得志一時之謂夭

宋稗類編云學不必博要之有用仕不必達要之無媿學而無用塗車芻靈也仕而有愧鶴軒虎冠也

蒙甫鄉約曰家法嚴明風化所關惟分義不明閨門無度譏間日生而恩義睽矣人能正身修德以爲一家表儀父子必親兄弟必讓夫婦必和莊慈行于僕御防範嚴于內外勿事偏聽勿私寵惠教戒殷勤使一家皆得其所斯善矣

柳玭嘗戒其子弟曰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巳一事有失則得罪重于他人死無以見先人于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第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爲

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知信少有疵纇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耳

又曰爲家以正倫理别內外爲本以尊祖睦族爲先以勉學修身爲要以樹藝牧畜爲常守以節儉行以慈讓足巳而濟人習禮而畏法可以寡過可以靜擯而無擾擾於前矣

鄭氏曰爲家長者當至誠待下毋察察而明毋昧昧而昏更須以量容人視一家如一身可也

賀逢聖相國云先正有言孝子一步不忘親積之成大孝忠臣一事不顧私積之成純忠廉官一錢不苟取積之成清白烈女一笑不聞音積之成貞節天下事皆起於微成于慎微之不慎星火燎原蟻穴潰堤吾畏其卒故怖其始也

朱方伯訓子朱潮遠曰安貧讀書守禮修身爲上一箇謙字一生受用不盡兩箇勤儉字子孫享用不了好生認的定立的定便是天地間奇男子

教家門

勤儉　嘉言

成王問太公貧富豈有命乎太公曰盜在其室計之不熟一盜收種不時二盜取婦無能三盜養女太多四盜棄事就酒五盜衣服過度六盜封藏不謹七盜井竈不便八盜舉息就利九盜無事燒火十盜安得富也

顏氏家訓曰生民之本要當稼穡而食桑麻以衣蔬菓之食園場之所産鷄豚之膳塒圈之所生爰以棟宇器械樵蘇脂燭莫非種植之物也能守其業者閉門而爲生之具已足但無鹽井耳

鄭玄以書戒子益恩曰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家今頗多于昔勤力務時無郵飢寒菲飲食薄衣服尚可令吾寡過

朱子曰儉德極好凡事儉則鮮失

又曰損者三樂惟宴樂最可畏所謂宴安鴆毒也

梭山陸先生家制云古之爲國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

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國既若是家亦宜然故凡家有田疇足以贍給者亦當量入以爲出然後用度有準豐儉得中怨讟不生子孫可守

又曰居家之病曰飲食曰土木曰爭訟曰玩好曰惰慢有一于此皆能破家其次貧薄而務周旋豐餘而尙鄙嗇事雖不同其終之害或無以異但在遲速之間耳夫豐餘而不用者疑若無害也然已既豐餘則人望以周濟今乃恝然必失人之情旣失人之情則人不佑之惟恐其無隙苟有隙可乘則爭媒蘖之雖其子孫亦懷不滿之意一旦入手若決隄破防矣

又曰人家耕種多出於佃人之力固當以佃人爲重東作之時有所假貸少收其息水旱之年察其有虧旱爲除減不可有非理之需不可有非時之役不可容子弟僕輩私有所擾不可强其稱貸使厚供息不可見其自有田園輒起貪圖意親之愛之不啻如骨肉則我衣食之源悉借其力俯仰俱有所取資矣

羅景綸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必受其飢一婦不蠶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飢寒也農夫晝則力作夜則頹然安寢非心淫念無從而生故淵明詩曰四體誠乃疲而無異患干是勤可以遠淫僻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是勤可以致壽考也

天遊集曰東坡言人心一息不可縱逸閒散既久毛髮微事便自不堪誠哉是言也余平日之病正坐于此自小以讀書爲業除把筆攻文之外世事茫然不知纔有毛髮事則蹙蹙不自寧矣蓋懶惰之害也如此陶侃豪傑士也朝運百甓于齋外暮運齋內豈無所用其心哉正以人心一懶則百體俱怠百體俱怠

則心日荒而萬事廢矣

譚子曰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物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美麗布帛之蠹也口腹縱恣穀粱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故一人知儉則一家富王者知儉則天下富蓄奢者三歲之計一歲之用儉者一歲之計三歲之用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奢者好動儉者好靜

教家要畧曰人家造屋大者必凶昔智襄子爲美室

士茁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栢之下厥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惧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亾

又曰今之學者農固非其所事然爲學以治生爲急而農也者治生之道也工商百技既不可爲則舍農更無脊生策矣昔賢如伊尹耕於莘野孔明耕於南陽其餘或帶經而鋤或掛角而讀亦何害其爲士哉况古者士出于農處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上而廟堂之經綸下而民生之利病無不豫講於平時也

座右編云儉可養廉凡士大夫居官居鄉一味貪求

者只緣不儉宮室欲美妻妾欲奉僕隷欲多交游欲廣不貪何從給之噫與其寡廉孰若寡欲數椽以蔽風雨五尺以應門戶一裘一葛以禦寒暑蔬食菜羹以供親朋蓬頭垢面以操井臼俾天下稱爲淸白士也不亦可乎

曹月川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只是這憂勤惕厲的心須臾毫忽不敢自逸理無定在惟勤則常存心本活動惟勤則不死常人不能憂勤惕厲故人欲肆而天理亾身雖存而心已死豈不大可哀哉

晉退菴語存云儉於聽可以養虛儉於視可以養神儉於心可以明生死儉於德可以一動靜

王華子曰萬象皆能奪人之神惟儉足禦之

塾言云衣食之類本爲養生之具不可缺也故聖人爲治必開衣食之源以厚民生但衣食飽煖足矣若過求華麗之衣欲以是誇人在有道無足觀也必欲極口腹之欲養小以失大君子不爲也是則衣食取足者天理之公過爲華侈者人欲之私君子謹之

陸賈新語云舜棄黃金於巉巖之下禹捐珠玉於五

湖之淵將以杜淫邪之路絕琦瑋之情

譚景升曰有保一器畢生無璺者有掛一裘十年不敝者斯人也可以親百姓可以司粟帛可以掌符璽可以卽淸淨之道

孫鍾元云范文正黃虀賦武侯淡泊明志王曾志非溫飽纔是家數

教家門

勤儉 善行

陶公性檢厲作荆州時敕船官悉錄鋸木屑官用竹皆令錄厚頭後桓宣武伐蜀裝船悉以作釘又云嘗發所在竹篙有一官長連根取之仍當足乃超兩階用之嘗曰民生在勤大禹聖人猶惜寸陰至于凡俗當惜分陰中興書曰侃嘗檢校佐吏若得樗蒲博奕之具投之曰樗蒲老子所作外國戲耳圍棊堯舜以教愚子博奕紂所造諸君國器何以爲此若王事之暇患邑邑者文士何不讀書武士何不射弓談者無以易也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夏禹勤勞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鄧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法

顏延之候其子竣遇賓客盈門竣方臥不起怒曰恭敬樽節福之基也驕很傲慢禍之本也况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霄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

徐邈嘗詣東府遇衆賓沉湎引滿諠譁會稽王道子曰君時有暢否對曰邈陋巷書生惟以節儉淸修爲暢耳道子以邈業尚道素笑而不以爲忤也

禮珪陳省妻楊元珍女也生二男娶婦皆貴家豪富從婢七八資遣豐饒禮珪敕二婦曰先姑母師也常言聖賢必勞民者使之思善不勞則逸逸則不才吾家不爲貧也所以粗食者使知苦難二婦拜受教遣亂宗表欲見之必自蔵飾從子孫侍婢乃引見之曰

此先姑法也四時祭禮親養牲釀酒年八十九卒

王儉旣爲朝宰起長梁齋制度過當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卽日毀之

毛玠爲吏部尚書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嘆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吏部用心如玠風俗之易不難

李文靖公治居第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太監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堂前藥欄壞妻戒守舍者勿葺以試公公見之經月終不言妻以語公笑謂其弟維曰豈可

以此動吾念哉

陳諫議省華家法甚嚴堯叟取馬尚書女日執饋馬於朝路遇諫議以女素不習乞免其責諫議答云未甞使之執饋自是隨山妻下厨耳

寇萊公爲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襚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公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畜財産公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時有破壞益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議之笑答曰彼詐我

誠雖弊何憂且不忍處之久而以弊復棄也

楊綰少孤家素貧性沈靖獨處一室左右圖史凝塵滿席澹如也始輔政御史中丞崔寛本豪侈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爲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從騶馭百數省損才留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三宅閣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

唐王起敭歷省寺三任節鎮而昧於理家俸入盡爲僕妾所有晋年寒餒議者曰祿仕之士不能撙節稍豐則飫及狗彘稍歉則困彼妻孥晩節苟得盡棄其平生者多矣以王相國德望名品而有此累人可不思儉以足用乎

范希文之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爲帷幔者仲淹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於庭

范忠宣公純仁平生自奉養無重肉不擇滋味麁糲每退食自公易衣短褐率以爲常自少至老自小官至大官如一親族子弟有請教者公曰惟儉可以助

廉惟恕可以成德

李若谷爲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即止

東坡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斷爲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畫叉挑取一塊即藏去又以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云此賈耘老法也又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

司馬温公在洛下與諸故老時游集相約酒行果實食品皆不得過五謂之眞率會詩云隨家所有自可

樂爲具更微誰笑貧

范太史公祖禹作布衾銘記云溫國文正公所服之布衾隸書百有十字曰景仁惠者端明殿學士范蜀公所贈也曰堯夫銘者右僕射高平公所作也元豐中在洛蜀公自許往訪之贈以是衾先是高平公作布衾銘以戒學者公愛其文義取而書于衾之首及寢疾東府治命斂以深衣而覆以是衾公于物淡無所好惟于德義若利欲其淸如水而澄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故其居處必有法動作必有禮其

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蕭然圖書盈几終日靜坐泊如也銘曰藜藿之甘綈布之溫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綺綉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欲之繁苦難其得禍辱旋臻取易舍難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士寧不然顏樂簞食萬世師模紂居瓊臺炮爲獨夫君子以儉爲德小人以侈喪軀然則斯衾之陋其可忽諸

東坡云吾借王參軍地種菜不及半畝而吾與子過終年飽菜夜半解酒輒擷菜煮之味含土膏氣飽霜露雖粱肉不能過也人生須底物而乃更貪耶乃題其廬曰安蔬

張文節爲相自奉養如爲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嘆曰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常如一日乎

杜正獻公天性淸儉食于家惟一麪一飯而已在官不然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對客淸談而已或美

其儉公曰名位爵祿服用皆國家俸入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恐浮食焉敢以自奉也一旦名位爵祿國家奪之又將何以自奉養耶年逾八旬壽考終吉

張九成初年貧寒衣衾不備有送襲衣者卻不受曰士處貧苦正是做工夫時節若不痛自砥礪則貪心生廉恥喪矣

宋張魏公在連作四德銘曰忠則順天孝則生福勤則業進儉則心逸

辛棄疾言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爲先故以稼名軒

雍泰字世隆咸寧人成化五年進士選吳縣知縣歷官山西按察使風力無雙陞山東布政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既歸日居韋曲別業不涉城市族黨犯罪告有司勿庇旦夕焚香危坐或曳杖扶童休憩濯泉撫景自詠與田父羽流談稼穡奉身儉素貴賓至不過二肉

羅僑字維升吉水人好學著書童髦一致嘗謂人道必先寡欲平生自奉儉陋窮至具常食而已

王弇州父抒初以御史使河東取道歸里所過遇撫

按先顧答拜之出酒食相欵必精腆而品不過繁然亦不預下請刺也其後翰林科道過者無不置席具啟肅請矣以御史請告里居巡按來相訪則留飯葷素不過十器或少益以糖蜜果餌海味之屬進子鵞必去其首尾而以鷄首尾益之曰御史毋食鵞例也其後則水陸畢陳留連卜夜至有用聲樂者矣子世貞舉進士初歲費將三百金同年中有費不能百金者其後遂過六七百金無不取貸于人蓋贄見大小座主會同年及鄉里官長酧酢公私宴醵賞勞座主僕從與內閣吏部之輿人比舊往往數倍而裘馬之飾又不知省節若此將來何以教廉

許文穆國典萬曆己丑試同考初謁文穆大言曰索賞賜者必多分毫不可與

左副院光斗號滄嶼舉鄉試謁本房陳公大綬勉自封卻紅柬不受謂今日行事儉即異日居官清不就此站定脚跟後難措手

于忠肅廉清方正一錢不私力遜賜第先世室廬悉畀弟未五十不再娶止宿朝房窮年不歸第衣無累帛食無重味非公讌不置酒

陳御史茂烈短衣弊席不辦蚊帳身治畦一蒼頭給薪水出則自執小油蓋妻子服食麤糲

楊文忠公廷和居家儉素食不兼味衣命服外皆布素子弟科第相望不以爲喜曰此末事也謹言慎行修身齊家斯人道之大者

陶公介官南兵尚宏才偉度累試繁劇郵國勤民動著聲績飯惟一蔬三竹筍相隨者數十年

張莊簡表率縉紳四十餘年見風靡日甚益崇節儉

示子孫揭屏間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肴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抰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章文懿曰待客之禮當存古意

劉司業崧自貧入仕止一布被爲鼠傷始命更置仍補其殘以衣子曰使知物力不易他日始有封立

宋端簡父鳳教公曰汝當勵淸操無以家爲慮我一盂飯一裘一葛足外何有旣貴迎就養同列製衣爲壽父力卻之終不受夫人捫布葉擷躬勤炊汲不異

編戶

晦退菴語存云陶朱惧貴足殺身不知富適以殺子也趙方崖髫年夜讀懷炭煖足乃祖叱曰未老而享旣老之福則終不老未貴而受已貴之奉則終不貴霜天雪夜朝臣待漏猶不免苦寒汝稺齡密坐斗室乃不能耐耶

希賢錄卷之九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　嘉孚
勷校輯
荔彤

教家門

學問　嘉言

楊子法言曰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

鄭玄病困告其子曰吾熒熒一夫曾無同生相助汝其勗求君子之道硏鑽勿替恭愼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于已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

生耳

顏氏家訓曰人生會當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討論貨賄工巧則致精器用伎藝則沉思法術武夫則慣習弓馬文士則講論經書多見士大夫恥涉農商羞務工技射旣不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醉飽無事以此終年或因家世餘緒得一階半級便自爲足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雲霧公私讌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旁觀代其

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

又曰積財千萬不如讀書世人不問賢愚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而不肯讀書是猶求飽而懶營饌欲煖而惰裁衣也

韓文公云凡爲文者宜略識字

又云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

呂氏童蒙訓云杜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文字頻改工夫自出近世歐公作文先貼於壁時加竄定有終篇不留一字者

黄魯直云人生須輟生事之半養一佳士教子弟爲十年之計乃有可望求得佳士既資其衣食温飽又當尊敬之久而不勌乃可以盡君子之心而享其功每見士大夫家養客畧與僕使同耳如此何緣得佳士蘊麻必不能爲聚也余觀縉紳之家養士多矣生前則桃李無陰死後則蒺藜入室毋論子弟未得一士之用而向之讒諂面諛者且悉轉爲下石褁甲之人矣故座有佳賓家雖貧吾知其必興門無國士族雖大吾知其必敗

又曰人家待賓客歲費動至什百不能以奉師友非善計也

又云士大夫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有才氣者出便當名世矣又曰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理義不交于胸中便覺面貌可憎語言無味陳白沙曰人具七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貴渾是一包膿血褁一大塊骨頭饑能食渴能飲能著衣服能行淫慾貧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勢忿而爭憂而悲窮則濫樂則淫凡百所爲一信

氣血老死而已則命之曰禽獸可也

歐陽修修五代史褒貶善惡其法甚精發論必以嗚呼曰此亂世之書也吾用春秋之法師其意不襲其文其論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亂世以立治法余述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此其志也書減舊史之半而事迹比舊史添數倍議者以謂功不下司馬遷又謂筆力馳騁相上下而無駁襍說至于紀例精密則遷不及也亦嘗謂我作伶官傳豈下滑稽者也被召撰唐書于禮樂志明前世禮樂之本出于一而後世禮樂

爲空名五行志不書事應盡破漢儒災異附會之說其論著如此

司馬溫公幼時患記誦不如人群居講習衆兄弟既成誦游息矣獨下帷絕編迨能倍誦乃止用力多者收功遠其所精誦終身不忘也公嘗言書不可不成誦或在馬上或中夜不寐時詠其文思其義所得多矣

黃山谷云詩不可鑿空强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每作一篇先立大意長篇須曲折三致意乃可成章

西山先生問傳景仁以作文之法傳云長袖善舞多財善賈子歸取古人書熟讀而精味之則蔚乎其春容薰乎其蘭馥有日矣

楊誠齋云無事好看韵書

荆溪吳氏曰大史公言離騷者遭憂也離訓遭騷訓憂屈原以此命名其文則賦也故班藝文志有屈原賦二十五篇梁昭明文選不併歸賦門而別名之曰騷後人沿襲皆以騷稱篇題名義且不知况文乎

又云爲文大槩有三王之以理張之以氣束之以法

王陽明曰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非僻不願狂躁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恥煽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爲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

王心齋曰教子無他法但令日親君子涵育薰陶久自別

王元美云數年來甚推轂韓歐諸賢爲大雅之文

歸子慕命子椿世日人能親近賢者雖下才不至墮落

秦淮海云予少時讀書一見輒能誦暗疏之亦不甚失然負此自放喜從滑稽飲酒者游旬朔之間把卷無幾日故雖有強記之力而常廢于不勤此數年來頗發憤自懲艾悔前所爲而聰明衰耗殆不如曩時十一二每閱一事必尋繹數終掩卷茫然輒復不省故雖有勤苦之勞而常廢于善忘嗟夫敗慧業者常

此二物也
陸游上執政書云某生無他長有文字之愚自上世遺文先秦古書晝讀夜思以求聖賢致意處雖才識淺闇不能如古人近見逆央然譬于農夫之辨菽麥蓋亦嵩且久矣
其上孝宗劄子云臣伏讀御製蘇軾贊有曰手抉雲漢斡造化機氣高天下乃克爲之嗚呼陛下之言典謨也軾死且九十年學士大夫徒知尊誦其文而未有知文之妙在於氣高天下者今陛下獨表而出之

豈惟軾死且不朽所以遺學者顧不厚哉
陳眉公曰自來山人詞客與達官貴人出文視客動稱之曰此咸陽西京出詩視客客亦稱之曰此開元大曆夫孔子作春秋而游夏不能贊一辭柳下惠之妻誄其夫門人不能竄一字其他如呂不韋置千金懸之國門而卒莫敢一人損益也噫豈其書果不可以損益乎哉故詞賦家去盈氣遠譽人則可不然其不爲呂覽之書者幾希
王荊公教元澤求館賓須博學善士或謂發蒙何必爾公曰先入者爲之主
伊川曰農夫祁寒暑雨耕耨播種吾得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用之介冑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安之念無功澤及人浪度歲月晏然爲天地大蠹唯綴輯聖賢遺書庶幾有補爾此終身負愧于人者也
他山石云仁厚刻薄是修短關謙抑盈滿是禍福關勤儉奢惰是貧富關保養縱欲是人鬼關
眉公曰黃山谷云子弟諸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余

謂不然醫俗病者獨有書耳
又云臨川王義慶世說全學檀弓其妙妙在章法若專以徵言冷語求何啻十里
劉忠肅公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
陳眉公曰余聞之師云未讀盡天下書不可輕議古人余謂眞能讀盡天下書者益知古人不可輕議
自警編云養子弟知養芝蘭既積學以培植之又積善以滋潤之父子之間不可溺于小慈自小律之以

嚴繩之以理則長無不肖之悔

贈言錄云文由於積學福由於積德不思積德而妄冀不必有之福不思積學而徼幸不能作之文胡可得哉

孫北海先生云鄉里之中得一功業之士易得一道德之士難

教家門

學問 善行

趙簡子之子長伯魯次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于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詞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詞甚悉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簡子以無恤爲賢立以爲後

唐徐堅撰初學記中山劉子儀愛其書曰非止初學眞可爲終身記耳

韋賢四子少子玄成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有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

王僧虔戒子書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官兼有室累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耶尔身已切豈復關吾鬼惟知愛深松茂柏寧復知汝等毀譽

竇諫議爲人素長者每量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濟人之急家唯素儉器無金玉之飾家無衣帛之妾嘗于宅南建一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之儒延置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貧無供須者公

咸爲出之無問識與不識有志于學者聽其自至故其子見聞益博凡四方之士由公之門登貴顯者前後接踵來拜公之門必命左右扶公坐受其禮及公之亾蒙恩深者有持心喪三年報其遺德

范文正公門下多延賢士如胡安定孫明復石守道之徒與公從遊晝夜肄業置燈帳中夜分不寢後公貴夫人猶收其帳頂如墨色時以示諸子孫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煙迹也

范文正公少與劉其同上長白山僧舍修學惟煮粟

米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乃畫爲四塊早晚取二塊斷虀十數莖酢汁半盂入少鹽煖而啗之如此者三年

宋丞相蒲宗孟其家多書建清風樓以貯之嘗作訓戒子弟曰寒可無衣饑可無食書不可一日失

司馬溫公博學無所不通雖已貴顯而刻苦記覽甚于韋布嘗爲人言學者讀書少能自第一卷讀至卷末往往或從中或從末隨意讀起又多不能終篇光性最專猶嘗患有此從來惟見學士何涉案上惟止一書讀之自首至尾正錯校字以至讀終未終卷誓不他讀此學者所難也

晁景迂晚年日課識十五字

楊文忠公諱廷和字介夫幼以奇穎舉於鄉少年讀中秘書才器恢廓鄉先達司馬余肅敏夙重之歸老之日獨持大明律與別曰介夫當相天下爲我熟此以助他日謀斷

葛稚川云余鈔掇衆書撮其精要用功少而所收多思不繁而所見博

韋敬遠少愛文史留情著述手自鈔錄數十萬言晚年虛靜唯以體道會眞爲務舊所著述咸削其藁

車胤字武子太守王胡之裁見胤卽謂其父育曰此兒當成卿門戶宜資令學問胤就業恭勤博覽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繼日及長風姿美劭機悟敏率桓溫在荊州取爲從事一歲至治中

祖瑩少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不能止密于灰中藏火父母寢然後燃火讀書先以衣被蔽塞窗戶恐漏

大光爲家人所覺故內外呼爲聖小兒焉
先是宋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爲上莫以經術爲業儉弱年便留意三禮尤善于春秋發言吐論造次必于儒教由是衣冠翕然並尚經學儒教于此大興
金華蘇學正伯衡文定公後正襟疑思淵止山立雖寒暑風雨不知故能覃精義理名物典故事爲之要發爲文詞俄頃數千言宋景濂舉以自代
許文正讀書無疑看得有疑有疑卻看得無疑

鄧潛谷元錫江西新城人嘉靖乙卯以易魁其曹卽謝公車不往曰吾斯未能信也覃思大道論皆經世鉅典如五經繹春秋通三禮編繹函史上下編明書潛學編與羅近谿比鄰同好共紹正宗
衛夫人曰學書者執筆爲先眞書者一寸二分行草書去筆三寸一分執之下筆點畫波撇屈曲皆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
鍾繇弟子宋翼每畫一波三折筆作一戈如百鈞弩作一點如高峯墮石作一牽如百歲枯籐作一放縱如驚蛇入草此三折書法

教家門

敦睦

馬援轉游隴漢間嘗謂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嘆曰凡殖貨財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奴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

范文正公平生好施予擇其親而貧疏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于其里中買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一人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初公之未貴顯也常有志于是而力之未逮者二十年既領西師以至參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終其志公既歿後世子孫修其業承其志如公存也公雖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歿之日身無以爲殮子無以爲喪惟以施貧活族之仁遺其後而已

王文正公旦與弟旭相友悌任以家事一無所問務以儉約率勵子弟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常以太盛爲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耶

莆化章氏昆弟二人皆未有子其兄先抱育族人一子未幾其妻得子其弟言既有子盍以所抱子與我兄告其妻妻猶在蓐曰不然未有子而抱之甫得子而棄之人其謂我何且新生那可保也弟請不已嫂曰不得已寧以吾新生者與之弟初不敢當嫂卽與之已而二子皆成立長曰栩字景韓季曰詡字景虞栩之子樵標詡之孫鑄鑑皆相繼登第遂爲名族

劉東山公作敦本堂歲舉二祭以合族衆且爲家規督令耕讀且日習勤忘勞吾困之所以益之也

劉漫塘每月朔必治湯餅會族曰今日之集非以酒食爲禮也尋常宗族不睦多起于情意間隔今日會飲有善相告有過相規有故相牴牾者彼此相見亦相忘于杯酒間庶有補裨耳今人只以酒食爲報施之禮凡相會時言不及義殊無古人睦族之意

陸九韶九齡之弟也其學淵粹隱居山中晝之言行夜必書之其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爲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選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納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九韶以訓戒之辭爲韵語

晨興家長率衆弟子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辭使列聽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弟子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言之官府屏之遠方焉

元鄭文嗣婺州浦江人其家十世同居凡二百四十餘年一錢尺帛無敢私至大間表其門文嗣沒從弟大和繼主家事益嚴而有恩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稍有過頒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大和坐堂上羣從子皆盛衣冠雁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見

者嗟慕謂有三代遺風狀聞復其家部使者余闕爲書東浙第一家以褒之大和方正不奉浮屠老子教冠昏喪葬必稽朱熹家禮而行執親喪哀甚三年不御酒肉子孫從化皆孝謹雖嘗仕宦不敢一毫有違家法諸婦唯事女工不使預家政

郭雋字弘文太原人家門雍穆七世共居犬豕同乳烏鵲同巢時人以爲義感州上其事上遣平昌公宇文弢詣其家勞問之

氾毓字稚春奕世儒業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世

江州陳崇數世未嘗分異崇益置田園爲家法戒子孫擇羣從掌其事建書堂教誨之唐熙宗詔旌其門南唐又爲之立義門免其徭役崇子袞袞子昉三世同居長幼凡七百口人無間言每食必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爲一席有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羣犬亦皆不食建書樓以延四方之士鄉里率化

教家門

仕宦 嘉言

陸士衡豪士賦云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

筆疇云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宰厥後身尸於朝宗族于絳何邪不能處富貴也夫違謙越禮而欲長保其富貴得乎周公以王室至親居冢宰之位至富貴也而不害于聖人豈非能處富貴者不以富貴而休其心哉君子未嘗有心于富貴也愈富貴而德愈修愈尊崇而德愈執非保其富貴尊崇也知富貴尊崇為無情之物易為孽也古人有言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嗚呼可畏也已可悲也已

蘇東坡曰士大夫逢時遇合跬步以至公卿非難而歸田為難

座右編曰富貴不祥之器也古之君子不得已而受之是以兢兢以守之業業以保之者非畏富貴之去也懼禍患隨之也今之人驟得富貴則遽易其志慮

熒惑其心身無所不為矣殊不知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焉能保其富貴哉

又曰今寒士一旦登第凡車馬僕從飲食衣服之類即欲與膏粱家爭為盛麗秋毫皆出債家罔選之官債主即隨之而至非盜竊帑藏朘剝閭閻何以償之及其罷官歸休則恣橫于鄉黨居間請託估計佔奪無所不至安得國有廉吏鄉有端人昔人言受恩多難以立朝吾亦曰舉債多難以立身

又曰錢糧差役輪納自有定期惟先期辦理依期完納免于公差摧擾自然快活若托故推辭延久不納使他人受比併之苦而我亦終不能免則何益矣至于厚賄吏書飛詭稅糧求以避重就輕而一旦敗露為罪尤大縱能隱秘不露而冥冥之中鬼神譴責豈肯放過可不戒哉

讀書鏡云昔人有欲之官而惡其地之瘴者或釋之曰瘴之為害不特地也仕亦有瘴也急催暴斂剝下奉上此租賦之瘴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冶金攻木崇飾車

服此工役之瘴盛揀妾姬以娛聲色此帷薄之瘴一有于此無問遠邇民怨神怒無疾者必有災而有疾者必死也昔元城劉先生處瘴而神觀愈泰是知地之瘴者未必能死人而能死人者常在乎仕瘴也慮彼而不慮此不亦左乎此可爲授官憚遠避難者之戒

又云夫大臣去就出處上係社稷安危下關士林瞻表故薦得數輩賢才乃可弛乾坤之負擔贖得百年名節方能傲風月之全身

又云君子寧爲獨立鶴毋爲兩端鼠寧昂昂若千里之駒毋泛泛若水中之鳧

袁氏世範云天序十年一換甲則世事亦一變今不須廣論久遠只以鄉曲十年前二十年前比論其成敗興衰曷嘗有定勢世人無遠識見他人興進及有如意事則懷妒見他人衰退及有不如意事則譏笑同居及同鄉人最多犯此若能明知事勢無定則自慮之不暇何暇妒人笑人哉

褚記室云富貴于人造物所靳人至晚景得富貴者未免置第宅售妓女以償其平生所不足者如白樂天詩云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未曾歸司空曙詩云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讀此二詩使人悽然誠不足爲也

李之彥云嘗玩錢字旁上着一戈字下着一戈字眞殺人之物而人不悟也然則兩戈爭貝豈非賤乎

教家類纂曰親族鄰里有狡獪子弟能恃強凌人損彼益此者富貴多用之以爲牙爪且得目前快意此輩內既奸巧外常柔順詈罵狎玩亦所甘心人多愛

之不知他日所以鼓惑吾子弟而引誘爲非者皆此輩耳

張恭簡曰學達于政簿書非俗吏政成于學章句非腐儒

陸射聲曰士大夫出處遇合得失皆有定數然得失止於生前而是非常在身後蓋身名之得失關一時之亨否而公論之是非係千載之勸懲故曰得失一時榮辱千載

又曰富者怨之府貴者危之機此爲富貴而處之不

以其道者言之也乃若處榮利而不專履盛滿而知
止持盈守謙何怨府危機之有
又曰祿位者勢分也官守者職分也士大夫之視勢
分也宜假其視職分也宜眞
又曰歐陽公之切于釋位歸田也至欲以得罪去東
坡謂在他人或苟以藉口若公者發于至情如飢者
之不忘食以是知士非求進之難以乞身之難也
座右編曰富家子弟不肖不過酒色賭蕩破家之事
而已貴宦子孫不止此也其居鄉也親近羣小倚氣

勢以凌人侵害善良多餙詞以妄訟鄉人犯法認爲
己事名曰擔當鄉人爭訟僞作父祖之簡干瀆州縣
求以曲爲直差夫借船放稅兇罪以其所得爲酒色
之娛殆非一端不郵誤其父祖陷于刑辟也士大夫
試歷數鄉曲三十年前宦族今能自存者僅有幾家
皆前事所致也
賀相國逢聖云餓死事小切不可錯動了念頭
陳省公曰金帛多只是博得垂死時子孫眼淚少不
知其他知有爭而已金帛少只是博得垂死時子孫
眼淚多亦不知其他知有親而已
又曰山濤一心求退表疏數十上久乃見聽白樂天
自刑部侍郎以病求分司時年纔五十八自是蓋不
復出二公功名心淡故能翱翔容與于去就愛憎之
間
蔣楚珍曰少年士人入仕途便習世法如撞太木彼
邪此許如學巴歌一唱百和不過學爲鄉愿下則流
爲市井自己性靈自己學問畢竟在四書本經
又曰船老則尾垂重不可行木亦多爲蟲所食故久

泊旋弊也人垂暮而不知休好閒而不知自力夫亦
可以借鏡矣
又曰宦途險惡覩面山川妬成樂敗猶爲常態五聚
之場水土異性一日之內更變不齊書生孺子不察
以爲直行胸臆與人無患不知虞我綱我者之不必
我讐我怨也褒談第一宜斷諷詠亦勿示人得時人
不可囑託干求失意人不可挺身從井濯竇之失勢
推尊牛李之因時奔走洛蜀判溫何代無之所恃交
人而不交事交事而不交私無私正己是萬世準繩

愼獨懷刑則一生人已把柄也
又曰圖進取戀功名豈有道所爲陰陽傾覆假勢乘權以是而稱正人作用吾不知也
又曰宦家子弟雖甚才賢必有一二隱癖畧舉大槩晩眠晏起喜動易怠造新聞慕遠物機祥忌諱之學諂笑脅肩之人味訪食單衣徵蘇樣自稱賞鑒托志風流樗蒱博奕不拒背徒季女孌童取充外室或好惡堅如磐石或愛憎變在須臾飲食無時坐起失度懶性既畏持籌入手復多尅減賺之則用若泥沙求

之則慳如寒儉急疾健於駟馬委弛積甚丘山當斷不斷不疑過疑凡此雖通人亦病而宦門十得八九者父師爲之奬借族戚爲之薰漸事無碍手苦不入心反常人不以爲非濫費我不以爲過尫羸之軀恐其以拘束生病胎慈之子恐其以拂性成嫌也小荷自家大肩民社中嬰一癖衆詬潢汚人始以膏粱督過不知福門相種十倍才賢纔一醒提便成令器
塾言云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命也世人不明諸此往往于仕宦中昧冒禮法取不義之財爲子孫計殊不知子孫誠有富貴之命今雖無立錐地以遺之他日富貴將自至使其無富貴之命雖積金如山亦將蕩然不能保矣况不義而入者又有悖逆之禍乎如宋呂蒙正范文正諸公咸以寒微致位將相富貴兩極曷嘗有賴于先世之遺財乎然則取不義之財欲爲子孫計者惑之甚矣
沈氏衷言有云吾嘗茅茨而今大厦吾昔僅一夫之田而今連數井之壤吾昔猶奔走衣食而今則安享富厚吾分已踰吾又何求惟知止知足守禮守法以

上培先德下啟後人卽神祐可延家聲不墜若猶復貪得未已競進不休居已侈而猶恢田已多而務廣強之鬻不出其本心與之直不合乎公道或逼債以傾人之産或牽牛以蹊人之田或縱爪牙于通衢或逞報復于私忿諸如此類猶自多端總之我漁利下人亦乘機以規利我行惡下人更借勢以助惡乃遂使獨孤鰥寡忍氣吞聲道路里鄰旁觀側目頷猶且揚揚得意自矜謀畧豈知神目如電法網不疎衆指交加不摧自仆當斯之際悖入不免悖出多藏亦復

厚亾室雖廣而不得寧居田雖多而不能安享累及妻孥玷及祖父欲益反損欲進反卻得乎失乎利乎害乎

他山石云錢癖者只爲子孫計久遠不知多少癡豪而滅門多少清白而發跡夠福祿有數多得不義之財留寃債與子孫償非福也至於立廟祀贍宗族救窮親固是美事然有欲速盡美之心則悖入必甚何如積德凝祥官久自富之爲綿遠哉

又云萬病之毒皆生于濃濃于聲色生虛怯症濃于貨利生貪饕病濃于功業生造作病濃于名譽生矯激病噫濃之爲毒甚矣吾以一味藥解此曰淡

教家門

仕宦 善行

左傳晏子辭邑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亾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亾無日矣

漢蕭何買田宅必居窮僻不治垣舍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勿爲勢家所奪

薛廣德爲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東歸沛太守迎之界上沛以爲榮縣其安車傳子孫

楊太尉震字伯起少好學受歐陽尚書于太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夫子楊伯起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故舊長者或勸開產業公不肯曰使後世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馬援謂梁松竇固曰凡人爲貴當使可賤如卿等當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

漢楊秉震之子少傳父業累仕至太尉朝廷每有大政得失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自言曰我有三不

惑酒色財也
謝石奴請吳隱之爲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謝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廚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大賣之此外蕭然無辦後至自番禺其妻劉氏齎沉香一片隱之見之投于湖亭之水
晉陶潛以親老家貧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逕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

漢裴昭明河東聞喜人建武初爲廣陵太守代還當謂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治產業
魏明帝時劉放孫資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辛毗不與往來其子諫曰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小降意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不爲三公大丈夫欲爲公而毀其高節耶
晉羊祜與從弟琇書既定邊事當角巾歸故里爲容棺之墟以白衣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疏廣是吾師也
郗太尉拜司空語同坐曰平生意不在多值世故紛紜遂至台鼎朱博翰音實愧於懷
隋常世康和靜謙恕在吏部十餘年時稱廉平常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因懇乞骸骨
徐修仁嘗戒子崧曰吾家世清廉嘗居貧素至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

日尊官厚祿可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代風範故臻此耳古人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
張季鷹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于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季鷹歸著首丘賦爲一時所賞翰少有儁才齊王冏辟爲東曹掾冏驕奢擅權中外失望翰因秋風起思江上菰菜蓴羹鱸魚膾嘆曰人生貴適

志耳富貴何爲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

裴顔薦平陽韋忠于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爲哉逸民每有心托我我常恐其溺于深淵而餘波及我况可褰裳而就之哉

王晞苦辭侍中或勸勿自疎晞曰我年少以來閲要人多矣充詘少時鮮不顛覆且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私恩何由可保且披揭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

官但恐之爛灼耳

張嘉貞雖久歷清要然不立田園及在定州所親有勸田業者嘉貞曰吾忝歷官榮曾任國相未死之際豈憂飢累若負譴責雖富田莊亦無用也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没之後皆爲無賴子弟作酒色之資甚無謂也聞者皆嘆服位至中書令

司空圖字表聖諫議大夫照宗時王室多故圖知不可爲遂隱於中條山王官谷作休休亭以自誌其説曰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聵三宜休又少也惰長也率老也迂三者皆非濟時用則又宜休

王旦從東封車駕回過陝魏野寄以詩云聖朝宰相年年出公在中書十二秋西祀東封俱已了好來相伴赤松遊旦袖此詩求退就得謝寇準自永興被召野亦以詩送之云好去上天辭富貴卻來平地作神仙公得詩不悦後二年貶通州每題前詩于窓朝夕吟哦之説者謂寇萊公之南遷不如王文正之早退然公題驛亭詩未必不晚悟于魏處士者其詩云沙堤築處迎丞相驛使催時送逐臣到了輸他林下客

無榮無辱自由身

夫榮辱猶自小事若夫一朝綰印千里輿棺此又更輸牖下老人一着也

宋包孝肅公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贜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亾没之後不得葬于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其下押字仰珙刻石于堂屋東壁以詔後世

孫奭以太子少保致仕居于鄆一日置宴御詩廳語客曰白傳有言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了不曾歸

今老夫歸矣喜動於色復顧石安道諷易離卦九三爻辭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輿大耋之嗟公以醇德與學勸講禁中二十餘年晚節勇退優游里中始終全德近世少比

唐介語諸子曰吾備位政府知無不言桃李固未嘗爲汝等栽培而荆棘則甚多矣然汝等窮達莫不有命惟自勉而已

趙槩致仕十五年猶以讀書著文憂國愛君爲事集古今諫諍爲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上甚喜賜詔曰

有志愛君之士雖退休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置座右以時省閱

范文正公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閒請治第洛陽營園圃以爲逸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體可外况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在世且無幾乃謀樹第治圃顧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己而後爲樂耶

范忠文既退居有園第在京師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不復報謝嘗乘籃輿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周覽南山窮極勝賞期年然後返年益老而視聽聰明支體尤堅强

宋陳恭公判亳州遇生日親族多獻老人星圖姪世修獨獻范蠡歸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公即日納節明日致仕

范鎮以論青苗不聽致仕元祐初首以詔起之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爲我强起無

或憚勤天下望公與温公同升矣鎮辭曰六十三而求去蓋以引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卒不起

宋進士鄭俠辭膴仕就監門上書力言新法敝民安石不報會亢旱民物嗷嗷乃以本門所見三路流離之民質妻鬻兒啼饑號凍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者悉畫一圖發馬遞以進當事者以是罪之浩然而歸歸囊只一拂因自號一拂居士嘗語人曰無功于國無德于民華衣美食與盜何異

范蜀公有子弟赴官乞書諸見朝貴公不許曰仕宦

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爲立朝
司馬溫公爲西京留臺每出前騶不過三節後官宮
祠乘馬或不張蓋自持扇障日伊川謂曰公出無從
騎市人不識有未便公曰某惟求人不識耳
呂公著字晦叔前相許公夷簡子也元豐初召公爲
使相拾宗立復自揚州被召與司馬光同心輔政號
稱賢相子希哲希純俱顯
孫好問曾孫本中四世孫祖謙祖儉俱以儒行名于
世人稱其家爲中原文獻之傳云

蘇子瞻入翰林林希貿啟云父子以文章名世蓋淵
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邁晁董公孫之學後
東坡謫惠州林草制詞極其詆訾仕途人心難測不
可以一言之投合而遂定交以一事之符契而遂傾
吐也
趙韓王宅園謀畫伴於禁省韓王以太師歸第百日
而甍子孫皆家京師罕居之以局鑰爲常陳秀公治
第於潤州極爲閎壯池館綿亘數百步宅成公已疾
甚惟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居不得修

不得賣不得
韓蘄王既不主和議力丐閒除太傅醴泉觀使自此
杜門謝客絕口不論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童奴遊
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
楊誠齋居官日居恒計料自京還家之費貯一篋藏
之臥所戒蒼頭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日若趣裝
者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學
宗初與朱文公同召文公與公書云更能不以樂天
知命之樂而忘與人同憂之憂毋過于優游毋决於

遁思則區區猶有望于斯世也公决于高蹈獨不起
宋文丞相與繆太守書曰天祥茅屋三間在萬山深
處借書沽酒外一毫不以爲公私撓獨蒔松百畝日
騎牛扣角其間天惠仁侯自此吏不打門犬不夜吠
猿呼虎嘯各適其適則某受賜多矣
明郭威襄公家居簡靜好讀書天文地理靡不通曉
教訓子孫以儉素力學爲務時公卿多置田産公獨
不治上問之對曰臣一布衣荷陛下寵靈叨有封爵
子孫衣食餘饒安敢增益俾生侈心上喜之嗟嘆良

久曰廷臣若郭登之忠誠朴實諸人不及也

劉忠宣公大夏張簡肅公敷華二公皆天順甲申進士選庶吉士李文達公彭文憲公時在內閣欲留二公官翰林二公力辭不就後二公皆以政事遂爲名臣

劉公大夏自戶部侍郎予告歸搆草堂傍先塋讀書其中作東山賦以見志平生不通請託薄田僅供衣食里鄰或肆侵奪任弗與爭公言財貨須務農服賈凡力得者獲用其餘易致之物終非己有子孫視之

亦不甚惜況官貨悖入者乎後起大司馬歸仍居草堂再著東山後賦

倪文毅公南京人其在兵部時每肩輿過里門衆走避匿輒使人諭止之

吳宂字君澤官至兵部尚書嘗言吾總六鎮錢流殺課爲富翁易耳每思多財則多田業衆僮僕徵責訟愬歲且百出守之甚勞居之甚苦今雖稍貧然省事少爭其樂差勝耳

胡康惠嘗語諸子曰予宦四十年無他長淸白二字窮顯不異爾曹有官守務全名節金帛易動人遠之勿親自然氣壯而政事理處困約勿先以得錢爲念

嘉興郡守楊承芳乞致仕疏云錢若水居樞密年四十而致仕以臣觀之臣年尤多三歲陶弘景奉朝請年三十六而致仕以臣觀之臣年尤多七歲放臣致仕得與弘景若水遊於地下足矣

羅倫廷對第一爲翰林修撰上疏論李賢落職未幾召還復修撰以疾辭歸開門授徒日以註經爲業客晨至留其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旁舍干之

比擧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爲意結茅以居取給於隴畝往來共樵牧若無意於世者

李文節有仲弟布衣也大拜後其弟自家候公方巾鮮衣以見公詢家事及寒溫慰勞後訝其巾服因詰以所自曰遊泮乎納粟乎抑九載乎弟皆曰否公曰旣不出此則誰不知李九我弟爲布衣而顧易冠服乎詰以原帽何在曰尚在袖中公曰仍冠此無狥俗也弟奉命惟謹夫以元老之弟卽屬布衣何嫌儒服而公繩以本等巾服其弟了無難色公弟之醇謹正

雨相成哉

張文忠孚敬攬才俊謝苞苴元侯中貴戢戢斂束殁未幾居第侵風雨力不能餙子孫多假貸以食

王恭政伯大號留耕嘗著四留銘云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

華亭陸文定登第四十年立朝不數載遷官輒以病罷閉門晏坐即親戚故人罕接面自爲吉士還里授職未幾又以告去歷南雍南部華亭當國公落落穆穆也大宗伯踰年與内閣論事不合復稱疾求去

華亭相君先爲大宗伯同邑孫文簡承恩亦以大宗伯掌詹二公對巷居徐賓客甚盛延接不暇公退食閉門羨臥而已日著布袍負暄讀書僕竊語曰同爲尚書看他車馬盈門我家冕亦不至公曰任爾等他往留我一人在此教鬼負去

新建世券成行人賚白金文綺存問封伯爵海日公於家値公誕辰親友咸集先生捧觴爲壽公蹙然曰寧濠之變皆以汝爲死矣而不死皆以事難平矣而卒平讒搆朋興禍機四發岌乎知不免矣天開明月顯忠遂良父子復相見一堂然盛者衰之始福者禍之基雖爲幸又爲懼也

楊石齋嘗援以迎立功當國諸弟悉京卿方面子姓布列中外子愼廷對第一賀者滿庭公顰蹙曰君知傀儡乎奏伎時次第陳舉曲終必盡出之塲今吾曲終時也何賀爲

教家門

祭葬 嘉言

程正叔云某家治喪不用浮圖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地美則神靈安其子孫盛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决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愼須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

程子曰家凡拜皆當以兩拜爲禮今人事生以四拜爲再拜之禮者葢中間有問安之事故也事死如事生誠意則當如此至如死而問安却是瀆神若祭祀有祝有告謝神等事則自當有四拜六拜之禮

葉氏問祭禮古今事體不同行之多窒礙如何朱晦菴曰但以誠敬爲主其他儀物隨家豐約如一羹一飯皆可自盡其誠

朱子曰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于正寢之東爲四龕以奉先世神主出入必告至朔望則參俗節則獻以時食有事則告

又曰兄弟異居廟初不異

又曰凡祭主於愛敬之誠而已貧則稱家之有無疾則量筋骨而行之財力可及者則當如儀

又曰朔旦家廟用酒果望旦用茶重午中元九日之類皆名俗節大祭每位用四味請出木主俗節只就家廟止二味朔旦俗節酒止一上斟一杯

喪禮自葬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葢哀不能文而于死者未忍遽以鬼神之禮事之也自虞以後方謂之祭

又曰喪禮凡喪父在父爲主則父存子無主喪之禮也又曰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註云各爲妻子之喪爲主也則是凡妻之喪夫自爲主也以子爲喪主未安

又曰凡是嫡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

忌日祭只祭一位

喪葬之時只當以素食待客祭饌葷食只可分與僕

總

眞德秀曰程子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化之者司馬氏闢之尤嚴彼之教得行由禮之先廢使人之居喪者始死有奠朔而有殷奠虞祔祥禫而有祭既足以盡人子追慕之情則于世俗之禮且將不暇爲之矣不復祭禮而徒曰勿用浮屠使居喪者悵悵然無以報其親未見其可也以此言之奠祭之禮其可缺乎

吳草廬致慤亭說云人之生也神與體合而其死也

神與體離以其離而二也故于其可見而疑於無知也勤求之而如或見其存藏之而不忍見其亡藏之而不忍見其亡葬之道也求之而如或見其存祭之道也葬之日送體而往於墓葬之後迎神而返於家一旬之內五祭而不爲數惟恐其未聚也及其除喪而遷于廟也一歲之內四祭而不敢疏惟恐其或散也家有廟廟有主祭之禮于家而不于墓也墓也者親之體魄所藏而神魂之聚不在是

許氏家則曰葬者藏也藏者完歸於土之義人子於親之完歸乃假之爲身家謀爲後嗣計各執其房分而阻于卦例星辰之吉凶各持其年命而撓於支干龜筮之生尅遂至累數十年而不克葬豈思生者禍福之來尚未可必而死者暴露之久已大可傷哉故親終必依常期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惟風不露水不滿蟻不侵足矣宋儒之言曰有水以界之無風以散之此風水之說合葬獨葬各隨所便但築壙不宜磚石磚久易于頹圮封根得以乘隙穿刺惟三合土熟鍛而堅築之久則結成金石與天地同不朽矣

教家要畧曰儒者多執古不墓祭之說雖朱子亦謂神主在廟而墓所藏形骸耳故不宜祭然周禮已有冢人之官凡祭于墓則以爲尸蓋此禮始于周公豈得謂之非古也耶且孝子于故衾遺履尚當起敬形骸所在拜而祀之禮不爲過縱使上古所無當以義起矧周公之文明甚而可棄之以自陷于薄哉

楊慈湖曰心吉則百事皆吉心凶則百事俱凶古人於爲善者命曰吉人此人通體是吉世間凶神惡煞何處干犯得他也

謫誦錄云吾不敢謂風水之必無徵也就令禍福之報如影隨形而基福之地祖宗多以無心得之及已富貴于是不惜千金之費而買一穴或爭訟累年始獲營葬而既葬之後子孫往往漸歸淪替則風水之可遇而不可求亦已明矣然則子何不循天理以需地理之自應宅心地以俟陰地之自來而營營焉勞苦其心力爲也

雕丘雜錄云陳白沙言卜塋兆當須好土深掘不及井泉無害蓋土色美惡不同氣亦隨之而異乘其美

者則吉乘其惡者則否葬法淺深之文如范越鳳云凡穴宜及一丈外則不爲艸木之根所及其說亦有理若掘止八九尺間見有好土不止則傷龍若掘而無好土則無如之何程子以土色光潤爲地之美葬家以驗土色爲辨吉徒法此不易之論也

譙子法訓云有喪而歌者或曰彼爲樂喪也可乎譙子曰書曰四海遏密八音何樂喪之有然則喪有挽歌何以哉譙子曰周聞之高帝召齊田橫至于尸鄉亭自刎奉首從者挽至于宮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爲歌以寄哀音彼則一時之爲也鄰有喪舂不相引挽人銜枚孰樂喪者邪

葬法云風俗之美惡采而陳之可以徵治亂鏡得失若有學士先生能言之至于報本反始依禮而葬爲風俗歸厚第一件事率多畧而弗講何與吾聞之葬者藏也斂手足形敎厥安土便可令泉下人慰魂古者三月而葬公卿士庶各以其期示不欲久露其親之意也生死一理生則父子祖孫同堂而處伯叔兄弟共廬而居至于沒顧獨不然乎葬云一塋之祖一

山耳自父而子而孫降而昆仲諸公從次第成墳秩然有紀是當以廟中昭穆之倫爲壠上宅兆之序葬一祖于此次第而及之各有標識如水源木本繩繩不絕如此則親安親安則心順心順則風俗厚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其卽厚之之謂也夫若果墳地不堪或有車馬踐踏河水衝嚙之患不得已而議遷徙可也

魏裔介曰墓祭非古禮也蓋謂體魄藏於丘壟神魂依於廟主故致如在之誠者宜於家廟然親之體魄

所藏而忽焉不祀亦豈人心所安此上陵之禮帝王不廢而祭掃墳墓亦爲士庶人所通行也然頻於墓而疎於廟於禮愈遠則宜何如淸明中元春露秋霜墓祭焉以誌悽愴怵惕之感餘皆於廟可耳

人子之于親苟虧生事之禮雖墓與祭致其力何足以言孝故曰祭之厚不如養之薄昔有一前輩作初入仕做兩句云祿不及親飽妻孥而何益遂耦其兩句忠于報國對師友以多慚

教家門

祭葬　善行

延陵季子適齊及其反也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于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于禮也其合矣乎

蔡元定在道州臨終與子仲默書云吾以士人招致

臺評流放如此吾死之後不得受此邦時官故舊弔慰葢此邦地氣殊異汝不得地上睡若更得疾則父子二喪永無歸理三日而斂入斂之後一日而三舉哀若哀毀過多則生疾非孝子凡親賓客至卻煩丘子陵祗禱便書記姓名臨行皆自往謝之汝是處喪禮之變凡百卻須少寛心庶幾處事不亂可以保全吾骸以歸也先生老矣先生即朱晦菴汝歸終事之

此西山謫死道州絕筆也雖與兒子永訣皆有條理無絲毫怨望見西山平日學問精密讀此可以

處患難可以一死生不當以文辭求之

希賢錄卷之十

嘉孚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　勷校輯

荔彤

涉世門

總論

夏忠靖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若先有張皇則中便無主矣

祝石林曰或謂論是非不論利害夫使弱植之夫不能自持也必斯言矣是非利害自有眞眞是而眞利應眞非而眞害應以此提衡古今如鼓答桴未有爽者

晁文元迥書云陸象先言天下本無事祗是庸人擾之始爲煩耳吾亦曰心間本無事卒由妄念擾之始爲煩耳

涉世門

頤養 嘉言

廣成子曰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長生

老子曰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孔子曰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巳自取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共殺之

莊子曰人之可畏者袵席飲食之間爲最而不知預爲之戒者過也

亢倉子云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靜言語則福全

抱朴子曰養生以不傷爲本此要語也且才所不逮而困思之傷也力所不勝而強舉之傷也悲哀憔悴傷也喜怒過差傷也凡言傷者亦不便覺也謂久則損壽耳

又曰凡夫之徒不知益之爲益乃又不知損之爲損也夫損易知而速焉益難知而遲焉而尚不悟其易亦安能識其難哉夫損之者如燈火之消脂莫之見也而忽盡矣益之者如禾苗之播殖莫之覺也而忽

茂矣故治身養性務謹其細不可以小益爲無補而不修不可以小損爲無傷而不防凡聚小所以就大損一所以至億也若能愛之於微成之於著則知道

玉華子曰飲食之於人性命所關豈能絕之其要在淡滋味去肥濃斷炙煿戒殺遠葷肰後節食與飲俾臟腑清通沖氣爲和流通不滯自覺饑飽有常則神明能居而升降不礙

王叔和洞識攝生之道常謂人曰食不欲雜雜則或有所犯當時或無災患積久爲人作疾尋常飲食每令得所多食令人膨脝短氣或至暴疾夏至秋分少食肥膩餅饠之屬此物與酒食瓜果極相妨當時不必疾病入秋節變陽消陰息寒氣總至諸多暴卒良由涉夏取冷太過飲食不節故也而不達者皆以病至之日便是受病之始而不知其所由來者漸矣豈不惑哉

自警編云關中隱士駱耕道常言修養之士宜書月令置諸左右夏至宜節嗜慾冬至宜禁嗜慾蓋一陽初生其氣微矣如草木萌生易於傷伐故當禁之不

時節也且嗜慾四時皆損人但冬夏二至陰陽相爭之時尤損人耳

研幾錄云學問全在精神精神不足未有能立者蓋精者二五之萃人之本德之輿也

參贊書云士子讀書作文辛苦最宜節慾蓋勞心而不節慾則火動火動則腎水日耗水耗而火熾則肺金受害變爲勞瘵

醫書云凡在萬形之中所保者莫先於元氣陶和將護之方須在閒日安不忘危老人尤不可不愼也至

於藥餌往往招徠眞氣之藥少攻伐和氣之藥多故善服藥不如善保養

死益漫記云世之攝生者餌苓服石固爲妄投能經鳥伸亦非妙理大要養性淸心此其本也

邵康節曰得天理者不獨潤身亦能潤心不獨潤心至於性命亦潤

座右編曰夫人賴水穀之氣以養神水穀盡而神去安穀則昌絶穀則亡水去則榮散穀消則衛亡榮散衛亡神無所依故死凡食所以養陽氣也凡飲所以養陰氣也而生血生氣皆本於此故必先渴而飲飲不過多多則傷氣渴則傷血先饑而食食不過飽飽則傷氣饑則傷胃仍戒粗與速恐損氣傷心非福也

林和靖曰木有所養則根本固而枝葉茂榦梁之材成水有所養則泉源壯而流派長灌溉之利溥人有所養則志氣大而識見明忠義之志出可不養哉

又曰口腹不節致病之由念慮不止殺身之本

蘇東坡曰除煩去膩世固不可無茶然損益相半而消陽助陰不償損也然率用中下茶其上者亦不常

有間數日一啜亦不爲害也

朱子曰多服燥熱藥亦使人偏勝不得和平不但非所以衛生亦非所以養心

格言類編云酒之流禍聖人所深戒也然自昔賢豪亦每寄情於此或名爲大和湯或名爲忘憂飲或稱歡伯或稱紅友其曰但得醉中趣勿爲醒者傳若有深契焉者此其意豈在酒也哉彼蓋有所託焉耳故觀於酒誥則知古人防患之遠觀於酒頌則知古人託興之深嗚呼士大夫豈能絶酒耶惟勿溺於酒而

已矣

李東垣曰人受天地之氣以生氣常有餘血常不足故人之生也男子十六歲而精通女子十四歲而經行是有形之後猶有待於乳哺水穀之養陰氣始成而可與陽氣爲配以能成人而爲人之父母古人必近三十二十而後嫁娶可見陰氣之難於成而古人之善於攝養也內經曰年至四十陰氣自半而起居衰矣又曰男子六十四歲而精絶女子四十九歲而經斷夫以陰氣之成止供給得三十年之視聽言動

已先虧矣人之情欲無涯此難成易虧之陰氣若之何而可以供給也

此言陰氣即是陰精精氣不相離也

筆疇云君子立身其大在乎懲忿窒慾忿如火不遏則燎於原矣慾如水不遏則泛洞滔天矣何國家之不廢何災禍之不致哉惟其懲故心清而志安惟其窒故氣暢而神安

桓臺攝生編云人生之初命根立於腎間真息寄於臍下及其長也斧斤其根息者莫甚於色宜首戒也佐惡莫雄於酒宜戒飲也百病莫長於怒宜潛消也損顏莫過於勞宜節勞也減筭莫切於侈宜儉約也數有乘除財無多蓄也纔涉意料便屬妄想宜斷妄也心一繫縛即屬煩惱宜去煩也玆八者攝生之大畧也

陳眉公聞見錄云太保費文憲公記尚書張莊簡公錄示養生要語節飲食以養身體節嗜慾以定心氣午後飲食宜少不以脾胃熟生物煖冷物不以元氣佐喜怒慾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制之

明楊循吉安人嘗讀論語鄉黨篇太息曰吾教自有養生術安事偃仰吐納爲哉節飲食時動息戒忿慾而已

蔣楚珍曰溫飽如火毒不存溫飽所以自壽也又曰腸冷熱不得飲食中和而已

余脾胃最平而惡冷凡飲食率用熱者夏月亦不敢多食生冷之物至於服藥芩連之類不輕入劑然不能服參而補益熱者服之則覺燥以是知人生飲食藥餌俱貴於中和也果有偏勝之處方宜

攻治之耳

贈言錄云寵辱不驚肝木自寧動靜以敬心火自定飲食有節脾土不泄調息寡言肺金自全恬然無慾腎水自足

又云戒酒後語忌食後嗔忍難忍事順不明人

塈言云人之生有氣而後有血而後骨肉皮毛氣者物之本也

塈言云只於鼻息之間可見屈伸相感之理吸之極爲屈感得呼來爲伸呼之極爲伸又感得吸來爲屈吸又感呼呼又感吸呼吸屈伸相感無窮與晝夜寒暑相感屈伸同一理也

又曰程子以徇欲傷生爲深耻學者體此可以保身矣細思千古來窮奢極欲者漠朕無存矣但留不令之名於世耳

他山石云養氣者行欲徐而穩立欲定而恭坐欲端而直聲欲低而和種種施爲須端詳閑泰當於動中習存應中習定使此身常在太和元氣中

又云水下火上名曰間隔間隔則耗散而易盡水升

火降名曰交媾交媾則留戀而不離知其閑寂守以大忌靜極向動其氣自生升降交媾皆自然造化也

又云一日之忌暮無飽食一月之忌暮無大醉一歲之忌暮須遠內終身之忌暮常發氣

涉世門

頤養善行

吳祐爲河間相自免歸家不復仕躬灌園蔬以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

卿公度八十九有强力人問其術曰吾平生未嘗以脾胃熟生物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

文潞公致仕歸洛入對年八十矣神宗見其康强問卿攝生有道乎潞公對無他臣但能任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酌中恰好即止上以爲名言

程伊川先生以忘身狥慾爲耻雖至七十而筋力無損於盛年

謝上蔡云色慾已斷二十年來矣蓋欲有爲必須强盛力勝任得故斷之也

任恭惠年老康强呂許公問其術曰讀文選有悟耳石韞玉山輝川含珠澤媚是也

杭州李覺年百歲色同嬰兒常曰予術至簡至易但絕慾早耳

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且留爲暮年歡公曰所樂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靜之樂也

魏公多置女樂已屬多事一日而盡遣可謂善補過也

胡文定爲國子先生日番禺有大商遣其子來就學其子儇宕所齎千金得病甚瘠客于逆旅若將斃焉偶其父至京師閔而不責攜其子謁胡先生告其故曰是宜先警其心而後誘之以道者也乃取一帙書曰汝讀是可以先知養生之術知養生之後可以進學矣其子視其書乃黃帝素問也讀之未竟惴惴然懼以性命之過甚悔痛自責冀可自新胡知其已悟召而誨之曰知愛身則可以修身自今以始其洗心向道取聖賢之書次第讀之既通其義然後爲文汝可以名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無懷昔悔茀勉事業其人亦頴銳善學二三年登上第而歸

元城先生云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遷謫時年四十有七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罷不許安世念不幸使

老親入於炎瘴之地已是不孝若非義固不敢爲父母惟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祇有絕慾一事遂舉意絕之自是逮今未嘗有一日之疾亦無宵寐之變陳忠肅公曰公平生學術以誠無僞而非誠凡絕欲眞絕欲心不動故能爾公曰朕公曰安世自絕欲來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接士友劇談雖夜不寐翌朝精神如故平生坐必端正未嘗傾側靠倚每行千步燕坐調息復起觀書未嘗晝寢啜茶件客有至六七盌終身未嘗草書歲時家廟祭饗拜跪七十

有二未廢闕此祖先相傳安世終身由之以勵子孫一皆本之以誠故心嘗前知

東坡在黃岡所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名飲者預以此告之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

伊川先生曰愼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事之至近而所係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

李畋苦病既瘳請謁韓魏公公曰子病中曾得移心法否對曰未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之謹之靜久自愈郭伯康遇異人授一衛生之偈云自家有病自心知身病還將心自醫心境靜時身亦靜心生還是病生時郭用其言康强幾百歲

韓貫道文年五十喪妻不娶冬寒命小孫溫足婢媵不得至前老而形神堅壯面沃有光吟詩作楷行不廢

陸平泉先生居恒言士大夫於世法中惟廉取薄享可續壽命之原何須更慕長生爲也故運氣服食諸術一切謝絕而坐享期頤以遠聲利樂恬退爲家法

申鳧盟崇尚儉約布衣蔬食甘之若飴胃氣弱自幼不晚食暮年謝絕宴會

金哀宗問楊雲翼風痺何以得愈對曰但治心耳心和則邪氣不干

明仁宗問太醫院判蔣用文保和之要對曰在善養正氣正氣完邪無自而入又曰善治疾者必固本急之恐太傷

正統時徐太醫彪曰藥性猶人也爲善千日不足爲惡一日有餘正德末吳太醫傑曰調藥性易調自性

難

薛居正因服丹砂遇毒方奏事疾作遽掖歸中書已不能言但指廡間儲水器而已左右取水至不能飲偃閤中吐氣如烟燄輿歸私第卒此可爲服丹砂者之戒

涉世門

度量　嘉言

衛玠字叔寶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色

邵堯夫解佗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温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佗箇麄礪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凌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有道理出來

朱子曰大丈夫當容人勿爲人所容

或問夏忠靖公原吉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則自熟殊不與人較某何嘗不自學來

程氏遺書云人有斗筲之量者有鍾鼎之量者有江河之量者有天地之量者斗筲之量者固不足筭若鍾鼎江河者亦已大矣然滿則溢也唯天地之量者無得而損益苟非聖人孰能當之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者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

可得且如人有得一薦而滿者有得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者滿雖有先後然卒不免譬如器盛物物滿時尚可以蔽護更滿則必出此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强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

呂叔簡曰余行年五十悟得五不爭之味人問之曰不與居積人爭富不與進取人爭貴不與矜飾人爭名不與簡傲人爭禮節不與盛氣人爭是非

涉世門

度量 善行

張耳陳餘變名姓俱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始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

丙吉爲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絶口不道前恩會掖庭宮婢自陳嘗有阿保之功辭引使者丙吉知狀帝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大賢之

封爲列侯

于定國遷水衡都尉超爲廷尉定國乃迎師學春秋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爲人謙恭隆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恩敬甚備學士咸稱焉

裴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復白得之度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盗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

劉昆爲江陵縣令有火災昆向火叩頭火尋滅後爲

弘農太守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爲光祿勳帝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對曰偶然耳劉歎曰此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冊

婁師德寬厚淸愼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爲州牧榮寵過盛將何以自免弟長跪曰自今雖有人唾其面某拭之而已師德愀然曰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

曹彬既平江南回詣閤門入見牓子稱奉勅江南幹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

李文靖公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李遜謝曰俟歸家當得祥覽狂生遂發訕怒隨公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寧不愧於心乎公但於馬上踧踖再三曰屢求退以主上未賜允終無忤也

富弼字彥國少有罵者如不聞人曰罵汝彥國曰恐罵他人又曰呼姓名而罵豈罵他人彥國曰天下無同姓名者乎告者大慙

徐文貞當海蔡時鄉民多踵其門詈之者公對人云愼無報復譬如犬嚙人人亦嚙犬耶口占一絕云昔年天子每稱卿今日頑君罵姓名呼馬呼牛俱是幻黃花白酒且陶情

楊守陳以洗馬乞假覲省行次一驛其丞不知楊公爲何官與坐抗禮卒然問曰公職洗馬日洗幾馬公漫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俄報一御史且至丞乃促令讓上舍處之公曰待其至而讓未晚比御史至

則公門人也跽而起居丞乃蒲伏乞憐公渾不之較

賈淑性至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喪淑來修弔既而孫威直後至見林宗受惡人弔不進而去林宗遽追謝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後淑感愧終成善士

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恥之陳寔獨弔焉及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矜宥

夫林宗受弔感悟凶頑太丘弔人全活善類故廸

蛇革其毒性鴟鴞懷以好音只是看轉旋手段如何耳雖然未造兩先生手段莫學帶水拖泥且防墮坑落塹

黃憲字叔度汝南人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遊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

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碁攝書置床

上了無喜色圍碁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

武后謂狄仁傑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爲過臣當改之以爲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歎其長者

呂蒙正拜參知政事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爲不聞也而過之同列不能平將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不知之爲愈也

王子明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

韓魏公在大名日有人獻玉盞二隻耕者入壞塚而得表裏無纖瑕可指亦絕寶也公以百金荅之尤爲寶玩每開宴召客特設一卓覆以錦衣置玉盞其上一日召漕使且將用之酌酒勸坐客俄爲一吏誤觸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且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凡物之成毀亦自有時數俄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坐客皆歎服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侍兵他顧燭燃公鬢公遽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呼視之曰勿易渠今已解持燭矣軍中感服

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曰如韓魏公可學否曰魏公是間氣

呂正獻公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辯也少時書于座右曰不善加己直爲受之蓋其初自懲艾如此

或問呂滎陽公爲小人所詈辱當何以處之公曰上

焉者知人與已本一何者爲詈何者爲辱自然無忿
忿心也下焉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人彼爲何等人
若是荅他卻與此人等也如此自處忿心亦自消矣
明道爲御史嘗被旨赴都堂議事荊公方怒言者厲
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
以聽荊公爲之愧屈
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㓜皆拜宰
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客坐稍久則吏
從傍唱相公尊重客踧踖起退及富鄭公爲相雖微

官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其
上馬乃還
鄒智四川人生而頴敏十二歲能文章掃樹葉焚之
以照讀書領鄉試第一郡人集觀智馬上口占曰龍
泉菴上苦書生偶竊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
鄉人何用太相驚
羅洪先作狀元時外舅韓太僕趨告曰喜吾婿幹此
大事羅面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此等
三年一人奚足爲大事也

涉世門

謙忍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曰不足子賢足恃
乎曰不足兄弟賢足恃乎曰不足臣賢足恃乎曰不
足文侯勃然作色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爲
不足者何也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
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
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
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

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冉之山東矣
獨無一言以教冉乎公子牟曰君知夫官不與勢期
而勢自至乎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與貴期
而貴自至乎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
而罪自至乎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敬
受明教
王陽明曰自心缺陷世界缺陷自心滿足世界滿足
他山石云方其困時單詞乞哀惟恐人之不見拯也
迨其得釋則揚揚得志自謂天幸投李之報未報入

室之戈已操膮中所覩蓋數數肰也雖肰不可以是而懈施德之心也

林次崖解訟大象云作事不預謀此訟端之所由起也故君子於其始而謀之看事理有無違礙人情有無違拂終久有無禍患凡其事之不善而可以致訟者皆杜絕之而不為則訟端無自起矣

富鄭公為相常語子孫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睦族處事尤為先務若清儉之外更加一忍則何事不濟

蘇子容云歐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君謨不言政

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其所能也

明道先生曰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苐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以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朱子曰謙之為卦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好尚之蓋太極中本無物事業功勞於我何有觀天地生萬物而不言所利可見矣

呂居仁曰忍之一事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加一忍何事不辦

范忠宣云我平生所學惟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

明道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全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

誠齋解否大象曰君子當否之時儉德辟難而已辟難可也何必儉德非能忍天下不可忍之窮不能辟天下不可辟之難窮之不忍而難之是辟辟之未幾

而誘之者至矣誘之所投禍之所臨也惟不可榮以祿庶乎免矣誠齋有易傳盛傳於世

王達云書曰必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乃有濟君子立心未有不成於容忍而敗於不容忍也容則能恕人忍則能耐事一毫之拂卽勃肰而怒一事之違卽憤肰而發是無涵養之力薄福之人也是故大丈夫當容人而不可為人容當制欲而不可為欲制覩晏所德丙吉之為人則氣自平而理自明矣

薛文清曰疾惡之心固不可無肰當審時宜寬緩處

之切不可鬪惡遽怒先自焚燒况傷乎急暴而有過中失宜之弊乎經曰毋怨疾于頑子曰膚受之愬不行皆當審察

又曰靜能制動沉能制浮緩能制急寛能制偏察其偏而矯之則氣質變

又曰辱之一事最所難忍自古豪傑之士多由此敗者竊意辱之來也察其人何如彼爲小人耶則直在我何怒之有彼爲君子耶則直在彼何怒之有世之人不審辱之所自來一以怒應之此其所以相讐而相害也與

贈言錄云富貴原如傳舍惟謙居謹愼之人得以久居

陽明先生曰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肰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肰能收歛得忿怒嗜欲正在騰沸時便廓肰能消化得此非天下大勇者不能

陸放翁家訓曰訴訟一事最當謹始使官司公明可恃尙不可爭訟况官行關節吏取貨賂或官司雖無心而其人闒弱不明爲吏所使亦何所不至有是而後悔之固無及矣况鄕里間所訟不過侵占地界逋欠錢物及罔悖凌犯耳姑徐諭之勿遽與訟也若能置而不校尤善

涉世門

義命 嘉言

或問於嚴君平曰壽夭禍福可前知乎曰可曰天可使壽貧可使富賤可使貴乎曰不可然則子之爲人卜也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悌與人臣言依於忠抑又何也曰良農不以水旱廢耕良賈不以折閱廢市是故積學修行能爲可貴而不能必貴也然而貴常在我矣勤生嗇施能爲可富而不能必富也然而富常在我矣是故君子而貧賤命也使其爲

小人昏夜乞哀猶然貧賤也幸而爲君子則自取也小人而富貴亦命也使其爲君子秉義持禮猶然富貴也不幸而小人則亦其自取也

伊川與和靖論義命和靖曰命爲中人以下說若聖人只有箇義伊川曰何謂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奚以命爲伊川大爲嘉歎

和靖之學如此伊川亦遜心矣

伊川曰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事然後理足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illegible]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緩亡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圖存而救亡者無不爲至於不可柰何而後已不得委之於命

又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以道制欲則能順命

胡翁先生曰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世瓦裂豈可不戒

又曰人須有廉恥有恥則能有所不爲

陸象山曰名利如錦覆陷阱使人貪而墮其中安有出頭日子

張無垢曰君子爲善期於無愧而已非可責報於天也苟有一毫覬望之心則所存已不正矣雖義猶利也

延平先生曰受形天地各有定數治亂窮通斷非人力惟當守吾之正而已然而愛身明道修己俟時則不可一日忘於心此聖賢傳心之要法或者放肆自

忿惟責之人不責之巳非也

朱子曰窮須是忍到熟處自無戚戚之念矣

余大雅從朱元晦遊言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況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

直卿言學問須是就險難窮困處試一過眞能不動方是學者人生最難克是利欲利欲之大是富貴貧

賤吾夫子只許顏淵子路兩箇若是此處打不過便教說得天花亂墜盡是閒話也

有日者謁黃直卿云善筭星數知人禍福直卿曰吾亦有箇大筭數書曰惠廸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箇數亘古今不差豈不優于子之筭數乎

魏了翁曰公伯寮其如命何朱子論語或問曰命爲天理何也曰命者天理流行付與萬物之謂也然其形而上者謂之理形而下者謂之氣自其理之體言之則元亨利貞之德具於一時而萬古不易自其氣之運而言之則消息盈虛之變如循環之無端而不可窮也萬物受命于天以生而得其理之體故仁義禮智之德根於心而爲性其既生也則隨其氣之運故廢興厚薄之變惟所遇而莫逃

胡宿每語後進曰萬事眞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枉費卻閒工夫枉用卻閒心力信得命便養得氣不挫折也

又曰人當修身俟時勿爲造物者所嗤

宋稗類抄云陰陽家流窮五行術數不得爲亡至一切聽之反棄人事斯失矣是以古人行道而委命不敢用億中以爲信也

王達曰小人不知天命其心必曰爲善未必得福爲惡未必得禍殊不知天數乘除亦必有定但報應有其時耳古人有言曰天定者勝人人定亦能勝天雖然自古善惡未有不報之理不歸其身必歸其子孫

陸之箕曰先儒謂天有記性無忘性詩曰民今方始

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申包胥之言益出於此然此亦特論其理耳借使善惡無報則我遂可爲惡而不爲善耶

黄廷堅三入生歲衣十疋日飯兩盂而終歲茫然疲役此何理也男女婚嫁緣渠儂墮地自有衣食分齊所謂誕真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不應凍餓溝壑者天不能殺也今蹙眉終日正爲百草憂春雨耳青山白雲江湖湛然可復有不足之歎邪

薛文清公曰行有不得於外皆當反求諸己求諸己

者無不盡善而猶有不得者當安於命而已

又曰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灑落自在常人纔與人不合即尤人纔不得於天即怨天其心忿忮勞擾無一時寧泰與聖人之心何啻霄壤

蔡虛齋臥處自題云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天

王達曰蝸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疲竟作粘壁枯東坡此言深可爲知進不知退者之戒夫人事之役役也計謀之蔽蔽也人皆以人事可以致富貴計謀可以致功名殊不知一作一輟有物宰之爲之而成者非其能也命之至也況爲之而不成乎世之人役役蔽蔽於百年之間無頃刻之自安者不亦深可哀耶

于文定曰漏刻之人受命於水水涸則降影燈之人受命於火火熄則止其升降動止有制之也人在聲華勢利亦然得則神王失則氣沮制在外也夫惟立命在我不爲外物所制幾於道矣

陳眉公曰醉人胆大與酒融浹故也人能與義命融

浹浩然之氣自然克塞何慎之有

又曰易之諸爻安排一定而不可易非易也數也觀其占之吉凶而以時消息焉此真易也其理則在我者也故善易者求易之理於我而不求易於數理變而數亦與之俱變矣此以義立命而以人勝天之說也

贈言錄云樂莫樂於日休憂莫憂於多求

涉世門

義命　善行

富人羅冲者問嚴君平何以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冲爲丹車馬衣粮君平曰我有餘而子不足柰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擔石何云有餘君平曰不肰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吾以卜爲業不下堂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厚寸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耶君平因歎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

陳忠爲汝南周燮南陽馮良學行深純隱居不仕帝以羔幣聘之燮宗族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爲國君獨何爲守東岡之陂乎燮曰夫修道者度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與良皆自載至近縣稱病而還帝徵安陽魏桓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遂隱身不出

宋以戴法興戴明寶巢尚之爲中書舍人三人權重當時門外成市顧覬之獨不降意蔡興宗與覬之善嫌其風節太峻覬之曰辛毘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覬之常以爲人禀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已守道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著定命論以釋之

郭璞爲顏含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

諸葛思遠初統朝事廖元儉過宗德豔欲與其詣思遠宗德豔曰吾輩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而屑屑造門耶遂不往

王裕之敬弘子恢之被召爲秘書郎敬弘求爲奉朝請與恢之書曰彼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

韋渙兄温與中丞高元裕友善温請用渙爲御史二日謂渙曰高公持憲欲與汝相面渙曰肰恐無呈身御史竟不往

天隨生宅荒少墻壁隙地前後但樹杞菊至夏枝葉老梗氣味苦澁猶責兒童采掇人言千乘之邑好事之家日欲擊鮮爲具以飽君君獨閉關不出何也天

隨生笑曰我幾年來忍饑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耶

内侍梁師成得幸貴震一時師成命吳可自京師來宋欲鈎致劉公安世引以大用且以書抵公可至三日然後敢出之且道所以來之意大槩以諸孫求仕爲言以動公公謝曰吾若爲子孫計則不至是矣且吾廢斥幾三十年未嘗有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爲元祐完人不可破戒乃還其書而不答人皆爲公危之而公自若也

紹聖四年流范純仁等於嶺南純仁因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覆舟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

蔡元定聞貶即就道熹與從遊者餞別蕭寺中坐客興歎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

廖德明朱文公受業也少時夢懷刺候謁廟廡下謁者索刺出諸袖中乃宣教郎廖某遂覺後登第改秩以宣教郎宰門請逆者及門思前夢恐官止此不欲行說友相勉爲質之文公因指案上物曰人與器物不同如筆止能爲筆劍不能爲琴故其成毀久速有一定之數人則不然固有朝爲跖而暮爲舜者其吉凶禍福亦隨之而變難以一定今子赴官但當充廣德性力行好事前夢不足芥蔕後德明官至正郎

泰和羅文莊公兄弟叔侄先後相繼咸登高第公由冢宰歸養庭訓甚嚴仲子祠選乞書帖當路圖仕南方以便省問公曰數字不足惜惜認義命二字欠確耳平生訓汝謂何而有是言竟不與書

涉世門

應接 嘉言

曾子謂曾元曰夫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巔魚鱉以淵爲淺而穿穴其内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愼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盧照隣問孫思邈養性之要答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愼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愼也愼以畏

爲本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墮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勳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曰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愼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悔於遠如此則人事畢矣

陳摶曰優游之所勿久戀得志之地勿再往

林和靖曰功名官爵貨財聲色皆謂之欲俱可以殺身或問之曰欲可去乎曰不可饑者欲食寒者欲衣無後者欲子孫反是甘於自殺也然知足而不貪知節而不濫無[illegible][illegible]之心而不求功亦庶幾乎欲可窒也

邵子曰復次剝明治生於亂乎姤次夬明亂生於治乎時哉時哉未有剝而不復未有夬而不姤者防乎其防邦家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

呂文靖教馬子山云事不要做到十分子山初未諭其後語人云一生只用此一句不盡韓稚圭教一門生云穩審着大事將做小事做小事將做大事看胡

瑗教人心中稍疑事便不要做

韓持國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

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伊川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illegible]

胡康侯曰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至於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飯食其饑飽寒温必自斟酌不可決之於人亦非人所能決也

洪文敏邁曰士之處世視富貴利祿當如優伶之爲參軍方其據几正坐噫嗚訶箠群優拱而聽命戲罷

則亦已矣見紛華盛麗當如老人之撫節物以上元清明言之方少年壯盛晝夜出游若恐了暇燈收花暮輒悵然移日不能忘老人則不然未嘗置欣戚於胸中也覩金珠珍玩當如小兒之弄戲劇方雜然前陳疑若可悅卽委之以去了無戀想遭橫逆機穽當如醉人之受罵辱耳無所聞目無所見酒醒之後所以爲我者自若也何所加損哉

朱子曰財猶膩也近則汚人豪傑之士而言之

洪容齋云易乾坤之下六卦皆有坎此聖人防患備

險之意也余謂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者也戒之宜矣若夫需者燕樂之象比者親附之象乃亦有險焉蓋斧斤鴆毒每在於衽席杯觴之間而詡詡笑語未必非關弓下石者也於此二卦其戒尤不可不嚴

宋稗類編云腹不飽詩書甚於餒目不接前輩謂之瞽身不遠聲利甚於穽骨不脫俗氣甚于痼

楊敬仲曰仕宦以孤寒爲安身以饑餓爲進道居家以無事爲平安勿友以相見疎爲久要

省心詮要曰歲月已往者不可復未來者不可期見在者不可少爲善則善應爲惡則惡應所以成名滅身惟自取何如耳

白沙先生曰待人接物不可揀擇殊甚賢愚善惡一切要包他到的物我兩忘渾然天地氣象

鄭思肖曰古人重立身今人重養身

元人孫楓曰士無求用於世惟求無愧於世

彭執中云任世一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則行一日好事

省約三書曰天道禍淫不加無罪之人惟悔則善心生故可免

古今藥石云人好剛吾以柔勝之人用術吾以誠感之人使氣吾以理屈之天下無難處之人矣

褚記室曰君子不幸而知於小人宜早決斷焉小人豈誠於好德者哉姑藉以厭羣論矜已黨焉耳易曰包承小人吉大人否包者外相容也然內實異也故否君子小人非可共事故薰蕕不同器比其睽而去之已汚身矣

筆疇云寶器珍玩不可示之於權勢之人古琴名畫不可夸之於貪汚之士一經其目則動其心旣動其心必索之於我矣有識畏禍者與之可也不然尤物生禍其能逃哉漢晉唐宋以來如此者衆矣可不懼哉

又曰禍莫大於多貪富莫富於知足欲心勝則徇物徇物則身輕而物重矣物重則昏然無窮不喪其身不止矣是故聖人所以爲聖人者以其無欲也由其無欲故視天下爲一家一身猶衆人安於所寓不以

貴賤異其心不以出處異其事淡然曠然而已爾彼徇物者由不知足之故也苟知足則心安心安則事少事少則家道和家道和則人無不和矣故曰富於知足

王達曰世間坑穽在處有之要人惺惺耳眼一少昧足一少偏心一少惑則墮落其中安能出哉及其墮也乃悔前日之所爲晚矣此君子貴乎知微

薛文清公曰凡取人當舍其舊而圖其新自賢人以下皆不能無過或早年有過中年能改或中年有過晚年能改當不追其往而圖其新可也若追往日之過并棄後來之善將使人無遷善之門而世無可用之才也以是處心刻亦甚矣

高忠憲曰天下事敗於邪見之小人無見之庸人偏見之君子君子見旣偏遂與小人庸人等可不愼哉

天遊集曰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此妾婦之道也近世士大夫見權勢之人爭相趨附媚之惟恐後得一美言則喜溢於色稍見抑之則局脊不自安又何異妾婦之道耶夫壽夭窮通天之命也彼固有權勢

矣亦不能外於天而壽夭窮通於我也譊譊以諛之恐恐然以附之亦可愧也已

視石林曰身其金乎世其冶乎或得或喪或順或逆或稱或譏或憾或懌無非鍛鍊我者能受煆煉身與世交益不能受煆煉身與世交損

天遊集曰客有問於余曰處順境易處逆境難信乎余曰兩者俱難惟智者處之則無難也順境者人易縱之時也縱之不已則天奪其魄故曰小人福薄福過禍生逆境者動毋有悔之時也悔之痛切則天祐

之故曰弔者在門慶者在閭是故處順境而知懼遇
逆境而知憂則禍患不能及焉
敬齋先生曰天下事要心去處身去行朕物各付物
則無事矣何謂物各付物只順理處便是
座右編云凡人行已公平正直可用此以事神而不
可恃此以慢神可用此以事人而不可恃此以傲人
雖孔子亦以敬鬼神事大夫畏大人爲言況下此者
乎蓋公平正直乃持已道理當然即道高天下德出
人羣亦是儒者分內之事何可一毫自恃若我公平

而人私曲我正直而人頗僻亦是世間道理當然不
足恠者故君子盡其在我而終無怨尤也
又云人生減省一分便超脫一分如交遊減便免紛
擾言語減便寡愆尤思慮減則精神不耗聰明減則
混沌可完彼不求日減則求日增者眞桎梏此生哉
念菴先生曰人之恭敬乎我者非於我有加也以勢
位權力之在我也以勢位權力在我居人之恭敬而
不疑不近於可恥矣乎人之忽慢乎我者非於我有
損也以勢位權力之不在我也以勢位權力之不在
我惡人之忽慢而不解者不近於可笑矣乎惟夫敬
者自敬吾不謂其敬也慢者自慢吾不受其慢也是
謂不爲萬物役是謂至樂
于孔兼曰士君子能於羣議衆詆時立得脚定纔見
堅貞能於尊官厚祿時早能回頭纔見知幾能於主
少國疑時看的命輕纔見節槩能於淡薄冷寂時毫
無歆想纔見志趣能於風波震撼時了不驚恐纔見
器度
袁了凡曰世間一切事爲惟心所造一毫機械藏於

胸中則心術壞矣靜觀世人凡以機械御物者其後
必不昌往往得奇禍上天之所惡者莫甚於此此灌
園老人所以辭子貢而寧處於拙也
釋類書云象以牙而成擒蚌以珠而見剖翠以羽而
招網龜以殼而致亡雉以尾而受羈鸚以舌而取困
麝以臍而被獲犀以角而就烹金鐸以聲自毀膏燭
以明自煎故勇士死於鋒鏑智士敗於壅蔽好水者
溺於水馳馬者墮於馬君子愼勿以炫露而招損哉
龔懋菴問龍潭老人曰近世善惡報應頗覺差池豈

蒼蒼者亦憒憒耶詎能潛指天而語之曰此老雖不急
性御有記性要其終觀之可也
贈言錄云處事不以聰明爲先而以盡心爲急凡事
必使有可加酒飲微醺花半開此言足法
又云莫行心上過不去之事莫萌事上行不去之心
又云心誠色温氣和詞婉必能動人若人未巳知未
可急求其知人未巳合未可急求其合覺人之詐不
形於言有無限餘味
又云君子論人當于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

求有過
又云君子不辱人以不堪不愧人以不知不傲人以
不如不疑人以不肖
又云勸君莫存半點私若存半點私終無人不知勸
君莫用半點術若用半點術終無人不識
又云會作快活人凡事莫生事會作快活人省事莫
惹事會作快活人大事化小事會作快活人小事化
無事
又云倚富者貧倚貴者賤倚强者弱倚巧者拙倚仁
義道德者不貧不賤不弱不拙
邵子曰大好生者生之徒也好殺者殺之徒也
贈言錄云禍莫大於縱巳之慾惡莫大於言人之非
人非賢莫交物非義莫取念非善莫行事非見莫說
又云無以嗜欲殺身無以財貨殺子孫無以政事殺
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
王軒錄曰杜禍之門安而不險靜而不躁平而不奇
易而不難祈福之本忠而不僞厚而不薄慈而不刻
和而不乖

蟄言云人之所從不可不愼觀諸卦爻或吉或凶多
係於所從學易最要知時識勢不然茫然不知吉凶
悔吝之機
又云便辟側媚小童最能傾人志意使人不覺傾向
自非明理剛持有守之君子鮮不爲所移者以是知
古人比頑童之訓其慮深矣

應接善行

龐士元性好人倫勤于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或問之士元曰當今雅道陵遲善人常少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企慕不足企慕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

孫登字公和汲郡人嵇康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荅康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

火生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眞所以全其年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邵堯夫清而不激和而不流所居蓬蓽環堵不芘風雨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名其居曰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黙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即止不及醉輿至輒哦詩自詠春秋閒出洛城中風雨即不出出則乘一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廝僕皆懽相謂曰吾家先生來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去之好事者爲別作屋如堯夫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

韓琦論君子小人之際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當淺與之耳凡人至於小人欺已處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色也每務包容善惡白黑不大分小人忌之亦少加范富歐尹嘗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朋黨亦起方諸公斥逐獨公安焉後扶持諸公復起皆公力也

希賢錄十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魏裔介編分為學敦倫致治教家涉世五門每門又各分子目以嘉言善行分注乃康熙辛酉裔介致仕後所作其嘉言多採諸家語錄善行則兼采雜說不甚簡汰云

嗜退菴語存内編十卷

〔清〕嚴有穀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嚴我斯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嗜退庵語存十卷》提要

嗜退菴語存序

學者讀書懷古咸欲致身蕐膴樹功業於當世而時命艱於一遇託空文以自見如司馬相如楊雄等之為賦謝靈運李白等之為詩以瑰麗雋爽猶足以蜚聲譽傳不朽而況好學深思秉德不回之君子乎余昔下帷鄗南即聞浙有　嚴既方先生者天下之奇士也覃心著述味道之腴顧山川修阻無由溯洄從之迨入仕途與存菴嚴子握手定交數數述其先人家學余心焉嚮往猶未得讀其書也迨請告歸里存菴始以嗜退菴語存見寄拂拭几案焚香誦之既卒業作

而歎曰其性命之微言名教之樂地也乎迹其內編十卷持身接物經世濟變之道罔不備舉而尤以立誠爲本高識爲用此先生之學所見端也夫天下事非誠不能動非識不能照誠以運識蔑不濟矣至其論學也尊考亭而不斥象山尚河津而不黜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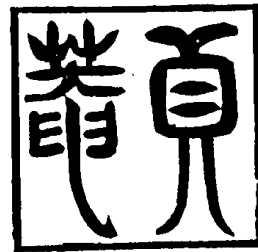
姚道在人倫日用極於何思何慮深明葱嶺本末而終不惑於彼虛空濾界之說可謂卓然獨立見聖賢之蘊奧者已竊以爲此一編也可以賡近思可以續小學其加惠後學者良非淺哉使其馳驅當世翊贊

皇猷房杜姚宋之業何難追跡古昔而蔚蔚以章布老也然先生之學傳之於存菴而存菴之學足以繼先生甲辰大魁天下二十年來爲

天子侍從臣懸懸講幄敷陳無隱其有贊助於

聖德甚大今日之眞講官卽他日之眞宰相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誰氏之

所貽耶視夫藩溷設筆仰屋視椽窮年思索而無補於世教其相去逕庭矣昔宋景濂方希古崛起兩浙文章爲一代所宗而學皆有本既方先生其繼起而雄峙者歟漢人唐溪典稱延篤曰若使仲尼更起於洙泗君當編名七十其先生之謂乎余服膺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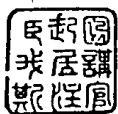
繹不忍釋手茲爲之敘所願與海內
共見之其作人弘化之一助歟
康熙庚申菊月日躔大火之次
太子太傅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加一
級年家侍生栢鄉魏裔介頓首拜撰

後序

少時侍先君子遭家多難備嘗艱苦然奉嚴訓日課經
史古文手抄口誦或少懈輒呼我斯長跪曰吾先世理
學循良代有名賢爾小子隕越息棄勿克承先業庸得
爲清白吏子孫乎回思提命泫然泣下不敢忘所自也
吾家自六世祖溪亭公起家良二千石至今傳其遺事
無不聞風興慕歷傳至王父知非府君篤學力行縉綬
居鄉身殉冦難先君子負骸骨徧匐千里歸瀕死者數
矣居嘗追痛先志貧不能舉窀穸遂謝去儒服潛居教
授積束脯資爲經營坏土計已而名日起四方負笈從

游者日以至屨戶外滿當世名公鉅卿往來酬答殆無
虛日如康成之在北海文中子之在河汾也歲癸巳爲
先王父卜兆廻山卒我斯輩躬親畚挿負土冰雪中手
指幾裂夜有虎至塋門盤旋而去自若也明年甲午我
斯忝厠賢書至甲辰通籍寄廡京華先君子手書郵示
曰若幸成立列近侍爲文學臣宜益自勉予老矣棄捐
一切逍遥世外惟文字緣老而彌篤近結菴城東隅顏
曰嗜退從夙志也網羅古名儒碩輔嘉言懿行及陰陽
圖緯兵農禮樂百家衆流之書採綜研究成一家言用
以娛老嗟乎日月幾何謦容既往手澤猶新先型不遠

昔太史談欲有所論著而未就以屬其子遷裴令臨終以漢書未成篇爲恨先君子其亦可快然無憾矣乎是書之作明體用究天人近切身心性命之微遠繫天下國家之大名曰語存析爲內外編凡若干卷我斯伏處苫塊時常夢先君子衣冠言笑儼如平日手一編見示諄諄以平生願力舉集於此命校理傳之我斯敢不祗承先梓內編問世外編卷帙稍多亥豕未正時馬首北向嗣發梨棗裨世之善讀者尋繹而有得焉庶幾不負先君子立言苦心而謭劣如我斯勉讀父書一如少日之奉嚴訓也不敢自菲薄稍得竊名於時亦厚幸矣謹述其大畧而爲之序

康熙歲次丁巳立秋日男我斯百拜撰

後序

我斯自束髮受書奉先君子教誨僅十餘年且不敏不能得先君子讀書績學之蘊每思之嗚咽流涕痛哭不能成聲然于先君子之手澤未之敢少忽也先君子博覽古書積數萬卷無不徧讀舉得其要領故凡所著作皆博而有要約而能該憶甲辰春伯兄對策

大廷分藜秘閣先君子結廬城隅時惟我斯依依膝下日侍几硯間嘗曰不博學無以列于衣冠雖身躋華膴吾勿願不立身行己取法古人即讀破萬卷吾猶弗願也由是先君子篝燈夜案把卷晨牕覩古忠孝廉節之事輒訓曰此名賢實錄也小子識之我斯跪而受教觀古天文輿志禮樂兵農以及盤盂几杖輒訓曰一物不知古人所恥小子識之我斯又跪而受教不寧惟是追隨杖履遊勝登臨覩蘭蕙則喻以親賢見蕭艾則戒以比匪蓋自十餘年來舉凡一觴一詠一卉一木無不諄諄啓迪焉方謂天倫之樂百歲可期何意一旦夢楹也嗚呼此我斯所爲飲痛吞聲而不能一日去于懷也昔張融作玉海集臨終命其子時時號哭讀之夫玉海之文字句吊詭尚誠其子誦讀弗忘況先君一書嘉言懿行政事文章內聖外王之學無不畢載嗟予小子敢不終

身號哭從之也乎因與伯兄共訂梓以問世伯兄叙先世之積累與王父之忠烈暨先君子早年患難教學四方已詳述其概矣允斯哀痛廹切不能爲詞聊述先君子著書時耳提而命之情狀以誌于卷尾

康熙歲次丁巳立秋日男允斯百拜撰

嗜退菴語存內編目次

嗜退菴語存卷之一　內編

吳興嚴有穀旣方著

立誠

賈直孺黯大魁歸謁范文正仲淹願受教文正曰惟勿欺二字可終身行之直孺一生用不盡劉忠定安世問司馬溫國光(諡文正)盡心行己之要溫國曰誠問行之何先曰自不妄語始忠定甚易之退自深省始信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輙矛盾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裕年幾八十堅固不衰惟一誠爾按溫國五歲弄胡桃女兄脫其皮不得婢以湯脫之問脫故曰自脫也公父訶之曰小子何得謾語自是語必誠蓋以五歲時習誨於父者告忠定也

溫國言安世平生止一誠字縱橫妙用無處不通以此杜門獨立其樂無窮悴卞用事必欲致公以死人言春循梅新與死爲鄰高竇雷化說着也怕八州惡地歷其七未嘗一日病王沂國曾(諡文貞與魏國旦諡同俱以避諱改文正)曰操履無踰於誠苟執之不渝安樂險阻可以一致

向伯恭子諲問爲學之要忠定曰誠而已司馬公

敎也伯恭敬受歸後復見極論天下事忠定深加歎賞曰與時必有立於世胡文定安國言於朝曰向子諲氣節忠梗心存國家尊戴君父狥公忘私正今日扶持三綱之人立誠之效無所不屆

葛文定邲紹熙左丞相尊守祖宗法度薦進人材博采公論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已宇文廉訪使公諒雖暗室必正衣冠端坐拱手記一册識其首曰晝所爲暮毅耕必書之其不可書卽不敢爲天地鬼神實聞斯言錄載公年少堅拒奔女事二公俱湖州人薛文清瑄夜就枕必思一日所行事如其合理則恬然安寢不合卽轉輾不

能寐思有以更其失也但慮始勤終怠因筆錄自警舒文節芬勵志聖賢端居終日夜必計過自訟寤卽相告與趙清獻抃日所爲夜必焚香告天司馬溫國平生所爲無不可對人言皆實守愼獨之學也

朱公掞光庭號河俞曰明道先生程純公顥字伯淳之學以誠爲本仰觀乎天淸明穹窿日月之運行風雨之潤拂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繁殖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間其在茲乎聖人自誠而明其靜也淵潛其動也神速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自始學至成德雖天資穎徹絕出等倫其卓然之見一主於誠神宗召對從容咨訪先生不飾辭辨惟以誠意格動人主王金陵安石封荆國厲色待言者發憤肆詈先生獨以至誠開納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金陵爲媿屈游定夫酢號廣平曰先生誠心發於中暢於四肢見之者信慕事之者革心薛憲副應旂曰天行健斯懸日月而不墜地行順斯振河海而不洩人行誠斯備萬物而不遺變之健本乎陽順本乎陰皆不外於誠是故誠爲太極

韓魏國琦諡忠獻自序諫垣存稿曰語對君父止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文言待君子小人一以誠元

尙柱不悟人欺知之亦不問曰彼自欺也我何與焉

楊文定溥號南楊曰士君子一言一行必幽明無媿然後無負父母生身之恩劉端毅玉學主於誠味齋戒二字謂動靜無間誠乃可得故終身無浮詞僞行吳康齋與弼詩誠當通鬼神志可貫金石魏文靖驥臨終年九十八曰占平生不作欺心事一點靈光直上行

陳文恭獻章號白沙論治道必曰天下非誠不動非才不治必才與誠合而後治化可與章文懿懋號楓山曰天下學者誠有未至動不得人惟白沙誠能動人余肅

敏子俊曰誠能動人惟積誠自然銷僞王文莊鴻儒曰濟天下事惟誠實者能之趨名者亦趨利無益也劉念臺宗周曰一誠立而萬善從之陳幾亭龍正曰聞道以無妄念爲候又曰誠者萬理充實有其理於心觸處洞然若止是不欺本心於事理或未照見何可言誠其功全由格物明善

王文成守仁曰大學約於誠意誠意之極爲至善中庸約於誠身誠身之極爲至誠而一軌於愼獨陳布衣眞晟亦以誠意爲鐵門關而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文成又曰誠字亦有就工夫說思誠者是也荀子云

養心莫善於誠先儒非之然歸於思誠工夫原不可少高忠憲攀龍號景逸五夜齋心忽思閑邪存誠句信得當下無邪渾然是誠又信得覓誠卽邪存之卽是工夫又不足言矣因改字存之

晏元獻殊七歲以童子薦於朝値御試進士便令同試一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草尚在乞別命題上極愛其不隱寇萊國準諡忠愍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取人多問其年罷遣少者或教公增年曰吾初進取可欺君耶傳文穆瀚官禮侍會南本兵欽廷推倪尙書往公爭之曰倪公何可寘之南或曰以次公不當代進乎公曰吾知爲國而已庸自謀乎

莫遂入朝如王生對而曰臣非知此乃議曹教臣兒寛爲張湯作奏湯以寛對不欺君不掠人之美以自耀非必正人亦能爲之蓋西漢近古抑天威所被妄僞自消也

高僉院明劾天下述職官趙明爲疏首實出公筆辭頗激上詰主筆者公請獨往不以累趙弘治諸大臣以災故上言屬周文端經草疏斥樂戲語尤切直內傳此疏出誰耿文恪曰疏名首吏部裕實具草文端曰疏草本出經卽有罪罪經裕周二公較然不欺如一

轍高後乞終養歸端坐而逝書一對句平生無一事欺天今日送百骸歸地

北魏高允與崔浩同修國史人譖浩暴揚國惡下獄誅五族浩聲嘶股栗允曰浩惟總裁其餘著述臣多於浩終無異詞帝嗟歎特赦之其誠爲兩公開先

胡文恭宿薦補詳議官同列以其人監稅河北水災虧課欲掩其失公不可悉白上前且曰此小累其才足惜仁宗曰果得才小累何郵遂得進用同列退詣公公曰得不得固有命宿以誠事主今白首矣不忍絲

髮欺君負平生之節陳文定敬宗雍敎過嚴僚屬生徒挾忿誣奏之周文襄忱爲草疏申理辭頗轉輾大驚曰得無欺君乎周笑曰律奏事不實爾公曰不可被誣事小欺君事大不肯上事亦竟白

晏元獻在館職士大夫燕集市樓酒肆皆供帳爲遊息地公獨家居與昆弟講習忽中批除東宮官嘉其謹厚公語言質野則曰臣非不樂燕遊者直以貧無可爲之臣若有錢亦須往上益喜知事君體眞宗東封禮成勞宰臣等久食蔬素馬正惠知節獨言蔬食惟陛下一人臣等在途未嘗不私食肉魯肅簡宗道微

行就飲肆中眞宗亟召入遲遂以實對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之大罪宋文憲濂陳説上前即家事有問無隱上問昨頗飲否公對召客問客何人饌何品公具以實對上喜曰卿信不欺我我昨遣覘良信飲食細故英主恒驗人本懷不可忽也

夏忠靖原吉夜飲歸過禁門同列欲不下馬曰雪大天寒甚無門焉者公曰君子不以冥冥墮行況天威如咫君可得欺耶于文定愼行早朝後至黜査列名當事中貴遣閣校言欲隱名以市交公急遣人馳謝曰失朝小事欺君罪大忝爲大臣豈敢以欺自處可列吾名上如有所隱當上書自受以不便中貴其人慙懼而止

陽明勦賊寄語楊仕德云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李同野渭亦曰彌山中盜易彌心中盜難人苟一念私僞則羣邪自集消剛爲柔塞智爲昏變恩爲慘染潔爲汙禹鼎所鑄萃於一心豈必異形殊聲乃名魑魅耶羅文毅倫避惡如淖聞善若驚一時豪傑士皆信其志靑天白日羅文恭洪先稱曰名位不能使之榮擯斥不能使之辱功能不能使之樂禍患不能使之憂言語不能使之惑意氣不能使之改所謂浩然而

剛大者性成然也故曰文毅之功高於文成

黄文毅孔昭歷文選郎十五年開誠不復引嫌曰國家用才猶農之積穀穀積於豐年乃可濟饑才儲於平時乃可濟事自人務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爲高人才何由得知公退客至輒見詢訪必書於册量材品題地望參之輿論薦用各當其才雖小官不敢忽峻絶干請人亦不能賓張莊簡悅奉職守法以不欺爲本主刑部事或囑所親曰不敢撓公法但乞假一詞使知某有言爾事訖而問之公曰其人無大罪旣據法施之矣敢僞言市恩乎由提浙江學剏糊名校士

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請托覬覦屹不爲動
謝顯道良佐號上蔡將歸應舉伊川程正公頤字正叔令止試太
學謝以蔡人尠習禮記私決科之利先生曰豈約間
不能無留情節貨殖之念不可入道況始進必盡其
誠乃止是歲亦登第茅賓客瓚幼從父京畿父欲其
古腎籍就試長跪辭曰士致身重先擇塗大人奈何
令見從他塗進耶
事未至而預擬安排時旣往而更增回護皆非誠也胡
安定瑗居湖其倅不加禮門人徐仲車積諡節孝處士宋史卓行傳
問往見應接待以何等安定曰若思乃後發便是

不誠而已而往可也積大開悟朱文肅國禎由許恭
簡予遠門談及升沉事文肅問曰先生畏以銓部轉
僉事聞報時意下如何曰也有兩日不自在徐曰若
今日則否文肅曰先生前句是眞語節是聖賢語後
反多此一句師弟子敎學相長總爲立誠發恭簡德
淸人文肅烏程人
仲車從安定學延食中堂二女子侍立請曰門人
或詢見侍女否何以答之安定曰莫安排積省悟
所學頓進張籍初見退之飲以二姬合彈琵琶與安定女子延食俱不足信乃安定事載哲宗實錄豈馬氏絳帳相傳故事耶

恭簡被謫將遂終隱往見唐一菴樞請焉一菴曰
我年二十九建言歸今七十四矣此四十六年中
未嘗一日忘起也惟枉已則不可爾此是唐先生
眞語節是聖賢語立誠絕無回護公歸安人
段文昌帥荊南如旱禱解必雨或久雨遇山遊必霽民
爲語曰旱不苦禱而雨雨不愁公出遊陳傅敏鎰撫
陝西久旱公至即雨雨久公至必霽民有疾者發願
爲公舁轎不事醫藥所禱輒愈一出行羣人爭舁之
雖禁不息劉忠宣大夏戍肅州一驢出都門觀如堵
墻所至爲罷市父老涕泣士女攜筐饁走食之無不

焚香密禱願劉尚書生還者衆端肅材召還司徒塗
人丐子相語曰今天眼開召回我衆公矣至誠格於
上下與司馬文正海忠介何異
溫國元豐末來京都人競觀擁馬不能行登樹騎屋願
識司馬相公及薨罷市巷哭鬻衣致奠者千萬數金主以公畫像賀丞相完顏亮生日海忠介瑞都院南京童叟塡溢街巷
歸私第輒危坐廳事不退居亦不閉門以便求見而
首無事止願一瞻海爺顏貌傳語遠近以相慶卒於
官號泣如喪所親人爭圖其像畫工多致厚貲
薛文淸接人處事無大小衆寡一以誠待之中官金英

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江上公獨不往英賢之至京
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爾巨瑺江直用事勢傾
中外楊僉都繼宗(字承芳)浙臬入覲直聞名欲得一見
公執不往憲廟問廉吏於直以公對泰褒毅紘撫河
南直至公獨與抗密疏其多帶旗校擾地方直還上
問各省撫臣賢否獨稱公廉能陳恭愍選按察河南
藩臬郊迎直公俟其至自公署中道入糾直專擅罪
直返上問河南好官爲誰唯推公是謂誠能動物
武宗駐蹕留都江彬等鴟張人以重斯道禍寇侍郎天
敘丞應天指畫利害與抗論多中止萃賀彬生辰行

四拜禮公獨長揖彬謂人曰寇公眞君子也其他變
幸亦因此斂跡喬莊簡守持正鎮靜每事裁抑彬輩
日晚奉旨索各城門鎖鑰闔城駭沸公言守備謹非
常孰敢索亦孰敢與雖天子詔奈何彬輩敬憚不敢
肆假旨迄不行駕留九月民不知病
時有所謂佛太監神總兵者借沿海肆掠索膚犬
於王心齋艮家頗橫恣公丈守菴因公嘗毀神佛
像懼禍作公往與語歡甚抵暮以丈恐怖辭歸佛
喜曰君孝子也厚遺以遊約旦日晨赴旦往佛復
喜曰君信人也遂與俱徵師行凍餒俱來不給單
士多道死者公語佛勸主上旋蹕佛爲感動罷徵
強公謁上可得柄用委曲決辭歸
陽城遇歲饑屑榆爲粥講論不輟僕都兒化其德人憐
其寒餽衣食之弗納司馬獨樂園園丁呂直積遊者
茶湯錢十千進公公卽畀之直曰天地間只端明不
愛錢耶因創井亭便行旅謝師宰狩乞明道僕捌桑
白皮曰是藥出土見日則殺人意唯伯淳所使人不
欺可托生死漕司役卒不啻百千不能信也江文昭
淵册封荆王力辭餽贐其僕亦却常例曰不欲汙吾
主人金克厚爲陽明司廚學力大進惟是誠能眞實

爾
崑山兩富人互仇田旣下種一密命僕周其夜散
稗彼田周不忍害乃私蒸稗其天誠獨發委蛇善
全文不待感化而得

高識

李文靖沆爲相王魏國旦(諡文貞)叅預政事西北用兵旰
食魏國歎不坐致太平文靖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
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後北講和西納欵封
岱祠汾靡有暇日魏國追歎文靖先識過人遂久眞
宗初卽位文靖日奏水旱盜賊魏國咨其細瑣文靖

曰人主少年當知四方艱難不然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及魏國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爲欲諫業已同之欲去上遇之厚乃歎曰李文靖眞聖人也范文正與富韓國弼諡文忠同政府儂智高陷廣南韓國欲盡誅失城州縣文正曰主上新立毋使手滑吾輩亦未敢自保後韓國自河北還朝被飛語不許入國門未測朝廷意終夜彷徨繞床行歎曰范六丈聖人也魏國韓國非獻諛者殺者不過爭識先後間爾

朝廷欲盡誅失守官吏文正曰時諱言武備盜賊

猝至專責守臣死事不可

楊文貞士奇時號西楊正統初朝罷歸家或正襟危坐長吁不已或獨倚闌立或月下閒行通夕不寐忽一日喜動顏色曰主少國疑懼重任不克勝今早見上聰明已能覽章奏決事擔荷可釋矣章文懿身雖家居志存天下聞進一善人行一善政則欣然喜否則愀然弗寧夜必露天焚香然以世靖民安親賢遠奸爲禱婭恭惠拯葛巾野服社飲農談惟聞四方災異或天文失序輒憂形於色劉文靖健忤瑾去國閒六飛出狩終日不樂至廢服食

伯淳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故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卜天下治亂與衰王心齋論世道恆謂自家有媿顧端文憲成號涇陽雖不得盡其用所與天子宰相爭是非可否皆經綸重計宗社遠猷即豁語緜語惓惓不忘國家非實以身肩斯世斯道者所必不能

楊文敏榮時號東楊入閣年最少忽報寧夏被圍上示以奏曰爾後進寧解此當遣何兵往救榮曰不須救城堅人皆習戰發已十餘日勢必退矣夜半報至圍已解

都御史項襄毅忠征滿四前屢敗危迫兵尚書急別遣將彭文憲時曰賊若四出攻刼誠不可緩今入山

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二日賊必窮困可擒取也京軍何用再行兵尚書忿忿出危言公曰覩項疏曲折知賊必可平彼聞已遣將不敢自任徒失氣爾俄報執賊首餘寇悉平

湖州孝豐縣湯麻九反巡按奏猖獗甚本兵王恭襄瓊呼賚本人大言數責曰不過一毛賊只本處數十火夫縛之乃欲朝廷發兵殊傷國體御史不職考察當論罷賊聞不復設備先是戶部爲查處錢糧差都御史許廷光在浙公請密勅討之且授以方略命將提民兵數千乘夜往賊方聚酣飲擒

斬無得脫。
孟吉國珙。諡襄忠 忠君體國。與叅佐部曲論事。言人人殊。徐以片言折衷。衆志皆愜。惟建旗鼓臨將吏。詞色凜然。退卽焚香掃地。隱几危坐。蕭然若無事。公歸安人。
楊文襄一淸。號邃菴 論諸將曰。無事常如有事時隄防。有事常如無事時鎭靜。萬曆閣臣王文肅錫爵上言。古謀國臣。無事則淡憂。有事則不懼。自議狄來。吏怡卒玩。一旦變生。擧朝惶怖。辨難紛紛。追尤前事。反一。武官變下求安。專藉款關之利。文吏隙中觀鬬爭談出塞之功。賈勇不在邊境。而在朝廷。禦寇不以甲兵

而以文墨。反二。諸邊以彼此支吾爲熟套。以日月玩愒爲良謀。一遇緩急。臨垣內外。便分爾我。反三。總約以經營鎭定一言。
正統己巳之變。挾駕長驅。聲言欲取通州倉糧數百萬勢必資敵。議者請急縱燒以絕其望。決在俄頃。于忠肅謙曰。國之命脈。民之脂膏。可輕棄耶。令官軍皆預給一歲俸餉。悉詣關支。聽其自運。仍以贏米爲之値。於是肩負絡繹。通州倉卽日運空。京師頓實。正德逆濠就擒。江彬擁重兵。邀駕駐通州。命文武大臣出迎。彬志叵測。人岌岌不自保。毛文簡澄。倡發正議。當訊獻告廟。衆賴以安。武宗彌留。江彬所領邊兵。皆爪牙勁卒。倉猝肘腋。擧朝計無出。楊文忠廷和。卽以遺詔散豹房威武營。錄其扈從南巡功。令至通州聽賞。於是邊兵盡出。誘彬入內。奉皇太后密旨擒付獄。
景德末。作玉淸昭應宮。建寶符閣。奉天書。改元祥符。天下皆知詐。眞宗仙逝。王沂國以天書本爲先帝降。不當留在人間。盡以葬永定陵。無一字存。成化間朝廷命中貴至兵部。査西洋水程。車駕郎劉忠宣。檢匿他處。三日夕不可得。尚書項忠詈都吏。公曰。王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萬計。珍寶於國何益

舊案雖在。亦當毀之。尚足追究有無邪。尚書聳然再揖謝。指其位曰。公達國體。不久屬公矣。中官獻定交南策。以中[illegible]詔軍數。公又匿其籍。司者數被撻。若弗聞者。徐以利害告尚書。余子俊入言之。事寢。
周文襄侍郎巡撫十九年。又尚書二年。百姓不知凶荒。朝廷不知缺乏。濟農倉米數十萬石。自爲轉移。奏改南京公侯祿米。於各府關支。省運耗十五萬。天順初江陰劉公本道。督通州淮安糧儲。京糧唯通倉臨河自通陸運四十餘里。費殷而增耗不給。適各處赴京操軍久役用乏。公奏通倉糧。各月無事時。令歇操軍

士旋運至京。三十石給銀一兩。漕運止於通州交納。增置倉廒三百間。歲積羨餘米五十餘萬石。以廣京儲。

明制良田不得畀藩王。正德時。親藩以重賂勢必許。內臣督促草制。楊廷和蔣冕皆引疾。梁文康儲脅筆上之曰。太祖著令。藩王不當益土地。土地既廣。將多蓄士馬姦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求懇篤。朕念親親。不得不畀。王得地。宜益謹侯度。毋收聚姦人。毋多養士馬。毋聽強人誘爲不軌。危我社稷。是時雖欲念保親親。不可得已。上覽制駭曰。若是可虞。其勿與。

咸寧侯仇鸞議開馬市。部推楊忠愍繼盛（號椒山）行公條開市五事。一必令俺答愛子入侍。二令盡還所捕掠邊民。三議開市後。他種落入犯。俱責保約。四欲平馬價。分爲三等。五亟整兵爲戰守備。毋玩忽起邊隙。部尚書始知馬市不可開。上三閱疏。極稱繼盛言是。旨甚溫。而卒開之者。以大臣懾鸞威。公竟被謫。少保徐康懿貫司職方。黔國沐琮請節制三司。公曰。世守雲南。爵列上公。而不使節制三司者。蓋有深意。不見唐藩鎮乎。事遂寢。

元昊求通使。已及境。莽丹請絕之。主者欲遂納元昊。答書謂理難拒絕。張文定方平（字安道）宋景文祁上議曰。書詞如此。是拒莽丹而納元昊。得新附小羌。失久和之強鄰也。封冊元昊。而莽丹使再至。能終不聽乎。不聽則莽丹之怨自是始。若聽而絕之。中國無復信義。永絕招懷矣。是一舉樹二敵也。當賜元昊詔曰。朝廷納卿誠款。本緣莽丹之請。聞卿招誘莽丹邊戶。失舅甥歡。莽丹遣使爲言。卿宜審處其事。但嫌隙朝除。則封冊暮行矣。趙德明求糧百萬斛。大臣難之。王魏國請敕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德明慙且拜曰。朝廷有人。

馬超見先主待之厚。面呼先主字。關漢壽怒請殺之。先主不從。張翼德曰。如是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請超入。羽飛並杖刀立直。超大驚。自後尊禮有加。良將叔孫通野外綿蕞。乃知天子之尊也。孫明復居泰山。孔道輔往謁。見石介執杖屨甚恭。魯人由是始識師弟之禮。然則翼德其鄒魯之宗乎。

宋初江左徐鼎臣鉉入聘。當差官押伴。朝臣憚其文辭媿不及。太祖自擇殿侍。不識字一人行。中書不敢請。殿侍者茫莫測所由。弗獲已。竟偕往。始燕騎省詞鋒如雲。其人但唯唯。徐強聒數日。無與酬復者。亦勸而

止當時陶實諸名儒端委在朝若使角辨駁詞庸詎不若鉉太祖以為大國體不當如此憲宗時琉球國乞歲一入貢謂子事父定省不可閒意貿利買市以自便廷議難之而患無辭呂太常卿邀為主客郎折之云若知為子禮當遵父命

大同猫兒莊本入貢正路成化間北使從他路入守臣奏許之禮尚姚文敏夔請筵宴賞賜一切減殺令通事諭言曰故迤北使臣進貢俱從正路入境朝廷有大筵宴相待今爾從小路疑非迤北頭目爾使不復敢言嶺南鎮守內臣韋眷誘撒馬兒罕貢獅子開海

道倪文毅岳言經從海道先朝未嘗輕許倘附近夷服借名入貢既無勘合又無印信何以防偽且令習知海道啟意外處滋為未便朝鮮使者中塗屢被邀奪請改貢道中官為之地劉忠宣曰朝鮮貢自鴉鶻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而後入山海關迂回三大鎮此祖宗微意今直山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太徑恐貽他日憂卒不從

熙寧中高麗入貢所經州縣悉取地圖山川道路形勢險易無不備載陳暘叔升之（封秀國 諡成肅）守揚紿使者欲盡見兩浙圖放其規模供造悉聚焚之且以事聞

李正己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卻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錢賜之使人人戴上恩又諸道聞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正己大慙服李錡械送京師有司籍家財學士李絳裴垍以為錡僭侈割剝六州民富其家今輦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逆人資財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憲宗嘉歎即行其言元至大元年江淛大饑詔以沒入朱清張瑄財產賑之此等事皆可為後世法

嘉靖萬曆間籍沒二相反累閭省既吸民髓又啟

君心奈何無以唐元故事入告者

淮南漕臣獻羨餘十萬貫歐陽文忠修請拒之以防刻剝戶尚書聶昌諷諸路進羨餘賞知密州郭奉世示勸向忠毅子韶劾曰二路財用有餘不足相補設密有餘財當具數關部使者通融計會貧兵吏貴安可不卹大計不顧他州進通川之財徼非道之寵不罰奉世無以懲奸上詳近臣首開端聚斂浸不可長

溫國入相盡革新法天下想望太平畢公叔仲游上書言不能杜興作之情而徒禁其變置凡為利而傷民一掃更之向用事新法者必將操不足之情以動上

則廢罷蠲除皆復行矣。呂申國公著（諡忠獻）柄政。熙豐
用事人雖去。其黨猶分散中外。起私說以搖時政。常
希古安民上書言。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英
才。使皆立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高枕臥也。
且其怨憤已積。一發爲害必大。二公皆服其言。而不
能用。遂致紹述之禍。夫變法非難。而不求法所以變
則其源未付。去邪非難。而不絕邪所由興。則其流未
已。一時高識由賢公卿在。

左滄嶼曰。元祐大亂法。不大亂人。畢竟是誤李忠
定。立高宗朝皆爭事。而不知爭人。益事之失。正是

一時人則貽禍無窮。故百年之計。無如樹人。

蘇文忠軾在館閣。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公叔
戒之曰。言語之累。不特出諸口者爲言。其形於詩
歌。贊於賦頌。托於碑銘。著於序記者。亦言語也。知
畏於口。未畏於文。猶抱石而救溺也。

黃問卿尊素（號白安）初入臺。即進規於總憲鄒公曰。京師
非講學地也。徐文貞已叢議於盛世矣。萬公之杖也。
公語楊公可以去矣。楊曰。苟濟國。生死以之。公曰。言
不用何濟。君子不顧生死成敗。不可不顧出處。魏公
將攻南樂。公曰。須朔後朝。小過也。攻之急勢不反顧。
二憾交作。不可爲矣。魏曰。一死可以盡節。公曰。不然。
君子愛國之心。甚於愛臣節也。惠給事世揚（號元孺）人
品趨舍大指與楊忠烈漣（號大洪）合。意見落落孤行。見
諸公汲引太熱。必規之曰。我輩言官。司議論而已。至
登進正人。雖關係世運。然自有主者。不當與聞。

黃問卿尊素云。名醫與宰相理原相通。柳公綽進大醫
箴。呂中丞誨當熙寧變法。稱疾求去。人皆知以醫諫
金哀宗問楊雲翼風痹何以得愈。對曰。但治心爾。心
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明仁宗問太醫院判蔣用
文保和之要。對曰。在善養正氣。正氣完。邪無自而入。

又問御醫效何如。對曰。善治疾者必固本。急之恐本
傷。聖人所以戒欲速也。正統時徐太醫彪進敬身之
諫。問藥性。遂進對曰。藥性猶人也。爲善千日不足。爲
惡一日有餘。正德末吳太醫傑曰。調藥性易。調自性
難。神宗在御久。臺諫激切。全不動怒。卷而封之。宋太
宰纁曰。寧可怒及言官。還有警省。若痿痹不知痛癢。
無藥可醫。高宗憲移疾疏。有邪氣所干。元氣太伐等
語。以身爲喻。與有感動。

前輩論醫云。閉門看古方三年。天下無病不可治。
及出而用藥療疾。知古今無方可用。

端謹

宋眞宗謂李沆曰人皆有密啓卿何獨無對曰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人臣私請非讒則佞臣恒惡之豈可效尤明孝宗命劉大夏曰事有不可欲召卿面議慮非部內事今有當行當罷寫揭帖密進公對不敢先朝李孜省可爲鑑戒上曰國事並大臣豈營私害物者比公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顯行是即前代斜封墨勅之弊非後世法臣以防其漸也

宋文憲遇上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洩密不洩禁中語有奏輒焚稿大書溫樹二字榜室中或問朝廷事

指示之金忠襄忠事文皇被顧問知無不言退未嘗洩楊文貞私居未嘗言公事所治職事雖至親厚不得聞亦無敢請楊文敏進諫絕不使人知之或諷韓魏國不焚諫草公曰魏國愛君自其迹存以存諸心不必似也彭文憲燕處不以政事語子弟

王端毅恕年七十四自言乘老方理會學問公精神才德由此日進七十八致仕至九十猶考論經史著述爲書一言一動揆諸矩度彭惠安韶學以儒爲宗務清明其心以求聖賢氣象終日端坐非繙閱經史則省察性情處己待人一於誠敬暮年名德益尊自處退然如無所有進修之功老而不倦卒前數月猶簡所知云抵家半載鄉居寡學所存所行一故吾而已何由可善其後而滅宿咎哉

韓忠獻少年學書無紙就莊門大石濡毫臨池晩洗去爲恒寒暑不少輟遇烈日及霖雨即張小繖自蔽書籍不多印板悉皆手寫借人脫落奪書必詳爲節錄仍如法縫粘還之既貴迄老不怠

彭文憲少至老敬謹如一日居閒無惰容坐不傾倚立必俯行疾徐有節兩手常拱飲食不聞匕箸聲林恭肅鶚公事暇輒危坐閱書史臨古帖作楷書性莊重

對妻子無惰容見小吏必束帶南都群僚散衙各歸第或訪客或飲奕賦詩孫榮僖交主駕部獨退處一室默坐莊誦及暮方回曰對聖賢語不猶愈於對賓客妻子乎蔡文莊淸曰處今世宜多避嫌不可竟以聖賢自擬王應詔以爲晳男子善學柳下惠法也

六朝齊丘廷尉仲起謹重自立褚彥回嘆曰目見可欲心能不亂丘公所以遺子孫也公烏程人

儲文懿瓘與學士大夫語必政事文學之大否則端坐而已人莫敢言私與家人言恒引古賢孝貞烈事爲訓終身不聞燕昵訾詬一詞平生鬚髮爪甲不敢遺

棄竟以殉歛(義烏虞仲賢紳猶杭葵二十餘斤遺命殉葵)鄧文莊竇言持
身以柴爐爲法終身不爲匪人楊狀元維聰父學諭
和聞人過如身受詈辱公與兄梯服維傑日危坐儼
對聖賢立雪不敢動聞儕輩諸謔輙引避他室東坡
好戲范內翰祖禹(號華陽)必戒之祝勿令范十三知厚
德如東坡謔必不至虐學者寧師華陽以存志也
易乾坤後六卦皆有坎至安樂如需親附如比亦
同險阻不敢戲兕諸公殆淡於易者乎
劉貢父滑稽善謔晚年得惡疾王景充結社相嘲
號豬嘴關爲呂惠卿中傷舉社盡傾黃脅直好作

艷語當受泥犁業報
徐文靖溥自少至貴效古人以二餅置黃黑荳舉一善
念道一善言行一善事投黃荳一反則投黑始黑多
黃少漸積參半久乃純黃文靖在相位因事納忠隨
才器使行政不必出己惟其是用人不必出己惟其
賢屢過大獄保全善類皆從二餅貯之休于仁存論
學輙曰吾師心齋說如是長厚淸苦謹繩墨自立日
用朱墨筆點記其意嚮臧否醇雜以自程度猶歎爲
治病於標者也時同學者後或蕩失所歸于仁終以
質行名

宋趙康靖槩置黃黑二荳自考久則二念不興遂
撤荳無可數
孟子言求放心邵康節雍(字堯夫)曰心要能放蓋放心者
自放也心放者我能放之也(放心如雞豚出於柵不求則不得心放如鷹作翔於雲霄條縱固在吾手)衆人之心易放聖賢之心能放易放
者流蕩能放者開潤流蕩者失其本心開潤者全其
本心此宋儒羅景綸氏之論(名大經)游定夫曰操之則
爲賢縱之則爲聖心有出入如何能操錢緒山德洪
曰識得出入無時是心操之之功始有下落如操舟
然受命於舵非一定不移之謂操軍必坐作進退如

法操國柄必將運轉天下如欲以死寂操心豈曰能
操
尹彥明焞(號和靖)初見伊川即教以敬字請益曰主一是
敬祁寬問如何是主一彥明言敬有甚形影收斂身
心便是主一胡文敬居仁(字叔心)以聖學成始成終在
敬(因以敬名齋羅整菴曰胡敬齋大類尹和靖皆是一敬字做成)動靜語默出入起
居常以敬爲所處家庭如在朝堂臨妻孥如對賓客
端莊凝重履繩蹈矩造次顛沛未嘗少違隱微幽獨
之際則愈嚴愈密鄒文莊守益(號東廓)至越文成勞之
曰謙之事上樂樂盡禮見學力也對曰官直應迹如

扮戲者隨所遇輙應何得執哉文成默然良久曰書稱允恭克讓謙之信恭讓矣自省於允克何如恍然悟始之恭讓猶玩世意也於是自克逾滾進契至一之旨

程伯子曰堯夫放曠又曰堯夫猶空中樓閣及堯夫評司馬君實則曰脚踏實地人是信樓閣雖峻不如實地爲高温國居洛偕范蜀郡鎮（字景仁謚忠文）登嵩頂由轘轅道至龍門涉伊水至香山憇石樓臨八節灘不喜肩輿路險策杖行嵩山題字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平穩地則不傾温國自形踏實地之學見端

嗜退菴語存　卷之一　端謹　矣

於此

温國雖寓言庾亥太行失足遂至殞命韓退之悔遊華山亦爲措足不平穩戒

温國初官尚幼臥齋中忽蹶然起公服執手板危坐久之曰吾時忽念天下安危事呂正獻教子侍講希哲（字原明號滎陽）事術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見長者市井閭巷語不經於耳非禮之色不接於目張崇國九成（字子韶號無垢謚文忠）八歲默誦六經通大旨父積書坐旁命客就詢公答如響鄧叔立曰精粗本末無二致下學上達敢以聖

法十歲善文千四遊郡庠閉閣終日寒折膠暑越戶限斂膝危坐對賓大編服庠勿懈若與伍

不踰矩不言不踰規大學絜矩不言絜規守從心之矩所欲不踰推之爲平天下之矩所施從矩不從規易曰義以方外

（謚正獻）幼祖父脫帽使執山水綦至家人各散姑投竿使挾以泛公執帽漂流久之救得免帽

維文懿萬化六歲就塾舍旁屋忽圮衆駭奔端坐自若項錦衣元滓襄毅曾孫五歲孤宗人利

語存　卷之一　端謹　丟

世官遣七首伏牀下毋黃心動搜得命以屬吏公不畏懟請曰死生命也且殺一人二人復至徒重不如備爾黃色喜寄養他所獲免

終日坐如泥塑接人純是和氣韓少師維（字持國）至潁昌預戒諸子姪修治窗戶皆親爲之暇子行次稍不莊敬伊川回視厲叱之曰汝輩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風衰矣持國皆逐

行香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曰正叔不好素伊川曰禮居喪不飲酒食肉忌日喪之

御語戲　令具肉食曰爲劉氏者左袒

於是范淳夫輩食素秦黃輩食肉遂立敵矣嚴厲如伊川何故以細渺開隙使明道處此必不然矣

橫渠張明公載字子厚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呂與叔大臨號藍田出橫渠門雖盛暑必衣冠儼然危坐楊文靖時號龜山舉兩肘示胡澹菴曰吾此肘不離案三十年曹月川端足着兩磚處皆穿薛學正敷敎號玄臺以靜躁濃淡係人鬼分胎夫恭而安原不可學而成惟靜惟淡人以之生持是終身爲斷斷爲人不爲鬼三十年不爲久余見十七年肘不離案者爲沈比部戩穀號器車出守廬州棄官歸掃除一室肆力羣書手自編輯王

自六經理學以逮子史經世皆著其大綱附之緒說旁羅天文曆律音算之學靡不精核年六十九自期長辭其日猶操觚孜孜不輟日錄精楷書與身等公實恬澹靜定守正全歸終始無怍文文肅端凝之目豈當在府傳稱皜皜乎與琨玉秋霜比質其與知公者皆同時同里有諸生唐達明經陳元登精博著書有志與公正同余別有傳

余[illegible]流曰韓苑洛云張子西銘規模濶大言天道由東銘工夫謹密言人道也先東後西言人道而上可造朱子獨取西銘失橫渠旨然西銘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二語已槩括東銘大意東銘特舉言動二端最切實者戲與過文人易忽故諄復言之能主敬自無此失西銘盡之矣

石守道介號徂徠慶曆聖德詩君子策其必驗語出快心幾倪覆宗之禍富韓國年八十書屏自箴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其爽心於夏竦乎李侍郎敦立揭磨兜堅三字於座隅穀城縣城外石人腹有字云磨兜堅慎勿言古慎言人也宋景濂著箴曰磨兜堅慎勿言口爲禍門昔人之云磨兜堅人各有心山高海淺磨兜堅鐘鼓之聲因叩而鳴磨兜堅不叩而鳴必駭衆聽斯箴與金人銘並傳

聖賢屢戒之然慎勿言與慎言有異張子論曰今人家言者善惡未可知爲善必力爲惡亦必力彼終日譊譊者爲善爲惡多見其不終爾立意勿言爲慎安知不爲惡耶

管寧木榻當膝皆穿魏收板床積年銳減宋書王微不仕元兒端坐玩詠一室足不履地床皆生埃惟當膝獨淨張無垢謫橫浦寓城西寶界寺寢室短牎牀爽楹抱書立牎下就明而讀如是十四年洎北歸牎下石上雙趺迹隱然歷數十年猶存不難其勤難其恆

王龍谿畿曰天地之化貞以啓元日月之運晦以

生明元與明不待貞晦始有非貞晦則運化之機
息矣貞晦者翕聚之謂所以培其固有之良達其
天成之用學者恒如板床木榻儼對於前精志自
然翕聚勿謂流離遷謫始然

武侯出師表先帝知臣謹慎故寄臣大事周瑜薦肅
自代第云臨事不苟苟才自許許人豈越謹慎不苟
之心以相矜詡哉武侯澹泊寧靜故能不求聞達立
王佐之本先主勿以善小弗為其契在此前是者博
陸進止有常處不失尺寸伏波村娩耿鄧身願為鄉
里善人後是者王逸少識地名通音室諸賢未有其

葉特慕萬石君家風朱徽國熹（字元晦一字仲晦號晦菴世居紫陽山下故號紫陽徙建陽之考亭又號考亭謚文）告陳同甫與大英雄必從戰戰
兢兢臨深履薄得之氣血粗豪將何裨益古來英材
學問大抵本此

傅夢泉子淵象山高足弟子其言曰弓調後求勁馬服
後求良士誠愨後求智能使朱子聞之必許為至言

馬援兒子嚴敦並喜譏議通輕俠援自交趾遺書戒曰
聞人過失如聞父母名耳可聞口不得言也好議論
人短長妄是非政法吾所大惡寧死不為龍伯高敦
厚周慎口無溢言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
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
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恐陷為天下輕薄子嗟夫
伏波戒兒子譏議而已復高下抑揚戒之而自蹈之
卒致季良大恨來明珠文犀之謗死猶槁葬口語禍
烈矣王旭名兒子曰默曰沈名子曰渾曰深庶幾顧
名思義不敢逾越焉爾

吳興嚴有穀旣方著

考衷

潘侍郎允字之說展師弟禮就正程正叔窯事正起再三辭不得問讀何書對以看語孟問舜之徒跖之徒其義何居潘對不難曉先生曰今所謂善乃古之所謂利也矍然下拜悟一生之非計較是利無計較是善爲一身計較是利爲天下計較是善孳孳爲善須使百慮皆從公處起若自悟自了雖湛然一無計較亦是利利不過存自便意非欲害人即尋常行好事未

必不帶利心故惡與善易知利與善難知陸務觀遊曰爲善是士人常事若有意邀福如市道然吾實恥之如曰某事十功某事百功千善得某福報萬善得某福報與天爲市交易而退是可爲最下人說法學道之人記過不言功

南軒字敬夫張宣公栻曰學莫先義利之辨義也者本心所當爲不能自已非有所爲而爲也有所爲而爲之皆人欲之私非天理所存矣

李畋苦痟瘵謁張忠定詠公曰子病中倘得移心法否人能於病移其心如對君父畏之愼之靜久自愈蓋

忠憲曰夢中作得主張方是眞學問方能臨大事不亂此立命之學死生痞痱皆得而主于文定日滿刻之人受命於水水涸則降影燈之人受命於火火熄則止其升降動止有制之也人在聲華勢利亦然得則神王失則氣沮制在外也夫惟立命在我不爲外物所制幾於道矣當於病中夢中驗之

唐節度使李祐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未甞心動今膽落溫御史矣時祐進馬百五十匹溫造彈其違勅進奉也布衣王心齋初謁陽明刺稱海濱生賦二詩爲贄由中而入陽明降階迎之心齋踞上

坐語次色動坐漸側反覆論致知格物大歎服下拜執弟子禮辭就館合釋思有不合明日復入見曰某昨輕易拜復上坐陽明喜曰可信便信有疑便疑不爲苟從甚善又反覆論難曲盡端委竟大服再下拜執弟子禮如初陽明退謂門人曰吾擒宸濠無少動今卻爲斯人動眞學聖人者也爲學能使陽明心動力勝溫御史遠甚

鄒侍郎浩諡忠以諫得罪田大宗正丞晝迎諸塗浩出涕晝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外能死人哉君毋以此衆自惱上所

當爲未止此也呂太府丞祖儉（字子約諡忠）忤韓侂胄謫吉州讀書窮理賣藥自給出必草屨徒步爲踰嶺備言因世變摧折失其素履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亦私心也高忠憲感憤時事語侍輔臣下部院會議公聞之坦然碩端文謂只宜杜門存待罪意若太坦然亦似未至公淡旨之議上降雜職等謫極邊

于文定曰士大夫氣節相高視廷杖戍遣爲登僊目上趾高傲睨一世呂祖儉所云因世變而意氣有加亦私心也

金華汪處士與立言學者當視古人爲不足毋視今人爲有餘張贈吏侍惟書壁曰不同乎今之人我之樂不及乎古之人我之憂文定邦奇大父也葉文莊盛前堂後寢各懸范文正圖像退朝政暇拱手默對良久乃去夏布政寅以諸葛武侯范文正文信國自期待王端毅出劾狂夫向之呼萬歲入部延僚屬語之要駕部曰昔張忠定行軍三軍呼萬歲公曰止勿言及覆思得數策明早請要問忠定何以處曰旗下馬隨所向呼萬歲公喟然曰吾輩安能及古人彼倉卒應變有餘吾終日靜思不足予又俄頃驟衆以告恕

不及也王編修思博聞强記豪爽自許已淡戒救求朱文信國遺像來以出入心師之孫文恪陞性恬淡無所嗜一介之微或有未安則曰趙清獻必不如是范忠宣純仁與蘊難測貴者見之忘其貴賤者見之忘其賤處州吳宗禹人與交者貴者自忘其位長者自忘其齒賢者自忘其德皆傾心爲之盡公斥落芒角益以謙和自持林文安瀚至方若圓至勇若怯賤者即之不知公貴畀者即之不知公尊愚不肖者即之不知公賢且智獨非意相干者即之始知公凜然不可犯也

黃石齋道周銘名不可以友立實不可以朋求獨行則太剛衆行則太柔立之籓寐以爲禮樂求之妻子以爲春秋

記曰同功易同過難君子寧身受惡名不可使人有逸行好潔已者常不顧人此天下大惡鬼神所不祐也東萊（呂成公祖謙字伯恭）曰共患易共利難患者人所同畏利者人所同欲同有畏心其勢必合同有欲心其勢必爭

許文正衡（號魯齋）應名赴都道謁劉文靖因（號靜修）因曰公一聘即起毋乃太速乎答曰不如此則道不行劉徵

爲贊善大夫未幾辭去又名爲集賢學士復以疾辭
[illegible]此則道不負白沙歸至南安張弼問出處對
曰[illegible]知以布衣被薦於石亨所以不受職求觀秘書
[illegible]信主也惜宰相不悟令受職然後觀書遂決
[illegible]以[illegible]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僞辭
以[illegible]譽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
[illegible]文定出處自崇寧來皆內斷於心雖定夫顯道
諸丈人行皆不謀之
[illegible]文清佐大理王振引之也若辭不往豈不愈抗
而得禍乎崔後渠夢時語與康齋正合

伊川曰農夫祁寒暑雨耕耨播種吾得食之百工技藝
作爲器物吾得用之介冑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
得安之念無功澤及人浪度歲月晏然爲天地大蠹
唯綴輯聖賢遺書庶幾有補爾此終身負慚於人者
[illegible]文正曰吾遇夜就寢即計日食飲奉養費及所
爲[illegible]果費與事稱則鼾鼻熟寐不然終夕不能安眠
思[illegible]補之此一日必求諸己者也
欲若[illegible]人功業必使身預其間以求事所由起如事其
君[illegible]臣憂樂當以人殊臨其郡其邑寬猛宜以地異
一切微細無不口講指畫於是機宜洞達臨事如決

河矣欲見古人氣象必若胸當其際以觀心所由定
如見黃叔度使人鄙吝盡消見魯仲連李太白使人
不敢言名利事不見西安君煩憂不遣（後周書冦儁）苟能
潔淨曠遠亦可根古人不見我雖孤居一室儼坐光
風霽月矣
讀書則人敬之爲善則鬼神敬之人且致鬼神之敬非
僅科名爵位所能得也洪武甲戌探花景清妖惡主
家女公宿妖不在夫則復來曰避景秀才公書景清
在此四字粘戶妖遂絕天順丁丑狀元黎淳醉宿望
江樓數鬼推女登樓曰黎狀元在此大福不能禍頃

刻寂然當人願以女侍巾櫛大書黎狀元妻於牖桌
亦絕鬼豈畏狀元探花其能及第之由則鬼不得不
畏之爾
白沙特訪定山（檢討莊昶）談道數日拏舟送之維揚士人同
汎數十里[illegible]滑稽極肆談謔盡衽席褻昵之鄙故爲
是困二老定山不能忍幾厲聲色廣則絛恨未已白
沙若不聞既登舟恬不有其人定山由是大服或舉二
程夫子事證之伯子叔子赴宴有妓侑觴伯子笑
語不異叔子怒甚不飲不食而猶不釋伯子曰昨日
本有吾胸中卻無今日本無汝胸中卻有以是觀白

沙定山胸次見矣.

王景文云有心避禍不若無心任運斯言固達矣必自反無愧自省無憾乃可安之於命伊川曰盡人事然後理足無憾文公高弟廖德明夢謁大乾慎刺宜教郎廖其後果以是官卒閩恐止此不欲行文公指案上物曰人與器物不同筆止爲筆不能爲硯劍止爲劍不能爲琴其成毀久速一定不易人固有朝跖而暮舜者禍福亦隨而變難以一定予嚮拜受教後把麾持節官至正郎郎衰了凡黃立命之教所自起也

郭璞爲顏含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

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謝顯道在書局或勸謁執政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性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閒工夫枉用閒心力唯信命養得氣不挫折耐

黃石齋曰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仁義之與福澤天地所爲桃李也方外者以爲果報

陸象先曰天下本無事祇是庸人擾之始爲煩爾葉夢得曰心間本無事率由妄念擾之始爲煩爾高中憲曰惡念易除雜念難除唯庸人多妄念雜念亂天下

有餘.

李延平文靖侗字愿中曰人之念慮顯然過惡萌動易見易除最畏無端閒鬧憧憧纏繞相續不斷不辨所從來究不能遣去尤爲害事晦庵曰熹向來亦是如此.

古人假事立說所以示訓讀者當喻於語句外如虎石蛇弓二事皆寓言也夜行過虎射之沒金飲羽旦視則石再射矢躍不能入漢書以爲李廣後周書以爲李遠韓詩外傳以爲熊渠子呂覽以爲養由基其意教人矢志忠臣孝子無非精意所貫計無復之靡堅

不入石何必不爲虎客飲見盃中有蛇惡而得疾復置酒知爲挂壁弓影疾頓愈晉書以爲樂廣賜客酒風俗通以爲應彬請杜宣其意教人去疑人世可駭可恨猝不及防之遭皆由意造意之所設鬼神猶將僻之惑解蔽釋靈明原復湛然弓何必不爲蛇.

有寄興起悟淺足自儆者山谷黃文節庭堅曰吉蠲筆墨如澡身浴德淨拭几研如改過遷善東坡曰臺榭如富貴時至則有喬木如名節久而後成容齋洪文敏邁曰富貴利祿如優伶之坐官衙方據几呵叱舉優拱而聽命戲罷則已矣紛華盛麗如老人之撫節序花晨月

夕未嘗置欣戚於懷也。金珠珍異。如小兒之弄戲玩。
雜然前陳。疑若可悅。委棄了無係戀。橫逆機穽。如醉
人之受罵辱。耳不必聞。目不必視。醒則為我者自若
也。

羅文恭(念菴號)玩內典。得返聞旨。信此身在太虛。視聽若
寄世外。人視其顏貌。驚服。文恭恐自省曰。嘗是將入
禪那矣。乃悔置前功。篤志聖學。力諫罷官。後年踰五
十。默坐半榻。至靜為之主。一切無有。雜念不出戶者
三年。事能前知。曰。是偶然。不足道。劉念臺論高忠憲。
心如太虛。本無生死。語先生心與道一。盡其道而生。

盡其道而死。是謂無生死。非佛氏所謂無生死也。忠
憲道念臺書曰。有一毫逃死心。固害道。有一毫求死
心。亦害道。而先生於死生之際。若當以此為正。

馮文簡京師太原王安禮字機宜。文字馮寓書王平甫
安國曰。并門歌舞妙麗。閉目不窺。自與和甫談禪。爾
平甫答曰。禪恐明公未達。若閉目不窺。已是一重公
案。蘇子由論佛。隔牆聞釵釧聲。聞而心不動。非破戒
心動為破戒。葉少保夢得(字少蘊)甚陋其說。淫坊酒肆
皆是道場。內外牆壁。初誰限隔。此耳本何所在。今見
有牆為隔。是一重公案。知聲為釵釧。是一重公案。尚

問心動不動乎。葉公湖州人。

黃文節過范忠文。終日相對。見公正身端坐。未嘗回顧。
亦無倦色。忠文言吾二十年。未嘗起一思慮。二三年
來。不甚觀書。若無賓客。則終日獨坐。夜分方睡。雖兒
曹歡呼。咫尺皆不聞。文節曰。公却是學佛作家。忠文
不悅。呂申國晚益究禪理。勸溫國留意。曰。佛學貴心
術簡要。非必事事服習。為方外人也。

象山(陸文安九淵字子靜)謂門人曰。道本日用常行。近學者張大
虛聲。名過於實。起人不平之心。是以道學為人詆排。
力詆文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

見之人言卻難。劉靜修退齋記云。挾老氏之術以往。
莫不以一身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終必至誤國
害民。然特立萬物之表。不受其責焉。彼方以孔孟時
義。程朱名理。自居而不疑。人亦莫之奪也。象山蓋指
朱子。靜修殆為魯齋。

靜修又為劉仲祥著蠢齋說云。近士大夫多自號
頑蠢椎魯。人所不足之稱。如是始可無營而近道。
休齋以自全也。明譏魯齋無疑。

論習

劉忠肅摯曰。士先器識。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張宣公

曰學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薛文清曰。用力詞章者。心荒而勞。用志性情者。心泰然而樂。蔡文莊曰。分陰不惜。學力不克。當事臨疑。口耳無所歸。手足無所措。陳御史茂烈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爾。唐荊川順之文追班馬。詩齊李杜。曰。看山中靜坐十年後。更何如。馮恭定從吾號少墟 少誦王文成人心有仲尼詩。有當於心。爲許恭簡所器重。不規規詞章。以文人何如聖人。廣協同志。顧主事允成號涇凡 曰。吾輩衆事出言。當從太極起念。若旁出陰陽五行。猶形與其逐爾。

李于鱗攀龍守順德。獨人胡督學某過之。李訊楊升菴起居。胡公曰。升菴飾心繡腸。不若陳白沙鳶飛魚躍也。

宋史稱仲淹好明經術。助鮮信中庸。特來勸張橫渠。倡道淑人。不在濂洛後。堂學睢陽孫秀才。僕僕廢學成然母老無能爲養。補以學職。月得三千供養。於是授之春秋。後十年。泰山孫明復先生復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乃昔索遊孫秀才也。狄武襄青初隸籍中。一見知爲名將。授以左氏春秋。遂折節讀書。自春秋戰國至秦漢。用兵成敗。貫通如出掌。宋儒聖學。開先如文正。首宜從祀兩廡。

延平資稟勁特。氣節豪邁。後琢磨與田夫野老相似。時稱冰壺秋月。瑩徹無瑕。是爲涵養氣質。東萊少褊急粗暴。嫌飲食不如意。破碎家伙。因久病。閒看論語。誦躬自厚薄責人句。忿悁冰釋。史稱學以關洛爲宗。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是謂變化氣質。

朱子嘗云。某氣質有病。多在忿懥。又云。某之質失之暴悍。又云。不得已有言。則銜口而出。必至於傷事而後已。亦太陽之餘證也。

張明公曰。觀書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陽文靖曰。學者有所疑。乃能進德。然須用力深。方有疑。許文正讀書無疑有得。有疑有疑。卻看得無疑。

讀書須知出入法。始當求所以入。終當求所以出。見得親切。此是入書法。用得透脫。此是出書法。

唐一菴遊湛文簡若水號甘泉門。甘泉問此間好山水曾遊徧否。古人遊名山大川。必有所得。問何故有得。曰君有得。君自知之。吾不可畀汝也。臧禮部應奎。亦出甘泉門。信聖賢可學而至。篤志以往。視天地俱小。爭大禮下獄死杖下 甘泉銘墓曰。死而知性。不忘者存。今其與人。

魏恭簡校答黄其云讀來書似猶芥蔕舊事願開拓萬古心胸虛名在人間世辟間雲在天浮漚在海聚散起滅何嘗不登名山涉大川不知雲漚無關天海也。

朱徽國初見延平說得無限道理亦令去學禪李先生曰公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前事卻理會不下道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便自見得。

上蔡自負該博初見明道舉史書不遺一字明道曰賢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上蔡流汗而發赤明道曰此須是惻隱之心知痛痒也一語是及見上蔡論仁之本

明道讀史文逐行詳究字字反覆數過上蔡大不服道後者悟乃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世以象山陽明不主讀書者由不曾參得話頭

謝上蔡曰儒異於禪正在下學開口說何思何慮便入禪去矣文曰透得名利關止是小歇處須藉窮理工夫方可望入聖域羅念菴與論曰儒者斥釋氏棄倫理遺事物二者之謬其毫釐千里間卒不可晰非聖人莫能明舒文節幼自期聖賢悍異學曰空言無補不若修本以勝之取周子學聖有要數語書座右

羅文莊欽順號整菴曰胡敬齋有志聞聖道故力攻禪但未深究彼教本末以想象二字斷之安能服其心又曰禪學畢竟淺若有見吾道取其說詳討之毫髮無所逃。

章子厚令商洛屢拜康節廬問數學幾日可盡曰子才頃刻可盡須相從林下十年使塵慮消散然後可邢和叔恕求學援引古今不已康節曰姑置是先天未有許多語明道云堯夫欲傳數某兄弟臨試無事以其說推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只是加一倍法堯夫伊川對論適雷起堯夫曰子知雷起之處乎曰某知之堯夫不知也愕然問故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也堯夫

曰子以為起何處曰起於起處堯夫瞿然稱善數本於理理本於誠康節言天下不可傳者惟司馬君實與章子厚君實不必學惟其誠也子厚不可學不能誠也臨終焚書不傳。

韓魏國自少至老始終踐履惟一部論語未嘗須臾敢離彼謂前後用半部者何如始終一部爲醇李文靖曰讀論語曰只節用愛人兩句尚未能行終身誦聖言何益涪陵處士譙定答張魏國浚諡忠獻但當熟讀論語馬時中伸號東平晨興必整衣冠讀中庸一過然後出視事茂叔周元公敦頤號濂溪謂全部華嚴不如一艮卦

周盤臨没命其子編一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置棺前示不敢忘聖也皇甫謐遺言論送葬之制名曰篤終惟齋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焉元儒學精深名齊孫奭居恆不爲佛事但誦孝經人稱顧篤

朱康流曰華嚴頌言佛以法爲身清淨如虚空所現衆色形令入此法中又體性本不動無我無來去而能縮世間無邊意調伏通乎動靜而不隔於止義淺矣八十一卷不越斯義種種普現終爲影響非有進退得失確不易之理如艮六爻著明也艮大義所術者道所適者時所守者位所持者思爾

北齊權會夜乘驢出鐘漏盡忽一人牽頭二人隨後漸失路不由故道會誦易經上篇一卷未竟二人忽散去齊顧權治病邪問其家有孝經令取仲尼居置枕畔恭敬之病遂瘥陳齊陵篤疾子份涕泣跪誦孝經晝夜不息三日豁然愈

或言有善讀書不善做官張莊簡笑曰正不善讀書爾學與仕固合言之陳白沙曰學爲己其仕也爲人學爲人其仕也爲己陳文定稱山陰趙典籍曾仕不近利學不近名似分而適合愼毋歧學與仕二之也張

恭簡曰學達於政籍書非俗吏政成於學章句非腐儒今學術日新政體日敝奈何能善其後

上人修談經濟不得見行事古今共慨乃得君久位仍未行其志足益有機與勢焉楊文貞郊遊記初至北京作方贊機密記有曰東海數千里平曠沃壤使民悉耕桑其間無天時人事虞上可裨國計下可舒遠耙供餽勞後歷事四朝爲相三十餘年專且久矣未嘗一言及此較元虞集尚欲開燕京水利相去幾何萬曆間徐尚寶貞明議西北水利洋洋大文朝廷使兼憲職使宜行事竟以中貴居民交稱不便止

朱文肅入館謁申文定府行酒半起請曰相公主文程策處置宗藩甚合條理何綸扉十五年尚未見行文定曰亦只忪忪過爾古今共歎所以貴及時也

康節山中雪夜儼然危坐其心地虚明所以推得天地萬物之理晦翁偕東萊讀書雲谷銳志著述晦翁日夜無怠東萊夜分輒疲必息而後興詢晦翁夜坐几下有物抵其足據踏良久精神倍增數歲見神頭出目光百餘云多目星現嗣几下聞如夜分亦必就寢張子韶勤誦達旦見燈側有類巴者危坐於前意疑鬼物呼者瞪目其形不易須臾澄慮靜觀不復見二

公非語惟者多目星與類已鬼物皆精神志慮自爲之或留或去或見或不見奚鬼神足云

讀書若逃三十年不輟明得二人焉趙撝謙浙江餘姚人初名古則幼孤貧寄食山寺書克已復禮曰爲用工準的隱鳴山萬書閣潛心大業洪武初徵校正韻衆以年少黜爲中都國子監典簿罷歸築考古臺於五行山述六書古著聲音文字通六書本義及易學提綱歷代諸贊造化經綸圖周易圖釋南宮續史斷攷古餘事諸書三百餘卷宋濂遣子仲珩受業校正韻多用謙說以薦教諭瓊山作瓊臺布學範廣表

稱道夫子學者號攷古先生勢利澹然直義所在目無王公既沒門人柴廣敬（曾孫栴庶吉士）以聲音文字通進丘文莊濬私淑於公論述皆公敎也鄧潛谷元錫江西新城人嘉靖乙卯以易魁其曹即謝公車不往曰吾斯未能信也覃思大道論皆經世鉅典如五經繹春秋通三禮編繹兩史上下編明書潛學編與羅近谿北隣同好共紹正宗明書傳王氏弟子獨取季明德本其莊敬宥密寂秋杜微寘合季氏能惕旨萬曆間徵授翰林待詔鄧書並播寓內趙書行世惟六書本義及學範六篇李謝兩文正訪其書於廣南不獲

錢牧齋謙益校閱中秘見所進聲音文字通卷帙浩繁今落失次內府如此人間可知

毘陵陳布衣濟總裁高廟實錄永樂大典六館執筆士輒從質問疑難隨叩響答各愜其懷來疏抉剖析咸盡源委長子道詣闕外人推翁善記探誦可乎曰可探得朱子成書曰可舉首句遂朗誦終篇不爽一字

海虞桑民懌悅讀書過輒焚曰旣已憶矣何所用之書刺諸部使者高自稱許使者延校書前刊落以試校丞不屬仰索筆書亡誤以足使者敬俩

唐學錄懷德仲友七世孫余鬬問楊雄九州箴未知所

出公即援筆書之不遺一字與宋景濂辯諸子是非九十遺種歷誦以對如叩巨鐘大小畢應景濂驚其博公曰徒博陸澄書廚爾吾藉以窮理而施諸事也

金華蘇學正伯衡文定公後正襟凝思淵止山立雖寒若風雨不知故能覃精義理名物典故事爲之要發爲文詞俄頃數千言景濂舉自代宋文憲原修宋元通鑑續編義例精甚先儒未到考一事不獲不懌累昕夕忽考得之語門人曰進吾二階不若得此可喜

鄒南皋曰作書者使已往如生後來知誡百世下

心吾心者猶吾之委蛇皇路。
曾侍郎曾七歲誦九經無一遺稍長取三史日記數千年國體治亂人才忠佞制度沿革咸舉之如山川出雲層見疊數何文簡喬新年十一讀通鑑綱目輒了大旨修撰周中規至齋見陳子極通鑑續編問書法何如朱子對曰先輩著述非後生敢議然呂文煥降元不書叛張世傑溺海不書死節曹彬包拯卒不書其官似未當趙普沮立德昭陷於逆君史氏於其死何書爵皆古風儒未及。
孔子曰夏道未瀆詞韓退之云周公而下其說長康王

命畢公曰辭尚體要西漢治安大人二策纍纍數百萬言不如申公對武帝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爾明武宗時韓忠定文屬李獻吉夢陽具奏草曰毋文文覽弗省也毋多多覽勿竟也焦修撰竑日衆朝奏牘正德以前核而樸嘉靖以還裁而練奚特告君體宜爾注經作史亦不宜然秦廷君注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支道林說逍遙數千言漁父最淺俗謝東山解之萬餘言朱子作張魏國行狀四萬字猶爲少宋史李全傳二卷六萬餘字覽不能一過卯數過亦不知起訖胡文穆廣同王洪等編永樂大典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二萬一千九十五本目錄六十卷御覽元龜不過千卷人間已不可得多果奚益哉猶龍氏隱憫多言柱下五千言以後猶龍氏之窮也
晉書云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蓋以兩漢來訓詁盛行拘牽繁瑣人溺於所聞故超然有見獨契古初而晚發訓詁其汎覽流觀者不過周王傳山海圖而已游好在六經豈真不求甚解者哉。

師友

宋景濂四持文衡得人爲多接引後學惟恐弗及內誠外恕色溫氣和近之者如大寒加重裘盛暑濯清風

也四方士得見先生詡於人爲幸承一言賜者人輒改觀不敢與齒成弘間嶺南遊國學者北士必問曰登白沙先生門否以一字一墨爲驗因輕重其人焉踰於安定門誂誂若詠矣。
羅一峰三謁吳聘君不得見乃聘君自稱門生於石亨人已俯仰間果何以自處。
李希顏性行峻茂貢訓犖籍高帝手書徵師諸王子教嚴毅諸王子弗若教擊額以管帝撫而怒高后曰惡有以堯舜訓爾子顧怒耶帝感頓霽正統間太師英國公暨侯伯二十餘人願偕詣國子監聽講祭酒李

忠文蒔勉命諸生立講五經各一章講罷設酒傑諸侯伯讓曰受敎地皆就列坐惟太師與先生抗禮太師辭先生曰秀才家做不易措置願太師少寬命諸生歌鹿鳴賓主雍雍抵暮散師道嚴於至貴天下知尊焉

唐子畏寅上書文衡山徵明自請俯首門坐曰非面伏乃心服也詩與書寅得與先生爭衡至學術寅將北面走矣寅生先先生十閱月願例子路於孔子以先生爲師求一再頓消鎔渣滓亦使後生欽仰前輩規矩乎度先生不可辭也文先生生年同歪均圖書記及唯庚寅吾以降何蘇二守

其問人曰待詔前尚有能畫者否或以解元唐寅對二守瞿然悟曰信然信然吾見圖書云唯庚寅吾以降陸尚寶師道師事衡山人謂公已貴何折節乃爾師道曰文先生以藝藏道何適非師李益篤陽明初來進士儲文懿巳太僕少卿往來問學致恭不啻受業方文襄獻夫與陽明同官吏部位其上聞講學有省屈已師事之海寧董蘿石澐年六十八而始受學羅近谿汝芳成進士聞其門人胡宗正易學往傳迎致之友執弟子禮擁衣兩丈豈爵位聲數年齒所可妄襲哉

于定國身列九卿猶迎師執經應劭爲太守

自稱鄭玄弟子謝上蔡宰應城胡文定以典學使者行部不敢問以職事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强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求之今日良爲僅事

尹彥明應進士舉策問誅元祐黨人曰噫尚可干祿乎哉不對而出伊川曰子有母在彥明歸告母母曰吾知汝善養不知汝以祿養於是不復就舉文成門人山陰徐汝珮珊舉鄉薦赴南宮策問意詆良知棄卷不對出闈竟歸

常安民自少應舉不從王氏經學其妻與蔡確妻

兄弟也絕確不相往還寧宗時鄉試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僞學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讀程氏易傳如以爲僞不願考校

祭酒李忠文因首木於太學三日不解炎暑蒸鬱昏耄不能勝太學生石大用號衆曰師猶父也父罹難子坐視乎草疏請代銀臺懼以法夭用曰生以義死亦以義何懼爲上命釋之馮祭酒夢禎端居造士潤畧酬對南曹郎疾慢已飛章劾公公笑曰是代西湖移文趣我也移病去官太學生張栲衆幡小敎場諸生千餘人會幡下奔走泣訴栲獨上疏願冠鐵冠挾鉄

斧鉞身以直公詔留用榜名顯天下。
范文正貶戒百官朋黨尹師魯洙奏臣與仲淹義兼師
友不可苟免王待制質扶病起送願與黨人蘇軾自
謝被譴親友交絕道出廣陵鮮于侁知揚州獨往見
或勸焚往來書問侁曰欺君負友吾不忍以忠義分
譴則所願也伊川黨事起張思叔繹屹然砥柱甘心
淸節不變學禁嚴馬時中伸歲寒不改饒贊十反不
已。
景毅蜀郡人漢侍御史子顧爲李膺門徒不及于
譴毅慨然曰本謂李膺賢遣子師之豈可漏脫名

籍自表免歸恥不與黨人不獨皇甫規
韓侂胄酷禁僞學師翁答黃勉齋書有云前此學
徒眞僞難辨得此鍛煉夾雜者始無所逃蓋必共
患而後可信同心非前有高岸後有淡谷何以明
獨立不懼哉故异已之排亦同黨之師也。
祝僉事戒受學董心傳致仕後過門必下車沉醉經過
里許仍返駕徒步如初蘇侍郎氏出柳先生門試名
居先生上當食廩自督學使者弟子不可先師以文
字小技爲後先使譽宮失長幼序使者悚然敬其知
謙。

李文達力王羅一峰倫廷試第一文達起復一峰
反覆數千言爭萬古綱常李文正所取士羅圭峰
玘引大義責公請削門牆籍江陵門人劉臺所辜
淡庇之由刑部郎改御史首抗疏極論驕橫十餘
事鄒明龍正域於四明雖館師不執弟子禮皆自
絕於師益徵在三之重。
徐孺子嬌嬌避世薦辟皆不起及薦辟者死必炙雞漬
酒萬里赴弔弗悔也古人輕感恩而重知己生可不
謝死不可不重爲禮北史僕射臨淮王彧表薦祖鴻
勳文學除奉朝請人謂不往謝祖曰爲國舉才何與

祖鴻勳事臨淮喜得人矣楊文定薦范理知德安再
擢左藩或勸致謝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理也文
定卒祭而哭之漢士取之辟舉尊隆舉主至解官行
服後如北魏石宣服黃宣唐程賀服崔亞采進士李
庭芝感荆帥孟忠襄知己扶柩葬與國即棄官行三
年喪。
吳元獻既薦范文正又詰其狂率邀名懼累舉主
士更壞於知己何以待之。
鄭善夫初不識王廷相偶作漫興海內談詩王子
衡春風坐遍魯諸生鄭卒王始知之爲位哭走使

千里致奠經紀其喪刻遺文片言之感重於舉主景濂門方正學孝孺為高弟子濂沒私居念及或見手跡或談及濂事輒涕泣既官漢中其家不能存言於蜀王庳撫卹之墓在夔舟行必往祭慟哭移時王稌忠文褘之孫受業正學門文行重士林正學被刑狠籍莫敢收與鄭恂潜至聚寶門外求骸骨歸文皇念褘忠出之獄欲用之辭疾終身讀書青巖山

後漢臧洪年十五詣太學師事鄧令申君申卒送喪至東海道經家父母以當還豫為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太顧尚書璘少學於李璠璠死妻萬不免饑寒分

俸貲給為其子置產旋置旋廢卒困死迎萬養於家死為斂葬給其孫如子丁少川應詔師黃博士晴川賢書後復延於家事如舊黃動以禮法督諸生呼必稱名輒長跪呵責不以孝廉少假貸甚肅之終身沒賻其妻子公長與人沈泉副啓訃偕還道遇師廬生病倚其從者舟入裝合之矣公要共載謹視湯藥求抵合愈

張安道在蘇丁瞻感如遇總麻三月元嘉與顧潤之德王劭從俞觀光學俞無子曰吾昔寢疾於杭潤之侍湯藥情至切若父子醫為感動弗受金今我老必托以死既訪醫吳中病革趣歸卒潤之奉屍斂於家衰經就位來弔者拜之𨤲近先塋歲時祭享唯謹王文成卒於南安王龍谿廷試渡江復返與錢緒山議服錢父母在止麻衣布絰龍谿服斬衰往成喪扶櫬歸廬於墓建書院肖像出必告入必面心喪畢始赴廷對楊史侍起元師羅近谿亦如龍谿呂文簡受學於孫行人昂孫歿服衰拜送弔客

陽明之門生稱師歿稱友者黃尚書綰也生稱友歿稱師者聶貞襄豹也

王丹被徵大司徒侯霸遣子昱候於道迎拜車下丹下

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公結交何敢當答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不自同於人父荀勗諸子與解系為友勗又與系先君親厚系以不奉遺教不拜勗庾袞偕諸兄過陳準諸兄皆拜其母袞獨不拜不自同於人子文潞國彥博（諡忠烈）留守北京未至揚言曰國博李稷父為我門下士敢慢魏公必父死失教吾視稷猶子也將庭訓之公至李來謁公著道服徐語曰而父吾客也只八拜不得已如數拜之呂中國二子尚歐陽納拜由相歡前輩不可及必拜者為呂希哲受者為歐陽公彼此相安否則拜為佞貫受為挾

長。馬援受梁松拜文以取禍矣。
徐穉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郭泰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矣。獨惟穉下榻時。何不以告陳蕃。泰同舟日何不以諫李膺。使同道之朋各行其志。輕生嗜進。俄陷大僇耶。范蜀郡與溫國善。論出一口。獨大樂議往復論難數萬言。三十年終不合。范忠宣與溫國議役法互左。永州命下。范諸子欲以爲請。公不可。韓少師維謫均州其子告愬以執政日不協溫國得免行羅文莊作困知記。訾良知。歐陽文莊德事之甚恭。辨之甚力。古稱兄弟之親以同父。夫婦之親以同子。今同父等行

路多矣。視僚友母如吾母。禍患不嘗身。承唐得四人焉。狄文惠官并州法曹。同僚鄭崇質母老且疾。使絕域。惻然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詣長史請代行。柳宗元徙柳州。友劉禹錫得播州。曰。播非人居。禹錫親在堂。吾不忍負母遠惡地。如不往。永與母決。具奏願以柳易播。得改連州。徐大元參軍杭州。袁僚張惠贓抵死。母老無養。詣獄分罪坐免官。十年。惠得不死。章衮進士舉首。以友楊凝母老。讓不對策。夫以孝重吾友。俾後世因友誼益顯孝於不替。人子自惟其親。隆莫加焉。

退之與人交。有死。即恤其孤。爲畢婚嫁。孟郊張籍是也。尹師魯死。魏國爲其子樸爲嗣。敎如子弟。有過懲師魯像哭之。景中允賜友張貢。見賜女欲與婚未聘也。貢卒。賜哭曰。曩業心許之。忍負亡友乎。召其子妻之。臨海秦狀元鳴雷大父某與友某志誼相切。肄業蕭寺。友病快。雷震几榻悖而殂。大父悲號。棺殮撫其四歲子。子之後成立。領鄉薦。歲時周恤其家。友父母歿。復代棺殮如禮。終身聞雷則攜友之子而問息。嘉靖甲辰。上親定殿試卷。忽高懸殿牓。結雷字。徧索雷姓爲首不得。得公。即擢之。

王半山蘇子瞻程伯淳兄弟學識異同。各推服濂溪。半山語述日。退而精思至忘寢食。子瞻詩。夫子豈我輩。造物乃其徒。伯淳再見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意。山谷稱胸次如光風霽月。諸賢信重濂溪若是。使得柄國。世路波濤。自能寧息。山谷又推伯淳。西風壯士淚多爲程顥滴。乃東坡上神宗書。指程顥爲奸邪小人。初不過以不近人情譏玩侮而已。朱晦菴列王安石於名臣錄。稱其道德文章。詆蘇文忠。得行其志。禍甚安石。亦恨於此。司馬君實數被戲侮於章子厚。求東坡助。已坡因正責之。章君實忽伊川則奚

以故若濂谿則又高遠矣

陸務觀曰前輩遇通家子弟初見請納拜者既受之則設席望其家遙拜其祖父乃就坐吳康齋父執胡祭酒儼自京還往謁之至大門四拜退明日又往方請見曰昨自行拜禮今惟長揖問故曰先生父執若四拜恐勞倦韓尚書邦問陽明父執也冬至趨朝陽明以勳臣貂蟬乘馬赴俄韓公後急下馬執笏立道左韓至不下輿舉手曰伯安行矣予先往陽明俟其過乃上馬

康對山游最善呂文簡柟號涇野 呂故公薦士也康豪邁

任放呂則斤斤繩尺兩人相對甚歡讌飲徹夜康頎呂令先出呂遜謝不敢爲異康曰鄉邦爲耳吾兩人吾既跳禮法外復溷吾子後生何則焉涇野尊朱學鄒東廓服師傳僚宋忠難習最久辨若聚訟志行交介如毛襃涇野又與霍渭厓同官南都渭厓與貴溪交惡涇野時時規勸霍疑呂黨貴谿中傷之貴溪柄國欲汲引涇野呂又時時揄揚渭厓致貴溪疑罷免無悔

鄞何王事瞻正統間與同邑胡純同升國學胡病疫鄉里姻舊悉避去公晝夜視其僕饘粥煮藥七日而候

不應解衣與並枕抱臥得汗瘳兩人後先成進士胡語人曰今以往皆何父所生年也終身事如父吳清惠延舉遇羅文肅玘於太學羅年踰强仕由貲例入病痢兩僕死公親爲煮粥負登厠日十數返後同登進士羅語人曰四十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後獻臣生我也惠給事世揚先後杖五百一十四棰無數夾十七過脛骨寸斷堂審又杖三十七舊傷正劇新刑倍慘方御史震孺號孩未先以擬斬繫獄持惠公大痛悲公瘠楚甚二便不能舉方公負而下炕復負上夜半不敢忘寐務不潔手洗滌見呻吟不可忍微言曰眞

惠元孺不受痛惠公瞿然方公曰此吾儒立命之學於是恩伲平等六合一家

楊忠烈少與陳愚交生平畏友惟元樸以豪傑相期許雪夜兩人行歌徧邑中倚柱而嘯畫地而書狂呼痛哭莫能測也公及難周旋生死匿幼子於廬山經紀其家事又以女妻公長子之易携間行削跡吳越間

吳門贈待詔朱孝廉陛宣字升 德 周忠介總角交也忠介青虹碧血與元禮孟博千秋對峙待詔以朱俊之品敦白華之養綱常互秉師表攸歸彼此同其介特私謚孝介敬待詔丙寅九月十一日祭忠介文兩人

志義昭揭。金石爲摧。幾於宋廬陵張毅父于杖之友
文丞相也。高忠憲被逮。惟華文學時亨實左右爲歸
全計。

劉念臺曰。有勝己者有憎己者有疑己者有異己者。皆
吾師也。勝己知我之不若。憎己知我之不肖。疑己知
我未信於人。異己知我尚同於人。孫文介愼行淇澳
曰。知己非交游情好之謂。苟一意在公。雖疎遠可也。
苟大義同歸。雖異己可也。

嗜退菴語存卷之三 內編

吳興嚴有穀旣方著

貽謀

北齊崔劼二子拱外任。弟廊之請曰。拱搗幸不凡。何不
在省府清華之所。劼曰。吾少來恥以言自達。今若進
兒與身何異。唐相源乾曜延言。大臣子弁求京職。俊
乂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而出二息補外。示自近始。
宋范魯國質爲相。從子杲求遷秩。作詩戒之。爾曹當
憫我。勿使增罪累。韓忠獻爲相。子維舉進士。不就廷
試。兼以父任執政爲避。

章惇雖兇惡。四子惟援爲校書郎。餘皆隨牒仕州
縣。不肯自私。范忠宣猶欲以恩例換子近地。固知
私未易盡也。

王文端官吏部。子爲南國子博士。考績到部。文選郎欲
留侍公。改北學。公不可。曰。是亂法自我始矣。馬端肅
子以鄉貢待選。公使力請外。曰。必大臣子而京秩。誰
當外者。羅文莊官兩都。留家于視家。門勢位非一家
物須看破。仲子謁選。不通書。故尊瀨行訓曰。前程分
定。唯安義命。比授官。有期。欲圖南方。便音問。乞達相
知。公曰。數字本不惜。假信命。久確爾。惟諄諄忠信篤

敬云
王魏國從子睦願與秋試公曰家世以文進見汝樹立
喜可知矣吾在政府懼太盛豈使汝與寒畯競進王
忠肅官吏尚仲孫嶠已蔭國子將應試公曰汝才可
登第如與選則士無援必有受抑者且有階得仕何
必爾取卷火之矣象賢繼興不可以寵盛自蹟亦非
父兄所能庇然立朝矜式亮直不私應與天下共見
之則心二王公之心爲至極也
雍熙二年宰相李文正昉子宗諤呂文穆蒙正弟
蒙亨試皆入等太宗曰縱以藝升人亦謂朕有私

又以貴胄不可先寒畯退沈文通進馮京第一
王文獻溥在相位父祚家居公卿至必首謁父置酒上
壽溥朝服趨侍左右坐客引避父曰此豚犬事爾勿
煩諸君起陳文惠堯佐文忠堯叟兄弟狀元季弟康
肅堯咨皆極貴奉父省華晨昏盡禮客至三子侍立
迭捧盤盂客踧踖求去父笑曰兒子輩自應爾費文
憲年二十大魁同館奕爭勝戲批其公頰尊人在家
聞大怒持竹板命公自撲公持父書及竹板登其公
堂自扑者三次其公出抱首哭曰公有父責我求督
責我者不可得也羅念菴殿元歸父雙泉敎不殊童
穉客至令衣冠行酒拂几授几客變色起則曰[illegible]
謂勞耶固愛之也
張安國守撫州迎父煦得老人於署老人索紙書
發書二吏磬喏拱[illegible]呼安國來曰撫州書
表可是祇應汝[illegible]伏事我
韓忠獻知亳州第[illegible]章省覲公忽云二
郎西京疑獄奏讞[illegible]云何令人思不得已訶之
再問未能對遂推[illegible]大話曰汝食朝廷厚祿位
試一府巨細皆當[illegible]府奏案尚不能記細務不
來可知必欲撻之[illegible]力解諸子股栗累日不能釋

孫國博貞子曰良爲御史恒郵問治獄有伸屈否對
不當意輒奮責家居詢色必厲不違伙食人謂他御
史獨一掌院官曰良乃有兩掌院官丁尚璽元爲釋
禍省父少參公於官所一見即問曰向囑汝讀律熟
否囁嚅不成誦公據批其頰令長跪且箠且詈責令
熟習通曉大義乃已
費文元迴訓子姪曰古人厚重樸直乃能立功立事享
悠久福古人所貴節行爲大輒見失之有時復來節
行失之終身不可得張魏國敎子姪曰子弟隨父兄
頭宦不患人事不熟議論不高見聞不廣一日從事

嘗痛姍虛驕氣習昔在照壁後嘗量人物指摘儀度見彼上官詆訶進退失措者莫不聳笑辭開於外今趦趄客次庭揖而升回視照壁後竊窺者乃昔日之我也

顏氏家訓曰梁全盛時貴遊子弟多無學術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躡高齒屐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求第則僱人對策公讌則假手賦詩爾時亦快士也亂離後朝市遷革銓衡無援日親當路非時昔黨被禍喪珠失皮露骨夢寐內訊何以自存

一父兄勢於官子弟逸於家［丑］逸己過分兄乃事奢華彈傲閭里僕僕過形衙［一］狎禍所伏方謂勢可誇勢亦有時歇禍來或無［丁］如慎德業廣蔭永無滿張簡肅家規作又貴介子弟［　］刻吝當持囊括爲克家昔訓有曰肯作家者［　］精緊一絲不漏亦不是好消息其家必有［　］守世澤祖席豐腴須事事從寬留有餘不盡意鄙嗇之極必生吝男二訓互觀宜因人以示警

諸葛恪盛名滿世孫王權極器重之恪父瑾深以爲戚曰非保家主也令狐愚少有高志父邵獨謂不修德而願大必滅吾宗庭闈隱識外人那得知然訓必有素

柳公綽平旦出坐中門東小齋諸子仲郢輩皆束帶晨省於中門北決私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群從再會食燭至子弟一人執經史躬讀一過講議居官治家法或論文或聽琴人定鐘鳴後歸寢復昏定於中門北公綽卒仲郢遵法遇公權必下馬端笏俟歸則束帶迎候馬首保家昌宗無踰於是

黃文節居涪廣人林師仲謁之勉以教子曰人家待賓客歲費動至什百不能以奉師友非善計也師仲兄弟嘅義齋以教後振振不替王忠齋曰教子無他法

但令日親君子涵育薰陶久當自別歸孝廉子棐號陶菴遺言命子奉世曰人能親近賢者雖下才不至墮落

三楊相業僉稱治家則各異西楊溺愛醜惡就榮戀寵老不知止子稷遂置重典南楊諸子有俗才不令習舉業恐與寒士爭進教子皆聖賢法仲弟義仲子讓至京與嘉興通判同舟天暑舟狹至山東過同鄉某縣丞舟稍寬邀與共載是夜通判舟劫掠被殺文敏卒鄉人猶訴其子於朝錦衣官校逮至京得白坐告人以罪官其子尚寶丞嘉靖中悅文憲子亦逮繫

劉司業崧自食入仕止一布被為鼠傷始命更置仍補
其殘以衣子曰使知物力不易他日始有樹立朱端
簡父鳳敘公曰汝裳厲清操無以家為慮我一盂飯
一裘一葛是外何有既貴迎就養同刈製衣為壽父
力却之終不受夫人荆布菜糲躬勤炊汲不異編戸
都御史守制還居無賓堂十壁席門亦菜無肉食按
山東魯人謠傳長齋云孫國博貞五子各當一經曰
恭及第官侍讀分月俸為養不受奇上賜銀帛不發
封還之曰我幸足可自留養廉後勿更致也諸子官
外地者致所需物皆却之曰無以我故為汙辱故諸

子守官箴無不凜恪
盧朱崖父億以少府監歸洛朱崖參大政父歎而
泣曰家本寒素今富貴驟至服玩不識所自來稅
駕無地矣
趙方崖髫年夜讀懊炭煖足乃祖叱曰未老而享既老
之福則終不老未貴而受已貴之奉則終不貴霜天
雪夜朝臣待漏猶不免苦寒汝稚齡密坐斗室乃不
能耐耶戚將軍景通名將少保繼光父繼光綦履過
庭公大詬曰童子何知綦履必錦衣錦衣必肉食爾
父清白必不爾饜爾他日將裂卒伍以自封既知為

外氏遺卒裂綦屣弗著
王僕射子恢之被名為秘書郎僕射為求秦朝請語恢
之曰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汝處
不競地徐文貞還里孫元春衆進士戒曰無競之地
可以遠忌無恩之身可以遠謗
鄭贈侍郎子輔忠肅埜父也埜副憲陝西寄俸市陝褐
一父大怒以書罵曰不才如此汝掌一方刑名當洗
冤釋滯無忝任使從何得此乃污我耶劉文恭仲子
瀚進士使南方戒曰利無苟得比還衣篋無他物乃
喜

胡康惠富語諸子曰予官四十年無他長清白二字窮
顯不異爾曹有官守務全名節金帛易動人遠之勿
親自然氣壯而政事理處困約毋先以得錢為念羅
整菴尊人某訓三子開一子畜鹿冀祭丁多得錢也
翁稱疾三子跪問延醫良久乃曰欲得鹿肉不須藥
也子應曰某有鹿即殺之未進而疾瘳子乃愧悟
蕭何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疏廣曰賢
而多財損其志愚而多財益其過龐公曰人皆遺之
以危吾獨遺之以安三言不易人忽不之信解者曰
人須財猶禾須水也不足則槁有餘則溢是當候雨

腸時恒計川澮遠近因爲之制匪曰侈積望洋惟快觀美云爾用財者境遇才識不同各有限數酌有餘不足而予之平焉斯已矣柰何憂其稿不憂其溢也

廬陵王蕭續極意聚歛倉儲庫藏盈溢既薨世子誅死夫子應不慧問金錠可食否並持付左右杜黄裳屬盧坦治其家子與惡人遊破産坦曰居官剝下積財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不若罄蓄以歸人蕭應眞大慧故悉以金錠付人不待與惡人游而後破産陶朱懼貴足殺身不知富適以殺子

中鑒曰陶朱既富室妾悲號是至愚莫范蠡若智

出其妾下矣

裴晉國訓子曰吾輩但令文種無絕能成功致身爲萬乘相則天也黄文節曰四民皆坐世業士夫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陸放翁家訓曰子孫才分有限無如何然不可不使讀書貧則教訓蒙童以給衣食但書種不絕足矣書種二字後世取以名堂

古訓儉法不行於婦女奢必淫不安於室奢必驕且敢犯上斯在結褵合巹慎之矣裴坦子娶楊收女裝資豐厚坦不樂偕夫人至新婦院臺上見果楪乃臥魚犀通拂袖出曰亂我家法令撤回（收終以賄敗坦號太平宰相）范文正子純仁娶婦以羅爲幔公不悅曰羅綺豈帷帳物耶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當火之庭太尉西平王女爲崔刑部樞夫人西平慶日中堂大宴方食小婢附崔耳語領之去頃復至王問何事女對大家昨夜小不安適使人往候王擲箸怒曰我不幸有此女大奇事汝爲人婦豈有阿家體候不安不親奉湯藥而與父作生日吾有此女何用生日爲遽遣歸隨身往問疾且拜謝教訓子女不至故李夫人婦德克備治家整肅貴賤皆不許時行粧梳勳臣家特數西平禮

法呂榮公張夫人母申國夫人婦也來視女見舍後置釜曰豈可使兒輩私作飲食

晉書論風俗淫僻婦女妝櫛織紝皆取成於婢僕不知女紅絲枲中饋酒食事閨中細瑣乃繫天下亂亡況閑家始務乎

蔡琰初嫁衛仲道被掠生子歸復嫁董祀袁隗妻詞辨詘其夫曹世叔妻來往宮掖應詔作賦頌及鄧太后臨朝與聞政事范曄皆傳之列女王渾妻鍾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不啻如是參軍渾弟湛也王凝之妻謝道韞聰明才辨甚不樂其夫

盛誇叔父兄弟。而曰不意天壤間。乃有王郎。晉亦載列女傳。王安石女嫁蔡卞。知書能詩。蔡每諮而後行。及拜相。優人戲曰。右丞今日大拜。皆是夫人裙帶。蔡嘻而不言。卒敗名。趙明誠妻李易安。才情冠絕。趙死。適張汝舟。嫁之未幾。反目。與綦處厚啓事。佷以桑榆晚景。配茲駔儈下材。文女無行至此。程子母侯氏。好文。不爲詞章。見婦女以筆札傳於人者。深以爲非。世祿家訓女擇婦。當知所從矣。羊祜父孔融壻也。後娶蔡邕女。孔生發。蔡生承。祜二人發與承俱病。不能兩存。尚心養發。得濟。承竟病死。蔡琰有姊。如此不載列女

養志

漢御史大夫陳萬年病。召子咸誨戒牀下。夜半。咸睡頭觸屏風。對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也。胡威父質。刺荊州。威省之。父賜絹一疋。威曰。大人清高。何得此。曰。俸餘。辭歸。後刺徐州。風化大行。入朝。帝問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臣不及父。跡論二者。胡氏子不逮陳氏子矣。雖然。人子善則歸親。直以諂詆父。何其忍也。咸年十八。以父任得官。爲南陽太守。而務殺伐立威。貪酷特甚。既滯於郡。守不得入見。時王音輔政。信用陳湯。乃數遺重賂。其書有蒙力得入帝城。死不恨之句。竟徵入。爲少府。調又加乃公一等。威對君立言最難。至今諷詠其語。猶有淩味。不特清過其父。卽敎謹亦推第一。

舒文節視聽言動。必準諸禮。閒庭訓。惟恐行不逮比列侍從。卽委身於國。曰。太史公敎也。吳縣楊方岳伊志。給事昇遺腹子。言仕無失長者。家兒意爲難。

爲名父之子。貴者賢者難於繼志。多不能自顯。毛白山其。太保東塘長子。長厚質直。多識典故。善別人物。子世卿鄉舉。不少見喜色。終太保世。無盛滿之咎。雖眡

之隙。太保疵其短。智略羅念菴在座。曰。公何責細行而忘大端。禮不云乎。不敢失色失言於人。使人曰。幸哉有子。孝子之至行也。太保竦然。爲起謝。王心齋授徒淮南。子宗順。號東崖。相之。章思悠然。講論斷然。心齋殁。宗順望日隆。風致彬彬。盈宇內。耿天臺迎謂曰。衆多君解了於道有得。公曰。道者。六通四闢之塗也。精謂我有之。將探取焉。而又曰。我能得之。則已離矣。卽伊川所謂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居恒不煩繩削。動應矩矱。盡心齋以修身格物爲鵠。公嚴取予。敦孝弟。聯宗族。將於行誼者。毛髮必謹。宛然先人法度。必如是。克稱孝子。

呂文簡受祿祀先祝稱某之子某。唐王凝寢息必乂手臥慮夢寐或見先靈也父母書至對使拜受退跪讀父責次子梓公跪同受責怒旋解林戶部性之與兄同受責於父衆所受對甚悉兄不能對怒跪之公必同跪兄以過答卽解衣均請父意輙釋慈谿王伯化父禘伯叔析箸有違言伯化往返調劑動以天性不聽則長跪終日父悟友愛如初。

人稱李含光筆迹過其父則終身不書可覘孝子之心賢於獻之本不及父而欲與父爭名劉孝綽以書似父變爲別體者何用志不同乃爾李鄴侯子繁爲舒

元輿誣死下獄時求紙筆著家傳十篇瀕死不忘顯親。

蘇老泉未知名雅安守劉太簡深器之上書韓魏國歐陽文忠張忠定薦語切至東坡頻濱文章瀟天下獨無一語及簡夫歐陽欲不次用老泉富彥國獨難之卒不大用厥後富紹庭欲從東坡求神道碑記自以爲嫌勉強試求忽欣然應命文章千古事自應開誠直道不以愛憎芥懷然人子顯揚爲急苟善體親志恐不宜若此。

漢薛包逐於後母號泣不忍去勉廬舍外旦入灑掃父又逐之乃廬里門晨昏不廢歲餘感悟得還歸孝子鍼早耄母更事太倉奴父提孝子太倉奴椰索大杖曰徒手傷乃力也逐之孝子數困頓匍匐道中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家居在外作賊爾復追杖之屢瀕死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父卒太倉奴獨與其子居孝子小販於市時私其弟問母飲食狀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孝子涕泣迎母弟稍得食必先奉而已有饑色族呼爲萊大人。

王復齋買妾出於時妒妻幽閉一樓幾死嫡子毓俊甫八齡紿母曰饑死人人謂不賢不如日食粥湯徐死

之可緩謗也母從之俊陰以小囊進食物得不死後育子俊撫特至慈谿馮璟父老瞶病臥十五年家貧粥備甘旨儲於里塾有珍食則不食主悟而先遺其父然後食父遺老婢病奉湯藥如事所生曰吾父存時頗其周旋忘之是忘吾父也。

胡節齋守淮厚郡紳董志毅董年邁多庶出子長子入見公語謝曰人子行孝貴體意而承順之友愛異母弟視同胞當更篤我庶弟二居官製衣必先寄美者先本師五子長次嫡出長遇庶弟薄吾心輕之次獨厚吾心重之董子感泣後以孝友聞。

義烏王博士紳忠文禕子也痛父遺骸未返終身食不
兼味子稌遵教相承數十年不變陳恭愍倣范文正
置田百四十畝祀先周族名思遠罪卒族以公甚貧
舉田還子蘋蘋不可曰先人行義蘋取私之獨不愧
乎何炫號介菴榆林人父輸粟塞下得官疾革指橐金曰子
威寧寓物致之死不恨甫殮畢仰騎橐韤如滑王駭
曰今乃有爾父爾子王後起總制檄炫避不就王終
念之隱巳功署名授百戶竟與從子仁和鄭伯規璧
父友陸璘家貧無子父許以塋地父歿陸亾伯規購
地以塟不使先人食言地下丁璽卿元薦以父少恭

聽師黃晴川及妻若子祿父志數十年不少怠
閩葉月牕廣彬謝生貸其父百金計息當倍而謝亾父
憐其孤悉蠲子之公仲往徵盡得其數分半歸公公
曰違親獲利何以對吾父月牕相國文忠向高父也
椰御史彥暉貸陸坦銀五十兩不立券獨子仲益知
之彥暉卒仲益戍遼陽數年赦還貧困甚孫積粒聚
得如負數拜坦墓納金陸子以無券辭仲益曰若雖
不知我實知之吾勿償異日何顏見兩翁
晉王珦好積聚用布人間（導之孫官至司徒捨宅為虎丘寺今有短簿祠）
覲子弘悉燒券書舊業委諸弟樊重以不從父命

為孝也弘後假人錢數百萬臨終遺令削契償家
惠爭往償之諸子從敎不受以如父志為孝也
陳侍御茂烈母老乞終養上嘉其清苦令有司月給米
三石以資孝養公辭曰陛下隆孝治之化長潔白之
風下逮微臣亦荷收卹念臣家素貧寠食本儉薄故
臣母自安於臣家臣亦得自遺其貧倩人行傭負米
皆以為親臣母貧窶艱苦臣雖勉心力未酬涓滴恩
來日無多固欲自盡資養月米心竊不安奏上不允
文待詔徵明父溫州公歿於官郡僚合賻數百金公
固謝不受曰勞苦諸君孤不敢以生汚逝者郡吏士

謝父死廉子真能子善繼志以成父始終大義因修
故御金亭配前守何文淵而祀其事
唐布衣熊文襄龍介弟寒素恭謹承意代勞母鄭夫人
殊安之視祿養不如色養也家貧不自給處之裕如
雖兄陟上卿益自勵所守穀從大父太常卿事父母
務色養貴而益篤王文肅於江陵奪情仰身自省覲
歸曰吾知吾有父而已不知相君自有情而自奪之
也溫寶忠曰豪傑事父母大處不差難承杖久斷達
子亦然
陶士行飲酒有限歡尚餘而限已竭殷洪源勸少進公

悽然曰年少多酒失慈母見約故不敢過度衰父戒以酒父歿偶踰量悔責曰余旞先人戒何以訓人擕梃墓前自杖三十胡文定同年宴集踰量悔不復過子弟出讌叙夜已淺必俟歸驗醉否問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爲常三子寅寧宏終身不敢踰越王晉叔升教子瑱飲酒以康節先生爲範瑱知平涼日書座右德淸人李西涯中夜飲酒歸翁猶坐候公愧悔赴招誓不見燭雖位公孤周旋承順不少怠周忠介少酣飲母夫人戒之終身不至醉

逸忠愍少不修小節癖愛鷹狗太夫人性嚴不勝

怒投以秤錘中足流血始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撫痕輒痛哭

嘉善孫天俞朝宗少遊甘泉龍谿門學有源本事父百歲翁歲暨母鍾曲盡其誠隆慶丁卯領鄉薦公車戀戀不能去母歿泣而廢書絕意仕進百歲翁强之曰非仕無以行德也遂遵命順昌平反賑饑多異政惟恨祿不逮母念百歲翁春秋高告歸歡意承色十八年如一日居喪三年不內宿不外飲張文定邦奇大父八歲失怙刻志力學長工於文諸名家莫能相雄長長老勸圖仕進公流涕曰吾母煢煢孳孳保抱不肖以有今日卽青紫可拾得恐爲絕裾行耳且慕左右時寒燠問疾苦滌衣羞旨沒齒無間薛大司馬遠食無兼味室無侍媵曰吾少事親不足今安忍有餘

吳康齋定省京邸奉父命選鄉人婚親迎不行合巹禮各舟赴京拜堂始入室劉副臬廷楠父貧甚教授客死王父母猶無恙母蕭恭人謂公若婦之委禽於胡者可從俗娶也公謝不敢蕭怒曰吾爲爾父毀慘慘不能奉二尊人誰與代吾饋者卽吾饋亦誰治胡翁聞而憫之歸女焉公又謝弗成巹公孤而執喪於外胡女而供養王舅姑及姑於內三年如一日

吳文恪訥七歲背誦五經父誣繫京師乞以身代黃臬僉潤玉年十三永樂從江南富民實北京父當行公詣官請代官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抵京受廛北城外十里所沙漠寒沍茫茫無人煙公偕同役築室成比閭傾貲給賦墾圃鬻蔬爲生稍贍肆力學以己心爲嚴師毅外高大父莫奉議球溪先生諱費年十一祖某以寬遠治畬往赴闕上書事下御史臺繫詔獄十日論私渡抵杖主者特憐其幼榜十數背罪意氣自如比歸及吳開祖母潘卒徒跣號赴若成人復以父坐繫往來訴諸官司代笞箠百數艱結

不解再走扣登聞得從減論三歲始得釋年未弱冠嘗窮走時囊書自從術問則咿唔桔挙聞其後不得於視而粥盡其孝混迹隴畝而獨奮於學家貧久困而能廉其官權力勵然赤手以搏苗鋤鉅冠而克底於績外曾大父諱揚登萬曆庚辰進士有至性亦以孝友廉節著聞

張諭德元忭父諱天復副滇臬有擊叛功中蜚語從吏訊公身被赴逮崎嶇羊腸鳥道萬餘里已復馳京白狀有詔得免官歸復馳如越履及門血縷縷滅趾天下聞而哀之比射策第一遇御曆覃恩即疏白父冤

請移己恩貤封旣入侍金華復申前請忤旨格不行痔仰天泣心可剖血可枯命可捐以報親九泉卒懷緹縈恨致疾疾革顧弟子呼陛下者再乃瞑鄭刑郎履準端簡仲子神駿稱汗血駒試輒冠軍端簡奇愛之中外剔歷必攜自隨旣以蹇諤忤分宜禍叵測準外處玉碎內又不欲死全承端簡志荷上恩以號法賜能歸舟覆孟河端簡浮沉洪波準長號擲身泅而出之端簡病痿下不起歎準生孝不愧古人已念父功未白銜凌冒雪徒步數千里伏闕上書得祭葬進階錫諡賚

胡繼端敏子也幼讀書不大了了父亦棄之端敏調兵江西兵官以公方出見繼繼曰兵素不習安能見吾父哉兵官詭請教繼指示進退離合勢甚詳三日而端敏歸閱大異之顧兵官非能曉此者以詰其實告端敏歎曰我有子自不識何也自是擊賊必從繼方略公十不失三繼策十不失一公上寧王事繼跪白疏入必重禍柰何公曰吾業以身許國矣下獄繼念父而死曹謙博習子史有機略兵事多曲中父雄立功西北破寧夏調度實資謙焉謙受學於楊遂菴楊家右謙遺書略曰先生世不可無者文世所忌也此

何時哉彼勸先生出者非愛先生者也後雄坐逆瑾姻好謙從死

趙汝愿父彥遠生辰必哭於廟有欲爲禮者號泣而向之兆龍處士崇仁李白華恨不及終養二親遇初度日號慟抵暮家人不忍見因諱言之主義上天爵吳縣人每生身之辰絶苦一月程子曰人無父母生日倍當哀痛安忍置酒作樂以爲樂朱子曰須以忌日禮處之羅念菴曰人子始生日父母劬勞莫大焉値思保抱維持之艱顧惜教誨之切先人所以望之子與子所待以終其身者友之絲毫無有方悲傷負罪

不暇而納賓客之禮際與其言豈非忘哀爲樂乎且古養老禮尊其行也故養以乞老者之言文宼老而不敢乞言憚其勞也今反借他人浮言侈大之强爲拜跪以重其勞何與古禮戾謬若是

術家醫卜諸書皆托於上古至漢始有堪輿家班固藝文志載宮宅地形一卷識者已辨其不經葬者藏也卜其宅兆不爲風水所侵故謂之葬是葬固欲其無風無水以安遺魄此風水之名所自起今反求其有風有水拘忌而致詳焉爲之子若孫者或委貧富不齊或疑方位偏利或坐待歲月而中罹兵燹或覬美

親朋而自慚儉約或遠羈宦遊而陰被侵毀以有形者顯棄其親以無形者安葬其子孫尚可謂形家言乎先賢如溫國葬論伊川葬說具在以此坊民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

溫國曰死以窀穸爲家死未葬猶行而未得其歸也禮未葬不變服啜粥居廬寢苫枕塊蓋孝子之心以爲親未獲所安已故不敢安也馬少保上言父祖未葬多別財異爨甚傷風教請未葬者不得析居

林貞肅祖故職封都御史郡衆鄉賢公辭曰先祖孝節康重自邁古人然鄉賢有艾軒夾漈復齋諸老進與同列恐未協幽願其至悲極陋亦欲成先祖之美吾入衆事名教所關使鄉之子若孫不輕進其祖父庶勵頹俗羅念菴以吉水鄉祠駁雜所祀匪類恥父與同列入城拜宮牆奉王歸二公事死如生事親如天其志皦然不苟王岵雲中丞集有祀焦少卿鄉賢文卽劉六入泌陽焚衣冠慚之日我爲百姓洩此憤者布衣陳剩夫父銀工也攜公攻業於人人竒爲防公年十一語父曰父何執業而蒙譏盜賊乎勸令之大小雖殊尊親一也

宋大本圓照禪師語飯僧者曰汝先養父母次及兄弟

至家庭日用則先辦官租克給一歲然後以有餘及僧徒粟在此豈無望檀那之施須先爲其大者王梅溪見人禮塔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明成祖謂侍臣曰近俗崇於事佛簡於事其先此教化不明之故苟溺禍福而昧其本當率正之未有不能事親鬼神福之者

太和楊黼入蜀訪無際大士塗遇老僧曰見無際不見佛乎佛安在僧曰遇某色衣履者是黼歸夜叩家門母聞聲喜甚披衣倒屣出戶卽老僧所語佛狀也因竭力做養手註孝經數萬言硯滴將涸

欲下取水硯池自盈·

彌勒偈曰堂上有佛二尊懊惱世人不識不用金彩粧成非是旃檀雕刻卽今現在雙親就是釋迦彌佛若能誠敬得他何用別求功德·

敦倫

杜正獻失怙母改適錢前母二兄遇之虐至引劍斫傷腦乃避詣河陽歸母繼父不相容年十五六往來孟洛傭書自活舉進士兄猶存待遇恩禮備至二兄及錢子孫受公蔭補者數人仍爲婚嫁姚學士淶六歲喪母執禮如成人事繼母無間言父歿讓母弟汲以

悅親心·

司馬溫國年及耄兄旦尚存奉之如嚴父保之若嬰兒魏文靖老年事兄教諭與愈恭謹書高大父溪亭先生邵守懸車族兄某老而貧迎養賓客必推兄進盃自執箸從進箸稍遲兄反顧怒批頰欣然受應之終席盡歡既醉送兄歸臥出自來明候揖前問昨飲暢否臥安否誠家人曰事有恍我容得人爺容不得扶汝矣兄以壽終慟哭盡之盡禮·

賁尚書儀家法整肅對客坐二侍郎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立焉呂宣國大防諡正愍相位日兄晉伯大忠外郡代還其坐東府堂上夫人自廊下降階趨謁二姊披侍前晉伯遽曰宰相夫人不須拜公解其意叱二姊去夫人獨拜赤日中盡禮退晉伯略不顧勞正愍與晉伯及弟與叔大臨向居相切磋論道考禮冠昏喪祭一本於古關中之禮學者推呂氏常立鄉約薄俗爲敦焉鬼降安吉朱氏家有形聲疑必敗康棣塘視其兄弟軒牕家人用命母微疾長子陪客坐諸子迭入問安必捬口復兄以是信家必獲福恭順所蒸鬼不能禍也·

王金陵弟平甫安國自少能文該洽善議論鬪新政多

援據金陵偕呂惠卿共論平甫吹笛於內兄曰請學士放鄭聲平甫應曰幸相公遠佞人丁母病亟金陵作樵夫陳枏錢平甫曰兄夙以法繩吏如今背枏錢邀福安知三清門下不行君法耶以茂才入對帝問卿兄秉政若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歛太急爾又訓長於議古短於議今工於知已拙於知人韓絳黨附安石弟維爭之會布敗壞善類弟韡移書勸之向氣亦有以匡救爲急張魏國兄保怨弟不援引魏國曰今以錢十萬緡卒五千付兄要使錢與人流轉不息能之乎保默然久之曰不能魏國曰宜弟不敢輕引也·

韓恭簡邦奇弟邦靖同舉進士交相礪公疾亟歲穢不
堪聞靖侍側不少離食飲湯藥必親人立孝弟碑於
鄉閭式靖病公日慟不解衣帶不嘗滋味形且瘁靖
嘗曉之公泣曰吾弟憶東坡詩乎來生之因尚當同
兄弟也謂友樊恕夫曰世有司馬遷關漢卿筆能寫
吾思吾弟痛吾弟之情吾當以身報之劉憲副廷柟
仲廷楫母奇愛仲公飭束脩贅其學慰母懷靡不至
雖指首趾弗惜仲當試而病作性好醮禳神鬼事公
以身為衛偕行萬山中徒步而募二夫舆仲俄一夫
痁作蹐公匿跡從舆後肩仲仲不知也道遇識者目

公而笑公不顧
漢會稽許武幼孤貧撫弱弟二晝出耕弟未勝鋤耰必
率以觀夜讀書親授何讀教之禮讓不率教獨跪於
家廟自訟不德願靈其啟牖朝廷徵為議郎解組歸
先為二弟議婣乃自娶弟亦若聲拜內史羅近溪友
某終日與歡有弟弗能化也公曰曾擇好友與處乎
曰未也曰是仲愛弟未至也汝手傷流血呻吟呼痛
求醫問藥肯少刻停哉友感悟
鄭均兄為縣吏屢受遺數諫不聽均傭身餉兄求免輙
改行自淑夏邑陳世恩登萬曆已丑榜季弟好狎遊

夜半歸孟兄孝廉作色屢規之不悛恩曰徒傷愛無
益也夜躬候外戶弟入手自扃鑰問寒煖饑飽數夕
弟大悔李兆野孟和崆峒兄也崆峒以文爭衡屢犯
讒忌草疏亟擊逆瑾謀慮不密既以甘露為言又躬
蹈李訓淺謀致貽數年衣冠之禍公晨夕諷誡迨下
獄事急家人俱逃散公大出貲往來賓客遊說萬端
卒脫死
元紫芝德秀少孤事母孝母亡廬墓側以不及親在不
肯婚人慮絕嗣咎曰兄有子先人得祀兄子襁褓失
怙恃無貲得乳媼元自乳之數日湩流能食乃止蒼頭

李善負孤兒李續自哺養乳為生湩觀　嘉興殷參政近仁夫婦卒於官
三男一女咸幼弟原善撫諸孤如已出或諷之娶泣
曰使吾娶而不賢諸孤安托且娶以為後也吾得孤
後吾先人娶復奚益撫教婚嫁各盡其宜
繆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產及各娶妻遂求分
異互有遣言繆掩戶自撾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
人法將整齊風俗奈何不能正家乎弟及諸婦悉叩
頭謝罪各讓產推其美者終身無間蕭修撰與成弟
光祿與潔年五十猶同爨所營悉出公不以煩光祿
諸子婚畢乃為光祿繕第宅舉其業均畀之光祿謂

兄子六。已子二。不欲二人均六人業。公曰。先君之愛
若猶我也。我知弟與我一體。不知其他。讓弗決。請於
母太夫人。母命十四與光祿乃止。
朱豔菴曰。人見父母所遺手澤。未有不愛重之者。
兄弟乃其遺體。不相好而相尤。何愛父母遺體不
于澤若也。
何文淵守溫州。判兄弟惑婦言搆訟。祇緣花底鶯
聲巧。致使天邊雁影分。兄弟泣謝。繆彤兄弟真能
不惑婦言。
洪武時。亭戶瞿鹽損常數赴京鞫訊。定海樂棋方治行。

仲氏棁願代往。棋曰。生死未可知。吾有三子。爾尚無
後。其可哉。棁自詣縣庭請行。棋白官曰。名固不可易。
服力鹽事。皆棋也。棁罔知被鞫。必失對。棋行一舍。許
棁追及之。叱之去。不聽。棋挽埂以塊提棁。慟哭而返。
鄭混兄弟六人。或誣胡惟庸黨。吏捕急。混曰。弟在忍
使諸兄罹刑。往獨詣吏請行。仲兄濂先有事京師。迎
混謂曰。吾家長當任罪。混曰。兄老。吾往辯之。爭入獄。
上聞。召至勞勉之。曰有人如此。肯從人為非耶。擢叅
議。
劉表知規二袁不能使琦琮相睦。乃信富貴兄弟
不如貧賤者矣。牛弘王旦傲弟。一殺駕車牛。一擊
破祠廟百壺酒。皃之無一言。以尚書宰相不惜此
區區。亦何足書。
唐一菴赴施姓某友酌。其兄不在座。詢知有隙。公愀然
起曰。予不敢登無兄之堂矣。豈有酌弟家不識兄面
者。解論再三。即同弟過訪。仍以勸弟者勸之。兄弟釋
然。各具酌盡歡。敎高大父溪亭先生。素以孝友著聞。
事兄如父。同邑施佐施佑。俱知州。家居以產搆隙。紛
不可解。衆咸謂非先生不可。邀席。竟不出一言。衆失
望。以請先生。顰蹙曰。吾兄懦。吾正苦之。使得如今日

兩君力。可以盡奪吾田。吾復何憂。因揮涕不已。佐佑
俱惻然感悟。且拜且泣。各以田相讓。友愛終身。事載
廸吉錄孝弟論。
姚承菴舜牧家訓。斯干之詩。首戒兄弟式相好。無
相猶。兄弟偶有不愜。即宜明白開陳。隨時消釋。無
傷親愛。大舜待傲象。未常無怨無怒。只是不藏不
宿。所以為聖。溫寶忠曰。賢達處兄弟細物。可捐。難
融意氣。又曰。情通骨肉。恃理則乖。又曰。小嫌索性
面證。莫使居間調停。大誇靜聽則明。弗更往來纏
結。二公俱烏程人。

齊梁間沈隱侯約吳興一文人爾乃其厚德可紀者少
孤貧丐於親黨得米數百斛爲宗人所侮擲米去及
貴不一置懷引之貴顯許學士道充丹喪家居族叔
負米一囊置於路見學士至曰汝爲我負之公欣然
肩負隨行至其家。

楊文敏外艱歸既襄事悉取鄉黨假貸弗能償者面焚
其券族有喪不能舉者悉葬之孤弱不仃存者悉收
養嫁娶之因産致爭者劃己業界之詔奪情起復宗
戚鄉黨祖行咸垂涕去張文定邦奇父雲洞翁官學
憲廳僅二楹旁一楹叔居也適以急遁售公倍價得

之將重構焉以告翁翁詢知其倍也恍甚已忽潸潸
淚下思至日一舍舊一圖新何以爲情公惻然曰兒
當取券還之翁又顧銀已散去公併價不取翁以是
大慚。

徐文靖倣范文正置義田以贍宗族奏請施行合族内
或不給有券有恤規矩森然其後不免於爭嚴文靖亦有此衆爭如之子巾
翰治計戶償價乃得息　平湖陸王事杲置田八百畝歸崇賢祠
周族人曰優老曰賑貧曰勸廉曰育才曰助婚曰助
喪謂之族田置五十畝歸世德祠供禴祀謂之祭田
犁里族子弟置塾講業置田二百畝給稍廩謂之學
田以宗族日繁更徭不支也置田三百畝分贍之謂
之役田公即冢宰父不特華膴世其家自築城賑饑
外市櫬收殍懸壺施藥數葉毋敢墜逸。

夫婦之禮不以色升既委之禽終身不改宋劉廷式約
婚隣女登科歸隣翁死女病雙瞽其家辭前諾且以
傭耕不敢婚士夫廷式堅不可卒成婚閨門極雍睦
相攜而後能行生數子死哭極哀坐小譴監司嘉其
行得免予聽爲文美之華陰呂蕡舉進士聘里女而
行既中第女家以目盲辭呂曰盲於聘後不爲欺遂
娶之丞相宣國父也周恭公早年登科幼議母黨女

雙瞽不改愛過常人伊川曰顧未三十時亦做不得
此事明海監劉敬先博學善詩文有古行娶雙瞽女
終身敬愛如賓李學訓鳳内子雙瞽愛禮有加仁和
錢心卓養康父憲副爲聘王氏女以病瞽其家謝婚
公曰聘時未嘗瞽也告於父娶之。

張孝純微時依滕縣吉氏許以女既貴堅謝他婚
吉生一子卒夫女瞽久不字欲納之固辭張曰其
不娶此女遂無歸生二子又卒吉復娶以幼女張
自言年老吉曰夫子天下義士也非君女將安適

左滄嶼岳翁周家饒艱嗣妾孕逼於妬妻遣五月而子

生公贖同登之族譜族人何翁即世誘訟以半產啗
公公曰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入吾耳力明之當
事寸土尺木悉入印冊裁高大父溪亭先生贅於陸
翁老得貞疾數年牀第間先生親視藥膳朝夕候溺
唾靡懈謂陸宜人曰神不享非族吾將以元通爲翁
後宜人恐傷老人心翁聞果大怒殘甚後名陸旋竟
以元通嗣翁貲蓄出入纖記悉歸之撫元通成人衣
服飲食必先之而後及子

許氏家則曰臧獲亦人子也宜恤其饑寒節其勤苦療
其疾痛時其配偶情通如父子勢應如指臂我則廣

吾仁心而彼自竭其情力矣赤水隆曰廣及細旃侍
者不稱苦而坐者稱苦安車遠道負者不言勞而乘
者言勞督文恪討偕兆行家僕荷擔驅驢半夜公令
同寢溫其足唐一庵會講山中將就寢問尚有料理
否衆曰無矣公曰方今盛寒吾與諸君飲酒甚樂從
者尚無寢息地不可不爲理會錢塘朱恭議貞去祖
塋數里別墓亡僕春秋時祭令其子若孫亦享焉

晉顧榮宴見執炙者有欲炙之色割炙啗之曰豈有終
日執之不知其味後榮爲趙王倫長史將誅執炙者
爲督率救得免商史陰鏗同酒脯以授行觴者坐皆
笑曰吾儕終日酣飲執爵人不及嘗非人情也及侯
景亂鏗行觴者救之得免事在六朝同一匕箸而
動念同罹難同恰遇逮惠之人同

陳少保循母媵婢覆盌受責因訴盌是其家故物悲感
失手蓋陳數世石交女陷僞漢被俘至此公父急出
奩具擇良士嫁之終身視若已出陳白沙買婢得邑
人伊氏女知而嘆曰良家也命內人撫育嫁如已女

嗜退菴語存卷之四 內編

吳興嚴有穀旣方著

行恕

唐錢禮侍徽知貢舉宰相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皆有所屬而無名遂交發所取士鄭朗等十四人重試黜落徽坐貶或勸以私書進呈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修身愼行奈何發人私書令子弟亟焚之公武康人詩人錢起之子宋李京爲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京薦友求聞達於朝鼎臣繳其書奏之京得罪將行京妻詣別鼎臣妻慚不出語其僕曰本

以往還久欲求一別亦爲乃公有數帖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疑不安索火焚之去

范平仲屢短王魏國於帝魏國專稱準帝曰卿雖稱其美彼唯談卿惡魏國曰臣在相位久事多缺失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直後準托魏國求使相不許深憾之帝具道所以薦準者始媿歎不可及趙康靖與歐陽文忠有隙或文致文忠罪上怒獄急康靖獨上書奸人誣害類以閨房曖昧莫可致詰修文學近臣豈堪受此汙衊至欲納平生詰救保之而文忠不知曹武惠彬北征失律趙昌言請行軍法昌言自延安還因事被劾不得入見公在近密力請乃許朝謁趙清獻爲御史因攻陳恭公及范蜀郡范復論御史以陰事誣人請斬示天下熙寧初范不合時論求致仕或欲遂謫之公不從曰吾方論國事何暇恤私怨王金陵恨蜀郡數毀之且曰陛下問趙抃即知上問公對曰忠臣嘉祐初仁宗違豫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金陵訝之公曰不敢以私害公

李善長數害劉文成基李獲譴公言善長勲舊且能輯和諸將太祖曰是數欲害汝乃爲之地耶尚書呂震爲子乞官成祖問夏忠靖對曰震先朝有守城功宜

蚤與一官或語公曰彼昔奏公寧忘之乎公曰某自得罪彼何與陳平江瑄雖時欲害公公後薦平江總漕運文內贊所請以濟國事宣宗以東楊多受邊將馬問楊文貞對榮屢從文皇北征得接諸將故受馬以慰其心今內閣臣知邊將才否阨塞險易遠近及衆部順逆唯榮爾臣等皆遠不及上笑曰榮數短卿卿顧援之頓首曰願陛下以曲容臣者容榮數公不懷舊隙一以服正人一以存國是小嫌私怨渙然自釋乃知恩讎分明四字非有道言也

梁文康秉鈞御史張璁曲詆不能堪公引愆往謝立意

薦揚竟至大用御史李鐸亦肆苛斥大理丞缺銓司
曰按格宜鐸今當別擬公曰舉不避仇古制也其亟
擢蒲州吳縣于僉舉南宮御史魏允貞疏論不改居
正傳徹而私其子且謂閣臣讀卷于宜嫌避蒲州不
悅而魏貶李三才救之亦貶申文定日念二人蒲州
愛歸即日商之選司馴至大用陸莊簡光祖爲御史
孫丕揚所劾曰孫公賢者寧有他吾誼當歸質玉成
吾矣後過爲士未嘗不及孫卒以大司寇起之御史
陳登雲亦論公壬辰大計推掌河南道言論相歎絕
無纖芥

梁端肅口平生不報復犯而不較一何吾敢當之
金忠襄道人寬愛無爲苛刻公事輒推同官使展其才
能有闕誤引爲己過不遺片善不念舊惡嘉靖初言
官聯疏劾梁文康假宸濠衛兵請名捕獄正其罪不
知正德九年三月十五日石齋楊公當制閣例擬旨
人親署銜公惟三疏引罪乞致其仕無片言自辨王
海日華以同年友事被誣恐白之自訐其友竟不辯
新建不平欲上其事公馳書責止之曰吾本無可恥
無故發友之私反增吾一大恥矣嘉靖庚戌之變丁
本兵汝夔坐死職方郎王尚德從坐于獨自引罪王
得減死萬曆間三王並封之議原其少宰進於王文
肅一時大鬨而止少宰舊隙不必言實欲擠而代之
文肅身被攻擊絕口不言得大臣體
張文定齊賢在相位事有涉于請辭逝李沆公獨
任其責
楊文定子至京師沿途供奉甚恭江陵知縣范理獨不
爲禮文定心識之薦知德安王忠肅翱冢宰赴名用
次濟寧都水主事法以先後序過閘雖貴官不得越
公依次徐俟曰法之所定妄恐壞之至部即調考功
劉莊襄天和總制三邊名孫贊孤姪至秦州候夫偶

篁門役州守鍵固其門不供薪水二孤饑甚騎垣竊
出乞食知交家微行去訴於公嗣州守以事謁公
極禮遇之特薦賢能於朝王莊毅竑督漕單指揮行
不檢廣抑之公遭謗免官過清河指揮候江滸具艤
殷勤公受數醢醬皆藏械也抵徐得旨還官單逃
逝詐死被仇執以訟公爲平其訟而遣焉
魯中丞穆持閩憲不避强禦楊文敏家人犯罪立置法
文敏以爲賢薦擢僉院吳文定寬保合兼容不忤眕
域縣令驕激慢公非罪束縛家人後逃職公正佐吏
部冢宰以輿論黜之公反救還秩丞松江守不牒錢

鴿灘褔屢有違言守撻丞丞誣守賄千金部使者立
露章公特操舟至吳門力陳其廉節守得白公終不
言江陵用朱正色令本縣相府家奴犯法械繫窮治
無所容江陵滋奇之為延譽行取至九列
李文正相位久往生遮道獻詩才名空與斗山齊伴食
中書日已西向首湘江春水綠子規啼罷鷓鴣啼文
正不禁泣下急使人名之已失所在
李襄敏秉撫宣府與巡按張鵬交惡後鵬以戍經南直
詒詞嚴峻錦衣監行朝夕莫保公適復撫其地跪請
去其手梏解帶以賄鵬乃得全姚東泉鎮左蔣山東

王尚書瓊忌怒將不測後撫榆林尚書戍其地忘舊
怨而時慰問之情禮有加
趙刑尚錦為御史忤分宜被逮械行萬里下錦衣獄矯
旨杖之百削籍歸後起撫貴州過江右見分宜葉居
道傷惻然言於監司加守護焉忤江陵而歸及江陵
籍沒公名入刑部又力請寬卹得少解刑侍丘橓奉
命籍江陵于文定遺書略謂江陵殫精畢智勤勞於
國家陰禍滾機結怨於上下當其柄政什率爭頌其
功一朝既敗無端橫索其罪太夫人年踰八十諸子
皆書生望於事寧罪定乞以聚廬之居恤以立錐之

地使生全樂卻死免若教公於江陵盛時獨角忤以
去至是力為維救且有關國家大體
文潞國判北京汪輔之新除運判辭劾公不治神宗批
所奏付公曰侍中舊德煩臥護北門輔之小臣敢無
禮將別處置公得之不言謂監司曰老謬無治狀幸
諸君寬之因出御批以示輔之惶恐托按部逃出于
忠肅薦職方郎王偉至本部侍郎王何公誤密奏其
失名公以奏授之至部王下堂迎問理論云何公曰
姑入語之入復請笑曰老夫不是賢弟宜面言未必
不從何忍至此因出其奏案兵垣劾公適喪偶請公

志墓慨成之
宋軍校誣郭進不法太祖頗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
漢來侵郭語校曰汝敢論我信有膽今貰汝罪能掩
殺敵兵即薦汝敗則自投河東其人踴躍克捷乞請
遷職顧端肅佐掌憲奸吏犯科誣奏宣宗敕付公曰
不足為卿累小人不樂檢制敢誣正人卿自治之公
呼吏至諭朝廷命我治汝汝宜改行吾且貸汝上聞
益喜
武后謂狄仁傑曰卿汝南有善政或譖卿欲知之乎謝
曰陛下責過臣當改之以為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

不願知呂許國蒙正（諡文穆）入朝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公若不聞而過之同列詰姓名公止之曰一知姓名恐不能忘不若弗知爲愈趙豐國鼎（諡忠簡）謫潮王侍講大寶從之游日講論語豐國曰吾此來平時薦引人蔑有至者君獨辱依不賢而能如是哉欲知昔詭者名乎大寶曰不願知也

成之古篤學羅浮登梁灝榜第二被嫉者密致藥酒音爲瘖聾傳扶出知其人不自其事似與一知其人終身不忘者又高一等

中丞朱紈視師浙閩性嚴鷙徐鄞令易論事不相中朱

命卒捽庭下加詬辱公舒然不少動白明公怒既定可使下吏有言乎因歷引辨朱無以難後朱被抑死公曰其才兼文武且面前忠敢世鮮比也黃簡肅珂任龍陽令郡推溫某至縣編審置郵夫馬先是縣已定籍貧富遠近酌量攸當溫立意更張勾攝騷然公曰民籍久定恐益滋弊盍已諸溫怒其抗翻然去訴之守守命公謝卻不從適監司至民告溫誣執平民爲盜監司窮治其事忽問公且詢推官夙昔公曰素質實無他意者下人且爲之監司命公鞫理竟代溫申雪

嚴陵王大卞赴曲江守過南安謁張子韶述大卞在檢院被羅彥濟所傷羅守嚴大卞遷避羅召還密語前此臺評乃朱新仲授意今守韶朱適在彼何以相遇子韶云國先爲君子爲小人皆在此舉王怵然受教

丁少參應詔父封大理良卿微時爲沈邑丞適至下獄丞宣城人少參令南陵瀕行長跽請訓公曰沈丞事吾忘之久若勿復留胸中必如吾言吾食始飽

歐陽文忠因范希文得罪於呂相坐黨人遠貶三峽後爲希文作神道碑盛稱呂范之賢能釋私憾共力於國家純仁削去此節公歎曰吾亦得罪於呂丞相者

惟其言公所以信於後世范公自言平生無怨惡於人與呂解仇豈今不載集中乎呂公著爲公僚佐未知名力薦進用又陳執中素不喜公知陳州排公不見公還朝作學士陳爲首相遂不造其門陳出知亳州辭罷使相公草制云杜門卻掃善避權貴以遠嫌處事執心不爲毀譽而更變陳大驚喜

江鄰幾與公契分不疎晚著雜誌詆公尤力既死公往弔哭之慟告其子曰先公埋石修當任其責矣敘銘無貶詞後讀其文者匪特見交情終始且信所詆不實

生前留憾死則忘之強恕尤爲盛德王文端直求錢塘
戴文進畫十年不得臨川聶大年有盛名以薦訓仁
和語求者曰何如移十年求畫之心以求天下才則
野無遺賢矣公聞知其譏已聶病不起以詩挽公鏡
中白髮誰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公悟而泣誌其墓
終身語及輒爲黯然永嘉相入朝府九卿約呂文簡
往賀以不識面辭霍渭厓稱羅峰十善文簡答書曰
其才如此倘不附私黨一變爲正人有何不可永嘉
既卒霍約會祭文簡乃不拒曰今日合從衆楊文襄
鄉人孫育受公恩最久保護家蠱如子弟援入文華

加京職公爲渭厓所傾育誣公居官數十條呈霍旋
恭疾卒公易服弔其喪子跪泣辭以悖德不祥公笑
曰爾父貴負我者我既遭謀陷慮波及者衆欲保身
家姑借免禍我不能諒又負汝父矣
王莊毅薦編修岳正給事中張寧二公見嫉內閣王忠
肅附之皆得外補莊毅致仕歸柯學士潛送之詩不
知白髮龍鍾者猶踏清霜候早朝忠肅曰柯者此詩
蓋謂我也席文襄書議大禮佐世宗與宰衡異同唐
漁石龍督學陝西因鄉試發策論朋黨陳列大義以
諷文襄閱錄曰是策專箴大僚非唐提學不能作亟
呼奏吏語曰爲我謝唐君謹受教矣

處厚

蒙莊曰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蹍而後善博也
此有至意非僅無用爲用之論顏之推曰人足所履
不過數寸然咫尺之途頻蹶於崖岸拱抱之梁沈溺
於川淵者爲旁無餘地也君子立心能開方軌之路
廣造舟之航不特賢愚共信己亦坦然平蕩自安豫
寐矣康節舉兩手示伊川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
則自無著身處况能使人行也（黃山谷亦云）呂文清本中
（晦叔孫亦號東萊）答天下歸仁之問曰面前徑路無令窄徑

路窄時無過客無過客時徑益荒眼前滿地生荆棘
三論可作蒙莊註疏人高自位置無論品望勳爵一
言一動盡是危機或以泰山頌陽明者先生曰泰山
不如平地大平地有何可見識更超遠
白居易曠達其詩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濶孟郊
褊隘其詩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
宋王參政伯大號留耕作四留銘曰留有餘不盡之巧
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
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illegible]）
（言）余益四銘云留有餘不盡之才以還名彥留有餘

不盡之情以還朋友留有餘不盡之言以還庶事留有餘不盡之命以還孳生

今人論嚴察孰不云包孝肅拯論廉介孰不云趙清獻抃包則寬猛相因無事苛刻趙則忠厚是尚不爲矯激海忠介峭直不苟合略同孝肅平生苦節一介不取略同清獻乃論嗟來不食則不與饑者以爲嗟來從謝於我何與而自損天地父母之身論出處則不與嚴陵之釣以其高而不實奇而不中何不從光武相助爲理以成開創功皆聖賢家法也

胡文穆對成祖從容言有司窮治建文奸黨枝附扳連

坐誣良善甚苦上立命罷追詰者世宗與永嘉務刻覈嚴切爲急李文康時長厚不立異同數用危大調劑所解救不少無不服其老成詳謹爲大輔則當永嘉首爲首則當貴溪大皆行意自如莫能害也王肅敏廷相與永嘉書曰今天下勢如治病劫奪之劑旣投沈痾之痾已脫脉息內融精神外灼所少安靜調適保養元氣爲急務爾江陵奪蒲州代之曰根勞之餘要在芟刈申文定應曰肅殺之後必有陽春一言而相業斯定

韓魏國見文字攻及隱惡者手封之未嘗使人見韓忠獻億與魏國同論執政過諸路官吏擿拾小過來奏輒顏色不懌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昆蟲草木皆欲使得所奈何以微渺錮人聖世馬襄敏愉見封章東札發人陰慝即默自緘固或隨毀棄之林恭肅如鎮江舉偏救弊前政廢弛者次第振之不暴前人非惟曰必如是乃是

伊川曰君子議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人私短前輩則曰汝且取他長處尚論且然

六朝宋謝弘微口不言短長謝曜好臧否相與言論弘

微輒以他語亂之文衡山性不喜聞人過或偶語及必巧以他端易之使不得言終身爲常

漢和洽謂曹操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簡殊塗勉而爲之必有疲瘁在昔成訓務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僞矣孔明問秦宓曰董扶任安孰長宓曰董扶褒秋毫之善貶纖芥之惡任安記人之長忘人之過言外見安優於扶唐相國孫公僅語所親凡人許已務在得中但上行無虧不必太苦以我之長彰彼之短以我之清形彼之濁幸勿爲之

論人之過當原其心不可甚其迹取人之善當據其迹不必誅其心苟過不原心恐無心之失不在宥列是塞其自新之路善必誅心恐強勉之行莫與爲勸天下無完人矣文曰責善惡於一己與責天下不同攻人之惡毋太嚴要思其堪受教人以善毋過高當使其可從

傅獻簡堯俞言事謫知和州口不及褻事曰前日言職也今爲郡守當宣布主上惠澤反呫呫矜己直而揚朝廷闕政與誹謗何異李文靖不樂人論說短長附己胡某啓賀歷詆前居職罷去者詈文靖甚力公楸然曰吾豈眞優於昔者亦適遭遇爾乘人後而議其非吾所不爲兄亥尊一己短四人乎

許晉齋退居蘇門與姚樞竇默同游慨然以道自任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忘於天下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喪祭嫁娶必徵於禮以倡鄉人時則風俗丕變錢塘黃鶴洲裳以身任諸生祭酒家赤貧舌耕所獲竭力甘膬喪祭外無不與兄弟共之毋事詈嫂子畜從子汝淳與子汝亨（號寓庵）等敦信篤行遠近咸化苟不忱於行者成閉匿自訟毋使黃先生知始信王彥方司馬德操不虛也

黎文僖淳性樂儉樸忠鄉俗奢汰躬自裁抑婚葬宴飲禮人多取以爲則彭惠安韶處閭里始終以質儉起頹風湛文簡居南都久春時勸農躬詣田畝憫俗好侈定喪祭制頒行之費省而禮舉都人無不樂從楊文敏年十五里中大水道絕溪梁行者病涉男女或相牽挽公歎曰此殘於禮也禀於祖倡衆採竹編筏固以鐵枝行者安之鄉人或依鬼惑衆獨不敢過公里

周禮大司徒五黨爲州使之相賙杜子春釋賙爲糾謂糾其惡鄭玄讀如本字賙給其不足卽讀古立訓一字興同仰康成用意良厚

鄒瀘水德訴跋劉忠愍球手卷鄉後進雖貴必書其名是先進風乃儕輩而以賤加貴風爲尤古雍憲副泰廉厲不可犯倪貫過家訪總友王生生棄士已農矣過諸塗呼名語曰雍泰貧賤交約期訪汝草曲泰敬諾歸冠帶以俟生布衣氊毯背隻雞持瓢酒至據而坐泰兄事之與飲必跪生直受不辭

雲間老儒醉某自稱錢狀元師錫山鄒氏席適報鶴灘公至醉遇見於舟長跪吐貨公欣然許之侍坐執禮恭甚醒始罷略無可疑色

章叔艮文懿公曾祖也洪武初創造黃册叔艮充里長
縣簿陳管册遲悞逮赴京册局里書各逃竄叔艮獨
攜千金追贖之陳曰同事多矣汝獨相周患難寧忘
報乎叔艮怡然曰此一都里書意也因得盡免他以
遲悞黃册坐永軍者三十六家吳俗善逋賦鄉貴免
徭富民役詭寄獨累貧丁烏程朱文肅司成家居倡
均徭議梓里大譁公曰殆難口舌爭也先自計田占
役與編戶等譁者口噤吳役法始一變
王沂國狀元還青州府帥命父老始樂迎郊外公易服
乘小騎取他門入遽謁守守驚訝謝公曰幸忝科第

豈敢煩太守父老致迎是重過也故變姓名誑迎者
與門司而上謁吏越王罷相歸慈谿令將騶迎至邑
吏皆羅拜庭下王答拜蔣蹴蹐請免王曰閣下與之
統係爾其則鄉曲也
楊文貞奉旨展墓所過瀦然迎送騶從悉却不用歸謁
守令避其正路詣故父事者劉氏子弟降篤有不當
秉禮執虛不自滿假菴壯老一心云虬山俞吏尚燦
家故鑷工既貴造詣鄉曲必戒其下弟稱俞得詔兒
長洲李侍郎貴出必步過里門乃上馬不以貴加人
吳文定吏部歸過西偏一曲諸姪媼奔避公語騶

從曰彼貧迫不得已爾吾不得濟而輩之姦可沮其
御口計同車迂行王襄敏以旂掌南院以父母邦所
騶從簡出入家聚寶門外市人填溢歲時歸祀必由
他道語子曰張滋入里門必步可取為法叢從大父
太常卿諱大紀乘輿至里門必下而趨昔毋忘桑梓
恭敬意也
二蘇謫嶺海親舊無復相問巢谷獨慨然自石山徒步
訪驚非今世人握手相泣因為立傳垂名時年七十
三王周彥萬里致醫藥以文字乞品目江陰葛延之
特省於儋耳公留之一月葛請作文法拜而書諸紳

山谷謫宜州士大夫不為道命者若舍治獎遣二
子執經蔣湋則日陪持杖力亦役事後百六十年袁
燮學於吳潛潛謫循州往從之歎曰豈可使巢元修
專美於前哉潛亦為立傳
孫娛川尚書大父其貨物得假銀恐悞後人在東湖濱
徙步數十步投淺處宜山馮俊計偕入都悞旅舍百
金貨主所守求議什一盡售於山東次日驗銀皆贋
悉取投之河曰無陷後人也賴同入攜資得行胡子
遠父委僕權錢五千緡皆偽引家人請訟焉公曰俗
僕死豈恐其孤對獄或欲半價轉售公不可曰終當

誤入悉衆火之焱然不少動。

王遊巖辭絕親戚常人會至士大夫招不得不應恐疑立異而起誘朱文肅反之通籍後即堅避貴倨之宴好與親戚常人讌言夙昔聊適已志而已王文忠英歸入邑令盛延款辭而赴隣翁飯曰隣翁貧治具不若令易也且使令知翁有貴交徐文貞階管城於長興東山彌陀寺僧特置酒開宴諸公子若孫咸笑避去公終席薄暮乃起白若輩借俄頃盼睞終身榮辱係焉若盡棄弗顧何施眥目。

劉莊襄遂大父仲輔贍夫人初婚倫兒入大父所識也

急檢箱篋給之令速去夫人訊亦不以告大父歿一人製縗服撫棺哭極哀不告姓名蔵六世祖附比部素菴公諱義爲寒家隱德發祥之始歿後忽一人夯至慟而趨自言其年月日身爲倫兒被執公開縶知爲隣某給家人去取火而密付十金勉爲良善且急促去恐火至終身不得爲完人因佯仆地自呼老憊被賊逸去至今人無知者某得金改行遂蒙舉家溫飽文伏地長號泉掖之乃起見錄慶廣聞篇末著論曰天地精淳誠厚之氣獨鍾於公一倫兒而完其行成其家意與日星河嶽相爲感應即此倫兒能於公

既歿不惜暴巳愆以揚公之善盛德所孚亦自不可及。

彭季長始就衆質貸金釧數隻同來請出釧爲黠客墜一於袖公視不語衆驚求之公曰數止此非有失也張知常在上庠同舍生攫其金爲衆所發學官檢索得之公不認曰非吾金也羅雙泉循令試貧且匱其罷禍同邸心知爲其約公猝訪之探衍以示公色赧趨出曰物偶相類如是歸告同邸曰細事於我何損幾累彼終身行公念菴父也。

楊鐵崖避地松江貴遊子既破產流落海上娼門持

所贈倪雲林畫去左右欲發之公曰吾哀其困使往見達官以畫爲介爾魏文靖奉命南都衆歷俸試同鄉子刑曹郎其人請封錀公怫然曰後生何待先輩薄乎竣事歸令工碎之則僞也工曰其官令人爲之出子手乃郎搭爾公曰慎毋洩事已哉刑曹郎出守辰州入覲盡數償公駭曰誤矣奈何以不明之迹加人乎予銀具在迄不受徐文貞宴親故或私金杯隱之帽公語王器曰杯在勿覓也酒酣潦倒杯帽俱墮亟命仍納帽中與鄉公權銀杯狄化川意自別

許珏過棗園遇盜乘勒馬即轉曰倉皇墮地非死即傷。

迻其取損幾何哉。公孝豐人。臧光祿應璧。偕形家省先塋。聞伐木聲。却步不前曰。急往。彼必懼而墮處隕命焉。形家曰。翁心如此。地佳可知。公長與人。

庾亮乘馬有的顱。殷浩以不利主。勸鬻之。公曰。安有已不安而移於人。陳學士堯咨馬蹄齧傷人。責之。父諫議省華詰圉人語學士曰。汝爲貴官。左右尚不能制旅人安能畜。是移禍於人也。亟命取馬返直。戒老豢其馬焉。王昭素家畜一驢。必先問今日無假驢者。然後乘之出。楊尚書蘐京師乘驢。鄰翁老得子。聞驢鳴輒驚。遂鬻驢徒行。

淳安府吏商仲宣易同輩安靜無事曰。山谷僻陋曰不識文告耳。不辨官音否。不解類陳。見里長則面色青黃。望公門而心膽驚戰。使官長謗叢於上。毒流於下。皆吾儕一念啓之。鄭楊自懲初爲吏。令好苛刻曲爲寬解。家貧甚。私遺無一受。囚在禁無食者。撤己食食之。久而令大信。或值令怒。則從容跪請曰。玆且不可。何況於怒。

容量

語曰。度量即是福量。書曰。有容德乃大。量者能容之器也。前輩觀人。見舒徐委婉。嚬笑留餘地。必慶澤綿長。

韓魏國學問只是包荒。說至小人忘恩欲傾己。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伊川曰。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或問呂原明遭小人詈辱。何以處之。曰。上焉者知人與己本一。何者爲詈。何者爲辱。下焉者且自思曰。若答他。却與彼等。忿亦自消也。夏忠靖曰。某幼時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曠然不復與較同官性或褊急。書公姓座右自警。少忘性旋如舊。歎曰。夏公真不可及。

婁元獻初見王金陵熟視云。能容於物。物亦容矣。

玉華子曰。寬弘大度者。容人之器也。淺狹廹促者。

不能自容之物也。夫既不能自容。則天地雖大。亦不能容之。

王魏國在中書。寇平仲在密院。中書偶倒印。寇勾吏人行遣。他日樞密亦倒印。中書吏人呈覆。志圖報稱。公曰。汝等且道彼行遣是否。曰。不是。公曰。既不是。如何學彼不是。又中書有事關送密院。事礙詔格。寇特以聞。上切責公。公拜謝引咎。堂吏皆遭責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舊詔。堂吏欣然呈。公。公曰。却送與密院。寇大慚。見公曰。同年甚得許大度量。公不答。

丁謂日搆寇忠愍公。貶未幾。謂亦南竄。道出雷州。

公遣人以羔羊逆境上聞家僮謀欲行報杜門使
縱博毋得出何行遠乃罷忠愍學與年進身際險
患尤所難言
韓魏國議西事與范希文不合范拂衣去公把手溫言
慰解躬自下之范氣頓平捲簾撤座不及關報樞密
與富彥國大牴牾富致政居洛每歲生辰必問遠近
公必致書幣甚恭富皆辭疾不答范忠宣罷相歸伊
川責曰曩者某事相公合言何不言公唯唯謝罪又
曰某事相公亦合言何不言公又唯唯謝罪異日見
公猶子一僕所責皆先已言之語大不辨一詞

王文成曰怨是順心法我有其心如而逆之可以
迎祥忍是逆心法我有枝心刃而制之可以避咎
二公有焉順逆率從而化
李文靖秉政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公遜謝曰俟歸
詳覽生更訕怒責不引退妨賢路公踧踖再三曰某
屢求退奈上未允不敢去爾楊文忠柄閣武宗南巡
倖臣竊柄狂生上書數其過公延禮泣下曰久當不
負良意二公相業本於相度當韓國為相語子孫曰
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睦族處事尤為先務宜公受人
呼名肆詈如不聞也者

馮瀛王在中書衆子李瀆投贄馮戲其姓名李曰
相公是無寸底道字小子是有寸底道字馮笑曰
老夫不特名無寸諸事亦無寸君子可謂知人了
無怒色瀛王既忍辱其大者寧復以影語微辭置
胸臆度量勝人遠矣
客薦士於王丹因選舉之後陷罪丹坐免客慚懼自絕
丹終無所言尋徵為太子太傅呼客謂曰子之自絕
何量丹薄也不為設食以罰焉相待如舊丹威于罰楚是極慎
交人猶不免為薦士所累惟不輕交故不輕絕呂申國薦其秩後改節悔焉
程伯淳曰願侍郎寧受人欺不可使好賢心少替

范文正與申國論人物申國曰吾見人多矣無有
節行者文正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爾以此
意待天下宜節行不至也
夏忠靖從吏汙公金織賜衣曰汙可浣何懼為僕人誤
燒一襪併存者棄之行庖人烹肉過鹹但噉素飯隸
盜酒器釋械而與其一至蜆山寓千墩禪寺坐僧室
觀書鄉民雜坐問尚書何在巡視淮陰憩於野馬驚
逸從者逐之公遜訓過客寄聲牽馬者容不應且詈
從者執以見公笑釋之周文襄撫江南夫騶從共郵
夫野老相語問疾苦夏月偕王槐雲巾坐乘涼曲盡

諮訪俄從者至始驚起謝公笑掖之且使畢其說居
襄惠湍白綾衣甚鮮澤辦事捧硯不謹惶懼甘罪公
曰方惡其太白適與意會汝罪何爲
丙吉不問唾茵之咎劉寵不怒覆羹之婢韓魏國
不罪燃鬚之侍者經營圖畫者大何暇計小過於
懷匪特包容仁愛亦緣胸次不自崇峻故爾他人
行己太卑位已又太高終身憤憤何已時邪
呂文靖封許國與文穆同四子皆少驗誰作相夫人使小鬟擎
四寶器貯茶往故跌而碎之獨公著凝然如不聞見
元河南王十憐吉歹郯行易涼帽左右捧笠侍風吹

墮石碎御賜玉頂王笑曰是有數諭令毋懼吏損夏
忠靖寶硯公尉之曰物皆有壞未嘗惜此
度量所至識見隨之胸次無少滯則高明靡不遠
矚滯生於愛不滯於一器乃其爲將相器也裴行
儉瑪瑙盤韓魏國玉盞又何足云
解學士縉字大紳年少入中書師自謂處心在熙春麗日
問則天下無可惡之人治怒何其易薛文清二十年
治一怒字不去劉念臺曰見得治不去即是先生過
人處鄒忠介元標號南皐內召入都母夫人舟野泊相
去十餘里公亟得夫邑署篆適他出呼尉厲詞詰之

須臾夫集舟行家僮喜公淩自慚呼尉至好語慰勞
遣祥刑要覽一冊又尤悔不能已因自訟曰彭澤吾
桑梓地奈何遂忘恭敬心乎萬一有附彭澤其人束
帶去遂爲世僇人怒可輕視哉
張公藝書忍字進天子致動九重流溯忍行於家庭也
趙清獻座右銘盛怒中勿答人簡既形紙筆溢語難
收忍行於交友也呂文清云當官處事能於清勤外
更堅一忍何事不辦忍行於師氏也王沂國言喫三
斗釅醋方做得宰相忍行於朝廷也晉朱何武勇以
後動成功曰兩敵相對惟當忍之養氣而後戰忍行

於軍旅也故曰忍事敵災星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
少陵詩忍過事堪喜袁氏世範忍或有藏蓄意積既
多如洪流不可遏必隨而解之不留胸次真善處忍
者徐文貞致政怨家詰告幾於傾覆張廣文全山年
八十餘往候曰今日贈老先生一字問何字曰忍字
文貞亦贈張一字問何字曰忘字新鄭敗覓然無所
競人或問前事公笑曰老而好忘忘久矣
羅大經云大智大勇必能忍小恥小忿陳餘不受
里吏笞卒敗死泜水上不如張耳在此東坡論子
房穎濱論劉項專說一忍字

吳太僕默曰。造謗者甚怫。受謗者甚閒。怫者不能造閒者之命。閒者則能定怫者之品。朱文肅曰。我怨人。人未有不知者。若彼不怨。則彼厚我薄矣。我算人。人未有不知者。若彼不算。則彼逸我勞矣。曰怨。心卽不快。曰算。心卽不閒。靈臺擾擾。反出人下。拙不已甚乎。李同野語門人曰。浮雲人間作雨。天上常朗。常清。狂風江中布浪。流水不增不減。

王端毅撫滇。中官不法。百計怵公。不爲動。並其尤不便人者。并剪其羽翼。公行部。滇從十數人。忽多其一。檢得懷刃。中人使之也。杖遣不罪。中人欲自殺。公偕三

司慰曰。我不過爲民除害。爲公清惡。毋過自疑也。惶恐謝不敢別行非義。陽明言鄱陽之戰。部署已定。不甚禱。張逆罪人。既得。駕復巡遊。上意叵測。月不交睫者數夕。二中貴至。淛張譏鎮海樓撤梯出書簡二篋。皆此輩交通跡。盡畀之。感謝不已。中貴返命。都力保免於禍。二公容量兼大有權略。

張莊簡按山東。年二十七。初至臨清。酒家帘低。掣落紗帽。公取帽徑去。州惶懼。縛酒家治罪。公徐曰。今後酒標須高些。竟遣出。蔣恭靖瑤守揚。市兒紙鳶落公帽。左右欲執之。公曰。兒幼弗怖也。婦瀉水樓窓。誤濺公衣。擒夫至。公叱之去。曰。婦誤爾。夫則何辜。公歸安人。

兵侍郎王偉戲劉文安定之曰。先生職洗馬。日洗幾馬。答曰。大司馬業洗淨。少司馬尚洗未淨。楊文懿守陳洗馬歸省。次驛。其丞不知何官。坐而抗禮。卒問曰。日洗幾馬。公浸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俄公門人御史至。跪而起居。丞蒲伏百狀。公不與較。

唐荊川舴艋不蔽風雨。傴僂而坐。就醫無錫。友易以小樓船。遇宗僕舟。牽罣蓬尾。怒挾公縛夫。磚石交加。公出遜謝。投之名刺。殊不省。痛扶罵不已。公因作知命說。小航吾分也。樓船非吾分也。據其分雖陋可免。非

其分。必不免。據其分。三四年可。否則一日不可。吳落伯昂泥跡農漁。意適其布衣。瓊帽。扁促舟中。入郡。兩措大觸公舟。反怒責辱。公曰。老農誤矣。當代爲辱褻。無錢能攜至西門湯其家。卽貸供費。湯見訝愕。詣其實。兩生慚。公曰。幸寛至此。請假二星爲協人市油麻。兩生懼然汗下。惶遽告退。公益恭。必致金去。

呂文懿歸里。鄉人醉詈之。公語僕曰。醉勿與較也。閉門謝焉。逾年。其人犯死刑入獄。公始悔曰。使爾時小懲大誡。當不至是。奈何養惡陷人。吳文定家居。未嘗乘輿。里儇子以私憾伺公。同夫人出闤市旁。公戒從

人勿應又刓去公撰郡學碑刻名官究亟公曰吾文誠不足存無已令校官重刻而已周僉臬思兼號萊峯元旦有輿出亡賴少年指曰夫夫名爲善者試衆屛之乃呼名而詈公歸召之好諭曰若幸遇我愼勿犯他冠蓋是我反縱汝誤汝矣笑而遣之米長史萬鍾留心理學律身如處子讀書大酉觀里豪侮其藍縷塗人切齒公曰有身不修而外侮適堪鞭策又與角長技乎

楊玢久官於外長安舊居爲隣侵佔子弟訴其事公批紙尾有試上含元基上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句楊尚

書爲隣或越其居址公曰普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來些也不妨隣又汪甬溜於堂公曰雨日少晴日多也舒文節官京師家寄書訴隣人古牆址公題尾曰紙紙家書只說牆讓渠徑尺有何妨秦王枉作千年計今見城牆不見王隣愧服自毀以讓

崇仁謝逊字維正隣侵其界曰占得地占不得天何害可見相讓以地皆欲自全其天耳方寸何啻

晉漢

白沙素不與物競隣犯籬界反揚言曰陳氏子我必辱之涂及見爽然意沮先生曰尺土甚微吾當爲君讓隣慚而去殺高大父溪亭先生諱鳳致政歸隣麗老方搆新屋訪之色喜謂行路過隘麗對戶以外皆公地也先生遽索紙劃地爲券麗驚請價先生曰豸慮吾子孫異日爾豈須汝價哉

吳興嚴有穀旣方著

剛方

白沙作羅文毅傳，公結茅金牛洞十年，葛山環匝，非人所居，與同學者躡嶠踰巒，塊然守寂，若無意於世者。白沙語要文曰：一峯念念不忘天下。楓山語錄亦謂一峯氣魄大，感動得人，方可正君善俗。鄒忠介初入朝，朝右望見，如泰山喬嶽，不可仰，秋霜烈日，不可近。公顧威儀簡易，疎節直腸，胸中似無一事，然於軍國大政，朝廷大議，人才推折，忠邪消長之故，一語及之，

意氣坌涌，目光注射，若矢之激弦，星之奔彴，曾不可禁禦也。石齋誌倪文正元璐（號鴻寶）墓，公當呂啟隣躡虎擽蛇，得其要害，故群奸弭耳伏，不敢肆。一疏出，如擿朝鐘，上震廊序，即彼人讀之，亦相對口塞。以故天下誦公者，難爲法；忮公者，亦難爲害。公嶷然獨行，挈日月以走山澤，不逄不若，崇禎元年三疏，其最著者矣。

楊文貞欲識吏部郎李賢，示意南陽守，賢不肯，曰：無一面之雅而造門，是求知也。薛文清爲御史，至三楊門，止投刺去。三楊慕其人，恨不一見，後訪朝班中誰爲薛御史，始識其面。後南楊當國，以詩寄文清，始終不答。門人問之，曰：溫國退居洛，呂申國當國，屢下詢起居，溫國不答，某亦此意。南楊初不見文貞，志與文清不少異，迨身自秉鈞，則又數煩詩句，延攬不置。豈知賢者固不以同聲而易節也。桂文襄與仰康僖銳厚，居政府，恒貽公書，竟不答，首相聞其名，亟欲見之，卒不往，有以相意訪公者，第答曰：有命。

王魏國語人曰：可惜張師德，吾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何如也。馮文簡

（字當世）數月不往見韓魏國，遂疑爲傲，以語其婿翁富。韓國趣往見，文簡曰：公爲宰相，從官不妄造請，所以爲公重，非傲也。夫以狀元謁宰相，非可云諂，而不往即斥其傲，如當世之待王公，則固兩重哉。

唐韋澳伯兄溫與御史中丞高元裕善，溫語澳曰：高二十九持憲綱，欲與汝相接，必得御史。澳曰：恐無呈身御史。竟不詣。熙寧詔近臣舉御史，衆者意屬王巖叟，未及識，或謂可往見，笑曰：是所謂呈身御史也。溫國將薦李周，欲使來見，曰：司馬公之賢，吾固願見，但爲薦而往，是即呈身御史也。呂頤浩欲援陳彙，約先見，曰：

宰相用人。乃使呈身耶。唐宋間。尚知有呈身二字。

沈簡肅复官資政殿大學士。凝然中立。公會一揖外。無他言議論不少貶。眞文忠德秀序其集。有古大臣蹇諤風。公德清人。顧端肅嚴重。不口毁譽人。旦晚候朝前。呵雙藤立朝房外。百寮騎而過者。皆折旋避之。非公事。未嘗與諸司群坐。時稱顧獨坐焉。軒介肅覸律己嚴甚。閉門謝客。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屛處一室。朝服端坐。終事竟歸。不告同事者。諸僚亦不樂與處。皆避去。

范蜀郡戒子弟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爲立

朝。劉忠宣語陸吉士深曰。初入仕。不可受人知。知己多。難立朝矣。朋友數人得力。自可了一生。過多則晚年受累。文衡山薦至京。張羅峯爲公父所取士。請至其家。辭。楊邃菴亟謂曰。生不知而父之與吾友耶。而後見我。公毅然曰。先人棄不肖三十餘年。以一字及者。不肖弗敢忘也。不知相公之與先君子友也。竟弗肯謝。

意氣不濫使人歸依。然諾不輕使人倚賴。管子曰。寡交多親。謂之知人。

廖恭敏莊給事刑科。楊東里家人不律。率同列抗章論之。或曰。不爲楊公地乎。曰。乃所以報公也。席都院請起楊邃菴總三邊吏兵二部。俱如請。羅文莊曰。邃菴舊相。起必以禮。辭往返須數月。邊報孔亟。李亞卿方在彼行事。利害所係。恐宜三思。公語所親曰。邃菴素知予。予尊仰之。但入京踰年。物論籍籍。所言非惟事體當然。亦欲忠於知己爾。海忠介撫蘇松。華亭家人極衆。公驟至。其第請記籍削之。賓客巷頭無敢借聲橫濫。公受華亭恩厚。人疑負義。實裨益不淺。

聞莊簡淵議大禮。獨是張桂。張扳與共事。不應。曰。終不與勳戚結王知。及張得政。侃侃不阿附。魏廊國都諫

還朝。過高梁鎔。丁尚寶元薦（號愼所）先在焉。梁鎔請一交都諫。公正色曰。吾老矣。不能涉嫌要津。卽飛棹返。後廊園奪官歸。遂通尺素。定交。公長與人。

王龍溪心喪畢。始赴廷對。貴溪議選宮僚。須一謁文選。公堅謝不可。貴溪怒。負道學名。視我爲何如人。嫌考功京察。黜僞學。荆川中禮部試第一。邃菴內閣。索廷試策。欲首擢。公以年少筮仕。守己當嚴。竟不與通。羅峰相攸。各屬官爲翰林。拜編修。校對實錄。完例當陞賞。公不受。又以羅峰愛己。遠嫌告歸。致怒。以原職致仕。時王遵巖愼中亦曰。吾寧失館職。不敢失身。

陸文定樹聲以南宮舉首當授館職分宜子知其貧止
索松綾二百疋茫無以應座主張私以錦幣白金強
公謁謝文使其太史介之行至門得金幣刺大愕某
太史促之入一揖出終不出刺分宜見金幣問爲誰
公曰不知竟不致而別未幾以告去駱編修文盛官
史府五六年分宜張甚公脩然自遠不可得親以使
節還就列分宜目而誰之徐舉手稱職銜姓氏應不
復自通名帖日乞疾歸絕意仕進公武康人
楊文節萬里號誠齋不肯記韓侂胄南園許以掖垣拒益
堅至謂官可棄記不可作卧家十五年皆侂胄柄國

之日也陸務觀南園閱古泉記見譏於晦菴吳僉院維嶽彊直方正不
苟取容分宜相嚴序鈐山詩公固辭謝留山東不調
客以行間說公曰僕待罪儒宗終不以善士而間相
國卒以直道不容歸田里公孝豐人
許文正曰文章固發聞利器然先有一世名何以應人
役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均罪也非周身
善世之道也宋文憲文耑於寒素發潛闡幽權要置
金滿案丐一言不肯與日本使奉勅請文以百金獻
公卻不受上問公對曰天朝侍從官取輕附國非所
以崇國體也文衡山墨妙傾天下不爲貴勢動不爲

奇珍役所最憤者藩邸其絕不肯往還者中貴人赫
虢因益重四譯貢道吳門者望先生里而拜以不得
見先生爲恨呂涇野有交遊持二百金爲權貴求文
公曰人心如青天白日不意視如禽獸何仲默景明
任中書錢寧持古畫求題謝曰此名畫不可點汙卒
不許
胡汲仲長孺特立獨行剛介有守趙松雪爲羅司徒奉
鈔百錠請作乃父墓銘公曰吾豈爲宦官妾滿墨耶
是日正絕糧子以情白坐客咸勸卻愈堅有問秘密
藏中有休糧方魏忠賢乞繆啓事呂期墓碑頃曰吒

吾生平恥諛墓豈肯順瑺吾耶客怵以壽寧事大
志曰壽寧會因李獻吉今日壽寧安在
舒文節矢志扶翊聖教悼異學之謬至榷倖奄宦
有求通者拒之亦如釋老
蔣恭靖守維揚會駕南巡供御騷動江彬輩橫加折辱
不爲動中貴欲選宮女數百備行在撫臣立命刷之
民公曰民女不可刷無已臣有一女進上詔罷之有
旨取瓊花公奏曰是花生於某年爲瑞應今徼欽北
轅其種遂絕上默然及駕旋扈隨至淮由淮達徐布
袍小帽著雙不借步行露宿不憚走隸毅然直以身

任終不忍煩一民。曹臬副使以御史直糾詞判辯斷
水。章聖皇太后梓宮歸顯陵，責供帳甚急。公第飭吏
民手板水次，已公服前引常廡外，不乏一錢。曰：吾斷
水，非中貴人藏也。問知爲公，驚曰：是故強項曹邪，猶
昂然御史。

陳文定以南祭酒九載奏績之京，中貴柄國，夙慕之，露
意於周文襄，周達意。公曰：敬宗忝爲人師表，而通謁
中貴，何以見諸生。周諷中貴求法書，先之禮幣，彼將
謁謝，中貴致彩段羊酒，求書程子四箴。公走筆書之，
遣還其禮，竟不往。太監覃吉素重張禮垣寧，累邀相

見，姚文敏諸公咸勸公行，誓守益堅。張簡肅敷華督
漕入都，諸閹用事者樂與結納，內西涯、浮梁通姓名，
復以名香爲壽，莫往謝。公曰：二公以公命故，得朝夕，
某則不敢。二公強公，不得已，各報幣。使者纔入，急追
返，曰：幾誤矣，吾平生無內交，忍一旦自敗乎。

劉文肅忠性峻，行方寡合。大臣事張永如璫，永遣其黨
廖鵬往謁，公不加禮如僕，又却其餽，言古鶚人匹士，
雖當流離困絕，不取非義財，況祿食者乎。萬曆十年，
籍沒馮璫，閱其交際册，惟嚴恭肅清無問遺，內中呼
爲嚴青天，因拜太宰。

漢武信越巫，董仲舒極言其妄，帝令巫詛之。仲舒朝服
誦經，巫不能害，忽蹶而死。貞觀時，西域獻胡僧，善呪
術，能生死人。太宗令飛騎擇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
如言而蘇。傅奕曰：邪不干正，使呪臣，必不能行。呪之，
奕無所動，須臾胡僧倒地，若爲所擊者，更不復蘇。一
見風俗通，一見隋唐嘉話。二臣不身試，主必不信，至
反致其死，蓋有天焉。

宋莆田尉陳仲微斷僧獄，僧集衆揭榜呪之。仲微
笑曰：吾何心哉。明日首僧無疾死。

唐肅宗朝，王璵以禱祠見寵，驟得宰相。帝不豫，璵遣女

巫乘傳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中人護領，所
至干託州縣，賂遺狼籍。一巫美而艷，惡少年數十自
隨，尤憸狡不法，馳入黃州。刺史左震晨至館請事，門
鑰不啟，震怒，破鑰入，取巫斬庭下，悉誅所從少年，籍
其贓得十餘萬，因遣還中人。璵不能詰，帝亦不加罪。

康陵自稱大慶法王，外庭無敢諫。俄內批禮部番僧
請腴田千畝，爲大慶法王下院。尚書傅文穆珪作不
知，執奏：孰爲大慶法王，敢並至尊，褻天子，壞祖宗法，
大不敬，當斬。詔勿問，田亦竟止。世廟宮中降紫姑仙，
冢宰熊恭肅浹直斥其非，上震怒，命中官鎖解歸原

里爲民。丁南溪守河間。放棄刑具而禮敬之。對中官云。歸報弟說丁某去其鎖杻。

林貞肅俊副滇臬。焚鶴慶寺活佛。父老士女數萬號危竦。弗之顧。毀邊方淫祠三百六十區。陶公介琰素不信神鬼。所至淫祠盡毀之。張憲副昺知鉛山。巫能役鬼物。呪詛人立死。公擒至。榜笞數百。忽大風揚沙石蔽天。迸屋錚錚鈴索聲。衆益駭。頌請釋。公卒致之死。邵文莊知許州。毀龍骨杖妖巫。風教大行。全椒項羽廟素著神異。余翔爲令。一炬焚之。王元美世貞日翁爲咸陽三月火後仇

南都劉公廟聚衆雲屯。奔走數千里。湛文簡沈其像於江。始絕。衆感。盡毀私創菴院。僧尼勒令歸俗。後生子多以湛名。黃戸尚綏巡撫延綏。會詔毀菴寺。公使汰尼。解軍門給配鰥軍。人無不念爲公死。比公去。尼各攜子女拜送道傍。

明初會稽洪武昌見社迎桑神。暮寄赤石夫人祠。持杖大訴。雖土偶。豈可混男女。悉爲擊碎。再傳而生襄惠。永樂間鄞巫稱龍神道人。禍福人如影響。家趨戸迎。官不能禁。楊處士範作文喻之弗止。躬往捽其首。餔飼於地。數百人驚散。妖遂絕。張簡肅七歲里社有竹

木崇指揮群兒斬伐殆盡。

程大中珦知漢州。宴開元寺。衆呼佛光現。騰踐不可禁。公凝坐不動。頃乃定。明道調鄠縣主簿。歲傳石佛首放光。男女聚觀。晝夜雜處。先生戒僧曰。如復現。吾職事不能往。當取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茅山龍池其龍如蜴蜥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塗。奏一龍飛空去。自昔嚴奉以爲神物。明道捕而脯之。東坡知揚州。夢游山林。虎忽來噬。驚怖甚。得紫袍黃冠障公。叱虎退。次日道士投慰。如夢所見。公曰。鼠子敢爾。本欲杖汝脊。豈不知汝夜術耶。道士惶駭退。

嘉祐中邕州佛像手振動。晝夜不止。俄交趾入寇。城幾陷。後再動。儂智高屠其城。熙寧元年復動。邢守錢思孟亟取投之江。遂無他。元豐間陳州蔡仙姑能化現丈六金身。先設水。令人淨目。入。廖縣尉率部曲止洗一目。洗目見寶蓮臺金佛巍然。不洗目所見。惟大竹篩老嫗箕踞坐。乃叱下擒之。

廉介

國朝設教曰簡而廉。周典計吏曰弊以廉。廉者百行之本也。以此律身。以此正家。以此化風俗。士君子安業之常。非有卓絕難行。何待教之弊之而後爲哉。道觀

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是廉恥不獨士節直關
國命漢詔舉廉文帝時萬家之縣無應令者武帝以
爲闔郡不薦一人是何能廉之艱如是耶乃蘇子又
曰上欲舉廉下皆敝車羸馬抑何其易蓋有自然之
廉清畏人知是也不得不難有假激之廉矯以絕物
是也不得不易惟勉其難而去其易於是有循節自
守之廉茲在倡率風厲何如耳廉非僅不貪而已比
玉之德廉而不劌儒行砥礪廉隅殆非角有分辨之
義所謂古之矜也廉
章中丞溢務存大體不屑細故曰憲臺百司儀表居是

職者先養人廉恥使避而不犯豈宜恃搏擊爲哉楊
莊敏鼎語人曰吾生平無一可取但識廉恥二字吏
尚王端毅署於門曰宋人有言受任於朝者僅能及
門爲恥受任於外者苞苴入都爲羞今動曰贄儀而
不羞於入我寧不自恥哉
于金陵爭論上前疑之則曰臣素行不至無廉恥如何
不足信嗟乎廉恥二字奈何矜謝君父前自許絕德
梁端肅曰秀才讀書做官不要錢是分內事不可向
人說況欲驕人乎凌員外約言同知廬州有務夜橐
不以自多曰吾媿夫逆絕暮夜人也公烏程人忠清

曾大父
胡康侯安國訓子弟曰對人言貧者意將何求汝
曹戒之對人言廉其意更何求可恥愈甚
其太監持明珠數顆餽王忠肅以死要之公受自綴衣
領間卧起必隨不使室人知太監死猶子貧無居公
召出珠畀之並可千金何文肅副閩臬市舶內臣死
鎮守太監分餘資遺三司公力辭不獲受而輸於公
帑曾稽陶仕成莊敏諸四世祖也正統間富民供大
璫阮某阮舍卒被命入意不測密召公以私積六千
金託之公持歸投井中阮死公出金走白太守守弗

收命餽悉散賑鄉人
永樂時或納銀於瓜餽劉刑部寧其妻發而奏之詔褒
廉刑於家賜白金文綺鄭端簡曉官文選令餽金獲
茗夫人發茗知之公料理如故由召其人語曰吾初
適乏茗故拜君惠頃詢尚有餘心謝尊意多矣豐公
慶行部令以白金爲燭進次日公從容語曰汝燭不
然請由之須易可燃者劉無錫五緯邑富民某犯大
辟介公門下士餽酒醴甕置兼金百鎰公曰酒太濃
吾無用之卻不受
以金珠爲賄臨以契券爲詩文宋時封事已然風

會日流其究曷極

廉文正希憲奉鈔買馬得羨馬千三百匹上之則若白衙郎與他郡不及者以其直還官劉燾常貿知南雄府江廣要路商稅鉅萬存稅之一二以繕郡學補張曲江大庾嶺松而已何繕部遵榷木荊南歲羨千金或勸以聞考可最公曰來者何繼耶必病人矣乃令商自百金下減筭三之一風水敗貲者勿筭以羨足常數比去行李蕭然尋誅死杖下葉侍郎茂才主工部事榷蕪關左右以例進公叱曰若輩即有金剛臺登能昇我去關二十里名雙港譏逋稅公弛之國課既登

端坐聽欸乃聲飛渡矣疏以羨金餉邊且曰往昔旱行旅罕通通而羨非臣願也請勿爲額上賜金旌之

英宗問軒介肅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耶公頓首燕服止一青袍破無他服不能更置惟補綴而已冰蘗聲獨振一時督漕淮上嚴冬忽墮水援出爽被坐有司急進衣却去候舊衣乾仁和高公江以教習吳橋縣事大璫盧受延賞雪索衣未至璫出貂裘衣之曰吾貧不若子思君裘不啻子方璫姑力強公拂袖起

世風奢濫士甫筮仕浩費遂如烟海居官能廉必自窮居矢志始宋楊大雅覆舟拯活不受丁謂賻衣陳無已不服趙雄綈袍至凍死可能也劉道原不受溫國衣屐徐節孝不受安定餽食不可能也無廉士而求廉吏曷怪苞苴之四達矣淵明耻五斗折腰遂至乞食其詩曰出門拙言詞王維與魏居士書胸履乞而多慚也見督郵安食公田數頃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鄙哉摩詰宜困辱於安祿山已

晉阮循三十未娶同志斂錢爲婚皆名士也慕者求入一錢不得人競浮名求入錢與不容入錢皆名所刦也南史宋廷尉正顧協冬服單薄寺卿蔡廓謂人曰

我欲解身上襦與顧郎恐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遺之李廙爲尚書左丞妹壻劉晏造之見燕室門簾敝甚潛度廣狹織蘆竹以贈三擕至門不敢發言去陳履常罷歸累日不炊傅獻簡懷金餽之不敢出口俞中丞念文衙山貧欲遺之金聚數日竟不忍言陳參政良謨號棣塘致政歸貧甚巨商介公友書爲沈侍御居間侍御公所厚始心許之徐出千金爲壽公遽入內竟日不復出士大夫見公口不敢言財斯廉介性成洞然人我名不足言矣公安吉人

楊刑部靖逮一武弁將即訊門卒檢得大珠一僚屬方

愕眙公曰珠安得許大必僞也立碎以聞上嘉歎曰千金珠卒然至前略不動心兒生端意外才智兼之矣黄文毅官南工侍廠中掘地得銅鼎綠如玉亟命工刻文廟字送寘國學中貴欲奪以獻因廟器乃止景中允署南司業典籍傀廩私益以餉後知之歸其益曰吾雖貧何相賊也楊浙泉繼宗數食官以廚糧久繫鬻子女不足償逋數日溢公莫喻其故適月俸額多五斗他署盡然公曰食常俸不能盡職尚有天殃況數外食之是自食子女也欲奏聞衆懼各捐俸補之釋其罪俱得起部轉官

何文肅使淮西巢令閻嶽出公父門贈白金却之問曰吾以壽吾師也曰予欲壽吾父因他人致之可因吾致之則不可夏貴溪諸生時教諭陳鐸奇而厚遇焉貴溪驟貴鐸子子文登進士貴溪招之固辭不赴曰先博士遺命也

劉忠愍儼命子弟謝絶公事弟兆令莆田寄夏布一卽日封還貽書戒曰守清白以光前人他非所望於弟者章文懿姪恭惠清操淳樸略與公似自給事至布政歸積俸餘四五百金公大不樂曰汝此行如市然裨益良多恭惠有慚色

羅念菴道經蕪湖病甚權使項東甌趨謁贈藥大賈犯重辟千金求解公爲言於項公聞力却之病間又念賈必不脫潛爲之地未知出公賜也毛文簡遇戶室被誣當奏沒產避近爲益之却報千金門者公道扶人登受爾賄役耶錢鶴灘門生守維揚遣迎公越恭不赴後始一至諸大賈爭先迎謁公曰病大來看廣陵潮併一問瓊花消息爾無心跨鶴也遂潛歸駱編修文盛所取士爲恤刑使者訪公山中外郡富室罹重辟挾金伏隣家數日無敢爲公言者微服六橋三竺間督府聞而出候駕小艇冒雨亟避

宋御史邢輔將子躬耕夫人親餉茅屋數椽纔蔽風日巡撫饋坊銀百兩却以書曰其賢未至於可養貧未至於可周辭再三卒不受池州守陸所然曰求一見且不可得寧得而周之乎自始學至筮仕歸田表裏同操終始一節羅念菴贛江水漲宅舍漂沒假宿田家撫院馬以公窮却傀坊數千金貯縣分檄縣取助搆室竟辭之荊川林下三十年潤筆贄儀無一受不受坊價官積至三千金御一布袍居宜興山中講學宦其地者欲一見無從也焦澹園大廷第一司徒溫司寇李餉金爲費悉遣還兩公訝何儉也公曰非意

爲儉無事此爾京兆爲林絳樅謝以賑饑原籍日照
東省欲表鄉里公曰幸爲田饘粥宗人足矣
督中丞稷登進士選鄉杜門讀書絕跡請謁戒行入都
有司贈䀹賻固辭曰始筮仕未有毫益於鄉忍先厲
之乎劉忠宣發解臺司檄有司佐賻同里方阻饑懇
辭之
裴休兄弟同學於濟源別墅虞人贄鹿弟俎之休曰我
等菜食不充今食肉翌日何繼獨不食范文正讀書
南都留守子同學以父廚食饋公謝曰食粥甘已久
遽享盛饌後豈能復啗粥石徂徠寓學南郡王侍郎

遺盤飧謝曰甘脆日享則可若止一享明日何繼朱
端節炎旅寓郊寺粥自炊汲同門生辦甘脆終不一
赴薛學正敷教與高忠憲同出趙忠毅門忠憲饋之
食則稍嘗而謝曰不可以滑吾口及病餽藥餌復稍
嘗而謝曰行就木矣不敢忘素志爾
隋道帆少好學求隣桑葚落其家悉拾還厥主曰匪以
求名意者非機杼之物不願侵人許文正少時暑過
河陽渴甚得道傍梨衆爭啗之公獨危坐樹下曰非
所有而取之不可人謂世亂此無主公曰梨無主我
心獨無主乎（即范仲淹幼孤覆掩窖金不取曰我何得以無主欺吾心）楊尚書翥
夢入園林私食二李既寤溲自咎曰吾必旦晝欲心
不明致此三日不餐吳江盛啓東寅宣德間以醫進
大內賦詩命奕上親和羨以賜夢人寄椒私發用焉
寤而內訟不能寢以及旦羅文毅五歲隨母收菓長
幼競取公獨賜而後受高忠憲幼毋授菓餌必拱手
接命自取一如所授
黎文僖從父宦游見問遺無一受竊喜出署有遺之金
即分給獄囚不惟使囹圄得惠亦明受此即若曹也
王尚書華六歲偕群兒戲水濱客濯足遺橐數十金
公投水守之見號泣至者迎指其處謝以一錠笑不

顧毛文簡七歲隨諸兒謁姻戚贈以金錢歸即棄之
曰此何用不欲違其意故攜歸爾

鎮靜

軍事猝迫對客圍棊人知謝安前有蜀漢費禕後則曹
武穆彬宗忠簡澤曹在秦州士卒十餘人叛逃歸國
軍吏遽報公方圍棊不應又亟言之怒叱曰吾固遣
去奈何再三顯泄耶國諜聞歸告盡殺之金逼汴都
人震恐僚屬問計宗對客圍棊笑曰何事張皇劉衍
等在外必能禦敵發精銳數千繞出敵後果獲全勝
張魏國都督淮西命呂祉節制廬州縋來驟叛統

制鄜瓊縛祉歸劉豫公方宴報至滿座失色公徐
曰此有說茀恐彼知爾樂飲至夜分爲蠟書遣死
士持遺瓊事可成成之不可成速全軍歸豫果疑
瓊遂賴以寧

宋景德中契丹大入急書夕五至寇萊國不發飲笑自
如定計了此不過五日獨請駕幸澶淵承制專決號
令明肅北騎充斥城下上使覘準方與楊大年飲博
圍棋歌謔歡呼夜酣寢鼾聲震鉦鼓契丹度詣盟愈
堅公遂使稱臣且得幽州地帝怵與議成帑河北遂
安正德間逆濠猝反陽明初入南昌半都院後堂對

士友論學洞開中門令見前後報至然常遣之有言
伍文定焚鬚及兵前却狀衆失色陽明徐起如側席
遣牌斬前却者還坐復理前語論學後聞濠擒衆咸
色喜陽明愀然曰濠雖擒恐傷死者衆爾論學如常

韓魏國領四路招討駐延安夜忽有攜匕入卧內人所
遣也公語取我首去其人不忍得諫議金帶足矣明
日公不深治俄守陴者來納帶留之范天成純祐文正長子以不治爲得體特慮損國威受帶是陷賊計矣公
歎非所及張魏國次秀州夜坐警衛甚整客忽前出
苗劉叛賊公賞格公問何欲曰僕讀書知順逆豈身
爲賊用見爲備不嚴恐後至爾公下執其手問姓名
不告去次日斬死囚徇衆曰苗劉刺客也
賊攜帶掛城陴去是小說家所本也元豐間邊帥
失城鎖亦不究治敵令易而大之或得原鎖來歸
曰非是初不失也慮似出魏國右二公淵畧天祐
幸客懷鉏麑之慚不然武元衡禍作喪身辱國可
勝道哉

南齊張融被獠賊所執將殺食之神色不動方作洛生
詠賊異之不害劉忠定貶梅州章惇恭必欲殺之州
土豪以貲得官自言能殺公惇即除本路轉運判官

驅車速還及境郡守遣告公畧處置後事與客談笑
飲酒待之夜半伺公鼻息如雷次早聞其人是夕忽
嘔血死劉禮侍瑞忤逆瑾告歸成都江水險惡奉母
僑居瀘州艱危窘迫一日數驚不以流離易念賦詩
詠志舉天地萬物皆吾同氣無足害其身衆人指爲
逋逃竄奏之瑾捏旨往逮慨然而止

李文靜侗曰事到利害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
遭患難大不能堪者以自比亦可少安

楊文定以漢庶人離間宮臣下錦衣獄垂十年解縉等七人相繼死獄中家人供食數絕又上命莫測厲志讀書不輟同

繫者黃淮金問相得甚歡非義所餽皆不受省躬念咎各持一經講論曰處憂患之道也王振誣薛文清賄出入罪下獄文清曰辨寃獲咎死何愧焉手持周易誦不輟振又嘶李忠文因除庭楙被罰方坐堂閱試卷錦衣官校猝前攙卷起免冠受縲絏徐呼諸生前與語曰某人某處講是某處非某人今次稍勝前某人比前不及顧諸先生曰還校定高下出榜語畢行聶恭襄被逮適與學子講中庸校尉至繫械之公無幾微動顏色就械徐理前語如初已就道父老追送皆流涕中塗與朋輩曰講學無須史間錄之日因

辨錄鄒文莊下詔獄同呂文簡講學獄中

黃大理鞏疏正江彬典刑下獄必死自分已定無幾微見顏色與陸員外震從容賦詩講易九卦處憂患之道寫小像自贊此內何有節義文章此外何有太古冠裳沈給事束劾分宜杖闕下尋繫詔獄再死數四惟兀坐玩周易著周易通解文言說內外本末稱明辨多要眇自得在獄十八年著述甚富趙忠毅南星號儕鶴戍雁門三朝耆舊褋被投荒白首荷戈骨肉星異子清為莊浪外孫王鉦歷永昌崇禎肆赦撫臣不聽歸踰三月終戍所屬纊前猶著味蘖齋遺筆上下數千年不遺毫末方侍御震孺崇禎朝謝恩疏曰臣被禍來骨肉解散親朋交絕三載匣床上自省平生惟有慙愧使臣不遭異常磨折不能閉關息影靜照四十九年之非豈惟言官韋弦比於生我即逆瑺毒藥亦同甘露

吳康齋語學者曰吾平生得患難進學溫寶忠璜曰禍福如狂風驟雨當御之有道消息如寒暑晝夜雖百計何辭

嘉靖間楊御史爵抗疏指斥時政械繫數年得釋抵家方一日復就逮錦衣校素敬公趣公入別公立屏前曰朝廷有旨見逮吾行矣即攬袂行天啟間魏璫逮

周忠介順昌號蓼洲吳令其所取士夜半撫床慟公曰意中事何效楚囚為令請入治裝舉家奔號公笑曰無事亂人懷也案上有素榜徐曰此龍楙菴何爲我書我向許之今日不了亦一負心事遂小雲棲三字識年月投筆改囚服出門李太僕應昇號次尼一門為帖至郡獨立門側佇望其來父母命之入卒不敢應恐對家人迷亂方寸惟慰父母尚獲生還數語縣尹登門奮身就道登舟作賦倚馬誦詩得句擊節自賞魏忠節大中號廓園答友書范忠宣論同異未論是非是非定而士知舍生取義被逮神志堅凝笑語如常

時。

程明道曰明理可以治懼劉念臺曰古人恐懼二
字用之平康無事時至利害當前惟赤體承當世
人倒做了。

顔眞卿守平原祿山逆節已著公以霖雨託修城浚井
陰料丁壯儲廪食陽會文士泛舟外池飲酒賦詩祿
山以書生不足虞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宸濠
之亂逆聲直取南京已至安慶府部大臣束手都人
洶洶喬莊簡任留守日領老儒醫士游宴兼校棊賓
偭察形勢險要客至談笑昕夕若無事京師恃以安

公陰先聲伐其謀爲飛報朝廷命某總兵統京邊軍
若干萬由某路進某總兵調番漢兵若干萬由某路
進尅日期勒選部屬衛職賢者分布沿江要害火牌
絡繹直擣賊巢賊牽顧離貳又逆折守備太監劉瑯
謀使不敢發。

正統初鳳陽盜起勅耿清惠九疇往綏之不動聲色留
英武飛熊諸衛軍耕守以杜奸宄覬覦心招徠流民
七萬餘戶羈化晏然閔莊懿珪偕兵贑南南雄南安
界江粤間以墾田互爭兩省會勘忽報聚衆俘殺官
合囘城公曰百姓豈反耶躬斷不公爾命置酒借宿
民舍明旦處分衆散去同寅問披猖若此何獨堅執
鎮定公曰民恐偪狥假以動耳目若一退散兇暴遂
成非用兵不可吾不退所以退而安之也公爲程人。

伊川赴涪渡江中流幾覆舟人皆號哭獨正襟安坐如
常神色泰然已及岸同舟老父問何無怖色曰心存
誠敬爾老父曰固善然不若無心吕原明赴單守過
山陽渡橋橋壞輿人墜浮水公安坐不動從自省量
十年前楚州橋壞墮水微察心動數年前大病稍勝
於昔今疾病全不動矣。

一載伊川舟危及岸樵夫問曰公是舍後如此達

後如此伊川欲與之言已去不可追惟舍故達惟
達故舍達是知舍是勇朝聞道是達夕死可是勇。

謝文靖安與孫興公盤桓東山汎海中流狂瀾陡惡諸
君莫不色戰安神釆吟嘯自若吕正惠端使高麗風
濤檣折舟人大恐公怡然讀書若在齋閣哭聊在道
風幾覆獨正襟危坐舟定衆問故曰吾守正以俟爾
舒文節扶母喪入江忽雲垂波立公從容慰母前爲
文籲祭危濤頓息。

葛恭政木夜渡錢塘風陡作安坐賦詩云心與神明合
風濤夜不驚嚴文靖訥使楚還涉燕子磯昔作解維

江水忽立濆珠蔽空龍由尾下去公僅咫帆檣箕蕩
同舟無生人色公縱觀語客眞奇觀也平湖陸縣丞
溥督運過釆石船夜漏殲暗於天曰船中有一錢非
法者願身葬魚腹漏忽止天明見三魚裹水草塞漏
穴豐城士大夫有三魚記了橋終身不食魚
梁侯景亂建康士民逃難四出太子洗馬高允至京口
端居不行曰禍來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從何生明
初靳黃妖寇犯龍泉衆奔散章贊善溢講學不輟從
子存仁爲賊得公以吾兄止一子不可使無後挺身
代之賊聞公名大喜公正色指賊罵之枉以刀磨其
脇曰汝誠不畏死曰死即何畏乎夜給守者乘間脫
歸平居不求利臨難不畏死雖千鋒萬鏑如蹈空而
行
裴晉國在中書忽白失印公仰命張筵舉樂夜半飲酣
復白印存焉或問故公曰吏之自存急則遂投水火
夏忠靖戶部時吏墨汙精微文書驚懼肉袒公端坐
不動顏色掩不復視明日便殿請罪上命易之
張忠定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
訛沴妖在乎識斷不在厭勝章子厚與東坡書鎮靜
可以處患難張無垢曰君子中處事不亂未必才識

了得必胸中氣局不凡素有定力全賴平日涵養

吳興嚴有穀既方著

儉約

宋弘爲司徒極諫不敢以繁聲進御毛玠典選舉貴寵臣輿服不敢過度楊綰入相崔中丞池館臺榭即日滌毀郭令公減聲樂之半黎京兆驟損騶御止留十騎李師古販息憚杜黃裳以錢數千緡氈車一乘遣之俄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藍縷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還報邪謀遂寢

儉於聽可以養虛儉於視可以養神儉於心可以

出死生儉於德可以一動靜故傳曰廣而儉老曰儉固能廣

龔泉感鑑布袍芒屩妻久從宦僅一金珥見之駭曰安得此汚我素風投之江間閒化之富豪子弟輿服少侈望見輒避匿陳恭愍督學南畿韓襄毅疵里居飛其下悉屏儀衛自陳御史至矣海忠介撫應天勢要楮其門者聞公至易以黝中人監造倒府輿八人亟減其半掌南院御史戲宴召責命以杖而花牛首燕磯官舫游屐頓絕

宋史稱程明道平居氣象清越灑然如在事外及退事則與賤者同起居飲食堪人所不堪嗟乎唯能在事外而後樂與人同甘苦不然衣芷布食蔬倹沽沽肩脅爭絜尺寸辨豥論所以作也擊槁而詠焱風曳屣而歌商頌彼何人哉明英宗臨殿見吏尚王翺衣後破損問何不令家人補之答曰偶服到部適聞命不及更衣唐荊川少郎厭華靡任宜人衣以鮮衣赧然不能出庭戶臥處惟一板門夏月辟蚊不施蚊帳雖白鳥噆膚不顧也（夏小正日白鳥蚊）冬則蓆草其上自溫矣病羸借餐愈郎還之初猶肉食後終歲不御以衣服居處雖淡飲食尚喜甘美亦能累心也

王華子曰爲象皆能奪人之神惟儉足禦之

丁忠肅廉清方正一錢不私力遜賜第先世室廬悉畀弟未五十不再娶止宿朝房彌年不歸敝衣無累帛食無重味非公讌不置酒中官見公諸自奉太息以聞上爲嘏尚方服御以賜李文正題名毀跡係褒善類鄭寓陋巷榱桷皆樸樕小材卒之日諸門生故吏歛金錢爲葬具家人不免凍餒于兆蕃滄符承孫食不厭糟糠席戶繩樞無異編氓梁文康罷相歸乘蜆蜓游詠山巔水涯紅顏白髮望若神仙清貧倘能足歲悟不植生產順逆得失無豫於中張文忠孚敬撫

才俊謝苞苴元侯中貴戢戢歛束癸未幾居第佞風
雨力不能餧孫多假貸以食
梁端肅左轄粤東旦夕出飯堂上供青菜或冬瓜蘿蔔
一味右林市肉數多召詰其僕林大怒短衣露頂蹑
蹻出署公頻視簿書端坐自如林慙退柴尚書巡邊
糾劾將佐奢佚恚其習縱飲不恤國大計遂斷酒肉
同官宴樂皆不與
耿清惠文恪父子清修不營業產不治居第無異寒素
陳敏肅壽貧無歸流寓南都敝屋頹垣不蔽風雨黍
襄毅歷官四十餘年提兵南北列位孤卿居僅蔽風

雨妻孥萊羨麥飯不改舊逆瑾時公養兒與公繼妻
弟爭訐誣公子䎽貲萬計瑾籍公家無所得名以全
妻孥亦得自保吳清惠衣敝帶穿不修藻飾視財利
如糞土妻子饑寒而施予不較有無居湫隘無郭外
田顧有書至萬卷孫清簡需官南吏尚守法持公議
白首清風翛然不滓正德大臣多掊克囘遹獨以儉
約稱陶公介官南兵尚宏才偉度累試繁劇卹國勤
民動著聲績飯惟一蔬三竹筲相隨者數十年嚴恭
肅先自禾徙瀕操行嚴厲邀合辭受尤凛凛身與僮
僕食麤衣敝雖圖書琴鶴不敢取諸人初拜尚書不
能具服色

呂文簡官三品履仕塗三十餘年座止圖書室無妾媵
呂文懿端潔不苟取身無紈綺飲惟賜衣數襲稠第
無隱過陳御史茂烈短床敝席不辦蚊帳身治畦一
蒼頭給薪水出則自執小油蓋妻子服食飢糲王督
學琦清介自持不事生產大雪僵卧不能出戶曰吾
求無媿爾饑寒靡不樂也邵副臬清無宦廬依外氏
居日午未舉火督學訪之笑語移時無茗具可設御
史深爲歎息
李大恭崙篤實莊重祁寒暑雨不釋卷居官清愼絕俗

吏事克修卒不能葬妻郝饑困給月米終其身胡莊
懿拱辰晚益清謹貧薄特給輿廩潘司空禮歷官居
鄉益堅晚節草廬蔬食不求安飽詔給月米三石熊
莊簡繡巡撫召長南臺操厲廉潔自甘蔬布餘廩有
羨不入私室何孟春稱其言無爽於屬垣行弗愧於
顧影致仕屏居山中斷絕書問生事蕭條俯仰益怡
適詔給繼子子端月米一石
耿文恪曰吾爲禮尚自部歸經吏尚王三原署必見蒼
頭持器買油自慚費用官燭公私未嘗市油故每過
輒面城而行居官買油非稱絕德已足動入媿念因

思杜祁國與客清談油燈一炷賓勝琴公官舍燭淚
成堆也章楓山宦成家居丙夜危坐不能得油黙誦
日所緒習道曉覆閱自驗以爲常親丁家僕食指止
十口薄田二十畝歲入不能供半佐以麥屑異一源
自少從學至老時見大髯飯後必拂鬚出麥屑尚沾
滯拂拭不盡
張春坊宗璉出同知常州疾召醫索燭無之僮出
取膏油望見謂從外入也却去之較諸公又過猶
介矣
王端毅謂內閣某老餽羊毛口袋恠問此物何爲對曰

可盛米呂涇野曰三十年前風俗猶古越司成承過
曾學士鐸將壽西涯先生問何贄答帕二方曾索帕
無有躊躇良久令取里人某曾餽枯魚脯食存僅半
卽將偕往西涯烹魚沽酒歡甚卽事唱和罷鄭端簡
師李遠菴官南京數年歲時止一寒溫待坐久候袖
逡巡不敢出曰曉之妻製一布鞋送老師遠菴喜取
著之
周按察新蒞浙僚屬內宴公夫人大類田野婦各歸慚
悔相變爲濟素席文襄長浙臬服御儉約不逐時好
感化翕若衢郡伯岳知慶陽諸僚婦曾飲舍竹綺繡

爛然公內子荆布頗不樂公曰汝坐何所曰首席公
笑曰旣坐首席又要服飾華好寧可得兼耶
許文穆國典萬曆己丑試同榜初謁文穆大言曰中後
索賞賜者必多分毫不可與卽宋舉主問生平之說
生事足則取與明進退輕賞賜絕則飲食衣服皆可
類推左副院光斗號滄嶼舉鄉試謁本房陳公大綬勉
自樕却紅束不受謂今日行事儉卽異日居官清不
就此站定脚根後難措手
周中丞公延初第與同里曾某同觀政刑部共賃
一馬更乘出入公先入部回馬趣迎曾司寇至訝

曾未列以賀對司寇大詫曰進士今乘馬耶予觀
政一僮携冠服徒步至司門乃服之入也今士風
至是爲三慨焉
劉忠宣文仁官縣令入覲楊文定覘其橐席布被瓦盆
炭竈心識之公以隣梓有媿具茗一甌饌一缶見其
爲薦納後御史家居文定疏薦還朝造焉夫人身往
磨麪日用不異覲時喜曰雅稱御史職矣鄭端簡閉
戶自精松牕竹几蕭齋練幃蕭寂如出僧角巾布袍
過訪故舊座惟山蔬水藻人不知爲名卿冀工侍茂
才通籍四十年官臻九列廳事丈有咫四壁蕭然敗

棐几一二皆數十年物堂設綽楔榜四字曰三世無
訟
潘司空禮歸田盜掠惟粟數升一敝裘驚欵叩頭曰使
在官皆公我輩安能亂張簡肅奉使歸盜刦得俸七
兩慚愧去屠人告衙吏步公銀同官詰何知其非屠
曰張衙惟有俸銀是以知之
溫國獨樂園卑小不與他園班讀書堂止數十椽澆花
亭益小弄水種竹軒尤小見山臺不過尋丈釣魚菴
採藥圃特結竹杪落蕃蔓草爲之自爲序逍遙歌嘯
其間諸亭臺詩傳世最遠士大夫欣然願往媿不置

身跂足豈必芝栭雲楶哉劉清惠辭心慕樓居無力
築之文內翰徵明爲寫層樓圖懸置壁下命之曰神
樓楊修撰愼作後神樓曲今讀以人永傳倍勝真樓
勿若矣
李文靖聽事僅容旋馬曰爲宰相聽事誠隘爲太祝奉
禮聽事已寬矣張文節知白既相自奉如河陽掌書
記時客所親曰人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今日
俸豈常有身豈常存倘家人習奢久不能頓儉必至
失所奚若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
士大夫奢儉所關始於風化浮濫終於身命禍福溫國

在洛與文潞國范忠宣爲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
其詩云隨家所有自可樂爲具更微誰笑貧時俗成
化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王沂國曾同年子飯特
餅安排饅頭韓忠獻億李康靖若谷貧時同游汝州
趙太守請李爲門客尤敬待韓韓至方設豬肉李戲
簡云久思肉味請兄早訪張莊簡表率縉紳四十餘
年見風靡日甚益崇節儉示子孫揭所門曰客至留
饌儉約適情肴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撞
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
以安生章文懿曰待客之禮當存古意

胡紘謁晦翁飯以脫粟怒其不近人情物色經年
與沈繼祖共詆十罪王文成過錢塘方太古出脫
粟爲享文成飽焉明日報如之太古正色曰野人
爲野具間當公徵侯也得非人情文成少處士一
歲以間道蚤處士已嚴之各欲以情自洽其相成
之意不淺若一飯致怒輒詆人罪鄙哉瑣人乎或
意別有在借爲口實如此人原可不飯
宋太宗問珍味孰最蘇恭知易簡曰物無定味適口者
珍臣昔寒甚圍爐痛飲四鼓始醒以重衾所擁喉吻
燥渴見殘雪覆韲盎披衣掬雪盥手亟引汁連沃咀

盞數莖燦若金龎雖上界仙厨鸞脯鳳腊殆恐不及

劉清惠家居門生直指以欽食苛督廚貝公召之自朝至午惟脫粟飯一腐直指饑甚飽餐因盛設珍味不能下箸辭飽去公笑曰飲食無精粗饑易爲食飽難爲供時使然爾直指不復以口腹責人江西甘某享門人御史惟葱湯麥飯作詩末句云試向城頭最高望人家幾處未炊烟

後周王羆鎮河陽朝使至爲設食使裂去餅緣公怒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舂爨造成用力不少汝乃選擇棄物必是未饑命左右徹之極類李英公事唐太宗使宇文

士及割肉以餅拭手帝屢目焉士及佯不悟更徐拭而啗之肅宗爲太子侍膳尚食熟俎羊臂臑明皇使太子割餘污漫在刃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懌太子徐舉餅啗之上大悅曰福當如是惜後漁陽鼓鼙間關蜀道日中不食民進麥飯皇孫輩爭手掬之須臾盡憶一盤費數百金時何以自遣倍潔餅惜福所貽者大也上食且然況黎羨不繼者哉

開成間夏侯孜遊衣布朝謁文宗問何爲濇其言桂管産厚可禦寒上嘉歎貞介士宰相亦稱今之顔冉上喜着桂管布滿朝皆倣之此布爲驟貴也蔡文倍門生尹華亭寄以雲布公責之曰古之爲令拔葵黜麻今之爲令織布添花吾不用妖服也

諸文懿家人爲公製袴欲以紈厲聲斥曰袴宜紈耶偶憶隋文以衣緋褌斬刑部侍郎辛亶妖服之祟良驗

許魯齋位中書僱僕特取蓬垢駭甚鄙媚應對者曰馬騎上等馬牛用中等牛人使下等人僕若聰明過我則我反爲使矣如溫國家僕勿使蘇子瞻教壞頗尚書應祥巡撫家居盛暑二司來訪呼田間蒼頭揮扇回視見坐小杌詰之答曰汝有風足矣何管我坐爲

王寶大笑公長與人

怡曠

新建世券成行人賫白金文綺存問封伯爵海日公於家値公誕辰親友咸集先生捧觴爲壽公蹙然曰寧濠之變皆以汝爲死矣而不死皆以事難平矣而卒平讒搆朋興禍機四發岌乎知不免矣天開日月顯忠遂良父子復相見一堂然盛者衰之始福者禍之基雖爲幸又爲懼也楊石齋首揆以迎立功嘗與諸爺悉京卿方面子姓布列中外子愼廷對第一賀者滿庭公顰蹙曰君知傀儡乎奏伎時笑第陳衆曲終

必盡出之場。今吾曲終時也。何賀爲。
唐徐集賢院學士堅。副張說知院事。帝大酺集賢。優含
在百官上。說令揭大榜以侈其寵。公見遽命撤之。曰。
君子惡取多上人。公長與人。元賈郎中存貞從世祖
征行講說通鑑。上以郎俸薄新增之。公辭品秩宜然。
不可因臣而紊制。劉秉忠奏爲參政。又言他日將有
郎官援例求執政者。辭不拜。
向文簡敏中。拜右僕射麻下日。眞宗使學士李昌武往
候。且覘之。至則門闌悄無人。徑入。徐賀曰。今日聞降
麻。士大夫莫不懽慰。朝野歎慶。公但唯唯。又曰。上卽

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公復唯唯。復使人至庖
廚。問今日有無賓戚飲宴。亦寂無一人。翌報上。笑曰。
向敏中大耐官職。賀閣學逢聖。崇禎時務絕黨比。存
大體。密勿効忠。不敢告人。致政歸。布衣草履。不知爲
仕籍人。再召中書。他應召者盛賓客擁轎。重舳艫相
望。郡邑延頸望風伏謁道左。筐篚纍纍。一宴費數百
金。門生幕客。招搖騰沓。公刺一敝舟。揚帆徑渡。關津
吏競物色江夏相公舟不可得。已知魚服去已久。爭
嘖嘖歎異。
劉文恭在家作祀事。忽外傳云閣老使人來言有係薦
公不怡終日。曰。爾自係薦何與我事。鄉人楊尚書翥
主其家。景泰帝幼從翥受經。從容謀相。翥薦公出。不
語及而別。中貴洩其語。公自媿責曰。館楊公爲相地
耶。卽愛我而累我如是。立引疾。天順元年。內閣徐李
被黜。石亨語人曰。我欲薦彭時。但未接識。俾人勸往
見。公毅然不可。人曰。他人重賂不可得見。今徒手何
傷。公曰。予本無他望。見人求援。雖進亦恥也。武宗朝。
李文敏廷相進講聲音洪亮。理致詳明。上傾聽大喜。
卽欲傳勅取入內閣辦事。諸用事賀已。及門。公以講
乃職分。非他積勞。豈以常事而當盛寵。因數言取相

位辭甚誠。後門人皆內閣大臣。張羅峯翟石門嚴介溪夏桂洲則又門人之門人。公竟不與。或尤之。笑不應。吳介齋獄撫貞定。見
分宜居焰。卽移疾罷。屏居南旺湖。默坐茅屋。時行遊。
惟跨一驢。華亭收人望。起御史中丞。報者擻至。僕入
白狀。公方趺坐。行氣搖首不答。炷香頃。乃下床。索檄
視之。擲不更視。
凡人既貴。當使可復賤。光武朝。丘滕歷公卿二千石。潞
然自處不爭。壯歲掛冠。俯于筴室。先於寮牖簾不
蔽。吟誦四徹。公與人。楊誠齋立朝日。檢行李時一
篋。鑰置臥所。戒家人不市一物。恐累歸裝。又其京尹

不攜家惟敝篋一擔晨起徹帳捲席食畢則洗鉢收箸若逆旅將行者洸端請曰吾官旦夕可去而後無負官使朝廷無可輕之大臣朝廷始重（卹忠介歎古衲寒松不可再見王文肅稱朝市中隱論豪傑中處于）許莊敏曰官朝廷物也來若披衣去若解帶豈吾支體若哉江陵囑閣事於羅文懿公曰吾晚裝兩篋明旦躡出宣武門外而謂我難去官乎

于文定曰身可留可去寵辱得失無一動然後惟吾所行所謂以尾注者巧也古人重恬澹非止獎品地實以無利達心而天巧全能爲人所不敢爲

華亭陸文定登第四十年立朝不數載遷官輒以病罷閉門宴坐即親戚故人罕接面自爲吉士還里授職未幾又以告去歷南雍南部時華亭當國公落落穆穆也大宗伯踰年與內閣論事不合復稱疾求去華亭相君先爲大宗伯同邑孫文簡承恩亦以大宗伯掌詹二公對巷居徐賓客甚盛延接不暇公退食閉門深卧而已日著布袍負牖讀書僕竊語曰同爲尚書看他車馬盈門我家鬼亦不至公曰任爾等他往留我一人在此教鬼負去

陳昭譽（名執中封岐國）判亳生日人獻老人星圖姪世修獨獻扁舟五湖圃且有名遂身退之贊公即以司徒致仕韓持國守許人多致謏詞爲壽崔子厚獨以詩警之末有挂冠高節莫因循句公即以少師致仕晏評事鎮父巡撫都憲公方弱冠即推易象消息爲詩馳獻深戒滿盈都憲欣然成其志嘉興包淵隱君不仕父鼎池陽太守欲棄官歸意未决淵奉書亟緘惟左太冲招隱詩池陽遂歸

劉晏女翰林學士潘炎妻京尹某候謁累日遺閽三百縑劉謂潘曰人臣至此危可知遽勸避位女子知幾神矣

李文靖澹厭榮利世務罕以嬰心堂前藥欄壞夫人語公公笑曰豈可以此動吾念哉家人勸治第公曰缺陷世界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史記龜策傳天尚不全故世爲屋不成三瓦而陳之前代聖賢傑多缺陷不如意但能隨地自安怨尤悉泯即媧氏之補罅也劉敷文閣待制一止誨子曰平生通樂聽其自然惟機械不立方寸自有樂地公歸安人

王陽明曰自心缺陷世界缺陷自心滿足世界滿足不涉世界事

朱恭靖希周南吏尚歸吳趨入其堂蕭然如村落見野

翁環堵出與賓客游魚魚雅雅苑若崑山舊子兮老隱陽山三十載未嘗一日去書不覩前後疏起數十次處之潛如言若不出口步履縮縮一長厚君子縣當事變從然有守廉不邀名學惟務實思友三代之英於千載上繆磨事呂期號西谿少讀書西谿既貴誅茅種棘棲息其中度阡越陌與田夫牧豎偶語昫濡疾苦爾汝相狎軒車造門意有不可並覩旁睞手撥衣裾一拂外忽忽不相酬對好規切人過失不少鰋避或其人護前諱短而頸發赤叉刺刺不休信心而行衝口而言事過語闌如飈迴浪息都不省記

沈忠武慶之履行田園農桑劚月無人從行邂之不知爲三公也柳園景顏師伯詣焉鳴笳列卒滿道公悄然改容曰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吾與諸公並出困窮因時際會榮貴至此當共思把損老子年八十見成敗已多權此何爲挿杖芸不顧公武康人吳戶尚琳致政家居高帝遣使詢之至旁舍見一農坐小兀起扱稻佈田貌端謹甚問吳尚書家何處其人尚在否農人斂手對曰琳是也李希顏足不涉城市落司驢與訪公塗遇一老枕袋側臥前驅蹴之乃先生也班荊憔語而別黃憲副卷解紱歸驅家衆田作獨偕其配操杵臼炊釜作飲食躬荷而饁焉假農具於隣昇送之公曰假我具幸甚奈何又妨汝務自肩如田性好客客至徐起臨庖服猶昇衣治具具無兼味治畢盥手更衣出縱談名理間及論揚時事移日不輟

章文懿家故田居諸子咸躬耒邑令過訪輟耰疏迎公在司成子自家徒步走省道逢巡檢笞之已知悔罪公笑曰吾子垢衣敝屐宜爾不識也劉忠宣教子讀書兼力農務命督耕雨中曰昔勤志勞昔逸成惰吾困之將以益之也章御史廣荒村陋其故人按部公

意必來訪自漁於江驂從猝至公從後衍入衣冠肅客客曰何汗流漬髮公對適在近村間客蹀躞邀迎故爾左右訝曰絕似江中打魚人陳御史茂烈棄官養母灌園藝蔬太守憫其勞遣二力助汲公曰是使野人添事而溢口食也遜之尤大恭文度乞歸以機杼爲活同年尹冢宰托蘇守訪焉因得一乞綹綠委巷苦鞋褻帽寂處潛如郡侯至邀避不復見

黃石齋日倚梧齋看鶴啣有巢之風散齋以臨庖廚見爨者之治於數公庶幾遇之

中書令崔元暐母盧氏戒曰聞之親表云兒子從

官於外人來言其貧窶不自存此吉語也言其富
足車馬輕肥此惡語也陸放翁家訓曰古人云居
鄉以困畏不若人爲衎夫從官貧窶居鄉困畏者
有矣喜之曰吉尊之曰哲非最達識孰與於斯

蕭嵩爲相與韓休不協因乞骸骨可望曰朕未厭卿卿
何庸去嵩俯伏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得以
乞身如陛下厭臣臣首領不保安得自遂乎龐穎國
籍（謚莊敏）請老或謂公精力克壯主上注意厚何遽引
去若此堅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厭棄然後去是
不得已豈謂止足耶

隋韋世康恬素好古不以得失干懷在絳州慨然
有止足志與子弟書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
待暮有疾便辭

唐相國公孫偓廝僕紛沓凝視無所睹謂客曰若以怒
逢彼方寸自撓矣文潞國致仕歸洛年幾八十康寧
強固神宗問卿攝生有道乎對曰臣但能任意自適
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酌中恰好即止

李僧迦修整雋叢不應辟命尚書裴叔德候焉先戒僕
從然後入門曰見此賢令我羞對軒冕李大烝樂足
跡不履城市筆牘不至公門三十年如一日當路屏
干旄過從清言竟日一語不及私退而歎曰與臨川
先生談令人名利心都盡公烏程人

周愈泉思兼優游林泉時操小艇攜圖書數卷游吳越
佳山水間門下士嘉興侯守遣幣候且訂謁期公峻
却之併以裘故婿嫌疑訪唐一菴講學於溪道經禾
侯出迎僵僕舟艤間甫別去所維不可仰矣抵於塘
學博亦䜣束弟子戒勿言有司分守爲故吏者迎致
供帳公變色不語趣棹歸徐明府獻忠令奉化歸借
堪輿相地數百里內獲吳興福山葬焉愛其山水清
遠土風淳嘉因置墓田旁搆內舍計終老不再稱華

亭人癸五柳雙桐偃蹇枝門疎櫺淨几奇書古文間
以金石三代器物巾羽氅徘徊其間客至留小飲聽
去春容寂寥隨取而足時命舟漁童樵青於苕霅
菰蘆間不復可縱跡也吳與故有耆英會延得公爲
重二再往了不復應

劉司業崧鄉闈報捷至適自田摘菜歸悵然泣下門奈
二親何雜文恭臨唱曰外舅今太僕趣告曰嘉吾壻
幹此大事公面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
茲則三年逝一人爾是日仍補米俗何管山黃洛村
二公聯榻蕭寺講學不輟王沂國王忠文十朔報家

信俱不以高科爲喜而以爲懼宋恭靖父文按閩大
魁報至了無喜色曰狀元天下福吾無德以堪之可
懼不可倖也

袁了凡謂文人將達必有謙光發自天誠於辛未
得丁敬宇受侮不答聞謗不辨於丁丑得馮開之
虛己肅容大變前習於壬辰得夏建所未發其福
先發其慧慧故浮者以實肆者以斂

泰和曾講學鶴齡永樂乙酉鄉薦養母十五年不赴公
車至辛丑奸迫命赴試一出而魁天下長泰林修撰
震庚子舉於鄉宗人訟產久不決公力爲平停橫者

利公訐偕吏汪其事不遑至都癸卯公車過盜同行
被傷公悉力醫治棺斂身護二櫬歸遂不及再赴丙
午道出山東大巡爲鄉人房師調宰其邑非罪被劾
偭匐直其事星馳已後期攻苦蕭寺三年乃大捷吉
水劉文介儼年二十四舉永樂丁酉鄉試赴春闈乙
榜不就潛心林下二十六年慨然有魁天下之志自
歎曰吾道宜可行矣廷對第一莆田柯學士潛甲子
領鄉薦不忍離親至辛未始應南宮得大魁永豐羅
文毅丙子鄉榜會試泊河干棲女傾盥水誤遺金環
於舟數日始知之責僕將親還其處同舟者難之公
自買舟亟往比至女正受屡責投河獲全而公行不
得與闈後魁於丙戌順德黃洗馬士俊會試在途聞
兄病篤歎曰惡得急功名而緩同氣哉遂馳歸

馬溪田戊辰辛未不與計吏偕安南貢使問禮主
事黃清曰關中馬理先生何在至甲戌復上春官
公卿以下咸欲識面四方學者至聚觀之

貞元中白樂天應宏詞科考落得僞者賦不傳白賦竟
滿天下賦見文苑英華太和初劉蕡對賢良策下第登科者
策無聞劉策迄稱今世策載舊唐書本傳

王文成丙辰會試忌者抑之同舍以不第爲恥先

生曰世恥不得第吾以不得第動心爲恥

尹師魯自言以退爲樂或語曰不若進退兩忘因有得
手書長別范文正沐浴衣冠坐隱几卒文正至忽衆
頭曰早已與公別安用復來問後事曰公在俯拜希
文後逝俄頃又舉頭顧曰亦無鬼神亦無恐怖遂長
往俞退翁汝尚僉書劍安西川判官雅與趙清獻相
對清談竟難上安石召置御史力辭致仕優游數年
語妻黃曰人生七十已稀吾與夫人皆過之可以行
矣黃應曰諾我將先去後三日卒退翁厄其喪爲作
銘召諸子告曰我亦從茲逝矣諸子欲有請微笑不

廸相去幾十日公歸安人羅近溪年七十四例亦微疾講學不倦夙具冠服禮天地祖考儼坐中堂令子環侍請教曰滿前洋溢俱是發育峻極九川瀰漫出命諸孫次第進酒各微飲拱手別諸生曰行矣懸留盤桓一日許之次日拔至正寢整衣冠端坐而逝

無錫顧至寧允成病革語叔子曰吾第凝神定慮循循默默候吾天機若攙入他念便屬暴棄且我計身則身非我有計子孫則人一乾坤非吾與也卒前三日大星隕於居傍至期家人都聞空中鸞噦聲

高蹈

漢淮南應曜與四皓同徵不至時人語曰商山四皓不如淮南一老溫公通鑑不載四皓事史記好異何所取而信之　程伊川又謂名乎高於四皓史記僞一見姓名東漢隱士有焦光寧若然求人而無嚴光隱焦山竄河渚間作蝸牛廬以處冬夏袒卧遇大雪亦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以天地爲棟宇雲霓爲裳帶寒暑不傷其性禁戚不累其心無俠假羊裘乃能示異也皇甫謐稱遂皇後一人　嚴光同時又有牛牢朱冬高獲世祖布衣與牢交游夜共講說誠語牢獨默然世祖問之曰丈夫立義不與帝友及即位被髮稱疾不答詔命見寰宇記獲與光同戚漢書故人同高節同俱以不得羊裘故不顯

江陰焦其逸其名爲明太祖將人屢召不赴被命編索忽有荷雞酒山御道直入太祖竟其至以其物付光祿治具共飲歡甚出金銀角三帶命自取管之焦取其角授千戶數日逕出高橋門掛冠帶杳間去不復可跡

文中子曰至人天隱其次地隱天隱者心地隱者跡其隱也大抑弗避地可也

後漢楊震父寶習歐陽尚書哀平世隱居教授居攝二

年與兩龔蔣詡俱徵遁逃不知處光武高其節公車徵老病不至胡廣六世祖剛清高有志節王莽時解衣冠縣府門去亡命交趾隱居肆間漢書鮑宣傳後歷叙漢末清節士不及楊寶高士傳亦不載胡剛身隱焉文後世遂不復因文著殆眞隱者也寶後四世太尉廣公台三十餘年歷六帝斯知隱德不耀天終不待隱焉於二公益信

袁閎見家門富盛歎曰先公福祚不以德守之而競爲驕奢與亂世爭權即晉三郤矣弟弘亦恥門族貴勢變姓名徒步從師不應徵辟武攸緒天后兄子也少

變姓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委去後盤桓龍門少室
間冬蔽茅椒夏居石室賜遺塵積不御也晩年瞳有
紫光晝能見星
隋嘗溪吳嶠年十三即精甘石家言放跡海內名勝煬
帝元年過鄴告其令曰中星不守太微而旺氣流萃
秦地子識之乎知天下亂山水清遠無如吳興盍以
其術傳袁天剛焚所著書築室歸老焉張龜齡字子同
賜名志和金華人放浪江湖與陸羽字鴻漸交顏真卿
刺湖州往來苕霅間著書三萬言論道縱橫人稱造
化鼓吹一閉竹門十年不出吏呼爲澗河大桃谷就

役曾無忤色立性孤峻不可得親踈率誠潛然人莫
能窺其際肅宗賜奴婢各一憲宗岡貞求其跡不能
致自稱烟波釣叟垂釣去餌不在得魚而義爲陳洄
將漁於山樵於水人以爲誕曰樵於水意不在薪漁
於山意不在魚是無所利也無所利則樂矣
漢樊英之徵王良以書責之唐田游巖之仕將儆
以書責之田入太白山母與妻皆有方外志與共
棲遲天子自書榜其門曰隱士田游巖家遂得爲
崇文館學士太子洗馬儆之言曰足下受調護之
寄當可言之秋唯唯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歲坐裴

炎始還山
宋璟相或薦山人范知璿文學公判曰觀其良宰
論頗涉佞諛山人當極言讜論豈宜偷合取容文
章若高自宜從選舉求試不可別奏徐知誥柄政
以宋齊丘爲相因資望素淺欲退讓爲高謝告歸
省入九華山屢徵不出後褒司末路情見勢屈嗜
進慕權靡不去
沈麟士字雲禎博通經史織簾誦書口手不絕號織簾先生郡
守請入郡開郡堂後好山水往停數月守請爲功曹
公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故被褐負杖來如欲

歸混沌以蛾眉冠越客以文冕有蹈東海死爾不忍
受縻剝姚答任蘇州候隱士王賓舍車詣門賓啟籬
延語及報謁而府門再拜返答自邀還辭非公事不
敢入又候韓奕奕避入太湖答歎曰韓先生名可聞
而不可見
圖南戒种放字明逸曰子他日遭逢明王不假進取跡動
天闕名馳寰海名者古今美器造物深忌之天地無
完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戒之臨海徐中行得安定
所授經熟讀精思夏不扇冬不爐踰年歸葺小室竟
日危坐人莫測也郡守以八行薦去之黃巖盡燬所

爲文客詰其避舉要名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我以八行應科目彼不被舉者非人類與正欲避此名非要名也

林逋字君復 隱孤山朝廷命守臣王濟訪之逋聞命懷詩文求見濟曰草澤之士不學稽古不友王侯文學之士修詞立誠俟時致用逋兩失之詩洞嘲逋家氏送物仲翔頭好客覓門縮鱉頭伊何不根與客在旋鶴仰歸大巽种放隱情求名爲杜鎬所譏結權貴以希薦達橫被恩寵著乎孟陋之言曰億兆之人無官者十九豈皆高士哉唐有不求聞達科人多走馬入都宋有高蹈在冊科

人競投狀求試趙普笑棄由拜於馬首爭名爭利無如山林爲便

紹興間蘇養直隱居京口與徐師川同召養直不起師川造朝過焉留飲甚歡徐爽秦高於蘇是日養直指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遯須讓老夫下此一着

徐復字復之 精京房易自筮無祿遂罷舉益通陰陽天文地理遁甲占射諸家說聽鄉人說詩言詩所以用於樂忽有得悟大樂清濁次序及鐘磬侈弇匏竹高下制度洞達前安定作鐘磬大變古法復笑曰聖人寓器以聲不先求聲而更其器寧可用乎遂制作皆不效爲范文正策元昊事無一不驗仁宗召見論兵事曰今歲值小過剛失位而不中惟強君德乃可濟爾命以大理評事不就賜號沖晦處士歸杭萬松嶺其故廬也與林和靖同時時又有郭京亦通術數好言兵任俠不倫故不類見

北宋未得隱士二人焉涪陵譙定字天授學易北山巖自見乃謂之象一語入易雖得於郭曩氏實自伊川度鮮不受官自三十餘歲猶橫經授易靖康時在洛命兵入莫測所之復歸青城大面山蜀人名其地曰譙巖猶曰譙夫

子綸像祀之濱州劉卞功字子民築室環堵之後圃不語不出三十餘年徽宗敕遣郡縣津致馳追待召之卞昔對曰吾有嚴願不出此門賜號高尚先生又自言曰無以嗜欲殺身無以貨財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靖康之變不知其終

元處士最著者容城劉因世爲儒家遂性理之學天資絕人日記千百言始究訓詁注釋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程朱書曰吾固謂當有是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以正也家居以孝聞聚徒教授師道尊嚴隨人才器皆有成

就表君曰靜修徵爲承德郎右贊善大夫以繼母老
力辭歸養俸給無一受陝西蕭𣂏隱居南山博極群
書及門甚衆路逢婦疑與拾釵即至家取釵償之後
婦得所遺愧謝來還鄉人暮歸遇寇詭言蕭先生盜
愕去世祖命爲陝西儒學提舉不赴省憲徃賀從史
先詣舍方汲水灌園令飲其馬即應之不拒及易服
迎賓從史大慚懼安車延迎爲太子右諭德與日禮
東宮東面師傅西面今可行乎堅辭歸謚貞敏靖江
杜本湛靜篤欲於天文地理律曆度數無不通究著
四書表義六書通編十原等書初上救荒策丞相大

奇之言於朝以翰林待制召賜金幣上尊稱疾固免
致書丞相曰以萬事合爲一理以萬民合爲一心以
千載合爲一日以四海合爲一家洋洋數千言意皆
有所寓遂不至學者稱清碧先生東陽許謙因金履
祥得瞻翁之傳洞究底蘊不出里閈四十年遠近之
士以不及門爲恥中外名臣列其行義章數十上有
司請至文衡皆莫能致世稱白雲先生謚文懿同時
休寧陳定宇櫟婺源胡庭芳一桂九江黃明善性皆
與謙齊名精史學者張樞丞相脫脫薦修三史史成
辟爲本府長史又徵修撰皆弗就

明稱隱士者吾浙得五人焉桐廬徐舫字方舟性尚風義
章紱不能縻自幼有俠氣視法度士如無物已而悔
因受章句業輒操觚爛然已而復悔歌吟雲烟出沒
間與江漢淮浙名士相摩切宛陵故人羅氏卒五百
指來避兵輒衣食之病爲主藥死爲殯葬事平具送
還其家先是劉基宋濂被徵過訪荷蓑笠見之挾劉
而笑且以語侵劉劉銜其以隱自高數欲挽起之竟
不出長興吳琉號莊中建環山樓於黃塢鍵戶其搜積
廿年不下遂窮神知化日上天耳入淵靜以致知誠
以格物物有則則有數氣動而音生機張而形見以

律審音因形辨理天地之大萬物之賾感而遂通故
終日任運而無庸心㝛濛以將交古彼晉邪峻卻之
遊白門途遇與槐槐古有異啟邏者發之乃逆璫
所寘兵器不軌由是折爲武宗聞而詔徵中塗忽悟
夙因遁歸卒所著有三才廣志三百卷史類六百卷
嘉善袁仁字良貴象緯與地曆律皆數兵法水利之屬
靡不精貫又寓志於醫崑山魏恭簡召之至弗往謝
日君以心疾召當吹叩仁義炮治禮樂以暢君精神
不然雖十至弗來也魏來訪與語三日大驚遂定交
焉爲文根本六藝片詞尺牘率關世教卒之日沐浴

更衣有附贅乾坤七十年飄然今喜謝塵緣句上虞許璋字半淳質苦行潛心性命學躡屩走嶺南訪陳白沙偕王文成晨夕陽明洞共參道妙互有資益一夕西指月帝星今在楚數年後君當事之文成爲題其墓仁和邵彤生字汝宣年三十餘即屏居靈鷲之呼猿洞貯六經諸史及靈笈瓊函贖覽無遺四十年不入城市晝夜趺坐脅不抵席者二十五年萬曆癸巳四月勒辭於石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入試大劍於此至丁巳三月忽倒身卧胸突起一骨即猛然省趺坐如所骨立消斷穀食三日危坐靜存端寂而逝年八

客退菴語存　卷之六　高蹈　兄

十一開僧唱佛又張目大喝曰羲文孔子吾師也佛吾友也吾不念佛

蕭山劉閔字子賢幼至性稍長勵循古禮恭慎純粹學行高古日無二粥身無完衣極力供母母疾不解帶母或怒衣冠跪床下竟夕不敢起父與祖母二喪不克葬斷酒肉遠房室朝夕號哭殯所妻失愛於其母出之終身不復娶林貞肅跪於朝宜以布衣徵待吉宮讀不報徐康愍劉忠宣薦拜其門知府王珩齋所必迎致日對劉先生鄙吝自去詞藻雖不逮德宇道風人自難及萬曆間尚以翰墨稱者陳徵君繼儒號眉公縣

今以獄犯求保者惡之答曰與其施入情孰若積已德有力請託者罪未必輕無力請託者罪未必重乞俾山情輕迹少者釋之今仰覩苗獄共釋二十七人

邢□字□用獨居不娶卜隱作一二卦即閉肆不復接替生平□敗絮自擁庭可博鼠歌詠自若也歷下諸列岡史撫藩其間人有屈就俊遊事無不脈所請與文宗遊訪耶門邢曰吾方治飯與羨未有五尺應公文宗年門外良久俟其終食然後進謁孫一元字太玉之天精風神俊遊寓武林費文憲罷相歸特訪值晝寢久之坐益恭孫乃出又了不謝送及門嬌首東望

客退菴語存　卷之六　高蹈　平

日海上彩雲起遂接赤城大奇大奇文憲韶數者曰吾一生未嘗見此人

嗜退菴語存卷之七　內編

吳興嚴有穀旣方著

去僞

溫國曰吾性不喜華靡自乳兒時長者加以金銀珍美之服輒羞赧棄之年二十忝科名預喜宴欲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敝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萊國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破壞益命補葺或病公孫弘事公曰彼詐我誠雖敝何憂且不忍處之久而以敝棄也後好聲歌以綾帛賞妓妾倩桃譏以詩知鄧州製花燭廁溷間燭淚流地成堆樞密直學士賞賜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求一縑作衾襚不可得豈知今日公大慟盡散金帛終身不畜財產絕聲色娛處士魏野有無地起樓臺之頌

後唐明宗曰馮道純儉所居家巷與從人同器而食臥則芻槀一束父憂歸自耕耘樵採與農夫雜處不以素貴介懷

杜正獻謂門人曰士君子作事行己當履中道不宜矯飾矯飾過實則近乎僞矣要得曰人之操行莫先於無僞既不爲僞雖小善亦有可觀積累之必能成其大

石奮下車而趨以策數馬故作曲謹態媚上要譽乃似是之鄉愿患失之鄙夫漢高愛其恭敬以爲中涓受書謁奮不知書使之主記自以爲用人之術豈意已墮奮雲霧中慶爲相子孫同時二千石多至十三人始以恩進旋以罪廢丞相史田仁上書言郡守好利三河尤甚其河東太守則丞相子也何得以醇謹稱乎武帝託孤重任專以謹厚小心可屬大事使僕狄眷也恭慎明哲賢於陳陸遠甚日磾誠而大石奮僞而小何可連類並觀耶

潘岳西征後爲夫談至板輿色養種種稱引以爲將母故事攷岳在職母責曰汝當知足而乾沒不已及敗謝母曰負阿母岳所謂養口體爾冒險嗜利忘身負親不孝莫大焉仕進則云爲母出朋居則云爲母隱利與名身有之而用母以市王右丞雖失身莫悔而孝友絕人即輞川別墅本以娛母母卒遂捨爲寺

殷羨任豫章太守都下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史稱其性介立羨先爲長沙在郡貪殘庾翼與鎮武昌兄冰與翼書以羨爲之使冰書

先付浮沉羨何以得免未聞介立者如是子浩負
管葛重望出處繫江左興亾惟庾翼深知其僞翼
卒浩始出北伐無功書空作咄桓溫薦爲尚書令
手答虛誤開閉十數竟達空函乃付浮沉其書竝
石頭百餘函具報耶
小人大害家國先反假公忠以爲嚆矢盧杞刺虢
州官豕食民爲害詔徙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
姓不如食之德宗歎曰守虢而憂他州宰相才也
眞宗南衙日歲旱放稅太宗遣官覆按王定國欽
若封冀國謚文定獨乞全放明年眞宗即位首擢右正言

謂輔臣曰朕亦自危欽若小臣敢獨爲伸理大臣
節也又初爲三司判官即奏除諸路逋負一千餘
萬釋繫獄三千餘人丁謂進用初即請罷兵撫蠻
寇溫國造役獨蔡京如五日期溫國大喜高宗一
見秦檜即以樸忠許之又曰秦檜誠實若太執諸
人始于舉以媒進繼肆志以狂逞非有改節易行
作史與讀史者勿爲所欺
知人之難也漢拒莽之義士晚以逆敗晉陳情之
孝子終以汙聞劉宋郤金拒壬之清流後以寶國
負謗王金陵至和中名試館職固辭除郡牧判官

又辭避動廟洞中不許乃就職懇求外補知常州
由是名重天下士大夫恨不一識朝廷屢欲授美
官惟患其不肯就也或又稱曰王介甫養科氣完
爲他不要官做金人立張邦昌秦會之獨奮然起
爭謂趙氏子孫蕃衍布在四海德澤淡長百姓歸
心若舍趙氏立邦昌天下民必不服宗子必不可
滅乞復君位以安天下如是名節忠義入宋史當
在列傳何等使安石終于翰林學士秦檜終于御
史中丞垂名臣雖鬼神亦受其欺矣韓維呂公著歐陽修
曾公亮當歸司馬光皆賢安石張浚趙鼎游酢胡安國皆賢秦檜

眞宗朝或薦其可用上曰李沆言其非君子歐陽文忠
問蘇子容宰相沒二十年猶能使人主追信其言以
何道子容曰獨以無心爾明高祖問宰相于劉基基
曰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
分宜相年二十六乘進士高第入庶常授編修數
移疾告歸築室鈐山隱居九年讀書談道絶志仕
進朝野莫不欽其高致迨屢趨供職益務恭謹間
言求退時高人父正令分宜協謝人曰嚴嵩色卑氣柔異日必當國當國必亂天下大
宗伯以前極有聲稱既得志竊何逢迎之巧似于
忠勤諂諛側媚之態似于敬順引植私人布列要

地探諸臣動靜先發制之厚賂淺宮左右起居意
嚮無不先得或候聖意所發因而行之以成其私
或因事機所會從而執之以肆其毒使主意思之
則其端本發于朝廷使天下指之則其事不由于
內閣幸而洞察于宸衷則諸司代受其罰不幸而
遂傳于後世則君上身受其咎不由御史趙錦一
疏道發于貪奸誤國諸大罪已布世漸下詔獄世
宗猶謂嵩小心忠慎詩君愛國人所嫉忌江陵相
年二十餘改吉士嘉靖丁未戊申間諸進士競談
詩爲古文無不言西京開元江陵獨吐棄不屑與

人多默默潛求國家典故與政務切要者衷之時
時稱老易以爲能得其用華亭新鄭皆器重相推
許分考會試門人自言能得嵩意江陵衆斥之曰
李樹不代桃僵耶亟去伢辱吾門衆益推憚之嵩
亦稱許不置

中書習舊弊事必用例五房吏操例在手雖意去取韓
魏國删取五房例及刑房斷例除其冗繆爲綱目類
次之封縢謹掌用例必自閱自是賞罰可否由宰相
五房吏不得高下其間寇萊國在相位用人不以次
同列不悅因吏持例簿進公曰宰相進賢退不肖若
用例一吏職爾例以防僞反護僞不可勝詰行信無
僞何例爲

朱文肅曰文潞國薦唐子方爲盛德今日則疑格套張
忠定訥寇平仲爲良規今日則疑恩且王沂國除丁
公言爲巧手今日則疑檢討韓[illegible]國斷富彥國爲獨
斷今日則疑擅權古人斷然行之不虞遺後世議若
一擬議其間百僞滋生何以獨信呂文清曰作官私
罪不可有公罪不可無無公罪則自保太過無任事
意李文達曰今士大夫柰何不思做好人只求做好
官好官可僞好人不可僞

王金陵相位久向術者求卜曰今力乞去上未許否且
夕去得否術者曰相公相公得意濃時便好休要去
便去只在相公不在上也不疑何卜劉文靖能致蹤
西涯祖餞戲吁泣下公厲聲曰何哭爲使當日出
語則與吾輩偕去爾呂文莊彼斥陸象先祖道曰
先生去矣余何日得行公正色曰汝真心去我在三
十里外候君

呂申國喜釋相業務簡靜士罕肯拔好進者多幅巾道
袍造僧齋粥假說禪學覬自售時謂禪鑽劉文正理
順[illegible]日學禪披便仕宦以愛之者雜也宮庭無論

自勳爵戚畹武弁中貴厯不奉佛士大夫借叅禪徜徉其間無限穩便以佛教之高言勝義誘人使悟輪迴禍福逼人使迷又有世法宦情爲之援引盤桓無入不得安談禪禮佛無剩人無休時也

處世有四語呫囁而談者曰耳語睇笑而談者曰目語搤手而道者曰手語躡足而告者曰足語迩客有二步曰緩步曰急步皆從禪悟得來

劉器之曰願士大夫有此名節不願立此門戶（指元祐之上）黃履翁曰願士大夫務道學之實不願樹道學之名（指淳熙之後）

顧刑尚應祥少從陽明增城遊獨得理要超然以聖學爲宗其所持衡足破世學之的而不立門戶及教授諸生曰苟以講學自任即僞學之名所自起周萊峯少豪于文駕軼蘇氏詩歌類太白晚年悉斂焚之一意靜修學道聚宋理學諸書及近代名儒口義辨析參互手綴口呫略無停晷間與同志往復質疑終不集生徒標道學名人亦莫得窺也語門人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龜山此言殊有意會

士人衣食必先使稍足無求于世然後進退綽綽不爲拘縛阮裕屢辭徵命而宰二郡曰既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資王述始仕稍營資產曰足當自止此本論也士不近情而能全節者無之蔡文莊曰儒者致用尚欲經理一世康濟羣生今數口生計不辦至數數仰資他人貽憂父母才之疎劣亦自可攷

陸象山云吾家合族而食輪差子弟掌庫三年某適當其職所學大進這方是執事敬象山經理康濟正于掌庫見之

韓退之詩居閒食不足從官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常苦心蘇子瞻詩家居妻兒號出仕猿鶴怨未能逐什一安敢搏九萬溫國爲相時詢士大夫私計足否

倘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而輕去就賈直孺廷試第一往謝杜祁國公獨舉生事有無爲問賈疑之夫名既高官必顯獨懼生事不足他日俯仰依違辱名累官故必由焉許文正亦謂學者治生最急退之迷雪衡峯子瞻望日儋海皆緣生事不給也

荀子曰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耗治生者不耗其生者也賀季真年八十餘猶向賣藥王老前請問黃白術持一珠貽之老卽以餅共食賀心念寶珠口不敢言老曰慳吝未除術何由得是同至吝之王戎父沒辭百萬賻以此顯名晚飾好貨田園水

稚徧天下。持籌未已。猶日用以月聯。最為貪鄙人
藏身地。以此耗生。不可云治。
梁劉苞與人交。面折其罪。退稱其美。曰。隨事含容。夢寐
自慚其偽。吾所不為。胡元瑞性孤介。揮麈尾品時藻
時見雌黃。莫生躁而貪。品不登中上。恨公刺骨。徧詈
坐客。公殊安之。如弗聞也。汪仲淹倚酒侮公。拒弗受
客訝何獨受莫生。公徐曰。彼亦渠足校。司馬公介弟。
而又挾賢。吾儕當愛之以德。奈何成人過耶。
王陶受知於韓魏國。驟加奬拔。拜御史中丞。遂誣
公。希代公位。視如讐。力攻之。張洎丁謂初事萊國。

隨擠而謫之。楊畏來之邵。初附宣國。又劾竄宣國。
炎丁路。歐公濮議。惟蔣之奇附焉。薦為御史。乃劾
歐公自佈。張商英上詩申國求進。即請毀其碑石。
周秩親定溫國謚文正。旋乞斵棺鞭屍。蔡京鄉初
授御史。出處忠肅意。猶憎輕我甚。攻之小人負恩。
轉噬鄭端簡今言所載。亦不能盡請借宋以鑑。
一室不掃。窗草不除。細務初無關涉。一則曰大丈夫當
掃除天下。一則曰自家生意一般。古人寓言。出之無
意。後傚之則為偽。紹興間。程學始盛。言者至譏幅巾
大袖。張文潛詩。明道新墳草已春。遺風猶得見門人。

定知魯國衣冠異。盡戴林宗折角巾。是元祐初為程
氏學者。幅巾已與人異。安其固然。不以為偽。
溫國作深衣幅巾縉帶。用皮匣貯以隨後。朝服乘
馬歸。入獨樂園則衣之。謂康節亦可衣此乎。康節
曰。某為今人。當服今時之服。溫國歎其合理。
逐鬧見加。安可不辨。直不疑買金償郎。陳重買袴償郎。
二事略同。不失為厚德。要非中道。後漢陳囂拔藩以
益擴地。隋張文詡毀堵以讓。啓疆矯偽。莫甚焉。六朝
宋郭原平伐木為橋。以便竊筍。晉桑虞太刺開道。以
便盜瓜。奬惡縱奸。舉非人情。溫國新第成。見牆外暗

埋竹簽。曰。吾儂有幾。且盜亦人也。命去之。是則天懷
惻發爾。

去累

以杜征南之賢。多載金帛賂洛中權貴。文潞國知成都。
織金線燈籠。藏蓮花中。為錦紋進。張貴妃得幸。卻攻
李孝忠定自太常少卿為尚書右丞。本由董貫蔡攸。
密議傳位淵聖。因為出避計。恐身太禍不測。稱公庇
其家。古人委蛇而就功名。不難枉尺直尋以伸己志。
亦時為之乎。周文襄撫吳。慮王振撓己。度其新第齋
閣作氈毯。遣之不失尺寸。振極喜。公上利便事。悉貫

依之。江南倚賴甚大。嘉靖倭寇東南。胡總制宗憲厚結分宜。始得展布。除民患。荊川甚且包羞不辭。要其矢願各殊。考古者分別議之可也。

荊川與椒山書。勸含蓄沉幾。荊川晚年由處顯為世訾。視椒山學問得失何如。

秦檜當國。四方餽遺日競。方務德帥廣東。以衆香蠟炬得厚幸。鄭獨撫蜀。某格天閣畢工。鄭書適至。鋪地衣鋪閣廣袤尺寸如鳳構。默然不樂。鄭反得罪。

二人志同而遇異。行媚固有幸不幸哉。

士大夫自累進退人材。所喜調停。區畫政機。所恃作用。

君子以調停為名。天下朋比者託焉。君子以作用為才。天下彌縫者借焉。陳寔為郡功曹。徇中常侍侯覽託。白之太守。曰。此人難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張讓父歿歸葬。名士無往者。寔獨弔焉。以是庇黨人。當時稱曰。太丘道廣。廼亦來時論之非。識者曰有太丘之志則可。楊龜山言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缺。君子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夫學問至渾然天成。豈猝易得。唯顏子庶幾。孟子已露圭角。正難為初學應世語也。

嗟乎。處太丘龜山之世。吾人大不幸哉。

當官倚任親流。使得窺伺罅弄。鼓如簧之舌。始猶承順。繼則交挾為重。反足制我命。其傷比匪。尚忍言哉。房琯因琴工董廷蘭出入門下。依倚為非。遂為相業玷。明神宗末。葉文忠趙忠毅輩。豈非一時俊傑。乃甚愛汪文言。即楊左均重之。大獄起。首逮文言。縉紳之禍。彌大不過以文言客王安。所動以清流之名。熹宗初。諸賢柄用。咸藉渠升。不知渡河道之機。授宵輩之隙。誰得亮之。

辭華輕薄。則勢易動於外。利易淆於中。為禍亦薄。少年新進所首戒。王師旦知貢舉。黜獻翠微宮頌最得幸之張昌齡。上怪詰之。對曰。雖有詞華。其體輕薄。終不

成令器。恐後進效之。傷陛下雅道。弘治時。何仲默詩名動海內。或薦於輔臣劉希賢。俾館選。笑曰。是子薄福。能詩何用。竟發卒。閔午塘如霖主教館職。曰。朝廷任我重矣。不及時與諸君商論國家大政。使知輔養所急。廼令雕鏤文字。相誇示為工耶。是科最號得人所留皆偉用閔公嘉靖間禮部尚書。烏程人。因思晉世二十四友唐八司馬。八關十六子。非無傑才。而身名瓦裂。輕薄無益。適足為累。

漢孔光自為尚書。則止不教授。陳寵任樞機。輒謝門人。黃瓊教授於家。徐稚從咨訪大義。瓊貴。絕不復交。乃

黎成就後進指授無不知名稱薛門弟子後官組悉
謝遜劉忠定於溫國義訂師生恩同父子平居問訊
不絕及公登政府未嘗有書
葛學副貢亮上鄒總憲書二三君子以同道相切
磋德望既彰聲價日重遂有指龍門之登爲集菀
之地但見攻擊遞爲主盟盛衰互相倚伏其盛也
虛附者借遂擁蔡之私其衰也貿修者因被株連
之累萬曆初堅冰之懼已憂其漸矣
程伯子少好獵既而悔之自信已絕斯好茂叔曰何易
言也此心潛隱未發旋萌動如初矣後十二年莽歸

見獵於野者喜達於色乃知果未也陽明家居里人
求觴其產已辭出游過之則風景佳勝默悔於衷因
內訟不輟曰是何心哉有貪心即無恕心矣且悔且
訟兩念交戰於所行里許始化徐告從游者曰克已
難如是
朱康流曰嗜欲爲庸愚累其非易知氣習爲高明
累其非難知嗜欲害道顯稍知禮義惜身名者息
之也易氣習害道隱非經歷多磨鍊久者變之也
難苟習氣不變雖翛然不滓特立獨行一當艱大
之投剛柔競緘間或失其當禍敗之來與貪婪恣
雖同歸豈不惜哉
歐公曰作字要熟神氣完實有餘是靜坐樂事十年不
倦當得名虛名已得而真氣耗矣萬事皆然有以寓
其意不知身之勞也有以樂其心不知物之累也自
古無不累之物而有爲物所樂之心葉少蘊少溺多
聞而喜窮理一事未嘗夜不安所反覆推研必極其
至而止中歲大悟頓埽除爲偶人若觸芒刃若陷機
穽未能遽去唯數百卷書爾更期年歲當盡棄之以
無知求有知易以有知反無知難使不蚤悟蔽所知
而不返雖求須臾之適其可得哉

人情其暴即天道所甚忌造化忌人無過於名故名浮
其實者往往無後今徒見大美所歸或降爲皂隸或
斬焉若放遂致疑幽冥無知不知損德處多良由立
名太急劉忠宣與吳清惠書居官正已爲先所謂已
正不特戒近利且戒近名苟有意近名則凡事皆有
爲而爲欲政善民安恐未可得由斯以論近名既蒙
責於天復不益於人累亦大矣哉
范文正曰來世不好名聖人爲無權范忠宣曰人
皆避好名則無爲善之路陳止齋傅良曰天下之
名皆生於不足名者聖賢假以勵俗獎善非士君

子所可尋恃以立身也。

士君子齊物爲急居其實不居其名名彰則德損且難以給人求憂國爲念有其事不當有其語語聞則謗集究何時酬己志溫寶忠曰行一善共稱一善即是折福之場故有外名未必敦內行有陽譽不能解陰罪。

爲善無近名君子正大忠厚之心以有意出之亦足爲累朱巨容冲人認其犢後得犢還之不受劉凝之沈麟士皆被人認其屐後復還之劉不肯取沈先則笑曰是卿屐耶即與之繼則曰非卿屐耶旋受之東坡

謂士大夫出處當如麟士麟士不欲近名也甯鄭國辭疾歸第以俸券還府府受之伊川曰受之固無足議還者亦未爲得甯之無請可爾溫國自陝歸洛持俸餘買布洛布價高貿之止得陝價南軒曰不如伊川糴麥入問麥價曰依市價欲損之不答伊川不欲近名也。

馬季長融經術大儒韜跡南山抗命於鄧氏已迺饑寒困心猛然赴召何初心遽移也且須東巡須西第爲梁冀草奏誅李固殺人媚人不少惜未幾免笞徙朔方爲吾道羞元微之稹始爲御史言事慷慨遂遇仇士良與爭辯合不避及爲學士迺締中人爲援附魏弘簡傾裴度相位僅三月辛苦樹立卒盡棄之李長豪奢見鄙於姪壻趙岐門人盧植侍講經年女倡歌舞於前目不忤覩樂天爲微之誌云公始以直道律人勤而行之則坎壈不偶次以權道濟世變而通之又齟齬不安嗟乎士君子一念改易親戚賤之門弟子切友惜之生前痛之歿後韓魏國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九日詠菊云莫羞老圃秋容淡要看寒花晚節香寓意自遠。

甯鄭國使契丹始受命聞女卒再受命聞男生皆不顧

而行不發家書焚之門徒亂人意胡安定與孫明復石守道讀書泰山攻苦食淡十年不歸得家問平安二字即投澗不復展讀。

藝文志劉表集已亡三國志載劉表與袁尚兄弟書筆力不減崔蔡又爲書家祖所先又爲黨人在八及列而後世不知邢辯魏儒者以將掩楊脩齊文士以相掩蕭穎士再拒李林甫及永王璘辟東都先陷勸李承式及崔圓保淮南通貢道識力經綸偪李鄴侯一流僅以文苑稱歷代名畫記諸葛武侯父子右軍大令以功業書法掩其畫米紫陽畫淡得吳道子筆法林和靖亦

善繪事以道學高蹈掩凡著其重則輕者掩李龍眠博學精識出劉貢父上官京師不跡權貴門山谷推其風流品概不減古人爲畫所掩趙子昂論至元鈔法與脫徹里數桑哥罪惡懇至詳審楊載稱之曰知書畫未知其文章知文章未知其經濟文衡山温粹之養介特之行淡博之學而精妙之筆法次之不幸重爲輕掩也

戴逵對使破琴不爲王門伶人阮瞻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彈之內兄潘岳時令鼓琴竟日達夜無忤色阮之冲和終不如戴之高抗歐陽守滁通判杜彬善琵琶酒行無算公詩紀事彬病之祈略去姓名而人已傳郎官朱維工吹笛流傳禁中召試之使教坊按其聲蔡京會尚書省大廳呼維諭上語再三辭以朝服勉奏一曲雖一技成亦足累品

王子敬被命書太極殿榜堅辭不應韋仲將書凌霄觀轆轤長絙引上去地二十五丈旣下鬚髮盡皓戒兒孫絕此楷法閻立本奉詔畫鸂鶒伏地泚毫慙甚愧歸亦以戒子孫孫知微以畫名馬知節知成都欲見不得伺與壽寧院僧畫壁徑往從之不得已擲筆下不復終畫陸鴻漸爲李季卿烹茶羞赧遂著毁茶論

李臯節度荊南張柬之園在焉後裔求市坐客馬彝曰漢陽有中興功遺業當百世共保忍使其子孫棄乎臯再拜曰微君安得聞斯言范文正不忍居綠野堂致政歸年踰六十不更築園曰洛陽名園甚多誰復禁我遊者東坡記寶繪堂凡物可喜足以悅人時復蓄之爲人取去亦不復惜永叔斐谿石記好奇之士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趙尚書從常省元求園常以詩答之園是主人人是客問君還有幾年身梵志詩雕牆峻宇無歇時幾日能爲宅中客

李文饒平泉山居石刻云後世以一草一石與人非吾子孫也又云百年後爲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告之後唐莊宗入洛張全義監軍者得平泉醒酒石其孫託全義復求之卒被害

趙韓王經畫園居僅於禁省歸第百日悲高亭大榭扃鑰爲常歲時獨所養擁篲負鍤其間陳秀公治第潤州池館綿亘數百步宅成公已疾甚雖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三不得居不得修不得賣不得

韓魏國女樂二十餘輩崔夫人亡盡厚遣之曰所樂幾何常令人心勞孰若簡靜之樂倪文節思經鉏堂雜

誌云，好一物，即添一累。雖情絕玩賞，猶以爲須文飾畜兩鶴，旣乏端人看顧，朝放暮收，不免關心，又恐擾

隣園，驚兒童，俟羽翮再完，一旦飛去，遂省一事。然則

梅妻鶴子，亦吾累也。公歸安人。

王鐸盡忠唐室，奮討巢賊，居將相衮鉞之任，攜妓

妾輜重，行虎狼之都，三百口併命於高雞泊。

天下百害無一利，莫如戲劇，傷財費力，聚衆啓爭，開閉

不時，則誨盜，男女無別，則誨淫，徹夕喧呶，難通賓主

之好，褻優諧謔，易生嫌忌之端，座上悲歡，反聽當場

傀儡，酒闌厭倦，徒增㬾起廢弛。嘉靖末，葛端肅守禮

掌臺，特疏禁之。一時動容斂跡。東省迎新郎君，御史

以例不敢白，因濟南相君請，公面斥御史，相君曰，是

某意也。公曰，君亦不宜有此。疏吾所題，內閣所票，奈

何自矛盾。相君不能應，遂揮伎樂出。黃忠宣福，宣德

初，持正不阿，命觀戲，曰，臣性不好戲，命鬬棋，曰，臣不

會着棋，幼時父師嚴，止教讀書，不許學無益事。上默

然頷東橋，在權相座，戲劇盈庭，曰，相別數年，正要講

話，此𠮟喧聒，盡遣去。

韓魏國至諸子讀書堂，見枕邊一劍，意備緩急，公笑曰，

果能擊賊，賊死此，何以處之，使入賊手，汝不得爲完

人矣。元文眞王阿憐帖木兒，或獻馬鞭，暗藏鐵簡，有

急拔靶取之。王喜，將厚酬焉，持示夫人，夫人爽月思的斤

夫人曰，君平日若常害人，則防人必我害也，苟無是

心，焉用爲。王悟，亟還之。

羊侃南還，置酒，客張孺才醉，失火延燒七十餘艘，燔金

帛無算，公都不挂意，命酒不輟，孺才慚懼逃，公慰諭

使還，待如舊。六朝氾勝，去官還家，太守張闕造焉，閉

門不見，禮遺無一受，歎曰，生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

免，散家財五十萬，施宗族，柴門灌園，琴書自適，房玄

謙，資產素殷，暨官俸，皆周恤親友，屢空，怡然，顧子玄

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

元賈人陸道原，富甲江左，歎曰，老矣，積而不散，以釀禍

也，盡與其所任用沈秀，即萬三也，棄家爲道士，築室

陳湖上，曰瑞雲觀，居之，竟以壽終。沈遂覆敗。有瑪瑙

壺，質通明，類水晶，中葡萄一枚，如墨點，號月下葡萄，

沈籍沒，役得之者，展轉罹禍。常熟富民徐洪，忽諭幹

人潘珪曰，吾家業盛矣，必代謝，今舍此去之，遂舉搭

挂挈妻子，棲止先隴側，布衣蔬食，謝遣交遊，自號抱

源小隱。杭州重建戒壇，需萬金，名富民勸募，湖州胡

汝輝願獨力任之。楊寬長詰其何易也，汝輝曰，民

子不肖所積必爲他人有何如泰承勝事增遂以成
朱穀城王綱家饒好行善姪任氣好酒佩無賴子
聘相遇鬬狠公呼佩與錢十萬使市布房陵衆皆
爭無賴子得錢醉酒蒱博數日盡遂逝去爭者咎
之公曰此人得錢改化爲良善益莫大焉今其逃
與吾姪無纖埃釁是以小損解大厄也
裴晉國臨終以所賜玉帶封進表曰内府之珍先朝所
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在人間其還帶之操
始終不渝范天成與富彥國子遊富氏引爲陳設華
甚觀者如堵天成甫十餘齡取一器擘而示衆曰此

錫器汝等謂爲何物耶富以爲嘲已天成私語曰恐
愚民致疑害汝先坐爾是晉國不敢將歸地下志也

去蔽

中庸不可能雖賢智不免於偏偏必有所蔽謝上蔡曰
堯夫直是偏霸手段如富公身都將相嚴重有威他
將做小兒樣看或問君實勝叔於韓魏國他日大用
何如魏國曰才偏規模小溫國書諸葛亮入寇論維州事牛僧孺爲義者德裕爲利是其識見偏處信楊雄疑孟子偏之甚劉元城及公子康俱未敢信韓富不協魏國
薨韓國竟不任用且欲甘心所善仇生西夏用兵韓
志在進取范志在招納范得罪非祁國力救幾不免

趙清獻論劾宰相陳執中范忠文爭之趙擊范以爲
可斬胡安定孫明復同讀書泰山相友善又同出范
文正門暨同在太學四方士多歸胡朝廷下其教爲
法明復惡之出皆相避張德遠趙元鎮並相不合相
爭求太勝菴以蘇文忠爲奸岳武穆爲橫頤禮卿力
持風憲薛德溫則謂内外風憲緘默及薛考滿頤遂
署平常不得進階封父母丘瓊山王三原並立朝王
譏丘五倫全備傳奇有傷風化非文宗體丘譏王自
刊章奏彰君過非大臣體鈞州華容各庇其鄉人致
相枘鑿或褊或激皆近於偏所推大賢者然歟故去

偏亟也

阮籍見張華鷦鷯賦歎爲王佐才意欲自全於禍福間
爾華不從劉卞言竟與禍賈氏畏八王之難而不免
倫秀之虐正求全之過失鷦鷯本意寇忠愍升相楊
文公億草制曰能斷大事不拘小節有干將之器不
露鋒鍔懷照物之明而能包納寇得之甚喜不知正
規益所未備眞宗謂其剛忿王魏國曰準好人懷惠
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避而準爲已任此其短也於
丁謂拂鬚直言而折則鋒鋩太露致謫雷陽
劉山東猶爲張綵所誤因其姿意談兵遂欲越次用之

時北鄙火飾張甚本兵猶䝉需人曰吾無才居此故
急取才張曲江所以受欺於安祿山也崇禎朝陰借
用才使過爲名欲破成案不知東山實以大公至誠
行之未免重傷善類何良俊四友齋叢說云海剛峯
不怕死不要錢不吐剛茹柔眞錚錚鐵漢但性既偏
執又寡淺識不能詢謀諮度喜自用且更革太驟意
無非爲民不知最易動而難安者人心也重禁刁詐
猶恐不戢況導之使然耶刁詐得志人皆效尤至以
棄家業容里巷而出數百爲羣鬨門要索要索不遂
肆行刼奪素封閉戶不通有無善良坐斃幸海公改

任得稍息

高宗憲曰天下事敗於邪見之小人無見之庸人
偏見之君子君子見既偏遂與小人庸人等可不
懼哉

杜正獻浙山陰人立朝大節如引燭焚詔等不可縷數
朝紳語曰杜衍如是莫非不是浙人否正獻戒門生
曰吾黨取輕如是願自策勵一雪此言不識浙人何
以大輕於朱正獻十五六謫河陽七十致仕僑南京
十年龔未常歸越公自言浙人褊急易動柔懦少立
朱子云浙中議論惟不欲矯激專擇假風躲箭處立
地更笑人慷慨奮發浙文章忠義勳業理學入明大
振恨朱人不見我山川之靈因時變易要在後不致
及於前哉

吳文肅子璞堅挺有氣節韓魏國亦稱之或薦補幕府
公曰氣雖壯然包藏不淺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
敗杜正獻門人爲縣令公曰子才器一縣令不足施
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爾

唐士大夫家法柳氏爲冠出婢至宿衛韓金吾家盈巨作源
閩王翁於應事買綾手自取視選擇遲幅舒卷揲
之第其厚薄酬酢可否臆隙偶見忽失色仆地似中

風云我正以此疾出柳宅也因還女僧翌日而瘳詰
所苦婢曰不然吾出柳家滿族習見禮則豈忍復事
賣絹牙郎也宋時御史臺老隸素以剛正名御史過
舉即直其挺臺中以挺驗官評范諷名客視諭危人
造食指揮數四既至又呼之叮嚀教誡顧老隸挺直
怪而問之答曰役人者授以法而責其成苟不如法
自有常刑何事喋喋使中丞宰天下安得人人而詔
之范大笑慙謝

郭景純知所受有限日近婦女預知他日行刑人即所
遇緋衣小兒地則雙柏樹下時則某日日中乃遇杌

茂倫於涸何以擲劍大詫此知數而不知理適爲導淫亂性之助孟觀見紫宮帝座無變堅事篡逆之趙王倫不識爲惠帝反正孔熙先知江州當出天子說范曄佐義康反後乃屬武陵王駿正德末吉水舉人劉養正以帝星耀吳頭楚尾遂勸宸濠謀逆不知爲嘉靖繼統此知象而不知應徒召喪身赤族之慘茍非至誠如神安用前知爲耶明道於堯夫數嘗悟隨㤀惟其能㤀所以爲善悟也

祿命家言子平者始於唐殿中侍御史李虛中以服水銀疽發背死張橫渠問康節疾曰先生推命

否康節曰若天命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不知也明初袁忠徹相術高天下止二女擇壻最廣且愼一爲盜死獄一覆舟死水二女寡於家莊媿慨抵掌談相妻必叱云莫訛言相壻之目何在曰吾能人相不能天相也土木之變徐武功自負能測天象謂乜先當入主中國宏即日南遷以淮爲界各守一方太監金英與安蜀㝷道廝詼死敢如此安言衆因斥出之

王靖遠驥任順天尹病甚袁尙寶候之神色已變不可入日夫人出見袁即云病雖云亟無妨大事以夫人一品命婦也已果愈征麓川膺世爵靖遠自未死非恃夫人力也薄姬在魏豹宮許負相當生天子豹喜因背漢致滅廐乃在漢文帝李錡據潤州相者言丹陽鄭氏女生子極貴納爲侍人錡敗沒入掖庭得幸生宣宗河中節度李守正子婦符氏術者聞其聲驚爲天下母以是決反覆亡符爲周世宗后婦人即貴果足恃哉

胡文定性殊暴親毆兵士抗拒無如何回齋作小册謚錄經傳寬字文數日靜玩出視高下頓爲曠朗吳康齋剛毅疾惡慕明道和易遇逆境必加含容久而渾

然無復圭角之露羅念菴曾大受廛同未常以錙銖故動怒亦未常以錙銖故動人怒嘗因家諷馳思馳入吏部堂吏嘖有煩言公將奏其作威友謂曰曾記定性書乎於怒時遽忘其怒公謝曰予矜過是也即焚其草王編修思年少氣銳廣坐中指切人是非不少諱已悔曰柔克之訓自古戒之蘊內熱而復投劑劑能無狂乎自是欽諱辨爲質訥

賈林諫德宗曰陛下性急此性不改憂未艾也張子韶橫浦錄嘗官臨事切戒躁急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加以猾吏姦民窺伺以成其利非特害人甚害

於已呂居仁童蒙訓當官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不能害人凡事貴徐待者詳處之謂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

孫登性無恚怒人或投之水及出大笑

昌黎作李于墓誌歷敘服食收者爲世戒及讀白樂天詩退之服硫黃一病迄不痊則昌黎復以自禍樂天既誚昌黎又自好言服食事其詩曰金丹同學都無益姹女丹砂燒即飛序云予與故刑部李侍郎早結道友以藥術爲事何二公稔知而身蹈之也張忠定煉丹一爐不敢服或求之公曰非敢吝也此丹養火

數十年不有大功必有大害求益固與一粒如粟大其人便血不止五臟俱糜潰孫思邈云藥有所偏助臟氣即不平

劉向得淮南黃白法遽上天子事費甚繁卒無效論獄當大辟兄陽城侯入國以贖使向即死何異文成五利儔哉當韓國積黃白書一櫃爲題華嚴長老投火豁然有悟范文正受鍊銀者託後出方與金授其子封識宛然胡文恭所善僧能化瓦石爲黃金死將授公使葬已公曰後事當盡力他非所冀也程伯子蘇長公皆得方不一試

子瞻官鳳翔知府陳仲亮迫僧作黃白術逃匿不出陳訊子瞻排闥詢其事僧云仲亮貪不可傳因授子瞻陳得之造金治第未幾敗官卒

蘇子由試將舉火犬猶據爐而溺俄不見術終不成

漢武帝曰天下豈有僊人盡妖妄爾余謂仙之眞者必實有補益於世東方朔傳上書陳農戰強國詞數萬言非志用世以自表見其學主耕稼務本又謂仙不必蹊求雖至蓬萊見仙人無益陳圖南對宋祖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勤行修煉無過於此若夫軒轅

勞務著於本紀或以爲鼎湖騎龍焉留侯卒諡見於世家或以爲辟穀輕舉焉王子晉火色不壽十七夭亡或以爲緱氏乘鶴焉淮南王安謀逆自剄或以爲雞犬同升焉皆曼倩圖南所大笑勿齒也

葉少蘊曰神仙出沒人間求遇而學之妄人也神仙本出於人不先求己之仙而待人以爲仙理豈有是乎今鄉里善人恥與不善接安有神仙而輕求於妄人者古今言遇仙或告禍福或畀藥餌彼自類求爾人傳顏魯國韓魏國歐蘇兩文忠皆爲仙復何疑焉

道士司馬承禎對睿宗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何必勞心術數又曰順物自然而無所私則天下理

軒轅集對唐宣宗曰王者屏慾立德自然受大遐福何處更求長生明世宗朝方士邵元節陶仲文身既死不間玉棺天師張彥頨宅被焚奚不哭酒世宗以燥熱致斃而不悟悲夫

讀魏武樂府精列篇見歎於迂怪志意在蓬萊魏文折楊柳歌彭祖稱八百悠悠安可原老聃適西戎於今竟不還達人識眞僞愚夫好妄傳子建辨道論亦言左慈輩之妄後世人君曾曹家父子不

若智愚天淵矣

唐自武后世世奉佛元載王縉杜鴻漸爲相皆深信之代宗時京師良田美利多歸梵寺飯僧禁中百姓賣産鬻妻不足供億米孫莘老知福州民欠市易錢繫獄甚衆適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莘老曰若輩所以施錢祇願得福孰若爲獄囚償官使數百人釋枷鎖若福更無量乎即日輸官囹圄遂空何不使莘老作唐宰相實福被蒼生也

李嶠請造像錢一十七萬餘緡若將施散貧民人與一緡濟得一十七萬餘戶方作過後因緣豈知現在果報張廷珪請時政則先邊境畜府庫養人力釋教則救苦厄滅諸相崇無爲豈在鑄像武后罷作大像唐時亦自有人

元大德間尊禮僧膽巴殊甚不啻罕皇后貴其不能延一子壽答以佛法如燈籠風雨至乃可蔽若燭盡則無如何順帝見馬哈剌佛前供羊心問帝師剌馬有用人心肝否答曰有之人萌歹心害人者事發則以其心肝作供或正或譎皆與儒者爲表裏

張文僖昇父某見人入寺私禱輒恥之曰福自我造今之求福者非詩所云自求多福者也

皇天后土后訓厚又爲君上均稱後訛加爲后土夫人杭州西湖夏后祠鄉人呼爲娘娘裝后妃像乃宋夏伯起築石堤十二里政和中封寧江侯俟譌作后遂相傳爲夏禹江中小孤山對澎浪磯今謂彭郎娶小姑合祠並祀溫州土地杜十姨無夫伍撮鬚相公無婦州人迎而配之共享一廟則杜拾遺伍子胥謝鄰中西門豹祠神像後出一豹尾舂陵象祠塑象垂鼻輪囷退之詩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祈福人座迷蒙所謂有稚而穀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哲而少者則曰某郎有媼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婦而

咨者則曰姑鬼神起於人心全與鬼神無涉

瞥退菴語存卷之八 內編

吳興嚴有穀旣方著

去私

晉羊祜曰拜爵公堂受恩私室吾所不取唐周墀入相韋澳曰願公無權墀愕眙澳曰爵賞刑罰人主之柄公無以喜怒行之俾庶官各舉其職則公斂袖廟堂天下治矣惡用權李鄴侯君相造命之言當亦有謨福威惟辟相亦在君所造中敢云造天下命哉王沂國曰恩若巳出怨將誰歸潘子賤良貴直龍圖閣宰相呂頤浩造曰旦夕當引入兩省子賤正色曰親老

方欲乞外兩省非所願也退語人曰用人是宰相事何可握手密語先示私恩若受其籠絡何以立朝即日乞外補景泰初南吏尚魏文靖請致仕閣學陳循公所取士也請曰先生雖位冢宰未常立朝願少待事在吾輩公不悅謂人曰渠將朝廷事爲一巳事安得善終循後果謫戍

柄政當國私喜私怒不能纖毫輕重五代相桑維翰語知貢舉崔棁曰孔英來矣惡其醜行也棁不喻反考及第與李吉甫聞吳武陵酷類張永嘉得君時教諭補官入辭誤用折簡怒甚名文選示之命二尚書至

文選出疑相君知厚踰格轉美郡司馬後追憶語及抵任已三年高相新鄭著銓某典史故知計册詿老病對簿時高相日甚矯健急呼之典史疾趨仆地諸長吏鬨聲曰此眞老病高相無以語竟春和秋肅卉木亦有不及徧被者邪洵予奪之權上與下俱未之或知也

元祐初設進士科以禮部侍郎張養浩知貢舉進士詣謁俱不納使人戒之曰諸君但思報效朝廷奚勞謝爲霍文敏主嘉靖己丑會試簾內外弊剗革殆盡文體爲一變楊少師博葛尚書守禮程尚書文德唐都

惠順之羅修撰洪先楊編修名楊御史爵俱公所錄士諄諭諸士不可以門生座主結私恩而忘大義後如鄧定宇於江陵嶺隣初於四明皆卓然免擬議外

梁學士燾作薦士錄意欲桃李向人開世俗日下桃李或化爲荊棘者有矣夫市恩與負恩其心皆可誅也崔羣知貢舉春榜得三十人矜其妻曰予有美庄三十所妻曰君非陸贄門生乎掌文衡約其子簡不令就試如以君爲良田則陸氏一庄荒矣嗟乎已則負人而又以爲市何其謬也

王丞相主文柄屬意白敏中病其友賀拔惎密通意絕之則得元甚造門左右紿他適敏中躍出以實告曰一第何門不可致柰何輕負我友相與歡醉而寢丞相聞之曰我意止得白敏中今當更取賀拔惎盧仲辛華舉童子知杭州馬亮嗟異之秋貢士密戒主司勿遺公聞曰以私得薦吾恥之去勿就後二年遂首選至登第年纔十六公德淸人陳叅政良謨治易稱名家廖守以關事屬歸安武令且代之詰謝弗往守弗懌後果出令門始大服曰吾不如陳生遠甚公安古人

東坡知貢舉緘簡送李方叔楊雄優於劉向論方

叔他出章子厚二子竊窺驚喜攜去援得魁持第十坡大歎恨作詩送方叔歸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李伊歎曰學士主文柄汝不成名復何望哉汪玉山知貢舉心念舊知同舍富陽蕭寺夜分連榻密語冒用三古字得之非其友也深責相負友指天誓以暴疾不獲就試玉山詢得者則假循其寺見廡下殯棺惻然動念是夕女子見夢囑冒用三古字必獲因以入上爲託頃往葬之矣

程明道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過則可若搜索臣下短長

以沽直名臣不能也王懿敏素魏國季子為諫官言人材
難得無事時當為朝廷愛惜陳敏肅成弘間都給事
直論時政得失不飛劾人曰吾父戒我勿作刑官枉
人若言官枉人尤甚張給事寧請用李秉為兵尚書
王莊毅掌內臺以奏草示李文達李曰言官薦人但
言可用豈得預擬官職鄒忠介曰論一人當惟公惟
平毋遽搖筆端論一事須懲前慮後毋輕試耳食

萬曆末內閣李晉江廷機諡文節云近世君子除卻
建言別無人品其為建言除卻閣臣別無題目言
雖有激可覘世變朱山陰賡諡文懿更以補相為苦

海謂時時戶外羅無對業之冤家日日階前列不
欠錢之債主按劍相視詐語橫加鄭桑文忠向高
亦概建言諸臣意見稍分門戶遂立藩籬既樹黨
業彌開始而臭味繼而參商又繼而水火始而劾
觀繼而佐鬭又繼而操戈株連蔓引枝節橫生嗟
跖朝夔好為自己國欲無亡得乎

慶曆四諫力引石守道范文正獨曰守道剛正天下所
聞然性好奇異必以難行事責人君引裾折檻叩頭
流血無所不為主上春秋富無失德政事亦自修舉
安用是諫官范景仁極論青苗金陵讀疏予頒遂之

東坡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愀然曰君子言聽計
從消患未萌無智名無勇功天下得陰受賜若舉世
受害我享其名獨何心哉

諫官好奇異由於好名好名不至極奇異不止於
君德民命奚補一則曰主上無失德一則曰天下
受其賜豈有一己之私哉後世拾遺補闕苟知好
名必羣以真諫官歸之矣

陽明居喪或客至不哭張陽和疑之先生曰因事無治
貴於由衷非因人加減人情作偽即父母喪亦用此
術毀不滅性哀亦是和陸清伯澄問予病危憂甚先

生曰父子至情自有中和至正過即是有所憂患凊
伯歸安人荊川門府維揚龍谿告之曰予遺將有所
棄辭未盡即與闕裁發揮自己方略攙人意見心便
不虛將請施為即引古事業自家間明反被凝滯攙
入典要機便不神議未合定晴淺思認作泥幾研慮
已攙入擬議安排有時奮掉鼓激攙人氣魄有時行
不測賞加非法罪自己靈根搖動不論勢所便地所
宜令如法措置未免攙入格套只宜虛心應物使人
各盡其情觸機而應迎刃而解方是經綸手段口中
十分明白紙上十分詳盡止播弄精魄非真實受用

劉念臺曰人臣徇私交而廢公義謂之情面今絕人情以徇一己之情反謂無情面可乎情面與人情不同人情本乎天而致人雖拂天下公議以就一己而不為私情面去其心而從面即忍一己之私以就天下而不為公此為藉口自私者發蔡虛齋自箴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開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本天致人之謂也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際盛時操名器徒就一己之私去心從面之謂也楊文貞曰天下萬世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余肅敏曰人臣隨事盡力凡有建樹即近且小亦須為百年計

高宗諭趙豐園貲治通鑑首論名分其間去取皆有益治道知司馬光宰相器識若唐鑑止可為諫書爾其無私一也歐陽文忠修唐書專任紀志若列傳出宋景文筆朝廷以書出兩手體不能一詔公刪革列傳公曰宋公於我為前輩且人所見不同豈可悉如己意遂一無所易書成奏御御史白舊例止列官高一人姓名公官高宜書曰宋公列傳功深為日且久豈可掩奪其功於是紀志書公列傳書宋宋喜曰文人古不相讓觀歐陽不自私名真可作相

韓魏國讀金陵答楊忱書寬其心術只為一身不為天下知非宰相器正與二公對考

通考陳氏曰列傳用字奇澀殆類虬戶銑谿體即紅勒之軋茁也歐公臥聽落鎮傳序曰使筆力皆如此亦未易及也余用杜牧罪言質無宋公一語然則列傳不署名銜抑借以自表異耶

王編修思不為酬應文曰美其詞以悅人吾才所不能以美辭而變是非吾心所不敢謝文正初入翰林御史某與陸都憲臺中請公文為賀公曰是人素不為公議所與惡可以諛言悅之楊升菴戍滇中布政劉修雲南通誌鄉大夫持萬金欲冒嗣穎川侯凱世爵

公堅執不可

唐荊川語學者人有富貴氣於詩文必不佳又曰文何不以用世而以媚世皇甫湜修福先寺碑文三千字一字三縑其矜負然爾湜為傾兒集序未嘗輕以文許人為裴晉國碑文正可無愧非黷貨也子美詩本賣文為活翻令室倒懸深味可詠陳簡齋詩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古名錢曰刀又从二戈从貝从戔則為賤）痛快不磨文士皆當書座右

戚大將軍繼光紀效新書自可傳求序於汪亢美千金百綵為贄汪伯玉銘人墓新安人批駁翻刻

恥其事。何可令荆川見。元文士王磐閻復。阿合馬當權致重幣求碑。王拒弗與。閻爲桑哥立輔政碑。哥誅閻連坐。以文媚世者。果終利益否耶。

文人嬴橐金。多諛墓中人所得。自蔡中郎後。負斯慚者多矣。裴均子持萬縑請韋貫之撰先銘。辭曰。寧餓死。豈能爲是。劉乂聞昌黎能下士。步行歸之。賦氷柱雪車二詩。坐盧仝孟郊上。樊宗師以文自任。見乂拜之。後爭論不能下。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所得。不如與劉君爲壽。文人以此多金。濡毫時疑有鬼氣。安得生千百劉乂。徧攫以授不識字愚夫也。

南唐韓熙載謚文靖。江南呼爲韓文公。宋世昌黎祠。誤取熙載畫像以塑。退之肥而寡髯熙載而小髯美至今爲笑。余謂退之實不逮熙載。鄭權貪鄙。節度廣州。盡以公家珍寶酬中人。兩見唐史。退之送行詩敍。侈陳權功德可稱。道貴而能貧。爲仁不富之效。京兆尹李寔方大旱。聚斂徼求。勇於殺害。民多袖瓦礫遮道何之。見退之自著順宗實錄上書則曰。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未見有赤心憂國事上如閣下者。不雨百餘日。賴其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李愬李愿兄弟也。送愿歸盤谷序。諱其婪敗。推許太過。平淮西碑。又抑愬功。熙載作嚴續父墓碑。但敍譜系品秩。略不道事業。續請竄入。熙載悉返潤筆之贈。

范文正居蘇。堪輿以吉地密進云。出狀元宰相。公曰。吾家已貴。可遷爲學舍。與鄉人共之。文待詔門渠沮洳。俞中丞過其廬。以形家言。謂通之可得上第。先生堅謝。懼損旁人居。一既貴而推以利人。一未貴而不爲人害。大道爲公。與天地同量。福澤亦與天壤俱永。

黃文簡淮葬父。銘高氏墓碑之半。高裔孫曰。相公取之薄矣。黃問故。曰。恐後人復欲銘爾。

王端毅守揚。德公者壽以千金。雖却之。未能忘。終夜不寐。念一動。即大呼曰。王恕。汝何得起此念。如是數四。比明遂息。劉忠宣長戶部。官庫例有羨餘。不登記冊。吏以故事白。公沉吟久。乃大聲呼曰。劉大夏讀書做好人。如何遇此事。沉吟許久。誠有媿古人。悉附籍。

贊皇奇章。非唐之黨魁乎。奇章黨楊嗣復李珏二相得罪。上使中使就誅。贊皇力救得免。韋溫論事侃直。遷禮部員外郎。或以牛黨間之。贊皇曰。是人堅正中立君子也。范堯夫大小蘇皆力救蔡確。即司馬君實亦極苦之。

崇寧黨人碑三百九人旣首司馬光矣復以章惇爲殿特加爲臣不忠四字蓋祖洽對策推新法擢第一李清臣獨倡紹述之說以開國釁亦與黨人呂大防劉摯列黨碑宜矣黃履楊畏劾罷呂劉正人而去之反並列焉小人喜怒出入自戕其類眞難直詆

北史王思政都督荆州繕修城塹得黃金三十斤名佐吏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送上周文嘉之賜錢二十萬姚兵尚鎮總制三邊延綏于璜耕地得金磚金甲隣訟之璜供隧道數曲丘室三楹金銀積千萬

計嚮西夏金元故物也左右請上聞當得峻擢公謂璜一農夫天賜不可奪斥訟者厚封其地絕後患

龔祭酒用卿大父其避亂山行憩欹石展側發得藏鏹甚厚曰非分之福無故之獲非造物釣餌卽人世機穽吾幸免流離足矣遽掩之適賊擾人求金遲卽殺以徇因次第出前鏹贖之援免三十餘人徐孝祥見樹根石甃啓皆白金覆藏而固封識焉後三十年歲大歉出金收糴全活不可勝數

王沂國故人求齊州公曰已有差與廬州不就曰齊州地望卑於廬但於私便爾相公不使一物失所易前命亦不難公正色曰不使一物失所雖是均平若奪彼與此則彼物失所矣尹翁歸任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其郡人也欲託邑子兩人語終日竟不敢見其邑子

王裒門人爲縣所役裒曰汝學不足庇身吾德不足蔭汝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門徒從者千餘人安丘令整衣出迎裒下道磬折立云門生爲縣役故來送別執手涕泣去令卽放遣婁師德營田梁州鄉人犯賍衆詣請救公曰犯國法卽某子亦不能捨明日宴會語都督曰聞某鄉里犯法索不識

但與其父小兒時共放牛爾公勿以某寬國法都督遽令脫枷至公切責之曰汝辭父母覓官職不能謹潔知復奈何與一樸䭔餅曰童作飽鬼去都督捨之開後世干請法刼之不得不從又若無意私洗甚焉

去矜

古人才智思慮日出不窮乃欲矜一人弋獲蓋天下之機張必無之理也陳平奇計者六至呂氏亂燕居深念惟恐禍及已陸賈教交驩太尉又爲畫呂氏數事卒誅呂以安劉豈非賈智謀出陳平右乎張華博物

治閩世無與比斗間紫氣必待雷煥辨之嵩高山竹簡科斗書非問束晳不知漢明陵中物唐沿財穀就不推劉晏晏歿入益耗順宗以李巽為使一年所入如晏最多歲明年過之又明年增一百八十萬緡程异計畫更精於巽晏不及巽巽不及异經世之學其已試而效不傳於後及未試淹抑無聞者時代遞遷斯人安在.

薛文清曰聖人以道理為古今人物所公共非已有之私故不矜又曰尋常事處置得宜數數為人言亦甚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羣視之若無分定故也.

高忠憲曰貞之時義大矣四時以貞為冬四德以貞為智隆冬萬象斂然大智之人纖毫伎倆不形中庸尚絅大易藏密入德於此成德於此謝上蔡去一矜字而曰仔細簡點病痛盡在於此至哉言矣.

王球不妄交門庭虛靜雖通家姻戚未常往來中書舍人王弘為太祖愛遇謂曰卿欲作士人必得就王球坐可稱旨就席王舉扇搖曰若不得爾太祖曰我便無如此何紀僧真幸於齊世祖容表有士風請曰臣微逢盛世階榮至此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斅謝瀹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斅登榻坐定斅顧左右曰移吾牀遠客世觀曰士大夫非天子所命江左習氣即天子亦沿染波流王僧達謝靈運竟以此敗唐王毛仲寵客不能致宋璟雖以上命臨之日中乃至先執酒西向拜謝以明出朝廷賜飲不盡屈遽稱腹痛歸乘禮守正不可犯矣.

魏沈介冊行絕糧從姚彪貸百斛鹽易粟姚覆鹽江中曰明吾不惜惜所與爾弗與已矣奈何惡言辱之晉王修齡貧乏陶範遺米一船却曰修齡雖饑當就謝仁祖索食何須附範不受已矣以不屑

詬之為已甚矣人已開過事可否以理裁之可以氣加之不可.

唐高宗封至濮陽左相竇德元騎從上問濮陽何名帝丘不能對許敬宗躍馬前曰顓頊居此故名退語人曰大臣不可無學德元不能對心實羞之賓客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吾不強對以不知此吾所能也李勣善其言武宗問文獻通考問注張何星欽天監不知翰林相視愕然楊升菴曰柳星也周禮註注咮也鳥喙為咮南方朱鳥七宿柳為鳥喙因取史記漢書二條示內使以復史記律書西至於注張漢

書天文志椰爲鳥喙同館驚其辨博以此而忘

洪景盧翰苑一日草制二十餘語院吏曰蘇學士不過如是院吏曰幼時見蘇學士斂捷誠不踰此但不曾檢閱書冊爾洪赧然悔對客言及人不可矜也肅王樞使元用使金館燕山愍忠寺見唐人碑偶麗三千餘言元用素强記朗誦一再肅王且聽且行若不經意元用歸欲矜其敏追書闕十四字肅王甞補其闕又改謬誤四五處置筆他語略無矜色

蕭穎士十九登第自恃三教無不該博褊躁忿戾止一僕杜亮決責動至瘡折傷當衣老父不知爲

嗜退菴語存　卷之八　去矜　十四

王尚書翌旦造謝責曰子負文學名倨忽如此其止於一第乎

明布衣沈鑾力古博學家居食貧或問令君大位享大福者多無學問有學問者多貧賤無福何也鑾曰有學問便是福何須富貴斯語亦有病伊川云富貴驕人固非美事以學問驕人害亦不細尹彥明從學伊川問見日新謝顯道謂曰公既有問如服烏頭無以制之藥發而患生矣況沈鑾學問止記誦粗淺何關質學問見乎力古博學到處置筆硯無論左太冲三都賦全無緊要郎張子著正蒙明道尚嫌其不熟

李翺復性篇主排佛也世間用其言王坦之廢莊論以反莊也世多襲其語柳子厚本法國語乃作非國語歷詆疵病東坡嶺外特喜子厚文與淵明並稱二友北歸與錢濟明書痛詆子厚時令斷刑四維貞符詩篇至比小人無忌憚殆爲國語報怨劉章江端禮虞集俱作非非國語後人對以反反離騷楊用修博極羣書後有正楊又有正正楊既題事以增華遂操戈而入室文人輕古自矜勢有必至闕疑焉可也

通天地人曰儒士人立志必以三才洞貫爲要歸有士志然後有士習致君福民時亟需之故曰儒者需也

嗜退菴語存　卷之八　去矜　十五

易云上於天需天下待其膏雨也儒行首章待聘待問待舉待取其自立者無待或藉以立恢若待之也待之未至則應之不苟恆若需緩者儒爲需兼此二義洛陽年少甫覲天子遽思痛哭其後吊屈賦鵩不啻涕零昌黎三上宰相書一見蠻州瘴雨甘上功德表其詩曰自從牙齒折始信古爲柔剛氣挫辱殆甚兩人初志急進不堪少抑遂及於斯

晉宋間人主至與臣下爭作詩寫字故鮑照多累句王僧虔用掘筆以避禍僧虔與齊太祖論書又云臣書第一雖由主度不同恐非對君語魏舒爲鍾毓長史

工射而毓不知弟爲晝籌此乃遠器

梁武與沈約各疏栗事約少三條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則羞死上聞欲治罪徐勉固諫而止劉峻博極羣書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問峻請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失色惡之不復引見峻撰類苑成帝命諸學士撰華林編略以高之竟不用宣和中蔡居安會館職食瓜徵瓜事坐客不敢盡言居安所徵爲優校書郎董彥遠連徵數事皆所未聞識者謂必不能安數日果外補

沙門訟田梁武大署曰貞有司莫能辨劉顯曰與

上人帝忌出之曹操署合字楊修曰人一口也修出行遊爲答記勑守舍兒曹公令出依次通之如是者三操怪其速廉知狀於是忌脩

薛道衡死煬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又曰更能作庭草無人隨意綠否唐楊衡以詩名或竊其詩登第盛怒詰之曰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答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偷衡笑曰猶可恕也衡哭與人（孟東野有悼楊衡詩）

惟衆世忌才故才尤不足恃王文肅曰今見人有才而忌甚於有仇思報之也士不幸驟當盛名雖損抑過

恆分猶適當平等張九齡謂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悉從五溪不毛陸贄誣于公異家行不修賜孝經一卷辛遭坎壈死不信張陸之賢猶蹈此耶始安之瘴忠州之行或亦忮心獲譴以告負才難居併忌生才非易易者

梁安城王蕭恢文與河東柳信言敵柳開恢卒抱一腳跳叫曰獨步來獨步來黃魯直聞東坡下世兩手抱一膝起行獨步柳奚足貴山谷何至是

伊川曰人有不幸三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勢爲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柳玭戒子弟門

第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有失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父祖可畏孰甚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爲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信少有疵類衆皆指之故不可恃胥梁子弟學加勤行加勵僅得比恆人爾

孔明甚重張裔自吳歸卽以爲丞相府長史事皆諮之北征奉帝命單前白事出成都百官餞送車數百兩都邑趨走如丞相寄書所親曰因丞相長史故令張裔明子將遊酬答疲勞欲死於裔何有哉盧江何尚之遷吏部郎定省歸傾朝送別父問之答曰殆數百人父笑曰送吏部郎爾非于何彥德也長沙朝士選

鄉鼓吹迎客。意氣滿盈。鬧熱友近誦何詩。答以誦孫臥洲贈歐陽圭齋詩。朗詠圭齋還是舊圭齋。不帶些兒官樣回。若使他人居二品。門前簫鼓鬧如雷。明日賓至庭際閒如。

渼汝南公族裒給與許彷同郡。還鄉謝遣賓客。曰吾與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隋豪族崔謊與李德林同郡。還鄉留滅騶從。曰不得令李生怪人熏灼。孤槩獨行。士力乃踰於權勢。然則移風易俗。豈非士大夫居鄉任哉。宋太尉呂惠卿赴延安帥。從者數百人馬數十。過程正叔門。寂無所聞。道傍多不知。正叔後聞。歎其馭

衆整肅。材何可掩。

宋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首禮部選者。許抗聲自陳。天子擢寘上列。歐陽永叔猶不免從衆范堯仁獨甘默自如。左右屢趣之。不應。唱至七十九人。始出拜。退就列。自是士以自陳爲恥。張忠定詠試大名。既首薦。推張覃第一。蔡文忠齊試萊州。既首薦。推史防第一。薛簡肅奎舉首推與里人王嚴。而已下之。宋優士至矣。上亦風尚恬退。不欲先人。上下交成其美。若唐劉蕡下第。一榜無色。各讓職以旌蕡。近代士氣所無。亦令甲所不許也。

羅文毅及第後。上叔父書曰。祖宗父兄。願好子弟。謂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嶽爭重。與天壤爭久。足以安國家。奠蒼生。垂後世。若僅求安飽。習勢利。是惡子弟。非好子弟也。是在教。就成天地完人。若爭田占居。所損甚大。不過遺自己之子。父母愛子孫一也。叔父母之子。以與自己之子。甚非吾父母心也。沈少林懋學及第。王龍谿致公兄某書曰。羅念菴登第。其家寂然無所加減。羅康洲張陽和事從省約。鄉黨抑如儒素。君家累世好修。正宜承家守訓。以光世德。如張皇開拓。徒爲庸流所歆。達者所歎。令弟在京。望盡去格套。寧

靜澹泊。益勉於學。不惟保終令德。亦以篤祜而綿福也。又致公書曰。吾契志本高遠。才本弘偉。令正轉身大悟時。徑超直入。一念萬年。堅志達才。寧復有掛牽耶。丈夫置身天地間。自有安立處。不在灼然一第已也。望淡信密體。使學問日顯日孚。於衆擔荷有人不致泯泯老懷始有憪爾。

趙忠定汝愚初登第。謁父執趙彥端德莊。語之曰。謹毋以一魁置胸中。忠定拱手受教。羅文毅謂吾十年方去得狀元二字。較然不欺如先生。方敢自信。若是之久。亦難矣哉。

鞠詠以文受知王惠獻化基王知杭鞠摧仁和寄書及詩謝平生獎掖今更得文字相樂王不答略不加禮課執事急鞠大失望尋修吏幹王入叅知政事首薦詠曰詠才不患不奮憂氣俊而驕故抑之以成其德楊東山自言初筮零陵主簿叅趙太守謚道冠裳端立堂上某庭趨揖上堦稟敘立迫交劄徑入更不延坐退而抑鬱幾成疾以書白父誠齋欲棄官歸報曰此乃教誨吾子也他日得力當在此後涉歷稍淡方知公善敎人朱徽國云子弟初出仕宦須討喫人打罵底差遣方有益

陳仲舉之待孟博亦是此意郭有道不知也

陽明起征岑猛啓行過郡城前驅一人衝道縶之軍法也陳生者將從受學聞曰是且威鄉里遂去之陽明頗悔大減導從去尹直誣白沙出都城輒乘轎張蓋列槊開道無復故態張侍郎元禎誡憾廁賀錄幾不得從祀

范忠宣甍朝廷賜墓碑額曰世濟忠直唐君益知潁昌爲表其居曰忠直坊范公子正平正思請曰上賜刻於螭首揭於墓隧若施之康莊以爲往來觀非朝廷意也先祖先人功名開於遠邇何待此而顯流俗所尚識者所恥不獨吾家爲人詣公亦寧逃指議李端叔見唐公曰胡文恭知蘇州由蔣希魯門郎其里第表爲難老坊蔣公不樂曰但俗歆焰內不足而假之人以爲誇者非所望於故人也文恭退語人曰識必因德而後達蔣之德蓋所畏其識非吾所及也君益聞其言遂撤去之淳熙甲辰省元徐霖狀元衛夢炎皆三衢人楊彦瞻守衢揭坊表廬二公各以書謝且辭焉彦瞻答云吾鄉昔有及第歸者往來觀賀闐路騈所獨隣居一室扃鐍遠引若避寇然愀然曰所貴衣錦榮者謂得時行道庇吾里也今名愈高官愈穷

用心愈謬居日以廣隣日以促是可弔何賀爲吾謹書以勵交遊今揭扁獨異尋常者僕甚執事亦異焉所冀進德而遠器也二公爲悚然

去慾

張文節在政府國封歲時入見母后侍婢老且陋怪其貶約對以丞相不許因勅國封以吾意市二少婢文節歸第婢拜於庭從容謂夫人曰二姬守一老翁甚無謂也他日入見懇奏呼父兄折券并衣飾俾之楊文貞夫人下世惟一婢侍巾櫛而已中宮有慶事聞公無命婦召其婢至貌既不揚衣復儉陋命妃嬪亟

爲梳鬆易內製首飾衣服而遣之笑曰此回楊先生
不能認矣荆國吳夫人買妾公曰汝誰氏對曰妾夫
軍將部運米失舟家資盡沒猶不足償妾以償公公愀
然曰夫人用錢幾何曰九十萬公呼其夫令夫妻如
初盡以錢賜之溫國未有子淸河郡君特爲置妾公
不顧夫人疑有忌命俟我出盛飾入書院公讀書自
若妾取一帙問曰此是何書公拱手正色答曰是尚
書妾逡巡退
陳相沈中嬖妾笞小婢死舉朝交章論劾趙廣漢與魏相有隙以婢死詰責其夫人大臣而溺閨房寵昵鮮不受其敗者

以相貴溪久司邦禮爲嬖妾蘇氏冒繼室請封蘇
父名綱少女適曾石塘銑稱僚壻綱出入兩家傳
石塘復套之說貴溪大喜主其策綱益自負與御
史某通賄作奸分宜已刺其陰事貴溪不悟姿度
河套可復作漁家傲一闋黃泰泉至示之求和黃
有千金不買陳平計句蓋諷之也夏大詬詈逐之
二日而難作張齊賢亦宋名相貪故相薛居正子婦柴漁其貨色至與向敏中互鬨於朝兩致坐責貽笑後世賢者不免
王中肅張夫人密置一妾逾半年方從容敢言公怒云
汝何破我家法毅不容見具銀幣遣之妾在室不肯

嫁公八十四卒衰服奔哭公子苛留養終身韓忠定
年五十喪夫人子輩數以續膠作小星請言及輒怒
云我年至此復何爲哉獨處一室雖使婢不容入冬
寒命幼孫溫足教念書作對句鎮江靳翁踰五十無
子夫人鬻釵梳買鄰女侍俟翁館席歸以告翁頳赤
頫首夫人遽出扃戶翁踰窗出謂夫人曰汝用意良
厚我祖宗亦感汝但此女幼時我常提抱願得良配
豈可以老病辱遂謁其父還之踰年夫人自受娠生
子文僖貴
陝西袁公某被闖賊父子失散孑身寓白門以價

三十兩得妾少美初夕背燈哭不已詰之言家貧
餓夫求死賣身活之情不禁痛傷公惻然不忍犯
天早更以百二十金同婦送其夫夫婦對泣誓覓
閨媛祝早得子至楊州遇牽十二歲幼男秀慧特
甚索善價無能售者姑買事袁公即所失子也
劉祭酒崧副北平按察攜一童遣還孤燈中摒讀書不
輟五更衣冠起坐待旦招徠逋逃慰安反側溫顏與
詞見者稟然王端毅撫雲南惟行竈一竹食籮一日
給乳茸二塊菜一束示云欲攜家僮隨行恐致子民
嗟怨是以不恤衰老單身自來人皆錄其詞焚香禮

之朱恭簡英督府久衙齋獨老巷頭二人白沙稱入
其室神爽頓清如夜登三洲嚴乘燭讀蘇子瞻題名
楊僉院繼宗踰壯即獨居知嘉興九年一老僕朝夕
如旅寓然飯兩盂蔬兩豆夫人自鄉來閱三日促歸
位成還家居宿客堂蔡文莊夙厲清操獨以絕慾爲
難能歌公行自勉云
孔明擇婦得阿承醜女自是特見嚴道徹澂年三十無
子二妾陋姻家侍女及笄未畜髮病瘠無收者道徹
憫然使蓄髮納焉曰我豈爲牀笫歡哉妾陋則易役
其父文靖公喜曰是合天道必有後三妾皆舉子多

垂胞吳次會年五十餘止一子弱妻私買妾入門則
厄婦也醫云不可治妻責媒氏改遣次曾曰我等既
爲人誤豈可再誤他人且一出吾門更無生理畜而
治之愈竟有身長子殀遂得似續
元德秀因善全兄弟矢志不婚族弟緒曰大夫六十年
未常識女色其時陽諫議城與弟堦域皆終身不婚
天下有怨情釋累如此者哉兄弟俱不婚先人何由
得祀是不可立敎陳圖南相种明逸不娶可得中壽
從之六十歲卒邵堯夫強仕始娶其詩曰我今行年
四十五生男方始爲人父劉元城四十外絕慾不動

念高忠憲無二色四十九絕夫婦之愛至六十受命
曉暮馳驅寒風爲衣霜月爲餐鑑輿爲室從無疾病
張忠定知益州單騎赴任官屬憚其嚴峻莫敢蓄媵張
不欲絕人情買一婢伺臥起自是各稍稍置姬侍四
年還闕呼婢父母出貲嫁之仍處女也趙豐國憐關
丞堅趨承久巧官淮上貧不能辦行欲質息女隨給
所需却其納女力請不得已留之丞堅解秩還公一
見語云爾女無恙助貧費囑求良配遂歸宗室汝霖
女言歷年月侍丞相巾櫛及嫁尚處子也
王魏國儉約無姬侍不許家人易沈氏銀器眞宗

爲買妾難逆上旨姬侍既具遂求沈氏前器用之
如素有杜祁國兩帥長安初則宴飲簡薄倡伎不
許升廳布以爲飾及再至筵會至夜分自索歌舞
或繫紅裹肚勸酌胡澹菴海外北歸飲胡氏園爲
侍姬黎倩作詩朱子客館觀壁間詩自警云十年
湖海一身輕歸對黎渦却有情世路無如人慾險
幾人到此誤平生
永嘉周畏菴旋父某館某家主翁名飲佯醉使妾侍坐
因鍵其戶公父愕然遽起不少留盼妻叱婢啓戶出
太守婁迎狀元略如王公海日事吳文定少館富家

主幼母在堂有女方笄窺公遊親婢通意公即託他
故解去沈巡撫祠訓蒙孀婦家婦夜奔之峻拒得脫
次日即歸婦慚語洩備禮敦請不赴又覓其兄往促
終不從亦終不言公字覲頤歸安人
茅
慈副坤弱冠遊學師事錢應揚錢婢慕公更深至書
室呼猫厲聲斥之婢笑曰我非呼小猫乃呼大茅爾
公正色曰父命我遠出讀書若非禮犯汝何以見父
又何顏見若主必不就勿再來也婢曰我思君非一
日君不憐有死而已慚恨去果投後園井中水涸得
不死主人急別嫁之陸文定辛丑計偕郡守王公華

夢城隍庭下皆保陸善人名外父李問汝婿平日何
爲對曰曾於邪色不苟
羅
文毅鄉薦後至蘇州夢范文正來謁曰子某年某樓
拒奔女事已感動太清狀元屬子矣因遣之詰吳之
格業醫至南京鄰婺婦少美夜穿壁奔之公亟排斥
冒大雨出明即遷他所黃按使潤玉少貧困流徙京
師寓室招同賈竊窺其家閒止一女急辭之又先以
遠嫌自處也
江
陵相大父以醫著貧不受遺活人數萬計徐某久病
不起治之妻少艾語曰良人病久典賣俱盡願以身

酬正色拒之絕裾去嗣命僕人起居日送藥爲常遂
痊華亭聶從志治楊其何澄治孫其女皆愈莫酬毋
與妻願汚以身俱辭色抗厲不以艱急亂節
曹
武惠克成都所部獲婦女公悉閉一第竅以度食戒
左右曰是將御常密衛焉咸訪其親還之無則備禮
以嫁羅城使程彥賓攻遂寧或以三處子獻國色也
曰汝猶吾女豈可相犯手封置一室旦訪父母畀之
皆泣謝願公早建旌節曰旌節非所望得死無疾病
願足矣年九十七端坐而逝曹文忠鼐先以乙榜授
學正改泰和典史捕盜獲女於驛亭艷甚意就公公

奮然曰處子何可犯乎取片紙書曹鼐不可四字既
就凝度不能自持起繞室行復書之凡數十紙終夜
不輟比曉召其母家攜歸
丁
修撰顯避亂雲谷男女屯溪林莽間如別閨閫指示
儕伍曰是谷內寬外密故能俾全吾儕倘守身不密
人得窺之避禍無門矣鎮海汪一清嘉靖末遭粵寇
爲所獲俄執雁人至則同學友妻也紿賊曰此吾妹
請無汙以待贖不則俱碎首於此賊并汪與婦閉置
空室匝月始贖歸終不亂
維揚秦君昭妙年遊京師執友鄧託以殊色小鬟爲其

王事所買妾秦弗敢諾鄧作色再四弛從命數千里
同飲食起居夜納帳中至都王事意極不悅踰三
日始特詣謝作柬報鄧亟稱付託得人慈人馮景茂
遂遇雨一婦哀求附傘馮曰雖不忍爾然嫌當
遠委傘與之自跳避民舍後於其地割田一方立石
亭使行旅雨暍有所蔭題曰休休亭
趙清獻悅一伎已呼令入閒行室中逝聲自叱其名趙
某不得無禮如是一時頃遒呼吏語云適間女子可
支錢五百千明日卽嫁之公或意有屬至撫劍自誓
且奉父母影像懸帳中垂崖亦然陳文定過襄城伯

李隆留宴出家姬作樂談笑竟日未嘗游目以拇指
掐中指自持擫最緊翼日指甲痕猶在恐失色於人
也
李晟以禁旅救蜀悅營妓高洪張延賞帥蜀爲地
主追而奪之失使將歡朱泚平欲用延賞晟表其
過惡遂寢後晟爲延賞所搆天子命將相和講晟
薦延賞爲相且爲子求婚不許晟懼文士難犯延
賞因吐蕃請和反晟言而間之使諸將解體勍敵
得志歐陽五代史稱錢氏重斂其民以事奢僭下
至雞魚卵鷇家至而日取錢氏子孫私載文僖公

守河南歐陽任幕官文僖張宴召客文忠與妓久
始至文僖數責妓又屢諷文忠故十國世家淡肆
詆誣似歐陽以妓隙曲筆洩憤則不然也歐陽作
河南司錄張君墓表深服文僖善待士終身德之
弗忘升菴丹鉛錄竟以爲六一罪案
石崇以明妃曲敎綠珠珠爲崇死喬知之以綠珠
詞寄碧玉玉爲知之死趙象以綠珠碧玉事調非
烟烟爲象死妾婦有情遞相感激乃車騎補闕之
禍不旋踵君子猶不以彼易此况此等女子間世
不多見乎何恢寵妓張耀華阮佃夫頻求之恢曰

恢可得此不可得也佃夫曰惜指失掌耶諷有司
以公事彈恢難作耀華事佃夫終身不少顧無行
婦人何可量計退之作歐陽詹哀詞稱其事父母
至孝又曰讀其書知爲慈孝最隆及覩國川名士
傳詹溺太原妓未及迎歸往京師愆期而妓疾亟
制髻付女奴授詹一見大痛亦卒以是斷不孝其集
有發太原寄所思

晵退菴語存卷之九　丙編

吳興嚴有穀既方著

守職

唐宋初相臣不自有其功名厥後相業日著各與下競能而唐宋衰明初相臣特自見其功名厥後相業日隳舉朝廷大政遠嫌不敢與聞明遂不振房杜相久史無可書之績征伐推英衛諫諍讓王魏文章遜虞褚二公唯提挈綱維調劑道化而已宋李文靖秉鈞中外所陳事宜一槩報罷呂文穆諸子曰大人居相位人言無能爲公曰我誠無能止一能善用人爾韓

魏國立朝曾魯國公亮（諡宣靖）爲亞相趙康靖歐陽文忠爲參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廳大事自決之論唐宋者紀其盛而所由衰不勝書明不設相乃三楊事業無所不專相權至江陵而極即邊事言之區畫疆域如視掌某部落今將往某地防某入某邊必預戒大帥駭不測如嚮福清遇邊臣上疏必手答之後柄國者止發一名東中外不相應安望成功宜與得君或許其隱庇邊臣力辨向不與邊臣通書若謂兵餉勝負機宜非閣臣所得知雖時勢實然何以能國論明者紀其衰而盛自見矣

文皇北征命夏忠靖輔皇太孫居守兼掌六部都察院事京邑諸司草創旦入朝獨近扆前參決機務退至政事堂郎官御史抱成案盈庭公口應手判不動聲色北奏行在南啟東宮京師肅然梁端肅爲戶侍廷臣以戶部尚書乃國計大臣總領財賦得人實難許太宰獨薦公堪任陞尚書本部不數月上手勅公監吏部都察院考察京官公即日赴吏部考察凡降調黜留俱出獨裁士論大服是歲刑部重獄不決者四事上命公兼掌刑部印數日備得隱曲擬罪各當上

喜曰得尚書如材十二員朕無憂矣

韓魏國居外心常在社稷身老而心益篤鬧更祖宗法度壞朝廷一綱紀則終日不食富韓國知青州活饑民四十餘萬過於中書二十四考王端毅好善惡惡原本至誠憫時悼俗有甚護疾身雖在外志無日不係朝廷自淮陽撫南畿全活億萬計愛君憂國心發於天懷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攖觸忌諱生死以之不但終日不食已也周文端毅然天下已任事或不可雖有成命必抗疏言之寬逋負緩征歛裁冗食四方災傷告者隨覆奏蠲之屬吏務刻爲功必下其

考人嚮慕爲悖大寬平之政李文靖不用浮薄喜事之人王魏國每動民力竭矣之念公殆兼之

馬端肅自本兵晉冢宰曰吾在兵部每夜心行天之邊者一周在吏部每夜心行天之內者一周行邊思武備行內計人才直與天行同貴王忠肅事無鉅細一經涉歷終身不忘所當行者寢食審處坐以待旦故楊文敏不取二疏學老氏言以爲身謀余肅敏戒勿養交市恩爲遠怨自全地沈端靖節甫言人辦眞爲國家之心毀譽恩怨不入胸而後可論天下事公烏程人

正德初許襄毅進掌銓政取人先行檢氣節而後才藝抑奔競杜請託尤嚴選法之公王端毅後一人而已郎晌逆瑾致屬者瑾亦難之其後大選掣籤法實始孫太宰丕揚因內官請託難以從違一時傳爲至公于文定曰古人見除吏條格却不視以爲一吏足矣奈何銜鑑地自處一吏之職無所秉成至人才長短各有所宜員格高下各有所便地方煩簡各有所合道里遠近各有所準廼以探丸之智爲掣瓶之守從不聞此法北魏薛琡駁崔亮格制義均雁行次若魚貫執簿喚名一吏足矣與文定正合趙忠毅曰掣籤初行遂有造籤法討鈌無不如意荀卿云探籌投鈎以爲至公上好私曲則百吏乘而得偏公王計靜坐彝燈精心參酌蟲集於耳繭成不知

黃文毅爲文選郎謝文肅鐸稱之曰見公喜則知賢者得進見公憂則知小人不得退林子仁論選曹上欲以其心通君相與冢宰之心下欲以其心通選人與天下人之心相冢宰之心未必皆選人與天下人之心選人之心未必相冢宰之心誠令相冢宰之心與天下人之心合則吾職舉吾志行矣胡主事憲仲從鄭端簡學端簡官考功上書曰無使人知吾好無使人知吾惡無使幸者德我無使不幸者銜我好惡彰則迎合實繁德怨樹則好還叵測

眞宗命陳三司使恕具中外錢穀大數以聞諾而不進屢趣終不進執政詰之曰天子春秋富知府庫充羨恐生侈心宋商丘纁從司徒秉銓石東明星代之待漏同坐欣然曰查出某省羨金若干可供國用宋公曰朝廷錢穀寧蓄而不用不可搜索無餘且使主上知各處贏溢數或生侈心不如留彼終是國家之用二臣從錢穀格君心得周官微意不特蓄而不用得理財要法也

霍文敏韜。命六部具大數揭帖。置黼座。朝夕覽觀。使君心昭然惕然。思制節而變通之。江陵進戶部出入數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三十五萬兩零。六年。僅三百五十五萬兩零。已少八十餘萬金矣。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兩零。六年。乃至三百八十八萬零。已多四十萬餘金矣。質該部云。諸省請留蠲免不時。奉旨取用屢下。是以入數減出數溢也。甚憂不可繼。請置坐隅。時賜省覽。即一部而六部異同。何一可忽。

劉忠宣奏光祿冗員既多。經費何出。所殺牲口無算。既損民財。又戕物命。孝宗惻然。令汰冗員。禁賒取。減牲

殺。艾光祿卿璞嘆曰。東山此奏。歲省銀八十餘萬。時添設坐家長隨八十餘員。又湯飯內臣一百五十餘員。弘治最慎名器。然傳陞七百六十三人。馬端肅悉革之。又請籍寧晉河間靜海皇莊地。悉予民而收其賦。爲太后兩宮用。華中貴至莊者。楊文忠當武宗大漸。承制專斷二十七日。定策迎世宗。釐正國條。裁革傳乞陞及濫役。爲數十四萬八千七百餘。歲省太倉粟一百五十三萬餘。正德蠹政頓盡。

善理財者。如運水火焉。身立水火外。斯收既濟功。身入水火中。則有焚溺患。用國財易於濫。用家財易於嗇。韓魏國視家資如國費。曾魯國視公帑如已有。李文正東陽東祀歸。以所見諭下情節用度如開河。節一分。上有一分之益。廣儲蓄如源泉積一分。下有一分之利。

明初。上舍任左都掌院。群忽之。約二三新差請教。掌院厲聲云。出去不可使人怕。回來不可使人笑。巡按凜然。海忠介陞南右都。以五城兵馬若有司。民事尤關切。釐革其隱抑不平之政。下一令。不數語。洞中情弊。都人塗傳巷誦。大僚至丞郎。無不怵怵奉法。初不苛求。公退肅然。杜門靜處而已。

李文忠講曰。必竭誠盡敬。冀有感悟。人擬范純夫。倪文毅以古義傳時事爲勸。言剴切而音吐洪暢。人擬范祖禹。景中允越宿齋沐。覬感動以進其忠。孝宗方勤學。謝文正務積誠以開牖聖聰。先期焚香莊誦。如侍天顏。及當講。敷暢詳明。甚稱上意。上春遊後苑。王文恪鏊講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上爲罷遊。召所幸李廣戒曰。所指殆爲若等。呂文簡經筵曰。學貴知要而力行。故慎獨克己。上對天心。親賢遠讒。下通民志。申文定神宗朝勸講六載。指物譬事。析毫解縷。聞者朗然張諭德元忭侍金華。歎曰。明主方孳孳嚮學。講臣不

竭忠畢智以廸宸聽非夫也嗚呼然盟心待對祈必
感孚疾革顧弟子呼陛下者再諸文懿大綬居進講
必先夕齋戒積精凝思期以至誠悟主上五閱寒暑
如一日所著經史講議涉理亂幾微真摯詳盡言人
所不敢言
內翰清華願與其選盡其職者周文襄求與二十八人
之列肆力進學中文定既入翰林念政機所出主者
多淵客下吏因緣爲奸集攷一代因革列爲定例事
無不覈問無不對既入其選恂不出外者曾襄敏棨
及物爲心臨民必有所濟惜仕三十年徒以文學自

見陶文僖大臨以開局未得親民何修而可章文懿
俱不作臨武知縣好救百姓堅避不赴翰林選者劉
忠宣曰窮時見府縣政事輒思吾做當如何行如何
罷登朝不得親民官非素志也官大司馬猶言能至
今日皆藉叅政布政力張簡肅敷華莊簡珊俱志
習聞民事力辭館職與忠宣同後皆以政事稱名臣
宋內外制不給俸楊大年億學士久家居請外辭
表千餘言有曰虛忝甘泉從臣終作若敖餒鬼從
者之病莫興方朔之饑欲死首餓不樂出外者錢
明逸出爲叅州怏怏不事事嗥魏闕詞曰已雖不
足不思所部十萬生靈耶鄭子元補外十年不得
賜環侘傺無聊遂成心疾顧夵與不願外二者皆
俗情也呂願浩怒趙豐國移之翰林公引司馬溫
國故事不習駢麗文不肯就職斯有特見
杜起莘老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等事若有畏姑言
次二是欺自心不敬其君者也朱子謂必天下第一
流人方論得天下第一等事淩忠清義渠文爲士則
行爲世範筮仕即凜去就秉中介立九載諫垣律已
以廉恪君以正議事以恕陰調其偏黨不事矯激糾
彈不避權豪而與物無忤所論必天下第一等事雖

智矢怳洞嚮幾先利不遐威不怵犯顏敢諫乃能臨
難造次堅決不渝爲有明一代偉人信哉公爲程人
周文襄手一册記日行事纖悉不遺雖陰晴風雨必詳
收民告糧艘失風公詰何日午前午後東風西風人
率妄對詐不得行石彪鎮大同獻捷盛陳斬首梟於
林木葛文肅正取地圖指示曰某地至某地皆沙漠
梟於何所始驚服
宋蔣順叔發運江淮漕行絡繹公署前立占風旗
日候而衆籍焉令諸漕綱亦日記風便逆遲至取
日程曆合之責其稽緩者文襄亦自有本

政有行一邑不可行之天下者金陵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利貸穀於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興學校嚴保伍邑人便之又有宜此郡易地則否者唐崔鄲觀察虢州經月不笞一人後改鄂岳則嚴法峻誅一不貸曰陝土瘠民勞撫之猶恐其擾鄂土沃民剽雜以蠻俗非用威莫能治政貴知變也栁仲郢拜京兆尹政號嚴明後尹河南以寛惠爲尚曰輦轂之下先彈壓郡邑之治本脊養惡可類乎劉安世父航知虞城多盜知犀浦民馴寛猛不同皆治

眞宗問凌策王曙治蜀孰優右正言劉爗對曰凌

策在蜀值歲豐得以平易治之王曙（諡文康）值歲歉慮民爲盜故以法治之使易地則皆然是又一地而兩治也

周汞長新淦屬縣易服入觸怒縣官繫獄盡知一縣疾苦明日迎按察使自獄中出縣官恐懼謝罪竟按黜之諸郡縣吏皆望風股栗（毅）高大父溪亭先生令分宜大荒停輸課部使者按逋賦劾書峻甚㤄爲公危公怡然曰歲尚未登豈以一官一身失信百姓哉部使行縣公自繫獄請唯命民聞以逋累公也爭先輸納縣門夜弗能閉賦遂全完反奏最

方公克勤知濟南以風俗爲急以德化爲本誠禱則天無不應便民而事無不舉郡最繁劇民乎化久益閒靜終日衣冠坐堂上召諸吏授詩書法律海忠介將令分水一長鬚一竹篦暮至城下傳語得肩輿出迎啟篦着衣冠入以篦付庫吏長鬚拜堦下同矣五閱月而聽事間寂命六曹吏歌詩自娛入王戶部事寄居僧舍出門未嘗有鑰僧入視惟故袍一領殺高大父溪亭先生歷官內外不以家累隨亦不居廨舍惟後堂設一木榻笥不鍵門不扃隸卒出入無禁薪馬俸銀貯公帑日用米菜就給焉官遊往來惟攜襆薦

草席布褥各一事與二竹笥而已知鎭遠府因其俗不易其政順其情不弛其令平心率物隨事處分甫踰月恩信孚洽苗民咸合手加額升堂獨坐面對高山詠陶詩數卷聊以永日

歐陽文忠治大郡爲政寛簡而事不廢弛寛者不爲苛急簡者不爲繁碎又曰不問吏材能否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即是良吏趙忠肅方曰催科不擾即寓撫字刑罰得中遂成教化王文成自知廬陵至撫南贛置二匣於署前日求通民情願聞已過徐九經令句容曰天子布大惠安能人人賜租蠲役第在我曹酌緩

急而已。緩而急憂在民，急而緩憂在國。
楊公繼宗知嘉興，懲一豪強，伏罪而釋之。其民改行，杜門五年不出。後入城，由治前橋，公識之，召而來曰：爾今爲吾良民矣。遺米一斛。公誅鋤奸猾，束手斂跡，得華面自慚，即止不深究。曹新昌令祥歸太倉，按南直呂光洵干旄特訪，自言其父故邑豪，公扶之市以懲，非公安得改行善？其後十餘年感恩再造，留竟夕不忍去。此眞以析楊爲紘前者，其意可師也。
樊玉衡令商城，內臣開採所至驛騷，公移文嚴止其來，不得則鳴騶列仗，令民千餘人聚擁上堂，中使氣奪，

尊之險，躋攀藤捫蘿，撕祈而上，岩搜鑛竟無有。卒內臣爲文祭山神曰：近民爲汝窮，遠民爲汝徙，富民爲汝破家，奸民爲汝刑與辟，天子視民如傷，倘令與內臣籍口括金，負天子，願神奪其魄，殞其命。辭極酸楚，中使怏怏去。梅副都國禎知固安，中官操豚蹄餉公，請徵責於民。公懽然烹豚置酒，曰：今日爲公了此。中官大喜，飫饜追民至，公奮然怒罵，趣鬻妻償貴人債，山今日死杖下。中官益喜，少選，戒吏僞遣人持金買民妻，追與偕入。公持金付中官，此僞買者挾婦去，夫婦哀慟訣別，中官亦慟，不願得金。公固不可，此去益

力。中官與民夫婦參立悲泣，立毀其券。

育材

呂文穆用人，夾袋中置冊子，四方謁見，必問人材，客去，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或一人而數稱之，尤加意遴訪。朝廷求賢，取袋中而足。虞忠肅允文感上不世之遇，淚思所報，曰宰相無職事，旁招俊乂，列於庶位而已。懷袖小方冊，目曰林館錄，分爲三等，聞一善必書。故曰天下治，宰相求士於天下；天下亂，士有求於宰相。
萬曆間，呂孟諧司馬謂秀才不可有帳簿，有則能俗人，治天下不可無帳簿，無則能失人。茅石民元

儀曰：治天下帳簿，秀才時即當有，能俗人帳簿，治天下亦當無。
楊文襄愛樂賢士大夫，與共功名，朝有知，夕即發薦。雖素嘗已者必汲引之，如山川之出雲雨。中文定奏曰：翰林雖以文章侍從爲職，然必涵養德器，砥礪名節，不爲流俗移，庶幾可大用。意爲保安吳趙而發，如水雲之護陽春。
韓魏國屢薦歐陽，仁宗不用。公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爲相，使愈爲之，未必有補於唐，而談者至今爲謗。歐陽修，今之韓愈也，陛下不用，恐後談者謗必及

國崇禎時黃石齋之獄宜興相微詞解之已得減戍上偶言及岳武穆事歎曰安得將如岳飛者而用之周曰岳自是名將史亦或多虛張卽道周爲人傳之史冊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上默然還宫卽傳旨復原官

人才係之上文文肅震孟號湛持曰人情激於振發則富貴之徒皆可引於功名安於頹靡則道德之士未免流於迂腐人才係之下黃石齋道周曰忠孝由臣子常性非臣子所當言至於文章晨餐夕節爲性命英華經綸杼軸麗之爲濯擣之曰益何可廢也士大夫

在朝守官不必有講學名多一番招笑家居歲時類聚教揚舊學不復以月旦爲嫌

劉忠定對客默坐不交一談客倦甚請去輒不聽留再三曰人能終日危坐不欠伸欹側百無一二能之必貴人曾魯國曰張安道論大事他人終日反覆不能盡者公數言而決粲然成文皆可書而誦薛簡肅奎以公輔期明文烈鎬曰言簡而理盡人簡重則尊嚴貴臣相也呂原明曰後生初學自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所由定

王端毅問蔡文莊曰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公言養者未盡其道人又急自售一入仕路無暇於學或自以爲無用學識見既淺踐履必薄規爲必粗雖有異質不能成異才鄭張副使易胸懷如冰玉不可點染病革張目勖余本曰人才自勵者少若扶持一日是培國家元氣於一日也

陳幾亭曰易以變化爲用治身則變氣質治天下則先變人才其或抑之制之非變化也制慾爲原憲之難制倹壬爲宋元祐禍

任事者當置身利害外建言者當役身利害中趙衛國

雄謚文定以帝怒朱熹言事曰士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樂之愈衆無乃適以高之不若因材而用所長彼漸當任重能否自見矣千古聽言任人無踰斯語

因長而用尤貴善擇徐文貞佐銓不復鎖門示重以爲已既引嫌何以盡人之長破格延訪無倦人有長皆得自見天下翕然稱之

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教其所短

當路薦明道問何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所堪不當問所欲樞密孫傳以卓行薦馬時中中丞秦檜迎辟爲

監察御史令取願狀時中曰中丞取臺官但問堪不堪無問願不願

范文正用士取氣節畧細故素重孫威敏沔滕章敏元發爲帥辟置幕客皆見居謫籍曰人材能而無過朝廷自應用之若實有可用材不幸渓文陷吏議不因事而起永棄爲廢人矣公又稱諸葛武侯能用度外人用人者莫不欲用天下才患近己好惡而不自知能用度外人然後能周大事或僞作韓魏國書謁蔡君謨雖疑之士頗豪與之三千遣四兵送囘答謝罪公徐曰君謨手段小恐未足了公事夏太尉在長安

可往見之即爲發書謂子弟曰士能爲我書又能動君謨才器不凡矣至關中太尉竟官之

秦檜當國有假其書謁揚州守識其僞繳原書抑囘檜見書即假其官資曰有膽敢假我書是必非常人若不以一官束之何地不可自見哉

光武不答劉林幾失河北曹操不禮張松遂失益州魏國惜才如此尚不能用張元李昊致奔西夏一士所係誠重矣可忽哉裴晉國在淮西用布衣栢耆策王承宗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

唐渭南尉劉延祐弱冠登第政事爲畿縣最李勣謂曰足下春秋甫爾遽擅大名宜稍自貶抑無獨出人右也東坡中制科英宗即欲授知制誥韓魏國曰蘇軾才遠大器也他日當爲天下用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士莫不愛慕降伏然後取用人人無異詞東坡曰公愛人以德揭傒斯論儲材曰養於聲望未隆之先用之周密世務之後千古用人要法

寇忠愍始進不敢增年後漸躁急於名高年三十餘服地黃兼餌蘆菔俾希擢立自取興被召處士魏野字仲先以詩止之不聽謫死雷州

杜牧之喜言兵事爲牛僧孺掌書記李文饒深器其才

得一策嘉歎彌日亟欲見之行張安道素不善歐陽守成都明允父子以文贄公曰吾何能重作書辦裝送京師謁文忠文忠亦不嫌安道大笑曰後來文字當在此極力推挽

後周王朴知扈載才薦於李穀穀曰非不知其才然命薄恐不勝朴曰公爲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爲職所言命耶竟早亡天台王奇精星數學遊金陵吏部欲黜二御史問其命對曰命豈宜問於公哉進退人才固有不在命者李勣選將非麗奇福艾者不用將王國家禍福相唯才所用似各有見雖然才之進退予奪

其禍福人國不尤重乎而韜鈐之制閫外是專又何
以寄命於黔驢也
馮道相似杜黃裳丁謂似李贊皇周益國似司馬
文正賈似道似韓魏國五代馮立豹工相術獨相
道無前程不可用眞相以心非皮相也
宋仁宗宿將惟王武恭德用威望素著以貌類藝
祖言者論罷是又一見也
考官虞文靖集語同列曰聖經淺邃非一人意見可盡
試藝惟其高者取之不必先立主意使求賢自臨其
塗而希弋獲者鮮矣公爲宋相允文五世孫鈕侍御化民巡方

條約云舍得已方盡得人盡得人方濟得人古聖自
已識見都忘了見得都是人的擇好者便用未用時
不先立一個主意既用後不認做自家作用數語竟
是舍已從人大學問但不先立主意句微有病
成均之政宋文恪訥初爲助教橫經簽難擊鄙廓塞學
者如客得歸任祭酒提挈鏟磢不遺餘力李文忠崇
廉恥抑奔兢別賢否示勸懲做安定教條隨器而造
就之諸生貧不能婚病不能醫死不能喪者節縮餐
錢爲賑給督諸生學甚劬五鼓起夜漏定二鼓潛行
察勤惰士人咸感奮興起稱曰天地之量父母之心

陳文定嚴立規條痛革舊習六館殆千人升堂聽講
會饌儀矩森飭簪宗法肅於朝廷謝文肅律已率人
動以身教所建白皆師古義持獨見美金盡籍於官
諸生貧者贍給死者賻䘏魯文恪鐸端飭自厲危坐
焚香讀經史持清操滌宿弊虛心約已憂時濟世之
志惓惓焉章文懿尚德化明道術肅儀軌變氣質六
館翕然向風呂文簡以士氣斯弛道範師模嚴自表
樹貴游子弟稍不率即繩之法或諷以敷教在寬公
曰寬非縱肆乃日刮月劘不責效於旦暮云爾然曰
敬敷曷常不嚴門人相守數十年未嘗見偷語惰容

徐文貞置二籍籍諸生淑慝月朔庭誦之以吉服受
淑籍素服受慝籍有曖昧失者亦務覆蓋之人人感
激相戒勉云
陝西提學王虎谷雲鳳語學者聖賢遺法曰立志曰主
敬曰讀書曰愼行以五要肅士風以十有一行正士
教以九戒敦士禮以二十一過禁士慝立四科以待
士建書樓於正學書院廣收書籍資諸生誦覽陞國
子祭酒以十有七約示諸生學政嚴厲不少姑息姚
東泉鏌諭德淶父也始提學廣西八桂孤陋不知嚮
方自簡俊彥課之立宣城書院於會城延宇內名宿

相與進德修業嚴涖而厚給之慮文無宗法梓崇古
文訣示之準改福建方正明敏親閲試卷累數百丙
夜而畢最優及被黜者久能默誦暇輙召而勸勉之
與泉無春秋汀鮮易學爲延名儒分教經學幾與江
浙等修葺大儒書院增祀田以恤後人
戴恭僩評試文即知其人心術器識至年之修短位之
崇卑悉斷決不爽校士南畿惟最王文恪一人孫督
學鼎閲卷雖盛暑燈下必衣冠焚香朗誦而殿最之
曰士子窮年苦力且一生功名繫焉無神明與各
家祖宗發爽森列上下小子何敢自褻陳恭愍居宿

學官靜默端坐以身爲教力變浮華徧歷郡縣親示
範模諸生翕然感化育才如春持憲如秋楊文襄督
陝西學政創正學書院選英儁其中躬自訓廸之所
拔李夢陽以文學名天下狀元康海呂柟與名士馬
理張璿輩皆與焉後蕭御史鳴鳳懲惡嚴雖才不貸
魏副使校敦行急愛欺不悔
楊東里見崑山諸生屈坊送行詩深加嘉賞詢縣令羅
永年岸無關公曰邑有賢士而令不知何以令爲詔
舉經明行修士羅以坊應舉門命安期刻唐類函成
邑令索其板不與遣吏持牒取且加譴責命在申文

定坐窮甚公笑曰弟以君刻集來即手書與令曰境
有詩人不以聞僕罪也謹奉其集令遂寢
范陽竇禹鈞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
之士延致師席孤寒士無問識不識有志爲學聽自
至來拜必扶公坐受公亡有持心喪三年報道德故
其子見聞益博由公門登膴仕者接踵常熟孫蘭畹
其建絃歌樓於虞山麓四方願學者皆集焉顧端文
初發解爲理學宗主特延倡明道法子孫多以文學
侍從顯
張橫渠作訂頑砭愚程子苦其意不廣改爲東西銘曰

人各善所習自謂至之必如孔門不憤不啟則師資
勢隔道幾息矣隨資而誘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皆
各有得焉橫渠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與洛人並陽明
洞然心要於人眉睫間往往能得其中存士友造見
積疑未豁與語欠轍中肯綮或坐定不俟啟問而告
能發其心所欲言戚戚有動於中疑自釋憂自懌
對自暢矜高者首自俯辨博者口自訥久之日格月
化翕然共信聖脉在我而自力也王心齋曰容得天
下人然後能教天下人正易所稱包蒙吉故心齋於
眉睫間感悟人最多學者有積疑不解旁及他事使

本凝頓釋苛抱盆人之意而不善用反同於害人。即步擊蒙不利為寇可不審諸。

唐昭宗時韋莊奏先世遺賢不霑一命。如李賀李群玉陸龜蒙溫庭筠賈島十數人。俱無顯過皆有奇才。竟為冥路之塵。乞追賜進士及第。各贈補闕拾遺。見在惟羅隱一人。亦望特賜科名。錄升三署。離亂之極。獨吞吞於爽儒。元廉文正王希憲禮賢下士。常如不及。劉整以初附為都元帥。騎從甚都。謁王。令徹去坐椅。自據中坐。令整入。展拜起。側立。不予一言。及出。慚恧無人色。頃之宋士羈旅者狼狽藍縷。袖詩求見。急令鋪設坐椅。且戒備酒饌。躬出大門外。肅入。對坐。稽經抽史。談讌甚恭。且錄其居止。諸儒踧踖。但言困苦。乞歸。明日即言於世祖。皆遂其請。王曰。我國家大臣。言動顰笑。繫天下重輕。整雖貴。賣國叛臣。故折辱之。令知君臣義重。若寒士數十。皆誦法孔子者也。在宋朝不坐。燕不與。無故拘執。今國家兆沙漠。斯文不絕如綫。我更不尊禮。則儒術自茲衰熄矣。

韓愈皇甫湜一代龍門。牛僧孺攜所業謁焉。二公大稱賞。俟其他適。訪之。大書門曰。韓愈皇甫湜同訪。翌日。遺闕以下。咸往投刺。因名振。李賀年七歲。辭動京師。

公覽其文。曰。若是古人。吾曾不知。若是今人。豈有不知之理。因詣其門。賀總角荷衣出。令面賦一篇。曰為高軒過。

馬伏波貴大器晚成。武侯以聰早慧。慮非遠器。父兄望子弟。固有攸重哉。楊修管輅王勃李賀。少著穎異。不永其年。誠非所願。劉晏晏殊。得以功名烜顯。天之所賦。又何如也。宋蜀人蔡伯俙。三歲應薦。真宗授秘書正字。歷州郡。至八十以列卿致仕。食祿七十七年。而無可紀。孝宗朝呂嗣與四歲授右從政郎。皇孫榮國公伴讀。後亦無聞。以此儔詎作伏波武侯子弟。變方大爾。必若李鄴侯七歲借奕旨賦方圓動靜。陸子靜四歲。遂欲窮際天地。吾乃珍之鴻雛鵠子矣。

濟世

吳越歸宋。令江漢臣上圖籍。慮賦重厲民。沉諸河。太宗命王補闕永均吳越田。以稅畝一斗。為天下中正。岐國珪曾大父也。穀外曾大父英文川公諱揚。令江夏江陵丈天下土田。以楚首邑。密授意。必多拓地為倡。公走矢於社。日行隱畝。尋尺率為手引。清畝殿課賦不浮而隱田亦出。全楚賴以永利。公安吉州人。穀從大父太常公在晉。檢民田溢額二百項有奇。衆欲排

稅公執不可蘇郡守丈量隱田刻意增額劉文恭欽
投詩云韭盡山田與水田只留滄海與青天如今那
得閒洲渚寄語沙鷗莫浪眠守罷之
兩浙田稅畝三斗錢氏國除朝廷遣方贄均雜稅
贄悉令畝出一斗使還責擅減稅額贄曰畝稅一
斗天下通法兩浙既爲王民豈宜循僞國陋贄五
子供通顯孫爲丞相出紹興志
張文定齊賢轉運江南吉州沿江有勾欄地錢地爲江
水淪陷或官占爲船場所輸錢如故又李氏時民於
江中編浮筏以居量丈尺輸稅名水場錢公悉奏免

之高都院明巡河南河南徙民耕故淤地歲收畝數
錢議者欲履畝定稅公不可曰河徙無常平陸復爲
巨浸歲額不改且厲吾民矣韓約齋紹令寧德申欲
自宋以來陷海虛糧歲三千石公歸安人子敬萬曆庚戌狀元
江陵疏百姓財力有限即年豐所入僅足供當年數遇
荒歉豈復能完累歲積逋有司將見年所納那作帶
徵名爲完舊欠實則減新收也今歲所減即爲明年
之拖欠見在所欠又是將來之帶徵頭緒煩多年分
混雜徵票四出呼役沓至里胥恣其谿壑官吏因而
侵漁查萬曆七年以前節年逋負悉行蠲免以當年
所入完當年所供百姓易於辦納有司易於催徵足
官民兩利也賈文靖宏世宗初淮揚大水山東河南
旱蝗公條上救荒數十事上嘉納俾所司行戶部徵
正德元年後逋賦公言歲遠人亡自難卒辦乃自十
年始萬曆初皇長子生申文定損益寬條實免天下
次年田租蠲新稅不蠲舊逋俾人沾實惠姦民不得
濫免一重夙逋一重新稅各有深意
宋仁宗未有嗣韓儀公宗彥魏國子疏曰漢章帝詔諸懷
姙者人月三斗名胎養穀復其夫勿筭一歲著爲令
帝八子長和帝質安以下皆出帝系請修胎養令且

曰人君務蕃衍其民天亦昌衍其子孫矣虞忠肅知
太平州舊制民舉子納添丁錢細民生子即棄之稍
長而貧者殺之公知江渚有荻場爲勢家及浮居所
私令籍其數代輸民身丁錢絹符下徧州歡呼始知
生聚之樂
成化初流民藏聚荆襄爲亂無慮百萬時方議逐周文
安洪謨憫之著流民說謂宜本地聽其附籍或設州
縣撫治之使安生理流民皆齊民矣其說上遂勑都
御史原襄敏傑經理相度創置州縣於鄖陽諸處編
插安集至今不擾崇禎時報括天下富室錢閣學士

升瀛曰小民穡事方興青黃不接富家出母錢貸之
商賈擁厚貲者質庫應民急且富家用物也宏養生
送死賓客遊觀之費百工力役皆仰給焉是富家固
窮民衣食之源也水旱有司檄出錢儲粟平價均糶
冦警集庄客繕器械助城守捍禦用非獨小民倚命
亦國家元氣所關周禮荒政十有二保富居一焉邪
議一倡使無賴亡命與富家為難縉紳大賈盡化為
窮民不驅天下胥為流冦不止
項錦衣元洊少孤因族衆不利孺子遺貲萬三千金寄
郡帑値大饑其家將取備釜庾公歎曰奈何一家飽

忍一郡饑乎盡羅穀以食饑者茅總戎元儀年十五
在孩三吳洊凶詣郡投牒願首輸米萬石為諸紳素
封倡郡侯曰嘻童子何易也將米字易穀字公爭曰
一人如是闔郡效之是千萬人命死公筆下必不可
即日貲米萬石以媿夫擁倉箱秦越視者馳納待賑
公鹿門孫侍御國縉子異才縱橫所著有石民文集
詩集石民稗說武備志數千卷
任尚書泰亨幼力田好學十七父母同逝棄儒而賈販
牛過均州遇孕婦抱子投水公力拯之問所由曰夫
負富人子母緡夫去必死妾不甘為富人婦所從黃

泉爾公計彼四命奚止浮屠七級急解數斗代為償
林閣學環鄰以贖罪需迫鬻居於公父正苦湫隘勉
成之嫌不足又將鬻其妻公父慨然曰彼既失棲止
復斷其伉儷且子女幼更何依縱非得白何以餘生
為亟轉售其居畀之妻獲免穀先大夫諱覺孝廉時
閩賈家於苕客他鄉久妻為徽豪所攄歸訟之不直
先大夫力為伸請卒返其妻賈持鏹謝察其面有菜
色則鬻妻所得也大駭急促往贖已費多金去如數
代償永完琴瑟更賙其衣食不復遠賈
參崇班懌遇大水家粟二廩將載之舟百姓多走避水

者遂棄粟不顧而載人又聚人食其粟至盡而止黃
汝楫値方臘犯境掠士女二千人閉之空室以俟
贖否則殺黃即罄二萬緡輸其營人皆得歸
舒文節父某翁館楚歸道聞婦哭甚哀則夫逋官銀十
三兩將鬻以償急捐兩年束脩悉與之抵家公妣方
採苦菜俟其熟欣然同飽夜聞戶外神呼曰今朝食
苦菜明年產狀元劉文正理順讀書二郎廟聞哭聲
其哀乃母老貧甚子出外七年不歸將嫁媳以圖兩
活得遠商十二金時正苦別公急呼僕如數得銀僕
以官逋辭公曰汝弟與我官欄再俟借當可也因代

其子作書言獲利五百金十日卽歸先寄銀若干覓
人送其家姑媳得銀及書喜甚遂辭商越十日子果
歸適如書中語駭甚疑神授之後知出公手舉家往
謝公辭不居

范堯夫麥舟助喪葬雖未有父命實善體父心事之可
也事不載范氏家傳不足載也文正守邠州率僚屬
登樓將舉觴見縗絰數人營喪具詢知寄居士人公
憮然卽徹宴席厚賙給之夫士人寄居非有素識尚
弁公畢喪事況曼卿乎故曰善體父心不足載也東
坡歸陽羨倍極流離僅得十緡百絲之賻見李廌四

喪未舉悉取以贈知識之淺者亦不足載鄧代國喪
年十六入太學家送資四十萬會有縗服者叩之五
世未葬悉舉付之無少吝亦不問其姓氏

吳文定寬遊友賀解元恩遘疾於京邸晨夕視之
死爲殯衣衾一月鄉人教官共客死其子假貸於人
公聞亟命還所貸出資爲衆先竟以喪歸鄉吉士智
謫石城吏目死吳清惠廷舉歸其喪於鄉梓遺文師
御史客死京邸中人廖鵬贈棺何仲默叱曰吾友生
不苟受人物死豈受人棺自出金賻之王褒斂入京
至東光聞鄉友蔣淮三喪厝某寺行已踰百里亟命

回舟留五日出俸易棺護歸南都海鹽劉敬先儆友
沈德常死無所歸劉止田三畝鬻葬之後屢空不悔

李思問延金陵人貧好周急金華范景淳被惡疾杖踵
門告曰聞君義甚高願假榻疑絜除明爽室具床褥
爐竈躬爲煮糜煉藥旦暮執手問所苦溲矢漬枕席
口事刮摩浣滌其人流涕曰累君甚囊有黃白金四
十餘兩在故逆旅邸願取之疑辭則又涕曰我死徙
爲他人有於是求其里人偕往攜至籍數封識之其
人死以私財殯召其二子又驗而悉歸焉宋學士爲
之傳萬曆間楚人李德智見一人類丐而前請曰某

衛人賫銀六十兩納都司舟覆失文移子身不能挾
重貲願留貯而歸請文計往返四十日三年不還德
智虞其變封識前銀詣都司納之司往勘則其人道
死時託所知陸大通大道訃其家失語寄銀衛遣家
人比勘累大通大道罪當死李銀至始出獄中縣令
某大驚曰楚有大賢若此者乎卒四焚香籲天曰我
拜前爾拜後類丐者殷眞江夏郭宗伯爲之傳

海塘沈家門哨船多覆沒吏番哭聲振地正統間海鹽
布衣劉景儀鳳疏請立沿海堡戍部責居民保百年
無事景儀椎牛釀酒大會里賢豪曰願以一家衆口

保設有事請伏辜咸曰諾遂准罷役去船立堡增戍
以防歲免生命無算海寧布衣王文祿讀書好舞劍
典籍無不貫洽嘉靖癸丑苦島寇佩劍詣軍門願虓
寇魄壯士氣城頼以完萬曆辛巳均田權貴嘩啗不
一又佩劍躋公堂請擊勢挾者民享其利苦誦期閱
道尤喜成就後生八十九年如一日卒之日手不廢
書邑大夫奔問後事笑曰不足計遂拱而逝所著百
陵學山等書行世

吳大司馬兌總督宣大與故司馬郭宗皋非有知舊郭
坐嘉靖庚戌謫戍子落魄京邸久大困走求見公為

處百金又使入貲爲千戶充軍門贊畫大會衆將面
命曰若等毋以郭公子厄故不相提攜視之當如吾
子他日吾子來知亦如郭公子也臧光祿應璧明經
入太學同舍生楊博士不相聞兩紀忽以橐至屏從
者曰僕前室子二繼室少方姙衆遲積五百鍰僕老
矣以屬公楊卒於官公走哭出橐其室人及兩子若
不辨公告之故參分其金焉

何文肅營葬未得吉會宋陳樞密葬父廣昌子孫求鬻
衆共推吉襄公曰衆人父而葬吾父吾不忍為遂絶
之況少參罷卜葬地啟土得誌乃先朝名公葬遽掩
之懼後發掘立碑以識是夕夢一官冠服甚偉謝云
從上帝爲乞狀元兒萬曆丁丑子懋學魁遂病不能
廷對屢夢人敦趣扶掖之問爲誰答曰尊公自知隨
送聲聯四語兼胃以得元

韓通顯德二年河北大兵後遺骸滿野公悉令收瘞爲
萬人塚刻石紀事立於無極縣金壇陳元熙寧八年
饑殍盈路作萬人塚尸設飯一甌席一領紙四貼掩
葬不勝紀淇文簡買地四郊爲漏澤園以禁火葬且
置田供時祀費焦修撰竑置掩骼園放生社澤及
枯骨恩沾異類

天順大漸彭文憲力主遺詔勿以嬪御殉葬常熟孫考
功紀立訓後世舉子不得取乳媼恐爲己子而饑人
子

楊誠齋夫人羅氏四子皆自乳其矢志正同

夏忠靖治水役夫五十餘萬公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
暑揮蓋去曰衆赤體暴日中吾何忍錢修撰福父某
蘭州同知嚴冬督築邊隘期迫役數百人噓熯休息
之爲寬其期雖墮指裂膚無斃者殆厲禁有所司著
爲令民得安出入之利

鄒南皋曰天生賢者所以教愚者賢而自私其善子孫

恐咻更甚。天與富者，所以周貧者，富而自私其財，子孫餧餓更甚。陳幾亭曰，窮士動一善念，必有曲成焉，達士動一善念，必有弘濟焉，獨為善者孤，使人為善者裕，成人善事，功視已倍，動人善念，不可數計。

楊文敏父贈尚書達，鄉好施與，不喜施名，以為受施者必有媿心，施於人而使懷媿，以為辱甚於不施也，安若當然，無歉夢寐，則我之夢寐乃安。徐左藩中行，遇貧士干請，力不能，猶強應之，曰，奈何令客有慚色，即司馬德操，何有以財物令人慙者，公長與人。

陳僉事遜晚年家益貧，急行義，戒諸子遇貧乏，隨力賑

之，不必計多寡，若富而後行，恐吾儒終無濟人期。李子奇游維揚，四以官逋窘迫，欲周之，友笑曰，揚州罰贖人數萬，雖罄家難徧也，李曰，不然，吾耳目所及，自不能恝爾，安問其他。張侍讀瑛曰，杜正獻好施，人可及也，其不妄施，人所不能及也。

明道主上元縣簿，鄉多設膠竿取鳥，命盡折竿，下令諄諄勸諭，民皆改業從化。哲宗朝伊川講說畢，帝戲折柳枝，進曰，方春萬物發生，不可無故摧折。問帝宮中盥吐潄水，必避螻蟻，有諸，推此心及四海，帝王要道也。朱子云，天地惟生物為事，人念念好生利濟，即與天地同量。嗟，豈瞿曇氏言哉。

仁民重於愛物，然有益於人而物命必不可害者，桓闓告陶弘景曰，君修道勤至矣，著本草，用蝱蟲水蛭，功雖及人，害物命，以是淹延在世，仰有損於人而物生亦不可害者。曹武惠大冬時，寢處牆壁花石間，有蟄所藏，雖甚屆坐寒色侵膚，不加修葺，吾儕發念，當如是觀。

嗜退菴語存卷之十 内編

吳興嚴有穀旣方著

拯危

張鄧國士遜（諡文懿）罷相，范文正彈之也。後相，仁宗疑文正有疏廢立，屬公罪之。公以不見章疏辭，上堅怒施行。公數日一請其疏，月餘凡十數請，上曰：竟未見之，然爲朕言者多矣，可從末減。公曰：人臣而欲廢君，無輕典。旣無明文，則不可以空言加罪。上意解。公曰：仲淹初以疑在外，今旣無疑，可稍遷之，以慰其心。上潑然之。蔡忠惠襄以文字致疑，歐陽文忠曰：夏竦欲陷

富弼，先令婢子學石介書字，僞作介與弼書謀廢立事。（親鐘會善效人書以傾鄧艾）嫉忌臣者僞撰臣劄子，乞沙汰內官，欲激怒群閹，中外喧傳，曾見文字，猶須更辨眞僞，況止傳聞疑似之言。范忠宣爲相，値蔡確坐詩語譏訕簾中，眞極典，力救曰：聖朝不以言語文字罪人。確大臣，所犯不應死。文潞國流嶺表，曰：此路自乾興來，荆棘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蘇氏兄弟以發策問得罪，皆力救之。素與轍不協，哲宗怒叵測，反覆辨折，怒始解。轍退謝曰：公佛地位人也。忠宣具體其父，皆自毋使手滑一語得來。

崇禎朝文文肅初爲講官，講君使臣以禮，力勸培養士氣，推心感人，勿徒拘牽文字，峻刻刑法，以啟猜疑。上傾聽久之，傳旨釋司寇其副院某於獄。

罷潁國籍判太原，溫國倅并州，被檄巡邊，便宜築堡窮鄙，不以聞，爲西羌所敗，殺副將。朝廷詰責擅興，公略弗自言，落使相罷歸，終默不一語。溫國守闕三上書，乞獨坐。憂羗之叛，夏子喬竦（封英國，諡文莊）經畧四路安撫招討，韓魏國副之。大將任福違韓公節度覆沒，朝論咎韓。子喬收散兵，得韓檄再三申約於福衣帶間，倡言于朝，僅奪一官。

李靖刺岐州，人誣其反。高祖命御史按之，與告事者行數驛，佯失告狀，驚懼鞭撻行典，祈告事者曰：李靖反狀分明，親奉進旨，今失告狀，幸救其命，更請狀。驗與本狀不同，即日還以聞，奏請不坐。惜逸御史名。符彥卿知大名，或告謀叛，太祖以王兵侍郎祐代，委訪其事，戒曰：得實，待如趙普。公察知妄，數月無所聞，詔召而問，力爲辨曰：臣以百口保之。五代君猜忌殺無辜，享國不永，願以爲戒。

丁公言謂（封晉國）章子厚惇（封申國）亦有長者之言。仁宗怒一朝士，詰問侍臣，公言不答，上愈作色，公徐曰：雷霆

之下更加一言則誣枌矣王禹玉於上前譏軾詩蟄龍二字爲罪子厚曰龍非獨人君凡臣皆可言龍也上曰然荀氏八龍孔明卧龍豈人君耶及退子厚詰之曰相公奈何覆人家族王曰聞舒亶言爾子厚曰亶之唾亦可食乎上免漕臣斬刺面配遠邊子厚曰不如殺之士可殺不可辱上失色曰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子厚曰如此快意事不做也好

錦衣指揮劉敬坐飯石亨直房論死韓襄毅曰律意結交亂政爲奸黨若以一飯坐罪則當時蠅聚其門日赴宴會者何以罪之中官李廣死據廣籍記大行乔

遂羅文肅謂具賂攸在不必指名暴其惡也宜諭令自陳或黜以他事庶不貽朝廷羞劉瑾誅并非藩王詩序李文正東陽疏王府懿親降勑切責則凡書信餽送者傳聞驚駭各不自安或愧懼終身或遂致失所乞置壽詞不問文書涉叛逆事情悉行燒燬由是無一延及者交結近侍律固嚴迺相沿不可勝誅旌一特立不屈之臣餘自應愧死不僅反側自安且於國體無損

晁文元歷官臨事未常挾情害人危人售進保全回護如免髮膚之傷

楊文襄逮至京李文正太息曰吾當爲夘已屈夘詣瑾力救瑾禮之甚恭瑾家人嘖嘖以爲自柄國來未嘗見此客與此禮也文襄既免卒援鉞西征密計行間閹瑾授首與梁公薦張柬之千載同功也世宗朝張桂權寵相敵不能無左文襄首擯得因是以間羅峰張歸桂亦削保傅去羅峰再召文襄爲渭崖所論逐欲置詔獄羅峰相力爲寬解得免

澶州軍校盜官木造什物給云判官高防使爲之防即誣伏軍校籍免死蔡忠惠欽食靈東園客或射矢傷人指爲公矢京師喧然事既聞上以問公即再拜娩

謝終不辨退未嘗語人周益國必大諡文忠監臨安府和劑局失火逮吏論死公以火自官致僅除籍爲民遂自誣伏

方諫議愼言籍丁謂家得紳士干請關通書悉焚之不以聞胥內翰偃受詔試中書吏大臣以簡扃不發視而焚之曰發露其隱不已傷薄乎秦檜謀誅武穆諭史刑官祺孫蒐其家交游書札公悉焚之曰誣人以求榮吾不爲也遂引年歸公安吉人

楊龜山曰田盼正怒灌夫實嬰乃言夫勇冠三軍宣帝怒蓋寬饒鄭昌乃言猛獸在山藜藿不採孫

權方疾張溫石盛駱統袁理之諸人裴松言以爲
揚膏劻燎也拯之適以害之先後一轍
張安道救東坡云蘇軾文學實天下奇才書未及上東
坡出獄見之吐舌動色懼激人主怒當云本朝未常
殺士大夫今乃開端後世必援陛下爲例神宗好名
畏義可以止之其後以用兵失利內批斬一漕臣蔡
持正確諡忠懷曰祖宗來未嘗殺士人臣等不欲自陛
下始正與子瞻意合
山東妖婦唐賽兒亂討平之索賽兒急盡逮山東北京
尼既又大索天下出家婦女先後幾萬人段恭肅民

參藩山東撫定綏輯曲解始安項襄毅副臬廣東按
部高州諜報賊携男婦數百流刧村落部將請發兵
公曰流賊無携家理愼無妄殺及訊俘果皆良家被
掠者盡釋之
朱錦衣驥于忠肅壻也成化間以功掌衛印奉勅兼理
機密糾察時重妖言禁妖人眞惠僞爲書惑衆邏者
執之株連數十百人坐死公曰首事獨惠餘皆愚民
何辜得遞減邊衛卒偵隣人傳示妖書欲發覬賞亟
以告公斥曰此妄爾取書焚滅其迹制獄下錦衣所
司巨挺厲威公獨否憲宗命撻忤旨者或譖用小杖

上怒遣小使詰責公具以實對卒不易牟錦衣斌掌
鎭撫逆瑾逐劉文靖韓忠定言官劉蒞戴銑數十人
俱下獄公輕刑緩械曲爲申救任御史自恕諸僚署
其名實他出公曰古耻不與黨人公爲忠乃悔耶瑾
令復獄詞去銑疏首權閹二字公不肯語其僚曰存
此諸君子臣節白他日宋鄒道鄉以失原奏被害吾
儕毋自爲計瑾矯旨廷杖逆誅公復任
遇人倉卒顚沛際眷用一言解救上資祖考下蔭兒孫
秦氏當國諸賢謫籍廣東者經略帥方務德待之盡
禮秦對客曰方滋在廣部凡得罪朝廷者必加意護

結得非欲爲異日地乎客曰方滋爲人天性長者凡
於人唯周旋爲志非獨遷客然也疑遂釋江陵怒鄒
南皐甚欲置死周侍郎思敬笑語之曰豎子何足圖
天下大事皆政府身肩之奈何以天下身爲豎子伐
性乎且天下將窺政府喜怒也江陵意解鄒竟免死
康修撰海舉進士第一鄉人劉瑾謀面不可得李夢陽
忤瑾下獄片紙書對山救我惟對山爲能救我公遽
曰是誠在我豈敢吝惡人一見不爲良友避咎瑾焚
香延上坐公曰聽吾言且留否則去矣瑾唯唯公曰
高力士靴冠群臣爲李白脫靴公能之乎瑾曰請爲

先生脫之公曰李夢暘高李白數輩下獄不爲援奈
何欲爲白等脫靴哉眘衣起瑾固褒止之又唯唯因
解帶痛飲李得釋而公羅清議擭譴焉曆妖書變起
政府歸獄於郭文毅正域（號明龍）燎原稽天立禍叵測
唐文恪文獻請於執政曰外人謂宗伯且不免貫相
公有意殺之執政色赤跼蹴無所容揮茗灑地告天
爲誓公又婉言曰其亦知相公無此意無如臺省望
風下石何相公不力訊此獄是有意與之何解天下
後世執政氣奪不能出一語事得寢
華少參商臣官評事大禮諸臣繫詔獄下大理奏讞公

念國是固非小臣敢知若祥刑則吾職也於是抗言
剴切公長與人海忠介直諫忤世宗大司寇擬極典
郭按察孝主事刑部忿然曰禍在一時議在百世遂
署牘進曰海瑞海外迂儒罔識大體志急沽名誤觸
忌諱雖出位之愆莫逭而敢言之氣足多得緩死
楊忠愍（號椒山）在繫徐左藩中行時饋粥食之入相慰語
慷慨泣數行下楊死解橐歸其喪高忠憲死止水緹
騎與長令逮其子葉工侍茂才（號閎過）僩倜詣當事力
免之范景文（號質公）家居閉門概謝獨急難蓼洲諸君
子冒死周旋資金捐助即破家殞命弗惜孫銓部必
顯（號白意）躬耕奉母與馮恭定從吾講求心性學樂天
俟命絕不與門外事檻車度潼如顧公大章（號塵客）悳
公世揚（號元孺）王公之寀（號心一）必竭力拯其䘚阨患難
生死曠不以介意錢閣學士升寓書眞定守蔡官治
保全楊大洪鎭之以靜持之以平緩急輕重默爲調
護一存國家大臣之體一培善類如綫之脉（蔡公懋德清人）
天順間錦衣指揮門達總管校尉權傾中外患李閣老
時得進言又惡袁彬護蹕功恐過己遂發陰事欲致
死藝人楊瑄不平甚奏達違法二十餘事上令達逮
問皆曰不知瑄聦工不識書字又與君侯無怨望屛

去左右以實告因曰內閣李賢與君侯不善嗾瑄投
進達喜賞之酒肉立奏上會諸大臣廷訊達詰賢賢
方驚訝瑄曰達以酒肉賜瑄使誣李公昨庭中共其
見指斥達惡無餘蘊謫戍廣西死陳恭愍爲中官韋
眷所搆賂公黜吏張瑛嗌公不從執瑛搒掠曰死即
死爾安敢以私憾滅公義陷正人也公死瑛瀝刺上
疏明公志且發刑部巡按御史奸誣之隱
楊御史爵下詔獄雖處憂抑端凝正直獄卒咸敬信之
後被逮錦衣校素欽事公涕泣好言慰楊椒山（在獄）
吏應生力爲周全尚書屢禁不爲動欲自具草[illegible]救

椒山曰藏予血三年而碧者地下必有以報應方侍御震孺(號孩未)既以忤璫甚擬斬繫獄與惠給[illegible]世揚慊慨賦詩安之若素璫日遣邏卒伺兩公動[illegible]公坐土坑上閉日寂然邏卒始相視既相忘已而[illegible]化市餅餌餉公歲時一具隹饌公疑有毒則跪泣曰我妻其氏聞老爺精忠手治以獻公賦羅刹成佛詩贈之

元高源劾達魯花赤馬怒奪民田及他不法怒欐走賂權臣阿合馬誣源繫獄馬姻戚多源隣里詣爭曰源孝子非但我知天必知之妄殺源悖天不祥釋了死

王振必殺薛文清逮至午門詔綁於市門人皆奔走振老僕素謹厚不預事哭於厨下曰聞薛夫子將刑鄉人也備知其賢如天怒不可犯乎振意解詔赦之

于忠肅既棄市曹吉祥麾下指揮朵耳一觴酹地慟吉祥恚朴之明復酹慟如故諸奸於身後更有毒謀因此少戢李夢暘下獄瑾家人老姜者告曰公不得志時李主事晉昌平倉曾容吾家納米領價得志乃忘之乎遂釋令致仕

鄧茂七之亂冠潰去官兵欲入山搜賊汀州推官謝仁曰民避賊匿山中今復加以兵是再死之也宜招撫以安其生主帥又欲殺脅從爲功力辨其寃遇繫纍於道者下車解其縛焚交通簿籍所活無算布政司都事謝瑩搜殺東路賊黨士民從賊甚衆凡可疑及未附者密授白布小旗約搜路兵至各揷門爲信仍預戒毋得妄殺全活萬人仁之子文莊一夔瑩之孫文正遷

永樂辛丑四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火勢猛烈奉天門東偏切近密閣楊文敏奮身直入麾衛士將御書圖籍併積歲制勑文書舁至東華門河次明日成祖召諭曰昨火甚危迫獨卿不避艱險收拾圖籍歲寒

松栢也英宗與李文達論人才及工部尚書趙榮賢曰曹賊時文職皆畏縮逃避況兵非已任誰肯出頭惟榮自奮披甲躍馬呼於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當共勦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從者數十百人陣前鼓舞獎厲士卒滅賊成功人豈得及上曰固忠臣也

施修撰槃大父其渡太湖風驟暴甚遇覆舟溺數十人號隣舟共力拯之雖驚濤激湍必求其屍一一識其年貌衣履棺斂以俟訪求而歲時奠醊其無主者楚商曾貯千餘金於公大父家往訊里居僅微兒在抱

因爲營運籍誌子毋迫長而悉歸焉胡祭酒儼督漕至三山大風雪中流有覆舟命僕夫急援之全活者衆江文昭瀾見覆舟於棗林亟呼拯焉左右曰吾舟方在急奚暇急人公厲聲曰安有覩人死而不一援者卒救之公舟亦無恙

高郵千戶之淮南遇覆舟少年宛轉波濤間千戶解囊得十金急呼漁艇往救乃其子也正德壬申七月大風雨海溢上虞縣水深二丈少定人多駕筏撈資貨一夫操竿率水滸見女子浮沉扶一笥利笥而沉其女發之聘帖宛然是其妻歸有日矣

救者其子沉者其妻天乎人乎

救荒

丘文莊曰未荒也預有以待將荒也先有以計既荒也大有以救未荒而備歷代美政詳矣趙清獻熙寧間吳遵路明道末皆乘將荒欲饑時先事委曲亟爲之謀林貞肅乞勑有司招民輸資入粟補散官及抵罪情輕法重者聽以例贖募民各以其私立義倉義學義冢名阜俗三義得表門示旌詔施行已定制言州縣儲粟務三年積足周一歲之食五十里積粟三萬石百里積粟五萬石官儲中程者爲稱職不及三分以上罰有差少六分課殿積三年不出即發充糧廩易新粟韓襄毅奏民納粟後或赴京授官或差人旌表經延歲月樂爲者少宜先給空名告身勸人出粟上倉之日即得冠帶實授庶幾樂爲項襄毅議納米贖罪笞一十納米五斗餘四等遞加五斗杖六十納米三石餘四等遞加五斗徒一年納米十石餘四等遞加五石流三等納米三十五石雜犯死罪視流加五石輸粟冠帶例納米百石即給不幸既荒而救則韓忠定有言救荒如救焚吁難言矣仁宗爲太子見持筐盈路拾草實萬曆間奏屑榆皮爲粥及所食雁糞又進饑民圖說甚至父子夫婦相食忍悉數以道哉

劉晏理財以愛民爲先諸道各制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豐歉狀白使司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官使見不稔之端先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及期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流亡餓殍然後賑之也周文襄撫蘇松大饑米湧貴使人四出察價高下齎金至最豐地故抑其值弗糴且紿言吳米價高甚江楚大賈群趨驟集乃發官廩盡出以

貸民而收其半值價頓減四方米路遠不能載還亦賤售公椎牛置酒謝衆賈皆大醉歡去始更官糴以實廪二公經權互用總以誠切行之

張忠定治益米㪷直錢三十六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原估價糴之奏為永制雖祲益民無饑色郡民黃兼濟遇禾麥熟時盡力收糴明年將成未獲艱食之際糶之價值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無損小民得濟至急真文忠勸行義廪約因禱雨思為邦人久處計在郡置常平倉儲米若干石歲歲出糶在諸州縣廣置社

倉儲若干石歲歲出貸又念倉米有限貧民至多又令各鄉立義廪規約欲公私協力共濟使民無餓殍流離苦非損所有以予之特出所有以糶之而已上中戶自相推排隨力出備官司不計產強斂也自置糶場自收糶錢官司不遣吏監臨也價值高下視時稍損官司不抑令痛減也

救荒法有前代已行不能行之今者如汲黯矯制發粟洪魏國皓諡忠宣擅行截留運米四萬斛張忠武弘範輒行免稅曰儲小倉不若儲之大倉王莊毅不待報亟發廣運倉米賑山東河北流民原襄敏因劉千斤

李胡子亂徧馳溪山窮谷延問諸流民父老宣上德意數者卽不能行存其意而師之至迫也有古今所同貴實意舉行者如辛忠敏棄疾字幼安帥河南榜文止八字曰劫粟者斬閉糶者配林僉事希元荒政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曰垂死饑民急饘粥疾病饑民急醫藥病起饑民急湯水既死饑民急埋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囚繫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糧以糶糶興工作以助賑借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

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切要便益無踰於此

嘉靖乙卯江南大祲首輔嚴文靖延崑山徐在川一元西席徐焚香祝天草疏數千言力贊文靖為民請命疏上得旨蠲蕪松漕百四十餘萬石古稱為德芴而大者無如賦役因利乘便末減其誅求所紓凋瘵者多矣在川非處尊位貴勢偶身依鈞軸能從容利導俾疲甿邀休息恩彼當權枋政振民匱詘宜何如也徐氏世有文孫顯名翰苑秀水姚御史思仁按河南疏請賑濟活數千萬人後官尚書子孫多賢而顯達

蹶出恭客賀道星燦然乎隨成進士官吏部郎

東坡守杭上呂宜國論災傷蠲租曰恐世俗諂薄成風揣所樂聞與所忌諱爭言無災或有災不甚傷有牧民責者各將諉委但當勘驗覈實無致冒濫蠲除安民生即所以固國本

周禮荒政散利即今之賑薄征即今之蠲西北宜多方賑濟東南宜大加蠲免嘉靖四年蘇松常先歲大饑詔緩征歲賦三十八萬有奇俟兩年後帶征至是朱巡按實昌言凶災之餘復責宿逋重為民困戶部覆議帶徵可緩者宜蠲之上從其議萬曆十四年與給

事之賸奏蠲不在積逋在新賦不在存留在起運恭積逋之蠲厚惠奸頑而善良供賦者不沾恩何以示勸凡凶歲危在眉睫而議往年可緩之虛數何以周急若存留不過十分一二非盡蠲起運未能獲甦

盧坦觀察宣歙池等州江淮大旱民思鄧米價坦曰宣州地狹穀悉仰他產商閉節價裹足不來價雖賤如無穀何斗米二百舳艫相望乃借兵食多出於市以平其值當塗縣渚田久廢饑民傭力得食可易為功於是渚田盡辟藉傭活數千人趙清獻知越州旱蝗米價湧貴諸州皆榜衢路禁增價公獨大書榜示有米者價聽增諸州米商爭先詣越更頓賤饒民修城四千一百丈為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粟再倍之范文正領浙西大饑淮浙召商額外多貿鹽引令買補鹺煎餘鹽照常販賣急可得銀數十萬兩雇役近河貧民諭諸寺荒歲價廉可大興土木又新廒倉吏舍日役千夫縱民競渡公出游湖上宴僚佐邀貴人富室無虛晷監司劾奏不恤荒政傷財勞民公言正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奔走之人皆得仰食於公私斗粟百二十文令增至百八十多出榜文招引商賈趨利輻輳數日價不消百隆慶四年蘇松大饑巡

撫海忠介開浚王渡至宋家港萬餘丈用工銀六萬餘兩畚插雲集不兩月河工告成民得仰食水利以興

蘇文忠知杭州歲儉民饑浚茅山鹽橋二河茅山專受江潮鹽橋專受湖水復造堰閘為蓄泄限以餘力復完六井日役千計得募錢以度饑徐兵侍屋判蘇州奏發粟二十萬活饑民春漲病隄公相度原隰大興築捍部使者責妨農勞民公言水不退則田不可耕妨農孰甚且令有田者出募貧力饑人得哺正佚道使民均為勞哉頃發穀所在皆興大役民得餬口呂

巡按光洵命有田近河家隨地挑濬其河淤塞若干
丈計田給值每工挑河若干丈無食之人既可不餓
而灌溉不通地丈可備旱
嘉靖元年南兵侍席文襄言作粥不煩審戶不待防奸
至簡至要世俗咸謂不便緣衆一城不知散布諸縣
致閙風并集勢不給相聚而死今總計江南北四十
二州縣大州縣設粥十二所中減三之一小減十之
五約日並舉無論本處隣境軍民男女老幼戶口多
寡均粥給濟起十一月望抵麥熟止計米十六萬石
活人二十餘萬垂死人晨得粥起其效速其功大四

十四年徐文貞言粥餌有名無益況給散無紀則強
壯者幸而闒領老者病者羸者多致踐踏亡或待大
數日率皆僵仆
曾子固鞏救災論極談升斗賑救之害上人付里正抄
劄未有定議村民扶攜入郡未即散米裹糧既竭餓
死紛然須預印榜四出諭以發錢米下鄉未可輕動
恐名籍紊亂反無所得民不去故居家計依然上不
煩紛給奸宄不作顏光衷茂猷曰賑濟但給升斗官
不勝勞民不勝病莫若計地里遠近口數多寡人給
兩月糧歸治本業無妨生理也李珏在鄱陽將義倉
米多置場屋減價出糶既先救附近之民即以此錢
依價計口逐月一頓支給以濟村落一物兩用利甚
溥益遠者用錢可免減竊拌和之弊轉運耗費之累
且村民得錢非惟取贖農器經理生業亦可收買雜
料和野菜煮食一日之糧可化爲數日
趙清獻知越州自十月朔人日受粟一升幼小半之憂
衆相蹂也男女異日人受二日食憂流亡也城市郊
野爲給粟所五十七各以便受之淡廪窮人盡三月
當止是歲五月而止蘇文忠知杭州人日給米得米
者叩頭誦佛云官家將十八萬石米於烏鳥狐狸口

中奪出數十萬人茅憲副坤令丹徒倣其事一條上
則臺使者採而頒之他郡邑若功令然公諱安人世
稱鹿門先生以文著
天順辛卯陳康懿奏發太倉粟一萬斛減價糶以利民
權貴或乘時射利公請糶以升斗滿一石者閉不與
韓襄毅巡撫江西減價糶穀定穀價委官審貧民
止許買一兩以下不縱富戶客商轉糶取利
黃東發震勸救荒條約天心愛人人不能外天天定則
時加汰治豐年富室賢否未知也至荒或惻怛濟惠
或頑忍不恤賢否分矣豐年小民善惡未白也至荒

或堅恐守分或無賴妄作善惡見矣天升降生人於
斯乎决氣運循環自昔皆然于忠肅巡河南山西示
輸賑富家不知捐貲德甚洪反賁緣脫免里胥得以
遂其奸轉相援害何如以暗賂之費移賑饑貧上爲
朝廷隱憂下爲子孫積福中杜里甲科需生前萬人
感戴死後百世流芳豈不愈奸胥猾尼柱誘百千不
惜又豈不愈終日營營空作馬牛死時一文將不去
特爲勒石旌忘私急公不可泯没意且杜役永不許
再將尚義家他項科派役使擾我良善也韓嶽毅在
兩廣造銀牌刻旌義二字通行各屬勸富民出粟

溫國救荒疏富室蓄積者官給印曆聽其舉貸量
出子息俟豐稔官爲收索示必信不可誑誘陸文
裕淡謂宜亟行

一邑受災輕重最宜分別災重卹輕害固匪淺偷一槩
報申輕重不無少異將來賑濟遂至偏私不繼朝廷
遣重臣覈勘非惟不便有司而貽累細民有不忍言
者安能一一履畝覈之蘇次參權安鄉縣值大澇令
典捕將縣圖逐鄉抹出全澇用綠半澇用青無水鄉
用黄不以示人又令鄉司抹來參合方請鄉者逐鄉
爲圖亦各色別出至邑事者問單騎拘一二全綠重
懲欺妄以示戒故按圖考驗卽知分數無倖幸邀獨
卹必期災黎確沾雨露毋俾奸胥豪猾上下移換甚
或黄封雖下白紙猶催藉當宁曠恩爲潤槖便計又
忍心矢盡毋忘終事者矣

祥符閒眞宗以浙苦旱卽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
城稻三萬斛分給爲種擇民田高仰者蒔之內出播
種法命轉運使榜示程大中知徐州久雨壞穀度水
涸耕種已過募富家得豆千石使布水中水未盡涸
而甲已露矣遂不艱食吳遵路令民採薪芻官出錢
收買使得市米物歸贍老稚買二十二萬束俟冬嚴

之官不傷財民再獲息張忠定知杭州歲饑民冒禁
販鹽公悉寬罰官屬執不可公曰錢塘十萬餓殍若
鹽禁一嚴則聚而爲盜患且滋甚俟秋成敢爾痛法
懲之是因地利所自有藉人力所自至民牧從中轉
移受賜無算矣

救荒諸策忽於待遠方流民及本境遺棄小兒富弼
賑青州原褒敏安荆襄其活無算熙寧中滕章敏守
鄆乞淮南米二十萬備賑召城中富民約曰流民至
無以處之則疾疫起及汝矣今得城中廢營地爲
席屋待之一夕成二千五百間流民以次授地井竈

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撫婦女汲老者休民至如歸廬舍道巷繩引碁布肅如營陣禁觀文學士夢得令許昌小兒遺棄人不收養患既長或來識認公爲立法災傷遺兒父母不得復收兒既棄父母恩已絕人不收能自活乎作空券數千得兒者書券付之又爲報籍記數貧者給米爲食計三千八百餘兒皆奪之溝壑置之衽席中矣

慎刑

用刑猶用藥也刑以治罪藥以治病瞑眩而疾乃瘳不如是則不生故刑與藥皆所以生人也律如方焉古

今異宜彼此異勢輕重異等豈能一拔成法而強合之長桑君教扁鵲見垣一方人視病盡見五臟癥結非天下之至明孰能與於此易大象言刑獄者噬嗑賁旅豐皆因離體以發義中孚爲原離亦曰議獄緩死解互體得離亦曰赦過宥罪在天爲日在地爲火日行乎晝纖微無不燭也火照於夜幽隱無或欺也匪特此也先天位正東居陽之中後天位正南居天地之中其詞曰畜牝牛吉牛之順而又牝焉上下二陽養至順於內沉潛蘊蓄以厚其光故不貴察察又得至正至順之義夫離火也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凡刑所以生人也

商文毅輅歷官三十年不敢使朝廷妄殺一人彭惠安官刑部務明慎而以忠恕爲本謂刑以弼教使畏威遠罪導之善術邇骨肉相殘者憂形於色曰是我刑罰不足止姦也謹於守法亦常有法外之意馬侍郎諒參議山東民或後妻欲置子於法呼父諭曰聖人誅少正卯而宥不孝以教令不明也今爾子有德乃吾偏教令之失非爾民罪其父母感悟請釋還爲孝子

入仕讀律當先讀治己之律如出入人罪故禁故勘平

人決罰不如法老幼不拷訊之類抑已嚴矣其他官吏賣獄因爲戒首戒矜知巧以示聰明或持姑息以忠好惡或仰承大僚意旨而上下其手或徇狎胥吏請言而二三其心或不盡其情一以威怵之或不原其初一以法繩之律不勝載當詳攷前史特錄一端作治己之例數從纂類亭洗曰古樂律曰律法律亦曰律其義一也律差累黍則聲音即變事物恐應亦法者服之言一定而不可移易也後世刪增條例以佐律之窮勢必用比可重可輕因其近似引而合之常吏貪骫因緣文弄法或可致請夫十惡犯在死條

及重罪合應戍謫者律無不備餘不載者罪亦稍微焉原立法初意垂設一定之律所以懲究也微立辦定之條所以通變也蓋情罪至重綁詰特有天威律例所關分別豈無成憲凡死罪充軍必依正律雜犯徒杖以下始許用例嚴懲於重罪通變於輕條無非愛養生民至意此律例之別也

周文襄閱死獄欲活無由形於悲歎使吏抱成案讀至數萬言背手立聽忽點頭喜曰幸有此可生遂出其人沈蘭軒彬歷任刑部明愼聽斷死獄必求其生且曰求其生或失於死入於死可復生乎雖死者自以

爲不冤公武康人居康僖主刑部事宿獄細詢情冤密陳其隱於堂官朝審堂擬以訊立釋枉抑十餘人公復懇曰輦轂下尚多冤民四海兆民豈無枉者宜五年一差減刑官覆實平反奏允爲例公亦與差列

漢虞經爲郡縣獄吏決獄六十年案法平允務存寬恕冬月上狀恆流涕隨之孫詡曰升卿果以才能嘯遐爲司隸校尉盛夏多拘繫無辜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

薛文清曰治獄有四要公慈明剛公不偏慈不刻明能照剛能斷何文肅在刑曹上愼刑四戒曰問囚者止擬原詞審錄者多拘成案誰敢輕與辨明縱欲辨之衆口譁然或以受囑或以納賄好名畏謗者寧失入不敢輕出誠以公道難明謗議易騰天下通患也法司顧忌如此外可知矣

太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刑網稍密其過安在德威曰誠在主上失入則無辜失出即獲大罪以故吏各自愛競執深文即所謂治獄之吏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

張文瓘爲大理卿臥疾繫囚設齋以禱焉遷侍中諸囚一時慟哭王臬憲瑄任刑部郎四越獄數十重辟獨不

去堂訊之曰王郎中必不枉我公長興人諡恭肅主刑部事涖官廉愼明敏克勤恆存哀矜惻怛心處疑獄必歸於厚麗部者咸得公爲幸陞郎中益精獄議尚書深器重大獄及奏章必屬閱乃上累陞侍郎本部罪人聞公至相慶於獄伸抑疏滯決何聲譽用彰寒疾小差將出視事左右謂未可夙曰數百人困坐獄趨跂待我柰何自佚聞臬長新將涖浙江獄囚冤繫久者聞公來競相告曰冷面寒鐵公來吾屬生矣

歷考前史清吏多酷怙節也能吏多酷怙才也郅都遡一爲人公廉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一

爲人廉傲舍無食客門無造賓惟奉職死節孤立行意以伸法守而世謂酷吏惡莫慘乎其意一有
輕忽人命之心天所厭也豈必手刃乎哉

明初特設重典以驅元末溷濁朋姦太祖晚讀老子至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惻然興感亟焚錦衣衛非法獄具火暇自古未有律所不載正統間錦衣衛獄制凡媚王振廷杖法成化初皆厚綿重氈止以示辱逆瑾亂政始解衣蒙楚見廿貞肅遺疏悉以繫囚送部寬理出理訟憸申任也蘇平政憸宜恩也斯則神契柱下言矣人王好讀申韓不知原本老莊其益如此即位即詳更律令務就簡質明允鍾山之陰法司位焉命曰貫城

貫索星中虛然幾象之鄭元錫函史刑法志曰節義士在平世[illegible]無用也變故求之不得則罔事遂空士大夫脫冠[illegible]以就桎梏屈體貌以聽武夫朝列清班[illegible]氣冷比繇父及覺非罪刑深牝牢獄朝衣清出使武夫悍卒從而指之曰某也吾屬之某也吾係執之小人無所忌憚君子遂昧良心豪傑所以與思山林而變故罕仗節之士也

東坡曰中漢梁統上言高惠文景以重法興哀平以輕法衰當時不從其議如人年少不節酒色而安老雖節而病因謂酒色延年可乎統東京名臣

于松棟死非命其卒滅族

大曆楊旬在官四十年家無昔產惟留三甕減死爲徒投大錢一共三十九文減流爲徒投次錢一共四千餘文減杖決放投小錢一共萬文蘇守朱清言吏貪吾詞不付房獄卒貪吾囚不下獄隷貪吾杖不輕決

唐論德汝楫父文襄治山西逋徒百二十人免照越獄例曰奈何使眢靡與狴犴囚比縱遣之如期悉自至

邵伯温初入仕侍講先生曰雖所部公吏有罪必立案而後決或出私怒比具案怒亦散不致倉卒

傷人

艾中秦穰慮囚陝西新旨決不如數有重罰公念酷政不可從決止二人繡衣使者色動不可公曰是在我終不以人軀命博一官報命江陵盛氣詰讓公曰上沖年廣好生德佐相公平明政尊旨也非忤也若一官久置之矣揖而退王御史瑜按吳時例獲盜至三百人陛四品俸所解數千人多非實悉爲平反曰吾不敢殺人以求官也

馬太保黙知登州舊制沙門島罪徒官給糧者三百人溢額則投之海公請逐年淚自至配所不作過者冊

記之。謚頷依次移登州。神宗著爲定制。唐一巷主刑部事。獄例盜無踰十五名即置死。公曰。死律自有正刑。若恐爲叛。嚴其防足矣。遂已之。

明仁宗嚴選大理特擢虞謙爲卿。天津衛災。焚糧數十萬石。御史旅視還上。主典者盜用多。故縱火自益。追逮幾八百人。不勝搒掠。皆誣服論死者百餘人。公察其冤。白上得減論。法司及四方所上獄。皆親閱得其平。大辟尤致慎。曰。彼無憾。我無憾矣。劉刑侍季篪治獄多平反。尤重人命。典守錢穀斷死者。誣引千餘人。爲辨釋之。

蔡京與蘇州錢獄株連至千百。強抑使承盜鑄。帝遣沈侍御畸代勘。京唆以峻秩。公至蘇。即釋無証佐七百人。歎曰。爲天子耳目司。可傅會權要殺人苟富貴乎。閱實平反。以聞。公德清人。鄭忠肅任御史。車駕在北京。有言南都鈔法阻滯。命公察之。將起大獄。公往揜市豪一二。歸奏曰。市人聞令皆震懼。鈔已通矣。

元江南道觀藏宋主遺像。僧發其事。當極刑。上問石平章天麟。對曰。遼主后銅像在西京。今尚有之。不聞禁令也。得釋。天順間。錦衣官校邏一僧。自言當大貴。黎感至妻以女。獄具坐反。牛玉援例。官邏者李文達謂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活其從數十人。邏准應捕律。閔莊懿先後在法司。屢治大獄。皆會切情法加以仁恕。宣府逮妖人李道明。蔓延數百人。巡撫欲張大爲功。公讞罪止道明。餘悉縱免。初巡按河南襄陽劉千斤石和尚謀逆。朝廷討獲坐誅。西華縣民以劉千斤先娶縣人逃婦爲妻。赴軍門訴以逆黨。家衆六十餘人。奏行公勘審不同居。及先流寓在外。悉放免。

周敏襄金撫延綏宣府。管一走卒。窮冬不衣。惻然不忍笞。招商聚粟屯積。務以時給其用。人有重生心。楊僉院繼宗主刑部事。重囚數百。久桎梏。多臭腐死。公

一一巡視。曰。罪應死。未死亦宜善視。時與飲食櫛沐。蘇活無算。陸大参杲北部視獄。多畜貓以避鼠害。重繫得無傷死

李衛公貶朱崖。步游城南小禪院。指僧壁十餘葫蘆曰。中有藥物乎。僧曰。皆人骨灰耳。李太尉當軸因私憾黜朝貴於此。貧道焚骸。貯其灰。俟子孫來訪。公反走心痛。是夜卒。盧多遜南遷朱崖。踰嶺憩旅店。止一老嫗。詢之。嫗曰。有子事州縣。不能奉盧相違法治事。誣竄淪喪。獨殘老軀。待奸佞難迴天網。庶遐且久。以快宿恨。爾盧不待食。促駕去。蘇子

由譎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章惇又以爲強
奪民居下州究治至惇貶雷問舍其人曰前蘇公
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
元文宗天曆二年孔御史思廸言人倫夫婦爲重今内
外大臣得罪就刑者妻妾斷付他人似與國朝旌表
貞節之旨不侔夫亡終制之令相反況以失節配有
功又似與前賢娶失節者以配身即是自已失節之
意不同緇學士疏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於秦
法孥戮本於僞書今爲善者妻子未蒙其褒爲惡者
里族必陷于罪況律以人倫爲重而法有給配婦女

之條縱之於不義又何取節義哉此化原所由也呂
刑所謂降典秉天地人三禮以析民邪妄故失禮則
入刑禮莫先於人情制刑而使恩義乖舛豈古聖初
意乎
定海張侍讀信父其與守將善島商十餘艘挾異珍失
風飄至招寶山守將攫之欲盡殲其人公爭之曰
彼非寇也既利其貲復戕其命非所以招携遠人也
紿守將醉之酒而脫之陳恭愍辨冤獄閩人賴克
哥等三十九人漁於海舟漂至潮州守者坐以通番
公察其冤盡釋之

曹武惠知徐州吏犯罪立案逾年然後杖之曰其人新
娶若杖之彼舅姑必致嫌於婦而惡之朝夕笞罵不
能自存吾故緩其事法亦不赦元杭州行金玉府副
總管羅國器世榮職在造作匠程限稍遲吏請引決
羅曰吾聞其初婚若責之舅姑必以新婦不利目之
之餘不測繫焉姑置勿問
元木八刺與妻對飯妻以小金鎞刺臠肉將入口門外
客至八刺出肅客妻不及啖置器中起治茶比回失
金鎞偏覓不得小婢在側拷問百端竟殞命歲餘召
匠整屋掃瓦甓積垢有物落石甃然金鎞同一朽骨

也盖猫含肉升屋所置婢代之死悲夫潼川獄吏王
藻持金歸妻疑之以猪蹄十臠餽藻詭云十三拷婢
殊甚誣服妻曰君日持錢歸知必鍜鍊成獄姑試汝
刑罰之下何求不得願自今弗以一錢來藻悟題壁
自誓散財學道

嗜退庵語存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嚴有穀撰有穀字旣方歸安人是書爲其子我斯所刊稱其晚年結庵城東隅顏曰嗜退網羅古名儒碩輔嘉言懿行及陰陽圖緯兵農禮樂百家衆流之書探綜研究成一家言用以娛老名曰語存析爲內外編外編卷帙稍多故先梓內編以問世其書凡分三十類分隸古事問附論斷蓋亦格言之類我斯所謂陰陽圖緯兵農禮樂者則未覩焉豈皆在外編乎

勝飲編十八卷

〔清〕郎廷極撰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光緒間南海伍氏刻粤雅堂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勝飲編一卷》提要

勝飲編題辭

勝飲編者予友北軒先生之所寄興也予兩人交有年如元酒之味淡而耐久第知先生常節飲而不知其得此中之勝情如此昔曹參相齊終日不事事惟飲醇酒民有淸靜甯一之頌今先生適官其地和平甯靜之政不讓昔人然彼飲而醉此飲而勝則又不必盡同也予覊跡燕臺貧且善病日需𣂪醞數升爲導養之助而壚頭價貴不可恆得每朝退杜門手把先生此編倚窗翫讀恍如置我名山水閒銜杯酣適覺一年四序中令節佳辰無一虛度先生之貽我厚矣奚啻尊中百斛之贈而已哉爰書數語以報之長安貴遊同予好者不乏其人曷急付之剞劂以廣先生之惠何如庚辰上巳日海昌同學弟査昇書於燕邸靜學齋

勝飲編序

古來豪於飲而以著述傳者劉伯倫酒德頌王無功醉鄉記是已至阮籍陶潛輩吟詠間作亦往往寓之於酒若天下事舉可遺棄惟此杯中物有不能須臾舍者於是曠達之流競相則傚或至視爲美談然以余觀之此數子者要皆有託而逃非眞荒耽於是也嘅自酒誥不作有維俗之志者莫若順人之性而節其過差斯善已大中丞北軒先生政事餘閒雅耽撰述曩官東萊時偶輯酒史十八卷名之曰勝飲編暇日示余披覽循環陶

陶然如坐我於太和之室也先生教合神明世以擬之顧建康至與人交又如公瑾醇醪不覺自醉古所謂孔嘉令儀者吾當吾世見之茲編援引博而選擇精區分類別體例簡嚴間采今昔名流及自撰秀句以相諧佐其用意歸於導和遏流不欲人之溺情歡伯思深哉蓋備武賓筵之遺旨也先生量止二蕉葉常百斛不飲而樂觀人飲往往與客同其醉醒若余與先生遊時接文字之飲不識茲編中將置我於何等耶已丑清和月關西楊顧拜題

勝飲編題辭

飲酒之法見於周官戴記者皆禮飲也自酒史申百罰之令滑稽有一石之言而騰觥飛爵之政興焉晉世七賢八達之徒流爲豪蕩至效爲囚飲鼈飲濫觴已甚於是反之者或以爲嚴牆或以爲禍海酒幾不可近僕謂兩者均失之大中丞北軒先生性不嗜飲而樂觀人飲且慮飲者之過差也置醴之餘博徵往事分晰門類都爲一書凡有合於酒與佐於酒樂於酒者無不錄而沈湎濡溺之過亦畢書之以示戒名曰勝飲編使天下視

古人爲監史奉先生於賓筵必有得於此中妙理斯可爲勝矣昔曹繼善之觥律趙與時之觴政何剡之酒爾雅劉炫之酒孝經其書有傳有不傳若北山酒經醉鄉日月直堪覆瓿耳豈如斯編采資不漏取旨最深既無減於勝情仍不乖夫名教先生和平中正之德涵育海內讀是書者豈徒視爲幾護之訓哉庚寅四月浙西查嗣瑮書

自叙

從爽達士栖寓醉鄉亦有名賢眷懷歡伯所謂天之美祿何妨我以久要然而沈湎貽譏荒耽致誡光陰幾許奚堪犯卯過申人事紛拏豈得枕糟藉麯即使醒來千日興會何存果其了却一生沈埋可惜空有祛愁之號絕無治疾之徵若夫壑谷長宵屋褌獨處灌將軍之使氣一座皆驚謝長史之同塵三騶大褻遂令狂花病葉咎作俑於儀康軟腳扶頭懲濫觴於劉阮亦云甚矣盍少休乎余量可三蕉蓄嘗百斛當春秋之好景不廢開樽引申白之嘉賓嘗爲置醴不善飲而愛觀人飲第陶情而毋取縱情爰錄是編無異把杯在手以貽吾友即如折柬相招矣北軒主人書

勝飲編總目

勝飲編卷一

廣寧 郎廷極 北軒 輯

良時

娛心景物慰眼風光合終歲而計之寥寥無幾假非歡伯何物堪酬第須吾儕興會適與感觸爾次良時第一

頌椒 元旦飲椒柏酒庾信詩正旦辟惡酒新年長命杯柏葉隨銘至椒花逐頌來

人日 清雪居士陶口人日與友人索飲詩一年今日獨稱人幸苦艱難六尺身貼燕粘鷄姑閣置可餘椒酒賞靈辰

燈宴 上元紀事十三日爲上燈宴十八日爲落燈宴此數日間家家多有宴會唐人詩云誰家見月能閒坐何處聞燈不看來蓋春氣方舒又值歲豐人樂銀花照室火樹聯街固昇平第一景象也

探春宴 天寶遺事長安士女春時鬭花以奇多者爲勝皆以千金市花植於庭爲探春之宴 退之詩直把春償酒都將命乞花又清雪居士詩看花那計日

得酒且澆春

花朝 北軒主人花朝戲以酒酹花詞花朝庭樹自穠華祝酒還澆幾玉涯但願花開長有酒莫教酒熟便無花

踏青 祝枝山書寒食前後踏青郊外藉草觴花眞春遊樂事

社會 春秋二社同 杜詩南翁巴曲醉註胥隱者南翁社日至衆會上願聽巴歌乞一日醉

宴幄 天寶遺事長安貴遊子弟每春時遊宴諸名園載以油幕遇雨即以覆之盡歡而歸

訪花 梅牡丹芍藥荷桂菊及諸異種花李義山詩尋芳不覺醉流霞倚樹眈眠日已斜客散酒醒深夜後更持紅燭賞殘花

庭花盛開 不拘何種花岑嘉州詩朝回花底恆會客花撲玉缸春酒香又唐人詩不向花前醉花應解笑人開元遺事學士許慎選春日與親友宴花圃中不張幄設坐但使童僕聚落花座下曰吾自有花裀

修禊 月令廣義古時上巳皆謂三月初第一巳日魏

以後但用三日不復用巳然仍沿上巳之名　閱耕餘錄上巳禊飲肇自古昔采蘭祓除尤稱佳事不知廢自何時迄今遂莫之舉也余家水鄉勝地不乏願約一二同好及此風日清美駕言出遊臨綠波藉碧草覽芳物聽嚶鳴娛情觴咏之中寄想煙霞之外便覺蘭亭諸賢去人不遠

聽黃鸝聲　世說補戴顒春日常攜雙柑斗酒往聽黃鸝聲曰此俗耳針砭詩腸鼓吹　白居易詩醉教鶯送酒閒遣鶴看船秦觀詩郊原春鳥鳴來此動豪酌

倪瓚詩酒温鶯語煩三請椹熟蠶筐已四眠

送春　牧之詩悵望送春杯殷勤掃花帚

新綠　北軒主人詩鶯啼樹裏迷濃綠蝶舞樽前映嫩黃

泛蒲　五日飲菖蒲酒席間多設黍粽放翁詩已過浣花天行開解粽筵

觀競渡　瑣言樂天詩龍頭畫舸銜明月鵲腳紅旗蘸碧流水嬉之樂莫踰於此爾時挈伴攜樽正無拘招屈也

避暑會　開元遺事長安富人每至暑伏各於林亭內植畫棟以錦結爲涼棚設坐具召名姝輪相邀請爲避暑會　北軒主人曰袁紹河朔之會典論言其晝夜酣飲極醉至於無知反不若此雅韻矣

竹篠飲　語林陸機在洛夏月忽思東頭竹篠飲語劉實曰吾鄉思轉深矣　清雪居士詩占竹預期逃暑飲愛蓮嘗作泛湖遊

喜雨　北軒主人曰亢暘之際驟得甘霪見中庭卉木蔚然菁葱便知農疇亦復如是或遇暑天毒熱一雨

生涼是皆宜以酒賀

巧夕　玉燭寶典洛陽人家七夕使蜘蛛結萬字裝同心膾造明星酒　姚叔祥書靈駕渡河清飈扇席瓜果之筵莫謂兒女事也

迎秋宴　樂天詩因思望月侶好卜迎秋宴

新漲　北軒筆記綠柳垂堤細萍貼水宜乎春掠波翠翦迎棹紅衣宜乎夏鳫嶼雲飛鷗汀月朗宜乎秋觀水之樂此三時爲最矣

中秋　陳仲醇曰是日即天陰無月亦宜設酌以待

石林詩話晏元獻守南都直中秋陰晦僉判王琪函
詩以入日只在浮雲最高處試憑絃管一吹開公喜
即治具召客至夜分月果出樂飲達旦
登高　東坡與李公擇書秋色佳哉想有以爲樂人生
惟寒食重九愼不可虛擲四時之景無如此節　清
雪居士曰一年嘉序惟上巳重陽寒暖適宜風光最
勝昔人所以有展上巳展重陽也　杜詩舊日重陽
日傳杯不放杯

紅葉　北軒主人詩玉醅濃似酪丹葉粲如花又北軒
詩話新綠紅葉古來雅集無傳子箎仕江寧郡司馬
地勝官閒每遇斯時景即偕一二知己尋眺郊原流
連觴咏迄今二十餘年雞籠山畔桃葉渡邊追憶舊
遊宛然在目而酬唱之作已什無一存矣
好月　不拘何時李白詩惟願當歌對酒時月光常照
金樽裏又李紳詩醉筵多向月中開
煖寒會　霏雪錄王仁裕冬寒時擁篲掃徑迎客飲酒
謂之煖寒會　樂天詩越調管吹留客曲吳吟詩送
煖寒筵　李君實曰仲冬之月甘薰熾炭處乎帷中
山茶蠟梅聊資瓶翫得深堂邃閣團坐而謀歡適不
妨稍入夜
雪朝雪夜　清雪居士曰賞雪宜泛湖宜登山宜野亭
僧閣不爾如党家姬所云於銷金帳中淺斟低唱飲
羊羔兒酒亦自不惡
守歲　杜詩守歲阿戎家椒盤已頌花盞替喧櫪馬列
炬散林鴉四十明朝是飛騰暮景斜誰能更拘束爛
醉是生涯

勝飲編卷一　　譚瑩玉生覆校

勝飲編卷二

廣寧　郎廷極　北軒　輯

勝地

柏梁之會在朝曲江之遊登第遭遇良不易且亦非酒場也悲慘至易水新亭又將掉臂去之若乃一時良聚千古美談樽俎風流實所欣慕次勝地第二

竹林　一統志河南獲嘉縣有七賢鄉相傳卽嵇阮諸人竹林遊宴處　北軒主人曰竹林七賢惟劉伯倫乃神於酒者其次當推二阮若嵇向便不可以酒人

目之山王更無論矣

蘭亭　蘭亭禊會義之與謝安孫綽許詢輩凡四十一人各賦詩羊劉等詩不成罰酒朱竹垞上已宴集詩我若當年居末坐便應罰酒似羊劉

滕王閣　王勃作序事

東都門祖餞　漢太傅疏廣與兄子少傅受事

金谷園　石崇別業在河陽崇與潘岳輩爲二十四友曾飲宴園中賦詩詩不成者罰酒三斗錢牧齋詩酒依金谷數詩擬麗人行

東閣　梁書何遜爲揚州法曹官廨東有梅花一株嘗賦詩其下後居洛思之不置因請再任至日花適盛開卽日延諸名士於東閣醉賞之

西園　北軒筆記顧長康畫清夜遊西園圖則鄴中諸子也李伯時畫西園雅集圖則東坡元章諸子也

河朔　袁紹事入疵累

廬山半道　陶淵明傳江州刺史王宏欲識淵明探其往廬山命淵明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之間邀之淵明既至便共欣然飲酌俄頃宏來亦無忤

也

東籬　淵明事

晚香亭　在大名府城西舊府治韓魏公留守時重九日宴諸監司於後圃有詩云莫嫌老圃秋容淡且看黃花晚節香其後代者謂公能全晚節遂以晚香名其亭

燕市　史記高漸離與荆軻善嘗飲燕市中酒酣漸離擊筑軻和而歌

習家池　山簡事入疵累

香山　唐詩紀事曰樂天以刑部尚書致仕集年高七旬以上者飲於履道宅爲九老會時遊香山之龍門寺各有歌詩僧如滿亦其一也時祕書監狄兼謨河南尹盧貞以年未七十雖在會而不及列

洛社　霏雪錄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京値富韓公致仕慕樂天香山之會乃集洛中年德高者爲耆英會就資聖院建耆英堂命閩人鄭奐圖像堂中共一十二人時司馬溫公年未七十潞公素重之用香山狄兼謨故事請溫公入會

黃樓　在徐州東坡知州事時建落成之日適故人王鞏造訪乘月觴之樓上謂鞏曰李白死後世無此樂三百年矣

西湖　杭州西湖至唐始著樂天東坡遊宴詩多不勝記宋末周公謹遊趙子固放舟湖上飲酣子固脫帽以酒晞髮箕踞歌離騷旁若無人薄暮入西泠掠孤山艤茂樹間指林木最幽處瞪目絕叫曰此是洪谷子董北苑得意筆也鄰舟數十皆驚歎以爲眞謫仙人

龍門賞雪　世說補錢文僖惟演守西都謝絳歐陽修俱在幕下一日遊嵩山自潁陽歸將暮抵龍門雪作忽於烟靄中有車馬渡伊水來既至則文僖遣廚傳歌妓傳語曰山行良佳少留龍門賞雪無遽歸也其高騰愛才如此

峴山　世說羊太傅鎮襄陽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咏終日不倦嘗慨然歎息顧謂從事鄒湛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沒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吾魂魄猶應登此

南樓　晉書庾亮鎮武昌時佐吏殷浩輩乘月登南樓俄而亮至將避之亮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因據胡牀與浩輩酬咏達旦

梁園　在今歸德府城東一名梁苑或云即兔園梁孝王集諸遊士於此嘗於忘憂館設宴使枚乘賦柳路僑如賦鶴公孫詭賦文鹿鄒陽賦酒公孫乘賦月羊勝賦屏風韓安國賦几不成鄒陽代之罰酒枚乘諸人各賜絹五匹

郎官湖　李白詩序尚書郎張謂出使夏口牧宰艤舟於江城南湖方夜水月如練清光可掇張公殊有勝概四望超然乃顧白曰此湖古來賢豪遊者非一而枉踐佳景寂寞無聞請爲我標以佳名俾傳不朽白因舉酒酹水號之曰郎官湖亦鄭圃之有僕射陂也

絳雪堂　在湖廣彝陵歐陽公曾知是州堂下紅梨花盛開公常造飲焉以有絳雪尊前舞句因名

醉翁亭　北軒主人曰歐陽文忠知滁州明不及察寬不至縱吏民安之郡以大治自號醉翁特其寓託眞醉翁之意不在酒也

平山堂　歐陽公知揚州時建上據蜀岡下臨江壯麗爲淮南第一夏月公每攜客堂中遣人走邵伯折荷花百朶插四座命妓以花傳客飲酒往往載月而歸堂左右竹樹參天坐者忘暑

龍山　世說孟嘉爲桓溫參軍九日溫宴龍山僚佐畢集風吹嘉帽落不覺溫命孫盛作文嘲之嘉請筆作答了不經思文辭超卓四座歎服

樂遊苑　在今江寧府覆舟山南漢唐上巳重陽俱於此禊飲亦稱樂遊園

輞川別業　唐詩紀事王維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川谷口有竹洲花塢日與裴秀才迪浮舟賦詩齋中惟茶鐺酒臼經案繩牀而已

太白酒樓　李白遊任城時賀知章爲令觴白於此任城卽今之濟寧也

聚星堂　在潁州歐陽永叔建東坡嘗於雪夜宴客堂中忽憶歐公守潁日雪中約客賦禁體詩歎曰四十年無有繼者僕以老門生繼公後而公之二子又適在郡亦奇事也因舉前令各賦一篇以爲汝南故事

赤壁　東坡與客泛舟遊此又東坡生日置酒赤壁下酒酣笛聲起岸上使人問之迺進士李委聞坡生日作鶴南飛曲以獻奏曲嘹唳有穿雲裂石之聲

稻孫樓　在無爲州城上米元章曾知是州秋日登樓宴集見田禾青青可愛問之老農曰稻孫也稻已穫得雨復抽餘穗因喜而名其樓

桃李園　李白有春夜宴桃李園序

雲山閣　在揚州府城西宋守呂公著建値中秋落成

宴客其上秦觀以舉子入謁呂素聞其才請即席題句秦詩末云二十四橋人望處台星已在廣寒宮一座歎賞

竹溪　南部新書李白少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與魯中諸生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隱於徂徠山日沉飲號竹溪六逸

戲馬臺　在徐州項羽嘗戲馬於此因名謝靈運謝瞻並有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

南皮之遊　曹丕與吳質書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

寒水憶昔南皮之遊不可忘也

東山　在今江寧府城東南謝安思會稽東山於城東築土以擬之一名土山營立樓館植林木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遊集肴饌日費百金

歷下亭　少陵有陪李北海宴歷下亭詩

旗亭書壁　王之渙與王昌齡高適事

玉山佳處　松江府志顧阿瑛少輕財結客豪宕自許年三十始折節讀書築別業於茜涇西曰玉山佳處日宴客賦詩其中若河東張翥會稽楊維禎天台柯九思方外張伯雨輩皆樂與之遊其園亭圖史及餼館聲伎並甲一時

黃公壚　嵇阮輩多醉此

杏花村　在池州府秀山門外杜牧之詩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即此

勝飲編卷二

譚瑩玉生覆校

勝飲編卷三

名人

廣寧 郎廷極 北軒 輯

古來酒人多矣第取其深得杯中趣而無爽德者我有旨酒呼之欲出次名人第三

陶淵明 北軒詩話淵明於酒無事不韻卽其詩中言酒者甚多皆天眞流溢觴酌之外別有領會雖屬篤嗜竟若偶爾寄情者東坡詩琴裏誰能知賀若酒中自合愛陶潛明高遜志詩莫道先生渾不醒醉中猶記義熙年洵千古酒人第一

楊子雲 抱朴子楊雄酒不離口而太元乃就

鄭康成 北軒主人曰康成東漢醇儒其飲酒事止於袁紹餞行見其德量士君子亦務爲學耳何必以酒名哉

孔融 字文舉爲北海相陸龜蒙詩思量北海徐劉輩枉向人間號酒龍北海謂融徐徐邈劉劉伶也 清雪居士詩延齡已覓西山藥愛客還飛北海觴

徐邈 清雪居士曰景山學博而行潔雖有中聖人之好未可與沈湎者一例論也

嵇康 北軒詩話山濤稱嵇叔夜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頹然其醉事竟無考蓋非荒於酒者顏延之詩中散不偶世本是餐霞人觀其生平誠飄飄乎欲仙也

阮籍 劉弇詩業詩何水部耽酒阮兵曹 北軒主人曰嗣宗辭曹爽之召卻晉武之婚其胸中有介然不苟者飲酒特其寄耳

劉伶 字伯倫顏延之詩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鼓

鐘不足歡榮色豈能眩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頌酒雖短章深衷自此見

何充 字次道能飲酒雅爲劉眞長所賞每云見次道欲傾家釀言其溫克也

孔羣 字敬休事別見

阮修 字宣子北軒主人曰王衍嘗與論易言約而旨暢其於酒中定得深趣

孟嘉 字萬年北軒主人曰此君小異自是儔流不必於落帽時見其風韻也

張翰　字季鷹時稱江東步兵李白詩八月枚乘筆三吳張翰杯

阮孚　字遙集陳仲醇曰孚八達中人雖狂於酒仍有林下風味

孔顗　字思遠宋書顗爲府長史雖醉日居多而曉明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也

李元忠　沈景倩曰聲酒之樂二者難兼此公求之卽得眞幸事也

王績　字無功別號東皋子初待詔門下省官給酒例日給三升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因號斗酒學士

李太白　太白自荅湖州迦葉司馬問白是何人詩靑蓮居士謫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馬何須問金粟如來是後身　醉後文尤奇稱醉聖

賀知章　字季眞自號四明狂客事別見

蘇晉　北軒主人曰酒者慈氏所戒晉能於醉中逃禪拈花祕旨如是如是

張旭　字伯高時稱張顚官長史事別見

崔宗之　陳仲醇題飲中八仙圖安仁叔寶無善飲名如宗之美少年酒閒固不可少也

白樂天　淸雪居士曰樂天歷仕皆以醉爲號爲河南尹曰醉尹謫江州司馬曰醉司馬及爲太傅曰醉傅而總曰醉吟先生有我家栗里之高情無竹林諸人之狂態較之沉冥醉鄉者淸濁固自懸殊也

焦遂　杜詩註焦遂口吃對客不能出一言醉後酬對如注時目爲酒吃

元結　字次山官道州刺史布衣居樊上時自號酒民

皮日休　字襲美居襄陽自號醉士

种放　澄懷錄放字明逸至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日空山淸寂聊以養和自號雲溪醉侯

段繼昌　三餘雜記元段繼昌能詩好飲家甚貧而世事不以挂口以錢遺之者盡送酒家名酒曰黃嬌

許碏　五色線唐末羽流許碏遊江淮間嘗醉吟曰閬苑花前是醉鄉踏翻王母九霞觴羣仙拍手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後不知所終　北軒主人曰方外之人其儁雅者最宜爲酒伴第不可多得耳

張酒酒　仙史道士張酒酒得錢卽以沽酒後入王屋山成仙

懷素　唐僧善草書者醉後尤工東坡詩嘗有好事人敲門求醉帖

可朋　僧史詩僧可朋善酒自號醉朋又稱醉髡

法常　霏雪錄河陽釋法常性英爽酷嗜酒無寒暑風雨常醉醉卽熟寢覺卽朗吟曰優游麴世界爛漫枕神仙謂人曰酒人虛無酒地綿邈酒國安恬無君臣貴賤之拘無財利之圖無刑罰之避陶陶焉蕩蕩焉其樂不可得而量也轉而入於飛蝗都則又蒙騰浩淼而不思覺也

　譚瑩玉生覆校

勝飲編卷四

廣寧　郎廷極　北軒　輯

韻事

麴君風致已是不俗周旋其間舉動必與相稱不則卽以名人所爲亦無取焉次韻事第四

公田種秫　世說陶潛爲彭澤令公田三百畝悉令吏種秫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張耒詩何當共有種秫田免向官壚走書帖

錢送酒家　淵明本傳顏延之爲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淵明酣飲臨别留二萬錢淵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放翁詩好事時供沽酒費擁途爭笑插花顛

野飲　靖節集淵明家貧不能常飲親友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旣醉而退曾不悋情去留所與飲多田野漁樵之人班坐其間

菊邊共飲　續晉陽秋陶潛重陽日無酒坐菊花中見白衣人擔酒至乃王宏送酒也遂於菊邊共飲

我醉欲眠　淵明別傳人造潛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曰我醉欲眠卿且去　北軒主人曰此惟淵明則可

葛巾漉酒　亦淵明事杜詩謝氏尋山屐陶公漉酒巾
　王績詩野觴浮鄭酌山酒漉陶巾
與虎賁飲　世說孔融與蔡邕善邕卒有虎賁貌類邕
　每引與同飲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
求爲步兵校尉　世說阮籍聞步兵營人善釀營貯酒
　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
求爲太常卿　北齊書李元忠爲太常時惟以聲酒自
　娛後門中書令復求爲太常卿以其有音樂而多美
　酒也

求爲太樂丞　王績傳績聞太樂署有吏焦革善醞酒
　求爲丞吏部以非流不許績固請曰有深意竟除之
　自是太樂丞爲清流
金貂換酒　晉書阮孚爲散騎常侍以金貂換酒帝特
　宥之
金龜換酒　青蓮集賀知章於長安紫極宮一見李白
　呼爲謫仙人因解金龜換酒爲樂　杜詩銀甲彈箏
　用金魚換酒來
卷兩褥質酒　北史李元忠位儀同三司孫騰司馬子
　如詣之正坐樹下引壺獨酌使婢卷兩褥質酒二八
　大歎息各餉以米絹元忠受而散之
鷫鸘裘貰酒　司馬相如事
貰袍還酒債　江表傳孫權叔濟嗜酒嘗曰尋常行坐
　處欠人酒債欲貰此縕袍償之杜詩酒債尋常行處
　有本此　樂天詩占花租野寺定酒典朝衣又梅聖
　俞詩脫袍准酒不惜醉
祠部還酒債　石林詩話俞澹曉音律荆公喜之一日
　云欲爲浮屠無錢買祠部公欣然爲買之約日祝髮

　過期寂然公問之澹曰僧亦不易爲祠部已送酒家
　還債矣
載酒問奇　揚雄事劉克莊詩幸然不識聱牙字省得
　閒人載酒來
投轄　陳遵事
置驛　鄭當時事
刻燭賦詩　齊竟陵王蕭子良事
據地歌　史記東方朔爲郎酒酣據地歌曰陸沉於俗
　避世金馬門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

名姬佐酒　唐詩紀事劉禹錫以集賢學士至京司空李紳罷鎭歸禹錫過之出名姬佐酒酒酣禹錫賦詩云高髻雲鬟宮樣妝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無事惱亂蘇州刺史腸一作杜鴻漸鎭洛禹錫爲蘇州刺史過之出二妓爲宴酒酣命妓乞詩因有是作　張說詩寄目雲中鴈留歡酒上歌樂天詩過酒玉纖纖又客聽歌送十分杯歐陽永叔詩豔舞迴腰飛玉璲清吟擁鼻對冰蟾東坡詩試問高吟三十韻何如低唱兩三杯

杖頭錢　世說阮修嘗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

獨酣暢　劉後村詩水郭烟村誰是伴孔方兄與竹方兄

醉中逃禪　杜詩註蘇晉學浮屠術得胡僧繡彌勒佛曰是佛好飲米汁正與吾性合他佛吾不愛也往往於醉中逃禪

倒著接䍦　山簡事杜詩醉把青荷葉狂遺白接䍦

頭濡墨　書譜張旭善草書稱草聖嗜飲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爲神蘇長公曰張長史草書必俟醉或以爲奇醒即天眞不全此乃長史未妙處猶有醉醒之辨若逸少何嘗寄於酒乎僕亦未免此事又曰吾醉後能作大草醒後自以爲不及然醉中亦能作小楷此乃爲奇耳又曰僕醉後輒作草書十數行覺酒氣拂拂從十指間出也　三餘雜記張顚懷素草書作於醉後尤得意東坡不善飲亦然太白斗酒詩百篇文亦多於醉後稱奇王勃屬文則酣飲引被覆臥起即迅筆成之又唐胡楚賓每作文半酣然後下筆咄咄麴生豈果能助人筆興乎

好觀人酣興　三餘雜記後周長孫澄好客已不善飲而好觀人酣興每宴常恐客歸別進異饌　東坡集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然性喜人飲酒見客舉杯徐引則予胸中爲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己以爲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爲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爲之酣適蓋專以自爲也　素心子陶越曰明楊文毅守陳自言平昔才無半斗而勤作文飲僅數合而喜與客讌行不能里許而好遊僞人雅致亦自可

見

眞率會　霏雪錄司馬溫公爲眞率會約酒不過數行食不過五味惟菜無限

德星聚　世說陳太邱詣荀朗陵無僕役使子元方將車季方持杖長文尚少載著後車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著膝前其夜德星聚

立杜康祠　王績傳績所居有盤石立杜康祠祭之而以已所善焦革配焉

海棠巢　山谷詩徐老海棠巢自註徐佺隱於藥肆家有海棠結屋爲巢時飲其上

雪堂義樽　東坡外集東坡在黃州鄰近四五州送酒合置一器謂之雪堂義樽

墻頭過濁醪　語林陶侃家貧客至不能備禮鄰人於牆頭送以濁醪隻雞遂成終日之歡　杜詩密沽斗酒諧終宴東坡詩牆頭過春酒綠泛田家盆

無車公不樂　世說車胤善於賞會每有盛坐而胤不在皆云無車公不樂

荷鍤　劉伶事樂天詩臥將琴作枕行以鍤隨身又石湖詩荷鍤攜壺似醉劉

輒飲以醇酒　史記曹參爲相國日夜飲酒客見參不事事欲有言輒飲以醇酒莫得開說　唐陽城事同

歌呼相應　史記曹參爲相見人細過相掩匿蓋覆舍後園近吏舍日夜飲呼從吏患之引參遊園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相應

爲花洗妝　唐餘錄洛陽人家梨花開時多攜酒樹下曰爲梨花洗妝

藏酒婦　赤壁賦中語戴復古詩已無藏酒婦幸有讀書兒

洗泥　東坡詩多買黃封作洗泥謂飲遠歸者猶言洗塵也

酒隱　高士傳薛公隱於賣醪　放翁詩酒隱人間已半生

遇士呼飲　世說袁尹粲疎放好酒嘗步屧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人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遇詣門求通袁曰昨日飲酒無耦聊相邀耳勿復爲煩

北軒主人曰此與劉公榮雜穢匪類謝幾卿騶人對飲便覺有雋致情此士人自無當袁意耳次日之辭未可謂寡情也

祝神自誓　劉伶事

運酒舫　見元次山詩　北軒主人曰酒中韻事儘有古人詩句可參者如樂天詩酒熟憑花勸詩成倩鳥吟袖中吳郡新詩本襟上杭州舊酒痕應將筆硯隨詩主定有笙歌伴酒仙林間煖酒燒紅葉石上題詩掃綠苔猶殘半月芸香俸不作歸糧作酒貲元微之詩坐無拘忌人勿限醉與醒譚用之詩碧玉蜉蝣迎客酒黃金轂轆釣魚車皮日休詩酒坊吏到常先見鶴料符來每探支盡日留蠶母移時祭麴王胡宿詩一春酒費知多少探盡囊中換賦金李義山詩傳書兩行鳩取酒一封駝羅鄴詩魚市酒村相識徧短船歌月醉方歸方干詩封飽寄酒提攜遠織籠盛梅答贈遲韓琦詩草逕漫鋪留醉席榆寒難擲買春錢梅聖俞詩祇宜醉夢輕爲蝶苦怕酬詩密似蠶沈與求詩酒地定能容勝踐壘畦終擬過平生楊萬里詩花

勸鶯酬酒自消放翁詩酒材已遣門生致菜把仍叨地主恩醉帽簪花舞漁舟聽雨眠旗亭人熟容賒酒野寺僧閒得對棋赤脚婢沽村釀去平頭奴馭蹇驢歸喚客喜嘗新熟酒讀書貪趁欲殘燈學經妻問生疏字嘗酒兒斟瀲灩杯老僧遣信分茶串隱士敲門致酒顱清吟微變舊詩律細字閒抄新酒方劉得仁詩把筆還詩債將琴當酒資皆不用故實亦自風韻

偷酒不拜　世說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時覺因托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既而問毓何以拜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勝飲編卷四　　譚瑩玉生覆校

勝飲編卷五

德量

廣寧　郎廷極　北軒　輯

射以觀德惟酒亦然書曰德將無醉孔子惟酒無量不及亂願我樽友尙其鑒諸矣德量第五

能飲不飲　勸學編魏邴原箒師遠遊八九年閒酒不向口臨歸謂送者曰本能飲但以荒思廢業斷之今遠別當盡歡乃飲終日不醉

百觚百榼　孔叢子平原君强子高飲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尙飲百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子何辭焉子高曰此生於嗜酒者勸厲之辭非實然也

飲不言盞數　東坡題跋張安道飲酒初不言琖數時與劉潛石曼卿飲但言當飲幾日而已歐公盛年時能飲百盞然常爲安道所困聖兪亦能飲百許盞醉後高叉手而語彌溫謹

酒戶　唐詩久隨萍梗鄉音改因奉王侯酒戶加　北軒主人曰酒戶猶然酒量量之小者曰小戶大者曰大戶亦曰高戶樂天詩猶嫌小戶長先醒不得多時住醉鄉清雪居士詩快飲千觴眞大戶精研五字號長城當杯未敢稱高戶把卷猶能過少年

滅燭畱髡能飲一石　史記淳于髡謂威王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髡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䠋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舃交錯杯盤狼籍堂上滅燭主人畱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懽能飲一石時威王爲長夜之飲髡蓋以諫諷也

有定限　蕉窗雜記陶侃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

無比戶　韓琦詩豪飲直輸無比戶

引一石傾三斗　抱朴子于定國引滿一石而斷獄益明管輅傾三斗而淸辯綺粲

飲三蕉葉　東坡云吾少時望見酒杯而醉今亦能三蕉葉矣

莫拒杯　李白詩勸君莫拒杯春風笑人來

能飲八斗　晉書山濤能飲八斗武帝密試之果至本量而止

醉龍　酒史蔡邕能飲一石常醉在路上臥人名曰醉龍

酒腸開　北軒主人詩長對好山詩骨健偶來佳客酒腸開

與婦對飲　誠齋雜記南齊沈文季飲酒五斗妻王氏亦至三斗爲吳興太守嘗竟日對飲而事不廢

飲如淋灰　東坡詩趙子飲酒如淋灰一年十萬八千杯

無算飲　猶記所云無算爵也放翁詩蕭散且爲無算飲猖狂未免不平鳴

能飲一石　晉書周顗伯仁能飲一石過江後竟無敵者

獨酌一斗八升　語林馬周舍新豐逆旅主人不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衆異之

以一斗爲率　蘇子美讀漢書事

量如筲　曹時信詩吾量如筲君莫嗤

飲吞雲夢　張養浩詩飲興平吞雲夢九吟魂高繞華峰三

侍宴必滿引　霏雪錄王審琦北宋時人不能飲太祖宴後苑祝曰酒者天之美祿何惜不令飲之祝已乃連十數爵自此侍宴必滿引歸私第卽不能飲矣

告免巨觥　談藪宋李仲容侍讀善飲號李萬回眞宗飲無敵飲則召之仲容至卽奏曰告官家免巨觥

衝酒堰　時賢失名詩倒缸衝酒堰搜句闖詞門

長虹飲海　歐陽文忠詩酒如長虹飲滄海筆若駿馬馳平坂

灌漏卮　曹植與吳質書願舉太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伐雲夢之竹以爲笛斬泗濱之梓以爲箏食若塡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

輕醉　唐彥謙詩暫棊甯論隱輕醉不成鄉

三斗壯膽　唐書汝陽王璡於上前醉不能下殿上遣人掖出之璡曰臣以三斗壯膽不覺至此　放翁詩醉膽天宇小

趙半杯　宋趙德莊祇飲半杯楊誠齋詩舊日張三影今時趙半杯蓋當時有此號也

三龠酒　放翁詩盡醉僅能三龠酒新寒未辦一銖綿

琖底深觥心凸　退之詩飲酒寧嫌琖底深題詩尙倚筆鋒勁牧之詩酒凸觥心瀲灩光

吸水蚪　淸雪居士詩苦吟自比繅絲蛹豪飲多慚吸水蚪

船落塊　牟巘詩淸尊快吸船落塊

飲隨人量　周必大詩飲隨人量陳三雅興入詩情話

四娘又明張綖詩酒遇故人隨量飲花當好處及時看

痛飲場　微之詩昔在痛飲場憎人病辭醉

酒量亦當作狀元　堯山堂記永樂時有夸使稱善飲有司推匹者纔得一武弁猶恐不勝上令廷臣自薦曾棨請往二人對飲終日夸使已酣武人亦潦倒棨爽然復命上笑曰無論文學此酒量豈不當作大明狀元耶賜以內醞甚厚

屈指甲掌中　三餘雜記陳祭酒敬宗持己方嚴善飲不爽儀度一日過豐城侯李公貞所豐城夫人乃公主也素聞公飲量因命豐城畱款治具甚盛而廣爲延坐崇堂從廡幽軒曲館以達於內所至輒注飲逮夜觴酒已無算公亦醉始入正席公主從屛後窺之且命家伎奏樂公目不迕視猶恐失儀默屈指甲掌中以持傚杯行輒釂殆不可勝乃散翌辰起視掌血凝矣

勝飲編卷五

譚瑩玉生覆校

勝飲編卷六

廣寧 郎廷極 北軒 輯

功效

酒能益人亦最能損人昔人詩云美酒飲教微醉後斯得之矣次功效第六

帝王所以頤天下 漢書食貨志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福之會

天乳哺人 春秋緯酒者乳也王者法酒旗以布政施天乳以哺人

澆磊塊 世說王忱謂阮籍胸中磊塊故須酒澆之放翁詩捐書已歎空虛腹得酒還澆磊塊胸又倪瓚詩眼底紛拏詩可遣胸中犖确酒能平犖确亦磊塊之意

導氣養形 張載酒賦

娛腸和神 並曹植七啟 元遺山詩枯腸潤如酥杜荀鶴詩松醪臘醞安神酒布水宵煎覓句茶

養眞 張耒詩我初謫官時帝問司酒神曰此好飲徒聊給酒養眞

破恨 東坡詩破恨懸知酒有兵

消磨萬事 歐陽文忠詩一生勤苦書千卷萬事消磨酒百分

破除萬事 陳無已曰山谷詞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蓋韓詩有云斷送一生惟有酒破除萬事無過酒才去一字遂爲切對而語益峻

寄酒適 酒史淵明愛撫弄素琴寄酒適每一醉則大適

扶頭軟脚 周必大詩傷多莫厭扶頭酒貴少翻嫌滿

眼花東坡詩且須更置軟脚酒

寬心陶性 杜詩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馬戴詩陶性聊飛爵

百藥長 王莽詔鹽爲食肴之將酒爲百藥之長蓋酒本黃帝用以治疾也

治聾 世傳社酒能治聾

暖寒壓寒 樂天詩春雪朝傾暖寒酒鄭都官詩且將濃醉壓春寒又山谷詩苦寒無處避惟欲酒中藏

祛愁使者 北軒詩話酒稱祛愁使者古人言愁者卒

用酒遣之太白詩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
與爾同消萬古愁杜詩爲接情人飲朝來減片愁鄭
谷詩愁破方知酒有權司空曙詩愁人賴酒昏樂天
詩若無船貯酒將奈斛量愁俗號消愁藥神速無以
加山谷詩呼酒灌亂愁范浚詩縹壺買酒洗春愁石
湖詩瓦盆佳釀灌愁城劉子翬詩美酒如刀解斷愁
是已然許渾詩愁極酒難降魚元機詩醉別千卮不
浣愁甚有言愁與酒如風馬牛者孰是孰非竊恐麯
生不任功亦不受過也　又韓偓詩禪伏詩魔歸淨

域酒衝愁陣出奇兵楊萬里詩睡去恐遭詩作祟愁
來當遣酒行成放翁詩酒是治愁藥書爲引睡媒一
尊窗下澆愁酒數卷牀頭引睡書雲逢佳月每避舍
酒壓閒愁如受降裘極睡魔偏有力愁多酒聖欲無
功張元幹詩避謗疎毛穎推愁賴索郎石湖詩雪推
未動詩無力愁遣還來酒不神

破悶將軍　與祛愁使者並見事物異名清雪居士詩
醲熟將軍能破悶賦成公子慣懲虛

澆悶酒　放翁詩燈暗但傾澆悶酒路長應和贈行詩

延命酒　曹唐詩紅露想傾延命酒素烟思爇降真香

福喜入門　易林酒爲歡伯除憂來樂福喜入門與君
相索

通大道合自然　李白詩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地
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天地既愛酒愛酒不愧天已
聞清比聖復道濁如賢賢聖既已飲何必求神仙三
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醉中趣勿爲醒者傳

千憂散萬事空　賈至詩一酌千憂散三杯萬事空

解憂消憂忘憂　魏武帝詩何以解憂惟有杜康　北

軒筆記述異記載漢武時甘泉道中有蟲口齒悉具
東方朔曰此古秦獄地積憂所致得酒即消乃取蟲
置酒中果然人遂謂酒能消憂也清雪居士詩消憂
有具琴書酒伴老隨時雪月花　靖節詩泛此忘憂
物遠我遺世情施肩吾詩茶爲滌煩子酒是忘憂君

和氣血　楊基詩氣血鬱不舒賴此酒力和所以甯公
方製藥用酒多

勝寒邪　三餘雜記昔有三人晨起犯霧露而行空腹
者死食粥者病惟飲酒者無恙可見酒之能勝寒邪

也
養老壽　孝經緯所以養老壽也
謀洽樂　樂天詩愛向卯時謀洽樂亦曾酉日放粗狂
醉者神全　莊子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其神全也彼
得全於酒而猶若是況得全於天乎
釣詩鈎　東坡詩應呼釣詩鈎亦號掃愁帚
澆談天口　東坡詩須君灩海杯澆我談天口
麴蘗靈　樂天詩況茲兒女恨及彼幽憂疾快飲無不
消如霜得春日方知麴蘗靈萬物無與匹

酒何負於政　魏志曹操欲制酒禁孔融與操書云天
垂酒星之曜地列酒泉之郡堯不千鐘無以建太平
孔非百榼無以成上聖樊噲解厄鴻門非鍾酒無以
奮其怒趙之廝養東迎其主非卮酒無以激其氣高
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
開中興袁盎非醇醪無以脫其命定國不酣飲一斛
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不
餔糟歠醨取困於楚酒何負於政哉
酒力　鄭谷雪詩亂飄僧舍茶烟溼密灑歌樓酒力微
胡宿雨詩石牀潤極琴絲緩水閣寒多酒力微
休休暖　東坡詩酒清不醉休休暖睡穩如禪息息勻
醉紅　北軒主人曰孔平仲詩兩頰生春紅勝桃放翁
詩酒暈徐添玉頰紅又清雪居士詩酒後紅潮徐上
頰皆謂醉臉也予喜東坡兒童誤喜朱顏在一笑那
知是醉紅醉紅二字新而韻
孕和產靈　樂天酒功讚孕和者何濁酒一樽霜天雪
夜變寒爲溫產靈者何清醑一酌離人遷客轉憂爲
樂

百慮齊息萬緣皆空　亦酒功讚周子充曰陶淵明詩
酒能消百慮杜子美云一酌散千憂皆得趣之句也
掃二豪　范成大詩筆端未辦詩三絕酒裏猶能掃二
豪
歷萬歲　李白詩呼我遊太素玉杯賜瓊漿一餐歷萬
歲何用還故鄉
令人神爽　杜陽編順宗時處士伊祈元召入宮飲龍
膏酒黑如純漆飲之令人神爽此本烏弋國所獻
不饑渴　抱朴子項曼卿入山學仙自言仙人迎我升

天以流霞一杯與我飲輒不饑渴

飲之長生　十洲記瀛洲有玉膏如酒飲數升輒醉令人長生

勝飲編卷六

譚瑩玉生覆校

勝飲編卷七

廣寧　郎廷極　北軒　輯

著撰

經史百家言酒者不一單詞隻句未暇稱引第舉全篇標其題目亦可見解酒之人未有不能文者次著撰第七

酒誥　尙書篇名武王作以誥康叔也又晉江統亦著有酒誥

賓之初筵　詩小雅篇名衞武公飲酒悔過之作

既醉　詩大雅篇名

鄉飲酒　禮記篇名

飲酒詩　陶淵明有飲酒詩其自敘云余閒居寡歡兼比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筆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爲歡笑耳　北軒主人曰古人飲酒詩多矣獨舉淵明者以其深得酒趣也自叙數語千載而下猶可想見其人

酒賦　鄒陽嵇康張載並有酒賦

將進酒　古樂府
酒箴　揚雄崔駰皮日休並有酒箴
酒德頌　劉伶作又晉趙整有酒德歌
止酒詩　北軒主人曰余於昔人止酒詩亦取淵明能
飲能止眞可謂游行自在
酒爾雅　宋何剡著
四時酒要　晁宋志未詳何人作宋志又有祕修藏釀
方亦不及所著之人姓氏
甘露經　談藪汝陽王璡自號釀王兼麴部尚書家有

酒法凡四方風俗諸家材料無不畢具
醉鄉記　王績著以次劉伶酒德頌其畧曰醉鄉去中
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氣和平其俗大同其人無愛
憎喜怒其寢于于其行徐徐昔者黃帝氏嘗獲遊其
都下逮秦漢遂與醉鄉絕而臣下之好道者往往竊
至焉阮嗣宗陶淵明等數十人並遊醉鄉沒身不返
中國以爲酒仙嗟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
何其淳寂也　唐人詩若使劉伶爲酒帝亦須封我
醉鄉侯劉虛白詩知道醉鄉無戶稅任教荒卻下丹

田楊誠齋詩詩社自甘編下戶醉鄉何苦不開邊
酒經酒譜　王績述焦革法爲酒經又采杜康以來善
酒者爲酒譜李淳風見之曰君酒家南董也又唐汝
陽王璡宋衡陽竇革臨安徐炬並有酒譜　林和靖
詩花月病懷看酒譜雲蘿幽信寄茶經
五斗先生傳　王績作以自謂也傳云五斗先生者以
酒德遊於人間有以酒請者無貴賤皆往往必醉醉
則不擇地斯寢矣醒則復起飲也常一飲五斗以爲
號焉

酒功讚　樂天作
醉吟先生傳　樂天自號醉吟先生因作傳云醉吟先
生者忘其姓氏鄉里官爵忽忽不知吾爲誰也性嗜
酒耽琴詩嘗自吟曰抱琴榮啟樂縱酒劉伶達放眼
看青天任頭生白髮吟罷自哂揭甕撥醅又飲數杯
兀然而醉醉復醒醒復吟吟復醉醉吟相應若循環
然陶陶然不知老之將至古所謂得全於酒者乎
飲中八仙歌　杜子美作歌曰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
落井水底眠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車口流涎恨

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興廢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杯樂聖稱避賢宗之瀟灑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

陸諝傳　唐于西作陸諝與綠醑同音也傳中號曰醇儒封曰醴泉侯謚懿曰懿侯

獨酌謠　陳後主作有二章其一曰獨酌謠獨酌且獨謠一酌豈陶暑二酌斷風飈三酌意不暢四酌情無聊五酌盂易覆六酌歡欲調七酌累心去八酌高志超九酌忘物我十酌忽凌霄凌霄異羽翼任致得飄飄甯學世人醉揚波去我遙爾非浮邱伯安見王子喬　北軒主人曰盧仝茶歌脫胎於此

北山酒經　宋朱翼中著又李保有續北山酒經保即翼中之友

觴政述　宋趙與時著明袁宏道亦有觴政

醉鄉日月　皇甫崧著

醉鄉律令　明田藝蘅著又胡節有醉鄉小略及白酒方

酒訓　後魏高允集往世酒之敗德者爲酒訓

醉仙圖記　未詳何人作　隋唐佳話張僧繇初作醉僧圖道士每以此嘲僧於是羣僧聚錢數十萬請閻立本作醉道士圖今並傳於世　畫苑衞協畫醉客圖皮日休詩醉客圖開明月中

文字飲　明屠本畯著

酒錄　宋竇苹著

酒小史　元宋伯仁著

酒名記　宋張能臣著

醉學士歌　明詩紀事太祖宴羣臣賜宋濂酒大醉太祖親製醉學士歌賜之命羣臣和焉

酒會詩　嵇康有酒會詩七章

貞元飲略　唐竇常著

乞酒詩　古人詩甚多北軒主人詩漫尋舊貯修琴料聊和新來乞酒詩

熙甯酒課　宋趙珣作

何處難忘酒　並元白律詩以此爲起句以此時無一
　盞爲第七句又有上六句泛言人事而以不如來飲
　酒爲第七句者亦係元白倡和之作

勞酒賦　江總作　後漢書王丹每農時載酒肴田間
　勸者勞之

酒詩　淸雪居士曰俗傳酒詩一卷乃村學究以敎兒
　童者最鄙俚相傳是涂孟規作孟規名幾字守約孟
　規其別號洪武時宜黃人也

酒史酒戒　北軒主人曰予幼時曾見此二書作者姓
　名已忘之矣

麴本草　宋田錫著

酒律　隋侯白著

令圃芝蘭　陽曾鞏著未詳何代人又古有庭萱譜一
　卷亦係酒令

觥律　宋瀼東漫士曹繼善作蓋以製成葉子爲行觴
　具亦歡場雅事也

酒孝經　唐劉炫著

新豐酒法　宋林洪作

小酒令　宋錦江趙景著明田藝蘅亦有小酒令

飲戲助勸　宋安陽竇鼂著

酒乘　元韋孟著

觥記注　宋鄭獬著

罰爵典故　宋李廌著

酒籤詩　元黃鑄撰以詩百首爲籤使探得者隨文勸
　酒

酒籌字海器　柳州人官黔南縣尹

酒中十咏　皮日休作陸龜蒙和十咏者酒星酒泉酒

篘酒牀酒壚酒樓酒旗酒樽酒城酒鄉也陸又添六
　咏則酒地酒龍酒甕酒舟酒鎗酒杯也宋張表臣復
　添至三十則皮陸所咏之外又益以酒后酒仙酒徒
　酒保酒錢酒債酒正酒材酒杓酒盆酒壺酒觥酒榼
　酒后謂杜康

斷酒戒　庾闡作唐宋人多有斷酒詩

勝飲編卷七　　譚瑩玉生覆校

勝飲編卷八

廣寧　郎廷極　北軒　輯

政令

古人宴會必立觴政其法雖不傳神而明之自存乎其人耳要在巧不傷雅嚴不入苛次政令第八

監史　詩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

北軒主人曰監史之設本以佐席之人恐有懈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也後人樂飲遂以爲主令之明府則失禮意多矣

觥撻　禮閭胥掌其比觥撻罰之事注觥撻者失禮之罰也

罰一經程　韓詩外傳齊桓公置酒令曰後者罰飲一經程管仲後當飲一經程而棄其半曰與其棄身不甯棄酒乎

浮大白　說苑魏文侯與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若不盡浮之大白文侯不盡公乘不仁舉白浮君白罰爵名也

軍法行酒　漢朱虛侯劉章事　歐陽文忠詩罰籌多似昆陽矢酒令嚴於細柳軍

傳空　潛夫論引滿傳空猶今之飲酒報乾也

酒佐　三餘雜記高駢命酒佐薛濤改一字令駢曰口有似沒梁斗濤曰川有似三條椽駢曰奈何一條曲濤曰相公尙使沒梁斗至窮酒佐一條曲椽又何怪

北軒主人曰此等令起於唐至宋多不勝記特存此一條

明府　觴政凡飲以一人爲明府主斟酌之宜酒懦爲曠官謂冷也酒猛爲苛政謂熱也

觥録事　觴政凡飲以一人爲録事以糾坐人又謂之觥録事飲犯令者觥録事繩之投旗於前曰某犯觥令　黃韜斷酒詩免遭拽琖郎君謔還被簪花録事憎　放翁詩夜宴怕逢觥録事秋山慵伴獵將軍

觥使　元稹詩紅娘留醉打觥使及醒差紅娘拋打曲名觥使卽觥録事也

席糾　烟花録妓天水仙哥字絳眞與鄭舉舉互爲席糾寬猛得所

卷白波　錢牧齋詩醉卷白波輕酒斂笑拈紅袖比花

神　北軒主人曰卷白波酒令名也唐詩亦竟稱卷波東漢擒白波賊如席卷酒令特取此名快人意樂天詩鞍馬呼教住骰盤喝遣輸長驅波卷白連擲采成盧四句皆當時行酒令也

深杯百罰　酒史桑乂在江總席上曰雖深盃百罰吾亦不辭　皮龔美詩鬪尌不匱罰鬪弈無爭切素心子恭詩此二語

酒鈎　樂天詩酒鈎送璒推蓮子燭淚粘盤壘蒲萄讀作仄聲皮日休詩投鈎列坐圍華燭格簺分朋占靚妝貝瓊詩席賭藏鈎令亭延竊藥娥

酒籌　北軒主人曰古人飲酒率多用籌蓋以行令記數也如樂天詩碧籌攢彩椀紅袖拂骰盤稍催朱蠟炬徐動碧牙籌元微之詩牙籌記令紅螺椀槍籌弄酒權劉賓客詩罰籌森竪纛觥璒樣如刀王建詩替飲觥籌知戶小助成書庫見家貧徐鉉詩歌舞送飛毬金觥碧玉籌韓琦詩當筵主籌令難犯皆是　馬巽詩折草爲籌筯鋪花作錦裀樂天詩醉折花枝當酒籌

促拍催酒　宋張表臣曰樂部中有促拍催酒謂之三臺唐士云蔡邕自侍書御史不數日徧歷三臺樂工以其洞曉音律故製曲以美之　山谷詩飲少先愁急板催歐詞六么催拍璒頻傳

婪尾　酒巡匝爲婪尾樂天詩三杯婪尾酒又嘗改婪爲藍

釣鼇竿採珠局　皆唐人酒戲名見章淵槁簡贅筆

各言典故　北軒主人曰酒令以各言典故爲佳樂天詩閒徵雅令窮經史醉聽新吟勝管絃退之詩拎徵前事爲觴咏新詩送花藥夫人詩新翻酒令著詞章此最是韻事若座間有一俗客便格不行矣

骰子賭酒　摭言張祜客淮南幕赴宴時杜紫薇爲支使南座有屬意之處索骰子賭酒杜微吟曰骰子巡裹手拈無由得見玉纖纖祜應曰但教報道金釵落彷彿還應露指尖　北軒主人曰骰子未詳所起然觀元微之詩叫噪擲骰盤生獰攝觥使籌筯隨宜設骰盤止罰唓樂天詩醉翻彩袖抛小令笑擲骰盤呼大采曹唐詩光射骰盤蠟燭紅骰亦作頭又作投

本飲具也後人以是博賭財物遂入匪類不能不致咎於作俑者

六鶴齊飛　李君實曰古人飲酒擊博爲戲其箭以牙爲之長五寸箭頭刻鶴形謂之六鶴齊飛今六骰亦其遺意唐人詩云城頭稚子傳花枝席上搏拳握松子則今催花兩枚唐已盡有之矣

手勢　皇甫松論手勢曰大凡放令欲端其頸如一枝孤柏澄其神如萬里長江揚其膺如猛虎蹲踞運其眸如烈日飛動差其指如鸞欲翔舞柔其腕如龍欲

蜿蜒旋其盞如羊角高風飛其袂如魚躍大浪然後可以畋漁風月綱繳笙竽　李君實曰俗飲以手指屈伸相博謂之豁拳又名豁指頭蓋以目遙覘人爲己伸縮之數隱機關捷余甚厭之以其啓遝坐嘵號之漸也然唐皇甫松手勢酒令五指與手掌指節皆有名通呼五指曰五峰則知此戲其來已久

平索看精　唐國史補古之飲酒有杯盤狼籍揚觶絕纓之說甚則甚矣然未有言其法者國朝麟德中壁州刺史鄧雲慶始創平索看精四字令至李梢雲而大備自上及下以爲宜然大抵有律令有骰盤有抛打蓋工於舉場而盛於使幕衣冠有男女雜履舄者有長幼同燈燭者外府則立將校而坐婦人其弊如此

射覆　李義山詩隔坐送鉤春酒煖分曹射覆蠟燈紅

飛英會　誠齋雜記范蜀公居許下於長嘯堂前作荼蘼架每春季花時宴客其下有花墮酒中者飲一大白微風過則舉座無遺當時謂之飛英會　北軒主人曰酒令如此方佳

飛琖　劉禹錫詩開顏坐內催飛琖回首庭中看舞槍元稹詩已困連飛琖猶催未倒缸　北軒主人曰古人飲必行令凡交觴接卮傳杯送斝之句皆其事也

抛毬樂　曲譜抛毬樂者酒筵中抛毬爲令其所唱之辭也

歌舞飲酒　劉貢父曰古人多歌舞飲酒唐太宗每舞屬羣臣長沙王亦小舉袖曰國小不足以回旋張燕公詩醉後歡更好全勝未醉時動容皆是舞出語總成詩太白詩要須回舞袖拂盡五松山醉後涼風起

吹入舞袖環今時舞者必欲曲盡奇妙又恥效樂工
藝益不復如古人常舞矣
文字飲　昌黎詩長安衆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
飲惟知醉紅裙
循環飲　樂天詩把酒循環飲移牀曲尺眠
戰酒鬬酒　韓琦詩病鬥怯戰酒杜牧之詩遊騎偶同
人鬬酒名園相倚杏交花
酒巡　元微之詩杯酒越巡行又香毬趁拍迴環匝花
殘拋巡取次飛王建詩勸酒不依巡又記巡傳把一

枝花歐陽永叔詩平生未肯降詩敵到處何嘗訴酒
巡
酒軍酒兵　唐人詩酒軍詩敵如相遇臨老猶能一據
鞍東坡詩旋築詩壇按酒兵
禁言　元微之詩華奴歌淅淅媚子舞卿卿自注舞者
媚子善飫令禁言
酒字令　過庭紀餘先人家常宴集喜舉經史詩詞及
古人古事爲酒令以徵後生學問偶行酒字令各拈
一句舊詩取其與酒字聯屬者轉換之間多所開發

如孟浩然詩列筵邀酒伴歐陽永叔酒敵先甘伏下
風上句花時淚過如春夢　孟郊酒弟老更癡又甘爲酒伶擯范
石湖酒侶晨相命下句歌塲夜不空　司空曙乍逢酒客春遊
慣下句久別林僧夜坐稀　孫覿青裙酒姥家劉禹錫不作詩魔
即酒顛類此者酒仙酒史酒聖酒魔等爲一令鄭谷
詩春陰類酒鄉貢奎微風酒市旗上句落日漁家網　張良臣
細細綠波通酒巷類此者酒國酒城酒地酒場等爲
一令元結詩酒堂豐釀器下句戶牖皆罌瓶　樂天酒庫封苩
綠滿瓶陳造酒所揮椽筆類此者酒坊酒肆酒樓等

爲一令樂天詩遊絲飄酒席下句瀑布濺琴牀　孟郊酒旌高
寥寥石湖木末酒旗風上句帆邊魚蘸淚　成庭珪酒券如山
空好客皎然長安酒牓醉後書類此者酒旆酒幟酒
車酒壚酒瓮等爲一令放翁詩詩情酒分合相親曹
唐夜上紅樓縱酒情元人酒信花開報下句詩情月上催　類
此者酒債酒材酒貲酒法等爲一令又如韓駒詩內
酒均須白玉腴東坡不飲外酒嫌其村明人新來南
酒索高價上字係方位庾信詩落花催十酒張說千
酒難爲貰宋白半酒扶將入內來上句小蘇年少號多才　上字

係數目元人詩縹酒對花傾譚用之千鍾紫酒薦菖
蒲東坡花前白酒傾雲液上字係釆色其餘經史等
今未能悉記容當另錄一通以資雅席

舞胡子　朝野僉載北齊蘭陵王爲舞胡子每會飲王
意所欲勸胡子則捧杯搊之

勝飲編卷八

譚瑩玉生覆校

勝飲編卷九

廣寧　郎廷極　北軒　輯

製造

酒之所興肇自上皇儀康而後遂有以善釀名者其
祕訣莫傳惟參觀周禮及歷來入酒方物亦略可通
其意矣次製造第九

儀狄　北軒主人曰戰國策帝女令儀狄作酒而進於
禹注帝女堯舜女也不詳何帝之女然曰令則儀狄
未必即是女流而古來皆以巾幗稱之不知何據按

本草有酒名素問有酒漿酒之由來亦甚古幷不始
自儀狄也

杜康　北軒詩話按姓譜杜康係周時人而說文云少
康作酒即杜康也恐未然濟南城外有杜康泉相傳
爲康釀酒處泉甚淸潔今居民洗菜皆於此水矣又
江陰有杜康廟明女史周淑禧詩云酺有新糟醱有
醨杜康橋上客題詩最憐哲相身爲女千載曾無儀
狄祠詩亦新穎淑禧即江陰人也

劉白墮　洛陽伽藍記河東人劉白墮善釀六月以罌

貯酒鼎於日中經一旬其酒不動飲之香美餉送可踰千里名曰鶴觴有攜以行者遇盜飲之不醒皆被擒時游俠語曰不畏張弓挾刀惟畏白墮春醪又謂之擒姦酒

焦革　酒乘焦革太樂丞吏也王績知其善釀乃求爲丞革日供美酒後革死革之妻繼之及妻又死績歎曰天欲斷吾飲耶遂棄官歸於所居立杜康祠而以革配焉

裴氏姥　臨安雜志臨安有裴氏姥以泉花醞酒貧士

則施與之其住處名阿姥墩

餘杭姥　事在出產　北軒主人曰古來善釀者儀康而外秦烏氏程氏晉步兵營卒狄希田無已皆其人也事實散見各類不復重出

紀叟　李白哭宣城善釀紀叟詩紀叟黃泉裏還應釀老春夜臺無李白沽酒與何人

仇家賓家烏家　樂天詩軟美仇家酒又時到仇家非愛酒微之詩賓家能釀消愁酒但是愁人便與消皎然詩春風憶酒烏家近好月題詩謝寺遊

六清　禮王食用六穀飲用六清六清卽周禮六飲漿人掌之

五齊　張載酒賦三事既設五齊必均造釀以秋告成以春

三酒　卽張載所云三事也鮑溶詩色淨澄三酒三酒五齊四飲俱本周禮酒正掌之

六物　禮孟冬乃命酒官秫稻必齊麴櫱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無有差貸

酒材　放翁詩山橫翠黛供詩料麥卷黃雲足酒材酒材亦見周禮謂秫米麴櫱之類

調麴　王績詩六月調神麴正朝汲美泉元稹詩七月調神麴三春釀綠醽又樂天詩井泉旺相資重九麴櫱精靈用上寅

縮水　樂天詩縮水濃和酒加綿厚絮衣

九醞十旬　南都賦九醞甘醴十旬兼清注酒貴多投九醞投至九也十旬蓋釀百日而成者亦酒名

抱瓮冬醪　語林羊稚舒冬月釀酒常令人抱瓮須臾

復易一人酒速成而味好

臘醸　放翁詩雨前芳嫩初浮椀臘醸清醇旋拆泥石湖詩開嘗臘尾蒸來酒點數春頭撥過花

霹靂酎　酒史暑天雷雨時收雨水淘米炊飯釀酒名霹靂酎

崑崙觴　酉陽雜俎魏賈鏘有蒼頭善別水常令乘小艇於黃河中流以瓠瓢接河源水一日不過七八升經宿色如絳以釀酒名崑崙觴芳味世間所絕

眞一酒　東坡在南海作眞一酒以米麥水三者為之

有詩

百末　漢齋房歌百末旨酒布蘭生大樽柘漿析朝酲注百末百草花之末蓋以百草末雜酒也

三脊茅　辰州志麻陽有苞茅山上產三脊茅可以縮酒卽春秋入貢之茅也

蘭英　七發蘭英之酒酌以滌口注酒中漬蘭葉取其香也

竹葉　北軒主人曰竹葉釀酒本屬蒼梧地然如梁元帝詩欄花聊夜飲竹葉解朝酲白樂天詩毬簇桃花騎歌巡竹葉觴東坡詩野店初嘗竹葉酒江雲欲落豆稭灰又某咏酒詩銀盤色瀉梨花白翠斝香浮竹葉青皆泛用河東桑落酒亦然

松肪松精　放翁詩壺中春色松肪酒江上秋風槲葉衣高九萬詩先生自醲松精酒侍女能持藤癭杯

松葉松花　庾信詩方欣松葉酒岑參詩五粒松花酒雙溪道士家

李花　唐書憲宗以李花釀換骨醪賜裴度

鬱金酒　梁元帝詩香浮鬱金酒卽詩之秬鬯也

蓮花　叩頭錄房壽六月檮蓮花製碧芳酒調羊酪造令風飪皆涼物也東坡詩請君多釀蓮花酒

玉蘭　宋人詩玉蘭酒熟金醅溢

蕣白蒲黃　樂天詩酥暖蕣白酒又蒲黃酒對病眠人自注馬墜損腰飲蒲黃酒

藤花　駱賓王詩野衣裁薜葉山酒酌藤花

黃柑　東坡集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謂之洞庭春色色香味三絕

茱萸　王建詩茱萸酒法大家同

地黃　樂天詩坐依桃葉妓行啣地黃杯
蘆酒椭酒　杜詩蘆酒多還醉注以荻管吸於瓶中皮日休詩椭酒三瓶寄夜航
桂酒　神仙傳降通嘗餌黃桂之酒樂天詩綠蕙不香饒桂酒紅櫻無色讓花鈿
石榴花　李義山詩我爲傷心春日醉不勞君勸石榴花盞以榴花釀酒即爲酒名也
酴醾酒　王仲修詩鄧坊初進酴醾酒
薏苡茯苓　張賁詩爲待防風餠須添薏苡杯貢師泰

詩茯苓酒共仙人飲
文章酒　譙周贊文章作酒能成其味注五加皮一名文章草
酒草酒樹　洞冥記瑤琨去玉門九萬里有碧草如麥割之以釀酒味如醇酎飲一石三旬不醒南史頓遜國有酒樹似安石榴採花汁停瓮中數日即成酒能醉人　皮日休詩酒樹能消謫宦嗟
丁香酒　外洋所造以母丁香釀成氣味芬冽籌山外史吳允嘉詩玻瓶海外丁香酒金粟吳中孚緑魚

梅香酎　林邑志林邑山楊梅其大如盃椀青時極酸既熟味如崖蜜以釀酒號梅香酎非貴人重客不得飲之
蜜酒　東坡有蜜酒歌蓋以蜜釀酒也
牛酥羊髓　酒史南唐法用牛酥羊髓置醇酒中煖消而後飲名丑未觴
羊羔酒　曾子固詩白羊酒熟新看雪東坡詩試開雲夢羔兒酒快瀉錢塘藥玉船
駝乳馬乳　元馬臻詩釀酒收駝乳裁裘聚鼠皮漢郊

祀志樂人給大官馬挏酒蓋以馬乳爲酒撞挏乃成也元人詩亦竟稱馬酒　杜甫有謝嚴中丞送青城道士乳酒詩
魚兒酒　霏雪錄裴晉公盛冬常以魚兒酒飲客其法用龍腦凝結刻成小魚形狀每沸酒一琖即投一魚其中

勝飲編卷九

譚瑩玉生覆校

勝飲編卷十

廣寧 郎廷極 北軒 輯

出產

酒隨地有之乃留傳者不過數處甚矣良醞之難也亦有並非產酒鄉因勝流托跡偶一把杯被以齒牙餘論遂爾得名者次出產第十

中山 搜神記中山人狄希能造千日酒博物志載劉元石於中山酒家醉歸事又志怪齊人田無已亦能造千日酒

酃淥 荊州記淥水出豫章康樂縣取其水釀酒極甘美與湘東酃湖酒年常入貢世稱酃淥酒

蒼梧宜城 張華詩蒼梧竹葉清宜城九醞醝又唐人詩宜城酘酒今應熟

關中 鄒陽酒賦其品則沙洛淥酃關中白薄

荊南豫北 張協七命荊南烏程豫北竹葉

烏程 北軒主人曰羊士諤詩金罌幾醉烏程酒烏程浙湖州首邑秦時有烏氏程氏善釀因名張協荊南烏程則鄉名見盛宏之荊州記亦言秦有烏金程休兩家善釀酒未知孰是

桂陽 南史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逾千里至家而醉

上若下若 吳興志若溪在長興縣亦名箬溪南曰上若北曰下若村人取其水釀酒醇美勝雲陽劉夢得詩鸚鵡杯中若下春若下卽下若也

河東 霏雪錄河東桑落坊有井每至桑落時取水釀酒甚美故名桑落酒

蘭陵 李白詩蘭陵美酒鬱金香玉椀盛來琥珀光但

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

蒲城 庾信詩蒲城桑落酒灞岸菊花天

郫筒酒 蜀志郫地出大竹截之盛酒閒以藕絲包以蕉葉信宿香達曰郫筒酒

太行 蘇子美詩太行美酒清如天

新豐 庾信詩新豐酒徑多王維詩新豐美酒斗十千

吳醴吳醥 吳醴見楚辭吳醥見六朝人詩

長安 袁子政論長安九醞中山清酤

餘杭酒 丁仙芝詩十千兌得餘杭酒二月春城長命

杯列仙傳麻姑至蔡經家酒盡就餘杭姥沽飲得一油囊酒五斗

桂林　何中詩桂林嶺頭木香酒

蜀酒鬬酒　杜詩蜀酒濃無敵江魚美可求東坡詩夜飲鬬酒赤如丹

閬州　陸放翁詩閬州齋釀絕芳醇

金陵　太白詩瓮中百斛金陵春又白門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喚客嘗白門卽金陵也

楚瀝　見楚辭

南燕酎　韓琦詩無辭剩引南燕酎自注匠者濟人善釀水酒卽冰堂酒也

敘州　東坡詩東樓誰記傾春碧注春碧敘州酒名

秀州　清雪居士曰吾鄉水白酒最爲外客所笑按宋時秀州酒有名清若空者詩家多用之繹其名義當卽今之水白酒也又宋張能臣酒名記秀州酒名月波取義甚佳其味當不至是

劍南　酒名燒香春見宋詩

郢水　太白詩荷淨蓬池膾天寒郢水坊時禁中有郢水酒坊

辰溪　有鉤藤酒

黃州　壓茅柴黃州酒名韓子蒼詩三年逐客臥江皐自與田夫厭小槽慣飲茅柴諳苦味不知如蜜有香醪又范石湖詩瓦盆新[illegible]杜茅柴凡村酒皆可用

巴陵　太白詩巴陵無限酒醉殺洞庭秋

雲安　杜詩聞道雲安麴米春纔傾一盞卽醺人

杭州　杭州釀酒趁梨花開時熟號梨花春樂天詩青旗沽酒趁梨花

南湘　梁宋昇賦豈味薄於東魯鄙蜜甜於南湘

射洪　杜詩射洪春酒寒仍綠

江陵　酒名拋青春退之詩且宜勤買拋青春又郢中酒名富水春榮陽上窟春富平石凍春東坡所謂唐人名酒多以春也

羅浮　東坡詩一杯付與羅浮春

宜春　吳錄安成宜春縣出美酒

京口　酒名京清見周文璞詩

荊州　山谷集荊州公廚酒之尊貴者曰錦江春

保州定州　酒名錯著水見酒名記

鳳州　鳳州舊傳有三絕手柳酒也

廣南　有香蛇酒

京師諸酒　北軒詩話京師諸酒皆近畿所釀有薊涿淶洛滄易等名具列坊肆中錢牧齋詩云長安多美酒酒人食其名刁酒非洛水味薄甜如餳易酒釀天壇市酤安得清魏酒稍芬芳勁正乖典刑未知牧翁所取者何酒也予最愛滄酒色清而味洌任杭州時有詩云兩年席少麻姑酒三日程遙鄧尉花滄州舊

號麻姑城予因以名酒初疑生創後見漁洋山人詩亦用之矣

蠻酒　羅隱詩兩催蠻酒夜深沽　投荒錄南蠻有女酒人家生女數歲釀稍罌壺水中候女嫁決水取之味甚美

波斯　酒名三勒漿

大宛　史記大宛國以蒲萄爲酒富人藏酒嘗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年不敗　燉煌張氏傳扶風孟佗以蒲萄酒一斛遺張讓卽拜涼州刺史

暹羅　酒史四夷酒暹羅爲第一

緬甸　寰宇志緬甸有樹頭酒蓋以樹頭結實如椰子大土人以罐懸其下劃實汁流罐中卽成酒樹類椶或曰卽貝樹也

眞臘　眞臘風土記美人酒於美人口中含而造之一宿而成尤奇

新羅　李義山詩一琖新羅酒凌晨恐易消

勝飲編卷十

譚瑩玉生覆校

勝飲編卷十一

廣寧 郎廷極 北軒 輯

名號

濁醪有妙理必簡擇法醖亦損眞趣然內府黃封仙廚玉液不可不作是想也爰名號第十一

黃流 詩瑟彼玉瓚黃流在中

從事督郵 世說桓溫有主簿善別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爲青州從事惡者爲平原督郵蓋以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言好酒下臍而惡酒在鬲上住也從事美官督郵賤職故取以爲喻 陳師道詩已無白水眞人分難置青州從事來

歡伯 唐人咏茶詩睡魔奚止退三舍歡伯直須輸一籌

聖人賢人 韓駒詩閑分酒賢聖靜記藥君臣劉賓客詩藥爐燒姹女酒瓮貯賢人清雪居士詩花中最喜觀君子酒裏還能學聖人徐邈事入雅言

麯秀才 鄭綮開天傳道士葉法善一日會朝士滿座思酒忽有一人叩門稱麯秀才欸入居席末論難鋒起葉潛以小劍擊之隨手墮地化爲瓶榼視之乃盈瓶醇醞坐客飲之皆醉乃揖其瓶曰麯生風味不可忘也 北軒主人詩春林剩有山和尚旅館難忘麯秀才

麯道士 集異錄葉靜能謂汝陽王曰有生徒能飲嘗令上謁稱道士常持滿侏儒者也飲酒至五斗許醉倒乃是一瓮 放翁詩孤寂惟尋麯道士一寒仍賴楮先生又瓶竭重招麯道士牀空新聘竹夫人

麯生麯君 清雪居士詩麯生眞吾友相伴素琴前

北軒主人詩香毋銅匜初起篆麯君玉斝自生花

麯居士 山谷詩萬事盡還麯居士百年常在大槐宮

玉友 周必大詩連鍪玉友釣溪鱗

郎官清 西市腔郎官清並李肇家酒名見類書 放翁詩午甌惟致葉家白春甕旋撥郎官清

紅友 清雪居士詩世交只合招紅友身事何須問紫姑

索郎 水經注王公庶友韋拂相招者每云索郎有顧思得旅語蓋桑落反語也 時賢失名詩索郎味好

開佳境齊女聲停發靜思齊女蟬別名

椒花雨　霏雪錄楊誠齋退居名酒之和者曰金盤露勁者曰椒花雨嘗言予愛椒花雨甚於金盤露

上尊　史漢成帝賜丞相翟方進上尊酒十石　東坡詩上尊白日寫黃封黃封謂以黃羅帕封之亦曰黃封酒

碧香　東坡詩碧香近出帝子家注王晉卿酒名

黃嬌　清雪居士謝惠米酒詩加餐宜白粲取醉喜黃嬌

碧琳腴白玉腴　張耒詩曾嘗玉帝碧琳腴不醉長安市上酤韓駒詩去年看曝石渠書內酒均頒白玉腴

花露　放翁詩紅螺杯小傾花露紫玉池深貯麝煤

眞珠紅　李白詩琉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眞珠紅

醽綠翠濤　龍城錄魏左相證能治酒有名曰醽綠翠濤唐太宗賜詩云醽綠勝蘭生（漢武百末旨酒也）翠濤過玉瀣（隋煬帝酒名）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敗

梟花　見梁簡文帝詩

瑞露珍　三餘雜記田參逢三書生曰我有瑞露珍釀

百花中與飲甘香可愛

荔枝綠　王公權家酒名見類書

二娘子酒　林希逸詩二娘子酒何妨醉見東波別集

瓮頭清　孟浩然詩已聞雞黍熟復道瓮頭清後人遂以為酒名

狀元紅　清雪居士謝惠狀元紅酒詩拜嘉名醞狀元紅卻走牀頭清若空（清若空者秀州酒名也見宋詩）措大酸寒渾洗刷醉魂輕舉碧霄中

玉浮梁　太白好飲玉浮梁浮梁卽浮蛆酒脂也

流香　放翁詩歸來幸有流香在注新賜酒名

三辰酒　史諱錄唐明皇嘗置麯清潭砌以銀磚泥以石粉貯三辰酒一萬車以賜當制學士

碧霞漿雲母漿　北軒主人詩琴鋪紅錦鷓鴣泛碧霞漿又客歌欲裂雷公石仙酌欣分雲母漿

重碧　杜詩重碧拈春酒輕紅擘荔枝又宋人詩重碧杯中天更大軟紅塵裏夢初收

缸面新芻　蕭翼賺辨才蘭亭事

玉練槌　唐時酒名見酒小史

乾和　沈約詩釀酒愛乾和卽今不入水酒也幷汾間以爲貴品名曰乾酢酒

酥酒　東坡詩使君夜半分酥酒

冰堂春　歐陽永叔在滑縣所造酒名　北軒主人曰酒史載酒之以春名者如甕頭春竹葉春麴米春葡萄春蓬萊春洞庭春海岳春錦波春浮玉春風光春萬里春范至能酒名　松花春玉露春軟腳春之屬皆是余謂酒實有春意東坡詩飲我霞石杯放杯恍如春唐子西詩硯田無惡歲酒國有長春清雪居士詩難將

羈繫日但覺酒懷春試以茶相較便覺有嚴肅之氣已成秋象矣

般若湯　僧家諱酒因名酒曰般若湯

茅柴　清雪居士詩野樹禽啼布穀田家酒熟茅柴

瓊瑤酒　漢武內傳西王母曰仙家上藥有玉酒瓊瑤酒

瓊蘇酒　南岳夫人傳夫人飲王子喬瓊蘇綠酒　薛道衡詩共酌瓊蘇酒同傾鸚鵡杯

琬液　拾遺記王母薦穆王琬液清觴

瓊觴酒　列仙傳謝元卿遇仙設素麟脂瓊觴酒

勝飲編卷十一

譚瑩玉生覆校

勝飲編卷十二

廣寧 郎廷極 北軒 輯

器具

汙尊坏飲淳古之風不行久矣然玉巵無當反不若田家老瓦盆眞率可喜次器具第十二

陶匏　陶謂陶瓦爲酒樽匏瓠也謂破匏爲爵此皆太古禮器

六樽六彝　見周禮

五經　侯鯖錄陶人爲器有酒經焉以盛酒似瓦壺之製晉安人餽人酒書一經或二經五經他境人不達其義聞五經至東帯迎於門乃知是酒五瓶爲五經也

三雅　典論劉表有酒器三大曰伯雅受七升次仲雅受五升次季雅受三升

酒器九品　逢原記李適之有酒器九品蓬萊盞海川螺舞仙琖瓠子巵慢卷荷金蕉葉玉蟾兒醉劉伶東溟樣蓬萊盞上有三山象三島注酒以山沒爲限舞仙琖有關捩滿則仙人出舞

銅鶴樽　朝野僉載韓王元嘉有一銅鶴樽背上注酒則一足倚滿則正不滿則傾側

白獸樽　晉制元旦於殿廷設白獸樽獻直言者發此樽飲之　白獸壺見周必大詩

瘿樽　太白有咏柳少傅山木瘿尊詩東坡賦酌以瘿藤之樽放翁詩竹根斷作眼雲枕木瘿刳成貯酒樽

瘿楠杯見皮日休詩

北辰樽　魏元忠詩願陪南岳壽長奉北辰樽

鱟樽　放翁詩鱟樽恰受三升醞龜屋新裁二寸冠鱟樽卽皮襲美所云訶陵尊也

鳳凰尊　梁元帝詩香浮鬱金酒煙繞鳳凰樽

璙碧尊　劉楨賦酌璙碧之樽　翠樽匏樽瓦樽角樽

流光爵　宣室志天帝流光寶爵置之日中則光氣連天

康爵逸爵

甲子觚　見考古圖　北軒主人庚辰元旦詩須春已換庚辰歷宴客還陳甲子觚

夜光常滿杯　十洲記周穆王時西域獻夜光常滿杯受酒三升杯是白玉之精光明夜照寘夕出以向天

比明酒汁已滿味甘而香美其寶靈人之器　張正見詩琴和朝雉操酒泛夜光杯

照世杯　三餘雜記撒馬兒罕有照世杯光明洞徹照之可知世事

自煖杯　開元遺事唐內庫有酒杯青玉色紋如亂絲其薄如紙杯足上鏤金字曰自煖杯上令取酒注之溫溫然有氣少頃如沸湯　又唐甯王有煖玉杯不煖自熱

碧瑤翠瓊　道藏仙家三寶有碧瑤杯紅蕤枕紫玉函

玉清女以贈韋弁誠齋詩無奈春光餐不得遣詩招入翠瓊杯

玉交杯　義山詩寶篋且眠金縷枕瓊筵不醉玉交杯

綠玉紅玉　大白詩遺我綠玉杯兼之紫瓊琴樂天詩身臥翠羽帳手持紅玉杯

紫霞杯　王禹玉上元詩一曲昇平人盡樂君王又進紫霞杯　霞文杯見劉孝綽詩

玻璨七寶杯　楊貴妃持此酌太白酒

鶴頂蝦頭　益州記鸛鶴水鳥黃喙長尺餘南人以爲酒器曰鶴頂杯　南越志南海以蝦頭爲杯

熊耳杯　邢子才詩朝馳瑪瑙勒夕銜熊耳杯

蟹杯　以金銀爲之飲不得法則雙螯鉗其脣必盡乃脫

雙鳧杯　鞋式亦名金蓮杯

鸞杯　盧照鄰詩長裾隨鳳管促柱送鸞杯

九曲杯　以螺爲之數穴極彎曲可以藏酒蠡杯蠡璲皆是

月苗杯　天隨子詩月苗杯舉存三洞

竹根蓮子　庾信詩山杯捧竹根杜詩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臥竹根樂天詩香傳蓮子杯又圓璲飛蓮子

碧筒杯　霏雪錄魏鄭公慤率賓佐避暑取荷葉盛酒刺葉與柄通屈莖輪囷如象鼻焉持吸之香氣清冽名曰碧筒杯宋人詩釀熟青田酒香宜碧藕筒

槲葉杯　放翁詩閒弄流塵槲葉杯

藤杯　王勃詩風筵調桂軫月徑引藤杯

連理合歡　楊方詩飲我連理杯宋之問詩爲盡合歡

杯

鸊鵜卮　見唐書

蘭卮　謝靈運詩蘭卮獻時哲　羽卮翠卮文螺卮

金屈卮　方岳詩世無解語玉超脫春欲負余金屈卮

葡萄卮　吳均詩朝衣茱萸錦夜覆葡萄卮

古銅卮　放翁詩煎茶小石鼎酌酒古銅卮

崑崙玉琖　見青箱雜記義山詩鎖香金屈戌殢酒玉崑崙

桃根蕉葉　元微之詩曲茈桃根琖橫講梢雲式李長

吉詩瀉酒木蘭蕉葉盞　黃山谷有梨花琖

垂蓮琖　歐陽永叔詩大家金琖倒垂蓮一任西樓低曉月東坡詩暫借垂蓮十分琖

銀花銅葉　樂天詩錦額簾高捲銀花琖慢巡孔平仲詩大稱君家銅葉盞

鸕鷀金琖　晁補之詩鸕鷀金琖有餘春

荷心琖　張伯雨詩小於藥玉荷心琖

鸂鶒琖白雞琖　酒史鸂鶒取其逐飛白鷄取其解酒迅速

白金盂　樂天詩千首詩成青玉案十分酒瀉白金盂

鵲尾杓　朝野僉載陳思王有鵲尾杓柄長而直置之酒樽王欲勸者呼之則鵲尾指其人

舒州杓　李白詩舒州杓力士鐺李白與爾同死生又鸕鷀杓亦見李白詩

犀杓翠杓　張耒詩玉樽犀杓與之俱放翁詩金樽翠杓共提攜　龍杓見古賦

紫瑤觥　曹唐遊仙詩笑擘雲液紫瑤觥共請雲和碧玉笙　翠觥羽觥

雲罍　牧之詩雲罍心凸知難捧鳳管簧寒不受吹

白羽觴　周必大詩屬車誰從黃麾仗釣艇還飛白羽觴　白鵠觴九霞觴雕觴翠觴

素甆　陸士修詩素甆傳靜夜　綠甆縹甆並見古賦

縹粉壺　李賀詩縹粉壺中沈琥珀

碧玉壺　放翁詩竹葉春醪碧玉壺桃花駿馬青絲鞚

銀罌瑤罌　杜詩翠管銀罌下九霄顧阿瑛詩龍頭瀉酒下瑤罌　瓊罌金罌石罌

翠斝　見詩集

銅斗　孟郊詩銅斗飲君酒手拍銅斗歌
龍頭鐺　三洲曲湘東醽綠酒廣州龍頭鐺
畫榼　章孝標詩畫榼倒懸鸚鵡觜花衫對舞鳳凰文
小花蠻榼　譚用之詩高調秦箏一兩弄小花蠻榼二
三升
小甕榼　樂天詩香醪小甕榼軟火深土爐
銀榼銅榼　樂天詩銀榼攜桑落放翁詩銅榼經月嘗
生塵　瓦榼癭榼
綠沈香榼　妓某詩綠沈香榼傾屠蘇

椰子榼　北軒主人詩山客遠貽椰子榼廚人新製菊
苗虀
白角榼雙魚榼　樂天詩白角三升榼又何如家醖雙
魚榼籌山外史詩雙魚榼飲同心酒百子盆栽並蒂
花
翠瓮　見詩集
渠椀鏤椀　昭明太子詩宜城溢渠椀中山浮羽卮陸
龜蒙詩鏤椀傳玉酒
石缸　天隨子詩花浸春醪挹石缸

縹瓮　潘岳賦傾縹瓮以酌酒　老瓦瓮見杜詩
五位瓶　南唐物以銅爲之
雙玉瓶　杜詩酒盡沙頭雙玉瓶范石湖詩山中名器
兩芒屩花下友朋雙玉瓶
銀瓶縹瓶　杜詩指點銀瓶索酒嘗韓詩追歡罄縹瓶
酒船　謂飲器如船式也牧之詩夜槽壓酒銀船滿又
觥船一棹十分空孔平仲詩座客競飲黃金船放翁
詩玉船風動酒鱗紅晁補之詩長船刻玉流霞動快
飲不須帆檣送亦稱酒槎酒舠瓊舟瑤艘

藥玉船　周必大詩淺斟未辦銷金帳快瀉聊憑藥玉
船
兩玉船　見坡詩
長生木瓢　杜詩長生木瓢示眞率
酒海　大飲器也
鸚鵡螺　南州異物志鸚鵡螺狀如覆杯可爲酒器陸
放翁詩葡萄錦覆桐孫古鸚鵡螺斟玉薤香　駱賓
王詩鸚鵡杯中分竹葉鳳凰簫裏落梅花陳與義詩
平生鸚鵡琖今夕最關身

紅螺　杯觴瓊椀並用曹唐詩難放紅螺醮甲杯又白螺琖亦見詩集

滿眼酤　杜詩爲君沽酒滿眼酤注滿眼酤沽酒器也

不落　北軒主人詩歡情傾不落遠客賦將離不落酒器將離芍藥名銀不落見長慶集

金卷荷　歐陽永叔詩瀲灩十分金卷荷亦作金荷放翁詩金荷淺酌聞傳酒銀葉無烟靜炷香

酒鎗　齊書竟陵王子良遺何點以徐景山酒鎗

魚枕蕉　永叔詩酌君以荊州魚枕之蕉荊魚杯見東坡詩薰荊州出魚枕可爲杯也

小蠻　高谷傳曰樂天侍姬名小蠻者樂天詩楊柳小蠻腰是也又詩還攜小蠻去則係酒榼名

黃目　酒樽名見禮記

玉東西　山谷詩佳人斗南北美酒玉東西少遊詩舞急錦腰迎十八酒醒玉琖照東西

偏提　卽酒注子也唐太和中內官以諱鄭注名略改其式名曰偏提韓偓詩忽聞仙樂動賜酒玉偏提

金叵羅　太白詩葡萄酒金叵羅吳姬十五細馬䭾

鑿落　樂天詩銀含鑿落琖又銀花鑿落從君勸金屑琵琶爲我彈姜白石詩翦燭屢呼金鑿落倚窗閒品玉參差

鴟夷　揚雄酒箴鴟夷滑稽腹如瓠壺鴟夷革囊以盛酒也滑稽亦酒器言其圓轉縱舍無窮之狀舊人詩金錢百萬酒千鴟又時送一鴟開鎖眉竟作樽瓮等用亦有用紫皮鴟者卽鴟夷也

注酒魁　見山谷詩大斗也猶北斗之有魁柄

服匿　九邊志服匿式如罌小口大腹方底可受酒酪二斗

酒筒　皮日休詩蟲絲度日縈琴薦蛀粉經時落酒筒

絲油囊　皎然詩酒挈絲油囊

酒旗　清雪居士曰韓非子宋人沽酒懸幟甚高可見酒市有旗其來已古亦稱帘稱望子許渾詩春橋懸酒幔夜栅聚茶檣幔卽旗也旗幟與帘色皆用青然唐人詩亦有稱彩幟者

印泥　陳師道詩笑呼赤脚斫印泥放翁詩山茗封青箬村酤印赤泥

勝飲編卷十二

譚瑩玉生覆校

勝飲編卷十三

廣寧 郎廷極 北軒 輯

箴規

甘酒嗜音歌於夏之五子酒與味色論自曾之共公前言著綦一一非誣略舉數條以爲崇酒者戒次箴規第十三

濡首　易飲酒濡首不知節也　吹劍錄曰易惟四卦言酒而皆險難時需需于酒食坎樽酒簋貳困困于酒食未濟有孚于飲酒

伐德　詩醉而不出是謂伐德

童羖　詩由醉之言俾出童羖謂醉而妄言則將罰汝使出童羖矣童羖無角之羖羊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也

彝酒　書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注彝常也言無常于酒其飲惟于祭祀之時然亦必以德將之無至于醉也

豢豕　禮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

終日飲酒而不得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

三爵油油　禮玉藻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灑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言言和敬貌

幾酒謹酒　周禮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注以萍爲名取其浮水上不沈溺也幾察也察其非時飲酒與沈湎者謹酒戒民節飲也

沈湎　韓詩外傳夫飲之禮不脫屨而卽敘者謂之禮跣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醧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沈閉門不出者謂之湎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醧不可以沈不可以湎

棄事就酒　見六韜論十盜此其第五盜也十盜皆言人家致貧之由

爵作人形　三禮圖射爲罰爵名豐作人形豐本國名其君以酒亡因戴盂以戒酒

淫荒皆源于酒　漢書班伯諫成帝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荒之戒其源皆在于酒

弗繼以淫　蔡邕樽銘酒以成禮弗繼以淫德將無醉過則荒沈盈而不沖古人所箴尙鑒茲器茂勖厥心

屛爵棄卮　晉祖台州與王荆州書古人以酒爲戒願君屛爵棄卮焚罍毁榼殛儀狄於羽山放杜康於三危

腐腸　養生論醪醴腐人之腸胃元微之詩平生中聖人翻作腐腸賊樂天詩佳肴與旨酒信是腐腸膏豔聲與麗色眞爲伐性刀

消腸酒　北軒主人曰張華造九醞酒其麴蘖非中國所有釀酒醇美人醉須叫嘯搖蕩不爾肝腸卽消爛

較之覆瓿布禍尤速矣嘗時閭里人語曰寧得醇酒消腸不與日月爭光唐鄭谷詩險事消腸酒清歡敵手棋果以其身殉耶吳中士大夫好食河魨每援東坡直得一死之言其行不食者輒鄙笑之是亦明知其爲消腸酒而不能忘情也

狂花病葉　醉鄉日月或有勇於牛飲者以巨觥沃之旣撼狂花復凋病葉飲流謂睚眦者爲狂花目睡者爲病葉

歡場害馬　醉鄉日月酒徒謂不可與飲者爲歡場之

害馬蓋謂語言下俚而貌巍浮之類

犯卯過申　清霅居士曰古人飲宴卜晝而不卜夜以日飲有節至夜將無所底止也乃荒腆者自朝至暮沈埋麴櫱中唐人詩云不須愁犯卯且乞醉過申雖曰高致實不可以爲法

醉輒自杖　晉書庾袞父在常戒袞酒後每醉輒自責曰予廢先人之戒何以訓人乃于父墓前自杖三十

酒如成病　酒戒宋蔡文忠齊倅濟州日至醉賈存道作詩云聖君寵重龍頭選慈母恩深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文忠自是終身未嘗至醉

責人正禮　語林孫季舒常與石崇飲傲慢過度崇欲奏之裴楷曰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

作令惟不飲酒　世說傅翽代劉元明爲山陰令問以舊政答曰作縣令惟日食三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也

以猩猩爲戒　陳仲醇曰猩猩性好酒人以酒取之輒先覺曰作詈罵聲然不肯竟去也逡徊盆盎間略一嘗之既得其味便甘而飲之至醉終被羈縛人之於酒何不以猩猩爲戒乎

禍泉　夷門廣牘置之瓶中酒也酌於杯注於腸善惡喜怒歧矣傖夫性昏志亂膽脹身狂平日不敢爲者爲之言騰烟焰事墮穽機是豈聖人賢人乎一言蔽之曰禍泉而已

酒亦巖牆　螢雪叢談陳大卿生平好飲一日席上有同僚偶舉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語爲問一客曰酒亦巖牆也陳因是有悟遂終身斷飲

百悔經　清異錄閩士劉乙嘗乘醉與人爭妓女既醒慚悔乃集書籍中凡飲酒致失賈禍者編以自警題曰百悔經自後絕飲至於終身

飲酒十過　四分律飲酒有十過失一顏色惡二少力三眼不明四見瞋相五壞田資生六增疾病七益鬬訟八惡名流布九智慧減少十身壞命終墮諸惡道

醉字義　正字通按說文醉卒也卒其度量不至於亂也然醉必失德喪儀酒誥賓筵言之甚詳未有醉能卒其度量不至於亂者醉之從卒卒終也與酒俱卒

危辭也所以寓戒也

牛飲虎酣　酒史殷王牛飲而喪朝楚臣虎酣而敗德成都有累月之醉中山困千日之眠

勝飲編卷十三

譚瑩玉生覆校

勝飲編卷十四

順寧　郎廷極　北軒　輯

疵累

最厭晉人禮豈爲我輩設一語見飲酒尤貴溫克詩曰飲酒孔嘉維其令儀踰禮者甚無取焉次疵累第十四

壑谷　左傳鄭伯有嗜酒爲窟室而夜飲擊鐘猶未已朝者問公焉在曰吾公在壑谷

積麴成封　沖虛經子產有兄曰公孫朝好酒朝之室也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　清霄居士詩麴封來按部碁陣待登壇

醉眠鄰婦側　阮嗣宗事　尤展成曰世以柳下惠坐懷不亂阮籍醉眠鄰婦側終無他意稱其不好色然既已坐懷矣何必亂既已醉眠其側矣何必更有他意

高陽池　晉書襄陽有習郁池園亭最勝山簡爲征南將軍每出嬉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曰此我高陽池也時兒童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

歸醉酊無所知時復騎駿馬倒著白接䍦舉鞭問葛
彊何如幷州兒　北軒主人曰倒著接䍦亦是韻事
第值永嘉之初四方寇亂朝野危懼簡膺方鎭重寄
而乃優游卒歳惟酒是耽國家亦安賴是人哉兒童
歌之含譏刺非喜而道之也

三騶對飲　世說謝幾卿性通脫嘗預樂遊苑宴不得
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
觀者如堵幾卿自若

盜酒　世說畢卓爲吏部郎比舍郎釀酒熟卓夜往盜

飲醉臥甕邊爲吏所縛視之乃畢吏部也　元稹詩
瓮眠思畢卓糟籍憶劉伶

上頓　文章志王忱嗜酒一醉輒連日不醒自號上頓
諺以大飲爲上頓自忱始也

狗竇中大叫　酒史晉光逸嘗詣胡毋輔之値與謝鯤
諸人閉戶裸袒酣飲逸將排戶守者不聽便於戶外
脫衣露頭于狗竇中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
必孟祖也乃呼入共飲時稱八達逸與輔之鯤及阮
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也

豕飲　三餘雜記阮咸宗人大甕盛酒爲羣豕所飲咸
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

鱉飲鶴飲　書墁錄蘇子美石曼卿輩飲酒有名曰鬼
飲了飲囚飲鱉飲鶴飲鬼飲者夜不燒燭了飲者挽
歌哭泣而飲囚飲者露頭危坐鱉飲者以毛席自裹
其身伸頭出飲畢復縮之鶴飲者登樹杪而飲

以屋爲褌　世說劉伶常脫衣裸形而飲人見譏之伶
曰我以天地爲棟宇屋室爲褌衣諸君何入我褌中

瓮精　清異錄螺川人何晝薄有文藝而屈意於五侯

尤善酒人以瓮精誚之

使酒　緯略灌夫剛直使酒不好面諛季布任俠有名
孝文時召爲御史大夫有言其勇使酒難近宋孔顗
使酒仗氣醉則彌日不醒僚案之間多所淩忽

以酒沐客　乾𦠆子武元衡之西川大宴從事楊嗣復
狂酒逼元衡巨觥不飲遂以酒沐之元衡拱手不動
沐訖徐起更衣終不令散宴

好賒酤　江表傳吳潘璋好賒酤債家至門曰後豪當
還　北軒主人曰賒酤貧家常事雅人每以託諸吟

詠如杜詩鄰家有美酒稚子也能賒樂天詩平封還酒債堆金選蛾眉韓偓詩獄僧再乞新詩去酒保頻徵舊債來放翁詩得祿僅償賒酒劵思歸新草乞祠章又酒甯賒欠尋常債劍不虛施細碎讐清雪居士詩賴有賣文錢稍稍還酒負又酒逋賖清深自喜若潘璋直是賴債子矣

三日僕射　語林周顗初以雅望獲海內盛名過江積年大飲酒常經三日不醒時謂之三日僕射

雜穢非類　世說劉公榮杲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後公榮與王戎會阮籍所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公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杯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惟公榮可不與飲酒　王鳳洲曰即以公榮語翻出可謂滑稽之雄

狂司馬　晉書謝奕與桓溫善飲酒無復朝廷禮嘗逼溫飲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奕遂攜酒就廳事引溫一兵帥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怪溫不之責　清雪居士曰以布衣之好而岸幘嘯咏可矣若此大覺無禮不謂宣武老賊竟能容之也

晝夜酣飲　典論劉松鎮袁紹軍紹與子弟日共飲宴當三伏之際晝夜酣飲極醉至於無知云以避一時之暑故河朔有避暑飲

杖訖復與飲　世說補何承裕爲盩厔咸陽二縣令醉則露首跨牛趨府往往召豪吏接坐引滿吏因醉挾私白事承裕曰此見罔也當受杖杖訖復召與飲

酒窟　澄懷錄蘇晉作曲室爲飲名酒窟地上每一磚鋪酒一甌計磚五萬枚晉日率友朋次第飲之取盡乃已

狂言驚座　本事詩杜牧爲御史分務洛陽李聰罷鎮閒居聲伎豪華爲當時第一一日開宴朝客高流靡不臻赴以杜持憲不敢邀置杜遣座客達意願與斯會李不得已馳書迎之杜至瞪目注視諸女妓曰聞

有紫雲者孰是宜以見惠諸妓皆回首破顔牧連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回

甃泛春渠　酒史汝陽王璡嘗取雲夢石甃泛春渠以蓄酒作金銀龜魚浮沈其中

醉輿　天寶遺事中王將錦綵結成兜子醉則擡歸號醉輿

陳三更　酒史宋陳儀董儼爲三司副使會飲樞第歸常逮夜時爲語曰陳三更董半夜

勝飲編卷十四

譚瑩玉生覆校

勝飲編卷十五

廣寧　郎廷極　北軒　輯

雅言

酒中意趣難以言傳出自雋人便覺親切有味正不必匡鼎說詩令人解頤也次雅言第十五

無事　國策陳軫謂犀首曰卿何爲好飲曰無事　東坡詩欲飲三堂無事酒

痛飲讀騷　世說王孝伯恭言名士不須奇才但能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劉克莊詩酒與離騷

難捏合不如痛飲是單方

引人著勝地　世說王衞軍薈云酒正自引人著勝地

使人自遠　世說王光祿蘊云酒正使人人自遠

形神不相親　世說王佛大忱歎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　淸雪居士曰蘊之父濛薈之父導忱之父坦之三人言酒意義不甚遠可想見王氏門風

未知酒中趣　世說孟嘉好飲喜酣暢愈多不亂桓宣武嘗問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但未知酒中趣耳　北軒主人曰余嘗論古來酒人惟淵明深得酒

中趣乃淵明係孟嘉第四女所生也豈外孫亦有祖述與

樽中酒不空　漢書孔融爲北海相喜後進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作僕射不如飲酒樂　北齊李元忠語

速營糟邱　陳暄答兄子書速營糟邱吾將老焉　放翁詩愚公可笑金堆屋老子惟須糟築邱

拍浮酒池　畢卓嘗謂人曰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淸雪居士詩一生不較

魚熊掌兩手惟須酒蟹螯

得封酒泉　類林漢郭宏好飲曰得封酒泉郡實出望外又晉姚馥羌人也好飲嘗渴於酒羣輩呼爲渴羌武帝授以朝歌守馥且願爲馬圉時賜美酒以終餘年帝曰朝歌商之舊都酒池猶在馥固辭乃遷酒泉太守乘醉拜受焉　北軒主人曰酒泉今肅州地有金泉泉味如酒漢時因以名其郡飲徒語及酒泉太守輒爲神往皮襲美有咏酒泉詩云春從野鳥沽晝任閒猿酌我願葬茲泉醉魂似鳧躍則與死葬陶家之側同一設想矣

名不如酒　晉書張季鷹縱任不拘或謂其獨不爲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杯酒　淸雪居士曰樂天詩身後堆金拄北斗不如生前一杯酒名與利一也然太白詩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是欲得名又無如飲酒矣

時復中之　異苑徐邈爲尙書郞時禁酒而邈私飲沈醉從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太祖大怒鮮于輔進曰醉客謂酒淸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

性修愼偶醉言耳後文帝見邈問曰頗復中聖人否邈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時復中之帝大笑　東坡詩君特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又時復中之徐邈聖無多酌我次公狂放翁贈酒椿詩賴有小道士時來中聖人

無多酌我　漢書蓋寬饒賀許伯入第卽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魏其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醉也

取爲酒壺　笑林鄭泉自言我死必葬陶家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矣　元微

之詩他時定葬燒缸地賣與人家得酒盛
糟肉更堪久　世說王導語孔羣云卿何爲恆飲不見
酒家覆瓿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堪
久乎羣嘗與親舊書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
糵事
忍斷杯中物　三餘雜記吳衎好酒後以醉忤權貴遂
戒飲阮宣以拳毆其背曰看看老癖痴漢忍斷杯中
物耶
竹酒相並　襄陽耆舊傳辛仲宜截竹爲罌以酌酒曰

吾性愛竹及酒欲令二物相並耳
對飲惟明月　南史謝譓不妄交門無雜賓有時獨醉
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月　李白
詩舉杯邀明月對飲成三人王義山詩論交惟有詩
知己把酒相忘月與吾
酒與不空　類林劉公幹居鄴下庭有桃花諸公子遊
賞而去公幹問僕損花乎僕曰無之公幹喜曰珍重
輕薄子不損折此花使吾酒興不空也
兄弟輩宜早還宅　北史魏元孚好酒貌短而禿文帝

偏所眷顧常置酒十瓶上皆加帽以戲孚孚一見卽
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爲入王家匡坐相對宜
早還宅也遂盡攜以歸帝憮然大笑
良醞可戀　唐書王績初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爲給酒
或問待詔何樂曰良醞可戀耳
澆書　三餘雜記東坡以晨飲爲澆書李黃門以午睡
爲攤飯放翁詩澆書滿把浮蛆瓮攤飯橫眠夢蝶牀
醉有所宜　皇甫松曰凡醉有所宜醉花宜晝襲其光
也醉雪宜夜消其潔也醉樓宜暑資其清也醉水宜

秋泛其爽也醉得意宜唱歌導其和也醉將離宜擊
鉢壯其神也醉文士宜謹節奏章程畏其侮也醉俊
人宜加觥盂旗幟助其烈也
學佛學仙　陳仲醇曰酒能亂性佛氏戒之酒能養氣
仙家飲之余於無酒時學佛有酒時學仙

勝飲編卷十五

譚瑩玉生覆校

勝飲編卷十六

廣寧　郎廷極　北軒　輯

雜記

酒事瑣餘無所依附或亦可資席俎雅談次雜記第十六

投酒器　晉書陶侃投參佐酒器摴蒲之具於江　北軒主人曰飲酒眞廢時失事陶公豈有見於當時任達之習將無底止特以風世與想到惜分陰一語自令人屏絕杯鐺矣

嘔丞相茵　史丙吉爲相馭吏醉嘔汚車中茵西曹欲治以罪吉曰不過嘔丞相車茵耳第忍之　北軒主人曰韓魏公開宴吏碎玉杯公曰非故也古人雅量往往如是

投醪　黃石公書昔良將有饋簞醪者投於河令士卒迎流飲之　越王句踐事同

以酒授行觴者　南史陰鏗宴飲因回酒炙授行觴者坐客皆笑曰吾儕終日酣飲而行觴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亂鏗爲賊擒或救免之卽行觴者

淸雪居士曰顧榮亦有分炙事與鏗事同中山君之壺飧趙宣之食桑間餓者不過沾沾小惠偶一行之而終得其報況於霑大恩沐殊遇者乎

酒薄被圍　淮南子魯趙皆獻酒於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潛以趙厚酒易魯薄者奏之楚王以趙酒薄遂圍邯鄲

醴酒不設　楚王戊與穆生事

酒黨　後漢馮方怨桓彬誣爲酒黨遂終廢棄

解乏　開元遺事開元中天下康樂自招應縣至都門

當官道左右市酒亦有施者爲行人解乏號爲歇馬杯亦古人衢尊之義也　淸雪居士曰較之德宗播遷時京師市上偶有一醉人人聚觀以爲祥瑞者何啻懸絕

告身易醉　唐書至德中官爵冒濫大將軍告身才易一醉

酒有刖腸　閩史閩主曦言周維岳身甚小何飲酒多左右曰酒有刖腸閩主欲割視之或曰殺維岳無人侍劇飲乃止

三友　長慶集樂天以詩酒琴爲三友嘗作詩曰昨日北窗下自問何所爲所親惟三友三友者爲誰琴罷輒飲酒酒罷輒吟詩三友遞相引循環無已時

染脣漬口　笑林王子淵褒買得髯奴名便了戲作僮約頗甚發粲其略曰奴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但當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惟當染脣漬口不得傾盂覆斗事訖欲休當舂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奴不聽教當箠一百讀券文畢奴兩手自搏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陌蚯蚓鑽額

獄酒　霏雪錄五代漢常思有從事來見思怒曰必是來獄酒命典客飲而遣之　北軒主人曰獄酒二字甚新庾信詩劉伶方捉酒駱賓王貸酒成都妾亦然杜詩空愁避酒難樂天詩宜憑酒吏麄狂元微之接酒待殘鶯曹唐暗笑夫人推酒聲韋莊大抵行人難訴酒陳師道棱羊篩酒待公歸晁冲之豪放悉寓酒范成大騷客顚詩亦狂酒渴雪居上無地可逃酒他如戰酒鬭酒賭酒準酒過酒試酒皆不敵此二字也

醒酒石醒酒草　澄懷錄石能醒酒則李衛公平泉莊物也草能醒酒則開元興慶池南物也

別一罌非酒　霏雪錄晉孔奕有遺酒者奕造問曰人餉我兩罌酒其一何故非也視之一罌果是水人詢其故奕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故耳

飲儲　下酒物謂之飲儲

酒保酒傭　史記欒布困窮爲酒家保後漢書李燮李固子亡命爲酒家傭

馬軍　杜甫謝嚴中丞送酒詩洗琖開嘗對馬軍馬軍卽所遣送酒人也

三不如人　宋皇甫牧曰子瞻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謂著棋喫酒唱曲也然三者亦何用如人子瞻詞雖工多不入腔正以不能唱曲耳

算酒　算書趙達如故人家食畢主人曰乏嘉肴無以敘意達因取雙箸再三縱橫曰君東壁下有美酒一斛鹿肉三觔主人慙曰以卿善射故相試耳

酒藏吏　談藪晉戴洋年十二病死而蘇曰天使我爲酒藏吏

唐時酒價　學齋佔嗶眞宗偶問丁謂唐時酒價謂對

以每升三十上問何據乃引杜詩速來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上頗喜其對然李太白又有金樽美酒斗十千之句李杜同時何所言酒價逈異客有善謔者曰太白自謂美酒恐老杜不擇飲而醉村店壓茅柴耳此雖戲言卻亦近理

當壚　史記司馬相如與卓文君臨邛賣酒文君當壚相如滌器　北軒主人題文君當壚賣酒圖歸鳳求凰絕響話來賣酒如新不羨當壚豔質偏憐滌器才人

酒稅　清雪居士曰熙甯酒課載杭設十務稅三十萬貫以上蘇州七務稅二十萬貫以上獨於秀州有十七務稅十萬貫以上課少而務多總天下而計之其榷稅有百萬貫餘是豈爲盛時美政也裕國之道要不在此　張蠙詩甘貧只擬長監酒忍病猶期强采花

分杯飲　左慈與曹操事

噀酒滅火　雞肋後漢欒巴噀酒救成都火郭憲噀酒救齊國火晉佛圖澄噀酒救幽州火

壽星臨帝座　緯史宋仁宗時有道士遊於市形狀大異飲酒不醉好事者圖其形達於帝所帝召見賜酒一石飲盡次日司天臺奏云壽星臨帝座忽失道人所在

虹吸酒　祥驗集韋皋鎭蜀有虹垂首於筵吸酒旬日拜中書

君山美酒　湘州志酒香山在君山上有美酒數斗飲之者不死漢武求得之爲東方朔竊飲帝欲殺之朔曰酒若驗卽殺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驗乃得免

華山酒嫗　列仙傳呼子先者漢中卜師也壽百餘歲臨去呼酒家嫗曰急裝與汝俱去夜有仙人持二茅狗來子先持一與嫗乃龍也騎之上華陰山後嘗於山上大呼言子先酒母在此

斗星化人飲酒　國史異纂唐太宗時李淳風奏北斗七星當化爲人明日至西京市飲酒帝使人候之有胡僧七人入自金光門至西京酒肆飲酒使者宣敕七人笑曰此必淳風小兒言也忽不見

太白酒星　唐逸史成都酒家每有紗帽藜杖四人來

飲飲輒數斗其言愛說孫思邈明皇召思邈問之曰此太白酒星仙品絕高每遊人間飲酒處處皆至尤樂蜀都

成德器　紀異錄有人自稱成德器從人求酒擊之乃一酒瓮

酒魔　蔣氏日錄元載不飲酒鼻聞氣卽醉有人以針挑其鼻出一小蟲曰此酒魔也是日飲一斗

鬼醉　玄言漢建武年東萊人姓乜家嘗作酒一日見三奇客共持麴飯至索酒飲飲竟而去頃有人來云

見三鬼酣醉於林中

薄荷爲酒　淸異錄貓以薄荷爲酒雞以蜈蚣爲酒鳩以桑椹爲酒虎以狗爲酒蛇以茱萸爲酒皆謂食之則醉又蜜蜂以蕎麥花爲酒

勝飲編卷十六　　譚瑩玉生覆校

勝飲編卷十七

廣寧　郎廷極　北軒　輯

正喻

凡物有比擬而益見其佳者於是愛酒之人正言之不足復罕譬言之次正喻第十七

顧建康　南史齊顧憲之爲建康令號神明都下飲醇酒號顧建康言其淸且美也

如淮如澠　左傳晉侯與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

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又魏都賦淸酤如濟濁醪如河

如泉如川　杜詩不有小舟能蕩槳百壺那送酒如泉歐陽文忠詩況有玉鍾應不負夜槽春酒響如泉北軒主人詩花鈿人似月翠瓮酒如川

碧如江　楊誠齋詩南溪新酒碧如江北地鵞梨白似霜

綠如苔　韋莊詩榴花新釀綠如苔對雨閒傾竹葉杯

如霞　歐陽文忠詩誰能慰寂寞惟有酒如霞

如乳如餳　岑參詩絲繩玉缸酒如乳樂天詩甌泛茶
如乳臺粘酒似餳又酒味濃于餳
似蜜甜　杜詩不放香醪似蜜甜
滑如油濃似粥　東坡詩白酒無聲滑瀉油又社酒粥
面濃放翁詩街頭買酒滑如油又高樓臨路酒如油
又酒似粥濃知社到餅如盤大喜秋成
肥于羜膩如織　皮日休詩糟牀帶松節酒膩肥于羜
元微之詩綺縠輕似絲香醅膩如織
鵞黃鴨綠　東坡詩應傾半熟鵞黃酒照見新晴水碧

天放翁詩新酒黃如脫殼鵞誠齋詩坐上豬紅間熊
白瓮頭鴨綠變鵞黃　北軒主人詩浮醅眞鴨綠染
紙是鵞黃又把杯宮泛鵞黃乳
色如鵞酕　放翁詩晨起常教置一壺色如鵞酕潤如
酥
鵞兒鵞雛　范浚詩玉椀鵞兒酒花瓶虎子鹽放翁詩
釀成西蜀鵞雛酒煑就東坡肉糝羹
虀湯蜜汁　東坡詩酸酒如虀湯甜酒如蜜汁三年黃
州城飲酒但飲溼

金屑醅玉色醪　樂天詩金屑醅濃吳米釀銀泥衫穩
越娃裁東坡詩不如飲我玉色醪
白玉泉　東坡詩聞道清香閣新篘白玉泉
沙糖味　古聖郎曲酒無沙糖味爲他通顏色
油衣　元微之詩酒愛油衣淺
珠顆　少遊詩香槽旋滴珠千顆歌扇驚圍玉一叢
一瓮雲千鍾乳　東坡詩自撥牀頭一瓮雲幽人先已
醉濃芬清雪居士詩聖酒千鍾乳神丹一粒砂
秋江寒月・山谷清醇酒頌清如秋江寒月風吹波靜

而無雲醇如春江永日落花游絲之困人
養生主齊物論　三餘雜記唐子西在惠州名酒之和
者曰養生主勁者曰齊物論
酒蟻酒蛆　北軒筆記周禮酒有泛齊謂浮蟻在上洗
洗然也蛆義同如春蟻臘蟻玉蟻絲蟻縹蟻白蟻素
蟻玉蛆浮蛆之屬詩家多用之　樂天詩香醪淺酌
浮如蟻雪鬢新梳薄似蟬
酒母酒子　方秋崖詩春莫茶僧老秋泓酒母淳放翁
詩鄰翁分酒子羽客借桐孫

酒嫩酒肥　陸龜蒙詩凍醪初漉嫩如春輕蟻漂漂雜
蘂塵　皮日休詩茗脃不禁炙酒肥或難傾
頭酒尾酒　正字通俗呼醑爲頭酒醨爲尾酒
捉酒虎　酒史諺謂海錯之鹽者爲捉酒虎
酒波　倪璞詩酒波湯漾天河傾放翁詩夜煖酒波搖
燭焰舞回妝粉鑠花光
酒花　李羣玉詩酒花蕩漾金樽裏棹影飄搖玉浪中
孔平仲詩酒花隨煖聚酥蘂帶寒開
酒鄉　朱林景熙詩乾坤浩蕩酒鄉寄山水蒼寒琴意

參　北軒主人曰酒鄉醉鄉之屬不過寓言耳然浙
之嘉興稱醉里相傳吳王曾醉西施於此因名蘇州
越來溪西南有酒城志亦言吳王所築以釀酒則實
有其地也
酒膽　陸龜蒙詩酒膽大如斗
糟邱糟垤糟隄　李白詩壘麯便築糟邱臺山谷詩崑
崙觀糟垤既化不自知淸雪居士詩堪笑世人耽麯
蘖糟隄一築如沙隄
酒中住　東坡詩甚欲隨陶公移家酒中住又醉處即
爲家阮宣語也
酒爲年　杜詩應須朞度日且用酒爲年林景熙詩風
月未容詩人務乾坤應用酒爲年
三昧酒　柳宗元詩楓樹夕陽亭共傾三昧酒
聲聞酒　樂天詩何年飲著聲聞酒
軟飽　東坡詩三杯軟飽後一枕黑甜餘
醉侯　皮日休詩他年謁帝言何事請贈劉伶作醉侯
放翁詩未恨名風漢惟求拜醉侯
醉頭醉腮　陳師道詩醉頭強爲好峰擡蘇子美詩爽

籟颯颯吹醉腮
醉帆　陸龜蒙詩醉帆張數幅惟待鯉魚風
醉袖　放翁梨花詩嘗思南鄭淸明路醉袖吟風雪一
枝
醉如泥　瑣錄舊有醉如泥之喻按南海有無骨蟲名
曰泥在水中則活失水則醉如堆泥取義本此　杜
詩飯糲添香味朋來有醉泥
蜂識酒香　陳師道詩谷鳥驚棋響山蜂識酒香
蝶酣鶯醉　北軒詩話曾見酒店字聯飛鳥聞香應化

鳳遊魚得氣亦成龍幾爲絶倒皮襲美酒樓詩亦有舞蝶傍應酣啼鶯聞亦醉之句雖覺稍雅然如此比擬李杜諸家決不入詩也

酒不及風　唐詩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

如雨滴　山谷詩醉頭夜雨排檐滴

杯似海寬　放翁詩但遣銀杯似海寬　北軒主人詩花欄一似霞文麗酒盌眞如海樣寬

畏酒如畏虎　放翁詩少年見酒喜欲舞老大畏酒如畏虎

酒猶兵也　北軒詩說陳暄引江諮議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備酒可千日不飲不可一飲不醉余有詩云知心止許琴爲友伐性須防酒是兵同以兵爲喩意卻相反

勝飲編卷十七

譚瑩玉生覆校

勝飲編卷十八

廣寧　郎廷極　北軒　輯

借喩

破悶追歡莫不歸功於酒委而去之未免枯寂乃有與酒爲類者氣香如在亦足以塞流涎之口次借喩第十八

若作酒醴　書若作酒醴爾惟麴蘖殷高宗命傅說之辭

味言若酒　北史魏太宗與崔浩論事語至中夜大悅

賜浩縹碧酒十觚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

如飲醇醪　江表傳程普數侮周瑜瑜不較普敬服曰與周公瑾交如飲醇醪不覺自醉

醴泉　符瑞錄王者政平則醴泉涌出又王者宴不及私則銀瓮呈祥

喜氣如春釀　東坡詩一家喜氣如春釀

酒旗星　星經酒醪五齊之屬天文酒旗星主之　王子深詩挹漿依斗柄酌酒問旗星放翁詩相法無侯

骨生平直酒星

天酒　太平廣記甘露一名天酒　北軒主人詩土鍘

仍示儉天酒每徵祥

沉釀川　古今注漢魏宏爲閼鄉嗇夫夜宿一津逢故

人四顧荒野無酒可酤因以錢投水中挹水酌之盡

夕酣暢後人遂名其地曰沉釀川

楊茂化于醇醲　費禕傳

味勝清醐　周必大詩篇篇有味勝清醐

濃比酒　程俱詩客裏閑愁濃似酒春來歸思亂于雲

東坡詩夜來春睡濃于酒壓褊佳人纏臂金又世事

如今臘酒濃交情自古春雲薄范石湖詩花氣薰人

濃似酒又詩情飲興如雲薄草色花光似酒濃張耒

詩別離滋味濃于酒放翁詩秋晚閒愁抵酒濃崔道

融詩三月寒食時日色濃于酒韓琮詩暖風遲日濃

于酒

天和當飲　薛文清詩道腴可充餐天和足當飲

祭酒　官制考祭酒之官漢武時置時未有國學凡官

名祭酒皆一位之元長古者賓得主人饌則老者一

人舉酒以祭地故以祭酒爲稱

古人糟粕　三餘雜記齊桓公讀書堂上輪扁曰君之

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接如醴　記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

成小人甘以壞

歸思如酒　放翁詩歸思恰如重醞酒

麴塵波麴塵絲　樂天詩晴沙金屑色春水麴塵波劉

中山詩龍池遙望麴塵絲則柳也

柳爛金醅　皮日休詩柳芽初吐爛金醅

黃似酒　杜詩鵝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鵝

似壓酒聲　東坡詩蓬窻高枕雨如繩恰似糟牀壓酒

聲

以水色比酒　北軒詩話太白詩遙看漢水鴨頭綠恰

似葡萄初潑醅王庭珪詩雨溪春水綠如醅放翁詩

山花白似雪江水綠于釀晁冲之詩我家溱洧間春

水色如酒古人以水色比酒定是春水若夏水多潦

秋水多泛冬水多凝皆不類也

如中酒非中酒　唐人下第詩氣味如中酒情懷似別

人倪雲林詩旅思淒淒非中酒人情落落似殘棋

酒暈妝　日札美人妝面既傅粉復以臙脂調勻掌中施之兩頰濃者爲酒暈妝淺者爲桃花妝薄薄施朱以粉罩之爲飛霞妝

斗不挹酒　詩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及時杯　石湖詩新漲忽明多病眼好風如把及時杯

文如瓊杯玉斝　唐書謂王勃

衢尊　淮南子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註道六通謂之衢尊

古彝斝　陳傅良詩夫子居然古彝斝

如造内法酒手　後山詩話子瞻謂孟浩然詩韻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無材料爾

妝臺前飲　金琖　唐詩話牡丹詩有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之句明皇謂貴妃曰試于妝臺前飲一紫金琖酒則此詩可見矣

情似酒杯深　薛昭蘊詩意滿更同春水滿情深還似酒杯深

傾空罍　東坡詩自笑才盡傾空罍

書名玉杯　庾信集琴號珠柱書名玉杯玉杯董仲舒所著書名

水平如杯　孔平仲詩綠楡覆水平如杯

挈壺　欽天監官名

提壺盧　鳥名歐陽永叔詩獨有花上提壺盧勸我沽酒花前傾東坡詩花下壺盧鳥勸沽惠洪詩勸沽何處酓知我含笑誰家花隔籬

酒瓮酒甕　禰衡云荀彧可與强言餘皆酒瓮飯囊耳又唐末馬殷竊據湖南亦有酒囊飯袋之稱

旅酬　放翁詩百年子初筵我已迫旅酬自謂年老也

釀雪天　宋人詩山色蒼寒釀雪天

心醉六經　見文中子　北軒主人曰古人用醉字不關酒者甚多如杜詩桃花氣暖眼似醉李咸用牡丹詩蝶迷蜂醉飛無聲劉中山詩花時天似醉孟郊詩醉紅不自力狂豔如索扶謂花也劉長卿木蘭詩香醉往來人楊萬里詩春醉非關酒又月如醉眼生紅暈又杏花詩晴薰雨醉總相宜劉從益詩花醉紅沾袖松吟翠遶身王仲修詩宮鶯嬌醉弄春風凡此醉

字皆勝於飲酒也

竹醉日　歲時廣記五月十三爲竹醉日宜移竹

映檐白醉　唐書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各製一銘其三爲冬日初出銘曰折膠墮指夢想負背金鑼騰空映檐白醉

醉忘歸　隋煬帝帳名見南部烟花錄

名利醉人　唐鄭雲叟詩浮名浮利過於酒醉得人心死不醒

春睡酣　東坡詩落日半窗春睡酣

紅酣　曾子固詩荷花落日紅酣酒

勝飲編卷十八　譚瑩玉生覆校

右勝飲編十八卷　國朝郎廷極撰按廷極字紫衡號北軒鑲黃旗漢軍是書題廣寧其祖籍歟官至江西總督彭紹升測海集思賢篇有總督郎廷佐亦鑲黃旗漢軍資治新書亦作廣寧人殆廷極兄弟行歟廷佐亦曾巡撫江西且崇祀名宦兄弟同開府於其地亦盛事云是書據查楊兩序則撰於官山左時廷極復著有文廟從祀先賢先儒考與是書均著錄　四庫提要附存目中是書十八卷分列總目而每卷復有目錄頗嫌煩碎是可刪也廷佐爲　國初名臣而茶餘客話稱　御窰

磁器超越前代有曰郎窰者巡撫廷佐所造仿古酷肖今之所謂成宣者皆郎窰也則雞缸之贈當不讓瀏灕卮鸚鵡螺鸕鷀金琖等又顏氏家藏尺牘姓氏考稱杜蒼舒性好客冠蓋輻輳每酒酣耳熱潑墨揮毫嘗客廷極幕府則賓主勸酬定多樂事其自序云引申白之嘉賓嘗爲置醴又云不善飲而愛觀人飲其深得酒中趣者歟藝苑搜奇曾刻是書特重付剞劂以諷世之日坐觥籌獄者咸豐癸丑花朝令節南海伍崇曜謹跋

勝飲編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國朝鄭廷極撰廷極有文廟從祀先賢先儒考已著錄是書雜採經史中以酒爲喻之語彙輯成編自序謂不飲而勝於飲故名之曰勝飲然所錄僅數十條簡畧太甚如引祭酒挈壺氏之類亦多牽率

經世名言十二卷

〔清〕蘇弘祖輯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順治十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經世名言十二卷》提要

經世名言序

書闕之後但有可知無可作孔子立教本乎六經刪詩定書亦因其時而調停之誠救世也然亦未有作也後之

之者皆古昔聖賢所一一已之者也若孔子以聖羣弟子嘗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惟顏曾獨得其宗漢以後諸儒繁星燦列代不乏人要以立乎其大俾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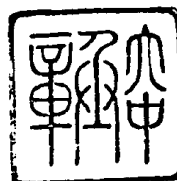
間聰明才智之士不至厭布帛菽粟爰無奇而流於玄虛寂滅之弊盖有實理然後有實學有實學然後有實用文章必垂不朽政事必有可觀不過此日用

常行之事檢點身心而已今世學之不明也士有利欲之溺有聞見辭章之溺有意見之溺有異學之溺溺已因以溺人故溺於利欲者忘身溺於聞見辭章

者喪志溺於意見異學者亂天下每見士大夫里居其號爰贊者率以矜廉隅砥名節爲高而斤斤自完功不及物進之則謂學明理師世覺人豈不有功名

教然不免責人意多責已意少余思此身在儀象五行中俱如兩人對弈家數着着要是着着要用心喫不得一着錯至於用世必其冰心石骨冷然自好留

一段椎樸本意而後當日月之
際於芒璀燦炁天下文明當風
波之會峭立挺持為中流砥柱
余於是因取古今之言關乎身
心之學所謂名言錄乎出處之

微所謂經世輯為十二篇其間
譚理譚學事親事君待人接物
處家貽後以至用世而止盡掃
近習支離而一歸於平準於實
而已矣然不盡謂三才之蘊五
行之秘四時八物之情狀具載
其中第論事明悉析理精微無
非三代以上盡人而合天同流
而贊化或以追唐虞之盛亦庶
幾矣若云子輿氏七篇功不在

禹下錄闢楊墨而正仁義也則
未之或敢耳　時
順治己亥孟冬襄平蘇弘祖於
啓氏題

經世名言目錄

經世名言目錄終

經世名言卷一

襄平耀我蘇弘祖輯

志學篇

晦菴先生曰。孔子只十五歲時。便斷然以聖人爲志矣。志字最有力。要如饑渴之於飲食。纔悠悠。便是志不立。孟子曰。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修身見於世。古之聖賢人。已乘成出處一致。則知君子之學。無時無事。而不以立志爲事。精神心思。凝聚融結。無遠不達。窮山極海。不能限也。奈世之學者。習於記誦詞章

之末。不能反求於身心性命之中。生平不能知所學爲何事。又何取於學哉。故以志學爲第一。

晦菴先生曰。爲學大端。在於求復性命之本。然求造聖賢之極致。須是立志。若不立志。終不得力。因舉程子云。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又舉云。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此是五峯議論好處。

陽明先生曰。夫久溺於流俗。而驟語以求聖人之事。其始也。必將有自餒而不敢當。已而舊習牽焉。又必有自眩而不能決。已而外議奪焉。又必有自沮而或以懈。夫餒而求有以勝之。眩而求有以信之。沮而求有以進之。吾見立志之難能也。志立而學半矣

魯齋先生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出則有爲。處則有守。丈夫當如此。出無所爲。處無所守。所志所學將何爲。

伊川先生曰。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爲必可信。先王之治爲必可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

橫渠先生曰。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

象山先生曰。要當軒昂奮發。莫恁地沉埋在卑陋凡下處。

涇陽先生曰。學者第一要憤語曰發憤忘食。須知只這憤字。便做成孔子。

薛文清公曰。挺持剛介之志常存。則有以起懈惰而勝人欲。一有頽靡不立之志。則甘爲小人。流於卑污之中。而不能振拔矣。

晦菴先生曰。聖賢千言萬語。無非只說此事。須是策勵此心。勇猛奮發。拔出心肝與他做去。如兩邊擂起戰鼓。莫問前頭如何。只認捲將去。如此方做得工夫。

若半上半落。半沉半浮。濟得甚事。

或問張子韶先生。幼年處學舍。正當苦寒。衣衾不備。終夜看書不已。每至達旦。鄉里富人。或以衣物見惠。力辭不受。或不得已受之。乃以與同舍之貧者。此豈無情耶。先生曰。士處貧困。正是用工夫時節。若不痛自節抑。則貪欲必生。廉恥盡喪。工夫安在。孟子曰。士尚志。志之所在。豈可爲貧困奪了。於此時下得工夫。則器局漸漸涵養寬大。死生禍福窮達得喪。便可無間斷。我豈矯情者耶。此士所合爲者。

象山先生曰。人要有大志。常人汩沒於聲色富貴間。

良心善性。都蒙蔽了。今人如何便解有志。須先有智識始得。

晦菴先生曰。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大厲名節。振作士氣。故振作士大夫之功爲多。

陽明先生曰。善念存時。卽是天理。立志者。長立此善念而已。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志到熟處。

陽明先生曰。德有本而學有要。不於其本。而泛然以從事。高之而虛無。卑之而支離。終亦流蕩失宗。勞而無得矣。是故君子之學。惟求得其心。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未有出於吾心之外者也。孟氏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一言以蔽之。故博學者學此者也。審問者問此者也。愼思者思此者也。明辨者辨此者也。篤行者行此者也。心外無事。心外無理。故心外無學。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學也者。其培壅之者也。灌漑之者也。扶植而芟鋤之者也。無非有事於根焉耳矣。

又曰。前言往行。所當博識。古今興亡治亂。是非得失。亦當廣覽而詳究之。顧其心苟病。則於此等事業。奚啻聾者之想鐘鼓。盲者之測日月。耗氣勞神。喪其本

心。非徒無益。所損實多。

陽明先生曰。爲學須得箇頭腦工夫。方有著落。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雖從事於學。只做箇義襲而取。只是行不著。習不察。非大本達道也。

一峰先生曰。習俗之溺人。如醉者之酣於酒。寐者之酣於夢也。所貴乎君子者。醉而能醒。寐而能覺也。習俗之醉夢人。非獨一樣富貴也。凡詩文之必於工。科名之必於得。皆是也。然學詩文而至。不過爲詩人文人而已。學科舉而至。不過爲官人而已。學吾道而至。則可以爲聖人。可以爲賢人。詩文科舉之學。固有工

之而不至求之而不得者。若夫道在吾身。豈有求之而不得哉。而世未有工而求之者。醉夢於彼而不覺悟乎此也

又曰。收斂停蓄。深造默成。方是天機之學。其機只在此心操存舍亡。所以君子貴戒愼恐懼也

陽明先生曰。後世人心陷溺。禍亂相尋。皆由此學不明之故。只將此學字。頭腦處指撥得透徹。使人洞然知得是自己生身立命之原。不假外求。如木之有根。暢茂條達。自有所不容已。

龍谿先生曰。千古聖學。只從一念靈明識取。只此便

是入聖眞脈路。當下保此一念靈明。便是學。以此觸發感通。便是教。隨事不昧此一念靈明。謂之格物。不欺此一念靈明。謂之誠意。一念廓然無有一毫固必之私。謂之正心。直造先天羲皇。更無別路。此是易簡直截根源。知此謂之知道。見此謂之見易。千聖之秘藏也。

晦菴先生曰。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

晦菴先生曰。爲學須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約。中間一節甚廣大。到後稍又約。故必先覽論孟大學中庸。以考聖賢之意。讀史以考治亂存亡之迹。讀諸子百家以見其駁雜之病。其節目自有次序。不可踰越

晦菴先生曰。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爲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入市。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其取以示學者曰。讀書要當如是。

又曰。山谷云。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於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其深喜之。以爲有補於學者

又曰。讀書遺忘。此士友之通患。無藥可醫。只有少讀精思。令其意味浹洽。當稍見功耳。

毛介川曰。讀書苟得意忘言。則句句皆爲身心之益若徒滯言詮。如傷食者然。脾氣不能運化。以滋養肌膚。秖足爲腑臟之積病云耳。

薛文清公曰。讀書最益人神智。亦最易亂人心術。讀五經諸儒之書。便思濟世。讀老莊佛氏之書。便思忘世。此處最要覺得古人所謂讀我的書。不讀書的書有這意方好。

薛文清公曰。讀書記得一句。便尋一句之理。務要記

得下落方有益。先儒謂讀書只怕尋思。近看得尋思二字最好。如聖賢一句言語。便反覆尋思。在吾身心上何者爲是在萬物上。何者爲是。使聖賢言語。皆有著落。則知一言一語。皆是實理。而非空言矣。

周不爲功。孔不爲名。在世言世。庶不虛生。

千駟餓夫。懸若天淵。並舉相較。貴不敵賢

士大夫胸臆。不時時以古今澆之。將俗塵生於其中。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則語言無味。

聖人之道約。求天下萬物於一身。求一身於一心。求一心於一念。一念正。而天下萬物皆得其理。賢者之

道廣。先由象以識心。後得心而忘象。先以言而明意。後得意而忘言。

所貴乎剛者。貴其能勝已也。非以其能勝人也。子路不勝其好勇之氣。是爲勇字所降伏。終不成個剛者。聖門稱剛者誰。吾以爲恂恂之顏子。其次魯鈍之曾子而已。

聖人之於萬事也。以無定體爲定體。以無定用爲定用。以無定見爲定見。以無定守爲定守。以無定力爲定力。賢人有定體。有定用。有定見。有定守。有定力。故聖人爲從心所欲。賢人立身行已。自有法度。

無過之外。更無聖人。無病之外。更無好人。賢智者於無過之外求奇。此道之賊也。

以聖賢之道教人易。以聖賢之道治身難。以聖賢之道出口易。以聖賢之道躬行難。以聖賢之道奮始易。以聖賢之道克終難。以聖賢之道當人易。以聖賢之道愼獨難。以聖賢之道口耳易。以聖賢之道心得難。以聖賢之道處常易。以聖賢之道處變難。過此六難。眞到聖賢地步。區區六易。豈不君子路上人。終不得謂篤實之士也。

堯舜禹湯文武。全從不自滿假四字做出。至於孔子

平生謙退沖虛。引過自責。只看著世間有無窮之道理。自家有未盡之分量。聖人之心。蓋如此。孟子則不然。自任太勇。自視太高。而欿欿自歉之意。似不如聖人。宋儒口中談論。都是道理。身所持循。亦不著世俗。豈不聖賢路上人哉。但人非堯舜。誰無氣質稍偏。造詣未至。識見未融。體驗未到。物欲未忘。底過失。只是自家平生之所不足者。再不肯口中說出。以自勉自責。亦不肯向別人招認。以求相勸相規。所以自孟子以來。學問都似登壇說法。直下承當。終日說短道長。談天論性。看著自家便是聖人。更無分毫可增益處

只這見識。便與聖人作用。已自不同。如何到得聖賢地位。

古今載籍。莫濫於今日。括之有十種。有全書。有要書。有經世之書。有益人之書。有贅書。有不用之書。有病道之書。有晦道之書。有雜道之書。有敗俗之書。十三經註疏。二十一史之類。此謂全書。或撮其要領。或類其雋腴。不必盡讀。四書六經。通鑑之類。此謂要書。常目在之。生死與俱。治安考據。經濟名言。大學衍義。文獻通考之類。此謂經世之書。不可不讀。醫技農卜。養生防患。勸善懲惡。是謂益人之書。常目在之。言雖近理。而掇拾剽竊。不足以翼經史。而多人眼。是謂贅書。無關於天下國家。無益於身心性命。若竭心思。有妨本業。如詩賦之類。是謂不用之書。此皆無益。佛老莊列。是謂病道之書。高說性天。玄談理氣。言夫子之不言。道古今之難道。淵裏探淵。夢中說夢。是謂晦道之書。繁言曲說。小見一窺。是謂雜道之書。淫邪幻誕機械縱恣。是謂敗俗之書。此皆有害。有世道之責者。不毅然沙汰而芟鋤之。其爲世教人心之害也不少。

六經言道而不辨。辨自孟子始。漢儒解經而不論。論自宋儒始。宋儒尊理而不僭。僭自世儒始。

正大光明。透徹簡易。如天地之爲形。如日月之垂象。足以開物成務。足以濟世安民。達之天下萬世而無弊。此謂天言。平易明白。切近情實。出於吾而當於天之心。載之典籍。而裨於古人之道。是謂人言。艱深幽僻。弔詭探奇。不自句讀。不能通其文。通則無分毫會心之理趣。不考音韻。不能識其字。識則皆常行日用之形聲。是謂鬼言。鬼言者道之賊也。木之孽也。經生學士之殃也。然而世人崇尚之者何。逃之怪異者。足以文凡陋之筆。見其怪異者。易以駭膚淺之目。此光明平易。大雅君子。爲之汗顏泚顙。而彼方以爲得意者也。哀哉。

聖人不作無用文章。其論道則爲有德之言。其論事則爲有見之言。其敘述歌咏。則爲有益世教之言。言語者。聖人之糟粕也。聖人不可言之妙。非言語所能形容。解經諸儒。泥文拘字。破碎牽合。失聖人天然自得之趣。晦天下本然自在之道。不近人情。不合物理。使後世學者。無所適從。且其負一世之高明。係千古之重望。後世學者。豈無千慮一得。發前聖之心傳。而救先儒之小失。然一下筆開喙。腐儒俗士。不辨是非。噬指而驚。掩口而笑。且曰茲先哲之明訓也。安得妄

議噫此誠信而好古之議也泥傳離經勉強從信是先儒阿意曲從之子也昔朱子將終尚改誠意註設使朱子先一年而卒則誠意章必非精到之語使天假朱子數年所改寧止誠意章哉

道者天下古今公共之理人人都有分底道不自私聖人不私道而儒者每私之曰聖人之道言必循經事必稽古曰衛道嗟夫此千古之大防也誰敢決之然道無津涯非聖人之言所能限事有時勢非聖人之制所能盡後世苟有明者出發聖人所未發而默契聖人欲言之心爲聖人所未爲而脗合聖人必爲

之事此固聖人之深幸而拘儒之所大駭也嗚呼此可與通者道漢唐以來鮮若人矣

易道渾身都是滿眼都是盈六合都是三百八十四爻聖人特拈起三百八十四事來做題目使千聖作易人人另有三百八十四說都外不了那陰陽道理後之學者求易於易穿鑿附會以求通不知易是個活底學者看做死底易是個無方體底學者看做有定象底故論簡要乾坤二卦已多了論窮盡雖萬卷書說不盡易底道理何止三百八十四爻

或問中之道堯舜傳心必有至玄至妙之理余歎曰只就我兩人眼前說這飲酒不爲限量不至過醉這就是飲食之中這說話不緘默不狂誕這就是說話之中這作揖跪拜不煩不疏不疾不徐這就是作揖跪拜之中就是一事底堯舜推之萬事皆然又到那安行處便是十全底堯舜

人皆知異端之害道而不知儒者之言亦害道也見理不明似是而非或騁浮詞以亂眞或執偏見以奪正或狃目前而昧萬世之常經或循小道而潰天下之大防而其聞望又足以行其學術爲天下後世人心害良亦不細是故有異端之異端有吾儒之異端

異端之異端眞非也其害小吾儒之異端似是也其害大有衛道之心者如之何而不辨哉

學必相講而後明講必相直而後盡孔門師友不厭窮問極言不相然諾承順所謂審問明辨也故當其時道學大明如撥雲披霧白日青天無纖毫障蔽

能辨眞假是一種大學問世之所底死奔走者皆假也萬古惟有眞之一字磨滅不了葢藏不了此鬼神之所把握風雷之所呵護天地無此不能發育聖人無此不能參贊朽腐得此可爲神奇鳥獸得此可爲精怪道也者道此也學也者學此也

我信得過人未必信得我故君子避嫌若正大光明之心如青天白日至誠惻怛之心如火熱水寒何嫌可避故君子第一要體信只信了天下無些子事

無所爲而爲這五字是聖學根源學者入門念頭就要在這上做今人說話第二三句便落在有所爲上來只爲毀譽利害心脫不去開口便是如此

人才不甚相遠只看好學不好學用心不用心耳

事事有實際言言有妙境物物有至理人人有處法所貴乎學者學此而已無地而不學無時而不學無念而不學不會其全不詣其極不止此之謂學者故

自稱曰學生今之學者果如是乎留心於浩瀚博雜之書役志於靡麗刻削之辭耽心於鑿真亂俗之技爭勝於煩勞苛瑣之儀可哀矣而醉夢者又貿貿昏昏若癡若病華衣甘食而一無所用心不尤可哀哉是故學者貴好學尤貴知學

少年只要想我見在幹得甚麼事到頭成個甚麼人這便有多少恨心多少愧汗如何放得自家過

古人也算一個人我輩成底是甚麼若不愧不奮便是無志

初開口便是煞尾語初下手便是盡頭著此人大無含蓄大不濟事學者戒之

只氣盛而色浮便見所得底淺邃養之人安詳沈靜豈無慷慨激切發強剛毅時畢竟不輕恁底

涵養要九分省察只消一分若沒涵養就省察得也沒力量降伏那私欲

達人落葉窮通浮雲生死高士睥睨古今玩弄六合聖人古今一息萬物一身衆人塵棄天真腥集世味

學欲博技欲工難道不是一長總較作人只是彀了便止學如班馬字如鍾王才如曹劉詩如李杜錚錚千古知名只是個小藝習知道君子不貴也所貴在

作人好

聖人所以異於人者非謂其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也謂其不知而能問不能而能學也若恥不知不能而掩護以自欺強辨以求勝欲掠無不知能之名而自棄於不知不能之實豈欲求勝於聖人也與噫聖人不恥不知不能此所以無不知無不能也

胸中有一個見識則不惑於紛雜之說有一段道理則不撓於鄙俗之見詩云匪先民是經匪大猷是程惟邇言是聽惟邇言是爭平生讀聖賢書某事與之合某事與之背即知所適從知所去取否則口詩書

而心衆人也身儒衣冠而行鄙夫矣此士之稂莠也
不能長進只為昏弱兩字所苦昏宜靜以澄神神定
則漸精明弱宜奮以養氣氣壯則漸強健
秀才家要知天地間大道理古今大事情至於猥瑣
玄奇衹供口說雖終身不知無害
羅百家者多浩瀚之詞工一家者有獨詣之語學者
欲以有限之目力而欲竟其津涯以鹵莽之心思而
欲探其蘊奥豈不難哉故學貴有擇
學者只是用心不雜施為有序不怕天涯走不到金
石穿不得雜施而亂及衰歇而急遽白首不成事業

徒貽屬纊長吁此學者通病日日行不怕千萬里常
常做不怕千萬事故君子身無餘忙必有餘閒日見
從容應務無窮
學者讀書當失意時便發奮曰到家却要如何及發
數日或倦怠或應酬則曰且歇下一時明日再做且
却二字循還了一生余言士君子進德修業皆為且
却二字所牽縛白首竟成浩歎果能一旦奮然有為
鼓舞不倦除却進德是斃而後已工夫其餘事業不
過五年七年無不成就之理然而成者千百無一何
也志之不立而為之不勇也故三達德以勇為手足
不著這個字智仁都行不得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自堯舜以至於途之人必有所
以汲汲皇皇者而後其德進其業成故曰雞鳴而起
舜蹠之徒皆有所孳孳也無所用心孔子憂之曰不
有博弈者乎懼無所孳孳者不舜則蹠也今之君子
縱無所用心而不至於為蹠然飽食終日惰慢彌年
既不作山林散客又不問廟堂急務如醉如癡以了
日月易所謂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果是人之謂
乎如是而自附於清品高賢吾不信也孟子論歷代
道統心傳不出憂勤惕厲四字其最親切者曰仰而

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此四語不獨作
相士農工商皆可作座右銘也
今之為舉子文者遇為學題目每以知行作比試思
知個甚麼行個甚麼遇為政題目每以教養作比試
問做官養了那個教了那個若資口舌浮談以自致
其身以要國家寵利此與誆騙何異吾輩宜惕然自
省矣
自道統初開工夫就是兩項曰惟精察之也惟一守
之也千聖相授受惟此一道蓋不精則為孟浪之守
不一則為想像之知曰思曰學曰致知曰力行曰至

明曰至健、曰問察、曰用中。曰擇乎中庸、服膺勿失、曰非知之艱、惟行之艱、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曰知及之、仁守之。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

進德修業在少年。道明德立在中年。義精仁熟在晚年。若五十以前。德性不曾堅定。五十以後。愈懶散。愈昏弱、再休說中興之力矣。

道學不行。只爲自家根脚跕立不住。或倡而不和。則勢孤。或守而衆撓。則志惑。或爲而不成。則氣沮。或奪於風俗。則心雜。欲脫風俗中人最難。譬之衆人胥溺。一人纔岸上來。數人挽其足而陷之。苟非强有力者。欲自振拔難矣。

聖人終日信口開闔。千言萬語。隨事問荅。無一字不可爲訓。賢者深沉而思。稽留而應。平氣而言。易心而語。始免於過。出此二者。而恣口放言。皆喪心任情者也。是以終日言。無一字近道。可歎可歎。

進言有四難。審人。審己。審事。審時。一有未審。事必不濟。

聖賢千言萬語。經史千帙萬卷。都是教人學好。禁人爲非。若以先哲爲依歸。前言爲律令。卽一二語受用不盡。若依舊作世俗人。或更汙下。卽將蒼頡以來書讀盡也。只是個沒學問底人。

講學人不必另尋題目。只將四書六經。發明得聖賢之道。精盡心得。便是眞正學問。

聖賢學問是一套。行王道。必本天德。後世學問是兩截。不修己。只管治人。

天地所以循環無端。積成萬古者。只是四個字。曰無息有漸。聖學亦然。縱使生知之聖。敏則有之矣。離此四字不得。

以麄疎心看古人親切之語。以煩躁心看古人靜深之語。以浮泛心看古人玄細之語。以淺狹心看古人博洽之語。字意未解。句讀未眞。便加品隲。[illegible]人也。

明體全爲適用。明也者明其所適也。不能用。何貴明體。然未有明體而不適用者。樹有根。自然千枝萬葉。水有泉。自然千流萬派。是故日用動靜。是小體用。幼學壯行。是大體用。有種講學人。不能施於有政。始知所明。不是適用之體。

下手處。是自强不息。成就處。是至誠無息。

讀書有二要。要一點靈心。一雙明目。心愼雜欲。則有餘靈。目愼雜觀。則有餘明。

圓融者無詭隨之態精細者無苛察之心方正者無乖拂之失沉默者無陰險之術誠篤者無椎魯之累光明者無淺露之病勁直者無徑情之偏執持者無拘泥之迹敏練者無輕浮之狀此是全才有所長而矯其長之失此是善學

道學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既曰當然之理又曰事物乃知離了事物便非道又曰日用乃知不可日用便非道故學者學此日用事物當然之理講者講此日用事物當然之理乃窮高極遠者與孔孟作對頭探賾索隱者與宋儒添註脚在朝不言朝從政不議

政他日投大遺艱索平日所講者而用之未必得濟只是日用二字不曾理會耳

智者不與命鬭不與法鬭不與理鬭不與勢鬭

或問聖人有可克之己否曰惟堯舜文王周孔無己可克其餘聖人都有己任是伊尹底己和是柳下惠底己清是伯夷底己志向偏於那一邊便是己己者我也不能忘我而任意見也狃於氣質之偏而離中也這己便是人欲勝不得這己都不成個剛者

理路直截欲路多岐理路光明欲路微暧理路爽暢欲路懊煩理路逸樂欲路憂勞

七情總是個欲只得其正了都是天理五性總是個仁只不仁了都是人欲

積財千萬兩不如薄技隨身技之易習而可貴者莫如讀書世人不問賢愚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而不肯讀書是猶求飽而懶營饌欲煖而惰裁衣也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人深歎善難而惡易也攀躋分寸不得上失勢一落千丈強學者不可不畏朱子云要做好人則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間耳

古人之學只是變化氣質然氣質極難變須是戒慎

恐懼從獨知處默默照察見得平時許多勝心浮氣是己攻人於人倫感應上許多不盡分處默默消化弗令此些子惡根留藏方是

教子讀書先觀其質質若穎敏勿令自棄須博覽經書子史究天理人物之理識彌綸參贊之宜考古今治亂之由求歷代興亡之故不徒記誦之而已然讀書之法在勤與思勤則有日新之功思則上達之妙庶幾其能自得矣又必旁通武經以備不虞蓋就文武全材以爲邦家之用蓋躬歷行陣文士未必皆能而運籌帷幄書生亦有勝算豈可曰軍旅之事而槩

豈不學也哉。其次令讀小學，使知禮節。又其次則力田應役，毋强其進，因其材而篤可耳。

孔孟之訓，昭如日月，凡支離決裂似是而非者，皆異說也。有志於學者，外孔孟之求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於螢爝之微也，不亦謬乎。

余平日之過，多在好名，是以名不成而艱危累及之，何也。識見之不烱也。苟有識見，則班馬文章不如顏子之簞瓢，李杜之才思不如原憲之華竇，東坡言百種巧辨，均是綺語。登斯我哉，登斯我哉。

莊子曰：僨驕而不可係者，其惟人心乎。僨驕亟宗滐

書人心之險。書曰：朽索之馭六馬。以六馬喻人心之險也。然御馬在乎羈靮，御心在乎持敬，敬者聖學所以成始成終者也。

呂希哲退居宿州眞楊間，靜坐一室，日讀易一爻，家事一切不問。古人用心如此，今人不可及也。夫爻之吉凶進退存亡之理，無所不備，凝神靜慮，端坐玩之，則其樂何如也。

漢唐之人學問不明，功業文章而已。漢獨有仲舒，唐獨有韓子。二子之外，高者不過功業，下者不過文章。至於大宋，聖賢迭出，然後一洗千載之陋，而遠明二代之學。吾徒今日之所以忝名於儒者，賴有其澤也，詎可忘其自耶。

才位時命，自古以來兼得者鮮矣。以聖人論之，伊尹兼得者也，孔子偏得者也。然在此不在彼，達不達不足論也。易曰：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抑非伊尹歟。遯世不見是而無悶，抑非孔子歟。聖人出非爲己，隱非爲人。

或問：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歲餘與叔敖無辨，今人終身學孔顏，何伯不一如。曰：心學消稽易，口耳學聖賢難。

讀孔孟之書而不嗜殺人者，未爲仁人也。讀孫吳之書而不嗜殺人者，仁人也。

晦菴先生曰：孟子言學問之道，惟求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常在腔子裏。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簡冊上去，更不知有己，便是一個無知覺不識痛癢的人。

伊川先生曰：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求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

伊川先生曰：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

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却只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聊菴先生曰：科舉非是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識遠見之士，讀聖賢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

西山先生問傳公景仁以作文之法，傳云：長袖善舞，多財善賈。子歸取古人書熟讀而精味之，則蔚乎其春容，薰乎其蘭馥，有日矣。

陳止齋曰：六經之後有四人焉。摭實而有文采者，左

氏也；馮虛而有理致者，莊子也；屈原變國風雅頌而爲離騷；子長易編年而爲紀傳。皆前未有比，後可以爲法，非豪傑特立之士，其孰能之。

學者讀書只替前人解說，全不向自家身上照一照。譬之小郎替人負貨，努盡筋力，覔得幾文錢，更不知此中是何細軟珍重。

讀書如行路，行得一程，纔是一程。

孤居而願智，不如積學之必達。

學無難易，在人自覺。纔覺退，便是進；纔覺病，便是藥。

聖人之言，須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

六經爲庖廚，百家爲異饌，三墳爲瑚璉，諸子爲鼓吹。自奉得無大奢，請客未必能享。

讀書當玩易以及難，精一以槩萬。讀史當設身以處其事，逐事核其詳。𠫭道理須別具肺腸，閱古今須自開眼目。

讀書要耐訛字，正如登山耐仄路，踏雪耐危橋，閒居耐俗漢，看花耐惡酒，方得也。

人性儇慧，非積學不成。

士人不當以世事分讀書，當以讀書通世事。

萬事俱易滿足，惟讀書終身無盡。人可以不知老一

念加之書。

人生幼小，精神專利；長成已後，思慮散逸。固須早教，勿失機也。

尺牘書疏，千里面目也。

作文無他法，抽筆時舉精神膚髮盡脫之筆端而不自知，則善矣。

山以虛受，水以實流，讀書當作是觀。

蠶之不縲，素絲蠹於筐籠；人之不學，才智腐於心胸。

積牙籤億萬卷，觸手皆新，何異掌書傭子；記錦囊千百首，抽聲是舊，是一褁詩乞兒。

讀未見書如得良友見已讀書如逢故人

經世名言卷一終

經世名言卷二

明倫篇

襄平耀我蘇弘祖輯

今之人涉獵經史。博古通今。遂謂學問在是。而於五倫之道不講。夫學者惟學乎人倫而止。徹明此人倫。則謂之大識見。行此人倫。則謂之大踐履。弘敷此人倫。則謂之大事業。若離人倫而爲言。開口便錯。離人倫而爲行。動脚便差。五倫之外。更有何學問可言耶。郭青螺曰。事父母幾諫。事君諷諫。兄弟和樂。夫婦

好合。父子相隱不責善。朋友忠告。必善道。子弟不中不才。猶曰養。而不棄。乃知古人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只是一團和氣。眞心流貫。絕無嚴毅絕望之意。輯明倫第二。

韓魏公稱司馬溫公大忠大義。充塞天地。橫絕古今。但當與有志之士。同有執鞭之願。嗚呼。丈夫豈不在自立哉。魏公何如人也。其於溫公。又爲前輩。而推重溫公如此。溫公所立何如哉。

只爭定一個是字做。便是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

神而無疑底道理更問甚占卜信甚星命或曰趨吉避凶保身之道若君父在難正臣子死忠死孝之時而趨吉避凶可乎或曰智者明義理識時勢君無乃專明於義理乎曰有可奈何時正須審時因勢時勢亦求之識見中豈於讖緯陰陽家求之耶或曰氣數自然亦强做不成曰君子所安者義命故以氣數從義理不以義理從氣數富貴利達則付之天進退行藏則決之已或曰到無奈何時何如曰道也看道理病在膏肓望之而走扁鵲之道當如是也若屬纊頃刻萬無一生偶得良方猶然忙走灌藥孝子慈孫之

道當如是也

大丈夫看得生死最輕所以不肯死者將以求死所也死得其所則為善用死矣成仁取義死之所也

朝廷之上紀綱定而臣民可守是曰朝常公卿大夫百司庶官各有定法可使持循是曰官常一門之內父子兄弟長幼尊卑各有條理不變不亂是曰家常飲食起居動靜語默擇其中正者守而勿失是曰身常得其常則治失其常則亂未有苟且胡亂而不取敗者也

君子之事君也道則直身而行禮則鞠躬而盡誠則開心而獻禍福榮辱則順命而受

事到無可奈何拚得一死死不可贖其敗事那得言忠

言到無可推諉勉強一擊取自博一名高那得言直

羅豫章曰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

唐相李義甫專橫侍御史王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曰義方為御史視奸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為不孝二者不能自決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忠以事君吾死不憾

也

羅豫章曰士之立朝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怨嗟二者不可偏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汲黯正直所以闢公孫弘之阿諛忠厚所以闢張湯之殘刻武帝享國五十年其臣之賢獨此一人而已

又曰立朝之士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子然三者未嘗不相須也凡人愛君則必愛國愛國則必愛民未有以君為心而不以民為心故范希

文謂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
諒哉。

薛文清曰。韓魏公。范文正公。皆一片忠誠為國之心。故其事業顯著。而名望乎動於天下。後世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擬前賢難矣哉。

又曰。郭子儀竭忠誠以事君。故君心無所疑。以厚德不露圭角處小人。故讒邪不能害。

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問舅犯。對曰。仁義之事。不厭忠信。戰陣之事。不厭詐僞。君其詐之而已矣。問雍季。對曰。焚林而畋。愈多得獸。後必無獸。以詐僞遇人。雖愈利。後必無復。君其正之而已矣。用舅犯之謀。大破之。還歸賞有功者。先雍季。左右曰。城濮之戰。舅犯之謀也。先雍季賞何也。文公曰。舅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吾豈可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哉。

人之愛子。罕有能均。自古及今。此獘多矣。賢俊者自可賞。頑嚚者亦當矜憐。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實所以禍之。共叔之死。母實為之。趙王之戮。父實使之。可為明鑒。

柳開仲塗曰。皇考治家孝且嚴。旦望弟婦等拜堂下畢。即上手低面。聽我皇考訓誡曰。人家兄弟無不義者。盡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漬日深。偏愛私藏。以致背戾。分門割戶。患若賊讐。皆婦人所作。男子剛腸者幾人。能不為婦人言所惑。吾見罕矣。若等寧有是耶。退則惴惴不敢出一語為不孝事。開輩賴此得全其家云。

父母於諸子中有獨貧者。常加矜恤。飲食衣服之類。或有所私厚。而子之富者。或以生怨。殆未之思也。茲乃父母均一之心。若使我貧。父母必移此心於吾矣。

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

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

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

人有不孝於父母。而鍾愛其子者。是其良心猶存。而可以引導者也。

慈父之愛子。非為愛也。不可內解於心。

郊社。報天地生成之大德也。然災沴有禳。順承有所。君為私田則仁。民為公田則忠。不嫌於求福。不嫌於免禍。子孫之祭先祖。以追養繼孝也。曰自我祖父母。

以有此身也曰賴先人之澤以享其餘慶也曰吾朝夕奉養承歡而一旦不復獻杯棬心悲思而無寄故祭薦以伸吾情也曰吾貧賤不足以供菽水今鼎食而親不逮心悲思而莫及故祭薦以志吾悔也豈為其遊魂虛位能福我而求之哉求福已非君子之心而以一飯之設數拜之勤求福於先人仁孝誠敬之心果如是乎不謀利不責報不望其感激雖在他人猶然而況我先人乎詩之祭必言福而楚茨諸詩為尤甚豈可為訓耶吾獨有取於采蘩采蘋二詩盡物盡志以達吾子孫之誠敬而已他不及也明乎此道則天下萬事萬物皆盡我所當為禍福利害皆聽其自至人事修而外慕之心息向道專而作輟之念忘矣何者明於性分而無所與倖也

古人歎未知為人父之道而有子今人未知為人子之道而有子

人子和氣愉色婉容發得深時養得定時任父母冷面寒鐵雷霆震怒也只是這一腔溫意一面春風則自無不回之天自無厭變之天讒譖何由入嫌隙何由作其次莫如敬慎夔夔齋栗敬慎之至也故瞽瞍亦允若溫和示人以可愛消融父母之惡怒敬慎示人以可矜激發父母之悲憐所謂積誠意以感動之者養和致敬之謂也蒸格親之功惟和為妙為深為速為難非至性純孝者不能敬慎猶可勉強耳而今人子以涼薄之色惰慢之身驕蹇之性及犯父母之怒既不肯挽回又倨傲以甚之此其人在孝弟之外固不足論即有平日溫愉之子當父母不悅而亦慍見或生疑而遷怒者或無意遷怒而不避嫌者或不善避嫌愈避而愈冐嫌者積隙成釁遂至不祥豈父母之不慈哉此孤臣孽子之法戒堅志熟仁之妙道也

色若溫煦之春風聲若睍睆之黃鳥笑語雖多不褻於不敬戲謔時露不謂之不莊有歡意則疾趨唯應極其奉承有戚聞則謹戒寄防徐為曲說不可使吾親生冷淡心不可使吾親生煩惱心不可使吾親生驚怖心不可使吾親生悲悶心不可使吾親有難言心不可使吾親有悔恨心不可使吾親有皇愧心不可使吾親有欽少心先意承志不謂阿諛逢迎甘辱服勞不謂卑污苟賤此之謂悅親此之謂色養此之謂順德此之謂樂則生惡可已而不知手舞足蹈余平生多直義少溫和識此意趣抵死不能嗚呼吾親

往矣。何忍教吾子。惟願天下之爲人子者。體此真心嘗此真味。是太和陶鑄吾身。豈惟家庭之間。皆春風化日。而六合觸處皆樂意相關。隨緣自得矣。

孝子之事親也。上焉者先意。其次承志。其次共命。共命則親有未言之志。不得承也。承志則親有未萌之意。不得將也。至於先意而悅親之道至矣。或曰。安得許多心思。能推至此乎。曰事親者。以悅親爲事者也以悅親爲事。則孳孳皇皇。無以尚之者。只是這個念頭。親有多少意志。終日體認不得。

孝子侍親。不可有沉靜態。不可有莊肅態。不可有枯

淡態。不可有豪雄態。不可有勞倦態。不可有病疾態不可有怨怒態。

人子之事親也。事心爲上。事身次之。最下事身而不恤其心。又其下事之以文。而不恤其身。

孝子之事親也。禮卑伏如下僕。情柔婉如小兒進食於親。侑而不勸。進言於親。論而不諫。進侍於親和而以莊。親有疾。憂而不悲。身有疾。形而不聲。侍疾憂而不食。不如徒而强食。使此身不能侍疾。不孝之大者也。居喪羸而廢禮。不如節哀而慎終。使此身不能襄事。不孝之大者也。

善養親者。凶年人相食。而親不知。

人子有四死。親始喪之日。蓋棺之日。遷柩之日。葬之日。是也。

悅其心。安其體。美其衣食。尊其禮。成其德意。孝親之道盡矣。

事親之道雖多端。大本只要個親心自在。故孝子拂親之心。而能使之不怒。强親以難。而能使之悅從。此其委曲寧耐。有未易以言語形容。因事隨機。有未易以一端固執者。噫。虞舜其弗可及也已。

父在居母喪。母在居父喪。以從生者之命爲重。故孝

子不以死者憂生者。不以小節傷大體。不泥經而廢權。不徇名而害實。不全我而缺親。所貴乎孝子者。心親之心而已。

事親之道。經書備載。當講究而力行之。求爲孝子可也。父母年老。事之尤當曲盡其禮。蓋其膽虛。事物易驚。恐其力弱。動必賴扶持。其口淡。食必滋味。其血衰。衣必綿絮。其氣促。令必順從。倘有過差。亦宜和柔以諫。不可直言抵觸。以逆其氣。氣順則安。氣逆則病。氣散則死。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豈有逆之者哉。

司馬温公曰。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於事無大害。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為非。而直行已志。雖所執皆是。猶為不順之子。况未必是乎。

橫渠先生曰。親之故舊。所喜當極招致賓客之奉。當極力營辦。務以悅親為事。不可計家之有無。然又須使之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為之不易。則亦不安矣。

罪已而不非其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諸已者。亂臣賊子之心也。

張文忠公飲量過人。太夫人年高頗憂之。賈存道慮其以酒廢學生疾。示以詩曰。聖君恩寵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文忠自是非對親客不飲。終身不至醉。

送終事宜備。載文公家禮。衣衾棺槨。凡其附於身者。不可不盡其誠。一有所失。後悔莫及。其行禮只以哀為本。禮曰。喪不徑情而直行。徑情直行者。非道也。葬則求水深土厚之處。以安親之體魄。毋信山人惑於求福。祭必隨時備物。則盡追遠之誠。毋事佛老。傷財害義。大抵喪祭稱家有無。不可務為觀美以開欠債之門。朱子曰。貧而厚葬。不循理也。

夫孝在顯親揚名。非止仕進之謂。凡一言一動不敢貽父母以不令之名。或祖功宗德臨文撰述播之千古。不令湮沒無聞。皆所謂顯揚也。

夫古者一日之養。三公不換。惟孝友于是亦為政。朝而視膳。暮而視寢。率以近周家園。遠眺郊野。每遇花繁鳥啼之旦。蓮開水香之夕。則席長筵羅其果。率弟男拜舞稱壽。絲竹駢陳。洗腆用酒。此亦天倫之至樂也。

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蚤。未知為人父母道而有子。是以治化不明。而民多夭。

吉甫賢父也。伯奇孝子也。賢父御孝子。合得終於天性。而後妻間之。伯奇遂放。曾參婦死。謂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奇。王駿喪妻。亦謂人曰。我不及曾參。子不及曾元。並終身不娶。此等足以為誡。

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嘗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

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

秦母柴氏秦閏夫繼室也生一子與前妻一子俱幼閏夫病且死以前妻子囑之柴氏鞠育無二心辛勤紡績遣二子就學至正中有惡少殺福家屬者福訴之於官逮柴氏長子法當誅柴氏引次子詣官泣訴曰殺人者吾次子非長子也次子曰我之罪可加於兄乎鞠之至死不易辭官反疑次子非柴氏所出訊之他囚始得其情官義柴氏之行歎曰妻割愛以從夫言子趨死以從母志此天理人情之至也遂俱二

子俱釋之有司上其事旌其門而復其家

昌化章氏昆弟二人皆未有子其兄先抱育族人一子未幾其妻得子翊其弟言兄既有子盍以所抱與我兄告其妻妻猶在蓐曰不然未有子而抱之甫得子而棄之其謂我何那可保也弟請不已嫂曰不得已寧以我所生與之弟初不敢當嫂卒與之而二子皆成立長曰翊字景韓季曰詡字景虞翊之子燕櫄詡之子鑄鑑皆相繼登第遂為名族孝友睦姻之報如此婦人有識尤可尚也。

閔氏紹興俞新妻也大德四年新歿閔氏年尚少父母慮其不能守欲更嫁之閔氏曰姑老子幼妾去當令誰侍也即斷髮自誓父知其志篤乃不忍強姑久病風目失明閔氏手滌溷穢不怠時漱口上堂舐其目目為復明及姑卒家貧無資傭工與子親負土葬之朝夕悲號聞者惻惻鄉里嘉其孝。

顏氏家訓曰世人有癡人不識仁義不知富貴並由天命為子娶婦恨其生資不足倚作舅姑之尊虵虺其姓毒口加誣不識忌諱罵辱婦之父母却云教以婦道不孝已身不顧他恨但憐已之子女不愛已之兒婦如此之人陰紀其過鬼奪其算宜遠之哉。

眞西山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故父之醮子必曰勉帥以正親之迎女必曰敬之戒之夫婦之道盡於此矣。

梁鴻妻孟光與鴻俱隱北海上每上食與鴻舉案齊眉。

劉廷式既定婚入太學越五年登第及歸則定婚女已雙瞽矣廷式涓日成禮女家辭曰女子已為廢人何可奉箕箒廷式竟娶之生二子相繼登第。

尉遲敬德累官至鄂國公太宗嘗謂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叩頭曰臣妻雖鄙陋相與貧賤臣雖不

學。聞古人富貴不易妻。此非臣所願也。

賈直言坐事貶嶺南。以妻董氏年少。與訣曰。死生不可期。吾死可別嫁。董不荅。引繩束髮。以帛封之。使直言署曰。非君不解。直言貶二十年乃還。署帛宛然。及湯沐。髮墮無餘。

皇甫規喪室家後。更娶之妻。善屬文。能草書。時為規荅書記。衆人怪其工。及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董卓為相國。聘以輧輜馬匹。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情。詞甚酸愴。卓使傳奴侍者。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風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於

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皇甫氏文武上才。為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耶。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軛。鞭樸交下。妻謂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為惠。遂死車下。

鄭光以僕射鎮河中。唐宣宗舅也。封其妾為夫人。不受表曰。白屋同愁。已失鳳鳴之侶。朱甍自樂。難容烏合之人。宣宗喜謂左右曰。誰教阿舅作此好事。

長者有議論。唯唯而聽。無相直也。有諮詢。謇謇而對。無遽盡也。此卑幼之道也。

孝肥禮瘦。捨身救弟。凡民不知。自傷同體。伯道無嗣。棄子存姪。凡民不知。視如異室。

楊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椿津恭謙。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為寢室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假寢閤前。承候安否。椿津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嘗旦暮參問。子孫羅列堦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為泗州。椿

在京兆。每有四時佳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緦服同爨。庭無間言。

司馬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崔孝芬兄弟孝義慈厚。弟孝暐等奉孝芬盡恭敬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雞鳴而起。且溫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需。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孝芬叔振。既亾後。孝芬等承奉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溫凊。出入啟覲。家事巨細。一

以敘決毋兄弟出行有獲則尺寸以上皆入李之庫四時分賚李氏自裁之如此二十餘年

今世之為兄弟者各立門戶各私妻子一有牴牾便相嫉妒而不思父母生我兄弟之時如十指之在手不分長短大小痛癢一切於心我兄弟相殘是戕我父母之手傷我父母之心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苟只平生觀理不聽妻子之言不徇細人之謗以舜處象之情如身履其地自可釋然古君子以兄弟為分形連氣之人可謂名言矣

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

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卻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讐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

子孫受長上訶責不論是非但當俯首默受毋得分理

橫渠先生曰詩云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恩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

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則疎薄矣今使疎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唯友悌深至不為傍人之所移者免夫

二親既歿兄弟相顧當如形之與影聲之與響愛先人之遺體惜己身之分氣非兄弟何念哉

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羣從疎薄羣從

疎薄則僮僕為讐敵矣如此則行路皆踖其面而蹈其心誰救之哉

兄弟之際異於他人望深則易怨譬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則無頹毀之慮如鼠雀之不恤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妾之為鼠雀妻子之為風雨甚哉

交天下士皆有欣愛而失敬於兄何其能多不能少也將數萬衆得其死力而失恩於弟何其能疎不能親也

闈金閥玉不幸甚矣而先人手澤亦卷分帙散永為

不全之書。是遭無厭之秦也。哀哉。

范子廬名遷。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錐之地。可餘俸祿。以爲世業。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蓄財求利。何以示後世。如此仁心雅道。求之古人。亦不多見。益斗粟尺布。有嘗之者矣。乃脫然忘己。而厚兄之子。且不惑內人之言。眞聖賢之徒。可則可效者也。

羅景綸曰。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詞意藹然。足以啓人友于之愛。夫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

之日最長。君臣之遇合。朋友之聚會。久速固難必也。父之生子。妻之配夫。其早者皆以二十歲爲率。惟兄弟或一二年。或三四年。相繼而生。自竹馬遊戲。以至鮐背鶴髮。其相與周旋。多者至七八十年之久。若恩意浹洽。猜間不生。其樂豈有涯哉。

溫人趙彥霄。兄弟二人。父母服闋後。同爨十二年。兄彥雲。惟聲色博弈是娛。生業已壞踰半。彥霄諫之不入。遂求析籍。及五年。而兄之生計蕩然矣。公私逋負。尚三十餘緡。彥霄因除夕。致酒邀兄嫂而告之曰。向者初無分爨意。以兄用度不節。恐皆蕩盡。俱有饑寒之憂。今幸一半。亦足以給伏臘。兄自今復歸中堂。以主家務。即取分書付之火。管鑰之屬。悉以付焉。因言所少逋負。已儲錢償之。兄初有慚色。不從。不得已而受之。次年彥霄與長子俱膺鄉薦。一舉登第。鄉人大敬服之。

今人骨肉之好不終。只爲看得爾我二字太分曉。

杜林。字伯山。博洽多聞。時稱通儒。初客河西。拘於隗囂。而不屈節。弟成卒。囂聽其持喪歸。而遣刺客楊賢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自載弟喪。歎曰。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後光武召拜侍御史。

范式。字巨卿。張劭。字元伯。相友善。劭卒。式夢劭[illegible]巨卿。吾以某日死。某時葬。子豈能相及。式馳赴之。未至而喪已發。將至壙。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移時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曰。必巨卿也。式因執紼引柩乃前。夫朋友爲五常之一。其所係非輕也。今之人以其狹小之量。忽乎朋友之道。相忌相軋。擠之死地而不恤。不亦深可悲哉。觀范張之事。誠有關於名教不小。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豈不信乎。

與邪佞人交。如雪入墨池。雖融爲水。其色愈污。與端

方人處如炭入熏爐雖化為灰其香不滅。

嘗觀漢人友道率多規戒語如楊惲既廢家居治產以財自娛其友孫會宗予書戒以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以示自省之意不當治產通賓客欲會宗年老遠為都護其友谷永予書戒以因循舊貫無求奇功司馬遷尊寵任職其故人任安責以古賢人之義衛青既貴而天下士夫無所稱其故吏蘇建責以觀古名將之意漢人於交友故舊動存規戒其不肯阿意順旨以陷於非義此風凜然可喜今世朋友道喪直諒風微方其友人之得志也則獻諂阿附以求薦達失勢則屏跡疏遠淡然少羣若欲以道義規戒者則千百中一二耳挽回頹風是在君子。

喜人附己惡人異己人之情多然王荊公用曾呂之徒以致天下多事正以此耳

李翱與韓退之書曰如兄頗亦好賢必須甚有文詞兼能附己順我之欲則引拔之若或不然則乞丐之不暇安肯為之先後以退之之賢而未免此議信乎交道之難也然非李翱不能進此言非退之不能聞此言古人之相與如此

劉德仁送友下第歸覲詩云君此卜行日高堂應夢歸莫將和氏淚滴著老萊衣此詩深得規戒之意若今人非惜其目前之坎坷則望其目後之榮遇嘐為歸念高堂之養哉。

入廟不期敬而自敬入廟不期肅而自肅是以君子慎所入也見嚴師則收斂見狎友則放恣是以君子慎所接也。

責人要含蓄忌太盡要委婉忌太直要疑似忌太真今子弟受父兄之責尚有所不堪而況他人乎孔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此語不止全交亦可養氣。

有二三道義之友數日別便相思以為世俗之念一別便生親厚之情一別便疏余曰君此語甚有趣向與淫朋狎友滋味迥然不同但真味未深耳孔顏思孟我輩平日何嘗一接只今誦讀體認間如朝夕同堂對語如一家父子相依何者心交神契千載一時萬里一身也久之彼我且無孰離孰合孰親孰疏哉若相與而善念生相違而欲心長即旦暮一生漸得其事。

友道極關係故與君父並列而為五人生德業成就少朋友不得君以法行治我者也父以恩行不責善

者也兄弟怡怡不欲以切偲傷愛婦人主內事不得相追隨規過子雖敢爭終有可避之嫌至於對嚴師則矜持收斂而無過可見在家庭則狎昵親習而正言不入惟夫朋友者朝夕相與既不若師之進見有時情禮無嫌又不若父子兄弟之言語有忌一德虧則友責之一業廢則友責之美則相與奬勸非則相與匡救是朋友者四倫之所賴也嗟夫斯道之下久矣言語嬉媟樽俎媢昵無論事之善惡以順我者爲厚交無論人之姦賢以敬我者爲君子躡足附耳自謂知心拔膝撫肩濫許刎頸大家同陷於小人而不

知可哀也已是故物相反者相成見相左者相益孔子取友曰直諒多聞此三友者皆與我不相附會者也故曰益是故得三友難能爲人三友更難天地間不拘山南海北縉紳艸莽得一好友道同志合亦人生一大快也

長沙有朝士還鄉意氣盈滿賓至則鼓吹喧闐里中執友來謁之朝士曰翁素好誦詩近日誦得何詩執友曰近誦得孫鳳洲贈歐陽圭齋一詩甚有味乃朗然誦之曰圭齋還是舊圭齋不帶些兒官樣回若使他人居二品門前簫鼓鬧如雷朝士聞詩默然明日

賓至門庭寂然此執友可謂能責善此朝士可謂能受善矣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爲相與以無圭角爲相歡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爲主也

先淡後濃先疎後親先遠而後近交朋友之道也世之人喜於目前而不慮於日後一言稍合設犬羊具朋酒出妻子傾肝膽雖絲竹無以踰其和雖金石無以踰其堅惟恐心之不結頸之不刎情之不通也及乎片言不合一利不均一食不至則怒心斯生各相厭斁凡昔日出妻子者造之爲是非之根傾肝膽者

蓄之爲言詰之本其和且堅者變之爲干戈矛盾之相讐矣不亦深可戒哉是故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者不過以義相合耳吁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濃如醴水雖淡久而味長醴雖濃久而怨起吾聞之古人云

察其言觀其色究其心究交之道也聖人云汎愛衆而親仁汎愛衆固美事也然不親仁則流於曠蕩無節而不知所歸矣今有人焉其言甚甘未足信也必也察其色其色甚和未足信也必也究其心心與色同色與言合此必正直忠厚之士也與之交則無悔

其有欲言不言。而藏飛箝之機。欲笑不笑。而含押闔之意。此必奸人也。由是而知其心矣。雖欲我交其可哉。遠之可也。敬之可也。交乎心則不可也。

友人疎狂者足啓禰俗。通達者足破拘攣。博學者足開孤陋。高曠者足振頹墮。鎮靜者足制躁妄。恬淡者足消濃艷。左提右挈。離友一步不得。

友也者。爲貧之財。爲弱之力。爲病之藥焉。

交友之先宜察。交友之後宜信。

君子愼人。所以交已。審已所以交人。富貴無暴集之客。貧賤無棄舊之賓。與其結新知。莫若敦舊好。

友先貧賤而後富貴。我當察其情。恐我欲親而友欲疎也。友先富貴而後貧賤。我當加其敬。恐友防我疎而我遂處於疎也。

多有密友。便無密友也。

一心可以交萬友。二心不可以交一友。

朋友五倫之一。若貧窮時朋友可棄。將貧窮時父母妻子亦可棄耶。

人在少年。神情未定。所與款狎。熏漬淘染。言笑舉動。無心於學。潛移暗化。自然似之。何況操履藝能。較明易習者也。是以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自芳也。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自臭也。墨翟悲於染絲。是之謂矣。君子必愼交遊焉。孔子曰。無友不如已者。顏閔之徒。何可世得。但優於我。便足貴之。

師無往而不在也。鄉國天下古人。師善人也。三人行。則師惡人矣。予師不止此也。鶴之父子。蟻之君臣。鴛鴦之夫婦。果然之朋友。烏之孝。騶虞之仁。雉之耿介。鳲鳩之守拙。則觀禽獸而得吾師矣。不然愧之也。松柏之孤直。蘭芷之淸芬。蘋藻之潔。桐之高秀。蓮之淄泥不染。菊之晩節。梅之貞白。竹之內虛外直。圓通有節。則觀艸木而得吾師矣。不然愧之也。山之鎭重。

川之委曲而直。石之堅貞。淵之涵蓄。土之渾厚。火之光明。金之剛毅。則觀五行而得吾師矣。不然愧之也。鑑之明。衡之直。權之通變。量之有容。繩之平。度之能較短長。筵之卷舒。蓋之張弛。網之綱紀。機之經綸。則觀雜物而得吾師矣。不然愧之也。嗟夫能自得師。則盈天地間皆師也。不然。堯舜自堯舜。朱均自朱均耳。

有問於朱子曰。朋友交後。知其不善。奈何。朱子曰。朋友之不善。情意自是當疎。但疎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絶之。所謂親者毋失其爲親。故者毋失其爲故也。

經世名言卷二明倫篇終

經世名言卷三

襄平耀我蘇弘祖輯

修己篇

孟子曰。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則身者家國天下之本。何可一日不自檢點也。大抵人受形天地。各有定數。治亂窮通。定非人力。惟當守吾之正而已。然而愛身明道。修己俟時。則不可一日忘於心。此又聖賢傳心之要法也。今人不知端本澄源。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放肆自佚。惟責之人。不責之己。悲夫。輯

修己第三。

士君子之立身。若珍尺璧。而不忍以易諸人也。若捧盤水。而恐其覆也。若慈母之護貞女。居必重闈。衣必絓結。而不使行路之情得以入之也。寧固無通。寧拙無巧。寧鈍無躁。寧玉毀毋瓦全。操與冰霜俱凜。志與日月爭光。

蒼蠅附驥。捷則捷矣。難辭處後之羞。蔦蘿依松。高則高矣。未免仰攀之恥。所以君子寧以風霜自挾。毋為魚鳥親人。

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朱文公曰。脫去凡近。以遊高明。勿為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志。勿為終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

呂氏童蒙訓曰。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事。久則自然貫穿。今日行一難事。明日行一難事。久則自然堅固。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久自得之。非偶然也。

胡子曰。儒者移學文藝。干仕進之心。以收其放心。則何古人不可及哉。父兄以文藝令其子弟。朋友以仕進相招。往而不返。心始荒而不治。萬世之成。咸不逮古先矣。

范仲淹在鄧。賈黯以狀元及第歸鄉。謁仲淹。願受教。仲淹曰。惟勿欺二字。可終身行之。黯不忘其言。毎語人曰。吾得范文正一言。平生用之不盡。

湯若士曰。不亂財。手香。不淫色。體香。不誑語。口香。不妄想。心香。常奉四香戒。於世得安樂。

青天白日。以宅心。泰山喬岳。以立身。冰清玉潔。以操行。望之朗如。撼之彪如。即之介如。不可利誘。不可勢劫。不可招而來。不可麾而去。

寧為真士夫。不為假道學。

甘宦若飴。不羞墦間。汚也。突梯滑稽。與世浮沉。靡也。

首鼠兩端，局趣轅下，懦也。巷妻濡需，任呼牛馬，戀也。

閉門塞兌，自同寒蟬，縮也。

罪莫大於好進，禍莫大於多言，痛莫大於不聞過，辱莫大於不知恥。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

身要嚴重，意要閒定，色要溫雅，氣要和平，語要簡徐，心要光明，量要闊大，志要果毅，機要縝密，事要妥當。

高士豈盡無染？蓮為君子，亦自出於淤泥。丈夫但論操持，作正人何妨犯以霜雪。

群居閉口，獨坐防心。

青天白日處節義，自暗室屋漏中培來；旋乾轉坤的經綸，自臨深履薄處得力。

安詳處事第一法，謙退保身第一法，涵容處人第一法，灑脫養心第一法。

人能虛己以遊世，其誰能害之。

簡傲不可謂高，諂諛不可謂謙，刻薄不可謂嚴明，闒茸不可謂寬大。

成名每在困窮，敗事多因得志。

士不能勞苦，不能輕生死，不能活貧窮，曰行義，吾不信也。

德厚者無盈色，德薄者無卑辭，如鐘磬焉，愈厚者聲愈縱，薄者反是。

金以剛折，水以柔全，山以高移，谷以卑安。

淮陰隱勇於跨下，不損其龍躍而虎噬也；應侯韜奇於溺簀，不妨其鸞翔而鳳起也。故一抑一揚，輕鴻所以凌虛；乍屈乍伸，良材所以候時。

英雄尚不肯以一身受天公之顛倒，吾輩奈何以一身受世人之提掇？是堪指髮，未可低眉。

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

霜摧風貶，芝蘭之性終香；日遠天高，葵藿之心未變。

愛近仁，度近智，為己不重，為人不輕，君子也；毀人者，善以為辨，役計懷詐以為智，幸人之有過，恥學而不能，小人也。

德修而不足以動天，思深而不足以結人，皆誠之未至；雖然，有心於動天結人，便是不誠。

中孚妙之至也。格天動物，不在形迹語言事物之末。苟無誠以孚之，諸皆糟粕耳。徒勤無益於義，鳥抱卵曰孚，從爪從子。血氣潛入，而子隨母化，豈在聲色，豈事造作？學者悟此，自不怨天尤人。

定靜安慮得，此五字時時有，事事有，離了此五字，便

是孟浪做。
久視則熟字不識，任視則靜物若動，乃知蓄疑者亂眞知，過思者迷正應。
恒言平穩二字極可玩，盍天下之事，惟平則穩，行險亦有得的，終是不穩，故君子居易。
事到手且莫急，便要緩緩想，想得時切莫緩，便要急急行。
熟思審處，此四字德業之首務；銳意極力，此四字德業之要務；有漸無已，此四字德業之成務；深憂過計，此四字德業之終務。

君子愼求人，講道問德，雖屈己折節，自是好學者事。若富貴利達，向人開口，最傷士氣，寧困頓沒齒可也。
君子畏天不畏人，畏名敎不畏刑罰，畏不義不畏不利，畏徒生不畏害生，執一個敬心幹事，天下事千事千事成，萬事萬事成。
沉默非緘默之謂也，意淵涵而態閒正，此謂眞沉靜。雖終日言語，或千軍萬馬中相攻擊，或稠人廣衆中應繁劇，不害其爲沉靜，神定故也。一有飛揚動擾之意，雖端坐終日，寂無一語，而色貌自浮；或意雖不飛揚動擾，而昏昏欲睡，皆不得謂沉靜。眞沉靜底自是惺惺，包一段全副精神在裏。
喜來時一點檢，怒來時一點檢，怠惰時一點檢，放肆時一點檢，此是省察大條款。人到此多想不起，顧不得，一錯了便悔不及。若養得定了，便發而中節，無用此矣。
仁厚刻薄是修短關，行止語默是禍福關，勤惰儉奢是成敗關，飲食男女是死生關。
平生所爲，使怨我者得以指摘，愛我者不能掩護，亦省身之一大恥也，士君子愼之。故我無過而謗語滔天，不足警也，可談笑而受之；我有過而幸不及聞，當

寢不貼席，食不下咽矣。是以君子貴無惡於志。
舉世都是我心，去了這我心，便是四通八達，六合內無一些界限。要去我心，須要時時省察這念頭是爲天地萬物，是爲我。
觀操守在利害時，觀精力在饑疲時，觀度量在喜怒時，觀存養在紛華時，觀鎭定在震驚時。
某應酬時有一大病痛，每於事前疎忽，事後點檢，點檢後輒悔吝；閒時慵懶，忙時急迫，迫急後輒差錯。或曰：此失先後著耳。肯把點檢心放在事前，省得點檢，又省得悔吝；肯把迫急心放在閒時，省得差訛，又省

得率掛大率學者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心。一謹之不能而謹。無益之謹。一勤之不能而勤。無及之勤。於此心倍苦。而於事反不詳焉。昏儒甚矣。書此以自讓。

求人而欲直其志。豈不難哉。是故君子厲無求之節。所以養志也。

自家好處掩藏幾分。這是涵蓄以養深。別人不好處要掩藏幾分。這是渾厚以養大。

寧耐是思事第一法。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身第一法。涵養是處人第一法。置富貴貧賤死生常變於度外。是養身第一法。

善人無邪夢。夢是心上有底。男不夢生子。女不夢娶妻。念不及也。只到夢境都是道理上做。這便有許大工夫許大造詣。

士君子要養心氣。心氣一衰。天下萬事分毫做不得。冉有只是個心氣不足。

無技癢心是多大涵養。故程子見獵而癢。學者各有所癢。便各就癢處搔之。

天下之物。紆徐柔和者多長。迫切躁急者多短。故烈風驟雨無崇朝之威。暴漲狂瀾無三日之勢。催拍促調非百板之聲。疾策緊銜非千里之轡。人生壽夭禍福。無不皆然。褊急者可以思矣。

人平生做事發言。有一大病痛。只是個盡字。是以無涵蓄不渾厚。為終身之大戒。

凡當事無論是非邪正。都要從容韞藉。若一不當意。便忿恚而決裂之。此人終非遠器。

以激而發者。必以無激而廢。此不自涵養中來。算不得有根本底學者。涵養中人遇當為之事。來得不陡若懶若遲。持得甚堅。不移不歇。若攘臂抵掌而任天下之事。雖說不是意氣。畢竟到盡處不全美。

平居時有心訒言。還容易。何也。有意收斂故耳。只是

當喜怒愛憎時。發當其可。無一厭人語。才見涵養。

人生氣質。都有個好處。都有個不好處。學問之道無他。只是培養那自家好處。救正自家不好處便了。

心要有個著落。不著落到好處。便向不好處。向與友人通宵談。非天德則王道。因相謂曰。即此便是不放心。

心放不放。要在邪正上說。不在出入上說。且如高臥山林。遊心廊廟。身處衰世。夢想唐虞。遊子思親。貞婦懷夫。這個是放心否。若不論邪正。只較出入。却是禪定之學。

口有慣言。身有誤動。皆不存心之故也。故君子未事前定。當事凝一。識所不逮。力所不能。雖過無愧心矣。千日集義。禁不得一刻不慊於心。是以君子瞬存息養。無一刻不在道義上。其防不義也。如千金之子防盜懼餒之故也。

未有甘心快意而不殃身者。惟理義之悅我心。却步步是安樂境。

心一鬆散。萬事不可收拾。心一疎忽。萬事不如耳目。心一執著。萬事不得自然。

一念孳孳。惟善是圖。曰正思。一念孳孳。惟欲是願。曰邪思。非分之福。期望太高。曰越思。先事徘徊。後事懊恨。曰縈思。遊心千里。岐慮百端。曰浮思。事無可疑。當斷不斷。曰惑思。事不涉己。爲他人憂。曰狂思。無可奈何。當罷不罷。曰徒思。日用職業。本分工夫。朝惟暮圖。期無曠廢。曰本思。此九思者。日夜之間。不在此則在彼。善攝心者。其惟本思乎。身有定業。日有定務。暮則省自責之所行。朝則計今日之所事。念茲在茲。不肯一事苟且。不肯一時放過。庶心有著落。不得他適。而德業日有長進矣。

種豆。其苗必豆。種瓜。其苗必瓜。未有所存如是。而所發不如是者。心本人欲。而事欲天理。心本邪曲。而言欲正直。其將能乎。是以君子慎其所存。所存是。種種皆是。所存非。種種皆非。未有分毫爽者。

暮夜無知。此四字。百惡之總根也。人之罪莫大於欺。欺者利其無知也。大姦大盜。皆自無知之念充之。天下大惡。只有二種。欺無知。不畏有知。欺無知。還是有所忌憚心。此是誠僞關。不畏有知。是個無所忌憚心。此是死生關。猶知有畏。良心尚未死也。

自家身子。原是自家心去害他。取禍招尤。限於危敗。更不干別個事。

欲理會七尺。先理會方寸。欲理會六合。先理會一腔。

率眞者無心過。殊多蹤言輕舉之失。愼密者無口過。不免厚貌深情之累。心事如青天白日。言動如履薄臨深。

六經四書。君子之律令。小人犯法。原不曾讀法律。士君子讀聖賢書。而一一犯之。是又在小人下矣。

心要常操。身要常勞。心愈操愈精明。身愈勞愈強健。但有不可過耳。

士君子之偶聚也。不言身心性命。則言天下國家。不言物理人情。則言風俗世道。不規目前過失。則問平

生德業傍花隨柳之間吟風弄月之際都無鄙俗媟嫚之談謂此心不可一時流於邪僻此身不可一日令之偷惰也若是一相逢不是褻狎便是亂講此與僕隸下人何異只多了這衣冠耳

屋漏之地可服鬼神室家之中不厭妻子然後謂之真學真養勉強於大庭廣衆之中幸一時一事不露本相遂稱之曰賢人君子恐未必然

平生作事不到人口吻中極是妙境易稱无咎无譽苟无咎矣何譽之求或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又欲丞有譽于天下何嘗避名曰无咎无譽便是名雖

非聖人中正之道未嘗不是一種人品

士君子只求四真真心真口真耳真眼真心無妄念真口無雜語真耳無邪聞真眼無錯識

名心盛者必作僞

盗只是欺人此心有一毫欺人一事欺人一語欺人人雖不知即未發覺之盜也言如是而行欺之是行者言之盗也心如是而口欺之是口者心之盗也纔發一個真實心驟發一個僞妄心是心者心之盗也諺云瞞心昧己有味哉其言之矣欺世盗名其過大瞞心昧己其過深

目中有花則視萬物皆妄見也耳中有聲則聽萬物皆妄聞也心中有物則處萬物皆妄意也是故此心貴虛

把矜心要去得毫髮都盡只有些須意念之萌面上便帶著聖賢志大心虛只見得事事不如人只見得人人皆可取矜念安從生此念不忘只一念便自足淺中狹量之鄙夫耳

人非賢莫交物非義莫取念非善莫舉事非見莫說

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之道也樂極則悲勢盛則衰人之道也狂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天地尚如此何

况於人乎

學者只看得世上萬事萬物種種是道此心纔覺暢然在舉世塵俗中另識一種意味又不輕與鮮能知味者嘗纔是真趣守此便是至寶

一個俗念頭一雙俗眼目一口俗說話任教聰明才辨可惜錯活一生

一日與友人論修身道理友人曰吾老矣某曰公無自棄平日爲惡即屬纔肯幹一好事不失爲改過之鬼况一息尚存乎

有人於此精密者病其疎靡綺者病其陋繁縟者病

其簡謙恭者病其倨。委曲者病其直。無能可於一世之人奈何。曰一身怎可得一世之人。只自檢點吾身果如所病否。若以一身就衆口。孔子不能。卽能之。成個甚麽人品。故君子以中道爲從違。不以衆言爲憂喜。

人之視小過也。愧怍悔恨。如犯大惡。夫然後能改。無傷二字。修己者之大戒也。

有過是一過。不肯認過又是一過。一認則兩過都無。一不認。則兩過不免。彼强辨以飾非者。果何爲也。

裹面要活潑於規矩之中。無令怠忽。外面要擺脫於

禮法之中。無令矯强。

涵養如培脆萌。省察如搜田蠹。克治如去盤根。涵養如女子坐幽閨。省察如邏卒緝奸細。克治如將軍戰勍敵。涵養用勿忘勿助工夫。省察用無怠無荒工夫克治用是絕是勿工夫。

以吾身無分毫加損者。而忘其身以求之。以吾身斯須不離者。而抵死不思近己。皆惑也。

心術以光明篤實爲第一。容貌以正大老誠爲第一。言語以簡重眞切爲第一。

常帶個有所不知。有所不能底名。常存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底心。此是蓄德之要法。

瓦礫在道。過者皆弗見也。裹之以紙。人必拾之矣。十襲而積之。人必盜之矣。故藏之。人思亡之。掩之。人思檢之。圍之。人思窺之。障之。人思望之。惟光明者不令人疑。故君子置其身於光天化日之下。醜好在我。我無飾也。愛憎在人。我無與也。

士君子作人不長進。只是不用心。不著力。其所以不用心不著力者。只是不媿不奮。能媿能奮。聖人可至。

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固是藏身之恕。有諸己而不求諸人。亦是無言之感。大學爲居

上者言。若是君子守身之常法。則余言亦蓄德之道也。

吉凶禍福。是天張主。毀譽予奪。是人張主。立身行己。是我張主。此三者不相奪也。

人人各有一句終身用之不盡者。但在存心著力耳。或問之。曰只是對癥之藥便是。如子張只消得存誠二字。宰我只消得警惰二字。子路只消得擇善二字。子夏只消得見大二字。

渾身都遮蓋得。惟有面目不可掩。面目者心之證也。卽有厚貌者。卒然難做預備。不覺心中事都發在面

目上故君子無媿心則無作容。中心之達。達以此也。肺肝之視。視以此也。此修己者之所慎也。

慎言動於妻子僕隸之間。檢身心於食息起居之際。這個工夫便密了。

士君子一出口無反悔之言。一動手無更改之事。誠之於思故也。

果是瑚璉。人不忍以盛腐臭。果是荼蓼。人不肯以薦宗祊。履也人不肯以加諸首。冠也人不忍以藉其足。物猶然而況於人乎。榮辱在所自樹。無以致之。何由及之。此修身者所當知也。

立身行己。服人甚難也。要看甚麼人不服。若中道君子不服。當蚤夜省惕。其意見不同。性術各別。志向相反者。只要求我一個是也。不必與他別白理會。

人流品格。以君子小人定之。大率有九等。有君子中君子。才全德備。無往不宜者也。有君子優於德。而短於才者也。有善人恂雅溫樸。僅足自守。識見雖正。而不能自決。躬行雖力。而不能自保。有衆人才德識見俱無足取。與世浮沉。趨利避害。碌碌風塵中。無自表異。有小人偏氣邪心。惟己私是殖。苟得所欲。亦不害物。有小人中小人。貪殘陰很。恣意所極。而才足以濟

之。斂怨怙終。無所顧忌。外有似小人之君子。高峻奇絕。不就俗檢。放曠出入。不就禮檢。然規模弘遠。小疵常類。不足以病之。有似君子之小人。老詐濃文。善藏巧借。爲天下之大惡。占天下之大名。事幸不敗。當時後世皆爲所欺而竟不知者。有君子小人之間。行亦近正而偏。語亦近道而雜。學圓通便近於俗。尚古朴則入於腐。寬便姑息。嚴便猛鷙。是人也。有君子之心。有小人之過者也。每至害道。學者戒之。

從容而不後事。急遽而不失容。脫畧而不疎忽。簡靜而不凉薄。真率而不鄙俚。溫潤而不脂韋。光明而不淺浮。沉靜而不陰險。嚴毅而不苛刻。周匝而不煩碎。權變而不譎詐。木樸而不顓蒙。精明而不猜察。亦可以爲成人矣。

大事難事看擔當。逆境順境看襟度。臨喜臨怒看涵養。羣行羣止看識見。

氣忌盛。心忌滿。才忌露。

學者貴三自反。若一切見人不是。則朋友兄弟妻子。以及於童僕雞犬。到處可憎。終身墮落火塹中。如何得出頭地。故云每事自反。真一帖清凉散也。

爲人看得名利二字破。其品始超。交遊撇得勢利二

字盡其人始不俗。

人一生大罪過只在自是自私四字。

天地一無所爲。只以生萬物爲事。人念念在利濟。便是天地心。故云宰相日日有可行的善事。乞丐日日有可行的善事。只是當面錯過爾。

宦情太濃歸去忍不得。生趣太濃。死去忍不得。甚矣有味於澹也。

今日預愁明日。一年常計百年。其中搶攘牢騷。傚傚攢眉。諺所謂擲下一生快活也。

人生宇內。不如意事十常八九。雖大富大貴人。世所羨爲神仙。亦有不如意處。與貧賤人無異。特其所憂之事異耳。故謂缺陷世界。達此者庶可少安。

坐密室如通衢。馭寸心如六馬。可以免過。

譬彼梁燕。近人而居。信不相猜。低飛自如。有蜂入牖。鮮不揮驅。以其懷毒將爲我瘉。至誠待物。守之以廷。

少壯到老。周旋一我。升粟日給。辭財遠禍。處貴如賤。賤至斯可。居富如貧。貧至不墮。

時如舟覆。道念自生。時如觀刑。貪心自泯。

計貴一世。達人有幾。計富一世。利物有幾。

老農安命。力田忍饑。達士曠觀。守正不疑。

積絲成紬。服之無尤。不勞被溫。惟躬之羞。

人於實之一字。當念念不忘。隨事隨處省察。於言動居處應事接物之間。必使一念一事。皆出於實。斯有進德之地。

烏號招凶。人知揮烏。惡積致禍。不知改圖。自以爲智。愍此愚夫。

得不曾加。故不患失。死無有愧。故不患疾。

傲形於色。不如過謙。貨形於口。不如矯廉。

朝歌暮哭。不知禍福。隨遇而安。亦飯亦沐。

惟士無價。隨時高下。可以薰沐。可以謾罵。

昌歜羊棗。不足饑飽。惟有菽粟。可以終老。

莫道匪天。假手施全。莫道無人。尚有虎臣。衆不可犯。惡積隕身。

又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戰戰兢兢。那有閒管時候。

欹枕鄰天。任老忘年。旁觀俯視。羲唐未前。

意氣傾人。圓融失眞。迴身抱理。惟善爲親。

兒號母痛。父死子蒙。各有天屬。至誠能動。

伯夷叔齊。兄弟相師。不餓亦死。千秋誰知。

舌其禍之門乎。於以鑰之而酒。或鑰之於。以樊之而

氣或踰之於以訥之而人或餂之亦安能緘其口如溫樹聞人過如父母名耶

衣冠之爲身榮身體之爲親生自愛自完瞿瞿以驚名易敗難其成滿難絅易其傾時若有嚴刑於前則庶乎網羅之無攖

相與也必求協諸禮義將世計較一切脫盡今世號爲知禮者全不理會聖賢本意只是節文習熟事體諳練燦然可觀人便稱之自家欣然自得泰然責人嗟夫自繁文彌尚而先王之道湮沒天下之苦相責羣相逐者皆末世之靡文也求之於道十九不合知

道者方哀之恥之奈何弗思也乎此之謂習尚習尚害人如飲狂泉

理會得義命兩字自然不肯做低人

學莫大於名分進德要知是性分修業要知是職分所遇之窮通要知是定分

休諉罪於氣化一切責之人事休過望於世間一切求之我身

心要虛無一物心要實無一僞

聖賢胸中無雜念無妄念無留念

凡人應酬多不經思一向任情做去所以動多有悔若心頭有一分檢點便有一分得處智者之忽固不若愚者之詳也

古之學者在心上做工夫故發之容貌者爲盛德之符今之學者在容貌上做工夫故反之於心則爲實德之病

世之人何嘗不用心都只將此心錯用了故學者要知所用心用於正而不用於邪用於要而不用於雜用於大而不用於小

過也人皆見之乃見君子今人無過可見豈能賢於君子哉緣只在文飾彌縫上做工夫費盡了無限巧

回護成就了一個眞小人

慈湖先訓云爲物所逆而動心此怨天也怨天者得罪於天

薛文清公云劉立之謂從明道年久未嘗見其有暴厲之容宜觀明道之氣象

天下難降伏難管攝底古今人都做得來不謂難事惟有降伏管攝自家難聖賢做工夫只在這裏

作人怕似渴睡漢纔喚醒時睜眼若有知旋復沉困竟是寐中人須如朝興櫛盥之後神爽氣清冷冷勁勁方是眞醒

君子之出言也，如嗇夫之用財；其見義也，如貪夫之趨利。

有道之言，得之心悟；有德之言，得之躬行。有道之言弘暢，有德之言親切。有道之言，如遊萬貨之肆；有德之言，如發萬貨之商。有道者不容不言，有德者無俟於言，雖然未嘗不言也。故曰：有德者必有言。學者說話，要循重從容，循物傍事，這便是說話中涵養。

容貌要沉雅自然，只有一些浅浮之色，作爲之狀，便是屋漏少工夫。

多少英雄豪傑，可與爲善，而卒爲善無成，只爲拔此身於習俗中不出。若不恤羣謗，斷以必行，以古人爲契友，以天地爲知己，任他千詆萬毀何妨。老子云：知我者希，則我貴。

克己只有兩法：要一個豪強念頭，要一個寧耐念頭。不豪強則爲彼所勝，不寧耐則彼得以逸待勞，乘吾倦而潛售其奸。

七情中少了欲怒二字不妨事。如以爲不善，可怒也耶？已有惡字矣。如以爲善，可欲耶？已有愛字矣。此二字者，剛惡柔姤，豈可留在腔子裏。

清議酷於律令。清議之人，酷於治獄之吏。律令所冤

賴清議以明之，雖死猶生也。清議所冤，萬古無反案矣。是以君子不輕議人，懼冤之也。惟此事得罪於天甚重，報必及之。

余有責善之友，既別兩月矣，見而問之曰：近不聞僕有過否？友曰：子無過。余曰：此吾之大過也。有過之過小，無過之過大。何者？拒諫自矜，而人不敢言，飾非掩惡，而人不能知，過有大於此者乎？使余即聖人也則可，余非聖人，而人謂無過，余非大過哉。

迷人之迷，其覺也易；明人之迷，其覺也難。

君子知其可知，不知其不可知；不知其可知則愚，知其不可知則鑿。

力有所不能，聖人不以無可奈何者責人。心有所當盡，聖人不以無可奈何者自諉。

愧悔之心，若無到不得聖賢地位；蓋稍而愧悔之心不能無，畢竟不曾到聖賢地位。蓋愧悔之心，進德之機也；聖賢德成道盡，吾知其免矣。何也？其在我者無遺憾，其不在我者無容心，何愧悔之有。

吾輩終日不長進處，只是個怨尤兩字，全不反己。聖賢學問，只是個自責自盡。自責自盡道理，原無邊界，亦無盡頭，若完了自家分數，還要聽其在天在人，不

敢怨尤況自家舉動又多鬼責人非底過罪却敢怨尤耶以是知自責自盡底人決不怨尤怨尤底人決不肯自責自盡吾輩決不可不自家照看纔照看便知天人待我原不薄惡只是我多慚負處

世間事各有恰好處愼一分者得一分忽一分者失一分全愼全得全忽全失小事多忽忽小則失大易事多忽忽易則失難存心君子自得之體驗中耳

廣所依不如擇所依擇所依不如無所依無所依者依天也依天者有獨知之契雖獨立宇宙之內而不謂孤衆傾之衆毀之而不爲動此之謂君子

善者不必福惡者不必禍君子稔知之也寧禍而不肯爲惡忠直者窮諛佞者通君子稔知之也寧窮而不肯爲佞非但知理有當然亦其心有所不容已也

賢人君子那一種人裏没有鄙夫小人那一種人裏没有世俗多在爵位上定人品把邪正却作第二著看今有貧賤之人特地做忠孝節義之事爲天地間立大綱常我當北面師事之環視達官貴人似俛首居其下矣論到此那富貴利達與忠孝節義比來豈直太山鴻毛哉然則匹夫匹婦未可輕而下士寒儒其自視亦不可渺然小也我嘗曰論勢分雖抱關之吏亦有所下以伸其尊論性分則堯舜與途人可揖讓於一堂孰貴孰賤孰尊孰卑故天地間惟道貴天地間惟得道者貴

經世名言卷三終

襄平耀我蘇弘祖輯

窒欲篇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可見學問全在精神。精神不足。未有能立者也。葢精者二五之粹。人之本。德之輿也。欲有多端。實自此始。夫堯行舜趨。周冠孔衆者。恐未可以貌定也。使其見遺金於曠寂之途。遇酒色於空閒之室。而一不動心。是堯舜返魂。周孔復肉。不然。仁義之賊也。晦菴先生曰。學者嘗以志士不忘

在溝壑為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況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此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余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此亦窒欲之一端也。輯窒欲第四。

伊川先生謂張思叔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較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後蓄積。雖勤亦無益矣。思叔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耶。先生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為深恥。

元城先生云。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遷謫時。年四十有七。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罷不許。安世念不幸使老親入於炎瘴之地。已是不孝。若非義固不敢為。父母唯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秖有絕欲一事。遂舉意絕之。自是逮今。未嘗有一日之疾。亦無宵寐之變。陳瓘曰。公生平學問以誠入。無往而非誠。凡絕欲是真絕欲。心不動故。公曰然。安世自絕欲來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接士友劇談。雖夜不寐。翌朝精神如故。

黃山谷云。人生血氣未定時。不知早服仲尼之戒。故

其壯也。血氣當剛而不剛。所以寒暑易侵耳。學道以身為本。不可不留意於斯事也。

四月屬巳。五月屬午。為火大旺。火為肺金之夫。火旺則金衰。六月屬未。為土大旺。土為水之夫。土旺則水衰。況腎水常藉肺金為母。以補助其不足。故內經諄諄於資其化源也。古人於夏必獨宿而淡味。兢兢業業於愛護也。保養金水二臟。正嫌火土之旺爾。內經曰。冬不藏精者。春必病溫。十月屬亥。十一月屬子。正火氣潛伏閉藏。以養其本然之真。而為來春發生升動之木。若於此時恣嗜慾以戕賊。至春升之際。下無

根本陽氣輕浮必有溫熱之病夫夏月火土之旺冬月火氣之伏此論一年之虛耳若上弦前下弦後月廓月空亦為一月之虛大風大霧虹霓飛雷暴寒暴熱日月薄蝕夏愁忿怒驚恐悲哀醉飽勞倦謀慮勤動又皆為一日之虛若病患初退瘡痍正作尤不止於一日之虛今日多有夏末春初患頭痛腳輭食少體熱仲景為春夏劇秋冬差而脈弦大者正世俗所謂注夏病若犯此四者之虛似難免此夭當壯年便有老態仰事俯育一切隳壞興言及此深為驚懼古人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善攝生者於此五個月出居於外苟值一月之虛亦宜暫遠帷幕保全天和期無負敬身之教

謝上蔡云色欲已斷二十來年矣蓋欲有為必須強盛方勝任得故斷之也問於勢利何如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

素問云恬澹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是以志閒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嗜慾不能勞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所以能年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

稽叔夜詩云役神者敝極欲疾枯縱體淫恣莫不早徂酒色何物令自不辜歌以言之酒色令人枯

薛文清公云酒色之類使人志氣皆酣傷生敗德俗以為樂余不知果何樂也惟心清欲寡則氣平體胖樂可知矣

龍門子云行遇刃者必避食遇鴆者必舍懼害已也麗色藏鴆厚味腊毒則弗之察愚矣哉

又云一顧傾城再顧傾國色也大者傾城下者傾鄉富也貨色之不祥如此哉

叔向母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

許梅屋曰破爪傷膚壞梳摘髮色為之變藜珍瘥身列艶靡骨心為之安

東垣箴云睠彼昧者狥情縱欲惟恐不及濟以燥毒氣陽血陰人身之神陰平陽秘我體長春血氣幾何而不自惜我之所生翻為我賊士之耽兮其家自廢既喪厥德此身亦瘁遠彼帷薄放心乃收飲食甘味身安病瘳

北宮子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茙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陰乘其蓽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逌然不知其為貧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肯易足者皆可怡老子曰知足不辱知

止不殆以方寸之心役無窮之慾僕僕百年苟能已
乎此君子所以處貧賤也北宮子豈其人與
傅霖少與張詠同學張覬達求霖二十年不可得晚
寓宛丘有被褐騎驢者扣門大呼曰語尚書青州傅
霖求見閽人報公公曰傅先生天下士昔何隱今何
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公曰詠知之矣但飲酒未
逾月而公薨夫心者神明之舍大賢君子無一毫之
欲故神明全故能先知夫豈智術怪誕之謂哉中庸
曰至誠如神亦言其心體之純矣若二君子者可謂
無欲者歟

小人出事剝竊入事熏修是擲雞賽神攫金裝佛神
佛其據我乎
逢彼躁忿如塗雪著面而易融逢彼笑怒如隙風侵
肌而不覺
顏氏家訓曰神仙之事未可全誣但性命在天或難
鍾值故學如牛毛成如麟角不願汝曹專精於此若
其愛養神明調護氣息愼節起臥均適寒暄禁忌食
飲將餌藥物遂其所稟不為夭折者吾無間然
郝早服曰天地間都來是這些渣滓無這些渣滓亦
無處得這些清虛離却神氣別無妙道血肉一銷虛
靈都盡油乾燈息薪盡火滅自然之理
人從慾中生死孰能無慾但始則濃厚次則淡薄次
則念頭雖起過而不留次則雖有念如嚼蠟而無味
又次則無念斯為工夫耳
清靜經曰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慾牽
之若能常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
六慾不生三毒消滅
物來無窮我心有際故我之良心受制於情我之本
情受制於物可使之去可使之來而彼去來初不在
我造化役之固無休息殊不知天地雖大能役有形

而不能役無形陰陽雖妙能役有氣而不能役無氣
心之所之則氣從之氣之所之則形應之猶於太虛
於一炁中變成萬物而彼一炁不名太虛知夫我之
一心無炁無形則天地陰陽不能役之
趙長玄曰有無得失循環之理自無生有有復歸無
方其有時無理已具有而復無乃還其初是以識者
深悟此理於得之之時知其必有失之之時思其元
未嘗得則胸次了無喜戚豈不泰然矣乎
橫渠先生曰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
鼻口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

嗜欲累其心

陽明先生曰學者用功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欲便是復得一分天理何等脫灑何等簡易

薛文清公曰養得胸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有欲則邪得而入之無欲則邪無自而入且無欲則所行自簡又覺胸中寬乎快樂靜中有無限妙理

象山先生曰世人只管理會利害皆自謂惺惺及他已上事又却只是放過怎知名利如錦覆陷穽使人貪而墮其中到頭只贏得一個大不惺惺去

或問聖可學乎濂溪先生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

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哉

士大夫氣易動心易迷專爲立界牆全體面六字斷送一生夫不言堂奧而言界牆不言腹心而言體面是皆向外事也

洒裏學愼色裏學潔財裏學廉氣裏學忍此謂波中下權正病投針全要力量

偎緊拂逆生厭惡心奮寧耐之力柔艷芳濃生沾惹心奮跳脫之力推挽衝突生隨逐心奮執持之力長途末路生衰歇心奮鼓舞之力急遽疲勞生苟且心奮敬愼之力

嗜異味者必得異病挾怪性者必得怪症習陰謀者必遭陰禍作奇態者必得奇窮莊子一生放曠却曰寓諸庸原跳不出中庸二字也

事見到無不可時便斬截做不要留戀兒女子之情不足以語辨大事者也

斷之一字原謂義所當行却念有牽纏事有掣礙不得脫然爽潔纔痛下一個斷字如刀斬斧齊一般總然只在大頭腦處成一個是字第二義都放下況兒女情利害念那顧得他若待你百可意千稱心一些

好事做不成

賢者與不肖其識常相懸也論辭受不肖者不難於受而難於辭賢者不難於辭而難於受論取與不肖者不難於取而難於與賢者不難於與而難於取論出處不肖者不難於出而難於處賢者不難於處而難於出論去就不肖者不難於就而難於去賢者不難於去而難於就論厚薄不肖者不難於薄而難於厚賢者不難於厚而難於薄不肖者無論矣賢者有避嫌之心重自愛之守故也聖人不然惟義所在而已

有天欲，有人欲。吟風弄月，傍花隨柳。此天欲也。天欲不可無，無則寂。人欲不可有，有則穢。天欲即好底人欲，人欲即不好底天欲。

性分不可使虧欠，故其取數也常多。曰窮理，曰盡性，曰達天，曰入神，曰致廣大，極高明。情欲不可使贏餘，故其取數也常少。曰謹言，曰愼行，曰約己，曰淸心，曰節飲食，寡嗜欲。

貴莫貴於爲聖賢，富莫富於蓄道德，貧莫貧於未聞道，賤莫賤於不知耻。士能弘道曰達，貧不安分曰窮，得志一時曰夭，流芳百世曰壽。

學者視人欲如寇讎，不患無功治之力。祗緣一向姑息，他如驕子，所以養成猖獗之勢，無可奈何。故曰識不早，力不易也。制人欲在初發時，極易剿捕，到那橫流時，須要奮萬夫莫當之勇，纔得濟事。

中高第，做美官，欲得願足，這不是了却一生事，只是作人不端，或無過可稱，而分毫無補於世，則高第美官，乃以益吾之耻者也，而世顧以此自多，余不知其何心。

余嘗怒一卒，欲重治之，召之久不至，減余怒之半，又久而後至，詬之而止。因自笑曰，是怒也，始發而中節耶，中減而中節耶，中止而中節耶。惟聖人之怒，初發時便恰好，終始只是一個念頭不變。

目不容一塵，齒不容一芥，非我固有也，如何靈臺內許多荊榛，却自容得。

盜只是欺瞞，凡有一念欺瞞之心者，皆盜也。貪只是喜愛，凡有一念喜愛之心者，皆貪也。學者須要充此。

不見可欲時，人人都是君子，一見可欲，不是滑了脚跟，便是擺動念頭。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是閉目塞耳之學，一入耳目來，便了不得。今欲與諸君在可欲上做工夫，娃聲美色滿前，但如鑑照物，見在

妍媸，不侵鏡光，過去妍媸，不留鏡裏。何嫌於坐懷，何事於閉門，推之可驚可怖可怒可惑可憂可恨之事，無不皆然，到此纔見工夫，纔是手段。把持則爲賢者，兩忘則爲聖人。余嘗有詩云，百尺竿頭者脚，千層浪裏翻身，個中如履平地，此是誰何道人。

蜉蝣天地，一瞋不視，飲之食之，寒之暑之，愼則生之，而否則亡之。余寧不斧以遠色，而酖以却危。

恣縱既成，不惟禮法所不能制，雖自家悔恨，亦制自家不得。善愛人者無使恣縱，善自愛者亦無使恣縱。

方正學曰，寒即乎煥，暑即乎凉，自外至者，懼其已傷。

而不知發乎中者爲身之殃噫嗜慾之毒甚於劍芒

人惟寒暑之愼而不於此之防何耶

恒言口腹身心此以相資言也然口與腹恒相反心與身每相賊恣甘饜者口也而腹爲之病安危利害心也而身以之亡等功罪則助心爲惡者耳目口鼻也制耳目口鼻使不爲身禍者心也故學者只求正心譬如主人嚴正雖有豪奴悍婢誰敢不服

象山先生登鬼谷山行泥塗二三十里云平日極惜精力不輕用以留有用處所以如今如是健諸人皆困不堪

有動於中必搖其精

身者家之本也身不能保況能保其家乎夫所謂保身者非特順寒暑節飲食特起居愼出入而已凡謹愼不蹈危機不罹憲網皆保也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蓋盛德必享乎永壽而福澤不降於淫人也養命訣云口如痴心如愚目如瞽耳如聾人能如此可以長生

人主惟漢武帝七十餘歲梁武帝宋高宗八十餘歲漢武嘗言服藥節食可少病梁武勅賀琛曰朕絕房室三十餘年不與女人同室而寢亦三十餘年此致壽之道不係其好仙佛也高宗之壽亦由稟厚而寡欲爾

不求有名名成恐敗惟伎生害毒於路蠆

不爲耳目口鼻所役覺得心常泰然

人心有所安有所不安安者義理也不安者人欲也然私意勝而不克則以不安者爲安矣

衣食之類本爲養生之具不可缺者然而飽煖焉斯足矣若過求華麗恣意肥甘得爲者有不節之嗟不得爲者生非分之想君子謹之

命雖在天而制命實在己有人於此以星命家言之

謂其有永年之壽矣然入水即溺入火即焦所謂永年者不可恃也不入水火即不焦溺豈非命雖在天而制命在己乎

便僻側媚小童最能順人志意使人不覺傾向幾至心不能持自非明理剛特有守之君子鮮不爲所移者以是知古人比頑童之訓其慮深矣

挺特剛介之志常存則有以起偸惰而勝人欲一有頹靡不立之志則甘爲小人流於卑汚之中而不能振拔矣

一縷之肉而萬蟻咂之一勺之水而萬魚吸之欲滿

其欲可乎。

欲淡則心虛。心虛則氣清。氣清則理明。

豈獨樂有鄭聲耶。書亦有之。小學四書六經濂洛關閩諸聖賢之書。雅也。嗜者少矣。夫何故。以味之淡也。百家小說。婬詞綺語。怪誕不經之書。鄭也。莫不喜談而樂道之。蓋有不待督教。而好之者矣。夫何故。以味之甘也。淡則人心平。而天理存。甘則人心迷。而人欲肆。得失之歸。書亦宜愼。初學者愼之。亦窒慾之端也。

張南軒無所爲而爲之之言。其義甚大。蓋無所爲而爲者。心思正大光明。天理之公也。有所爲而爲者。未

免計功謀利。人欲之私也。如日用間大事小事。只道我合當如此做。做了心下平平。如無事一般。便是無所爲而爲。自是安詳。若有一毫求知求利之意。雖做得十分中理。十分事理。終然藏頭露尾。到底生破綻故無欲爲貴。

治居室亦安身之當務。然亦宜有序而知足。不可以欲速盡美累其心。

雖富累千金。而心爲物役。寒冰焦火。猶不樂也。顏子雖簞瓢陋巷之宴。而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中。俯仰無愧。胸次灑然。樂可知矣。

薛文清曰。嘗驗之天下之人。雖至富者。求無不遂。欲無不得。自他人視之。不啻足矣。自其心察之。彼方愈富愈不足。計較之私。日夜汲汲。無須臾寧息。皆欲之無已爲之也。君子悲之。

身安曲房。口御五齊。命曰損心之鴆毒。耳極曼淫。目備佳冶。命曰伐心之斧斤。佞幸當先。宵人在側。命曰賊心之蟊蠹。

天下固知畏有形之寇。而不知畏無形之寇。欲之寇人甚於兵革。禮之衛人甚於城廓。有形之寇。其來有方。猶可禦也。至於無形之寇。遊宴之中。有陷阱焉。談

笑之中。有戈矛焉。堂輿之中。有虎豹焉。鄉鄰之中。有邊敵焉。故君子治欲如寇。防禮如城。

人冷者。天地之義氣也。人心之靈義肅之則冰。欲燃之則火。目然乎色。耳然乎聲。口然乎味。四肢然乎安逸。顛冥慾海。焦爛名途。皆內熱之所致。於是沃以泗源之水。清以程門之雪。使百念灰寒。萬境俱寂。皎然秋月。湛然冰壺。此冷之體也。暑晷炎荒。霜飛雪積。玄崖陰壑。虎伏蛇藏。見者膽栗。聞者毛悚。憂者蠹。病者愈。仆者起。怨咨者嘔吟。此冷之用也。

顏斶有言。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

淨眞正以自娛蓋知足也知足則無欲無欲則不辱披裘負薪而不拾遺殉之金枵腹行丐而不食嗟來之食此不足而足也不足而足無欲者也季氏損公室以益私家董卓治郿塢以寔實貨此足而不足也足而不足多欲者也

學者能甘貧則凡一切浮雲外物舉不足爲累能攺過則可以日新而進於善大抵過多失於不能安貧中來不能安貧皆欲念爲之累也故寡欲卽以寡過言行擬之古人則德進功名付之天命則心閒報應念及子孫則事平受享慮及疾病則用儉

戒酒後語忌食時嗔忍難忍事容難容人

骷髏皓齒盜人之髓如火銷膏木拱以俟

大廈萬間分身難居良馬千駟分身難騎貧夫務多謬爲己私

人事減半夢魂不亂嗜慾減半三年體胖

衆畜夜呼叫天無辜以我蠢肉厭彼靈軀

神於形寓如水在注細則流長過用必涸

魑魅魍魎何從有像因幻起妄生於意想

止水能照淸水能照淸而不止亦不照也沉心能覺無欲心能覺無欲而不沉亦不能覺也

以患難時心居安樂以貧賤時心居富貴以屈抑時心居廣大則無往而不泰然以淵谷視康莊以疾病視强健以不測視無事則無往而不安穩

語云縱欲忘身忘之一字最宜體玩昏不省記謂之忘欲迷而不悟情勝而不顧也夜氣淸明時都一一分曉著迷處便思不起沉溺者可以驚心回首矣

康節先生詩云夾氣中人爲疾病和風養物號淸微又云著身靜處觀人事放意閒中鍊物情去盡風波存止水世間何事不能平

伊川曰慾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勝之

難管底是任意難防底是慣病此處著力便是穴上著針爇處著手

學者常看得爲我之念輕則欲念自薄人心自違是以爲仁工夫曰克己成仁地位曰無我

人欲之動初念最熾須要遲遲就做便差了天理之動初念最勇須要就做遲遲便歇了

於天理汲汲者於人欲必淡於私事耽耽者於公務必疎於虛文煒煒者於本實必薄

玄奇之疾醫以平易英發之疾醫以深沉闊大之疾醫以充實

奮始怠終修業之賊也緩前急後應事之賊也躁心浮氣畜德之賊也疾言厲色處衆之賊也

戒飲酒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嗜慾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睡眠則神自澄

先正曰毋以嗜慾殺身毋以喜怒殺人毋以貨財殺子孫毋以學術殺天下蒼生

薛文清曰古人衣冠偉博所以莊外而肅內後人服簡便短窄之衣起居動靜惟務安適外無所嚴內無所肅鮮不為輕佻浮薄者

甘紫亭公按松時須憲約一款賓會餚饌宜隨其土

之所產若尋常會敘只用三四器或七八器而止其大筵會止用牲品五器京果時果共五器其餘菜果小碟不得過二十品麪食二器湯二道取其成禮洽情而已攢盒起自近世既設餚品此亦可省客從量給酒餅或折賞時錢多不過百文鼓吹絲竹慶筵可用餘席不用為雅其遠方異品糖餅花果倡優戲子悉從汰革但須賓主俱宜早赴薄暮而罷不必燃燭為長夜之飲不惟無沉湎爭競之失而彼此門戶日入即閉尤可杜絕姦盜亦省刑省事之一端也

徐存翁常云相知只一肉一腐猶愈於忍饑而別余每繹其言真率有情恒思佩之

白沙先生云若無天度量爭得聖胚胎

素問云聖人者處天地之和無恚嗔之心以恬愉為務以自得為功

經世名言卷四終

經世名言卷五

襄平耀我蘇弘祖輯

慎言篇

詩云但見花開落不聞人是非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安得都抹殺不聞君子位在行之以治世道在明之以淑人心只是非兩端耳夫言不特出諸口者爲言形之筆削評駁古今之人著之詩書闡明正邪之學皆言語也君子一出之大公至正之心則不用慎而慎自在其中矣若夫持身涉世柔和恭順時然後言則又君子之自然者耳金人銘云我雖尊高人莫我害可見古人百千畢下只欲保其尊高不知南容謹言孔子以爲不廢免於刑戮身世之學又孰有過於慎言者今敘言有三十二種而總括之曰慎言令言之者足以戒而聽之者甚勿譏以是輯慎言爲第五

戒多言

金人銘曰毋多言

繫辭曰躁人之辭多

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魯申公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孔文舉曰多言令事敗

文中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禍莫大於多言

范魯公曰戒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愼樞機災厄從此始

林和靖曰多言則背道

華陽范氏曰子貢言而多中者億而已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寧嶋子曰喜極勿多言怒極勿多言醉極勿多言

鄒道卿曰多言不如寡言

薛文清公曰爲學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嘗乘快不覺多言至夜枕席不安益神氣爲多言所損○不可乘喜而多言○因喜而多言覺氣流而志亦爲之動

戒輕言

楊子雲曰言輕則招憂

華陽范氏曰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口必不易

朱子曰無耻的人未曾做得一分便說十分矣只緣胡亂輕易說了便把行不當事

九峯蔡氏曰言語所以文身也輕出則有玷羞之患
新安陳氏曰輕於言者必不務力於行也
薛文清公曰輕言則納侮○輕言輕動之人不可與深計

戒妄言

淮南子曰妄言則亂不可不慎守也
程子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
劉安世問盡心行己之要司馬溫公曰自不妄語始安世終身服膺故其進而議於朝者無隱情退而語於家者無媿辭

朱子曰言語不可妄發
李子方對賓客一言不妄發
薛文清公曰人於忙處言或妄發所以有悔○必使一言不妄發則庶乎寡過矣○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口無妄言安得有差有差者皆妄也

戒雜言

韓文公曰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不鳴其善鳴者也
張籍與昌黎書曰比見執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談此有以累於令德

薛文清公曰雜言最害正理○雜言多能存道者鮮矣○羣居不可泛言泛言駁雜不近正理之事
或問多言輕言妄言雜言何以異予曰多言傷煩也輕言傷易也妄言不忠信也雜言不及義也四者鈞言之病也而多言尤病根乎

戒戲言

徐偉長曰君子無戲謔之言故雖妻妾不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得而狎也
顏魯公曰君子無苟戲
潛室陳氏曰德盛者必不狎侮今雖大人亦猶有

戲語皆是未過此一關
薛文清公曰戲謔最害事後雖有誠實之言人亦弗之信矣○戲謔甚則氣蕩而心亦為所移不戲謔亦養氣之一端
戲謔所以動盪神爽而宣洽情況者也故武公善戲謔而詩人美之夫子於子游亦曰前言戲之耳顧予豈敢惡絕此哉第慮或匪其人或匪其時湯然謔浪而至於虐無益也不戲不猶愈乎

戒直言

晉伯宗每朝其妻戒曰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賈山曰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

顏延之性褊激肆意直言人多忌之

劉道原曰吾有一失直言自信不遠嫌疑

張南軒曰狃於能直者所發多失

司馬溫公曰劉道原與王介甫有舊方介甫用事呼吸成禍福道原獨奮厲不顧直言其事不合眾心或面刺介甫至變色如鐵或稠人廣坐介甫之人滿側道原公議其得失無所隱惡之者側目愛之者寒心張天祺請罷條例司因詣中書直陳其事詞氣甚厲介甫以扇掩面而笑天祺怒曰參政笑戩戩亦笑參

政豈惟戩笑天下無不笑之者賜叔解之曰察院不須如此天祺顧曰只相公得為無過耶

論說和平不枉天下之公是公非斯則古之直道而君子尚焉乃若太厲聲色靡恤顧忌徒激忿怒無益事功直固有時乎不必然哉此道原天祺之直予不敢取之也

或曰直言人過失固不可若人有善焉直言以揄揚之其可哉予曰此亦當知顧忌因憶昔在里居時縣令丞皆刻薄簿獨長者一日宴集酒半簿亾酒予因贊簿長者令變色謝曰我何嘗敢薄德邪丞亦愀然不悅予惶恐無辭以對後又聞寮友柴守處州日有當路者檄其佐非法殺人守執不可當路者怒叱之守因言佐平日賢可嘉當路者怫然曰我獨蔽賢者邪乃并劾之夫善善長乃自古記之矣然予與守皆直言人善而適逢忌者之不悅於善人何利焉近見元城語錄載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上書遣子恕救之恕愚懦徘徊不敢投後東坡出獄見之吐舌色動蓋安道書云蘇軾文學實天下之奇才豈不激人主之怒乎故東坡者但嘗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開端後世子孫

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為例神宗好名畏疑可以止之予於是益嘆古人之慮真有見哉

戒盡言

韓文公曰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所以見殺於齊也

蔡居安在秘書省會館職食瓜令客徵瓜事每一條食一片坐客不敢盡言居安所徵為優欲畢校書郎董彥遠連徵數事皆所未聞眾嘆服之識者謂彥遠必不能安後數日果外補

古人座右銘曰言語不可說盡

薛文清公曰小人不可與盡言
或曰子於人槩不盡言非忠也且子不欲盡言於人人亦將不盡言於子以是求益不亦難乎予曰古稱惟善人能受盡言予於親厚之能委心者何敢不盡言哉第愧無可盡言者耳許魯齋曰凡求益之道在於能受盡言或議論經旨或選述文字以至凡在已者或有未善人能爲我盡言之則終身服膺而不失予於親厚者固嘗求其盡言以益我矣況有言焉敢不虛以受邪

戒漏言

繫辭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

詩曰無易由言耳屬于垣

韓非子曰事以密成語以泄敗

劉道原曰吾有一蔽愼密而漏言

唐克之曰聞人密論不能容受而輕泄之者不足以爲人

曹操與劉備言備泄之於袁紹紹知操有圖已之意操自咋其舌流血以失言戒後世

宋眞宗得風疾事多決於皇后寇準以爲憂一日請間曰皇太子人望所屬願陛下傳以神器丁謂錢惟演乃佞人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已而準被酒漏言丁謂聞之準竟以是罷相

誠齋楊氏曰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儀教我廢汝此君不密而失臣也陳蕃乞宣臣章以示宦者此臣不密而失身也

劉勰曰韓昭侯與棠谿公謀而終夜獨寢慮夢言泄於妻妾也孔光不對溫室之樹恐言之泄於左右也

吳明卿曰韓魏公爲陝西招討時師魯與英公不相與師魯於公處即論英公事英公於公處亦論師魯

公皆納之不形於言不然不靜矣

戒惡言

繫辭曰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

詩曰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樂毅曰君子絕交無惡言

太史克曰少皥氏有不才子崇飾惡言天下之民謂之窮奇

省身錄要曰刀鎗易沒惡語難銷

傅獻簡公曰以帷薄之罪加於人最爲暗昧萬一非

辜則令終身被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訶乎

近見當路者鐫譙屬吏不職乃出惡語振暴其短渠不能堪亦出不遜語持之遂至交惡不可收拾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然哉然哉

戒巧言

書曰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

詩曰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東方朔曰飛燕惡來巧言利口以進其身

范祖禹曰李林甫巧言似忠故明皇信而不疑

周子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凶拙者吉

程伊川曰不可以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己也

慶源輔氏曰巧言之人徒尚口而無情實

鄒道卿曰過於裝美便入於巧言

朱子曰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巧言亦不專爲譽人過實凡詞色間務爲華藻以悅人視聽者皆是

洪景盧曰木訥者無巧言

許魯齋曰若以巧言令色求合則其所合者可知矣

或問巧言何以亂德子曰夫有德者必有言其言皆發於和順切中義理彼利口者言不由衷然乃彌縫抵當而文說爛然亦似有理有義若校人欺子產放魚之類寘巧言哉此與論篤君子何異蓋德言譬則化工之神也巧言譬則畫筆之精也故曰惡似而非也苟察之弗審將與有德者同聽能不亂耶

戒矜言

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矜其能喪厥功

公羊子曰矜之者何猶曰莫我若也

鄭玄曰矜者自尊大也

習鑿齒曰齊桓公葵丘之會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國

唐莊宗滅梁高季興入朝歸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何能久長吾無憂矣

蘇子容曰歐陽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蔡君謨不言政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其所能也

謝良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

做得甚功夫謝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裏

洪景盧居翰苑一日草二十餘制語院吏曰蘇學士想亦不過如此速耳院吏曰幼時曾見蘇學士敏捷亦不過如此但不曾檢閱書冊耳洪爲赧然自悔失言嘗對客自言如此且云人不可自矜

上蔡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心則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

薛文清公曰聖人所以不矜者只爲道理是天下古今人物公共之理非已有之私故不矜○尋常事處

置得宜數數爲人言之陋亦甚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羣視之若無者分定故也○人有滿於得意而不覺形於詞色者則其所養可知矣

余讀周易六十四卦惟謙一卦無凶爻又嘗見謙德君子人敬愛之有加焉其達也人幸之其窮也人惜之若夫矜者率忌之惡若惟物焉彼顧居之不疑卒致名位俱困雖其周親亦莫之哀猶幸其及之也嗚呼士君子審樞機榮辱之主何苦自令若是

戒讒言

書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

詩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無罪無辜讒口囂囂○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肥義曰讒臣在中主之蠹也

江文通曰積毀銷金積讒磨骨

韓文公曰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

李太白曰讒者沮善者也用君子而小人沮之是爲讒

朱子曰讒口交鬬爲亂之階梯○讒人者因人之私

過而飾成大罪也

蘇文忠公曰小人爲讒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於是復進之

楚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

楚平王使費無忌爲太子建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更爲太子取婦無忌恐一旦平王卒

而太子立殺巳乃因讒太子于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平王乃召太子傅伍奢考問之伍奢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平王怒殺伍奢太子奔宋

班孟堅曰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爽書構郤而晉厲弒豎牛奔仲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誅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座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奸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踈陷親可不懼哉

洪景盧曰田單復齊國信陵君取秦兵周勃誅諸呂陳湯誅郅支盧植破黃巾鄧艾平蜀王濬平吳謝安却符堅慕容垂挫桓溫史萬歲破突厥李靖滅吐谷渾李光弼中興唐室李晟復京師寇準决澶淵之策皆有大功於社稷卒爲譖人所甚讒言罔極吁可畏哉

予觀上官大夫以下讒口之機槩肇自瑣瑣之怨卒至鷹毒之慘甚矣哉孔子曰以直報怨忠厚之道也有人心者詎忍鷹毒若是邪雖然讒口之來禦之者且奈何哉詩曰豈弟君子無信讒言言有德也又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言不惡而嚴也沈戌尹曰智者除讒以自安也劉子政曰孰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文中子曰聞謗而怒者讒之由也蘇子瞻曰木必先腐也而後蟲入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言明無讒也愼斯術也讒何力之能爲

戒訐言

韓非子曰彼自智其計則毋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毋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槪之

孔光曰以訐爲忠直人臣之大罪也

楊惲性好刻害發人陰伏卒以此敗

吳明卿曰凡人於小人欺巳處必明以破之韓魏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於言也

薛文清公曰聖人最惡訐人之陰私〇覺人詐而不形於言有餘味

人有隱慝猶幸人不之知煦煦然陽爲善也乃或訐之彼將甘心焉而無忌憚至是始議其後則所傷多矣賢者往往蹈禍機多由此

戒輕諾之言

老子曰輕諾者必寡信

顏師古曰灌夫一言許人必信之也

呂大臨曰有求而必許始雖不咈人意而終害乎信

胡文定公未嘗苟為唯諾以祈人之悅

薛文清公曰凡與人言即當思其事之可否可則諾不可則無諾若不思可否而輕諾之事或不可行則必不能踐言矣〇一言不可輕許人

戒強聒之言

詩曰言之諄諄聽之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

崔駰曰交淺而言深者愚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

徐偉長曰君子非其人則弗與之言

韓文公言箴曰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然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為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傾汝不懲邪而呶呶以害其生邪

胡五峯曰智不相近雖聽言而不入信不相及雖納忠而不受

張子韶曰終日譊譊者為善多不終

胡明仲曰不先事而強聒不後事而失機

汪氏曰非可言之時而強聒之非惟不入其耳或反貽其怒矣

邵康節教人必隨其才分之高下不驟語而強益之

吳明卿曰韓魏公知歐陽公不以繫辭為孔子書又多不以文中子為可取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言及也蓋知其性偏也

薛文清公曰未信者不可強言以聒之未合者不合強言以鉤之〇不可強語人以不及非惟不能入彼將易吾言矣

戒譏評之言

老子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

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援在交趾還書戒之曰吾可得言也好議論人短長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

崔子玉座右銘曰無道人之短

嵇叔夜曰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

程子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伊川見人論前輩之短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陳了翁曰言滿天下無口過非謂不言也但不言人是非長短利害所以無口過

邵康節聞人言人之惡未嘗和。

胡五峰曰以言人不善爲至戒。

劉元城曰後生未可遽立議論以褒貶古今。葢見聞未廣涉世淺也。

張南軒曰工於論人者察已常疎。

曹武惠王局量寛博未嘗言人過。

范蜀公愼默口不言人過。

趙康靖公厚德長者未嘗言人短。

范文正公謹默口不言人過。

崔遵度篤厚長者口不言人是非。

和平時曰葉道卿自浙漕罷以母老求司宮鑰長子經臨江軍修謁方入客次聞衆賔聚首言道卿被罪去位聞得報耶賔曰傳聞耳曰葉道卿乃某之家君以祖母老求便實無過衆賔負赧幾失所措信知稠人中不可妄談是非昔人有言客次與茶酒肆中最宜謹默可不信乎。

范益謙座右銘曰不言州縣官員長短得失不言衆人所作善惡不言仕進官職趨時附勢。

薛文清公曰切不可隨衆議論前人長短要當已有眞見乃可。○好議論前輩得失乃初學之大病前輩誠有不可及者未可議也。○嘗觀後人肆筆奮詞議論前人之長短及夷考其平生之所爲不及古人者多矣豈非言不及行可耻之甚乎。○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位爲古人之事則難。

生斯世也誰則無過能勿事議評厚矣然脫職司激揚或論世取友於以綜覈名實則又不可以議評例拘也雖然論人之過要當原其心不可甚其迹取人之善但當據其迹不必誅其心苟過不原心恐無心之失不在宥列是塞其自新之路其誰賴之善必誅心恐矯飾之行難罔其實而天下無完人矣漢人病不長者葢謂此耶。

戒出位之言

曲禮曰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朝言不及犬馬。○公庭不言婦人。○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

司馬溫公作相欲除諫官而難其人問於伊川伊川曰初若泛論人才則可今既如此頤雖有其人何可言。公曰出於君口入於光耳又何害伊川終不言。

傅獻簡公以言事謫知和州通判楊洙問曰公以直言斥居此何爲言未嘗及御史時事公曰前日言職

也豈得已哉。今日為郡守。當宣朝廷美意。而反呫呫言前日之闕政。與誹謗何異。

司馬溫公既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

戒狎下之言

張文忠公曰。左右非公。故勿與語。

薛文清公曰。接下不可一語冗長。○臨屬官公事外不可泛及他事。○為官最宜安重。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殊愧之。

左右小人。最能於言語間窺人淺深而迎合之。一墮其術。未有不僨事者。孔子曰。近之則不遜。夫狎者

近之也。其不遜之招邪。

戒諂諛之言

繫辭曰。上交不諂。

孔子曰。上不答不敢以諂。

子思曰。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

莊子曰。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

方元王曰。諛者賊也。

荀悅曰。違下從上。則為諂諛。

王嘉曰。議政諂諛。則主德毀。

孔叢子曰。馬回以諂言得罪。

鹽鐵論曰。富貴多諛言。

太史公曰。周文處諂。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

胡文定公曰。諂者献佞以為忠。

伊川曰。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己也。

慶源輔氏曰。以下美上。易失於諂。

歐陽公曰。是是近乎諂。

薛文清公曰。人之好諛。非特言語為然也。而文辭尤甚也。素無實德實才。而悅人作文詞以諛己。而作文詞者。又極口稱贊之。彼以諛求。此以諛應。文詞之弊。能有甚於此者乎。

諂諛於人者。求乎人之悅己也。而好人諂諛者。悅乎人之求己者也。二者均之失正也。

戒卑屈之言

繫辭曰。失其守者其辭屈。

進齋徐氏曰。見理不定。無所操執。其辭多屈而不伸也。

誠齋楊氏曰。鐘溥者無震聲。德溥者無卑辭。

筆疇曰。貴人之前莫言窮。彼將謂我求其薦矣。富人之前莫言貧。彼將謂我求其福矣。

胡文定公家至貧。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非惟口不

道。手亦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

郁離子曰。失時之言。每多諂。已墮井之呼。不暇擇人。或疑卑屈之言類諂。予曰。所謂諂者。或以貴而下賤。或以尊而下卑。或以賢而下愚。若卑屈則蘮然喪其所以自守。何其陋也。故諂之言。有類卑屈者。卑屈之類諂。綜其實不然。○或問諂諛卑屈之言何以異。予曰。諂諛乎人者也。卑屈乎已者也。二者恒相因者也。

戒取怨之言

李文正公爲相。人有求進用者。必溫語却之。或問其故。曰既失所望。又無善詞。取怨之道也。

歐陽文忠公在政府時。每有人不中理者。輒峻却之。故人多怨。

畢仲游與東坡書曰。夫言語之累。不特出諸口者爲言。其形於詩歌。贊於賦頌。託於碑銘。著於序記者。亦言語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必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

甚哉言不可種怨於人也。若人之言有可怨者。我嘗怨之也。

戒召禍之言

金人銘曰。口是何傷。禍之門也。

繫辭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

司馬溫公曰。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

朱子曰。口銘云。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此語最好。

建安丘氏曰。口舌乃一身之門戶。一語不謹。則殃禍立至。

中溪張氏曰。言語不愼。則招禍。

尹氏曰。言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

吳文正公曰。一言或至於喪邦。其小者或以招禍。或以敗事。

雙峯饒氏曰。孔子謂南容邦無道免於刑戮。只是不以輕言取禍。若當言而言。雖箕子之囚。比干之死。豈容苟免。

取怨招禍二戒。宜與宜言惡言盡言妄言訐言讒言漏言譏訐之言參看。或問怨與禍奚異。予曰。怨者。怒蓄於彼也。禍者。害流於此也。怨其禍之根乎。禍其怨之形乎。其倚伏也。恒相須。

諂諛卑屈之言。失之柔也。取怨召禍之言。失之剛

也。

言貴簡

繫辭曰。吉人之辭寡。

程子曰。言以簡爲貴。○德進則言自簡。

朱子曰。覺言語多。便簡默。

輔漢卿曰。大凡人纔信實。則言自簡默。

徐美之。沉密寡言。

胡文定公恬靜寡言。

余觀繫辭所謂吉人。程子所謂進德。輔漢卿所謂信實。以至徐之沉密。呂之沉靜。吳之謹重。胡之恬

靜。則言之簡者。豈適然哉。或謂簡言非天資學力之致。豈其然乎。

薛簡肅公知開封時。明鎬爲府曹官。簡肅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有問公何以知其必貴者。公曰。其爲人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參知政事。

曾魯公曰。張安道論大事。他人終日返覆不能盡者。公必數言而決。燦然成文。皆可書而誦也。韓魏公與歐曾同事兩府。歐性素褊。曾則齪齪。每議事至厲聲相攻不可解。魏公一切不問。俟其氣定。以一言可否之。二公皆服。

自呂晦叔以下四事觀之。言簡而意不足則窒。言簡而理不盡則疎。言簡而不文則鄙。言簡而澀不可否則詭隨。

薛文清公曰。少言沉默最妙。○心既存。人自生敬。○少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完。而夢寐亦安。

知心存而人自生敬。又知養得德深氣完而夢寐安。則簡言之效可睹矣。知言之貴簡。則多言輕言雜言濫言。盡言出位。猥下強聒譏評之言。其病可藥矣。

言貴誠實

易曰。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程子曰。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誠意交通。則言出而人信矣。

朱子曰。人不誠處。多在言語上。○言語丁一確二。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是立誠。若還脫空亂語。誠如何立。○修辭見於事者。無一言之不實也。○人多言語做沒緊要。容易說出來。若一一要實。這工夫自是大。○胡文定公之文。字字皆實。但奏議每件引春

然亦有無其事而遷就之者
陳氏曰言欲當其實而已
馬季機曰青苗之法只是東坡兄弟議論得實曾宗道易服飲仁和肆眞宗急召之使者入門移時行自仁和肆歸中使先入曰與公約曰上恠公來遲當以何事對公曰但以實告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常情欺君大罪使者如公對眞宗問何故私入酒家公曰臣貧無器皿酒肆具備適有親客遂邀之飲眞宗益嘉其誠實
薛文清公曰千言萬語只在實○句句着實不脫空

方是謹言
知言之貴誠實則戲言妄言巧言譏言輕諾之言其病可藥矣

言貴和平

韓文公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伊川先生曰只觀發言之平易躁妄便見其德之厚薄所養之淺深也○明道每與荊公論事心平氣和荊公多爲之動
朱子曰心平氣和則能言
吳明卿曰韓魏公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處詞氣和平如道尋常事

言貴婉

陳忠肅公與人議論未嘗面折惟微示意以警之人多退省愧服
程子曰大率言語須是含蓄而有餘味
明道先生與門人講論不合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曰不然
薛文清公曰辭婉必能動人
魏太祖欲易太子問於賈詡詡默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適有所思故不卽對太祖曰

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
唐文德皇后旣葬昭陵太宗卽苑中作層觀以望之引魏徵同升徵熟視曰臣昏眊不能見太宗指示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太宗惻然遂毀觀
唐肅宗卽位李輔國與張后謀遷太上皇於西內後山人李唐見肅宗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恠也唐曰太上皇思見陛下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肅宗泫然泣下

言貴遜

吳明卿曰言遜者亦非失其正也特少置委曲如夫子之對陽貨王孫賈云耳

慶源輔氏曰言以應物則或有當遜之時

新安陳氏曰言遜則易詘惟聖人能遜言而無所詘

明道先生爲御史嘗被旨赴都堂議事荆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荆公爲之愧屈

明道爲鄠縣主簿有監酒稅者以賄播聞先生至將與之同事其人心不自安輒爲言曰外人謂某自盗

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盗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盗

司馬温公入相盡變新法東坡言變法宜有漸温公不然之色忿然東坡曰昔韓魏公剌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温公謝之

自李文靖公以下四事皆遜言之可法者然文靖之遜非吃三斗釅醋者不能其納汙之道耶若明道東坡之遜可謂從容不迫而有條理者矣大抵下之遜上也其勢易上之遜下也其勢難或問婉言遜言何以異予曰婉者不直已之意者也遜者不激人之怒者也皆因人之不可與言不得已而有言法當如是也知言之貴和平貴婉貴遜則直言訐言惡言矜言諂諛卑屈取怨召禍之言其病可藥矣

言貴當理

明道先生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

韓魏公嘗言往時同列二三公不相下語嘗至相擊

待其氣定每與平之以理雖勝者亦自然不爭也

平菴項氏曰言之淺深詳畧必各當其理

楊龜山曰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只是爭氣也

言貴時

雲峯胡氏曰言貴乎時中躁者先時而過乎中隱者後時而不及乎中瞽者冥然不知所謂中者也

司馬温公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鐘鼓乎夫鐘鼓叩之然後鳴鏗鍧鏜鎝人不以爲異也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妖耶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爲廢鐘鼓矣

張南軒曰。言而當其可。非養之有素者不能也。
胡明仲曰。不問不言。有言則必當其可。
吳文正公曰。當默而默。當語而語。惟其時。
薛文清公曰。時然後言。惟有德者能之。
誠能簡矣。實矣。和平矣。婉矣。遜矣。苟發之不當理。出之不以時。譬之奕焉。不免失先後之着也。

言貴養心

繫辭曰。易其心而後語。
伊川先生曰。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問出詞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否。程子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
胡敬齋曰。言者心之聲。心正時。言必不差。

言貴養氣

韓文公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小大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
明道先生曰。凡為人言者。氣忿則招拂。
或曰。人言語緊急。莫是氣不定否。伊川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

吳明卿曰。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詞必厲。惟韓魏公則不然。
薛文清公曰。與人言宜和氣從容。氣忿則不平。

言貴有用

左傳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蘇老泉曰。昔者君子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為口實。
薛文清公曰。與居官者言。當使有益於其身。有惠及於人。
晁氏客語曰。狄仁傑一言而全人之社稷。頴考叔一

言而全人之母子。晏子一言而省刑。
予嘗因晁氏客語。而推廣古人有用之言。燭之武一言而秦伯退師。展禽一言而齊人不敢伐魯北鄙。藺相如一言而完璧歸趙。申叔一言而楚莊王不奪人千乘之國。茅焦一言而祖龍認母。魯仲連一言而趙人不敢帝秦。毛遂一言而定約從。田千秋一言而寤主。張子房一言而散沙中之偶語。袁盎一言而徹夫人之坐席。周勃一言而北軍左袒。為劉。蘇瓊一言而兄弟不忍爭田。曹武惠王一言而南唐城陷。無一人橫罹鋒鏑。寇萊公一言。而決

策親征遼人氣奪王沂公一言而西賊服朝廷有人富鄭公一言而契丹不取關南地韓魏公一言而調和兩宮胡澹菴一言而金人不敢南牧者二十有四年凡此類者皆所謂一言而興邦者也言出而天下以爲口實者也其利不既博哉

經世名言卷五終

經世名言卷六

襄平翟我蘇弘祖輯

待人篇

語云光風霽月以待人益和氣平心發之如春風拂弱柳細雨潤新苗此何等舒泰何等感通也若夫暴風驟雨迅雷烈霜夭折實甚矣或曰不似無骨力乎曰譬之玉堅剛未始不堅剛溫潤未始不溫潤耳大抵待人有二要焉無責人是自修之第一要道能體人是養量之第一要法施在我有餘之恩則可以

廣德留在人不盡之情則可以全好天下有實言實行實心未有不孚人之理況夫人之情有言然而意未必然有事然而意未必然者非勉強于事勢則束縛于體面善體人者要在識其難言之情而不使其爲言與事所苦此聖人之所以感人心而人樂爲之死也

輯待人第六

辨學術談治理宜須窮到至處讓人不得所謂宗廟朝廷便便言者蓋道理古今之道理政事國家之政事務須求是乃已我與人皆置之度外非求伸我也

非求勝人也何讓人之有只是平心易氣為辨家第一法纔聲高色厲便是沒涵養

激之以勢力則未至於惡也而奮然為惡愧之以情理則本不徙義也而奮然向義此遊說者所當知也

責人到閉口捲舌面赤背汗時猶剌剌不已豈不快心然淺隘刻薄甚矣故君子攻人不得過七分須含蓄以養人之愧令其自新則可

在邪人前發正論不問有心無心此是不磨之恨見貪者談廉已不堪聞又說某官如何廉益難堪又說某官貪愈益難堪況又勸汝當廉況又責汝如何貪

彼何以當之或曰當如何曰位在則進退在我行法可也位不在而情意相關密諷可也若與我無干涉則箝口而已禮入門而問諱此亦當諱者

有一介必吝者有千金可輕者而世之論取與動曰所直幾何此亂語耳

余少時曾洩當密之語先君責之對曰已戒聞者使勿洩矣先君曰子不能必子之口而能必人之口乎且戒人與戒己孰難小子慎之

世之人形容人過只象箇盜蹠回護自家只象箇堯舜不知這卻是以堯舜望人而以盜蹠自待也

或問汝欲為君子乎曰某不能為君子但幸為君子所知不敢自墮於小人以為知己羞墮為小人已不足惜而使知己者有失言誤信之悔吾何以自立於天地間此吾之所夙夜恐懼者也

常看得自家未必是他人未必非便有長進再看得他人皆有可取吾身只是過多便有長進

一友與人爭予歷指其短不悅予曰於十分中君有一分不是否友曰我難說沒一二分予曰且將這一二分都沒了纔好責人

學者事事要自責慎無責人人不可我意自是我無

量我不可人意自是我無能時時自反才德無不進之理

人人自責自盡不直四海無爭彌宇宙間皆太和之氣矣

夏不忘爐冬不忘扇以為無用或恐時變

無謂人唯唯遂以為是我也無謂人默默遂以為服我也無謂人煦煦遂以為愛我也無謂人卑卑遂以為恭我也

世之人聞稱人之善輒有妒心聞稱人之惡輒有喜心此天理忘而人欲肆者也孔子所惡惡稱人之惡

孔子所樂，樂道人之善。吾人豈可另有一副心腸。萬水自發源處入百川，容不得入江淮；河漢，容不得直流至海，則浩浩恢恢，不知江淮幾時入，河漢何處來，兼收而並容之矣。閒雜懊惱，無端謗讟，儻來橫逆加之衆人不受，加之賢人不受，加之聖人則了不見其辭色，自有道以處之。故聖人者，疾垢之海也。

與人較量，只是一箇人能容一人者，兼一人；能容十人者，兼十人；能容千萬人者，兼千萬人。所貴乎士君子者，正以其能容也。不能容而較之，與所較何異。

兩人相非，不破家亡身不止；只回頭任自家一句錯，便是無邊受用。兩人自是，不反面稽唇不止；只溫語稱人一句是，便是無限權忻。

學者只是氣盈，便不長進。含六合如一粒，覓之不見；吐一粒於六合，出之不窮，可謂大人矣。而自處如庸人，初不自表異，退讓如空夫，初不自滿足，若抵掌據臂，而視世無人，謂之以善服人則可。

處利則要人做君子，我做小人；處名則要人做小人，我做君子，斯惑之甚也。聖賢處利讓利，處名讓名，故澹然恬然，不與世忤。

爭多起於人各有欲，言多起於人各有見，惟君子以澹泊自處，以知能讓人，胸中有無限快活處。

處天下事，前面長出一分，此之謂豫；後面餘出一分，此之謂裕。如此則事無不濟，而心有餘樂。若擠然分數做去，必有後悔。聞人善則疑之，聞人惡則信之，此滿腔殺機也。

百驟疾馳，自有箇後底；羣鳶高飛，自有箇下底。世間下者後者，自是要有人，君子何擇焉。

騶虞未學，見理則明，擇地而蹈，不忍戕生。

積弱之怒，其發不可當也；重壅之水，其潰不可禦也。是故君子不畢畢，不幼幼，不弱弱，不悤悤。

兩君子無爭，相讓故也；一君子一小人無爭，有容故也；爭者兩小人也。有識者奈何自處於小人，即得之未必榮，而況無益於得，以博小人之名，又小人而過者也。

與其抑暴戾之氣，不若養和平之心；與其裁既溢之恩，不若絕分外之望；與其爲後事之厚，不若施先事之薄；與其服延年之藥，不若守保身之方。

實做工夫人，再休向人講；與世俗人講，則掩口而唉；與異端人講，則矢口而辨；惟與志同道合之人，爲藏修默成之學，此是眞工夫實學問。若好學者，就問某

道者相依、則不妨千言萬語、與之講說也。

不足與有爲者、自附于行所無事之名。和光同塵者、自附于無可無不可之名。聖人惡莠也以此。

有間密語者、囑曰、望以實心相告。余笑曰、吾內有不可瞞之本心、上有不可欺之天日。在本人有不可掩之是非、在通國有不容泯之公論。一有不實、自負四愆矣、何暇以貌言誑門下哉。

平生無一事可瞞人、此是大快樂。

夜死種樹、但以手攜植之荊棘、謂桃與李。

人到無所顧惜時、君父之尊不能使之嚴、鼎鑊之威不能使之懼、千言萬語不能使之喻、雖聖人亦無如之何也已。聖人知其然也、毋養其體面。體其情私、而不使至於無所顧惜。

人心貴新、人面貴舊。賀慶勿先、弔唁勿後。

族黨同居。凡往來必曳履揚聲、使人知之、不可寂然頓造、恐偶議短長、彼此慚汗、難於進退、甚至不諳事者、好潛聽以伺人言、此又搆禍之媒也。

世人相與、非面上則口中也。人之心固不能掩於面與口、而不可測者、則不盡於面與口也。故惟人心最可畏。人心最不可知。此天下之陷阱、而古今生死之衢也。予有一拙法、推之以至誠、施之以至厚、持之以至慎、遠是非、讓名利、處後下、則頑暴爲馴、可骨肉而腹心矣。將令深者且傾心、險者且化德、而何陷阱之予及哉。不然、必予道之未盡也。

金性本質、鹵于爲劍。士德本厚、險于爲塹。小人無義、不可乘勢、奸宄生心、莫予之器。

心相信則迹者土苴也、何煩言語。心相疑則迹者媒孽也。叢生猜貳、故有誓心不足自明、避嫌反成自誣者、相疑之故也。是故心一而迹萬、君子治心不修迹。

羊腸之險、前車覆而後車協力。非以厚人也、前車當關、後車停駕。匪惟同緩急、亦且共利害。爲人也、而實自爲也。嗚呼、士君子共事而忘人之急、無乃所以自孤也夫。

以無心處無心者、誠。以無心處有心者、明。以有心處無心者、疑。以有心處有心者、賊。

親友間通書札、雖細事必宜檢點。東坡云、薄俗好苛詆人小疵、不可不留意。

騏驥匪遠、不離其廄。名士匪遠、不離牀右。

爾我之界限甚明。世之相爭者、昧爾我之界也。爾我之欲惡無別。世之忘人者、分爾我之界者也。故爾我

分則不相陵奪，爾我忘則不異悲喜。

朝廷法紀做不得人情，天下名分做不得人情，聖賢道理做不得人情，他人事權做不得人情，我無力量做不得人情。以此五者徇人，皆妄也。君子慎之。

聖人之道，本不拂人，然亦不求可人。人情原無限量，務可人，不惟不是，亦自不能，故君子只務可理。

大凡與人情不近，即行能卓越，道之賊也。聖人之道，人情而已。

拖犂傷墓，勝于截路，寧可欺生，不可欺故。

恕人有六：或彼識見有不到處，或彼聽聞有未真處，

或彼力量有不及處，或彼心事有所苦處，或彼精神有所忽處，或彼微意有所在處。先此六恕，而命之不從，教之不改，然後可罪也已。是以君子教人而後責人，體人而後恕人。

漂蟻莫訴，仁者矜度；濟困扶危，不必親故。

人情不便處，便要迴避，彼雖難于言，而心厭苦之，非吾之福也。往往中禍，率由於此。是以君子體悉人情。悉者，委曲周至之謂也。恤其私，濟其願，成其名，泯其迹，體悉之至也，感人淪于心骨矣。故察言觀色者，學之粗也；達情會意者，學之精也。

任難任之事，要有力而無氣；處難處之人，要有知而無言。

德業觀前面人，名位觀後面人。或問觀之將何如，曰：從前觀之，祇見我不如人，而益勵思齊之志；從後觀之，祇見人不如我，而自銷蹭蹬之憂。

已烹之魚，莫訟校人；已坑之卒，莫訟將軍。惡不必報，但恐傷仁。

誠實以啓人之信我，樂易以使人之親我，虛己以聽人之教我，恭己以取人之敬我，自檢以杜人之議我，自反以息人之罪我，容忍以受人之欺我，勤儉以補

人之侵我，警悟以脫人之陷我，奮發以破人之量我，遜言以免人之詈我，危行以銷人之鄙我，定靜以處人之擾我，從容以待人之迫我，游藝以偷人之棄我，勵操以去人之汚我，直道以伸人之屈我，洞徹以解人之疑我，量力以濟人之求我，盡心以報人之任我。

弊端切須弗始於我，凡事無但知私於我。聖賢毋存心於無我，天下之事盡其在我。

慢我是恭，毀我是磬。虛己反觀，百愁俱去。

人譽己果有善，但持其善，不可有自善之心；無善，則增修焉可也。人毀己果有惡，即當去其惡，不可有惡

聞之意無惡則加勉焉可也

人情憤爭責偹生于恩怨故或非意相加度其人賢於己者則我當順受待其自悟其同於己者大則理遣小則情恕至不如己者則以不足校置之乃若我有德於人則不責其報人有德於我則受施勿忘如此則以之處人而憤怨息以之自處而地位寬故曰寧我容人無人容我寧人負我無我負人

白沙箴云七情之發惟怒為遽衆逆之加惟忍為是絕情實難處逆非易當怒火炎以忍水制忍之又忍愈忍愈厲過一百忍為張公藝不亂大謀其乃有濟

省事饒人初似歉弱久久思之其味甚長一時暴怒始雖快意終有後悔

韓魏公曰古有之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今人一相抵觸忿謗蝟興豈忠厚存心者哉孔子以為人之所信者目目亦有不足信者況傳聞之言吠聲畫影豈可挈清白之人而置之腥穢之坑塹乎

戲謔本非正大之事然亦無害於義故自古聖賢間亦有之或以奕戲或以局戲皆假此以適趣以通情以見忘形之意耳其戲也君子非若小人尚力鬬智以為戲至於忿爭而不止者可乎故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人固不免於戲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戲可以謔為乎

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洒落自在常人纔與人不合即尤人纔不得于天即怨天其心忿恚勞擾無一時之寧泰與聖人之心何啻霄壤

慈湖先訓云一日步蔬圃顧圃僕曰吾蔬為盜者竊取汝有何計防閑圃僕姓余者曰須拚少分與盜者乃可先公因欣然顧簡曰余即吾師也吾意釋然

凡可怒者以其小人也然怒或動心則與小人相去

一間耳孔旻先生詩云怒氣劇炎火焚和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

郁離子曰石激水山激風法激姦吏激民言激戎直激暴天下之紛紛生于激是故小人之作亂也由其捺之急抑之甚而使之東西南北無所容也故進退無所逃則安得不避其急而趨其緩也哉聖人知其無益也故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及其見陽虎也則應之曰諾吾將仕矣而不與之爭也陳恆弒其君告夫三子不可則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而不與之辯也夫如是何激之有哉是故鯀堙洪

水禹乃導而疏之然後地平天成之功不在鯀而在禹何也激不激之謂也

伍胥奔吳追者在後至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之胥既渡解劍直百金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爵執珪豈徒百金劍耶不受一唉刺船而去夫飛鳥投人救之我祥蓋拯人於倉皇急迫中者仁者之用心也彼漁父者非仁人歟抑隱其高寓於漁傲萬物而弗怵者歟世之人戕友而射利損物而肥家昧心于天地之間者多矣又安知漁父之用心哉所謂無所求而爲之者漁父有之

狄青字漢臣風骨奇偉善騎射爲樞密或有以狄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通來獻者青謝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唉而還之嘗設宴宴韓魏公客有劉易者與焉適堦下伶人以儒爲戲易勃然大怒曰黥卒敢如此詬詈不絕口至擲樽俎而起公意氣自若語意益溫翌日詣易謝罪天下咸知公爲盛德人也又公面有黥字仁宗命去之自謂面黥足以勵士卒

聞君子議論如啜苦茗森嚴之後甘芳溢頰聞小人諂笑如嚼糖水爽美之後寒沍凝腹

貴畜孔鵬賤視賓客肥飼猿鹿瘦役輿臺不義而富貴者之積習也

聖學只在與人同欲惡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便是聖人能近取譬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便是賢者事所欲於已施所惡於人便是小人學者用情只在此二字上體認最爲喫緊克得盡時六合都是一個有甚人已

聞人之善而掩覆之或又致以誣其心聞人之過而播揚之或枝葉以多其罪此皆得罪于鬼神者也吾黨戒之

恕之一字是個好道理看那推心者是甚麼念頭好色者恕人之淫好貨者恕人之貪好飲者恕人之醉好安逸者恕人之惰慢未嘗不以已度人未常不視人猶已而道之賊也故行恕者不可以不審也

古人愛人之意多今人惡人之意多愛人故人易于改過而視我也常親我之教益易行惡人故人甘於自棄而視我也常讐我之言必不入

評品古人必須胸中有段道理如權平衡直然後能稱物輕重若執偏見曲說昧於時不知其勢責其病不察其心未嘗身處其地未宵心籌其事而曰某罪

也。某過也。是皆指星聲議樂，大可笑也。君子耻之。

談道者雖極精切，須向苦心人說，可使手舞足蹈，可使大叫垂泣。何者，以求通未得之心，聞了然透徹之語，如饑得珍饈，如旱得霖雨，相悅以解，妙不容言。其不然者，如麻木之肌，鍼灸終日，尚不能覺，而以爪搔之，安知痛痒哉。吾竊爲言者惜也。故大道獨契，至理不言，非聖賢之忍於棄人，徒嘵嘵無益耳。是以聖人待問而後言，猶因人而就事。

私恩煦感，仁之賊也。直往輕擔，義之賊也。足恭僞態，禮之賊也。苛察岐疑，智之賊也。苟約固守，信之賊也。

此五賊者，破道亂正，聖門斥之。

處天下事，先把我字閣起。千軍萬馬中，先把人字閣起。兩柔無聲，合也。一柔無聲，受也。兩剛必碎，激也。一剛必損，積也。故易取一剛一柔，是謂中平，以成天下之務，以和一身之德，君子尚之。

君子當使人忠我，不可使人怨我。

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仁者不危人以要名。掩人邪者，厚人之行。救人過者，仁者之道。

居不必無惡鄰，會不必無損友，惟能自持者兩得之。

乍交不可傾倒，傾倒則交不終。久與不可隱匿，隱匿則心必險。

事係幽隱，要思回護他，着不得一點攻訐的念頭。人屬寒微，要思矜禮他，着不得一毫傲睨的氣象。

遇故舊之交，意氣要愈新。處隱微之事，心迹宜愈顯。

覺人詐不形于言，受人侮不動于色。此中有無窮意味，亦有無窮受用。

待富貴人，不難有禮，難有體。待貧賤人，不難有恩，難有禮。

甘言似蜜，聽者促膝。忠言逆耳，去恐不疾。

貴盛時人奉我，非奉我也，奉貴者也。當貧賤人凌我，

非凌我也，凌賤者也。彼自奉貴，我何爲喜。彼自凌賤，我何爲怒。

人好剛，吾以柔勝之。人用術，吾以誠感之。人使氣，吾以理屈之。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固宜疏，不能遠，不可急去。

朝廷大奸不可容，朋友小過不可不容。容大奸則亂天下，不容小過則無全人。

棄佻如振塵，愛士如救饑。

無報人之志而使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

知之。始也。

毀我者。我以無毀勝之。則毀自消。

有以橫逆加我者。譬猶行草莽中。荊棘之在衣。徐行緩步而已。

以布易帛。分衣一人。以蔬易肉。分食一人。人人能此。市無窮民。

乘人瑕釁。惡小而倍。拯人艱危。善微而載。

肉服在身。途遇吉祥善事。則引步退避。其事雖小。其心則厚。

古稱傾蓋如舊。一見語即合者。是兩英雄豪傑。意氣相投。不覺披豁肝膈。觸處皆真。其他相與。須要有次第。有生熟。若未見顏色。不察心術。遽與道意中事。出不諱言。是謂至愚。君子笑之。

世人喜言無好人。此孟浪語也。今且不須擇人。只於市井稠人中。聚百人而各取其所長。人必有一善。集百人之善。可以為賢人。人必有一見。集百人之見。可以決大計。恐於百人中。未必人人高出之也。而安可忽匹夫匹婦哉。

誰非有道之言也。孔子豈不戲。竟是道理上脫洒。今之戲者褻矣。即有滑稽之巧。亦近俳優之流。凝靜者

恥之。

彰死友之過。此是第一不仁。生而攻之。也望其能改。彼及聞之也。尚能自辨。死而彰之。夫何為者。雖實過也。吾為掩之。

對左右言。四顧無愧色。對朋友言。臨別無戒語。可謂光明矣。胸中何累之有。

欺孤不仁。暴寡不武。寧可嚼鐵。不可嚙腐。

為善無例。得濟則濟。麥舟義田。不因往制。

簡靜沈默之人。發用出來不可當。故停蓄之水。一決不可禦也。蟄處之物。其毒不可當也。潛伏之獸。一猛不可禁也。輕洩驟舉。暴雨疾風耳。智者不患焉。

仲尼有毀。子產有謗。但能守正。不能禦矣。

君子擇而後交。故寡尤。小人交而後擇。故多怨。

說人所必不從。求人所必不與。強人以甚不便。制人以必不甘。是皆欠絜矩工夫。

一夕恣謔。毀節終身。物各有耦。無侵賤貧。

大抵宗戚故舊。有所稱貸。不若隨力賙急之。蓋言借則我覬其還。不免取索。索之頻。而稱貸者曰我本欲償。以其頻索。姑已之。如其不索。則又曰彼不下氣問我。我何為強還之。是索亦不償。不索亦不償。莫若念

其貧窶隨我力之豐嗇而賙其不逮則前無責償之念後亦無含怨之人也

對失意人莫談得意事處得意時常想失意事

易毋而乳雖哭不哺交淺言深百無一遇

只一個耐煩心天下何事不得了何人不能處

無專人之欲無甚人之罪

人情要耐心體他體到悉處則人可以寡過我可以寡怨

恩中之小隙不如怨中之小惠

經世名言卷六終

經世名言卷七

襄平耀我蘇弘祖輯

涉世篇

君子接人未嘗不謹勅持身未嘗不正大有子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孔子曰恭而無禮則勞又曰巧言令色足恭丘亦恥之曾子曰脅肩諂笑病於夏畦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何嘗貴傲哉而其羞卑佞也又如此但涉世之法處人不可任巳意要悉人之情處事不可任巳見要悉事之理秪此應世法微

微一笑度世法冷冷半言旨哉言乎輯涉世第七

世道不明聰明才辯之口好勝爲心曲學偏見之人執迷難屈具曰予聖卽眞聖人出未必肯服識道君子又欲以曉曉口下之其誰能從故帝王以勢伸其說聖人以名伸其說舍是而與人辯皆不智也

言一也出由之口則信且從出跖之口則三令五申而人且疑之矣故有言者有所以重其言者素行孚人是所以重其言者也不然且爲言累矣

先衆人而爲後衆人而言

天下事最不可先必而預道之已定矣臨時還有變更況未定者乎故寧有不知之名無貽失言之悔

胸中無一毫欠缺身上無一些點染便是羲皇以上人卽在患難中何異玉燭春臺上

擔當處都要個自强不息之心受用處都要個有餘不盡之意

世間好底分數休占多了我這裏消受幾何其餘分數任世間人占去

以理言之則當然者謂之天命有德討有罪奉之無私是已以命言之則自然者謂之天莫之爲而爲莫

之致而致定於有生之初是已以數言之則偶然者謂之天會逢其適偶値其際是已

爲善而偏於所向亦是欲聖人之爲善度德量力審勢順時且如發棠不勸非忍萬民之死也時勢不可也若認煞民窮可悲而枉已徇人便是欲矣

避嫌者尋嫌者也自辨者自誣者也心事重門洞達略不回邪行事八窗玲瓏毫無遮障則見者服聞者信稍有不白之誣將家家爲吾稱寃人人爲吾置喙矣此之謂潔品潔品不自潔

兩物相近未有不相摩者兩物相摩未有無聲者兩有聲未有不兩損者

凡有橫逆來侵先思所以取之之故卽思所以處之之法不可便動氣兩個動氣一對小人一般受禍

無才無學士之羞也有才有學士之憂也夫才學非有之難而降伏之難君子之貴才學以成身也非以矜已也以濟世也非以夸人也故才學如劍當可試之時一試不則藏諸室無以衒弄庶幾得矣不然鮮不爲身禍者自古十人而十百人而百無一倖免可不戒哉

或問傲爲凶德則謙爲吉德矣曰謙眞是吉然謙不中禮所損亦多在上者爲非禮之謙則亂名分紊綱

紀久之法令不行在下者爲非禮之謙則取賤辱喪氣節久之廉恥掃地

鬼病求藥雖醫不活不可强爲枯魚噴沫

句踐沼吳子胥覆楚鼠雖忘璧璧不忘鼠

術士多詐難瞞心腹俗士多金難換面目

飾情交僞寧與兒戲早起徇人不如酣睡

聖賢用剛只彀濟那件事便了用明只彀得那件便了分外不剩分毫所以作事無痕迹甚渾厚事既有成而人亦無議

事必要其所終慮必防其所至若見眼前快意便了此最無識故事有當怒而君子不怒當喜而君子不喜當爲而君子不爲當已而君子不已者衆人知其一君子知其他也。

無用之朴君子不貴雖不事機械變詐至於德慧術知亦不可無。

不以外至者爲榮辱極有受用處然須是實而分數足始得今人見人敬慢輒有喜愠心皆外重者也此迷不破胸中冰炭自生。

見面前之千里不若見背後之一寸故達觀非難而反觀爲難見見非難而見不見爲難此舉世之所迷而智者之所獨覺也。

窮寇不可追也遁辭不可攻也貧民不可威也。

作人要如神龍屈伸變化自得自如不可爲勢利術數所拘縛若羈絆隨人不能自決只是個牛羊然亦不可嘵嘵悻悻故大智上哲看得幾事分明外面要無迹無言胸中要獨來獨往怎被機械人駕馭得。

處毀譽要有識有量今之學者儘有向上底見世所譽而趨之見世所毀而避之只是識不定聞譽我而喜聞毀我而怒只是量不廣眞善眞惡在我毀譽與

我無分毫相干。

聖賢處天下之事委曲紆徐不輕徇一已之情以違天下之欲以破天下之防是故道有不當直事有不必果者此類是也辟之行道然循曲從遠順其成迹而不敢以欲速適已之便若必欲簡捷直遂則兩京之程途正以繩墨破城除邑塞河夷山終有數百里之近矣而人情事勢不可也是以處事要遜以出之而學者接物怕徑情直行。

矯激之人加卑庸一等其害道均也吳季札陳仲子時苗郭巨之類是已君子矯世俗只到恰好處便止矯枉只是求直若過直則彼左枉而我右枉也故聖賢之心如衡處事與事低昂分毫不得高下使天下曉然知大中至正之所在然後爲不詭於道。

嫌疑之難辨也百口不能自明君子知辨之難也避嫌遠疑使此心如日月常懸以示人是謂潔已是謂自愛然嫌疑有不必避者當大任也遇急難也德意乎也。

忍激二字是禍福關。

遊紛華之市日數十里而足不倦何也心不在足也獨行曠寂之野數里而疲矣行萬里之途不以爲遠

僅十里不至家則迢迢以爲遠矣何也以近視近頓有急心故也是故君子當治心有益十鈞而輕損十鈞而重者挽車負粟之類是也機不同也君子當識機有足能運百鈞之圓石而不能動十鈞之方石者勢不同也故君子當審勢

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

人之器量最宜宏大宏大則能容人之所不能容忍人之所不能忍古之名人碩士未有器量宏大而不能保身全名者在朝當如呂蒙正不問朝士之名在家當如張公藝九世同居之忍斯善矣

王陽明先生曰金之在冶經烈焰受鉗錘當此之時爲金者甚苦然自他人視之方喜金之益精煉而惟恐火力錘煆之不至既其出冶金亦自喜其摧折煆煉之有成矣

胡敬齋先生曰在佑聖觀見壁上題曰逆則處處生顛倒順則頭頭合自然居仁加兩字逆理則處處生顛倒順理則頭頭合自然

遇橫逆之來當思古人所處有甚於此者人遇拂亂之事愈當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行有窒礙處必思有以通則智益明

寒山詩云有人來罵我分明了了知雖然不應對却是得便宜

又云余嘗愛白樂天詞旨曠達沃人胸中有詩句云我無奈命何委順以待終命無奈我何方寸如虛空夫如是則造化陰隲不足爲休戚而況時俗物態安能刺鞕其心乎

餘冬序錄云胡澹菴海外北歸飲胡氏園爲侍妓黎倩作詩殊累其爲人朱子胡氏客館觀壁間詩自警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黎渦却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爲胡發也賢者於此且借以

自警況在他人吾聞老耼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善哉

强項者未必爲窮之路屈膝者未必爲通之媒鋼肝鐵面君子落得爲君子奴顏婢膝小人枉自爲小人

影戲雖呈羣兒笑迎世喜乃僞不喜質誠

習利恥廉反名曰矯衆汚毀清獨立者必滅武稱聖孔子爲佞春秋顛倒誰與爲正

有才斂才有用留用禰衡枉死器不足重

無病即樂無辱即榮但能退步終身履乎

蘇黃門云衣冠珮玉可以化强暴深居簡出可以却猛獸定心寡欲可以服鬼神

任恭惠與呂許公同年進士而同爲博士恭惠登樞年耆康强許公時尚爲相嘗所歎羨詢其服餌之法恭惠謝曰不曉養生之術但中年因讀文選有所悟爾謂石韞玉以山輝水含珠而川媚也許公深以爲然

羣人中喜談禍福假相法占卜以期人之吉凶者此亦輕妄之一端也夫卦之六十四爻之所以占卜者正所以趨吉而避凶也景純善卜者也寧知敦之害已何不北走燕南走吳而隱之邪或曰人爲命數之所圄者也景純所以不去者知命數有在也吁南山

有饑虎卜曰必不噬人從之遊可邪景純之從敦正猶以從饑虎也可不可嗚呼安得知易者吾與之論造化之妙哉

昔甯嬴識陽處父之剛以爲華而不實怨之所萃犯而聚怨不可安身信哉斯言也大抵好剛之人必悻悻悻悻必驕人驕人者難乎免於世矣天壤間善人少而小人多吾以區區之才而肆其悻悻之氣小人如之何而容我哉甯嬴可謂知人矣此處父死於賈季也

東坡謫居瘴鄉惟盡絶欲念爲萬全之良藥嗚呼瘴非吾土也風氣既殊水土飲食亦別目之所見者無非惻隱者也心之所感無非動心者也自非百念灰冷何能不內傷哉欲不可盡絶也惟居瘴鄉患難之中則可

人生世間要見識高遠見識高遠則不爲淺近者所惑日觀世事之盛衰夜思氣運之消長由其盛衰也吾以出處應之由其消長也吾以進退隨之則禍可避而患可禳不然奔奔役役惛惛懞懞幾何而不爲時勢所害邪

世說陷穽在在有之要人醒醒耳眼一步昧足一步

偏心一步惑則墮落其中安能出哉及其墮也乃悔前日之所爲晚矣此君子貴乎知微

浮躁淺露學者之深戒優游罷軟學者之深規既知事不可爲則剛制而莫爲既知才不可炫則力愼而莫炫此乃保身之道也古之人畏天今之人忽天雖不與人爭而常應於物古人灼知此理所以一行一言必合天心也歟

理者坦途也人人可行世之人好於奸詭而乃詐百出欲求富貴而反貧賤欲求進步而反退步其故何哉曲折崎嶇徒費其力卒有天爲之主也

終日嫁禍有時反坐終日飛語有時自詛季郎不下閻郎交恥勢炙羊羹怨之所起

聖人道濟天下未嘗有忘蒼生之心然亦未嘗必何也時命在天非聖人所能必也世之學者動輒以聖人自驗不擇時之汚隆殊不知聖人之才無可不可酧酢萬變如造化之於四時或暘而暘或雨而雨過化存神非人可測區區小才假聖人以藉口者能如是邪吁志大才短此陳蕃竇武之所以敗也

有人以事謀我我當察其謀之是非其是耶以理告之其非耶亦以理告之嚴君平賣卜子告之以孝臣告之以忠可也設或十人同坐有人以事謀之則不可先發喙何也先喙則為謀府矣謀府古人所戒

我以厚待人人以薄待我匪薄也我厚之未至也我以禮接人人以虐加我匪虐也我禮之未至也厚也禮也我自行之薄也虐也由我召之彼何罪也然則厚矣禮矣彼復薄虐者乃吾命也彼何罪也是故不怨天不尤人庶幾君子矣

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此妾婦之道也近世士大夫見權勢之人爭相趨附媚之惟恐後得一美言則喜溢於色稍見抑之則局春不自安又何異於妾婦之道耶夫壽夭窮通天之命也彼固有權勢矣亦不能外於天而壽夭窮通於我也譏譏以諛之恐恐然以附之亦可愧也夫

不得於天則怨天不得於人則尤人此古今之同情也殊不知抑揚順逆皆非人力所能為而皆造物使之然也造物亦非有惡我好我而為之也彼亦不知予亦不知莫之為而為之耳怨於天者不知天怨於人者不知命聖人之所不取也大丈夫胸中當灑灑落落如光風霽月任其自然何有一毫之動心哉

蝸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廾高不知疲竟作粘壁枯東坡此言深可為知進不知退者之戒矣

君子不可以已之長露人之短天地間長短不齊物之自然也蕞爾之軀詎能事事而長哉必欲炫已之長而露人之短則跬步而成仇矣何也諱莫諱乎已之短樂莫樂於人之掩其短既彼揚吾短矣不憾者千百人一人耳然則言人之短者可謂之種禍

人之病在乎好談其所長長於功名者動輒夸功名長於文章者動輒夸文章長於遊歷者動輒夸其所見山川之勝長於刑名者動輒夸其讞獄之情此皆露其所長而不能養其所長者也惟智者不言其所

長故能保其長

張九齡以功名忠義皆振一時可謂君子矣然或者謂其處士大夫之有辜者必致窮絶之地以故一念不仁所以無嗣人心之不可不仁如此哉夫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趨利避害世之常態置一物於必窮之地者君子不爲也況作好惡於其間邪九齡盛德之士也一念之差猶不免於絶嗣下至盧多遜之輩當何如耶

寶器珍玩不可示之於權勢之人古琴名畫不可示之於貪汚之士一經其目則動其心既動其心必索

之於我矣有識長禍者與之可也不然由物生禍其能逃哉漢晉唐宋以來如此者多矣可不懼耶不然誅求而薦賄無及矣

言之非難處之爲難士大夫安居之時見人憂患害則曰是何足以爲吾之憂見人恤貧賤則曰是何足以爲吾之恤及其親履其事則色喪膽落張張遑遑莫之措矣殊不知張張遑遑徒自苦耳造化已定之矣善乎康節之言曰能言未是眞君子善處方爲大丈夫君子之生濁世誠不可不思所以善處

君子之處世不可有輕人之心亦不可有上人之心懷輕人之心者類乎狂何也貴乎平而不貴乎亢有輕人上人之心者則客氣常在而心無頃刻之樂矣世之文士見君子得聲名則不惟顏色輕之而心實輕之見愚人得富貴則不特忿慮妬之而動靜亦妬之是大可歎也天之生物物不能齊吾當平心以酬酢於賢愚之間可也彼徒有輕人之心而造物者竊笑之彼徒有上人之心而學問日損之又曷若虛已接物以爲進德修業之基耶

大凡君子之生於世也不可有過言過言非古道也何也其瑕易露也吾有么麼之德動輒以包拯之淸

夸人吾有么麼之德動輒以顏子之德矜已一有微瑕則衆人指而責之矣殊不知淸者已之職分所當爲德者天性之所當率豈可以此而驕人哉往往淸者爲人所汚德者爲人所敗職此之由也

處事不可撅撅亦不可孜孜孜孜則軟弱無立撅撅則龐硬召禍和易其身心謙恭其言語近恕而行則人無怨而躬全矣

慾心重者雖處富貴之地未嘗須臾之不憂也何也位高者多無子則爲無子累其心矣才高者多無位則爲無位累其心矣天地間萬物之不齊彼屈此伸

此有彼無，自然之理，未必全其心之慾，則敝敝乎百歲之間無須臾之不憂矣。

大凡不仁之人不可與遊，何也？不仁之人其心不常，悅則把袂連衽，傾心覆胆；怒則持戈執戟，怒氣相加矣。夫與之遊尚不可，況欲與之謀大事、決大疑哉？陶侃豪傑士也，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百甓於齋內，豈無所用其心哉？正以人心一惰則百骸俱怠，百骸俱怠則心日荒而萬事廢矣。

聖人不言命，而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何也？蓋命者，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也。世人不知此，則百計

用心於其間，殊不知百計用心者徒然耳。命既如此，則當寧心以待之，不可趨避也。聖人慮世人徒費其心，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非聖人自言命也。

險人之前不可語人之陰私，對人之前不可語人之機巧。我一時言之，彼一時聽之，言之者固不為難，彼聽之者蓄之於心而不忘矣。險者資其陰私以為訐本，奸者用其機巧以為利基，豈不損物害理之甚哉？吾雖不曾損物害理，亦猶抱薪資火，障水資潮，焚人之宅，沒人之田者矣。吁，此仁者之所以深戒乎。

人家禍患皆自多事生來。夫見位高金多者，未嘗不願與之交也；見勢崇權重者，未嘗不願與之接也。而不知一交一接之間，禍患由此而基焉。善於保安者，盍以清淨省事為本。窮通有命，從事紛紛，夫何益哉？

嚴尊字君平，西漢時人，卜筮於成都市，日閱數人，每依卦辭教人以忠孝，日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簾而讀老子。蜀人羅冲具車馬衣糧勸之仕，君平曰：我有餘，君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家萬金，子無儋石之儲，何謂有餘？曰：吾嘗宿子家，見子晝夜汲汲，無有足時；我賣卜不下牀而錢數百，塵埃厚寸，無所用之，豈非我有餘乎？年九十而終。夫最難制者

心也，最無窮者欲也，以難制之心逐無窮之欲，役役乎不知入乎禽獸之域也。君平告人以忠孝者，使人心知所重也；得百錢而自足者，戒此心無所貪也。若君平者，亦不願乎其外者歟。

沈麟士，齊人也，其所著屐為鄰人所認，麟士曰：是卿屐耶？即跣而還。鄰人後得屐，以前日誤認之屐還，麟士曰：非卿屐耶？笑而受之。此古人之所以不可及者，非惟其識之高於人，正以其量之高於人也。量由識而充，識量者，君子之所以處亂世、待小人之道也。若麟士者，豈非識量之兼備者歟。

風光月霽其心胸海闊天高其器宇鳳文麟趾其威儀玉振金聲其辭語

體大眼小象無遠眺高視闊步駱駝罕顧

懦夫不仁惡虎猙獰畏惡欺善天理自泯

遇貴存骨遇富辭肉遇强覘膽遇善置腹

聖賢雖無心占便宜終則盡天下便宜事都歸聖賢做了彼凡計較目前便宜者究竟都不得便宜矣噫向使王莽而肯爲周公曹操而肯爲文王亦孰得而禦之然惡木在先除根彼其素所蓄者然矣噫

古人有言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者則謀之一

時之利無謀也而利萬世者則謀之嗚呼國家之所以作養人材聖賢之所以注望後學者意良在是也

凶人祭祀吉神不饗如君子不受小人之苞苴吉人祭祀凶神不臨如小人不登君子之俎豆

吾輩學問未至於寧靜堅固不免爲一時意氣激發世俗動搖激發則易踈動搖則多歉二者交併人始有言或據迹而未察其心或吠聲而遂疑其形於是乎猜讒繼之謂之已甚則可未有無因而至前也濂溪遇清獻明道語介甫沉深不燿和易可親此正用世之軌範世之遭猜嫌者果能如二賢否乎

快意事孰不喜爲往往事過不能無悔者於他人有甚不快者焉豈得不動於心君子所以隱忍詳復不敢輕易者欲彼此兩得也

又曰均之爲君子也而以廉潔見者其取忤猶少以正直見者其取忤常多何也廉潔惟務守已之是正直兼欲匡人之非也均之爲正直也而以之取人主之忤者其獲罪猶自可解以之取權貴之忤者其獲罪常至不測何也人主唯惡人之咈已權貴兼慮人之傾已也

人好剛吾以柔勝之人用術吾以誠感之人使氣吾

以理屈之天下無難處之人矣

心實不然而迹實然人執其然之迹我辨其不然之心雖百口不相信故君子不示人以可疑之迹不自誣其難辨之心何者正大之心孚人有素光明之行無所掩覆也倘有疑我者任之而已嘵嘵何爲

求人已不可又求人之轉求狥人之求已不可又轉求人之狥人患難求人已不可又以富貴利達求人此丈夫之恥行也吾黨戒之

權貴之門雖係通家知己也須見面稀行踪少唐詩有終日帝城裏不識五侯門之句可爲新進之法

我身原無貧富貴賤得失榮辱字。我只是個我。故富貴貧賤得失榮辱，如春風秋月，自去自來，與心全不牽掛。我到底只是個我，夫如是，故可富可貧可貴可賤，可得可失，可榮可辱。今人惟富貴是貪，其得之也必喜，其失之也如何不悲。其得之也爲榮，其失之也如何不辱。全是靠著假景作眞身，外物爲兩分。吾輩做工夫，這做是第一。吾媿不能以告同志者。

韓魏公於小人欺已處，明足以照之，終不道破。愚謂此正魏公德量最高處。明知其欺，則終莫能欺，苟訐其情，則激怨矣。怨則不肖之心生，不中傷之不已也。

古來豪傑敗於小人者，多昧此幾。噫，魏公之智遠矣。

呼我小字，猶在耳；曰老曰翁，遂及壯齒。胡善可稱，胡德可紀。一沐三飯，是吾少。

欲芳艷而遂休，意正酣而即能略無係戀，瀟爾忘情，此之謂大勇。

莫樂於貧賤，莫憂於富貴，莫安於貧賤，莫危於富貴，莫清淨於貧賤，莫勞擾於富貴。此不可與俗人道。

只有這一點心，是天付與底，不敢一毫損傷。七尺軀是父母生底，不忍容易棄置。那富貴是趙孟與底，是我自家致底。豈不安富尊榮，但是倘來之物，分外之遇，要割捨便割捨得，何足沾戀。乃以二者易此，抵死不肯放手，可歎可歎。

居無以應物之有，養寂以待物之譁；體清以涵物之濁，處晦以用物之明；執常以御物之變，守裔以制物之紛。

呂氏絕理，妒婦無子；僉壬嫉賢，千秋不齒。

曲高必生寡和之嫌，一味曲須求同調；稍修多取入宮之妒，梳洗切莫傾城。

交友須帶三分俠氣，作人要存一點素心。

名高忌起，寵極妒生。

世人破綻處，多從周旋處見；指摘處，多從愛護處見；艱難處，多從貪戀處見。

事到全美處，怨者難開指摘之端；行到至汙處，愛者難施掩護之法。

當得意時，須尋一條退路，然後不死於安樂；當失意時，須尋一條出路，然後可生於憂患。

是非毀譽，如火之熱，水之濕，久之必見，無終掩其實者。故有其事不可辨，無其事不必辨。無事而辨之，是自謗也；有事而辨之，是揚人之惡而甚其怒，皆非所以自修而平物。

此心常看得圓滿。天下自無缺限之世界。此心常放得寬平。天下自無傾側之人情。

從熱鬧場中出幾句清冷言語。便掃除無限殺機。向寒微路上用一點赤熱心腸。自培植許多生意。

漢龐德公隱鹿門山。猶令其子仕操。未若淵明也。淵明責子篇曰。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蓋不欲其仕宋。故作詩自汚以晦其才。善乎雅生曰。以不才終其天年。此自陶栗里深意。

日朧月朦了。已成翁。乾坤爲戏。及瓜代終。金寒人熱。衆情斉悅。推移玩世。無剛不折。何物不恭。

黃白兩翁。弄人掌上。莫適所從。

學算終日。不識六七。道逢隸首。覿面相失。

有香一瓣。不爲南豐。有序一篇。不爲孟冬。好僞失真。天下雷同。

南山北徙。東河西去。勢利無常。不可以據。

靜坐然後知平日之氣浮。守默然後知平日之言躁。省事然後知平日之費多。寡交然後知平日之愛泛。近情然後知平日之念刻。

當事而後可以驗人之智。遇患而後可以驗人之節。臨財而後可以驗人之義。馭下而後可以驗人之仁。約久而後可以驗人之信。

吳俗坐對輒云新聞。此遊閒小人入門之態。却是非媒糵交構之端也。地方無新聞。便是好風俗。蓋訛言之訛字。乃化其言而爲訛也。

不與居積人爭富。不與進取人爭貴。不與矜飾人爭名。不與少年人爭英俊。不與盛氣人爭是非。

人有好爲清態而反濁者。有好爲富態而實貧者。有好爲文態而反俗者。徒令有識之士掩口。吾以爲不如混沌爲佳。

遇順意事不可喜。處逆境時不可憂。其間禍福難知也。

徐中老聃。計日索錢。追隨百歲。不知爲仙。

萬金之寶貨。雖不售不憂。販夫閉門數日。則愁苦不任矣。凡不見知而愠。不見是而悶。皆中淺狹而養不厚者也。

有過不害爲君子。無過可指的。眞則聖人。僞則大奸。非鄉原之媚世。則小人之欺世也。

小人終日苦心。無甚受用處。既欲趨利。又欲貪名。既欲掩惡。又欲詐善。虛文浮禮。惟恐其疎略。消沮閉藏。惟恐其敗露。又患得患失。只是求富求貴。畏首畏尾。

只是怕事怕人要之温飽之外也只與人一般何苦自令天君無一息寧泰處。

孟子看鄉黨自好看得甚卑近來看鄉黨人自好底不多愛名惜節自好之謂也只自好了何肯作點染得事。

有殺之為仁生之為不仁者有取之為義與之為不義者有卑之為禮尊之為非禮者有不知為智深知為不智者有違言為信踐言為非信者。

貧薄而務周張豐盈而尚鄙嗇事雖不同其害則一。

不饑以當飽不寒以當温無辱以當榮無禍以當福

若富貴貧賤由吾不取則造物為無權若毀譽瞋喜隨人脚跟則讒夫愈得志。

利可共而不可獨謀可寡而不可衆獨利則敗衆謀則泄。

盛喜中莫濫許盛怒中莫發書。

細觀理亂繩知性躁者之害事。

吝者自能致富然一有事則為過街之鼠俠者或致破家然一有事則為百足之蟲。

人情好爭訟殆不可解萬一横逆之加被人訐告止須以理求直不必持勝心其有細事小忿不干切己者若苦相角甚至粉身破家白首不休此愚人之極也。

貧不召寇讓不啓鬭外身身存百年可守。

後人室家前人逆旅如駒過隙而誰留處。

眞仙入市不減煙霞眞儒涉世不染浮華。

當急遽冗雜時只不動火則神有餘而不勞事從容而就理一動火種種不濟。

經世名言卷七終

經世名言卷八

襄平耀我蘇弘祖輯

治家篇

人家之興替。在禮義。不在富貴。假令貴爲公相。富等崇愷。而人無禮義。正爲家替。雖簞食瓢飲。肘見纓絕。而人有禮義。正爲家興。吾人爲身謀。爲子孫謀。爲親戚謀。皆當如此。然後爲忠。輯治家第八。

凡治家入者什伍。而出者什三。銖積寸累。猶不勝意外之耗。若不度所入而屑越以出。則生計日拙。其涸也可立而待也。經生家多坐此病。最宜易之。

凡子弟不肖。耽酒色。好賭博。父兄覺察。不得已而分析之。但可逐時給與錢穀。未可便給田產。蓋浪子情性。視金帛如瓦礫。田產入手。朝券輸而暮槖洗矣。典鬻既空。窺覷他房。豈庾從而婪取。一不當意。輒生事端。訟之有司。使賢子孫亦被其騷擾。同于瓦解。不可不慎。

兄弟不和。大都起於妯娌。蓋婦人所見。不廣遠。不公平。彼所謂舅姑伯叔。皆假合。強爲稱呼。非屬天親。故輕於割恩。易于修怨。況言語擬鬭。多生於婢妾。此輩宵小。徒借舌端以結主母之權。而不顧主翁之大體。故兄弟鬩墻。僕妾之雀鼠。妻子之風雨。甚哉。有丈夫遠識者。不可不預塗其隙也。

婦人之性。率寵子婿而虐兒婦。寵子婿則兄弟之忍生焉。虐兒婦則姊妹之讒行焉。愛不得偏。輕重情不得偏。厚薄低昂之柄。母實操之。諺云。落索阿姑飡。此其相報也。

畜婢妾者。而有子弟。必有童僕。晨昏最當防閑。雖有主母而幸其缺失者多。規之繩尺者少。我以一人之耳目臨之。豈能了無障蔽哉。若暮年及有別院。尤非

所宜。童婢有姦盜及逃逸者。當以官法繩之。不必怒笞刑于家。恐生意外之變。或逃逸非其本心。止薄懲之。仍備使令可也。

凡童僕以朴直謹愿無欺詐者爲上。多能營幹者次之。其他巧黠虛誕。或轉展鬻身。或公門隸卒。切不可收。大抵臧獲輩。宜御之以正。撫之以恩。平居則念其饑寒。恤其疾苦。使令則均其勞逸。程其勤惰。如此則感恩知勸。容或有之。宣尼謂女子小人難養。不可不愼。

分析家產。賢明之人。往往封於後妻黠妾。偏厚偏薄。

有不愛前妻之子者有斥應立之嗣者金帛千廂惟
擁於妻妾鍾愛之子女而一朝物故同室之人攘臂
而爭甚有不得盔棺者抑何自貽伊戚也或有兄弟
子侄同居而家長簿書出入悉營私囊不顧子侄貧
無立錐者又有不因祖父一椽寸土而間關獨力家
資素豐者其同宗之人覘覦瓜分訐告官司累年不
已嗚呼富者果藉同居協力飽其私橐而坐視子姓
之饑寒清夜寧無捫心即獨力起家而以羨餘散之
宗黨明則爲尚義幽則爲陰德又豈不愈於歲月搆
訟資潤証佐囑托吏胥之費耶貧者亦宜自思積纖

成巨皆由天命況彼以辛勤而營之我以媮惰而享
之寧能久乎知此必不至爭訟破家也

凡人鬻產或缺衣食或償逋負或沉疾不瘳或死喪
不舉或婚嫁訟役百用熬煎不得已而棄故業若買
產之家即授之值亦且展手無存而世有爲富不仁
者窺其窘迫陽拒而陰勾之以重折其價立券之日
姑與若值之半迤逗歲月令其伺候跋涉勞苦之甚
僅僅以米穀束帛虛價準給彼鬻產之人所得零星
隨即耗散向之擬辦某事者十不完五而故業已爲
烏有矣可慨也夫其有隣近之產眈眈虎踞既不令
他人窺左足而又必欲貶價以圖方員爲富者自以
爲得計而不知天道好還彼蒼已嘿奪之矣

生民之本在稼穡而食桑麻而衣蔬果之用取給於
場圃雞豚之需取資於塒圈

胃爲穀府多則致傷家爲金穴滿則取亾

尺布無關何綺之慕斗粟無關何珍之饋勞吾心也
奉吾形棄吾身也娛吾子孫此謂務華而絕根

千金之子非一日而貧也日朘月削損於平日而貧
于一旦不咎其積而咎其一旦愚也是故君子重小
損務細行防微敝

一貴達還家門户不如做官時悄然不樂曰世態炎
凉如是人何以堪余曰君自炎凉非獨世態之過也
平常淡素是我本來事熱鬧紛華是我偶來事君留
戀富貴以爲當然厭惡貧賤以爲遭際何炎凉如之
而暇嘆世情哉

京師僦宅多擇吉數有喪者人多棄之曰能禍人予
曰是人爲室禍非室能禍人也人之死生受於有生
之初豈室所能移是不幸而遭當死之人遂爲人所
棄耳惟君子能自信而付死生於天則不爲往事所
惑矣

白大舜稱禹不過勤儉兩字況下於禹者可以不勤不儉乎余嘗論儉有四益勤亦有三益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必受其饑一婦不織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饑寒也農民晝則力作夜則頹然甘寢故非心淫念無從而生晉公文伯之母曰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淵明詩曰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而無疾患干是勤可以遠淫辟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呂成公釋之曰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氣血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

是勤可以致壽考也

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泊有長久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醲飽鮮昏人神志若蔬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愧可以養氣也

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富貴貧賤死生壽殀莫不有命存焉賢者安之知者知之世之人則昧之厭貧賤而求富貴好生惡死畏殀而冀壽者多矣是故或剝削或燒煉以生財或阿附權勢或鑽刺嬖倖以求進或媚鬼神服丹藥以圖長生不死是豈可以必至哉徒以辱其身破其家速其死而已也悲夫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凡尼姑道姑卦姑謂之三姑牙婆師婆媒婆虔婆藥婆穩婆謂之六婆此等人與三刑六害同有一于此而不致奸盜者幾希若能謹而遠之如避蛇蠍庶乎淨宅之法

諸婦必須安詳恭敬奉舅姑以孝事丈夫以禮待娣姒妯娌以和御僕婢嚴而有恩無故不出中門夜行必以燭若其諜言無恥妒忌長舌干與外事者最宜

早正之

凡爲家長必謹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眾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爲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一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餘以備不虞

冢子爲諸子之表冢婦爲諸婦之表其責匪輕尤宜自重孝義勤儉以身先之仁恕禮讓以身率之務使上下悅服

子弟少時。情竇未開。則養正於蒙。迨其長也。知識漸分。趣向未定。嗜好易入。當嚴其出入。慎其交游。夫人情每悍于檢飭。而樂于恣肆。故宜諒謹恪者難親。而便僻巧佞者易合。如不慎其初。一比之匪人。則導之以驕奢淫逸。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及夫積習既久。踈之而怨讟橫生。從之而敗亾踵至。葢游處熟則薰染易。迷惑深則悔悟難。故交游不可不擇。而擇之貴于早辨也。

子孫爲學。須以孝義切切爲務。若一向偏滯詞章。深所不取。此實守家第一事。不可不慎。

男女婚娶。惟審其世裔相當。家法有素。苟徒慕門閥之高華。貲產之豐厚。校計于目前。不知富貴不可常。賢否難預必。乃其後婿或不肖。而不能善保其室家。婦或不賢。而不能恪守乎婦道。以至倫理乖違。家道衰落。使其子女抱恨終身。悔無及矣。

子弟承藉祖父享盈成之業者。不思祖父起家辛勤。開創艱難。徒見夫宦達豐隆。用度優裕。視爲故常。至其當身無所憑藉。而習于驕溢奢靡。侈汰不務節抑。致衰門祚。如使爲子弟者。當盈成而常懷開創之艱。處豐餘而無忘寒儉之素。則先業不墜。而家可常保矣。故曰善保家者。有餘時常作不足想。善養身者。無病時常作有病想。

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某常修六禮。大畧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春祭禰。忌日遷二祭于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于奉先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

晨昏門戶啓閉。內外出入分別。人情安於所忽。易至踈虞。爲家長者。亦當加意省察。先達顏文僖戒子孫

曰。通宵出飲。淸朝閉。此是人家百弊生。眞格言也。

有田則有租。有丁則有役。輸糧納稅。趨事赴工。皆庶人職分當然耳。必先時留心致備。及時盡力奉公。則官無不貢之誅。門無催科之擾。不亦美乎。然戶役中奸弊最多。爲子弟者。必須歷練以長智識。庶不墮人計中。或徵收起運糧米。必收本色。若折收錢貫。一遇運所米貴。豈能卒辦。吾見富家子而覆敗者多矣。

人家務宜蓄積。以防不虞。若債門一開。便無儲蓄。每見世人有不量力作事者。借債行商。賣田還債。賒錢造屋。賣屋還錢。致錢債如纏身之癥。醫不得痊。無底

之坑塹不可滿。歲月易邁。利息易生。舉家勤勞。不足供人利息。況望其有積蓄以爲不虞之備乎。

弊以刀切物。使參差者就於一致也。家人恩勝之地。情多而義少。私易而公難。若人人遂其欲。勢將無極。故古人以父母爲嚴君。而家法要威如。蓋對症之治也。

家法所係之重也。擬人以俳優。雖僕隸乞丐之人。未有不艴然怒者。斯天下之辱名也。而俳優之家世世業之而不知恥。其子孫豈無羞惡之良心。亦相安而不知變。斯家法之所固哉。是故欲子孫善。莫如正家

法。家法正而子孫染於氣習。不待教而似之矣。

家人之害。莫大於卑幼各恣其無厭之情。而上之人阿其意而不知禁。尤莫大於婢子造言。而婦人悅之。婦人附會而丈夫信之。禁此二害。而家不和睦者鮮矣。

有同室之異姓。則有同室之同姓。異姓而能同同室之心者。鮮矣。同姓而受變於異姓者。比比也。可畏哉。

士有寬餘。義當軫念窮乏。然孰能徧愛之哉。骨肉則論服屬親疏。朋友則計情誼厚薄。以次及之。如力所不逮。亦勿強也。

東坡居士在黃州。嘗書云。自今以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則三之。可損不可增。召我者預以此告。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

鄭亨仲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虀鹽風味。甚長久也。

東坡云。余少不喜殺生。時未斷也。近年始能不殺猪羊。然性嗜蟹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餉蟹蛤者。放之

江中。雖無活理。庶幾萬一。便不活。愈於烹煑也。非有所覬。但已親經患難。不異雞鴨之在庖廚。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爾。猶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也。

東坡與陳季常往來。每過往之際。輒作泣字韻詩一篇。季常不禁殺。以此諷之。季常既不殺。而里中化之。至今有不食肉者。皆云未死神先泣。此語使人悽然。

禮曰。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訟獄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而不得醉焉。所以備酒禍也。

陳公子完奔齊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

齊桓公飲管仲酒仲棄其半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言失言失身棄臣以為棄身不如棄酒

陶侃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或勸少進侃悽懷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

柳玭戒子弟曰崇好優游耽嗜麴蘖以啣杯為高致以勤事為俗流習之已荒覺已難悔

或曰天地生物養人先王為酒合歡儒者所不禁也二戒之示幾迹禪矣如廢禮何嗟夫舜德好生禹疏儀狄聖人未始不戒也即不能然若東坡食自炮肉陶侃飲有定限何如必以此為迂論迦談而漫不知檢是假歸儒之名以文其肆無忌憚之行也而可乎

元末時寨上有一人畜貲盈鉅萬然子皆不肖且畏盜賊之是襲焉策之曰惟犬可以防盜乃畜百餘犬以自保不逾歲犬之獰然而狠者有之克然而肥者有之遂其宅皆犬也遂其垣皆犬也出入往來者皆犬也羣子夜出或博或飲或奸或遊懼其犬之吠而驚其父也乃累飯以餌之或有吠者則拋餌羣犬奔其餌而今日餌之焉羣犬不鳴也明日餌之焉羣犬

不鳴也餌之之久則羣犬與盜成一家矣聞或有鳴之者主人曰是怪也是不祥也烹而食之羣犬見鳴者而受烹也則各貼首受尾忍不敢鳴無何羣盜持刀扶戈排門而入而囊橐一空主人肝腦塗地矣嗚呼畜犬所以防奸也而適足以要奸其故何也不惟羣子誘之于其先抑且主人蔽之于其後使主人貴其鳴者而烹其不鳴者安致是禍哉

禍莫大於多欲富莫富于知足欲心勝則徇物徇物則身輕而物重矣物重則瞀然無窮不喪其身不止矣是故聖人所以為聖人者以其無欲也由其無欲故視天下為一家一身猶衆人安於所寓不以貧賤異其心不以出處異其道淡然廓然而已爾彼徇物者由不知足之故也苟知足則心安心安則事少事少則家道和家道和則人無不和矣故曰富于知足

虞翻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為求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蒙南鄉約曰家法嚴明風化所關惟分義不明閨門無度譏聞日生而恩義睽矣人能正身修德以為一家表儀父子必親兄弟必讓夫婦必和莊慈行於僕御防範嚴於內外勿事偏聽勿私寵惡教戒殷勤使

一家皆得其所斯善矣

温公家範曰夫治家莫如禮男女之別禮之大節也故治家者必以爲先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受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女子許嫁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

伊川先生曰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理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爲善家人上九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於己則人怨而不服

胡師蘇曰人家尊卑大小內外名分固是肅然然中間情意常要流通和暢無所滯礙方好如衣食居處禮儀疾苦等事或心有所欲口難直言俱推心體悉方可久處一家人如一株樹爲根爲榦爲枝爲葉大小固有不同都要氣脉貫通方能長養不然必有枯槁者矣

袁氏世範曰人言居家久和者必本於能忍然忍而不知處忍之道其失尤多蓋忍或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蓄不發不過一再而已積之已多其發也如洪流之决不可遏矣不若隨而解之不置胸次曰此其不思爾此其無知爾此其失誤爾此其所見者小爾此其利害能幾何不使入於吾心雖日犯者數十亦不至形於言見於色然後見忍之功效爲甚大此所謂善處忍者

又曰古之爲國者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大小視年之豐耗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國既若是家亦宜然故凡家有田疇足以贍給者亦當量入以爲出然後用度有準豐儉得中怨讟不生子孫可守

又曰居家之病曰飲食曰土木曰爭訟曰玩好曰惰慢有一於此皆能破家其次貧薄而務周旋豐餘而尚鄙嗇事雖不同其終之害或無以異但在遲速之間爾夫豐餘而不用者疑若無害也然已既豐餘則人望以周濟今乃恝然必失人之情既失人之情則人不佑之惟恐其無隙苟有隙可乘則爭媒櫱之雖其子孫亦懷不滿之意一旦入手若決隄破防矣

鄭氏曰爲家長者當至誠待下毋察察而明毋昧昧而昏更須以量容人視一家如一身可也

譚子曰。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物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美麗。布帛之蠹也。口腹縱恣。穀粟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故一人知儉。則一家富。王者知儉。則天下富。蓋奢者三歲之計。一歲之用。儉者一歲之計。三歲之用。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奢者好動。儉者好靜。

巧者氣化之賊也。萬物之禍也。心術之蠹也。財用之災也。君子不貴焉。

經世名言卷八 終

經世名言卷九

襄平 耀我蘇弘祖輯

訓後篇

顏氏家訓曰。上智不教而成。下愚雖教無益。中品之人。不教不知也。方其嬰稚之時。識人顏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誨。使爲則爲。使止則止。比及數歲。可省笞罰。父母畏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愼而生孝矣。吾見無教而有愛者。每不能然。飲食營爲。恣其所欲。宜戒反笑。應訶反奬。至有知識。驕慢已習。乃求制之。捶撻至

死而無威。忿怒日嚴而增怨。終必敗德。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況俗氣入膏肓。扁鵲不能治。爲人胸中無分毫道理。而庸調卑識。虛文濫套。認之極眞。而執之甚定。是人也。將欲救藥。知不可入。又不忍不相憐。爲之隕涕而已。有子弟者尚其念之。輯訓後第九。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眞是意氣當爾。孔衰甚矣。久不夢周。鳳沒圖湮。其周轍之東乎。景賜索銘。景純取筆。而江淹才盡。豈以夢耶。才盡而夢徵焉。凡人精力固有盡時。當其方盛。不可不愛惜也。

夫世祿之家覆者相踵豈公卿之後則不善哉習見祖父之安樂不知起家千勤萬瘁視之若不甚惜驕奢淫佚傲然自放辟之盂水然滿而不止能無溢乎

夫立德立功立言謂三不朽士生當世上之不能明道德仁義繼千載絕學次之不能勒功鼎彝昭示來世便當退而論著綜百家要旨述禮樂刑政敘當世之務列道術短長下至象數聲律明得失之分以垂諸後區區詩文小技不必究心

凡事有益於人者即冒不韙之迹亦當極力行之所謂觀過知仁也不可慕皎皎之名持硜硜之節幾見世之刻薄孤介者後寧復有昌熾者乎

子弟惡劣家長多不及知而尤甚於貴顯蓋不肖子弟大都掩覆祖父之耳目外人雖目擊而心非之孰肯言其子弟之短媚溺愛者未必不以人言爲訕而母氏曲庇其子之惡左右彌縫爲家長者務嚴加隄防時時覺察或庶幾焉

子弟受長上訶責不論是非但當俯首嘿受然子弟固當佩服尊長而爲父兄者見子弟有過反復開諭甚不得已少笞以示辱苟一不當意奮袂引拳忿言穢語使人無所容亦非善教子弟也

予欲無言非難言也言之所不能顯者也吾無隱爾非文辭也性與天道也說便說不來藏也藏不得然則無言既無隱也在學者之自悟耳天地何嘗言何嘗隱以是知不可言傳者皆日用流行於事物者也

天地間道理如白日青天聖賢心事如光風霽月若說出一段話說千解萬解說者再不痛快聽者再不惺悟豈舉世人皆愚哉此立言者之大病也

生知安行聖人是見成的這不費人力聖賢千言萬語都爲學知利行困知勉行至愚極柔底說話神化性命道理是見在底這不消探索聖賢千言萬語都是庸言日用事物當然底說話

仙家不分瓦礫銅鐵都要點成金釋家不分鳥獸草木都要證成佛儒家不分昏懦奸宄皆要化爲聖

讀書人只是箇氣高欲人尊己志卑欲人利己便是至愚極陋只看四書六經千言萬語教人是如此不是士之所以可尊可貴者以有道也這般見識有甚麼可尊貴處小子戒之

古之士民各安其業策勵精神點檢心事晝之所爲夜而思之又思明日之所爲君子汲汲其德小人汲汲其業日累月進旦興晦息不敢有一息惰慢之氣

夫是以士無慆德民無怠行夫是以家給人足道明德積身用康強不即於禍今也不然百畝之家不親力作一命之士不治常業浪談邪議聚笑覓歡耽心耳目之玩騁情游戲之樂身衣綺縠口厭芻豢志溺驕佚憒然不知日用之所為而其室家土田百物往來之費又足以荒志而養其淫消耗年華妄費日月噫無惑乎後艱之踵至也

業者刻木如鋸齒古無文字用以紀日行之事數也一事畢則去一刻事俱畢則盡去之謂之修業更事則再刻如前大事則大刻謂之大業多事則多刻謂之廣業士農工商所業不同謂之常業農為士則改刻謂之易業古人未有一生無所業者未有一日不修業者故古人身修事理而無怠惰荒寧之時常有憂勤惕厲之意一日無事則一日不安懼業之不修而曠日之不可也今人昏昏蕩蕩四肢不可收拾窮年終日無一猷為放逸而入於禽獸者無業之故也人生兩間無一事可見無一善可稱資衣藉食於人而偷安惰行以死可羞也已

聖賢以見識佐心眾人以心徇見識嗚呼胸中無道義主張而惟耳目所得者為牢不可破之是非可哀也已

涵養不定自初生至蓋棺時凡幾變即知識已到尚保不定畢竟作何種人所以學者要德性堅定到堅定時隨常變窮達生死只一般即有難料理處亦能把持若平日不遇事時儘算好人一遇箇小小題目便考出本態假遇着難者大者知成箇甚麼人所以古人不可輕易笑恐我當此未便在渠上也

教兒輩無開其竇開而塞之甚難治身亦是如此欲未萌也只要戒慎恐懼着箇意念欲既肆也須是省察克治費大工夫防虎于檻中與既逸而追之曠野易難不啻百也

孫士駿著養正編有飲食說謂童蒙飲食日用其事若微而可忽孰知貪縱之漸乃隱於匕箸飲食間也茲摘曲禮數條并其註解使教童子不苦於汗漫耳其曰共食不飽謂凡所食者共食而已求飽非謙道也毋放飯毋流歠放飯大飯食無節也流歠長歠飲無節也毋咤食以舌作聲也毋嚙骨以嚙作聲也毋固獲謂必欲取之任性不讓也毋反魚肉謂已吃而不中用復投器中也毋投於狗骨慮狗相爭毋揚飯散其熱氣欲食之急毋嚃羹毋絮羹菜在羹中嚃之羹無味就案調和之毋刺齒毋歠醢搜剔齒間垢膩放蕩之極既詳其味復貪其味不謹之甚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濕肉以齒斷之乾肉以手治之小飯而

亟之。（小口而飲，防噎嘬也。亟疾而咽，防見問也。）歎嗟毋爲口容。（嚼而數易于弄口爲容也。）童子雖過目成誦，出口成章，而於飲食之際，獨未謹節，則氣質流爲饕餮，人爭賤之矣。童蒙口腹，可放縱乎。

養正編有九容八法之圖。九容謂頭容直，（不偏在左右，不欹在前後也。）目容端，（不左顧右盼，不反視斜視也。）氣容肅，（斂謹之至，鼻息出入，不容有粗濁也。）色容莊，（不太和以示莊，不太厲以示傲也。）口容正，（當言而言，宜默而默也。）聲容靜，（四體不妄動，言語不頻發也。）手容恭，（上引頭目，下引腰足，周旋曲折，禮數迭出也。）立容德，（拱然不動，安然不倦也。）足容重，（不急遽進趨，不苟且旋踵也。）而一本於心之敬。八法謂應則能副所呼，對則不負所問，進則整肅向往，退則雍容自如，行則疾徐循理，坐則辨分辨向，揖則致恭中節，拜則起伏浹洽，與九容交相爲用，而害敬條件，深嚴戲謔爭競，欺誑罵詈之禁焉。

又摘傳記所載事親事長，愼言檢身之要語，示童蒙作起居之準的。其畧曰：毋側聽，毋噭應，（高急以應。）毋怠荒，（容止放縱。）遊毋倨，（傲慢而行。）立毋跛，（偏任一足。）坐毋箕，（足從外肆如箕。）寢毋伏，（覆身而臥。）勞毋袒，（露臂。）暑毋褰裳，（袒衣所以息倦，褰裳所以取凉。）毋踐履，（踏他人之履。）毋踏席，（躐他人之席。）摳衣趨隅，（由席角而升坐。）必愼唯諾。（既坐定，又當愼唯諾。）並坐不橫肱，（適己自便，妨碍左右。）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噦，噎聲；噫，食作飽聲；嚏，噴嚏；咳，欬嗽；意闌則欠，體疲則伸；

偏任爲跛，依物爲倚，睇視，邪視；唾出於口，洟出於鼻。）不窺密，（覘人隱處。）不旁狎，（與左右褻狎。）衣毋撥，（發揚跌蕩。）足毋蹶，（急遽。）坐必安，（不搖擺。）立必正方。（正向一方。）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親雖未言，亦聽之，恐言而不及聞也；親雖未動，亦視之，恐動而不見也。）不畫地，手無容，不翣也。（無故而畫地，弄手以爲容，揮翣自取涼，三者皆不敬。）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顧，顧自己；望，望他人。）長者不及，毋儳言。（不及，不言及；儳言，參長者之言也。）正爾容，（一身之容。）聽必恭。（謹聽長者之言。）毋勦說，（擷取他人之言。）毋雷同，（附和他人之言。）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問終而對，欲盡聞所問之意。請業者，求當習之事；請益者，再問未盡之蘊也。）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行則隨之行，如鴈行也，並行而齊也。）與人同取，不可自擇便利。（自己便利，他人不便利也。）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嘯指則駭人視聽，非自重也。）凡此起居疵病，皆蒙童易犯者，士駿詳集訓誨，其意甚善。若能朝夕省勉，率循無悖，則氣質自然端雅，而隨所接遇，無不中禮矣。

高太湖公述古訓曰：凡子弟非尊長使令，及已有急幹，不得輒出門。與人往還，出必告，反必面，出不易方，入不踰期。

又云：使有牧童呼我來前，曰我教汝，我亦敬聽其教。

王陽明先生客座私祝曰：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道論學，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

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非僻。不穎狂燥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

王陽明先生訓四歲弟詩云。爾來我心喜。爾去我心悲。不爲倚門念。吾寧舍爾歸。長途正炎暑。爾行愼興居。凉茗勿頻啜。節食但無饑。勿去船旁立。勿登岸上嬉。收心每澄坐。適意時觀書。申洪皆冥頑。不見長與管。見人莫多說。愼嘿眞如愚。接人莫輕率。忠信持謙

甲。從來爲已學。愼獨乃其基。紛紛多嗜欲。爾病還爾知。到家良足樂。怡顏報重幃。昨秋童蒙去。今夏成人歸。長者愛爾敬。少者悅爾慈。親朋稱嘖嘖。羨爾能若茲。信哉學問功。所貴在得師。吾匪崇外飾。欲爾沽名爲。望爾日慥慥。聖賢以爲期。九兒共印弟。誦此共勉之。

王陽明先生示兒云。幼兒曹。聽教誨。勤讀書。要孝弟。學謙恭。循禮義。節飲食。戒遊戲。毋說謊。毋貪利。毋任情。毋鬬氣。毋責人。但自治。能下人。是有志。能容人。是大器。凡做人。在心地。心地善。是良士。心地惡。是兇類。

譬樹果。心是蒂。蒂若壞。果必墜。吾教汝。全在是。汝諦聽。勿輕棄。

庸匠誤器。器可他求。庸婦誤衣。衣可別製。庸師誤子弟。子弟可復胚乎。

程先生每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以驗其喜怒哀樂之未發時。氣象爲何如。此法可以養心。可以養氣。可以照萬物。而處之各得其宜。寔得造化之機。培夜氣。引旦氣。善用其氣。造化在我而已矣。

又曰。大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習。嘗薰聒使盈

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說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辨言鑠于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

薛文淸公曰。富貴利達在天。無可求之理。德業學術在人。有可求之道。誠欲厚其子孫。以可求者教之。善矣。以不可求者厚之。豈非愚之甚耶。

陸放翁家訓曰。子孫才分有限。無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讀書。貧則教訓蒙童。以給衣食。但書種不絕足矣。若布衣草履。從事農圃。足跡不至城市。大是佳事。切不可迫于衣食。爲市井小人事耳。

言敎不如身敎之行也。事化不如意化之妙也。事化信。信則不勞而敎成。意化神。神則不知而俗變。螟蛉語生。言化也。爲乎生。氣化也。繁思生。神化也。

栁負淸家訓曰。壞名災己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誌之。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於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懵前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解頤。身旣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己者厭之。佞己者悅之。唯樂戲譚。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廝養何殊。其四崇好優游。耽嗜麴蘖。以啣杯爲高致。以勤事爲

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匿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羣猜。鮮有存者。余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言之痛心。爾宜刻骨。

范魯公諭從子詩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弟。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戰復兢兢。造次必於是。戒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戒爾遠恥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己。相鼠與茅鴟。宜鑑詩人刺。戒爾勿放曠。放曠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尚淸議。南朝稱八達。千載穢靑史。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爲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戒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愼樞機。災厄從此始。是非毀譽間。適足爲身累。舉世重交游。擬結金蘭契。忿怨容易生。風波當時起。所以君子心。汪汪淡如水。舉世好承奉。昂昂增意氣。不知承奉者。以爾爲玩戲。所以古人疾。蘧篨與戚施。舉世重游俠。俗呼爲氣義。爲人赴急難。往往陷囚繫。所以馬援書。殷勤戒諸子。舉世賤淸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

市童憐。還爲識者鄙。我本羈旅臣。遭逢堯舜理。位重才不克。戚戚懷憂畏。深淵與薄冰。蹈之唯恐墜。爾曹當憫我。勿使增罪戾。閉門斂蹤跡。縮首避名勢。勢位難久居。畢竟何足恃。物盛則必衰。有隆還有替。速成不堅牢。亟走多顚躓。灼灼園中花。蚤發還先萎。遲遲澗畔松。鬱鬱含晚翠。賦命有疾徐。靑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郎。躁進徒爲耳。

范忠宣公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大要前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闕略。

恩讎分明此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也後生戒之。

顏氏家訓曰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明心目利于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腝惕然慚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

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為教本敬者身基瞿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吝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賙窮卹匱赧然悔耻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己齒敝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苶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強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懼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淳去泰去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但能言之不能行之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由是耳又有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求益今反自損不如無學也。

呂舍人曰大抵後生為學先須理會所以為學者何事。一行一住。一語一默須要盡合道理學業則須是嚴立課程不可一日放慢每日須讀一般經書。一般子書。不須多。只要令精熟須靜室危坐取讀一二三百遍字字句句須要分明。又每日須連前三五授通讀五七十遍須令成誦不可一字放過也史書每日須讀取一卷或半卷以上始見功須是從人授讀疑難

處便質問求古聖賢用心竭力從之夫指引者。師之功也。行有不至從容規戒者。朋友之任也。決意而往則須用己力。難仰他人矣。

譜牒之輯不可不講也由百世之下。而知百世之上。察統系之異同。辨傳承之久近敦親睦定尊卑。收渙散非有譜以列之不可也。故不修譜者。君子謂之不孝。然譜之為孝難言也有徵而不書則為棄其祖無徵而書之則為誣其祖有耻其先之賤勞援顯人而尊之者有耻其先之惡而私附于聞人之族者。彼皆以為智矣而誠愚也。夫祖豈可擇哉兢兢然尊其所

知闕其所不知詳其所可徵不強述其所難考則庶乎近之矣而世之知乎此者常鮮趨乎僞者常多夫失之矣天下有貴人無貴族有賢人無賢族有士者之子孫不能修身篤行而屈爲童隸而公卿將相常發于隴畝聖賢之世不能傳其遺業則猶乎恒人而縉紳大儒多興于賤宗天之生人也果孰賢而孰賤乎嗚呼富貴利達外至者也求之不可必得得之不可必守守之不能必傳也仁義忠信之道備乎心不求而足得之可以行行之可以著可以久善尊祖者思是道也行是道也天下不惟尊其身將歸德于其

祖而祖益尊祖益尊而譜益傳斯其爲孝大矣何必趨趨然爲僞而欺且誣哉

今人謂父之兄弟爲家伯父家叔父按三國吳諸葛恪著論曰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家叔父謂諸葛孔明表謂出師表也謂叔父爲家叔父見也陳子曰夫今時俗所稱家伯叔者頗多而稱家伯父家叔父者殊少不思伯叔與而父喘息呼吸一體而分與父同胞也五倫父子之外舍此無親矣稱之曰父孰曰不宜古人所以謂之諸父惟稱謂不疎所以家庭之間和藹而無他也

風水一事諸人各執一見好者爲反是者曰非此地理諸家偏意斷不當用人之多但當擇心術之正術業之精試驗之久者得一人而任之以聽諸天又斷不當求地之遠近者不過數里遠者不過二三十里庶便後日子孫雖有貧窮猶可至其墓而拜之若恃一時之勢力覬後代之顯榮隔郡隔邑葬於其中縱目前子孫稍循體面而數傳以後或有不識認墓道者有之或爲勢豪侵占者有之遂成孤墳荒穴貽禍不可勝言更有一等人家兄弟數房者陰賄地師囑其偏利於己偏害於兄弟獨不思我之子若孫亦或

有數房乎此又惑之甚者况有天理方有地理諺云擇地不如擇心又云可遇而不可求地之吉凶皆由人造禍福何如耳吾心果有主而正則天意已在百千年造化從茲定矣又何叨叨世人之口耶

子孫須恂恂孝友有義家氣象見兄長坐必起行必以序應對必以名毋或爾我至於飲食幼者必厚於長者言語亦必有倫應對賓客不得雜以俚說方言亦不得謔浪敗度免巾徒跣凡舉動不得抑臂跳足以陷輕儇若有官守者反於家尤須謙謹見尊長當執弟子禮益恭不可以富貴加于父兄宗黨若自高

自大矜已傲物者。族長會族人。聲罪切責之。

婦女止可令經紀米鹽雞豕之務。以供賓客蒸嘗之費。不可令同家政。久則漸操男權。不可復制馭矣。

夫市利之交。固不可親。亦不可拒。拒之大嚴。則怨尤且集。厥身矣。惟來則接之。去則舍之。寧多與酒食。勿輕託腹心。此處之之道也。

大凡聞謗。要在自反。自反可謗。則謗者藥石也。自反不可謗。則謗者妄人也。慎勿盛氣厲詞。效買豎兒女子爭言。殊乖大體。

人心乘氣機以出入。氣定則思定。居恒無事。當靜坐

調息。亦是省思慮之一法。

處兄弟夫婦朋友僕妾之間。一有拂意處。即當反己。勿便尤人。久之自無不感格矣。

慶賀贈送之作。絕不可爲。無已。寧明白淺近。稍一深僻。遇不解人。便以心情度取。怨不淺。況傳世又不在此等詩文也。

嘗有風痺僧人者。遇余索車一乘。余解杖頭三十文付之。每見時便相顧致謝。余亦欣然。關情乃知與不期于多少。期于當厄。非虛語也。

讀書之外。便當料理身心。掃除雜念。務令夢覺如一。庶異日生死關頭。不至錯亂。

太抵處末世之法。要在濃淡清濁之間求之。勿激勿隨。可以保身。可以全名。

余生平萬念俱淡。即死生之際。亦覺了然。獨不能忘情於當世之名。身後之譽。不知何故。天上無有好名神仙。人間無有好名聖賢。豈有嗜名之鬼。據余膏肓恥汝曹宜痛懲之。無徒亂人方寸耳。雖然。余雖有好名一念。所以凡事俱在天理行。不致大失足也。又不可不知。

吾輩不操銓衡之柄。凡遇官長。無論大小。皆當置得

失不談。逢人咨詢。但曰好官而已。或有橫政相及。止可引咎。遜詞呼服謝罪。此非自蹈于諂諛之歸。稍一不謹。禍且及身。往事歷歷可鑒也。詩不云乎。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孔子曰。畏大人。畏之一字。其旨深哉。若執政樞要。進退天下。不當退縮乃爾。

水流反源。木落糞本。凡人有德於我而背之。深爲不祥。

畜僮僕寧用癡呆有力。不識字者爲佳。識字者姑用一二輩。便可理租稅應接。多用便生奸猾。

僮僕有得罪我者。可恕即恕。不可恕者。即時責治。慎

勿藏怒。日吾姑待他日懲汝。恐奴輩癡惡。便生不軌愼之愼之。

僮僕刁悍不可用者。卽善遣之爲是。

治家最忌奢。人皆知之。最忌鄙嗇。人多不知也。鄙嗇之極。必生奢男。

見人有得意事。便當生欣喜心。見人有失意事。便當生憐憫心。皆是自己眞實受用處。忌成樂敗。何與人事。徒自壞心術耳。

吾生平事事每中夜自反。俱覺不如人。不知何故。

族屬雖有親踈。論其源流。皆是骨肉。譬如大木枝葉

分析本同一根。故彼病則吾病。彼辱則吾辱。凡子孫有富貴者。不可不恤宗族。於親枝尤宜加厚。以致恃勢相凌而爲不義。有失水木本源之理。今人累倉囷連阡陌。以遺子孫。至言父祖公事則縮頸。於族人之饑寒則罔恤。富貴有時替。而人死貴留名。家有餘財而不能樹恩於族。謀盛軌以垂不朽。是非不智之甚歟。

族人隣里親戚中。有狡猾子弟。能恃強凌人。損彼益此。富家多用之以爲羽翼。且得目前快意。此曹內旣奸巧。外常柔順。子弟貴爲狎玩。常能容忍。爲子弟者亦愛之。他日家長旣沒之後。誘子弟爲非者。皆此等人也。

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命。世之人不明諸此。往往於仕宦中。目昧禮法。取不義之財。欲爲子孫計。殊不知子孫誠有富貴之命。今雖無立錐之地。以遺之。他日之富貴將自至。使其無富貴之命。雖積金如山。亦將不能保矣。況不義而入者。又有悖出之禍乎。如宋之呂蒙正范文正公諸公。咸以寒微致位將相。富貴兩極。曷嘗有賴於先世之遺財乎。然則取不義之財。欲爲子孫計者。惑之甚矣。

嚴君平賣卜。與子言依於孝。與臣言依於忠。與弟言依于弟。雖終日談學。而無講學之名。

經世名言卷九終

經世名言卷十

襄平耀我蘇弘祖輯

治道篇

世間萬物皆有所欲其欲亦是天理人情天下萬世公共之心毋憐萬物有多少不得其欲處有餘者盈溢於所欲之外而死不足者奔走於所欲之內而死二者均俱生之道也甞思天地生許多人物自足以養之然而不得其欲者正緣不均之故耳此無天地不是處宇宙內自有任其責者是以聖王治天下

不說均就說平其均平之術只是個絜矩之方只是個同好惡而治道不外是也斬治道第十

天下之患莫大於苟可以而止養頹靡不復振之習成亟重不可反之勢皆苟可以三字爲之也是以聖人之治身也勤勵不息其治民也鼓舞不倦不以無事廢常規不以無害忽小失非多事非好勞也誠知夫天下之事歷未然之憂者尚多或然之慨懷大過之慮者猶貽不及之憂兢愼始之圖者不免怠終之患故耳

治道只要有先王一點心至於制度文爲不必一一復古有好古者將一切典章文物都要反太古之初而先王精意全不理會譬之刻木肖人形貌絕似無一些精神貫徹依然是死底故爲政不能因民隨時以寓潛移默化之機輒紛紛更變驚世駭俗紹先復古此天下之拙夫愚子也意念雖佳無一可取

人君者天下之所依以欣戚者也一念怠荒則四海必有廢弛之事一念縱逸則四海必有不得其所之民故常一日之間幾運心思於四海而天下尚有君門萬里之歎苟不察羣情之向背而惟己欲之是恣

嗚呼可懼也

有國家者要知眞正祥瑞眞正祥瑞者致祥瑞之根本也民安物阜四海淸寧和氣薰蒸而祥瑞生焉此至治之符也至治已成而徵應乃見者也即無祥瑞何害其爲至治哉若世亂而祥瑞生焉則祥瑞乃災異耳是故災祥無定名治亂有定象庭生桑穀未必爲妖殿生玉芝未必爲瑞聖君不懼災異不喜祥瑞盡吾自修之道而已不然豈後世祥瑞之主出二帝三王上哉

道治之衰起於文法之盛弊蠹之滋始於簿書之繁

彼所謂文法簿書者不但經生黔首懵不見聞卽有司專職亦未嘗一檢閱校勘何者千宗百架鼠蠹雨浥或一事反覆異同或一時互有可否後欲遵守何所適從秖爲積年老猾媒利市權之資耳其實於事體無裨弊蠹無損也嗚呼百家之言不火而道終不明後世之文法不省而世終不治

三代以前紀綱法度精明而闊大有法有恩有情有體故士可使死而不可使辱民能使親而不能使離上下君臣宛然有家人父子之意秦漢以來便自主分便自小氣浸尋而後褊狹瑣屑體面恩情全無些

子只是窮漢治生佃户使僕一般是甚規模氣象蓋以法相把持以威相降伏以誅戮爲鎭服人心之要法以爵賞爲羈縻人心之妙道苛細煩猥凄凉刹緊使臣民各喪其忠愛之心盡消其廉耻之節但知畏刑罰而趨寵利各爲其身家而視君親如路人則法勝禮勝之故也君人者何賴焉蓋作俑於始皇

天位非逸樂之地天子非逸樂之人天賞非飾喜之資天刑非逞怒之具明乎此者謂之順天昧乎此者謂之逆天

天德只是個無我王道只是個愛人

兵以死使人者也用衆怒用義怒用恩怒衆怒讐在萬姓也湯武之師是已義怒以直攻曲也三軍縞素是已恩怒感激思奮也李牧犒三軍吳起同甘苦是已此三者用人之心可以使人之身非是皆强驅之也猛虎在前利兵在後以死驅死不戰安之然而取勝者倖也

寓兵於農三代聖王行之甚好家家知耕人人知戰無論卽戎亦可弭盜且經數十百年不用兵說用兵纔用農十分之一耳何者有不道之國則天子命曰某國不道某方伯連帥討之天下無與也天下所以

享兵農未分之利春秋以後諸侯日尋干戈農胥變而爲兵舍穡不事則吾國貧因糧於敵則他國貧與其農胥變而兵也不如兵農分

凡戰之道貪生者死忘死者生狃勝者敗耻敗者勝

衰世尚同盛世未嘗不尚同衰世尚同同流合汙盛世尚同同心合德虞廷同寅協志修身無異術非吾徒者攻之故曰道德一風俗同二之非帝王之治二之非聖賢之教是謂敗常亂俗是謂邪說破道衰世尚同則異是矣逐波隨風共撼中流之砥柱一類百靡誰容盡醉之醒人讀圖桃訴敢湯自古然矣乃知

盛世貴同衰世貴獨非立異也衆人皆我之獨即盛
世之同矣
賞及淫人則善者不以賞爲榮罰及善人則惡者不
以罰爲辱是故君子不輕施恩施則勸不輕動罰動
則懲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此舜時獄也以舜之聖皐陶
之明聽比屋可封之民當淳樸未散之時宜無不得
其情者何疑而有不經之失哉則知五聽之法不足
以盡民而疑獄難決自古有之故聖人寧不明也而
不忍不仁今人決獄輒恥不明而以臆度之見偏主

之心殺人大可恨也夫天道好生鬼神有知柰何爲
此故寧錯生了人休錯殺了人錯生則生者尚有悔
過之時錯殺則我亦有殺人之罪司刑者慎之
申韓亦王道之一體聖人何嘗廢刑名不綜核四凶
之罪舜之申韓也少正卯之誅侏儒之斬三都之墮
孔子之申韓也即雷霆霜雪天亦何嘗不申韓哉故
慈父有梃詬愛肉有鍼石
掩護勿攻屈服勿怒此用威者之所當知也無功勿
賞盛寵勿加此用愛者之所當知也反是皆敗道也
法立而一弊生誠是然因弊生而不立法未見其爲
是也夫立法以禁弊猶爲防以止水也堤薄土疎而
乘隙決潰誠有之矣未有因決而廢防者無弊之法
雖堯舜不能生弊之法亦立法者之拙也故聖人不
苟立法不立一事之法不爲一切之法不懲小弊而
廢良法不爲一時之弊而廢可久之法也
法者一也法曹者執此一也以貧富貴賤二之則非
法矣夫法之設豈爲貧賤哉或曰親貴難與疎賤同
法曰是也八議已別之矣八議之所不別而亦二之
將何說之辭夫執天子之法而乃顧忌已之爵祿以
徇高明而虐煢獨如國法何裂綱墮紀摧善長惡國

必病焉
法至於平盡矣君子又加之以恕乃知平者聖人之
公也恕者聖人之仁也彼不平者加之以深不恕者
加之以刻其傷天地之和多矣
人情之所甚利與人情之所大不便者不可盡防防
必潰一潰必甚於防先王之制法也調劑人情羈之
使不至於縱而又不壅之使至於潰故天下之情常
平而禮法不病
王法上承天道下順人情要個大中至正不容有一
毫偏重偏輕之制行法者要個大公無我不容有一

毫故出故入之心。則是天也。君臣以天行法。而後下民以天相安。

屋漏尚有十目十手。爲人上者。大庭廣衆之中。萬手千目之地。譬之懸日月以示人。分毫掩護不得。如之何弗愼。

事體莫問大家行不行。舊規有不有。只看義上協不協。勢不在我而於義無害。且須勉從。若有害於義。即有主之者。吾不敢從也。

役一已之聰明。雖聖人不能智。用天下之耳目。雖衆人不能愚。

聖人之聞善言也。欣欣然惟恐泥之。故和之以同言。以開其樂告之誠。聖人之聞過言也。引引然惟恐拂之。故內之以溫色。以誘其忠告之實。何也。進德改過爲其有益於我也。

方事端之未著也。衆人皆以爲必不然。而智者獨以爲必然。由是衆莫不以智者爲迂。是故有再三論之而不信者。有信且疑者。既而果然也。而後衆始怗然服矣。吁。凡天下之所共昧者。乃智者之所獨明者也。哀哉。昧者當權。而智者撫膺太息。坐觀後事之悔也。

藏莫大之害。而以小利中其意。藏莫大之利。而以小害疑其心。此愚者之所必墮。而智者之所獨覺也。

爲人上者。只是澹無嗜好。靜不多事。便是生民無限之福。

一人運一甓。其行疾。一人運三甓。其行遲。又二人共舁十甓。其行又遲。比暮而較之。此數人者其數均。天下之事。苟從其所便。而足以濟事。不必律之使一也。一則人情必有所苦。先王不苦人所不便。以就吾之一。而又病於事。

事不關係都歇過。到關係時悔之何及。事幸不敗都饒過。到敗事時懲之何益。是以君子不忽小。防其敗

也。不恕敗。防其再也。

天地間惟禮義大防。紀綱大體。斷斷乎不可分毫出入。其應變當卒。定難決疑。解紛敵大。馭衆拯急。須要破拘攣之見。斥迂腐之談。情有重於禮者。或先情而後禮。卑有急於尊者。或先卑而後尊。乃所以扶禮。乃所以禮尊也。此不可一言盡。須指一事細細講。乃得。到這裏。千古人能有幾人。此是命世豪傑。

驟制。則小者未必帖服。以漸。則天下無豪傑。皆就我羈靮矣。明制。則愚者亦生機械。默制。則天下無巧智。皆入我範圍矣。此待小人之微權。君子用之則爲術。

知小人用之則爲智巧舍是未有能濟者也或曰何不以至誠行之曰此何嘗不至誠但不洩露輕率耳孔子曰機事不密則害成此之謂歟

君子與小人共事必敗君子與君子共事亦未必無敗何者意見不同也今有仁者義者禮者智者信者五人焉而共一事互相濟則無不成五有主則無不敗仁者欲寬義者欲嚴智者欲巧信者欲實禮者欲文事胡以成此無他自是之心勝而相持之勢均也歷觀往事每有以意見相爭至亡人國家釀成禍變而不顧君子之罪大矣哉然則何如曰勢不可均勢

均則不相下勢均則無忌憚而各行其胸臆三軍之事卒伍獻計偏裨謀事主將斷一何意見之敢爭然則善天下之事亦在乎通者當權而已

無星之秤平則平矣而不分明持權之秤公則公矣而不變通君子不法焉衡平權變此之謂聖人

腐儒之迂說曲士之拘談俗子之膚識躁人之淺見譎者之異言僉夫之邪語皆事之賊也謀斷家之所忌者

處天下事只消得安詳二字雖兵貴神速也須從此二字做出然安詳非遲緩之謂也從容詳審養奮發於凝定之中耳是故不閒則不忙不逸則不勞若先怠緩則後必急躁是事之殃也十行九悔豈得謂之安詳

審勢量力固智者事然理所當爲而值可爲之地聖人必做一番計不得成敗如圍城不克何損於衆動竟是城當墮耳孔子爲政於衛定要下手正名便正不來去衛也得只是這個事定姑息不過今人做事只計成敗都是利害心害了是非之公

匹夫有不可奪之志雖天子亦無可奈何天子但能令人死有視死如飴者而天子之權窮矣然而竟令

之死是天子自取過也不若容而遂之以成聖德是以聖人體羣情不敢奪人之志以傷天下之心以成巳之惡

二帝三王功業原不難做只是後世不曾理會譬之遙望萬丈高峰何等巍峩他地步原自透迤上面亦不陡峻不信只小試一試便見得

聖人懸虛明以待天下之感不先意以感天下之事其感也以我胸中道理順應之其無感也此心空空洞洞寂然曠然譬之鑑光明在此物來則照之去則光明自在彼事未來而意必是持鑑覓物也嘗謂鏡

是物之聖人鏡日照萬物而常明無心而不勞故也。
聖人日應萬事而不累有心而不役故也。夫惟為物役而後累心而後應有偏著。

做天下好事既度德量力又審勢擇人專欲難成衆怒難犯此八字者不獨妄動邪為者宜慎雖以至公無私之心行正大光明之事亦須調劑人情發明事理俾大家信從然後動有成事可久盤庚遷殷武王伐紂三令五申猶恐弗從葢恒情多闇於遠識小人嘗便於已私羣起而壞之雖有良法胡成胡久。

因之一字妙不可言因利者無一錢之費因害者無

一力之勞因情者無一念之拂因言者無一語之乖或曰不幾於狥乎曰此轉人而狥我者也或曰不幾於術乎曰此因勢而利導者也故惟聖人善用因惟智者善用因。

把天地間真實道理作虛套子幹把世間虛套子作實事幹所從來久矣非霹靂手段變此錮習不得

心術學術政術此三者不可不辨也心術要辨個誠偽學術要辨個邪正政術要辨個王霸總是個心術誠了別個再不差。

王道感人處只在以我真誠惻怛之心體其委曲必至之情是故無賞而勸不激而奮出一言而能使人致其死命誠故也。

居鄉而囿於數十里之見硜硜然守之也百攻不破及遊大都見千里之事茫然自失矣居今而囿於千萬人之見硜硜然守之也百攻不破及觀墳典見千萬年之事茫然自失矣是故囿見不可狃狃則狹狹則不足以善天下之事。

凡見識出於道理者第一出於氣質者第二出於世俗者第三出於自私者為下道理見識可建天地可質鬼神可推四海可達萬世正大公平光明易簡我

舜禹湯文武周孔相與受授者是也氣質見識仁者謂之仁智者謂之智剛氣多者為賢智為高明柔氣多者為沉潛為謙忍夷惠伊尹老莊申韓各發明其質之所近是也世俗見識狃於傳習之舊不辨是非安於耳目之常遂為依據教之則藐不相入攻之則牢不可破淺庸卑陋而不可與談王道自秦漢唐宋以來創業中興往往多坐此病故禮樂文章因陋就簡紀綱法度緣世因時二帝三王旨趣漫不留試嘗邈不入夢寐可謂流涕者此輩也已私見識利害榮辱橫於胸次是非可否迷其本真援引根據亦足成

一家之說附會擴充儘可眩衆人之聽葢道自多岐事有兩端善辨者不能使服不知者皆爲所惑是人也設使旁觀未嘗不明惟是當局便不除已其流之弊至於禍國家亂世道而不顧豈不大可憂大可懼哉故聖賢蹈險履危把自家措在中間定議決謀把自家除在外面即見識短長不敢自必亦不害其爲大公無我之心也

昧昧者知其一不知其二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故於事鮮克有濟惟智者能柔能剛能圓能方能存能亡能顯能藏舉世懼且疑而彼確然爲之卒如

所料者見先定也

天下之事有速而追之者有遲而耐之者有勇而劫之者有柔而折之者有奮而激之者有喻而悟之者有獎而歡之者有任而狎之者有順而緩之者有積誠以感之者要在相機因時舛施之未有不敗者也

君子之於風俗也守先王之禮而儉約是崇不妄開事端以貽可長之漸是故漆器不至金玉而雕琢之不止黼黻不至庶人錦繡被牆屋不止民貧盜起不顧也嚴刑峻法莫禁也是故君子謹其事端不開人情竇而恣小人無厭之欲

五倫之道情勝者貴節之以禮禮勝者貴通之以情二帝三王君臣之間道合腹心情由骨肉故忠愛油然發生沛然充溢豈惟君臣雖閭閻小民情意與天子罔不相通天子與小民精神罔不相屬是以平居感恩如父母患難赴義如嬰兒此自然之情不待號召驅使之也自尊君卑臣之制行而人君始泰然貴重於上尊嚴若神無論百姓自大臣而下情無分毫之親勢有天淵之隔平居以行道之人相與小過以尺寸之法相繩禮貌無異僕隸恩情無異燕楚上下不交不啻大東矣雖忠臣義士之心不以君之情禮

爲盛衰而上下之交如是天子亦甚孤矣平居已然他日又何恃哉即有忠臣義士必本眞誠無所爲而爲或重名節有所激而奮者也

人情天下古今所同聖人防其肆特爲之立中以隄之故民易從有亂道者從而矯之爲天下古今所難之事以爲名高無識者相與駭異之崇獎之以率天下不知凡於人情不近者皆道之賊也故立法不可太激制禮不可太嚴責人不可太盡然後可與同歸於道不然是驅之使畔也

禮與刑二者常相資也禮先刑後禮行則刑措刑行

則禮衰。

名器於人無分毫之益，而國之存亡，民之死生，於是乎繫。是故衮冕非煖於綸巾，黃瓦非堅於白屋。別等威者，非有利於身；受跪拜者，非有益於己。然而聖王重之者，亂臣賊子，非此無以防其漸而示之殊也。是故雖有大奸惡，而以區區之名分折之，莫不失辭喪氣。吁，名器之義大矣哉。

三千三百，聖人非靡文是尚，而勞苦是甘也。人心無所存屬，則惡念潛伏；人心有所便安，則惡行滋長。禮之繁文，使人心有所用，而不得他適也；使人觀文得

情，而習於善也；使人勞其筋骨手足，而不偷慢，以養其淫也；使彼此相親相敬，而不傷好以起爭也。是範身聯世，制欲已亂之大防也。故曠達者樂於簡便，一決而潰之，則大亂起。後世之所謂禮者，則異是矣。先王情文廢無一在，而乃習容止，多揖拜，姱顏色，柔聲氣，工諂諛，艷交遊，密附耳躡足之語，極籩豆筐篚之費，工書刺候問之文，君子所以深疾之。欲一洗而入於崇真尚簡之歸，是救俗之大要也。雖然，不講求先王之禮，而一入於放達，樂於簡便，久而不流於西晉者幾希。

天下萬事萬物，皆要求個實用。實用者，與吾身心關損益者也。凡不急之務，供耳目之玩好，皆非實用也，愚者甚至喪其實用以求無用。悲夫！是故明君治天下，必先盡革靡文而嚴誅淫巧。

有美意必須有良法乃可行，有良法又須有良吏乃能成。良吏者，本真實之心，有通變之才，厲明作之政者也。心真則為民懇至，終始如一；才通則因地宜民，不狃於法；明作則禁止令行，察奸釐弊，如是而民必受福。故天下好事要做，必須實做，虛者為之，則文具以擾人；不肖者為之，則濟私以害政，不如不做。無損

無益。嗚呼，徧觀世道，傷心隕涕矣。

聖人在上，能使天下萬物各止其當然之所，而無陵奪假借之患。夫是之謂各安其分，而天地位焉；能使天下萬物各遂其願，而萬物育焉。

動大眾，齊萬民，要主之以慈愛，而行之以威嚴。故曰威克厥愛。又曰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若姑息寬緩，煦煦沾沾，便是婦人之仁，一些事濟不得。

水以潤苗，水多則苗腐；膏以助焰，膏重則焰滅，為治一寬，非民之福也。故善人百年，始可去殺。天有四時，不能去秋。

著令甲者。凡以示天下萬世。最不可草率。草率則行事必有滯碍。最不可含糊。含糊則行者得以舞文。最不可疎漏。疎漏則出於吾令之外者。無所憑藉。而行者得以專擅。

有一種人以姑息匪人市寛厚名。有一種人以毛舉細故市精明名。皆偏也。聖人之寛厚。不使人有所恃。聖人之精明。不使人無所容。敦大中自有分曉。

爲政者貴因時事在當因。不爲後人開無故之端。事在當革。不爲後人長不救之禍。

天地所以信萬物。聖人所以安天下。只是一個常字。

常也者。帝王所以定民志者也。常一定則樂者以樂爲常。不知德苦者以苦爲常。不知怨。若謂當然。有趨避而無思僥。非有大姦巨宄。不敢輒生覬覦之心。怨恨之心何則狃於常故也。故常不至大壞極敝。只宜調適。不可輕變。一變則人人生覬覦心。一覬覦則大家引領垂涎。生怨起紛。數年不能定。是以聖人只在愼常。不敢輕變。必不得已。默變不敢明變。公變不敢私變。擇變不敢泥變。

恩威當使有餘。不可窮也。天子之恩威。止於爵三公。夷九族。恩威盡而人思以勝之矣。三代以來亡國之君。何嘗不思恩威而用之哉。故明君養恩不盡。常使人有餘榮。養威不盡。常使人有餘懼。此久安長治之道也。

爲政以問察爲第一要務。此堯舜治天下之妙法也。今人塞耳閉目。只恁獨斷。以爲寧錯勿問。恐蹈耳軟之病。此大可笑也。是不求本原耳。吾心果明。則操衆論以取中。自無偏聽之失。心一愚暗。即詢岳牧芻蕘。尚不能自決。況獨斷乎。所謂獨斷者。先集謀之謂也。謀非集衆不精。斷非一已不決。

非謀之難。而斷之難也。謀者盡事物之理。達時勢之

宜。意見所到。不患其不精也。然衆精集而兩可。斷斯難矣。故謀者較尺寸。斷者較毫釐。謀者見一方。至盡斷者會八方取中。故賢者皆可與謀。而斷非聖人不能也。

正直者必不忠厚。忠厚者必不正直。正直人植綱常。扶世道。忠厚人養和平。培根本。然而激天下之禍者。正直之過。養天下之禍者。忠厚之過也。此四者兼而有之。惟時中之聖人。

笞杖徒流死。此五者小人之律令也。禮義廉恥。此四者君子之律令也。小人犯律令。刑於有司。君子犯律

令刑於公論。雖然刑罰濫及小人不懼何也。非至當之刑也。毀謗交攻君子不懼何也。非至公之論也。勢利術言。此四者公道之敵也。炙手可熱則公道為屈。賄賂潛通則公道為屈。智巧陰投則公道為屈。毀譽肆行則公道為屈。世之幸免受誣者。不啻十五也。可慨夫。

化民成俗之道。除却身教。再無巧術。除却久道。再無頓法。

厄有一罅。水爭走之。則厄水漸消以至於涸。身有一瘍。病爭趨之。血氣漸竭以至於死。天下國家亦然。患不在成事不在大。怕小患釀成大患。怕小事牽出大事。故王者不忽一聚。諸侯不慢一夫。懼禍之所從來也。

王道定從天德中發出。有一分天德便有一分王道。廟堂之上以養正氣為先。海宇之內以養元氣為本。能使賢人君子無鬱心之言。則正氣培矣。能使羣黎百姓無腹誹之語。則元氣固矣。此萬世帝王保天下之要道也。

築基樹業者。千年之計也。改絃易轍者。百年之計也。興廢補弊者。十年之計也。堅白黜黑者。一時之計也。

因仍苟且。勢必積衰。助波覆傾。反以裕蠱。先天下之憂者。可以審矣。

為人上者。只是使所治之民。個個要聊生。人人要安分。物物要得所。纔得暢然一霎歡。安然一覺睡。稍有一民一物一事不妥貼。此心如何放得下。何者。為一郡邑長。一郡邑皆待命於我者。為一國君。一國皆待命於我者。為天下主。天下皆待命於我者也。甚無付之以生民之寄。寧為盈一己之欲耳。

古今觀人。離不了好惡。武叔毀仲尼。伯寮愬子路。臧倉沮孟子。從來聖賢未有不遭謗毀者。故曰其不善者惡之。不為不善所惡。不成君子。後世執進退之柄者。只在鄉人皆好之上取人。千人之譽。不足以敵一人之毀。更不察這毀言從何處得來。是以正士傷心。端人喪氣。一入仕途。只在彌縫塗抹上做工夫。更不敢得罪一人。嗚呼。端人正士。叛中行而惟鄉愿是師者。是非失眞。進退失當驅之也。此世道之大妖也。

聖賢措天下之事業。第一要舉其大而兼其細。第二要急其大而緩其細。不識緩急。不擇大細。或舉一而廢百。或舉小而病大。皆庸下之才也。誤國殃民。此輩為甚。

無損損。無益益。無通通。無塞塞。此謂天地之道理。人物之宜也。然人君自奉無嫌於損。損於百姓無嫌於益益。君子擴理路無嫌於通。通杜欲竇無嫌於塞。塞

廟堂之樂。淡之至也。淡則無欲。無欲之道。與神明通。素之至也。素則無文。無文之妙。與本始通。

振玩與廢用重典。懲奸止亂用重典。齊衆摧權用重典。

因偶然之事。立不變之法。懲一夫之失。苦天下之人。法莫不良於此矣。

治人治法。不可偏無。聖人竭耳目力。此治人也。繼之

以規矩準繩六律五音。此治法也。文武治人也。布在方策之政。此治法也。作者之聖。法與人俱矣。有述者之賢。無持循之具。可乎。故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今之法可謂密矣。言甫出口。即為完事。令始布民即美成功。不委任以重其事。不綜核以考其實。不督責而使之行。不振作以期其效。此衰世苟且之熟態。偷臣塞責之虛文。皆明王之所不宥者也。說者曰。有治人無治法。然則治人無矣。治法可盡乎。夫以藏在盟府之空言。猶足以伏六百年後之霸主。而況法乎。故治天下者。以治人立治法。法無不善。留治法以待治人。法無不行。

泰極必有受其否者。否極必有受其泰者。故水一塞必決。水一決必涸。世道縱極必有操切者出。出則不分賢愚。一番人受其敝。嚴極必有長厚者出。出則不分賢愚。一番人受其福。此非獨人事。氣數固然也。故智者乘時因勢。不以否為憂。而以泰為懼。審勢相時。不決裂於一懲之後。而驟以一切之法。昔有獵者。入山見騶虞。以為虎也。殺之。尋復悔。明日見虎。以為騶虞也。舍之。又復悔。主時勢者之過。於所懲也。亦若是矣。

事有知其當變而不得不因者。善採之而已矣。人有知其當退而不得不用者。善馭之而已矣。

成心者。見成之心也。聖人胸次清虛。無個見成念頭。故曰絕四。今人應事宰物。都是成心。縱使聰明照得破。畢竟是意見障。

殺人者死。定法也。酷吏殺人不死。驕將殺人不死。庸醫殺人不死。法定乎。

聖人掀天揭地事業。只管做。只是不費力。除害去惡只管做。只是不動氣。蹈險投艱只管做。只是不動心。

民情不可使不便。不可使甚便。不便則壅閼而不通

甚者令之不行。必決潰而不可收拾。甚便則縱肆而不檢。甚者法不能制。必放溢而不敢約束。故聖人同其好惡。以體其必至之情。納之禮法。以防其不可長之漸。故能相安相習。而不至於爲亂。

人情不論是非利害。莫不樂便己者。惡不便己者。居官之政。無論殃民。即教養諄諄。禁止惓惓。何嘗不欲其相養相安。免禍遠罪哉。致一行而未有不怨者。故聖人先之以躬行。浸之以口語。示之以好惡。激之以賞罰。日積月累。耐意精心。但盡薰陶之功。不計俄頃之效。然後知吾之當爲。惡之可恥。默化潛移。而服從

乎聖人。今以無本之令。責久散之民。求旦夕之效。遲不從之怒。忿疾於頑。而望敏給之治。即我且亦愚不肖者。而可怪乎蚩蚩之氓哉。

有天下者。無激民爲亂之心。無生民爲亂之智。無長民爲亂之漸。此三者皆機之隱伏。而人君之所忽也。三代之興亡。皆此故也。愚者驅之。智者受之。

御車者知地險。操舟者觀水勢。馭天下者察民情。此安危之機也。

干戈擾攘。天下苦於兵者數年。父母妻子。肝腦塗地者。幾百萬生靈矣。天下既定。瘡痍未起。大盜一呼。各郡響應者。輒以千萬計。何也。蓋有二說焉。遊蕩之徒。樂於掠財犯色之無忌。勇鷙之人。樂於馳馬試劍之無施也。故治平時。要消磨豪民之氣。世亂時。要收結豪民之心。天下既定。要解散豪民之黨。

呼吸間。四肢百骸無所不到。一痛癢處。手足心知。無所不通。一身之故也。無論人生。即偶提一線。而渾身俱動矣。一脈之故也。守令者。一郡縣之線也。監司者。一省路之線也。君相者。天下之線也。心知所及。而四海莫不精神。政令所加。而萬姓莫不鼓舞者。提其線故也。令一身有痛癢。而不知覺。則爲癡迷之心知矣。

手足不顧。則爲痿痺之手足矣。三代以來。上下不聯屬久矣。是人各一身。而家各一情也。死生欣戚不相感也。其罪不在下也。

夫民懷敢怒之心。畏不敢犯之法。以待可乘之釁。衆心已離。而上之人且恣其虐以甚之。此桀紂之所以亡也。是以明王推自然之心。置同然之腹。不恃其順我者之迹。而欲得其無怨我者之心。體其意欲。而不忍拂之。民之心不盡見之於聲色。而有隱而難知者在也。此所以固結深厚。而子孫終必賴之也。

勢有時而窮。始皇以天下全盛之威力。受制於匹夫。

何者匹夫者天子之所恃以成其勢者也自傾其勢反爲勢傾故明王不恃蕭牆之防禦而以天下爲藩籬德之所漸薄海皆腹心之兵怨之所結衽席皆肘腋之寇故帝王虐民是自虐其身者也愛民是自愛其身者也覆轍滿前而驅車者接踵可慟哉

夫治水者通之乃所以窮之塞之乃所以決之民情亦然先王引民情於正不裁於法法與情不俱行一存則一亡三代之得天下得民情也其守天下也調民情也順之而不使拂節之而不使過是謂之調

三軍要他輕生萬姓要他重生不輕生不能戡亂不

重生易於爲亂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滿六合是運惻隱之心處君子見六合飛潛動植纖細毫末之物見其得所則油然而喜與自家得所一般見其失所則閔然而戚與自家失所一般

驕慣之極父不能制子君不能制臣夫不能制妻身不能自制視死如飴何威之能加視恩爲玩何惠之能益不禍不止故君子情勝不敢廢紀綱兢兢然使所愛者知恩而不敢肆所以生之也所以全之也

堯舜事功孔孟學術此八字是君子終身急務或謂堯舜事功孔孟學術何處下手曰以萬物爲一體此是孔孟學術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此是堯舜事功總來一個念頭

興利無太急要左視右盼革弊無太驟要長慮卻顧

爲政之道以不擾爲安以不取爲與以不害爲利以行所無事爲興廢起敝

精神奮爽則百廢俱興肢體怠弛則百興俱廢聖人之治天下鼓舞人心振作士氣務使天下之人如含露之朝葉不欲如久旱之午苗

以小便開天下之釁以小不便破天下之防是人也

凶於而家害於而國賊於而身

其惡惡不嚴者必有惡於已者也其好善不亟者必無善於已者也仁人之好善也不啻口出其惡惡也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孟子曰無羞惡之心非人也則惡惡亦君子所不免者但恐爲已私作惡在他人非可惡耳若民之所惡而不惡謂爲民之父母可乎

宇宙有四字互爲勝負帝王只一個法字聖賢只一個理字衆人只一個情字小人只一個勢字理法勝則天下太平情勢勝則天下拂亂

公正二字是撐持世界底沒了這二字便塌了天

世界一般是唐虞時世界，黎民一般是唐虞時黎民，而治不古若，非氣化之罪也。

士鮮衣美食，浮談怪說，玩日愒時，而以農工為村鄙；女傅粉簪花，冶容學態，袖手樂遊，而以勤儉為羞辱；官盛從豐供，繁文縟節，奔逐世態，而以教養為迂腐。世道可為傷心矣。

將古人心信今人，真是信不過；若以古人至誠之道感今人，今人未必在豚魚下也。

不須犯一口說，不須著一意念，只恁真真誠誠行將去，久則自有不言之信，默成之孚。薰之善良，徧為爾

德者矣。城蓬生於城，地燃之可城；鹽蓬生於鹽，地燃之可鹽。

膾炙之處，蠅飛滿几，而大羹玄酒不至。嗟夫！膾炙日增而欲蠅之集太羹玄酒，雖驅之不就也。膾炙徹而蠅不得不趨於太羹玄酒矣。是故返朴還淳，莫如崇儉而禁其可欲。

古人云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這個末好容易底。近世聲色不行，動大聲色；大聲色不行，動大刑罰；大刑罰纔濟得一半事，化不化全不暇理會。嘗言三代之民與德化習，間有奸宄，然後嚴刑，如腹與菽粟習，偶一失調，如用藥餌。後世之民與刑罰習，若德化不由日積月累，如孔子之三年，王者之必世，驟使欣然向道，萬萬不能。譬之剛腸硬腹之人，服大承氣湯三五劑始覺，而却以四物四君子補之，非不養人，殊與疾悖，而反生他症矣。却要在刑政中兼德禮，則德禮可行，所謂兼攻兼補，以攻為補，先攻後補，有宜攻有宜補，惟在劑量民情，不拂不縱，始得噫，可與良醫道。

三代以前，自朝廷以及閭巷，君臣上下，漸成一塊，人人有約，事事有法，大綱萬目，森然整頓，而納天下於其中，不疾不徐，而使之由，是以天下持循於規度之

塲，耳聞目染，心安意習，而不敢猖狂跋扈於禮法之外。刑罰者備之而已，弼之而已。自東遷後，便鬆散到如今，天下如脫韁之馬，解束之薪，星散萍流，別是一番世界。君只顧了君，官只顧了官，民只顧了民，除却三尺法，別無治法術，吁，傷心哉！三代盛時矣。

五帝時擇其不善者誅之，三王時擇其善者賞之。漢唐以降，不善者不可勝誅，而誅其尤不善以示戒；善者不得其人，而賞其修一善者以示勸。世道可哀也。

天下之禍皆起於逸，人心之惡皆生於逸。先王多其節文，繁其動作，非惡簡也，防禍與惡之所自生也。夫

民逸必不安於靜，必多事，其多事也必驕溢紛華而入於惡，與其逸而多事以入於惡也，不若勞而多事以入於善，此聖人之所以起禮也。

帝王祈天永命之道，舍修德更無他術，帝王修德之實，舍安民更無別法，蓋帝天之命，主於安民，能安民之君，豈有不萬世永命者哉。

創業之君，當海內屬目傾聽之時，為一切雷厲風行之法，故令行如流，民應如響，承平日久，法度疏闊，人心散而不收，惰而不振，頑而不爽，譬如熟睡之人，百呼若聾，久倦之身，兩足如跛，惟是盜賊所追，水火所

迫，或可猛省而急奔。是以詔令廢格，政事廢頹，條上者紛紛，申飭者累累，而聽之者若罔聞知，徒多書發之勞，紙墨之費耳。即誅其尤者一人以號召之，未知肅然改視易聽否。而迂腐之儒猶曰宜崇長厚，勿為激切，嗟夫，養天下之禍，甚天下之敝者，必是人也。故物垢則澣，甚則改為，室傾則支，甚則改作，中興之君綜核名實，整頓紀綱，當與創業等而後可。

聖王在上，只留得一種天理民彝經常之道在，其餘小道曲說，異端橫議，斬然芟除，不遺餘類，使天下之人易耳改目，洗心濯慮，於一切亂正之術，如再生，如夢覺，若未嘗見聞，然後道德一而風俗同，然後為純王之治。

滿目所見，世上無一物不有淫巧，這淫巧耗了世人多少生成底財貨，誤了世上多少生財底工夫，淫巧不誅，而欲講理財，皆苟且之談也。

法者，御世宰物之神器，人君本天理人情而定之，人君不得與，人臣為天下萬世守之，人臣不得與，譬之執圭捧節，奉持唯謹而已，非我物也，我何敢私，今也不然，人藉之以濟私，請托公行，我藉之以市恩，聽從如響，而辨言亂政之徒，又借口曰長厚，曰慈仁，曰報

德，曰崇尊，夫長厚慈仁，當施之於法之所不犯，報德崇尊，當求諸己之所得為，奈何以朝廷公法，徇人情，伸己私哉，此官途之首戒也。

六合都是情世界，惟朝堂官府為法世界，若也只徇情，世間更無處覓公道。

萬物之情，各求自遂者也，惟聖人之心，則欲遂萬物而忘自遂。

公私兩字，是宇宙內人鬼關，若自朝堂以至閭里，只把持得公字定，便是天清地寧，政清訟息，只一個私字，擾攘得不成世界，大可恨。

公人易。公己難。公己易。公己於人難。公己於人易。忘人己之界。而不知我之爲誰難。公人處人。能公者也。公己處己。亦公者也。至於公己於人。則不以我爲嫌時當貴我富我。泰然處之而不嫌於尊己。事當逸我利我。公然行之而不嫌於厲民。非富貴我逸利我也。我者天下之我也。天下之名分紀綱於我乎寄。則我者名分紀綱之我也。何嫌之有。此之謂公己於人。雖然。猶未能忘。其道未化也。聖人處富貴逸利之地。而忘其身。爲天下勞苦卑困。而亦忘其身。非曰我分當然也。非曰我志欲然也。譬痛者之必呻吟。樂者之必

談笑。癢者之必爬搔。自然而已。譬蟬之鳴秋。雞之啼曉。草木之榮枯。自然而已矣。如是雖負之使灰其心。怒之使薄其意。不能。況此分不盡。而此心必怠乎。況人情未孚。而惟人是責乎。夫是之謂忘人己之界。而不知我之爲誰。不知我之爲誰。則亦不知人之爲誰矣。不知人我之爲誰。則六合混一。而太和元氣。塞於天地之間矣。必如是而後謂之仁。

人情只是個好惡。立身要在端好惡。治人要在同好惡。故好惡異。父子夫妻兄弟皆寇讎。好惡同。四海九夷八蠻皆骨肉。

任俠氣質皆賢者也。使入聖賢繩墨。皆光明偉俊之人。世教不明。紀法陵替。使此輩成此等氣習。誰之罪哉。

世界畢竟是吾儒世界。雖二氏之教雜出其間。而紀綱法度。教化風俗。都是二帝三王一派家數。即百家並出。只要主僕分明。所謂元氣充實。即風寒入肌。癬瘍在身。終非危症也。

世道有三責。貴責賢責壞綱亂紀之最者。三責而世道可回矣。貴者握風俗教化之權。而首壞以爲庶人倡。則庶人莫不象之。賢者明風俗教化之道。而自

壞以爲不肖者倡。則不肖者莫不象之。責此二人。此謂治本。風教既壞。誅之不可勝誅。故擇其最甚者。以令天下。此謂治末。本末兼治。不三年而四海內光景自別。乃今貴者賢者。爲教化風俗蠹。而以體面寬假之。嚴則曰苛刻。以傷士大夫之體。不知二帝三王。曾有是說否乎。世教衰微。人心昏醉。不知此等識見。從何處來。所謂淫朋比德。相爲庇護。以藏其短。而道與法相病矣。天下如何不敝且亂也。

要知用刑本意。原爲弼教。苟寬能弼教。更是聖德感人。更見妙手作用。若只恃雷霆之威。霜雪之法。人人

能之矣民知畏而不知媿猶無可畏時依舊爲惡何能成化此在上者之大戒也故畏之不如媿之念之不如訓之遠之不如感之

百姓畏律萬乘畏史貴賤賢愚羣奉一理

經世名言卷十終

經世名言卷十一

襄平耀我蘇弘祖輯

當官篇

二帝三王時爲官難爲民易衰周而後爲官易爲民難沿及後世爲官樂爲民苦第居官念頭有三用念念用之君民則爲吉士念念用之套數則爲俗吏念念用之身家則爲賊臣賊臣者內負親恩上負 主德下負所學言念及此深可歎惜士君子立身宇宙出處任天下之重不過爲斯民也愛民即所以忠君也和帝時曾恭上疏曰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爲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民者必有天報此當官第一著也至於套數初登仕籍更當謹之鄉黨記孔子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朱註云誾誾和悅而諍只一諍字十分扶持世道近世見上大夫不少了和悅只欠一諍字而不知有眞人品乃有眞事業眞聞望眞受用此又官箴所當愼也輒當官第

圈子裏幹實事。賢者可能。圈子外幹大事。非豪傑不能。或曰圈子外可幹乎。曰世俗所謂圈子外。乃聖賢所謂性分內也。人守一官。官求一稱。內外皆若人焉。天下事可庶幾矣。所謂圈子內幹實事者也。心切憂世。志在匡時。苟利天下。文法所不能拘。苟計成功。形迹所不必避。則圈子外幹大事者也。識高千古。慮周六合。挽末世之頹風。還先王之雅道。使海內復嘗秦漢以前之滋味。則又圈子以上人。世有斯人乎。吾將與之共流涕矣。乃若硜硜狃眾見。惴惴循弊規。威儀文詞。燦然可觀。勤慎謙默。居然寡過。是人也。但可為

高官耳。世道奚賴焉。

皐陶稷契。以道德為功名。伊傅周召。以功名為道德。秦漢以來。以功名為富貴。輓近時。以富貴為功名。體解神昏。志消氣沮。天下事不是這般人幹底。擴臂抵掌。矢志奮心。天下事。也不是這般人幹底。幹天下之事者。智深勇沉。神閑氣定。有所不言。言必當。有所不為。為必成。不自好而露才。不輕試以倖功。此乃真才也。世鮮識之。近世惟前二種人。乃互相譏。識者笑之。

委罪掠功。此小人事。掩罪夸功。此眾人事。讓美歸功。此君子事。分怨共過。此盛德事。

學者要識世情。舉世無智愚。皆有上人之心。我韜能晦德而居之以謙。舉世無智愚。皆有爭進之心。我冷念徐行。而獨處其後。舉世無智愚。皆有貪得之心。我知止知足。而待拾其餘。舉世無智愚。皆有忿戾之心。我反身忍辱。而順受其逆。舉世無智愚。皆有忌嫉之心。我讓賢服善。而樂效其長。此無往而不容身之道也。至於時當任天下之重。只個也礙不得甚麼。

凡處人不係確然之名分。便小有謙下不妨。得為而為之雖無暫辱。亦有後憂。即不論利害。論道理。亦云

居上不驕。民可近不可下。方嚴是處人大病痛。聖賢處世。離一溫厚不得。故曰汎愛眾。曰和而不同。曰和而不流。曰羣而不黨。曰周而不比。曰愛人。曰慈祥。曰豈弟。曰樂只。曰親民。曰容眾。曰萬物一體。曰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只凭踽踽涼涼。冷落難親。便是世上一個礙物。即使持正守方。獨立不苟。亦非用世之才。只是一節狷介之士耳。

水至清。不掩魚鰤之細。練至白。不藏蠅點之緇。故清白二字。君子以持身則可。若以處人。則世之礙而禍之藪也。故渾淪則無所不包。幽晦則無所不藏。

規模先要個闊大意思先要個安閒古之人約已而豐人故羣下樂為之用而所得常倍徐思而審處故已不勞而事極精詳褊急二字處世之大礙也

凡人初動一念是如此及做出來却不是如此事去回思又覺不是如此只是識見不定聖賢纔發一念始終如一即有思索不過周旋此一念耳蓋聖賢有得於豫養故安閒眾人取辨於臨事故眩惑

嘗見一論人者云渠只把天下事認真做安得不敗余聞之甚驚竊意天下事儘認真做去還做得不象若只在假借而日上做工夫成甚道理天下事只認

真做了更有甚說何事不成方今大病痛正患在不肯認真做所以大綱常正道理無人扶持大可傷心嗟夫武子之愚可謂認真也與

夫為上者最怕器局小見識俗吏胥輿皂儘能笑人不可不慎也做官都是苦事為官原是苦人官職高一步責任便大一步憂勤便增一步聖賢胼手胝足勞心焦思惟天下之安而後樂是樂者樂其所苦者也眾人快欲適情身尊家潤惟富貴之得而後樂是樂者樂其所樂者也

三公示無私也三孤示無黨也卿示無隱也事無私曲心無閉藏何隱之有

徇情而不廢法執法而不病情居官之妙悟也聖人非不履正奉公至於接人處事大段圓融渾厚是以法紀不失而人亦不怨何者無燥急之心而不狃一切之術也

以林泉安樂懶散心做官未有不荒怠者以在家治生營產心做官未有不貪鄙者

居官只一個快性自家討了多少便宜左右省了多少負累萬民省了多少勞費

凡居官動說舊規彼相沿以來不便於已者悉去

之便於已者悉存之如此舊規百世不變只將這念頭移在百姓身上有利於民者悉修舉之有害於民者悉掃除之豈不是居官真正道理噫利於民生者皆不便於已便於已者能不害於民民生不遂事故日多其餘可知已

世上沒個好做得官雖抱關之吏須夜行早起方為稱職纔說做官好便不是做好官底人

喜奉承是個愚障彼之甘言卑詞隆禮過情冀得其所欲而免其可罪也而我喜之感之遂其不當得之欲而免其不可已之罪以自蹈於廢公黨惡之大咎

以自犯於難事易悅之小人是奉承人者智巧而喜奉承者癡呆也乃以爲相沿舊規責望於賢者遂以不奉承恨之甚者羅織而害之其獲罪國法聖訓深矣此居路者之大戒也雖然奉承人者未嘗不愚也使其所奉承君子也彼未嘗不以此觀人品也

心平氣和而有剛毅不可奪之力秉公持正而有圓通不可拘之權可以語人品矣

滿面目都是富貴此是市井小兒不堪入有道門牆徒令人嘔吐而爲之羞耳若見得大時舜禹有天下而不與

士君子嘗自點檢晝思夜想不得一時閒却思想個甚事果爲天下國家乎抑爲身家妻子乎飛禽走獸東鶩西奔爭食奪巢販夫豎子朝出暮歸風飧水宿他自食其力原爲溫飽又不曾受人付托享人供奉有何不可士君子高官重祿上籍之以名分下奉之以尊榮爲汝乎不爲汝乎乃資權勢而營鳥獸市井之圖細思眞是媿死

人只是怕當局當局者之十不足以當旁觀者之五智慮以得失而昏也膽氣以得失而奪也只沒了得失心則志氣舒展此心與旁觀者一般以旁觀者之心籌當局者之人是我倍勝而彼倍負也何事不濟故當局者治心治氣爲要法

從政有個大體大體既立則小節雖有牴牾當別作張弛以輔吾大體之所未備不可改絃易轍譬如待民貴有恩此大體也即有頑暴不化者重刑之而待民之大體不變待士有禮此大體也即有淫肆不檢者嚴治之而待士之大體不變彼始之寬也既養士民之惡終之猛也槩及士民之善非政也不立大體故也

世道人心民生國計此是士君子四大責任這裏都

有經略都能張主此是士君子四大功業

古之學者窮居而籌兼善之略今也同爲僚寀後進不敢問先達之事右署不敢知左署之職在我避侵職之嫌在彼生望蜀之議是以未至其地也不敢圖既至其地也不及習急遠苟且了目前之套數而已安得樹可久之功張無前之業哉

天下事要其終而後知君子之用心君子之建立要其成而後見事功之濟否可奈庸人俗識讒夫利口君子纔一施設輒生議論或附會以誣其心或造作以甚其過是以志趨不堅人言是恤者輒灰心喪氣

竟不卒功識見不眞人言是聽者輒罷君子之所爲不使終事嗚呼大可憤心矣古之大建立者或利於千萬世而不利於一時或利於千萬人而不利於一人或利於千萬事而不利於一事其有所費也似貪其有所勞也似虐其不避嫌也易以招謗取禍及其成功而心事如青天白日矣奈之何鑠金銷骨之口奪未竟之施誣不白之心哉嗚呼英雄豪傑冷眼天下之事袖手天下之敝付之長吁冷笑任其腐潰決裂而不之理玩日愒月尸位素餐而苟且目前以全軀保妻子者豈得已哉益懼此也

善用威者不輕怒善用恩者不妄施

守先王之大防不爲苟且人開蹊竇此儒者之操尚也敷先王之道而布之宇宙此儒者之事功也

做上官底只是要尊重迎送欲遠稱呼欲尊拜跪欲恭供具欲麗酒席欲豐騶從欲都伺候欲謹行部所至萬人負累千家愁苦即使於地方大有裨益蒼生所損已多及問其職業舉是虛文濫套縱虎狼之吏胥騷擾傳郵重瑣尾之文移督繩郡縣括奇異之貨幣交結要津習圓轉之客辭網羅聲譽至生民疾苦若聾瞽然此之謂天孽豈不驟貴躐遷然而顯負君恩陰觸天怒是小民之苦果而子孫之禍因也吾黨戒之

智者之於事有言之而不行者有所言非所行者有先言而後行者有先行而後言者有行之既成而始終不言其故者要亦爲國家深遠之慮而求以必濟而後已

士大夫一身斯世之奉弘矣不蠶織而文繡不耕畜而膏粱不雇貸而車馬不商販而積畜此何故乃於世分毫無補慚負兩間人又以大官託市井葢棺有餘愧矣

名分者天下之所共守者也名分不立則朝廷之紀綱不尊而法令不行聖人以名分行道曲士恃道以壓名分不知孔子之道視魯吳齊天壤而鄉黨一篇何等盡君臣之禮乃知尊名分與諂時勢不同名分所在一毫不敢傲情時勢所在一毫不敢阿諛固哉世之腐儒以尊名分爲諂時勢也卑哉世之鄙夫以諂時勢爲尊名分也

果決人似忙心中常有餘閒因循人似閒心中常有餘累君子應事接物常贏得心中有閒暇時便好若應酬時勞擾不應酬時牽掛便是夢累底

天下事只怕做不真故依違觀望看人言為行止若認得真時則又不敢從之君親更那管一國非之天下非之若作事先怕人議論做到中間一被謗誹消然中止這不止無定力且是無定見民各有心豈得人人識見與我相同民心至愚豈得人人意思與我相信是以作事君子要見事後功業休恤事前議論事成後衆論自息即萬一不成而我所為者合下便是當為也論不得成敗

古之居民上者治一邑則任一邑之重治一郡則任一郡之重治天下則任天下之重朝夕思慮其事日夜經紀其務一物失所不遑安一事失理不遑安食限於才者求盡吾心限於勢者求滿吾分不愧君之付託民之仰望然後食君之祿享民之奉泰然無所歉反焉無所愧否則是食浮於功也

為政要使百姓大家相安其大利害當興革者不過什一此只宜行所無事不可有意立名建功以求烜赫之譽故君子之建白以無智名勇功為第一至於雷厲風行未嘗不用譬之天道然以沖和鎮靜為常疾風迅雷間用之而已

揑造謠歌律犯死罪明有王法幽有鬼神本欲陷人而實自陷不惟不當作亦不當聽聽之者徒損心術長澆風耳且於清淨心田中下一不淨種子矣慎之戒之

世以不要錢為癡人故苞苴塞路以不詖人為滯貨故諂佞盈朝

見惡不去如自作惡知姦不除若助之虐於我無怨如殃民何櫛髮耨苗去少存多

澤不及族何取爾祿薦不及賢安用爾貴

脅肩廣廈目無親者諂上之人必凌其下

三家之村必有強梁一鬨之市亦有猖狂去其害馬焉是以臧

買雀放生捕雀益衆因赦減田殺人愈鬨

貴人說止莫待自起難進易退所以全恥

冬日行陰夏日行陽處不爭之地抑又何傷吾無乎能而誰不相能吾無乎長而誰短吾長名薄安坐位卑高枕我思古人審之又審

未到手時嫌於出位而不敢學既到手時迫於應酬而不及學一世業官苟且只於虛套搪塞竟不嚼真味竟不見成功雖位極三公點檢負疚愧汗學者思之

學者窮經博古涉世籌今只見日之不足惟恐一登薦舉不能有所建樹仕者修政立事淑世安民只見日之不足惟恐一旦陞遷不獲竟其施爲此是確實心腸眞正學術爲學爲政之得眞味者

一門人向余數四窮問無極太極及理氣同異性命精麄性善是否余曰此等語余亦能勦先儒之說及一已之謬見以相發明然非汝今日急務假若了悟性命洞達天人也只於性理書上添了某氏曰一段言語講學衙門中多了一宗卷案後世窮理之人信彼駁此服此闢彼百世後汗牛充棟都是這樁話說

不知於國家之存亡萬姓之生死身心之邪正見在得濟否我只有個麄法子汝只把存心制行處事接物齊家治國平天下大本小節都事事心下信得過了再講這話不遲曰理氣性命終不可談耶曰這便是理氣性命顯設處除了撒數沒總數

不爲外感不以物移而後可以任天下之大事彼悅之則悅怒之則怒淺中狹量麄心浮氣婦人孺子能笑之而欲有所樹立難矣其所以待用者無具也

振積衰之氣非有萬夫莫當之勇鮮克有濟及做到手時却要安詳愼密循序漸進無欲速進銳之心此等事功全要養氣氣不預養雖有切身之災亦自振作不起纔振作却又急遽無漸若個氣質不可與論天下之事

范忠宣公平生自奉食無重肉不擇滋味麄糲每退食自公易衣短褐率以爲常自少至老自小官至大官如一親戚子弟有請教者公曰唯儉可以助廉唯恕可以成德

劉玄明爲山陰令告新尹曰作縣唯日食一升飯莫飲酒此爲第一策

趙淸獻公曰吾晝之所爲夜必焚香告天不敢告者

不敢爲也

古者歲旱則爲之減膳撤樂省獄薄賦修祀典問疾苦引咎賑乏爲民請於山川社稷故有叩天求雨之祭有省咎自責之文有歸誠請改之禱蓋史記所載湯以六事自責禮謂大雩帝用盛樂春秋書九月大雩皆此類也未聞有所謂書符呪水而可得雨者也唯後世方術之士或時有之然彼皆有高潔不汚之操特立堅忍之心雖其所爲不必合於中道而亦有異於尋常是以或能致此然皆出於小說而不見於經傳君子猶以爲附會之談又況如今之方士之流

曾不少殊於市井闒頑而欲望之以揮斥雷電呼吸風雨之事豈不難哉彼方士之所請者聽民間從便得自爲之但弗之禁而不專倚以爲重輕夫以平日之所操存苟誠無媿於神明而又臨事省惕躬率僚屬致懇乞誠雖天道亢旱亦自有數使人事良修自宜有應天道雖遠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曹彬封武惠王宋朝勲業之盛無與比嘗曰自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輙戮一人其所居堂室傾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隆冬牆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如此平江南廻

詣閤門入見膀子稱曰奉勅江南幹當公事廻其謙恭不伐又如此彬之行義固非一端此二事者實其行義之基也何也一念之仁百善之所生也一行之謙衆德之所萃也彬之名位如此勲業如此其用心又如此則豈可及哉

君子之處世貴能有益於物耳不徒高談虛論左琴右書以費人君祿位也吾見文學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諸掌及其試用多無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處廟堂之安不知有戰陣之急保俸祿之資不知有稼穡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勞役之勤故難以應世經務

百姓寧賤售而與民爲市不貴値而與官爲市故物滿於廛貨充於肆官求之則不得益價而求之亦不得有一官府欲采繒知市直密使吏增直得之旣行而商知其官買也追之已入公門矣是商也明日逃去人謂商曰此公物不虧値曰吾非爲此公今日得我一繒他日責我無極人人未必皆此公後日未必猶此公也減直何害甚者經年不予直遲直何害甚者竟不予直一物無直何害甚者數取皆無直吏卒因而附取亦無直無直何害甚者無是貨也而責之

有捶楚亂加爲之徧索而不得爲之遠求而難待株求者非一官逼取者非一貨公差之需索公門之侵扣價銀之低假又不暇論也嗟夫寧逢盜刦無逢官賒盜刦猶申寃於官官賒則無所赴愬矣余聞之謂僚友曰民不我信非民之罪也彼固求貨之出乎耳何擇於官民又何親於民而何讐於官哉無輕取無多取與民同直而卽日面給焉年年如是人人如是又禁府州縣之不如是者百姓獨非人哉無彼尤也

變民風易變士風難變士風易變仕風難仕風變天下治矣

自委質後終日做底是朝廷官執底是朝廷法幹底是朝廷事榮辱在君愛憎在人進退在我吾輩而今錯處把官認作自家官所以萬事顧不得只要保全這個在扶持這個尊此雖是第二等說話然見得這個透還算得五六分人

古之居官也在下民身上做工夫今之居官也在上官眼底做工夫古之居官也尚正直今之居官也尚婾阿

居官有五要休錯問一件事休屈打一個人休妄費一分財休輕勞一夫力休苟取一文錢

室中之鬬市上之爭彼所據各有一方也一方之見皆是已非人而濟之以不相下之氣故寧死而不平嗚呼此猶愚人也賢臣之爭政賢士之爭理亦然此言語之所以日多而後來者益莫知所決擇也故為下愚人作法吏易為士君子作折衷難非斷之難而服之難也根本處在不見心而任口恥屈人而好勝是室人市兒之見也

士大夫居鄉無論大有裨益只不違禁出息倚勢侵凌受賄囑托討占夫役無此四惡也還算一分人或曰家計蕭條安得不治生曰治生有道如此而後治生無勢可藉者死乎或曰親族有事安得不伸理曰官治有法有訟必藉請謁無力可通者死乎士大夫無窮餓而死之理安用寡廉喪恥若是

古者鄉有縉紳家刲受其庇蔭士民視為準繩今也鄉有縉紳鄉之殃也風教之蠹也吾黨可自媿自恨矣

足恭過厚繁文寄節皆名教之罪人也聖人之道自有中正彼鄉愿者要名懼譏希進求榮苟可枉已卑躬辱身降志皆所不恤遂成舉世通套雖直道清節之君子稍無砥柱之力不免逐波隨流其砥柱者旋

以得罪嗟夫偸風詭俗不有持衡當路者一極力挽回之世道何時復古耶

應天下之事固貴有前聞而臨事斟酌尤貴於當機有一事在一人而彼此互異者有一人處一事而朝暮不同者是故度德量力因時隨勢要在當機而已何可膠也膠必悔吝

人臣有二懲曰私曰僞私則利已徇人而公法壞僞則彌縫粉飾而實政隳公法壞則豪傑得以橫恣貧賤無所控訴而愁怨多實政隳則視國民不啻越秦逐勢利如同商賈而身家肥此亂亡之漸也何可不

懲。

監司視小民藹然。待左右肅然。待僚寀溫然。待屬官侃然。庶幾乎得體矣。

官雖至尊。決不可以人之生命。佐己之喜怒。官雖至卑。決不可以己之生平。佐人之喜怒。

官箴原無病。爲官者易至有病。有初登仕籍。吸民膏脂。充己橐槖者。此其病在貪。有賦性殘忍。敲骨吸髓。艸菅民命者。此其病在酷。有稟氣桀傲。凌侮上人。藐忽同儕。此其病在驕。有此三病。勢必掛彈章。罹國憲。從前十年窗下之苦。賢書制科之榮。付之東流。

然三病雖同。惟驕爲甚。願同志者。今而後欲去貪病。莫若以淸。雖身家不念也。欲去酷病。莫若以慈。當視民若子也。欲去驕病。莫若以謙。敬人者人恒敬之也。三病既去。名曰白璧無瑕。

凡事入手。必先思結局。又曰。事來必先斷之以理。次斷之以法。次參之以情。又次觀之已往。通之時變。庶無難處之事。此眞居官名言也。

坡公刑賞忠厚之至論。堯曰宥之三。臯陶曰殺之三。歐陽公問其出處。坡公曰。想當然耳。故是祖妲己賜周公之對。可謂滑稽。余觀曲禮有云。公族無官刑獄成有司讞於公。公曰宥之。有司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則坡原有本也。或闕佘耳。

衛君長目與公曰。此子神情都不關山水。而能作文。未爲知道。夫不關山水者。乃深得趣於山水。譬之懷綬縮珪。枯槁之士。以爲桎梏。營世之士。以爲腥羶。大賢處世。若遊青山而臥白雲。逍遙偃仰。無適不可。濃淡在境。了不經懷。故無非得勝場耳。

經世名言卷十一 終

襄平擢我蘇弘祖輯

用人篇

荆棘之刺人也以之樊圃則堅芳蘭之堪佩也以之當門則碍物各有所也用非其所雖燕靜如公綽不可爲滕薛之任用當其所雖幸如賈佞如駝亦可樹存衛之功而不知天之生人各有偏長國之用人借用羣長然而投之所向輒不濟事者所用非所長所長非所用也如必求其全也獨不觀昔舜之官人

而稱三德六德日宣日嚴夫以唐虞之世而九德不能有其全則聖人亦且因其偏而用之而自非共驩之比惡滔天未嘗輕有棄人也此聖人之善取才也輯用人第十二

作焉能爲有無底人以之居鄉儘可容得只是受一命之寄便是曠一命之官在一日之職便是廢一日之業況碌碌苟苟久居高華唐虞三代課官是如此否今以其不貪酷也而容之以其善夤緣也而進之國一無所賴民一無所裨而俾之竊位貪祿此人何足責用人者無辭矣

聖人只有一種才千通萬貫隨事合宜譬如富者只積一種錢貫易百貨都得衆人之才如貨殖穀雖美不可禦寒輕裘雖温不可當暑故養才要有根本則隨遇不窮運才要有機括故隨感不滯持才要有涵蓄故隨事不敗

品第大臣率有六等上焉者寛厚深沉遠識兼照造福于無形消禍于未然無智名勇功而天下陰受其賜其次剛明任事慷慨敢言愛國如家憂時如病而不免太露鋒鋩得失相半其次恬靜逐時動循故事利不能興害不能除其次持祿養望保身固寵國家

安危畧不介懷其次貪功啓釁怙寵張威複是任情撓亂國政其次奸險凶淫煽虐肆毒賊傷善類蠱惑君心斷國家命脈失四海人望

極寬過厚足恭曲謹之人亂世可以保身治世可以敦俗若草昧經綸倉卒籌畫荷天下之重襄四海之難永百世之休旋乾轉坤安民阜物自有一等英雄豪傑渠輩當束之高閣

棄此身操執之常而以圓軟沽俗譽忘國家遠大之患而以寛厚市私恩巧趨人所未見之利善避人所未識之害立身于百禍不侵之地事成而我有功事

敗而我無咎此智巧士也嗚呼國家奚賴焉
古者招隱逸今也獎恬退吾黨可以慨矣古者隱逸養道不得已而後出今也恬退養望邀虛名以干進吾黨可以戒矣
養民之政孟子云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韓子云鰥寡孤獨癈疾者皆有養也敎民之道孟子云使契爲司徒敎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洪範云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

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予每三復斯言汗輙浹背三嘆斯語浹欲變顧嗟夫今之民非古之民乎今之道非古之道乎抑世變若江河若斯也
堯舜無不弊之法而恃有不弊之身用救弊之人以善天下之治如此而已今也不然法有九利不能必其無一害法有始弊不能必其不終弊嫉才妬能之人情身利口之士執其一害終弊者訕笑之謀國不切而慮事不深者從而附和之不日天下本無事安常襲故何妨則曰時勢本難爲好動喜事何若至大壞極弊瓦解土崩而後付之天命焉嗚呼國家養士何爲哉
任有七難繁任要提綱挈領宜綜核之才重任要審謀獨斷宜鎮靜之才急任要觀變會通宜明敏之才密任要藏機相可宜周愼之才獨任要擔當執持宜剛毅之才兼任要任賢取善宜博大之才疑任要內明外晦宜駕馭之才
善用人底是箇人都用得不善用人底是箇人都用不得
古之官人也擇而後用故其考課也常恕何也不以

小過棄所擇也今之官人也用之而後擇抑又少姑息行之是無擇也是容保奸回也豈不渾厚哀哉萬姓矣
世無全才久矣用人者各用其長可也夫目不能聽耳不能視鼻不能臭口不能食勢也今之用人不順其才之所堪資格所及雜然授之方司會計輙理刑名既典文銓又操兵務養之不得其道用之不得其才受者但悦美秩而不自量以此而求濟事豈不難哉夫公綽但宜爲老而裨諶不可爲邑今之人才豈能倍蓰古昔愚以爲學養士科目進人便當分爲數

科。使各學其才之所近。而質性英發能備衆長者。特設全才一科。及其授官各任所長。夫資有所近。習有所通。施之政事。必有可觀。蓋古者以仕學爲一事。今日分體用爲兩截。窮居草澤。止事詞章。一入廟廊。方學政事。雖有明敏之才。英達之識。豈能規政數月。便得每事盡善。不免鹵莽施設。觸突支吾。苟不大敗。輒得遷陞。以此用人。雖堯舜不治。

駝負百鈞。蟻負一粒。各盡其力也。象飲數石。鼴飲一勺。各充其量也。君子之用人。不必其效之同。各盡所長而已。

君子有君子之長。小人有小人之長。用君子易。用小人難。惟聖人能用小人。用君子。在當其才。用小人在制其毒。

只用人得其當。委任而責成之。不患天下不治。二帝三王。急親賢。作當務之急第一事。

小廉曲謹之士。循塗守轍之人。當太平時。使治一方。理一事。儘能奉職。若定難決疑。應卒蹈險。寧用破綻人。不用尋常人。雖豪悍之魁。任俠之雄。駕馭有方。更足以建奇功大務。噫。難與曲局者道。

賢者只是一味。聖人備五味。一味之人。其性執。其見偏。自有用其一味處。但當因材器使耳。

小人只怕他有才。有才以濟之。流害無窮。君子只怕他無才。無才以行之。雖賢何補。

今之用人。只怕無去處。不知其病根在來處。今之理財。只怕無來處。不知其病根在去處。

用人之道。貴當其才。理財之道。貴去其蠹。人君以識深慮遠者謀社稷。以老成持重者養國脉。以振勵明作者起頹敝。以通時達變者調治化。以秉公持正者寄鈞衡。以燭奸嫉邪者爲按察。以厚下愛民者居守牧。以智深勇沉者典兵戎。以平恕明允者治刑獄。以

廉靜綜核者掌會計。以惜耻養德者司教化。則用人當其才矣。宮妾無慢棄之帛。厩庭無金珠之玩。近侍絕賄賂之通。寵幸無不貲之賞。臣工嚴貪墨之誅。工商重淫巧之罰。衆庶謹僭奢之戒。游惰杜倖食之門。緇黄示誑誘之罪。倡優就耕織之業。則理財得其道矣。

畫工數筆。術者片言。僧道一經半呪。動得千金。文士刻精鉥心。不博人一笑。吁。士也賤。何獨甚哉。

携魚上砧。送蟹入釜。無不惻然。及坑才陷藝。惟恐不深。是不忍于細而于大。

龍有蛇之一鱗，不害其為靈；玉有石之一脉，不害其為寶；士有百行，一行偶違，不害其為君子。

燕處文梁，壘深雛㛹，媽悽弱羣，巢折身危。蕭曹得其託，勳成烈就，慶衍後人；荁增失其托，義破忠殘，餞胎先世。然則劉季豪傑之文梁，項羽英雄之弱羣也。

做天下大事業，小人不可與共事，庸人不可與共事。有君子之德而無才無志，不可與共事；有才有志而識見偏執，不可與共事；才識德性堪濟世艱，而不能脫榮辱利害心，不可與共事。然則王道傾頹，萬事苟且，而攘臂抵掌之無人者，豈世無豪傑之士哉？嗚呼！蓋難言之矣。

宇宙要大家撐持，便是掀天揭地，也還做得。何者？人力齊而人心奮也。不則擎天之八柱，而委任之，亦能整頓乾坤、奠安民物？若以一木支大廈，工師方極力，而羣工袖手旁觀，有笑其迂濶者，有議其喜事者，有幸其敗者，有掣其肘者，有妬其成功，以形己之短而害之者。甚者不[illegible]羣工而誅工師。嗚呼！誰復肯作工師哉？推奸避事者無罪，顧享安靜之榮；慮患扶危者盡忠，反獲羣擠之禍。自古及今，一半小人尚不能容一半君子，況小人衆而君子獨哉？富貴利達，全軀保妻子，人所甚欲也，而又有以驅之；冐險任怨，勞心殫力，人所甚不欲也，而又有以摧之。天下事不知所終矣。

或問：君子小人辨之最難。曰：君子而近小人之迹，小人而為君子之態，此誠難辨。若其大都，則如皂白不可掩也。君子容貌敦大老成，小人容貌浮薄瑣屑。君子之心正直光明，小人之心邪曲微曖。君子之言雅淡質直，惟以達意；小人之言鮮穠柔澤，務欲可人。君子與人真誠而不養其過，小人與人諛悅而多濟其非。君子處事可以盟天質日，雖骨肉而不阿；小人處事，低昂世態，人情雖昧理而不顧。君子臨義慷慨，當前惟視天下國家人物之利病，其禍福毀譽漠不關心；小人臨義則觀望顧忌，先慮爵祿身家妻子之便否，視社稷蒼生漫不厲己。君子事上，禮不敢不恭，難使枉道；小人事上，身不知為我，側意隨人。君子御下，防其邪而體其必至之情；小人御下，遂吾欲而忘彼同然之願。君子自奉，節儉恬雅；小人自奉，汰侈彌文。如此類者，色色頓殊。孔子曰：患不知人。吾以為終日相與，可定平生，雖善矜持，自有不可掩者在也。

人只是怕昏。其聰明才辨者為尤昏。神惺惺而意沉

沉平日不露寸長而當機一發便中事會及收功之日依爾藏鋒若木若石此是極精明極淵邃第一人品

後世無人才病本只是學政不脩而今把作萬分不急之務纔振舉這個題目便哄倒人官之無良國家不受其福蒼生且被其禍不知當何如處

古人事業專精志向果確一到手便做故孔子治魯三月而教化大行今世居官奔走奉承簿書期會不緊要的虛文先占了大半工夫況平日又無脩政立事之心怠君愛民之志蹉跎因循但以浮泛之精神

予目前之俗事即有志者亦不過將正經職業帶脩一二足矣誰始此風誰甚此風誰當責任而不易此風此三人之罪不止于罷黜矣

父母在難盜能為我救之感乎曰此不世之恩也何可以弗感設當用人之權此人求用可薦之乎曰何可薦也天命有德帝王之公典也我何敢以私恩奸之設當理刑之職此人在獄可縱之乎曰何可縱也天討有罪天下之公法也我何敢以私恩就之曰何以報之曰用吾家財為之破可也

無治人則良法美意反以殃民有治人則弊習陋規皆成善政故有文武之政須待文武之君臣不然青萍結綠非不良劍也烏號繁弱非不良弓矢也用之非人反以資敵矣觀放賑平糴檢災均地鄉約保甲社倉官牛八政而傷心焉不肖有司放流有餘罪矣

秦西巴侍孟孫獵得麑俾秦西巴持而歸其母隨麑而鳴秦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載召以為太子傅左右曰夫秦西巴有罪于君今以為太子傅何也孟孫曰秦西巴以一麑而不忍又能忍吾子乎人之處心不可以不仁也人之所以為人者由其有此仁也秦西巴不忍于一麑豈非仁乎

仁者可以託國可以為友可以共患難可以共安樂況使為太子傅哉孟孫可謂用得其人矣

肇書覆瓿裂史黏窗誰不惜之士厄窮途落寬寞聞者不憐遇者不顧聽其死生是賢紙上之字佹腹中之文哀哉

呂氏春秋列精子曰孰可當而鏡其唯士乎人皆欲鏡之明己也而惡士之明己也鏡之明己也功細士之明己也功大此唐太宗所以有以人為鏡之說

進賢舉才而自以為恩此斯世之大惑也退不肖之怨誰其當之失賢之罪誰其當之奉君之命盡已之

職而公法盡為私恩蓋自唐人迷到如今都不肯破
亦可悲矣
昏瞀難喻之識優柔不斷之性剛愎自是之心皆不
可與謀是謂獨敗成天下之事智者一見即透練者
觸類而通困者熟思而得三者之所長謀事之資也
奈之何其自用也
有憂世之實心我願為曳履執鞭者聚談紙上徵言
不關國家治忽爭走塵中衆轍不知黎庶死生即品
格有清濁均于宇宙無補也
十分識見人與九分者說便不能了悟況愚智相去

不啻倍蓰而百一不當意輒怒而棄之則皐陶稷契
伊傅周召棄人多矣所貴乎有識而君人上者正以
其能就無識之人因其微長而善用之也
謀天下後世事最不可草草當深思遠慮衆人之識
天下所同也淺末而狃於目前其次有衆人看得一
半者其次豪傑之士與練達之人得其大槩者其次
精識之人有曠世獨得之見者其次經綸措置當時
不動聲色後世不能變易者至此則精矣盡矣無以
復加矣此之謂大智此之謂真才若偶得之見借聽
之言翹然自喜而攘臂直言天下事此老成者之所

原缺

經世名言十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蘇宏祖撰宏祖字光啟湯陰人順治丙戌進士
官知縣是編多採宋人格言及明人語錄分志學
明倫修已窒欲慎言待人涉世治家訓後治道當
官用人十二類其曰經世名言者自序謂關乎身
心之學所謂名言裨乎出處之微所謂經世云